

馬來群島遊記

上

窩雷斯著
呂金錄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 R. Wallace 著
孫逸殊 譯
錄
校

馬來羣島遊記
上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馬來羣島遊記目錄

窩雷斯傳略

第十版序

初版序

第一編	馬來羣島(Malay Archipelago)的地文地理.....	一
第二編	印度馬來羣島(Indo-Malay Islands)遊記.....	一九
第一章	新嘉坡(Singapore).....	二九
第二章	麻刺甲(Malacca)及阿斐峯(Mount Ophir).....	三六
第三章	婆羅洲(Borneo)——猩猩.....	四八
第四章	婆羅洲——內地的遊歷.....	八七
目錄		一

第五章	婆羅洲——帶阿克人(Dyaks)	一一六
第六章	爪哇(Java)	一二六
第七章	蘇門答臘(Sumatra)	一六二
第八章	印度馬來羣島的自然界	一八二
第三編	的摩爾羣島(Timor Group)遊記	二〇一
第一章	巴厘(Bali)與琅波克(Lombok)	二〇一
第二章	琅波克——居民的風俗	二二〇
第三章	琅波克——喇查調查戶口的方法	二三八
第四章	的摩爾(Timor)	二四八
第五章	的摩爾羣島的自然界	二七一
第四編	西里伯(Celebes)遊記	二八七
第一章	西里伯——馬加撒(Macassar)	二八七

第二章	西里伯——馬加撒	三〇九
第三章	西里伯——涓納多 (Menado)	三二五
第四章	西里伯的自然界	三六三
第五編	摩鹿加羣島 (Moluccas) 遊記	二八五
第一章	班達 (Banda)	三八五
第二章	安波衣拿 (Amboyna)	三九四
第三章	德拿特 (Ternate)	四〇九
第四章	濟盧盧 (Gilolo)	四二一
第五章	由德拿特往開奧羣島 (Kaioa Islands) 及巴羌 (Batahian)	四二九
第六章	巴羌 (Batahian)	四四〇
第七章	西蘭 (Ceram) 哥蘭 (Goram) 及馬他貝羅羣島 (Matabello Islands)	四七一
第八章	部魯 (Bouru)	五一二

第九章 摩鹿加羣島的自然界……………五二四

第六編 巴布亞羣島(Papuan Group)遊記……………五四一

第一章 由馬加撒往阿盧羣島(Aru Islands)的途中……………五四一

第二章 克厄羣島(Ke Islands)……………五五七

第三章 阿盧羣島(Aru Islands)——多波(Dobbo)小住……………五七三

第四章 阿盧羣島——內地旅行……………五九〇

第五章 阿盧羣島——再住多波……………六二六

第六章 阿盧羣島——地文地理及自然狀況……………六三九

第七章 新基尼(New Guinea)——多雷(Dorey)……………六五〇

第八章 由西蘭航往威濟島(Waigiu)……………六七四

第九章 威濟島(Waigiu)……………六八八

第十章 由威濟島航往德拿特(Ternate)……………七〇三

第十一章	風鳥	七一一
第十二章	巴布亞羣島的自然界	七五二
第七編	馬來羣島的人種	七六三

阿斐峯上稀奇的羊齒(參看頁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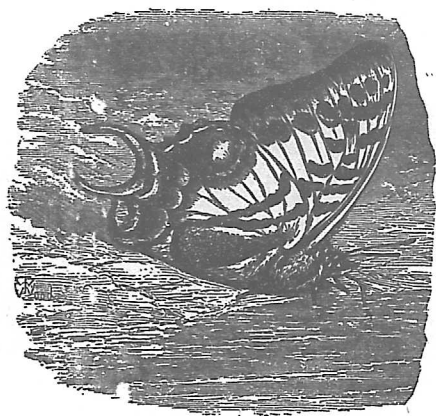


羅伊蘭(參看頁一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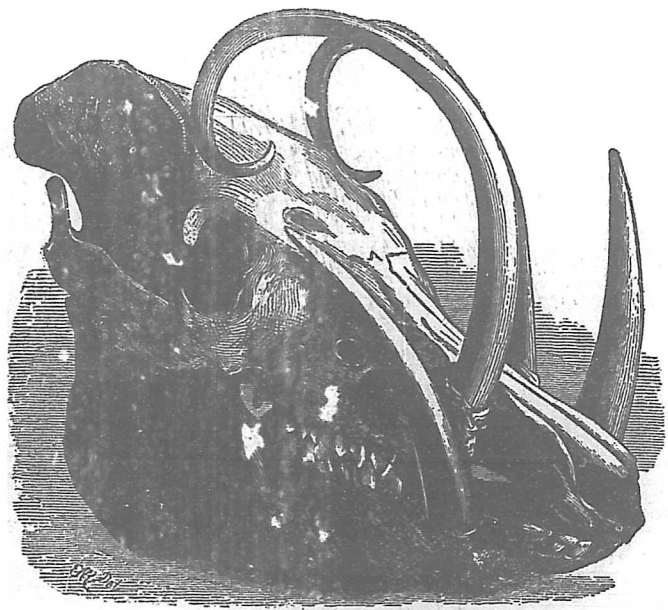
雌猩猩(由照片描出)(參看頁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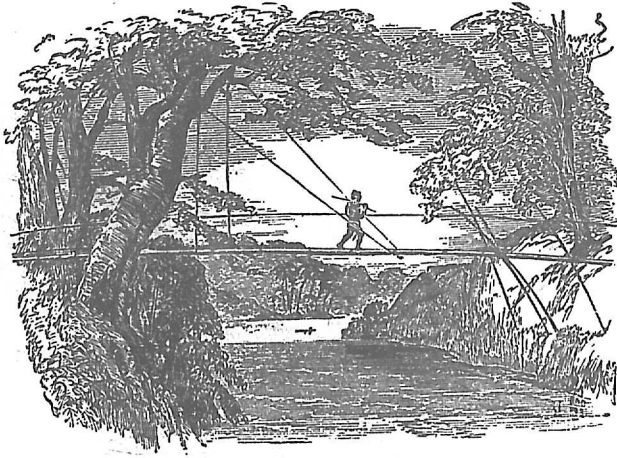
叉尾蝶(參看頁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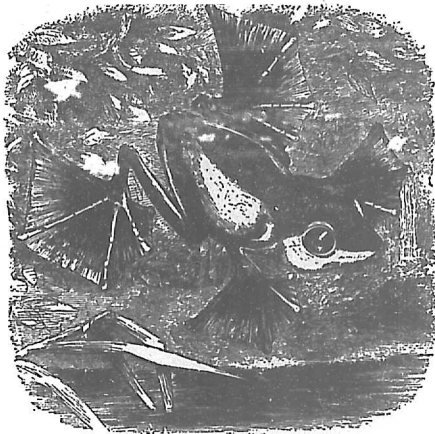
爪哇頭目像(參看頁114-5)



鹿豚的頭骨(參看頁372-3)



帶阿克人過竹橋 (參看頁105)



飛蛙 (參看頁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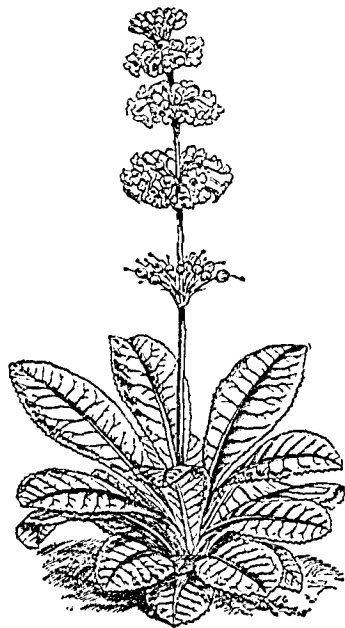
凸雕的古石像(參看頁一三五—六)



帶阿克少年像(參看頁八七)



皇家櫻草 (參看頁一五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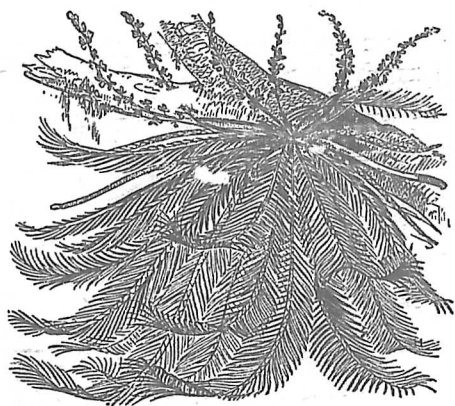


樺欖樹 (梳椰子) (參看頁三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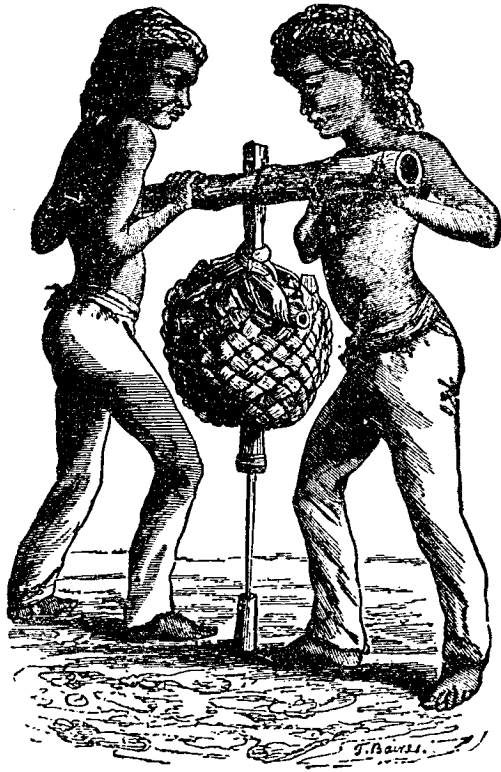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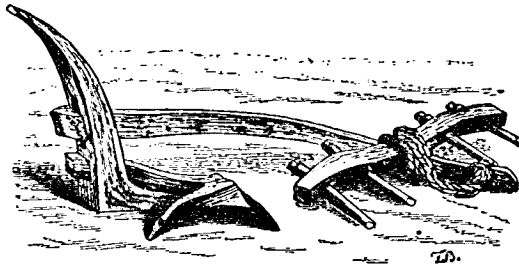
蘇門答臘某村頭目的住宅和穀房(參看頁167)



鳳凰蘭屬——着生的巨蘭(參看頁183)



穿盤織管 (參看頁 2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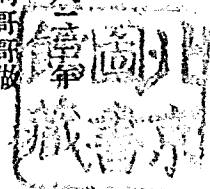


木犁 (參看頁 305)

窩雷斯傳略

(節譯大英百科全書窩雷斯條。——譯者。)

亞勒勿烈·拉塞爾·窩雷斯(Alfred Russel Wallace)是英國著名的博物學家。一八二五年一月八日生於蒙穆斯州(Monmouthshire)的烏斯克(Usk)地方。他脫離學校以後，幫同哥哥做着測量和營造的業務，周遊英格蘭和威爾斯各地。一八四〇年左右住在南威爾斯時，開始對植物學發生興趣，並從事植物的採集。一八四七年初次到外國去旅行，和他的兄妹同在巴黎留居一星期。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五年擔任勒司特高等學校(Collegiate School)的英文教員，乃與貝次先生(Mr. H. W. Bates)相識，變為甲蟲的採集家；後在一八四八年又和貝次先生一同往遊南美洲的亞馬孫。約在一年以後，他們分手了，各自著成遊記。窩雷斯所著亞馬孫及里約納格羅遊記(Travels on the Amazon and Rio Negro)出版於一八五三年，那年他和一個舊同學前往瑞士作一次二星期的長途步行。他從南美洲航海回國時，船在中途被焚，一切採集品除了預先寄回的以外都歸烏有。



他在英格蘭留居一年半以後——那時他發表一小冊的亞馬孫的棕櫚樹 (Palm Trees of the Amazons) ——就動身往遊馬來羣島，從一八五四年直到一八六二年，他在那裏從事探檢、考察和採集。所著趣味深長的馬來羣島遊記 (The Malay Archipelago) 出版於一八六九年，又有許多重要的論文由倫敦幾個科學社出版。他的昆蟲採集品的主要部分概歸散得茲先生 (Mr. W. W. Saunders) 所有，但到後來，最重要的各類昆蟲卻有若干轉歸於牛津大學和不列顛博物院。他發現馬來羣島分爲東西兩部，西部屬於亞洲，東部屬於澳洲。屬於亞洲的婆羅洲和巴里各與西里伯和琅波克爲一帶狹海叫做「窩雷斯界線」(“Wallace's Line”)的所劃分。從此他深信天演的真理，並且創出「天擇」的學說。他在一八五五年住在婆羅洲的薩拉瓦克時，撰成一篇論文叫做新種發生的定律 (“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所說定律如下：「每一物種的出現，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和預先存在的一種密切相關的物種相一致。」(“Every species has come into existence coincident both in time and space with a pre-existing closely allied species.”) 他用這個定律來結合和解釋一大宗各

自獨立的事實，的確是一個適當的原則。他說，他自己在這篇論文發表以後的三年，「種變怎樣發生的問題，簡直無時不在心中。」後於一八五八年二月，他在德拿特困於間歇癱而蒙被偃臥時，偶然想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並且據他所說，「最適者存的觀念忽然活現於腦際。」他在病中把這個原理想透澈了，即在當夜起草，並在以後二夜寫成全文，儘先郵寄達爾文。達爾文在英格蘭收到他的論文以後，立刻認出他的理論正和自己的相合，那時他只是一個年輕無名的熱帶博物學者。達爾文並不認識他。這篇論文的題目是物種由簡變繁的傾向（“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把「生存競爭」的各方面一一明白揭出。最後得到這個結論：「惟有最健全的纔能延長牠的生存……最孱弱的必歸滅亡。」（“Those that prolong their existence can only be the most perfect in health and vigour……the weakest and least perfectly organized must always succumb.”）他又明白地指出拉馬克學說（Lamarck's theory）和天擇學說的異點，但是當時有些著名的博物學家竟不能了解這種異點，倒是可怪。

一八七一年，他在薩拉瓦克和德拿特兩地所著的兩篇論文和別些論文合成一書出版，叫做天擇學說獻言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除了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以外，大約再沒有第二本書能夠闡發天擇的學說達到這樣明白確當的程度，並且文體的簡潔流暢則又勝過物種原始的浩瀚繁衍。不過窩雷斯在這本書以及後來所著的各書中，對於某幾點卻和達爾文的主張不同。所以他在全書結束的兩篇論文內說人類和別些動物不同，不是全由天擇而來，實有其他種種力量含在其中。後來他對於達爾文的「性擇」學說，也表示不滿。他對這兩點和達爾文不同的意見發表在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一書（一八八九年出版），說理明白，最有價值。

他的熱帶自然界及其他論文 (Tropical Nature and other Essays) 一書出現於一八七八年，後在再版時和一八七一年的論文合在一處。他的一本最偉大的著作叫做動物的地理分佈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出版於一八七六年。還有一本一八八〇年出版的島嶼生物 (Island Life) 則可認為前一本著作的有價值的補充。

窩雷斯的其他著作，一八八一年出版的有神蹟與近世精神論 (Miracles and Modern Spiritualism) 一八八二年有土地國有論 (Land Nationalization) 一八八五年有四十五年的註冊統計 (Forty-five Years of Registration Statistics) 一八九九年有十九世紀的奇觀 (The Wonderful Century) 一九〇〇年有科學與社會的研究 (Studies, Scientific and Social) 一九〇三年有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 (Man's Place in the Universe) 一九〇五年有自傳 (Autobiography) 一九一〇年有世界與生物 (World and Life) 直至最後一九一二年又有社會環境與道德進步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oral Progress)。他乘有勇敢真摯的創造性，他的活動力映射於各方面，對於一個不受歡迎的問題不但不肯畏避，反而顯然可以激起他的興趣。他的別些見解的價值姑且不論，他的天擇學說和達爾文的學說並垂不朽則已無疑了。

窩雷斯於一八六六年和植物學家威廉密騰先生 (Mr. William Mitton) 的長女結婚。後於一八七一年在厄色克斯 (Essex) 格雷士 (Grays) 的灰坑中建屋而居。過四年後搬往多輕 (Dorking) 居住。二年再往克墨頓 (Croydon) 住三年。一八八〇年又在哥達爾明 (Godalming) 建

一茅舍，創一植物園，栽植千種左右的植物。一八八九年，乃遷居於多賽特州 (Dorsetshire)。

他在一八六二年回到英格蘭以後，即又往遊歐洲大陸——特別是瑞士——以求休息和變換（一八六六及一八九六）並研究植物和冰川現象（一八九五年八月）又曾往遊比利時的斯巴 (Spa)，約在一八七〇年；並在一八八七年十月前往美國波士頓講學，繼遊紐約、新哈文、巴爾的摩爾等地，後在華盛頓過冬。次年三月，又往坎拿大和耐亞嘜拉，繼又向西旅行。他看過約森密忒流城 (Yosemite Valley)，看過「巨樹 (Big Trees)」並在塞拉內華達 (Sierra Nevada)和格雷峯 (Gray's Peak) 研究植物。直至七月，乃取道芝加哥和聖羅凌士回到利物浦。

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於一八九〇年贈他一枚達爾文獎章，先是他在一八六八年早已受得皇家獎章了。從一八八一年起，葛拉德士吞先生 (Mr. Gladstone) 送他年金。一八八九年他得牛津大學的民法學博士學位，一八八二年得柏林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擔任倫敦昆蟲學會會長。一九一〇年受得勳位。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歿於多賽特的布洛德斯吞 (Broadstone)。

第十版序

自從本書在二十一年前初次出版以來，有若干博物學家曾經遊歷了馬來羣島，爲供給讀者以他們研究所得的最近結果起見，我已加上若干附註，把近來各種發現對於我的事實或結論有所修正的地方一一說明出來。我將本文也更正了幾處文字上細小的錯誤或晦澀。不過這些更正及附加並不很多，所以本書在實質上仍舊和以前各版相同。再則我的鳥類同蝶類採集品現在全部存於不列顛博物館。

於帕克斯吞，多塞特。

一八九〇年，十月。

初版序

讀者不免疑我著成此書爲何在回國以後要延遲到六年，所以我覺得對這一點須給他們以滿意的答覆。

我在一八六二年春天回到英格蘭的時候，在我周圍的是一間藏滿採集箱的房子，箱內盛有我從前陸續寄歸以備個人私用的採集品。這些採集品含有三千左右鳥皮，約一千種；並且至少有二萬甲蟲同蝴蝶，約七千種；此外還有若干四足獸同陸上介殼。其中一大部分和我好多年不會相見；而我當時的身體又很孱弱，所以拆卸、分類、並布置這一大宗標本就費去一段長時間。

我當即決定：須等到我已經把採集品中主要各類做過一部分定名同描述的工作，並且把有趣的變異同分佈諸問題澈究過若干以後——這些問題我在採集時已約略的研究過——我方纔好從事著述。原來我也不難立將節略同日記先行出版，把一切博物學上各種問題的引證暫時丟在一邊；但是我覺得這種辦法，對自己固然不滿意，對諸友又不免失望，而對公衆更少益處。

從我回國時起，到一八六八年止，我曾經在林尼安動物學社 (Linnean Zoological and Entomological Society) 的紀事錄 (Transactions or Proceedings) 上發表過十八篇文章，描述或編次採集品的各部分；又在各種科學定期刊物上發表過十二篇論述與採集品相關的一般問題。

就我的採集品而論，所有經過各國著名博物學家描述的祇有二千左右鞘翅類以及好幾百蝶類，而其餘未經描述的卻佔多數。在從事這種勞役以造福於科學界的人當中，我特別要稱述倫敦昆蟲學會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會長帕斯哥先生 (Mr. E. P. Pascoe)；因為他把我的長鬚甲蟲類大宗採集品（目下在他手中）分類描述，快要奏了全功。這些甲蟲計有一千多種，內中至少有九百種是一向未經描述的，並且是歐洲各陳列所所沒有的。

其餘各目昆蟲約有二千多種，現在都歸散得茲先生 (Mr. William Wilson Saunders) 收藏，內中有一大部分已經由他延請昆蟲學家描述。單就膜翅類而論就有九百多種，內中有二百八十種螞蟻，有二百種螞蟻是新種。

這六年的延擱使我能夠撰成一本我所期望的有趣有益的書籍，把自己研究採集品所達到的主要結果羅列出來。因為我所述的各地，遊歷過的或著述過的人還是不多，而且各地社會上同地理上的狀況又不致有迅速的變動，所以我期望讀者雖然不能在六年前披閱本書，而且延到現在不免把本書放在腦後，但是他們現在的所得大概足以補償所失而有餘。

我必須在此稍述本書的計劃。

我往各島的旅行按着節季同輸運工具來排列。有若干島我相間的往遊二三次，甚且有時作同樣的航行至於四次。所以編年式的排列法不免使讀者模糊不清。一則他們決計記不清書中所說的是什麼地點；再則我在書中所時常提及的羣島（groups of islands）也不容易使他們通曉。因為這些羣島是按照各島上動物同居民的特點而劃分的。因此我現在採用一種地理學的，兼人種學的排列法，由一島敘到他島，用我所認為最自然的貫串形式，而同時我違犯自己往遊各島的順序又小到可能的限度。

我將馬來羣島分爲下列五組：

初版序

I. 印度馬來羣島：包含馬來半島、新嘉坡、婆羅洲、爪哇、同蘇門答臘。

II. 的摩爾羣島 (The Timor Group)：包含的摩爾、佛羅勒斯、松巴窪、琅波克諸島、同若干更小的島。

III. 西里伯島 (Celebes) 並包含薩拉羣島 (Sula Islands) 同部頓島 (Bouton)。

IV. 摩鹿加羣島 (The Moluccan Group) 包含布魯 (Bourn) 西蘭巴美、濟盧盧、同摩底 (Morty) 以及更小的烏德拿特、替圖阿 (Tidore)、馬姜 (Makian)、開奧 (Kaioa)、安波、衣拿、班達哥蘭 (Goram)、同馬他貝羅 (Matabello)。

V. 巴布亞羣島 (The Papuan Group) 包含新基尼大島、同阿盧羣島、密索爾 (Mysool)、薩爾雅底 (Salwatty)、威濟烏 (Waigiu) 及其他若干島。克厄羣島 (Ke Islands) 雖然在動物學上同地理學上應該屬於摩鹿加羣島，而為人種學上的關係，也在本組一并敘述。

所有敘述每一組的各章後面都有一章論述那地方的自然界；因此本書可以分爲五部分，每

一部分敘述馬來羣島自然區分的一組。

第一章⁽¹⁾是導言，論述全地域的地文地理；最後一章⁽²⁾論述本羣島同四周各地的人種。在本書開端既然有這一段解釋，書中又附有地圖可以參考，我可以擔保證讀者始終明瞭書中所述的地點及遊歷者進行的方向。

我明知本書篇幅太少，不足以闡發我所涉論的各項問題。書中所涉述的僅是一個大概，但是處處都極力求牠正確。一切敘述的同描寫的部分差不多都在當地撰成，除文字上的潤飾以外，很少別種更改的地方。論述自然界的各章，以及其他各處的許多段，在求讀者對於物種原始同物種分佈所牽涉的各問題發生一種興趣。其中有幾處，我把自己的見解詳細解釋出來，但在其他各處，由於問題更爲複雜的緣故，我僅僅敘述該問題所有比較有趣的各項事實，把該問題的解決方法讓給讀者在達爾文先生著作裏面各項原理上去搜羅。書中附圖頗多，可使本書增加多量的興趣同價值。這些附圖或由我自己的描畫製成，或由攝影或標本製成；所選的材料都以實際上可以指證書中的敘述或描寫爲主。

我感謝窩爾忒 (Walter) 同武德巴立 (Henry Woodbury) 兩先生——我在爪哇同他們認識很是欣幸——因為他們貢獻我一大宗風景同土人的攝影，對我極有用處。散得茲先生替我描畫若干奇異的有角蒼蠅，帕斯哥先生借我兩種很希奇的長鬚甲蟲描畫在婆羅洲甲蟲的附圖上，我都十分感激。至於其他一切描畫着的標本都是從我自己的採集品製出來的。

我遊歷馬來羣島的主要目的在於採集博物學的標本，以備自己個人的收藏，並供給副本於各博物館同鑑賞家，所以我應當把自己所採集的標本數目概括的敘述一番；這一切標本運到家中，是件件完好的。我必須首先聲明的是：我通常僱用一二個或三個馬來人相助，並有一位英國少年阿倫先生 (Mr. Charles Allen) 爲我効勞三年。我離開英格蘭從頭到尾剛有八年，不過當我在馬來羣島內地旅行一萬四千哩左右，航行六十次或七十次的時候——每次航行各有預備上及航程上時間的損失——總計實際從事採集的期間大概不能超過六年。

我的東方採集品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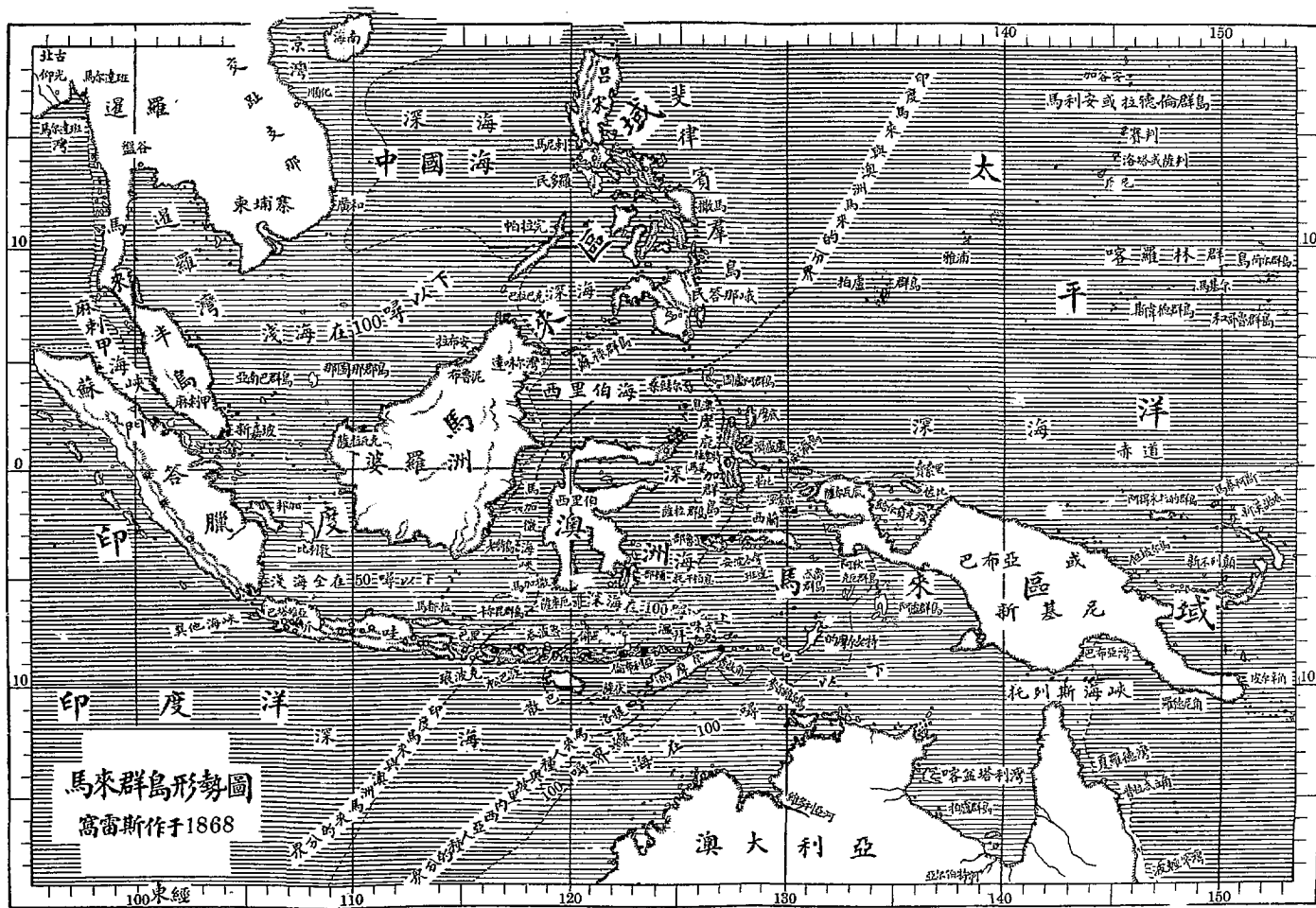
哺乳類標本	310
爬蟲——	100
鳥——	8,050
介殼——	7,500
鱗翅——	13,100
鞘翅——	83,200
其他昆蟲—	13,400
博物學標本	125,660

我應該感謝一切以助力或意見貢獻我的諸友。我特別要感謝的是皇家地理學會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評議會 (Council)，承他們有價值的推薦，我由本國政府同荷蘭政府獲得重要的補助；其次是散得茲先生，承他好意贊助我的初期旅行，我獲得很多的益處。我又要特別感謝斯提芬茲先生 (Mr. Samuel Stevens)，因為他做我的經理人，既然承他照料我的採集品，並且承他始終懇勸的供給我有用的消息同一切必需的物品。

我可以自信的是：以上諸友並其他對於我的遊歷曾經發生興味的一切友人，由於披閱本書，

可以對於我當時在書中描述着的種種景物中間所享受的快樂，發生一種微弱的反映。

註(1)(2)原著第一章在譯本內已改作第一編，最後一章改作第七編。——譯者。



馬來群島形勢圖
窩雷斯作于1868

淺海用稀線表示

活火山。

火山帶

馬來羣島遊記

第一編 馬來羣島的地文地理

我們倘若去看看東半球的地球儀或地圖，就可以看出亞細亞同澳大利亞中間有一批大小不等的島嶼組成相連的一羣，和兩大陸顯然分離，而且關係很少。這一片地域位在赤道上，溶於熱帶諸大洋的暖水中，所享受的氣候比較地球上別的部分都一致的更爲濕熱，而且所鬱積的天然產物又是每每爲他處所未有。最豐肥的水果同最珍貴的香料都是此地的土產。有「寄生花」(rafflesia) 的巨花綠翅的「馬來巨蝶」(ornithoptera)——蝶類的王——類人的猩猩(orang-utan) 同華麗的風鳥(birds of paradise) 住有一種希奇有趣的民族——即馬來人——在這多島區域的範圍以外無處可找，而這個區域也因此取名馬來羣島。

這個區域大約是一般英國人最生疏的部分。我們在此的屬地不多，而且狹小；來此考察的旅

行家真是寥寥無幾；並且有許多地圖都把牠看得很輕，每每分割於亞細亞同太平洋羣島（Pacific Islands）（1）兩處。因此明瞭這件事情的人極其稀少，就是以全部而論，這一個區域很可以和地球的基本區分互相比擬，並且有若干島比法蘭西或奧地利亞都要大些。不過旅行家一到此地，立刻就會獲得新鮮的觀念。他沿着一個大島航行幾天，或至於幾星期，看見這個島確然很大，而且島上的居民竟把牠看作一個廣漠的大洲。他發覺這件事情：在這些島嶼中間的航程普通要用星期數同月數來計算，並且各島的居民往往彼此絕少認識，彷彿是北美洲的土人和南美洲的土人一般。他因此立刻把本區域看作世界上單獨分離的區域，有牠自己的民族，牠自己的自然現象；有牠自己的觀念，感情，風俗，語言，以及完全獨異的氣候，植物，和動物。

就許多方面看來，這些島嶼簡直構成地理上一個團結的整個，並且一向都被旅行家同科學家這樣看待；但就各方面加以一番更審慎更精細的研究，卻顯出一種意外的事實，就是：這許多島嶼可以劃分為範圍約略相等的兩部分，這兩部分在天產物上截然不同，並且實際上構成地球基本區分的兩部分。我可以依據自己在本羣島各部分博物學上種種的觀察來詳細證明這個見解。

因為我在描寫自身遊歷諸島的文字內時，要回顧這個見解，並且要援引事實來指證牠，所以我以為不如此先將馬來區域的要點簡括的敘述一番，以便此後所提出的各項事實更為有趣，並且各事實對這個問題的關係也格外容易明瞭。因此我在下文綜述本羣島的疆域同範圍，指出地質上地理上同動植物上比較顯著的特點。

定義及疆界——為着各種由動物分佈狀況而成立的理由，我以為馬來羣島應該包括馬來半島遠至忒那塞麟 (Tenasserim)，西至尼古巴羣島 (Nicobar Islands)，北至斐律賓羣島，東至新基尼以外的所羅門羣島。包括在這個疆界以內的一切大島都被無數小島連成一氣，所以以內中並沒有一個島和其餘各島顯然分離。除開極少數的例外，其餘一切都享受着一致的而且相似的氣候，都掩蓋着茂盛的森林植物。無論我們在地圖上研究牠們的形狀同分佈，或實際上在各島間旅行，我們所獲得的第一個印象總是：牠們構成一個相連的整個，這個整個的一切部分都互相關連得十分密切。

全區域及諸島的廣袤——馬來羣島由東到西的長度在四千哩以上，由北到南的長度約為

一千三百哩。牠的幅員可以和歐洲全部由極西到中亞內地相等，可以覆被南美洲的最寬部分而且遠伸於太平洋同大西洋以內。其中有三個島比大不列顛大些；而婆羅洲一島就可以包覆不列顛羣島，並有四周餘下的部分以森林代替海洋。新基尼的地形雖然略為散漫，而比婆羅洲大約要大些。蘇門答臘的幅員大約和大不列顛相等；爪哇、呂宋、同西里伯、各和愛爾蘭約略相等。還有十八個島，平均計算起來，都和牙買加 (Jamaica) 一樣大；又有一百多個島和外特島 (Isle of Wight) 一樣大；其他面積較小的島嶼真是不可勝數。

全區域陸地的絕對面積和西歐由匈牙利到西班牙的面積大略相等；但是各處產物的紛歧卻由陸地破裂分散的狀況而生，那紛歧的程度剛好和諸島所佔的表面成正比例，而不是和陸地的面積成正比例。

地質上的差別——地球上一條主要的火山帶穿過馬來羣島；因此在火山帶諸島同非火山帶諸島的風景上就產生一種顯著的差別。為幾十活火山同幾百死火山所標出的一條曲線，橫穿蘇門答臘、爪哇兩島的全部，並由此沿着巴里 (Bali)、浪波克、松巴窪、佛羅勒斯、塞瓦底羣島

(Servatly Islands) 班達、安波衣拿、巴羌、馬姜、替圖阿、德拿特、同濟盧盧，直至摩底島。這曲線至此生出顯明的小破裂，或變動，直至往西約二百哩的地方，又再開始於西里伯北部，沿息澳 (Sib) 同桑結爾 (Sangir) 以達於斐律賓羣島，並沿斐律賓羣島的東邊繼續下去，成一曲線，直達北部的極端。由這條火山帶在班達境內極東的灣曲處向東而往，有一千哩非火山性的地域，一直到了新基尼的東北岸纔有但披爾 (Dampier) 於一六九九年所觀察到的火山，我們又可在此標出另外一條火山帶橫穿新不列顛、新愛爾蘭、同所羅門羣島，以達於全區域的東隅。

在這種大火山帶所佔據的全地域內，並火山帶的兩旁，地震是聯續發現的；每隔幾星期或幾個月總有小震，每一年在本地域的一部或他部，總有覆滅全村，損害生命財產的大震。在本地域的許多島上，土著的居民都用大震的年歲當作編年式的紀元，以便記憶孩兒們的年齡，並決斷許多大事件的日期。

我祇能約略述及本地域所曾發生多次可驚的爆發。書籍上有所記載的幾次爆發固然可驚，而其他歷次的爆發，在生命財產的損失額上，在能力的偉大上，也大概是一樣的可驚。就記載上所

有的而說：如一七七二年爪哇境內的帕判達央爆發（Eruption of Papandayang），全山被屢次的噴射所毀，而成爲一口大湖，並掃滅了四十個村莊。在一八一五年松巴境內的吞波魯大爆發（Tombooro）死亡的人數計有一萬二千，灰燼飛揚，天空變黑，灰燼下降以後，厚覆於地上，有三百哩的周圍。就是近來從我離開馬來羣島以後，尙且有一座已經安靜二百多年的高山忽然破動起來。摩鹿加羣島當中有一個馬羌島，曾經在一六四六年爲一次猛烈的爆發所拆裂，留有一條巨縫在島上的一側而伸長到高山的中心。但是我在一八六〇年往遊的時候，這座山連山頂上都已經掩蓋着植物，並且有十二個人口稠密的馬來村莊。不料到了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經過二百十五年的完全安靜以後，這座山忽然又爆發起來，改變了全山的外形，毀滅居民的大部分，衝出這樣多的灰燼，連德拿特四十哩遠的天空都變成黑暗，把德拿特同四周諸島所有的禾稼都毀滅一空。(2)

爪哇這一個島所有死活火山的數目比較世界上其他面積相等的任何已知地域都要多些。全島的火山大約有四十五處，有許多處還顯現着最美麗的大規模火山性圓錐體，或孤聳，或成對。

各有整個的或殘削的山頂，平均有一萬呎高。

這是現在很可以斷定的事實：就是一切的火山幾乎都由本火山所噴射的物質——泥、灰、同熔岩——逐漸建築而成。不過裂口或噴火口的位置卻時常要變遷；因此有一種地域雖然有一帶參差不齊的邱陵成爲鏈狀或墩狀，並且中間祇有疏散的幾處方纔聳爲崔巍的圓錐體，但是這全片地域或者就是由真正的火山行動而產生。例如爪哇的大部分就是這種狀態的代表。在爪哇境內有一種上升的陸地，——尤其是在南邊的海岸上——往往可以找得珊瑚石灰岩的大峭壁，或一層堆置較古的岩石底層；但是主要上爪哇仍舊是火山性的；而且這個貴重肥沃的島——東方的惟一花園，又可說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最墾闢的並且治理最優的熱帶島——的確是由於這種密集的火山行動而產生，而且這種行動至今還是相間的在那裏破壞本島的地面。

蘇門答臘這個大島所有的火山，若拿面積來比擬，數目上要少得許多，而且一大部分大概有一種非火山性的起源。

從爪哇往東這一帶的島嶼，沿的摩爾北部而過，遠至班達爲止，大約都起源於火山的行動的。

摩爾一島由古代堆置的岩石構成，但是據說有一處火山近在牠的中心。

由此向北而往，安波衣拿全島，部魯一部分，同西蘭西端，濟盧盧北部，並濟盧盧四周的小島，西里伯北端，以及息澳桑結爾諸島，完全都是火山性的。斐律賓羣島有許多的死活火山，而且全片地域所以縮成現在分裂的狀況，也大約是由於伴隨火山行動的陷落而來。

沿着這一大帶火山的一切地域都有多少陸地上升下降的顯明痕迹可以找得。蘇門答臘以南的一帶島嶼，爪哇南岸，同爪哇以東諸島的一部分，的摩爾的東西兩端，摩鹿加羣島的許多部分，克厄，同阿盧，兩羣島，威濟島，以及濟盧盧的南部東部，大半都是上升的珊瑚岩，剛好和附近諸海當中正在醞釀的珊瑚岩相當。我已經在許多地方，看到多行暗礁上升成陸，還沒有改變外觀的表面，這些上升的暗礁都有許多大堆的珊瑚蟲立在本來的狀態中，又有好多百的介殼極其新鮮，也當然不是出水多年的物品；並且在事實上，這些變遷都在最近二三個世紀內發生出來，也是十分或然的事情。

這幾條火山帶的聯合長度大約有九十度，就是地球全周的四分之一。牠們的闊度大約是五

十哩；而在兩側又各有二百哩的地面，可以在新近上升的珊瑚岩上，或者在屏障式的珊瑚暗礁上，找得地下行動的各項憑據，這些珊瑚的岩礁都顯出新近浸水的痕迹。在火山帶的正中或焦點安置着婆羅洲這個大島，我們在島上還沒有看到新近火山行動的痕迹，並且四周各地所有十分顯著的地震事實在本島上也是毫無所知。和牠相等的大島新基尼是另外一片安靜的地面，我們在島上也不會發現什麼火山行動的痕迹。奇形怪狀的大島西里伯，除北半島的東端以外，也完全沒有火山；而且確有某種理由可以相信那些有火山的部分在古代是一個分離的島嶼。再則馬來半島也是非火山性的。

所以全區域初步的而且最明顯的劃分就是分爲安靜地域同火山地域，而且我們或者也可以期望這種劃分相當於植物品質上同生物形態上若干種的差別。但是這種劃分祇能適用到一個很有限的程度；因爲我們立即可以看出這種地下火的作用雖然伸張在這樣廣大的一個範圍上面——堆成整排的高山高到一萬或一萬二千呎，破裂各大洲而且從大洋中擁起諸島來——但是仍舊含有新近行動的一切品質，這種行動要來消滅遠古水陸分佈的種種痕迹還不會奏得

全功。

植物的差別——全區域的各島既然逼處在赤道上，且又圍以浩瀚的大洋，所以各島從海面達到山頂都幾乎全年覆被着一種森林植物，是不足為奇的。這是一般的通則。蘇門答臘、新基尼、婆羅洲、斐律賓同摩鹿加兩羣島，以及爪哇西里伯的未墾部分，除了幾處狹小的而且不重要的地方以外，都是森林地帶，至於那幾處地方大約有些是由於古代的墾植或偶然的火燒所致。但是這種通則，在的摩爾島同牠四周的一切小島上，卻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在這些島上絕對沒有其他諸島所展佈的那種森林，並且這種現象又以較小的程度伸張到佛羅勒斯、松巴窪、琅波克、同巴里。

的摩爾島上最普通的樹木是若干種「有加利」樹（eucalypti）——澳大利亞的特產——其次是檀香木，亞拉昆亞護謨樹屬（acacia），以及其他種類，都比較的稀少些。這些樹木散佈於地面上疏密不等，但都配不上森林的名稱。在荒山上，樹木底下生有粗瘦的草叢，而在濕地上卻生有茂盛的草類。在的摩爾和爪哇中間的諸島上，往往有樹木更盛的地域，繁生着多刺的樹木。這些樹木都不很高，並且在旱季內幾乎完全落葉，樹下的地面都是烘灼乾枯，和其他諸島陰濕常青的森林

顯然相反。這種特性以較小的程度伸張於西里伯的南半島同爪哇的東端，大約都是由於貼近澳大利亞的緣故。因為東南方的季候風大約有全年三分之二的時間（由三月到十一月）吹過澳大利亞的北部而去，產生的酷熱和乾燥，使得鄰近諸島的植物和外觀都類化於澳大利亞。由此東，在的摩爾老特（Timorland）同克厄羣島，通常都有更濕的氣候，因為東南風吹到此地，須由太平洋吹過托列斯海峽（Torres Straits），再過新基尼的濕森林；因此每個岩島都覆被着綠色的草木，達到頂尖。其次由此更西，這種燥風吹過漸次推廣的洋面，就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吸收新鮮的濕氣，所以我們就看到爪哇島的氣候逐漸潮濕起來，到了西端接近巴塔維亞處，雨量就或多或少總是終年不斷，而且山上也到處覆被着異常茂盛的森林。

海洋深淺的差別——首先指出這種差別的是厄爾先生（Mr. George Windsor Earl）。他有一篇文章於一八四五年在皇家地理學會宣讀，又有一本小冊子叫做亞細亞東南部及澳大利亞之地理（On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South-Eastern Asia and Australia），於一八五五年出版，都說是一個淺海連絡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諸大島於亞細亞洲，而諸大島的天

產物又大概和亞洲大陸相合；同時一個相似的淺海連絡新基尼同澳大利亞鄰近若干島成爲一氣，都以有袋類的存在爲特徵。

我們從此對於本羣島所有基本的差別可以獲得一個線索。我把這個線索加以精細的研究以後，已經達到這個結論，就是：我們可以在馬來羣島全區域中間畫出一條界線，把牠們劃分爲約路相等的兩部分，一部分隸於亞洲，別一部分隸於澳洲。我把這兩部分分別取名爲馬來羣島的印度馬來分部同澳洲馬來分部。（Indo-Malayan division, Austro-Malayan division 參看馬來羣島的形勢圖）

但是厄爾先生在他的小冊子裏面卻辯護亞澳兩洲古代的陸地相連；不過我覺得他所提出的憑據，就全部而論，剛好指示着這兩洲由來已久的分離。若把我們兩人這項異點以及別的重要異點丟開不提，那末首先表示馬來羣島分隸亞澳兩洲的功績當然應該歸他所有，而這種分法我以精細的考察使牠成立，又是我的幸運了。

天產物上的差別——要明瞭這種差別的重要以及這種差別對於從前水陸分佈的關係，必

須先把地質學家同博物學家在世界上其他各地由考察而得的各項結果加以一番考慮。

這是現在一般人所公認的，就是：地面目前的生物分佈大概是地面所有最後變動的結果。地質學告訴我們說，陸地的表面同水陸的分佈到處是在逐漸變動的。又說，凡棲息在陸地表面的生物形態也是在我們有可稽考的各時期中常在逐漸變動的。

我們現在無須涉述以上各項變動怎樣發生的經過情形，因為大家對於這一層的意思不免紛歧；但是大家對於這樁事實——就是這些變動確已從最初的地質學上各時代一直進行到現在，而且現在也仍舊在那裏繼續進行，意見上卻都一致。每一層水成岩、水成沙、或水成礫的銜接地層，都可以證明水平面的變動曾經發生；而且動植物的類別，凡有遺種可以在這些淤積物上發現的，也可以證明相當的變動曾經發生於生物界。

因此，把這兩類變動認為確實以後，就可以從此把物種分佈上目前一般的特點同變例都追溯出來。在不列顛羣島上，除開少數瑣屑的例外，所有各種鳥獸、爬蟲、昆蟲同植物，都同時可以在歐洲大陸上找得。在撒地尼亞（Sardinia）科西嘉（Corfica）諸小島上，有幾種鳥獸、昆蟲以及許多

種植物是十分特別的。錫蘭和印度雖然比不列顛和歐洲更爲密切相連，但有許多種動植物都和印度的各別，而且是獨異的。在加拉巴哥羣島（*Galapagos Islands*）上，每種土著的生物雖則和美洲最接近的部分所有他種生物密切相似，卻幾乎都是本羣島所獨異的。

至今一般博物學家都承認這些事實祇能用各島由海底上升或與切近陸地分離以來，所經過時間的久暫來解釋；而這種時間的久暫又大概（雖然不能一律）爲居間海的深度所表示出來。海岸上大片海洋沉澱物的偌大厚度，都表示着陷落的工作已經在無數久遠的時代中時常繼續進行——其間不免有相間時期的停止。因此這種陷落工作所產生的海洋深度，大概可以當作時間的量尺；而有機體形態所經歷的變動也和海洋深度相似，可以當作時間的量尺。我們倘若承認新種的動植物都是靠着那些天然的散佈工具——那些工具已經由來伊爾爵士（*Sir Charles Lyell*）同達爾文先生美滿的解釋出來——由四周各處聯續輸入，我們就可以顯然看出這兩種量尺真是互相映照得極爲密切。不列顛和大陸中間相隔的海是一個很淺的海，所以不列顛的動植物祇在極少數的情形中，開始和大陸上相當的物種顯出若干差別來。科西嘉同撒地尼亞有一

個更深的海和意大利分開，所以在種種有機體的形態上顯出一種更大的差別。古巴（Cuba）和猶陵旦（Yucatan）中間隔有一個更闊更深的海峽，所以這兩個地方的差別也更為顯著，而且古巴的產物大半都有特別的物種。再則馬達加斯加和阿非利加中間隔有一個三百哩闊的深海峽，所以馬達加斯加就具有這樣多的特殊色彩，簡直指示着牠們兩處的分離是在一個很遠的古代，甚至這兩處曾經有沒有絕對相連也是可疑。

現在我們回講到馬來羣島：我們看到爪哇和蘇門答臘、麻刺甲和暹羅彼此互相隔着的大海都是這樣的淺，以致船隻在海中任何部分都可下錨，因為這些海峽有深到四十疇（fathoms）以上；我們倘若到一百疇深的界線上去，就要包有斐律賓羣島、同爪哇東方的巴里了。那末，假使這些島的彼此分離，以及和大陸分離的確是由於居間地段陷落的話，我們就應該下這個結論：這種分離是比較上新近的事實，因為居間地段所陷落的深度都是很小，而且這一層也須注意，就是在蘇門答臘、同爪哇境內的一帶活火山，供給我們以這種陷落的一個充分原因，因為火山所噴出巨堆的物質要取去四周地域的根基；並且這一個原因或者也就是這種常見事實——火山或火山帶

總是近海——的真正解釋。火山所產生的四周陷落即使現在還沒有造成海洋，將來總可以造成海洋的。(3)

但是我們必須考察這些地域的動物學，方纔能夠找得我們所最需要的東西——就是找出一項憑據，來證明這些大島在古代曾經構成某大洲的一部分，並且和該大洲分離還是在地質學上一個很新近的時代。蘇門答臘、同婆羅洲的象和獏，蘇門答臘的犀牛、同爪哇的類似種、婆羅洲的野牛以及一向以爲爪哇所獨有的動物，現在都已經知道在亞洲南部總有一處棲息着。這些大動物並沒有一種能夠渡越現在隔離這些地域的海面，所以牠們的存在顯然表出一種陸上交通必定在物種起源以後曾經存在。略爲細小的哺乳類有一大部分都是各島和大洲所共有；不過地形的多次大變動——這些變動必定已經發生在這些廣大地域破裂而陷落的時候——已經使得有些哺乳類絕跡於一個島或幾個島，而且有些情形又好像「種變」已經有了進行的時機。鳥類同昆蟲的分佈狀況都指證着這個同樣的見解，因爲這兩羣的每一科，並且幾乎每一屬，凡在任何一個島上可以找得的，都在亞洲大陸上也可以找得，而且有許多的種又是完全彼此相同。鳥類實

獻我們以決斷「分佈律」的一項最好的工具；因為那種攔阻陸上獸類的水界，粗看好像鳥類當然是容易飛渡的，而按諸實際卻是不然；我們若把各族的水鳥別開——牠們是優越的漫遊者——就可以看出其他的鳥類（尤其是鳴禽類，或真正的陸棲鳥，牠們佔鳥類的大多數）往往爲海峽同內海所嚴密限制，簡直和獸類相同。試舉一例：在我目前所述的諸島中，爪哇有許多種飛鳥從來不會渡過蘇門答臘去，雖然這兩個島僅僅隔着一個十五哩闊的海峽，並且中途又有若干島嶼。在事實上，爪哇所有獨異的鳥類同昆蟲，比蘇門答臘或婆羅洲都要多些，而這項事實就可以表明爪哇和大陸分離得更早；在有機體的特殊色彩上居在次位的就是婆羅洲，至於蘇門答臘的一切動物形態就和麻刺甲半島十分相似，而我們也可以安然斷定牠是最近分離的島嶼了。

所以我們現在所達到的一般結果是：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諸大島，在天產物上和大陸的鄰近各處極其相似；牠們都和大陸相隔得這樣遠，即使現在還是大陸的一部分，恐怕也祇能相似到這個地步。這些大島在天產物上既然和大陸有這種密切的類似，而且互相分隔的大海又是那樣一致的淺，加以蘇門答臘爪哇境內又有一帶火山——這些火山已經噴出巨量的地下物質，造

成廣大的平原同崔巍的山脈，剛好是一平行線陷落的真正原因——有這種事實當然要引出這個結論來，就是：在地質學上一個很新近的時代，亞洲大陸還是遠伸到目前的疆域以外，在他的東南方包有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諸島，並且大概要伸張到目前一百哩深的海面。

斐律賓羣島有許多方面都和亞洲大陸並以上諸島相符；但是同時又有若干變例好像表示着本羣島的分離是在一個更古的時代，而且自從分離以後，在地文地理上也好像已經有許多的變動。

現在把我們的注意點移向於馬來羣島的其餘部分，我們又可看出從西里伯琅波克往東的一切島嶼都顯然和澳大利亞有密切的類似，那類似的程度幾乎和西方諸島的類似亞細亞差不多。這是大家明知的事實：澳大利亞的天產物和亞細亞大不相同，而且牠們彼此不同的程度，比世界上四大區域的其他區域彼此間所有不同的程度，都要高些。在事實上澳大利亞是獨立的：牠沒有猿，沒有貓，虎，狼，熊，或鬣狗科動物；沒有鹿或羚羊，綿羊或牛；沒有象，馬，松鼠或兔；總而言之，凡世界上其他各地所常見的獸類，在澳大利亞簡直一種都沒有。牠祇有有袋類（Marsupials），如袋

鼠同鼯，袋熊同鴨獺。就鳥類而論也幾乎是同樣的特別。沒有啄木鳥同孔雀——世界上其他各地都有存在的諸科，而卻有造墩的營塚鳥 (brush-turkey)，同窠雀，白鸚，以及刷形舌的鸚鵡 (lories) 都是地球上其他各地所找不到的。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澳大利亞所具的這些特點，同時都發現於一切組成澳洲馬來分部的諸島上。

馬來羣島兩分部在彼此間的大差別，以巴里島和琅波克島的差別為最急驟，因為這兩個島雖然十分接近，而所有的動物卻是彼此大不相同。在巴里境內我們有「鬚嘴杜鵑」(barbets)，「水菓畫眉」(fruit-thrush)，同啄木鳥；但一到琅波克，這些鳥類就看不見了，我們所看見的祇有繁夥的白鸚，蜜雀，同營塚鳥——都是巴里同巴里以西諸島所沒有的。這兩個島中間相隔的海峽祇有十五哩闊，所以我們可以在二小時內從地球上的一個大區域渡到另一個大區域去，而且這兩個區域動物上主要的差別，竟和歐洲同美洲的差別一般無二。其次我們倘若從爪哇或婆羅洲渡到西里伯或摩鹿加羣島去，這個差別還要越發顯著。在前兩地，森林內所繁殖的許多猿猴同野貓，鹿，野貓 (javelin)，水獺，以及無數種類的松鼠，是時常遇到的。而在後兩地，這些動物卻沒有出現，惟

一的陸上哺乳動物差不多祇有捲絡尾的「卡司卡司」(Cangas)其餘例外的動物祇有鹿(大約是新近輸入的)也可找得,又有野豬爲以上各地所共有。在西部諸島最繁殖的鳥類爲啄木鳥「鬚嘴杜鵑」,「忒洛衰」(Trogons)「水菓畫眉」同「葉子畫眉」(leaf-thrush)。這些鳥類天天都可看到,並且是本地域鳥類學上的大特色。但在東部諸島就絕對看不見這些鳥類,所有最普通的鳥類是蜜雀,同「刷舌鸚」(Lories)。因此博物學家來到此地,彷彿是插足於新世界一般,連自己在幾天以內從一個區域渡到別個區域都不會覺察出來,因爲在這幾天以內是時時看到陸地的。

我們由以上這些事實當然要取得這個推論,就是遠在爪哇同婆羅洲以東的諸島——大約祇有西里伯是例外——就主要上說,確是構成古代澳大利亞洲或太平洋洲(Pacific continent)的一部分,不過其中有若干島或者從來不會和這個大洲實際相連,也未可知。這個大洲不但在西部諸島和亞洲大陸分離以前必定已經破裂開來,而且大約在亞洲古代極端的東南部升上洋面以前已經破裂開來;因爲我們知道婆羅洲同爪哇這兩個島的一大部分,在地質學上,是十分新近的構成物,而同時在東部馬來羣島和澳大利亞的產物上,彼此的「種」同許多「屬」卻有極大

的差別，並且現在隔離這兩個地域的海洋又是很深——都是指示着一種比較長期的孤立。

再就東部諸島內部去考察淺海可以暗示新近的陸地連絡，也是一種有趣的事情。例如阿盧羣島、密索爾、威濟島、同佐比（Jobra）諸島所有的哺乳類鳥類，和新基尼所有的種極其相符——比牠們和摩鹿加羣島相符的程度來得更高——我們就可以在牠們和新基尼中間找到一個淺海。在事實上新基尼四周百尋深海的界線剛好把真正風鳥（true paradise birds）的範圍準確劃出。

這一層更須注意，就是從天產物上顯著的差別把馬來羣島劃分為兩個分部的分法，和地形或氣候的主要劃分截然不同；而且再把這一層和這種理論——以為生物的特別形態由於外圍的情境而生——互相比較，又是有趣的一點。穿過兩分部的大火山帶似乎絲毫不能類化牠們的產物。婆羅洲和新基尼是密切相似的；不但面積廣大火山絕跡這兩層彼此相似，而且地質上構造的駁雜，氣候的一致，同森林植物的一般狀態，也是彼此相似。再就摩鹿加羣島而論，在火山的構造上，極端的豐饒上，繁茂的森林上，常有的地震上，一一都是斐律賓羣島的副本；其次巴里、同爪哇的

東端所有氣候同土壤，也和的摩爾幾乎同樣的乾燥。但是以上每兩組鳥彼此的形狀，氣候，同洋面，雖然各各相同，而在每兩組所產動物的比較上卻又顯出可能的最大差別。所以這一條古訓——以為棲息在各地方的生物形態所有的差別點或類似點，都由於各地方地形上所有相當的差別點或類似點而來——到了這裏就遇到一種十分明顯而且直接的抵觸。婆羅洲和新基尼雖然在地形上彼此最爲相似，而在動物學上卻相隔得和兩極一般；同時澳大利亞有了乾燥的風，開曠的平原，多石的沙漠，溫和的氣候，而所產的鳥獸，竟和新基尼境內棲息在平原上同高山上濕熱茂林裏面的鳥獸，密切相似。

要把這種大差別所由產生的工具——我所假設的工具——指證得格外明白，須求大家先去考慮這件事情：如果地球上，有兩個顯然相反的區域，被自然的工具拉在接近的地位，將來有什麼結果要發生？亞洲和澳洲的產物固然根本上差別最大，但是非洲和南美洲的差別也是很大。這非洲同南美洲兩個區域剛好可以拿來指證我們目前所設想的問題。就獸類而論，在非洲有狒狒 (baboons)，獅，象，水牛，同長頸鹿 (giraffes)，而在南美洲卻有蛛猴 (spider-monkeys)。「美洲獅」

(pumas) 獾，食蟻獸，同樹懶 (sloths)；再就鳥類而論，非洲的犀鳥，「托累哥」(turacos)，金鶯，同蜜雀，也顯然和美洲的鷓鴣科 (toucans)，鷓鴣 (macaws)，「連雀」(chatterers) 同蜂鳥有別。

現在我們要設想大西洋的海床逐漸上升，同時在陸地上地震同火山行動所產生的無數渣滓又被河流傾瀉而下，因此這兩洲各由新製陸地的附加而逐漸擴大起來，並且把現在分隔兩洲的大西洋縮成幾百哩闊的內海。我們又可設想許多島嶼上升在這個內海中途；並且因為地下的力量到處不同，而這種力量的發動點又時時變遷，所以這些島嶼就有時在內海的這一邊或那一邊和大陸相連，而有時又和大陸分離。有若干島在有些時候或者連合一處，在別些時候卻又破裂開來，到了最後經過許多長期間的這種相間的動作，我們就會有一片不整齊的羣島填滿大西洋的海峽，在這些島嶼的外觀上同排列上，我們不能夠發現什麼痕迹來證明其中那一個島曾經和非洲相連，那一個島曾經和美洲相連。但是棲息在這些島嶼上面的動物同植物一定會披露這些島嶼所有這部分的過去歷史。在那些曾經和南美洲相連的島嶼上面，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這些普通的鳥類，如連雀，鷓鴣科，蜂鳥等等，以及幾種特別的美洲獸類；而在那些從非洲分離出來的島

嶼上面也一定同樣的可以找到犀鳥、金鷄、同蜜雀。又有某部分的上升陸地或者在不同的時期和兩洲都有暫時的連絡，那末在動物上就會含有某種分量的混雜。這種情形似乎就是西里伯諸島同斐律賓羣島的代表。至於其他諸島雖然接近得和巴里同琅波克一般，而在往古卻各自和非洲或南美洲直接或間接相連，那末在產物上也自然會各自顯出非洲或南美洲很純粹的樣本來。

在馬來羣島上面，我們有了——我相信——剛好和我上文所假設的互相平行的一種情形。我們發現了種種痕迹，可以指證一個具有特殊動植物的大洲已經逐漸的並且陸續的破裂開來，而西里伯這個島大約就是這個大洲極西擴張的所在，從此往西就是一個廣漠的海洋。(4) 同時亞細亞也似乎已經伸張牠的疆域於東南方，——當初是不會破裂的一團，往後纔分離為我們現在所看見的諸島，——幾乎和南方一大片的散漫區域都要實際相連。

由本題的這個綱要看來，一種附加的博物學對這地質學有何等的重要處，就可以明白了。這種博物學的重要不但在於解釋地殼內所找出絕跡動物的碎片上，而且在於決斷地面的過去變動上，——這些變動已經沒有地質學上的紀載遺留下來。這當然是一種奇怪的意外事實，就是蟲

島分佈狀況的精確知識能夠使我們畫出陸地同大洲的地圖來，而這些陸地同大洲卻在人類還沒有傳說以前已經沉沒在大洋底下。地質學家對於各處可以考察地面的地方，都能夠解釋該地方許多過去的歷史，而且都能夠八九分斷定該地方在海平面以上或以下的最近各項運動；但是他一遇到現在有大洋或大海伸張着的地方，就不能夠做出什麼事情來，他只好在海洋深度所呈現極有限的各項事實上去臆測了。如果有了博物學家插足進來，就可以把地球過去歷史上這個大缺憾彌補上去。

我此次旅行的一個主要目的在於獲得這種性質的憑據；而我搜尋的結果已經獲得大成功的報酬，因此我能夠以某種的諒必率，把地球上一個最有趣的部分所經歷的種種過去變動追溯出來。有些人或者以為上文所列舉的事實同推論，在提供事實的一種旅行紀事文內，與其放在開端，不如放在末尾。就有些情形而論，或者不妨如此，但是我覺得要敘述馬來羣島所有無數島嶼同島組的博物學，倘若不去時常引伸這些增加多量興趣的推論，而求牠和我自己的期望相合，是不可能的。現在本題已經約略敘明，我在後文就要表出以上這些原理既然可以應用在全部的馬來

羣島上，而且也可以同樣的應用在各組內部各個的島嶼上；而同時又要表出這些原理可以使我以後一切的敘述更爲有趣有益。

種族的差別——在我斷定馬來羣島的東半部同西半部分隸於地球上兩個基本區分以前，我已經從事於類聚馬來羣島的土人在兩種根本各別的人種底下。對於這一點，我的意見和以前論述本題的一般人種學家不同；因爲沿襲洪保德（William von Humboldt）同普立拆德（Pritchard）的學說，把海洋洲的一切民族都類別爲一種人種的變相，已經差不多成爲普遍的習慣。但是一經考察以後，立即顯出馬來人同巴布亞人在肉體、精神、道德、各項的品質上，根本不同；而我經過八年的詳細研究以後，竟獲得這個滿意的結果，就是這兩種人彷彿是模樣一般，凡馬來羣島同坡里內西亞（Polynesia）各民族的全體都可以歸類於這兩種人底下。分隔這兩種人種的界線，顯然和分隔動物學區域的那條界線互相接近，不過略爲偏向東方；這種狀況，似乎很可以表出影響人類分佈的原因，剛好和決定其他動物分佈的原因相同。

劃分這兩項的界線爲什麼並不恰好相同的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人類有橫斷大海的工具，

而動物卻沒有這種工具；而且一種比較高等的人種往往能夠排擠或同化別一種比較低等的人種。馬來人種的海上企業同較高文化，已經使得他們能夠侵佔附近區域的一部分，在這一部分內，他們已經完全撲滅了土著的居民——假使曾經有過這種居民的話；並且又使他們能夠伸張他們的語言、家畜、同風俗的一部分，廣被於太平洋上，而且進入許多島內，他們在這些島內僅僅略爲——或絕不——改革了居民肉體上或精神上的特色。

因此我相信各島的一切民族都可以和馬來人或巴布亞人類聚一處，而這兩種人在彼此間卻沒有可追溯的結合。我更相信界線以東的一切民族彼此間有更多的結合，至於他們和界線以西任何民族的結合就要少些；並且在事實上，亞洲的民族可以包括馬來人，而且他們大家都有一種大洲的起源；但是巴布亞人種的諸民族——包括一切蔓延到馬來人範圍以東的民族，遠遠到了非支羣島（*Fiji, Ialand*）爲止——卻不是由現有的任何一洲發生，是由太平洋內某某若干陸地發生，這些陸地或者現在還有存在，或者在新近的古代曾經存在，倒是一個問題。以上這些初步的觀察，可以使讀者更能了解本書所以注重體態上同性情上各項細目的緣故，這些細目都在

後文摘寫許多島上居民的時候羅列出來。

註(1)自從不列顛北婆羅洲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ompany)成立以後，大家對於這個區域已經比較的明瞭許多，不過荷屬殖民地仍舊不大有人遊歷。

註(2)更近在一八八三年，克刺卡士亞(Krakatau)這個火山島又在一次駭人的爆發中炸裂，噴射的聲音在錫蘭，新基尼，馬尼刺，同西澳大利亞都可聽到，同時灰燼所蔓延的地域要和德意志一樣大。主要的毀壞為海洋的巨瀆所釀成，在爪哇同蘇門答臘沿岸掃滅許多城鎮同鄉村，死亡的人數在三萬到四萬之間。空氣的震蕩極其厲害，以致「空氣浪」環繞地球三次又四分之一次，而浮在高空的微細灰燼，當太陽下山時在天空中產生顯著的色彩，直至二年有餘，且普遍於全世界的各部分。

註(3)這是現在一般地質學家所相信的：海中或陸上各種新堆積物的重量，可以產生陷落的事實。所以火山所噴出岩石或灰燼的堆積也就是陷落的一個原因。

註(4)本題的徵究已經使我斷定西里伯從來不曾做了澳洲馬來大陸的一部分，而却顯然指示着亞細亞在遠古時代更向東方的伸張。(參看著者所著的島嶼生物(Island Life)四二七頁)。

第二編 印度馬來羣島遊記

第一章 新嘉坡（由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六二年幾次遊歷中所見的市同島的概況）

對於從歐洲來的旅行家，比新嘉坡市同島更爲有趣的地方實在很少，因爲這新嘉坡光怪陸離，有複雜的東方民族，有紛歧的宗教同生活方式。官吏、駐防軍、及主要商人，是英國人；而大宗的人口卻是中國人，包括若干富商、內地農人，以及一般的機器匠和勞動者。土著的馬來人通常都做漁夫同船夫，而且是巡警的主要來源。又有麻刺甲的葡萄牙人做着一大宗的店員同小商人。印度西部的克林族（Klings）在此地設立無數回教徒的團體；他們同許多阿刺伯人都做着小商人同小店主。馬夫同洗衣工都是孟加拉人，又有一小羣極可敬的帕栖商人。此外有多數爪哇人的水手同家傭，又有從西里伯里及其他島嶼來的商人。港口內擁擠着軍艦同歐洲許多國的商船，並好

幾百的馬來「普牢船」(Pras)同中國海船，上自幾百噸的大船，下至小漁船同搭客舢舨；而市上又包含着美麗的公衆建築同教堂，清真寺，佛殿，中國神廟，歐式美屋，偉大棧房，古怪的克林同中國商場，以及郊外許多長排的中國人同馬來人的村舍。

新嘉坡各民族中最顯異的而且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國人，他們人數的衆多及不斷的活動給予本城以多量中國式城市的外觀。中國商人普通是肥胖圓臉的人，有持重勤敏的神氣。他和苦力們穿同樣的衣服，（白色寬衫及藍色或黑色袴子，）不過材料較佳，而且很是整潔。他在市上有一所華麗的棧房或商店，在鄉間又有一所精舍。他置備一匹好馬及一輛輕車，每天傍晚都弄着頭顱乘車兜風。他很有錢；他經理若干小商店及小商船，又貸款於人，所以一年富似一年。

在中國商場內有幾百間小商店，店內擺列五金、鐵器、及布帛等項雜貨，並且有許多貨物賣得非常便宜。手鑽祇賣一便士 (penny) 一個，白棉線半便士四球，其餘洋刀、螺鑽、火藥、書紙，以及其他許多物件，都和英格蘭買得一樣便宜，或者更爲便宜。店商性情很好，他會把一切物件給你，你即使不買，他似乎並不介意。他開價稍高，而不致於和克林人一樣，因爲克林人差不多總要開兩倍

的價錢。你若買過他的幾件貨物，你以後每次走過他的店舖，他總要對你說幾句話，或者請你進去坐坐，或喝一杯茶，而你總不免怪他在這許多商店都做同樣買賣的地方，怎麼能夠維持他的生活？成衣匠坐在桌邊縫衣，並不坐在桌上；他們同鞋匠都是做工好而取價便宜的。理髮匠能夠做許多事情，如剃頭、挖耳等等；他們對於挖耳一項備有一大套小鉗、小耳挖、小刷等等。在城市四周有幾十個木匠同鐵匠。木匠所做的主要器皿似乎是棺材同厚漆美飾的衣箱。鐵匠大半是做鎗的，都用手工把鐵棍穿成鎗管。他們天天做這種不耐煩的工作，而且做好的鎗都有雅觀的燧石鎗機。街上滿眼排列着售賣冷水、蔬菜、水果、羹湯，或「阿加阿加」(agar-agar 原註：一種海藻做成的膠質食品)的人，他們有許多種叫聲，和倫敦那些叫聲真是同樣的難懂。又有許多人挑着擔子，一頭是輕便的煮器，一頭是一張小桌，賣着一個半便士一餐的介類，米飯，同蔬菜；至於待僱的苦力同船夫是到處可以遇到的。

在本島內地的中國人或在叢林內砍下林木，鋸成木板；或墾植蔬菜，攜往市場；或種植胡椒樹同兒茶(gambir)，成爲出口的重要物品。在這些中國人中間，法國的耶穌會徒 (Jesuits) 設有許

多教會，似乎很有成效。我有一次在部啟特替馬 (Bulkit-tima) 和一個教士同住幾星期，地點約略在本島的中心，築有一座美麗的教堂，信徒大約有三百人。我住在此地的時候，又會晤了一位剛從安南的東京 (Tonquin) 來的教士，他已經住在東京 多年。耶穌會徒的傳教仍舊依照古式，毫無變化。在交趾支那 (Cochin-China) 東京，同中國，凡一切基督教教士所必須秘密住居，而且容易受害被逐，甚至見殺⁽¹⁾的地域，每一區——即使內地最遠的各區——都有一所常川的耶穌會徒的會所，這些會所常常有新進的候補者來維持，這些候補者都在檳榔嶼或新嘉坡學習，他們將來所往某國的文字。據說，他們在中國境內有靠近百萬的信徒；在東京同交趾支那有五十萬以上。這些教會一個成功的祕訣就是開支經費的極端經濟。每一個教士祇許給他三十鎊左右一年，無論在那一國都要在這三十鎊內開支。因此很有限的工具可以供養很多數的教士；而且土人看見教士們都是自甘貧苦，毫無奢侈，就確信他們的教訓為誠實，以為他們真是拋棄家庭朋友同安樂，而為他人謀福利。無怪他們獲得許多信徒，因為一般貧民看見有一個人到他們中間來，遇有患難煩惱，就可以到他那裏去，他會勸慰他們，訪問他們的疾病，賑恤他們的貧乏，並且把一生的精神盡力

於他們的訓誨和幸福，他們當然是認作一個大恩惠的。

我那位住在部啟特替馬的朋友，的確是他手下一班人的慈父。他每逢日曜日都對他們用中國話講道，且在其他各日的晚上又做着宗教上的討論或談話。他設有一所學校教訓他們的子女。他的住宅整日夜爲他們開着。若有一人到他面前說，「今天我裏沒有米吃，」他就把自己屋內所有的一半米給他，不管牠怎樣少。假使又有一人說，「我沒有錢還債，」他又會把自己錢袋裏面的一半錢給他，不論牠是自己僅餘的一圓銀洋。因此他自己遇到缺需的時候，他就差人到他們中間最有錢的人那裏說，「我屋裏此刻沒有米，」或者「我已經施捨了我的錢，現在缺需某某物件。」結果是他們都信仰他，愛戴他，因爲他們覺得他是他們的眞朋友，決計沒有什麼詭誘的思想對待他們的。

新嘉坡島有許多三百呎或四百呎高的小阜，有許多阜尖現在還長着原生林。部啟特替馬的教會房屋，在四周有幾座原生林蓋頂的山阜，阜上時常有樵夫同鋸木匠的蹤跡，是我採集昆蟲最好的地方。又有許多處的虎阱，以棒條同樹葉掩蓋着，隱蔽得十分周至，我有好幾次幾乎要跌進去。

這些陷阱的形狀和鎔鐵爐相似，底面比上端更寬，大約有十五呎或二十呎深，所以人若跌入，除有幫助以外幾乎不能出來。從前在底面上都豎立一條尖樁；不過自從某旅行家不幸跌在樁上被戕以後，這種尖樁已經禁止使用。在新嘉坡島上，現在還時常有幾隻虎到處漫遊，平均每天要害死一個中國人，內中大多數是在兒茶栽植地上做工的，因為這種栽植地總在新墾的叢莽裏面。我們在晚上往往聽到一二次虎的嘯聲，所以在樹段縱橫，鋸坑零落中間，去捕捉昆蟲，倒是駭人的工作，因為這種野獸在近旁蹲伺着，等着一個機會來猛撲我們，也是難料的。

每逢晴天，在日中有幾小時我都消磨在這片森林裏面，覺得十分爽快陰涼，和路上所經過的曠野不同。這裏面的植物最是茂盛，有無數的林木，複雜的羊齒，茨姑，及其他草莽，又有攀緣繁生的藤棕 (rattan palm)。昆蟲特別豐富，而且極其有趣，我每天獲得幾十樣新奇的形態。大約在兩個月內我獲得七百種左右的甲蟲，有一大部分都是十分新奇的，據採集諸人計算，雅緻的長鬚甲蟲——天牛科 (Cerambycidae)——就有一百三十種各別的種類。這一切甲蟲幾乎都在一片叢莽內採集而來，而叢莽的面積祇有一方哩，我以後在東方的各地旅行中，少有——即使有的話——

遇到這樣豐富的地點。這種特別的豐富，一部分自然是由於土壤氣候及植物各方面若干優美的狀況，由於時季的晴明溫暖，並有充分的陣雨以保持各種草木的新鮮。但是大部分卻由於中國樵夫的勞動——這是我覺得一定如此的。他們在此地做工已經好幾年，不斷的供給乾枯腐敗的樹葉樹皮，同多量的木屑，以滋養昆蟲同牠們的幼蟲。於是在這有限的地面內聚集一大批的種類，而我剛好又是第一個來收穫的博物學家。我在這一個地點以及向各方步行時，又捉得一大批蝴蝶同別種昆蟲，所以就全部而論，我探求馬來羣島博物學知識的初次嘗試是十分滿意的。

註(1)自法國在交趾支那殖民以後，已經沒有見殺的事情發生。

第二章 麻刺甲及阿斐峯（一八五四年七月到九月）

鳥類及其他各類大半的動物在新嘉坡既然稀少，我就在七月內動身往麻刺甲去，我在麻刺甲內地度了兩個多月，曾經往遊阿斐峯（Mount Ophir）。麻刺甲的美麗古城擠在小河的兩岸上，由許多商店同住宅的狹街構成，爲葡萄牙人後裔及中國人所佔有。在附郭一帶，有英國官員及少數葡萄牙商人的房屋位在棕櫚同果樹的叢林中，那複雜而美麗的樹葉很是悅目，且最涼爽。古代的堡壘，宏大的衙署，以及大禮拜堂的廢墟，顯出本地從前的富裕和重要，因爲牠在古時的確是東方貿易的中心，有如現在的新嘉坡。林斯綽特（Linschott）在二百七十年前對於此地所作下面一段的描寫文字，顯然表出牠所經歷的變遷：

「麻刺甲的居民爲葡萄牙人及土著的馬來人。葡萄牙人在此地築有一座堡壘，和摩贊俾克（Mozambique）的堡壘一般，而且在印狄茲（Indies）全部並沒有堡壘步着摩贊俾克同奧馬茲（Ormus）兩堡壘的後塵，那兩座堡壘的軍官在辦事上都比此地的堡壘要認真些。此地是全印度、

中國、摩鹿加羣島及其他四周諸島的市場，從以上這些地方，並且從班達、爪哇、蘇門答臘、暹羅、北古、(Pegu)、孟加拉、卡魯滿德、(Coromandel)及印度各處，駛來許多的船隻，這些船隻裝載無量數的商品來去不斷。若非爲着空氣的不便和不合衛生，——這種空氣不但有害於外人，並且有害於土人——此地或者可以加多一大批葡萄牙人，因爲空氣這樣惡劣，所以一切的住民都難保健康，而要沾染某種疾病以致損失髮膚。那些避免的人都以爲這是一種神經作用，偶然使許多人離開此地，而同時謀利的慾望引誘他人犧牲他們的健康，想忍受這一種空氣。據土人說，本城的起源是很小的，在起初由於空氣的惡劣，祇有六七個漁人住居。後來因爲暹羅、北古、同孟加拉的漁人，蒼萃於此，人數就增加起來；他們來了以後，建築一個城，創立一種語言，這種語言是從各國最優雅的談吐抽取而來；所以事實上馬來人的語言，在現今的確是東方全部最優雅最精確而且最馳名的語言。麻刺甲的名稱也在當時賦予於本城，由於位置上的便利，在短時間內就發達到這樣的富裕，所以至今還不會屈服於四周最得勢的城市同區域。土人無論男女都很有禮貌，在世界上要算他們最善恭維，而且對於文詞詩歌也很有研究。他們的語言盛行於印狄茲和法國語的流行於本地一

般。」

在目前，凡超過一百噸的船隻很少進港，所有的貿易祇限於幾種小量的森林產物同水果，這些水果爲古時葡萄牙人手植的果樹所產，全數供應於新嘉坡的居民。此地雖然時常發生瘧疾，而在目前並不以爲十分惡劣了。

麻刺甲的人口爲若干民族所組成。遍地都是的中國人大概人數最多，都保持着本來的儀式風俗，同語言；土著的馬來人人數稍少，他們的語言是本地歐亞間的交通語（lingua-franca）。其次爲葡萄牙人的後裔，——一種混雜、墮落、而衰微的民族，他們的語言雖然在文法上已經殘缺不全，而卻是保持着祖國的語言。再則有英國的統治階級同荷蘭人的後裔，——他們都說英語。在麻刺甲所說的葡萄牙語是語言學上一種有用的現象。「動詞」已經大半失去「變形」（inflections），每每拿一種形式用於一切的「語氣」（moods），「時態」（tenses），「數目」（numbers），同「人稱」（persons）。「形容詞」也已經失去「陰屬」（feminine）同「複數」（plural）的限制，所以這種語言已經縮成極端的簡單，再加以若干馬來字的摻雜，使得那些僅僅懂得琉息退尼亞語

(Lusitanian)的人簡直無從懂得這種葡萄牙語。

這幾種民族的服裝也和語言同樣的紛歧。英國人保守着緊窄的上衣，背心，袴子，以及可憎的帽同領飾；葡萄牙人愛穿輕薄的短褂，並且通常僅穿襯衫同袴子；馬來人穿特別的短褂，裙子，及寬大的襯袴；中國人絲毫不離本國的格式，這種格式，無論就舒適方面或外觀方面說，在熱帶的氣候裏面實在無須再加改良。那種寬適的袴子，潔白的短衫，剛好是低緯度內所需要的衣服。

我僱得兩個葡萄牙人伴我往內地去，一個是廚子，一個是射鳥剝皮的人；射鳥剝皮的事情在麻刺甲是一種行業。我先在一個叫做加定（Gading）的村莊住了十四天，見容在幾個中國人基督教徒的家裏，是耶穌會教士們介紹我去的。我所寄寓的房屋祇是一座草棚，但很乾淨，我覺得十分舒服。屋主們正在製造一片胡椒同兒茶的栽植地，近旁就是寬廣的淘錫場（tin washings），僱用一千多中國人。這錫鑛從含有石英的沙地內取得，彷彿是黑穀粒一般，在粗泥爐內鎔成錫塊。土壤似乎很礮瘠，而森林內卻有草莽叢生，但絕無昆蟲；不過鳥類卻很豐富，我因此得了馬來區域鳥類學上的寶藏。

我第一次開鎗捕獲了最奇異最美麗的一隻藍喙的「闊喙鳥」(gaper 原註學名: *Cymbirhynchus Macrorhynchus*)。馬來人叫做「雨鳥」(“Rain-bird”)。這種「闊喙鳥」大約有歐棕鳥 (starling) 的大小，全身是黑色同鮮紅色，肩上有白條紋，很大的闊喙是最純粹的鈷色，上端鮮藍而下端橙黃，睛簾（環着瞳孔的一圈）是翡翠的綠色。鳥皮卸下乾了以後，鳥喙變作暗黑，而全身還是美麗。這隻鳥剛剛捕獲的時候，鳥喙的鮮藍色和羽毛的藍色互相輝映，極其美麗。其次，可愛的東方「忒洛衰」也立即捕獲，這種「忒洛衰」背上作鮮豔的棕色，兩翼美麗而有光，胸膛紫紅。我又捕得碩大綠色的「鬚嘴杜鵑」(原註學名: *Megalaima versicolor*)——一種食果的鳥類，略和細小的鷓鴣科相似，口喙短而直，上有硬毛，頭上同頸上錯雜着鮮明的藍色同紫紅色。過了二天以後，我的獵手持來一隻綠色的「闊喙鳥」(原註學名: *Calypomena viridis*)，彷彿是一隻細小的「岩上雞」(cock-of-the-rock)，而全身作最鮮明的綠色，兩翼上又有精緻的黑條子。美麗的啄木鳥，輕快的魚狗 (kingfishers)，綠色同棕色的鳩鳩，——臉爲絲絨的紅色，喙爲綠色，——紅胸膛的家鴿 (dove)，同金屬色的蜜雀，都一天一天的捕進來，使我接連的快樂不止。過了十四天

以後，有一個傭人犯了瘧疾；回到麻刺甲以後，瘧疾又侵入別一個傭人同我自己。我服了多量的金雞納霜以後，不久就恢復原狀；同時我改僱傭人搬往愛厄帕那斯（Ayer-panas）寓在平屋衙署裏面，有一個青年一個土人相伴，他們對於博物學都有相當的興趣。

我們在愛厄帕那斯有舒暢的房屋可住，又有寬敞的房間可以配製我們的標本；因為沒有勦勉的中國人斫取木材，所以昆蟲比較上很是缺乏，不過蝴蝶却是很多，我製成一宗很好的採集品。有一隻美蝶，我捕捉的情形很是特別，這種情形可以表出旅行家的採集品總不免零落而殘缺。有一天下午，我沿着森林裏面一條可愛的路徑攜鎗行走，看到地上一隻蝴蝶。這隻蝴蝶很大很美，而且很新奇，我就在牠飛開以前走上前去，牠原來是停在食肉動物所遺的糞上。次日早餐以後，我心中希望牠或者仍回原處，立即攜網而往，果然看見牠站在原糞上，把牠捕來。牠是一種極美麗的新種，尼謨法力斯先生（Mr. Hewison Mynphalis）把牠取名「卡力多尼亞」（calydonia）。我一向不會看到這種蝴蝶的標本，而且經過十二年以後方纔有第二隻從婆羅洲的西北部寄回本國來。

我們既然決心要往遊阿斐峯——位於半島中部，在麻刺甲以東五十哩左右——就僱了六個馬來人運送行李並陪伴我們。因為我們至少要在山上駐一星期，所以隨帶了大宗米糧，一些餅乾、乳油、咖啡、乾魚、白蘭地、同幾條毯，一套換洗的衣服，以及昆蟲箱、鳥箱、網、鎗、火藥。從愛厄帕那斯前去大約有三十哩。我們第一天的路程穿過幾片森林墾植地同幾個馬來村莊，很是爽快。在晚上我們睡在一個馬來頭目家裏，他借我們一個洋臺，給我們一隻家禽同若干蛋。第二天地面更闊，而邱陵更多。我們穿過大片的森林，沿着濕泥沒膝的路徑而行，很受蛭類的攪擾。這些蛭類在此地是出名的。牠們騷擾了沿途的葉同草，每逢路人走近的時候就伸出軀體，一遇到過路人的衣服或身體，就拋棄葉子附着在那個人身上，爬到腳上、腿上或別處，吸一肚子的血，而過路人在行走時每每不能發覺蛭類初次的刺入。我們在晚上洗澡的時候，往往在各人身上找到半打或盤打的蛭類，通常都在腿上，有時却在胸腹上，又有二隻竟從我的頸側吸去一肚血，幸而牠還不會咬在我的頸靜脈上。這些森林裏面的蛭類有許多種，軀體都是細小的，其中有若干又有美麗的鮮黃色條紋。大概牠們時常要附着在山徑中來來往往的鹿或別種動物身上，所以就獲得一種特別的習慣：每逢聽

到脚步聲或樹葉聲，就把身子張開。我們當天下午一早到了山麓，支搭帳棚於澗泉的旁邊，石岸上到處有羊齒叢生。我們那位最老的馬來人曾經慣在附近一帶替麻刺甲商人射擊鳥類，到過山頂；我們以放鎗同捕蟲自娛的時候，他同另外兩個人就去淨除路徑，以便我們翌日登山。

第二天一早，我們吃過早餐動身，隨帶毡毯行李想往山上睡覺。我們沿着淨除的路徑走過一小片叢莽同幾片濕林，鑽入一片優美的高林，林內並無草莽，很可以自由行走。我們一口氣走上一個幾哩的斜坡，斜坡左側就是一個深谷。再越過一個高阜，山坡漸漸峻峭，森林漸漸濃密，直至我們出林以後，就來到普通所說的「帕唐巴圖」(‘Padang-batu’)或「石野」(stone field)上面。這「帕唐巴圖」是我們常有所聞而總難詳知的地方；但是我們那天親眼看到的時候，原是一片禿岩的峻坡，位於山側，擴大無垠。其中有若干部分很是裸露，但在裂縫所在的處所却有極端繁茂的植物，就中以瓶子草為最顯著。這些奇異的植物似乎從來不會在我們的溫室內發達完全，而且發達的機會也是很少。但在此地却成爲半攀緣式的灌木叢，各式各樣的奇異瓶子從葉上懸下很多，而且瓶子的大小和美麗又時時引起我們的讚美。有幾種 (Dacrydium) 屬的松柏科在此出現，

並且在岩坡以上的密林內又看到許多簇壯麗的羊齒——〔*Dipteris Horsfieldii*〕同〔*Matonia pectinata*〕——這兩種羊齒在六呎或八呎高的細莖上支撐着魁偉的掌狀連葉枝。〔*Matonia*〕一屬是長得最高且最雅緻的羊齒，爲本山的特產。以上這兩種羊齒至今都還沒有輸入我們的溫室來。

我們從動身以來，都在昏暗陰涼的森林裏面向上而行，至此忽然來到這個炎熱曠朗的岩坡，彷彿是從低地上一步就跨入高山的植物帶來。據響管氣壓表（*sympleometer*）測量的結果，此地的高度大約是二千八百呎。我們往常聽說在帕唐巴圖可以得水；我們來到此地非常口渴，就四面找尋，卻是無處可得。後來我們轉向瓶子草上一看，瓶內所含的水（每瓶約有半「品脫」〔 *pint*〕）又是盛滿昆蟲，或則形相不佳。我們嘗了以後，雖然覺得有些暖氣，却是十分甘美，大家就從這些天然瓶內喝水止渴。我們更往前走，又遇到一片森林，但是樹木都略爲矮小；從此或沿山脊或入山谷而行，到了一個山峯，和真正的山尖還隔着一條大裂縫。我們的挑夫到了這裏都說是筋疲力竭，不能前行；而且上升到山尖的路徑也當然是很峻峭的。但是我們所到的地點却沒有水，而

山尖近旁確有泉水又是我們所明知的所以我們決意丟開他們走了上去各人隨帶絕對必需的物品。因此我們各人帶一條毯，把食物以及其他物件分開，單單同着馬來老人和他的兒子往前走。

我們降入兩峯中間的深坑以後，重復上升，而山坡峻峭已極，時常用手爬行，很是辛苦。在一片矮林旁邊，地面上掩蓋着沒膝的蘚苔，底下的基礎都是枯葉同粗岩；我們在此地爬行一小時，方纔來到山尖下面的小山脊，頭上有凸出的懸崖成爲便利的遮蔭，又有小池聚蓄緩流的泉水。我們卸下貨物，過了幾分鐘就攀登阿斐峯的頂尖，超出海面凡四千呎。頂尖是一個小岩臺，掩蓋着山腳躑以及其他矮林。這天下午天氣清朗，我們舉目四望，真是別有風味：一重重的邱壑到處蔭覆着無限的森林，燦爛的溪流蜿蜒於其間。就遠景而論，森林的地域本來是很單調的；我在熱帶上曾經登過的高山，沒有一處的全景可以比得上士諾敦（Snowdon）但是瑞士境內的風景却又勝牠萬倍。我表咖啡的時候，曾經用優良的沸點寒暑表同變管氣壓表測驗過一回，於是我們欣賞我們的晚餐同眼前的勝景。夜間沉靜而溫和，我們拿嫩極同樹枝製成臥牀，覆以毯毯，過了很舒服的一夜。挑

夫們休息一回，也已經隨着我們上來，祇帶上他們煮飯的米，幸而我們還用不着他們所丟在後面的行李。第二天早上，我捉得幾隻蝴蝶同甲蟲，我的朋友拾得若干陸上介殼；我們重復下山，採集了帕唐巴圖幾種瓶子草同羊齒的標本。

我們上次在山麓搭棚過夜的地方很是幽暗，所以這次在溪流旁邊的濕地上另外挑選一個地方，這片濕地滋生着蕹荷科，我們容易把牠淨除一個地面。我們的一批人在此地築成兩座沒有圍牆的茅舍，剛剛可以避雨。我們駐在裏面度了七天，每天出去射鳥捕蟲，並在山麓各森林的四周到處漫遊。這是一片大「鸞雉」(Ardea pheasant)的地域，我們時時聽到牠的叫聲。我要求馬來老人射獵鸞雉的時候，他對我說道：他雖然在這些森林內已經射鳥二十年，卻不會射得一隻鸞雉，而且在山林內不會看到一隻鸞雉。鸞雉這種動物非常畏縮謹慎，而且在密林內又沿着地面跑得極快，所以我們要走近牠的身旁是不可能的；再則牠全身樸素的色彩同豐富的斑點——我們在博物館內看去是很美麗的——和牠所棲息的枯葉在色彩上十分調和，真是使人難辨。在麻刺甲所賣的鸞雉一概都是被捉在羅網裏面的；我那位老人雖然不會射得一隻，卻已網羅得很多。

虎同犀牛現在還有出現，而且幾年前象也很多，不過近來已經沒有出現。我們看見有幾堆糞，似乎是象所遺的，又看見一些犀牛的蹤跡，卻沒有看到這些動物。我們澈夜燒一堆火防備這些動物，並且有兩個人聲言自己有一天曾經看到一隻犀牛。我們的米已經吃完，我們的採集箱也已經盛滿標本，我們方纔回到愛厄帕那斯，再過幾天又轉往麻刺甲，並由麻刺甲再往新嘉坡。阿斐峯原來以瘡疾馳名，我們的一切朋友知道我們曾經在山麓久駐，都駭怪我們的造次；但是我們並無一人絲毫受苦，而我自己尤其覺得可樂，因為這次登峯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東方熱帶上欣賞山景。

我在上文說到自己遊歷新嘉坡同麻刺甲的漏略，一則是由於我記載事實的幾封私信同一本記事冊已經遺失；再則由於我寄往皇家地理學會的一篇論述麻刺甲同阿斐峯的文章——當時剛剛在開會的末尾，印刷機忙不過來，所以不會付印，而且不會宣讀——也已經無從找尋。不過我對於這一層並不十分懊惱，因為論述這些地方的著作是很多的，而且我自己也有意要把馬來羣島西部著名各地的旅行情形輕描淡寫的過去，以便騰出篇幅來描述僻遠的各地，那些僻遠的地方在英文中簡直找不到什麼紀載。

第三章 婆羅洲——猩猩

我在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一日到了薩拉瓦克，於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離開此地。我在這段時期內到過許多地點，看過許多的帶阿克部族（Dyak tribes）同婆羅洲的馬來人。勃魯克爵士（Sir James Brooke）待我很好，我每逢旅行餘暇留寓薩拉瓦克時，都寄宿在他家裏。不過從我遊歷此地以後，論述婆羅洲這一部分的書籍已經出版很多，所以我把自已對於本地的形勢同政治所有各種見聞思想都漏略過去，僅以博物學家的身分，敘述自己採集介殼、昆蟲、鳥雀、同猩猩的各種經驗，以及歐人罕有遊歷的內地一部分的遊歷情形。

我最初四個月的遊歷都在薩拉瓦克的各部分——從河口的散圖篷沂流而上，到了優雅的石灰岩高山，同中國人的巴烏同比德金區（Chinese gold-fields of Bow and Bede）。這一部分時常有人描述，所以我也要忽略過去，而且時當濕季，我的採集品是比較上貧乏而少意義的。

在一八五五年三月，我決意前往曼準河（Simunjon River）附近所開採的煤場去。曼

準河是薩唐河 (Sadong) 的小支流，這薩唐河位於薩拉瓦克東部，以及薩拉瓦克和巴塘梳拍 (Batang-Lupar) 的交界處。息曼準大約在薩唐河口上二十哩流入薩唐。這條支流很是狹窄彎曲，並且大半爲高林所遮蔭，有時樹枝竟在河上交接。介在本支流和大海中間的全部地域都是遍地森林，遮住平坦而濕澤的沼澤，內中有少數孤峯聳峙而上，而煤場就來在一個山峯的山麓。第一條帶阿克大路從上岸處通到山上，這一條大路完全用樹段相接而成。赤足的土人沿路負重而行，極其便利，而穿皮靴的歐洲人走在上面卻很光滑，並且四周有趣的景物又要時常引起他的注意，所以至少總有幾次要跌入濕澤沼澤裏面。我在初次沿路行走時，看不到很多的昆蟲同鳥雀，卻留意到若干很優美的蘭科植物開着花；這些植物都是「寒羅金蘭屬」(Coelogyne)，我往後方纔知道是很多的，而且是本地的特色。在山麓附近的山坡上，有一片森林已經淨除下去，而且築有幾座粗屋，裏面住有工程師庫爾孫先生 (Mr. Coulson) 同許多中國工人。我當初寄寓在庫爾孫先生屋內，後來看見這個地點對我很是合用，而且便於採集，就叫工人替我自己建築一小座雙間的房屋，同一個洋臺。我留駐此地幾近九個月，採集了無數的昆蟲，因爲情境上特別相宜，所以集中我的

注意力於這類的動物。

在熱帶內，所有各目昆蟲的大部分——尤其是碩大可愛的甲蟲——都是多少要靠植物方面的，而且特別要靠各種腐敗的木材、樹皮、同樹葉。在未經刀斧的原生林內，凡時常來往的昆蟲都是散佈於一個大範圍以內，停留在樹木或有凋枯墮地或被狂風吹斷的各處；但是二十方哩的這種森林所有墮地腐敗的樹木，或者還沒有小片的墾植地這樣多。所以在熱帶地點，於一定期間，所能採集的甲蟲同其他多種昆蟲的數量和種類，第一、要看那地點是否接近一大片的原生林，第二、要看那地點新舊砍下放在地上任憑乾枯腐敗的樹木究竟有多少。總計我在東西熱帶區域十二年的採集，對於這一層始終得不到和息曼準煤場相同的好機會。因為此處僱着二十到五十個中國人同帶阿克人，經過好幾個月都是只在森林內墾開大片的地面，並開闢大道以敷設鐵路通往二哩遠的薩唐阿。此外又有多處鋸坑設在叢莽內，並有大樹砍下鋸成樹段同木板。四周幾百哩有大片森林蔓延於平原、高山、岩礫同沼澤上面，而我來到此地，又剛好在雨水開始減少、陽光漸次增多的時期；這種時期是我生平所知最優美的採集季。再則空地、透光隙地，以及山徑等項的繁夥



在婆羅洲息曼準發見的顯異甲蟲

也足以引誘黃蜂同蝴蝶。我懸一賞格，凡有人採捕昆蟲送來而經我收用的，每一隻給以一分銀錢。因此，從帶阿克人同中國人手中得到許多優美的蝗蟲，同竹節蟲科，以及大宗的美麗甲蟲。

我在三月十四日來到礦區的時候，已經在以前四個月內採集三百二十種的甲蟲。到此不滿兩星期就加多一倍，平均每天大約有二十四種新種。有一天我採集七十六種，竟有三十四種是我一向不會看到的。到了四月末尾，我一共獲得一千多種，往後還是繼續增加，不過增加率略為遲緩；因此我在婆羅洲總共採集二千種左右，內中大約除去一百種以外，都在此處採集而來，採集的地面祇有一方哩左右。數目最多且最有趣的甲蟲是「長鬚甲蟲」(Longicorn)同「長嘴甲蟲」(Rhynchophora)，兩者都顯然是蝕木蟲。「長鬚甲蟲」以美態及長鬚為特色，特別繁多，幾達三百種，十分之九是完全新發現的，內中有許多都以身軀偉大，形狀奇特，及色彩美麗著名。「長嘴甲蟲」和我們的蝨蠶以及相似的各羣 (beetle) 相當，在熱帶內非常繁多複雜，往往攢聚在枯木材上，所以有時我在一天以內竟捕得五六十種。我在婆羅洲所採集的本羣甲蟲計有五百多種。

我的蝶類採集品雖然數目不多，而卻含有幾種很美麗很希奇的蝴蝶，就中最為出色的是

「勃魯克巨蝶」(Ornithoptera Brookeana)在已知的各種當中最為雅緻。牠有很長很尖的翅膀，在形狀上幾乎和「天蛾」(sphinx moth)相似。牠的色澤是絲絨的深黑，有一條曲帶的鮮綠色斑點橫穿各翅，直達尖端，每一個斑點剛剛好像一枝小三角形的羽毛，和墨西哥所產「忒洛衰」的一排隱翅點(wing coverts)安置在黑絲絨上一般。其他惟一的斑紋祇有一條鮮豔紫紅的闊頸帶，以及後翅外緣上幾處雅淨的白點。這一個種——當時確是新種，我就照着勃魯克爵士的名字取名——是很稀少的。牠偶然在墾闢地內敏捷的飛來飛去，間或暫時棲息在泥濘上同濕泥地上，所以我僅僅捉得二三隻來做標本。當時曾經有人對我確切的說道，這種巨蝶在本地域的某幾處很是豐富；至今寄到英格蘭的也已經很是不少。不過目前所有的還都是雄蝶，我們不容易猜測牠的雌蝶是什麼形狀，因為這個種極其孤獨，和其他一切已知的蝶類並無密切的關連。(1)

我在婆羅洲所遇到最奇怪而最有趣的一隻爬蟲，就是一個中國工人所持來的一隻大「樹蛙」(tree-frog)。他對我說，他的確看見這隻蛙從高樹上斜降而下，和飛一般。我取來考察的時候，看出那隻蛙的脚趾很長，都有蹼膜連到趾尖，所以張開以後所有的平面比軀體要大得多。前腿的

沿邊也有薄膜，而且軀體極能膨脹。背脊同四肢爲很光亮的深綠色，肚腹同脚趾內部爲黃色，蹼膜爲黑色並含有黃色的射出線。軀體約有四吋長，而每一隻後脚的蹼膜完全張開的時候竟有四平方吋的平面，所以四肢的蹼膜共有十二平方吋左右的平面。牠的趾尖各各展佈着一個大吸盤以便固着，顯然是一隻真正的樹蛙，所以脚趾的大蹼膜當然不是單單用來游泳的，就是那個中國人說牠從樹上飛下也是很可相信的一句話。我相信這隻蛙是「飛蛙」(“Flying frog”)的第一個實例；而在達爾文派 (Darwinians) 看來更是十分有趣，因爲這隻蛙表示着這種事實——爲着游泳攀緣這些功用而改變形態的脚趾的可變性，已經被一種類似種乘機利用起來，竟可以穿渡空中和「飛蜥蜴」(Flying lizard)一般。這隻蛙可以當作〔Rhacophorus〕屬的新種，這一屬所包含的幾種蛙軀體都比牠小了许多，蹼膜也沒有這樣發達。

我留寓於婆羅洲的時候，並無臘人替我逐日射擊，而我又始終忙在昆蟲方面，所以不會有鳥類或哺乳類的良好採集品，不過內中卻有許多是很著名的，——和麻刺甲所發現的種相同。在哺乳類當中有五隻松鼠，二隻「虎貓」(tiger-cats)，一隻〔Gymnurus Raflesi〕——彷彿是豬和

雞貂 (pole cat) 中間的雜種——同一隻 [Cynogale Bennett]——類似水獺的稀有動物，口喙很闊，上面覆有長鬃。

我寓居息曼準的主要目的在於考察猩猩（原註就是婆羅洲的類人大猿，）研究猩猩的習慣，採集兩性長幼的標本。對於這一切目的，我的成功竟出於意料以外，我在下文要報告自己獵取猩猩的種種經驗。

我來到礦區剛剛一星期以後，方纔初次看到一隻猩猩。當時我剛好出外採集昆蟲，離開寓舍祇有四分之一哩，忽然聽到樹上有沙沙的聲音，我仰頭一看，看到一個魁偉的紅毛動物慢慢的移動，用着臂膀掛在樹枝上。牠在樹上一株一株穿過去，一直鑽入叢林裏面，那片叢林十分卑濕，使我無從追蹤而往。但是這種形式的前進是很特別的；通常不如敏猿 (Hylobates) 的擅長。我猜測這隻動物大約總有某種個別的特點，或者是這個地方的樹林剛好和這種前進形式最為相宜也未可知。

大約過了十四天以後，聽說有一隻猩猩棲息在屋舍下面那片濕地的一株樹上，我就攜鎗前

去，竟在相同的地點找到牠，真是十分運氣。我一走到以後，牠立刻想在樹葉中間躲避起來；而我竟打中牠一鎗，並且第二鎗就使牠垂死的跌下來，二顆子彈已經穿入牠的軀體。牠是一隻雄猩猩，僅僅長成到一半，身高不到三呎。四月二十六日，我同着兩個帶阿克人出外射擊，我們又找到大小相似的一隻。第一鎗打去以後牠就跌下，而受傷似乎不重，立即爬上附近的樹，同時我又放鎗，牠再跌下，折斷一臂，軀體上也有一傷。兩個帶阿克人跑上前去，每人捏牢猩猩的一手，叫我斫取木條以便他們把牠縛牢。但是牠雖然折了一臂，並且發育尙未完全，而體力卻比兩個年輕的蠻人強大些，他們雖然用全力掙扎，牠竟把他們扯到口邊，因此他們祇能放手下來，否則不免被牠咬傷。由是牠再爬上樹去，我爲免除麻煩起見，就開鎗打穿牠的心肺。

到了五月二日，我看見一隻猩猩在高樹上，當時我隨身祇有一管八十耗口徑的小鎗（bore gun）。我卻對牠放鎗，牠看見我就怪聲咆哮，有如咳嗽一般，又似大大發怒，以兩手攀折樹枝摔下，過了一會在樹尖上攀逃而去。我無意追牠，因爲地方卑濕，又有許多危險，我或者在追逐的熱情中容易喪失性命。

五月十二日我又看到另外一隻，牠的舉動剛好和以前一隻相同，怒聲狂叫，摔下樹枝。我對牠鳴放五鎗，牠死在樹尖的極叉上。因此我就回寓而來，可巧遇見幾個帶阿克人，他們隨我前往，爬上樹去，取下猩猩。這是我所捕獲第一隻長成的標本；卻是一隻雌猩猩，沒有雄猩猩那樣魁偉顯異。牠有三呎六吋高，兩臂伸出有六呎六吋闊。我把這個標本的毛皮保存在一桶烈酒內，並配成全副的骨骼，這副骨骼後來爲德被博物館 (Derby Museum) 所收買。

過了四天以後，有幾個帶阿克人在原處附近看見一隻猩猩，跑來告訴我。我們前往一看，是很大的一隻，高高踞在大樹上。我放了第二鎗的時候，牠在樹上滾跌一回，立刻又站起爬樹，到第三鎗方纔跌下而死。這也是一隻長成的雌猩猩，而且我們正在預備取牠回寓的時候，又看到一隻小猩猩仆在濕泥地上。這隻小猩猩大約祇有一呎長，並且在母猩猩第一次滾跌以前，顯然已經掛在母猩猩身上。幸而牠好像沒有受傷，我們把牠口裏的污泥取淨以後，牠就開口叫啼，彷彿十分強健活潑。帶牠回寓以後，牠伸手扯住我的鬚鬚，我費了許多力氣纔得脫離，因爲牠手指的最後一節慣是向裏彎曲，成爲鈎形。當時牠還沒有牙齒，過不多天牠的下顎就露出兩枚門齒。不幸我沒有牛奶餵

養牠，因為馬來人中國人同帶阿克人都是一向不用牛奶的；我想尋覓一隻雌動物來哺養牠又是無效。因此我祇能用米水餵養牠，把米水盛在瓶內，用一枝羽管從瓶塞插入給牠吮吸，牠試了幾次以後就很可能會吸。這種食品很是稀薄，我雖然時常把糖質同椰子汁攪入，但是這隻小動物仍舊是發育得很遲緩。我把手指放入牠的口內，牠就盡力的吮吸，並且縮進兩頰想抽取奶質，吮吸了很長久以後，方纔厭惡而拋棄，一面發出悲鳴，和嬰兒處在同樣情形的哭聲很是相似。

有人看管牠撫養牠的時候，牠很是安靜快樂，但是任憑牠獨自躺著的時候，牠就要叫啼；並且最初的幾夜很是不安，時時叫啼。我配製一隻小箱當作牠的搖籃，鋪了一條軟席給牠躺上，每天又把軟席換洗一次；但是因此立刻又覺得必須把猩猩時常洗滌。我把牠洗滌了幾次以後，牠就歡喜洗滌，每逢軀體骯髒就要叫啼，等到我取牠出來帶牠到水管處，牠方纔安靜下去，不過冷水開始衝在牠身上的時候，牠不免稍稍退縮，再則冷水衝在牠頭上時，牠又要做出可笑的歪臉。牠非常歡喜我替牠揩澡，當我仔細刷牠背上同臂上的長毛時，牠似乎十二分爽快，伸直兩臂兩腿十分安靜的躺著。最初幾次把牠洗滌時，牠用四肢盡力捏牢牠所抓到的東西，所以我不得不留意把鬚鬚避開，

因爲牠的手指扯住毛髮是最牢固的。牠在浮躁的時候，就要高擎各手，四面掙扎，想抓住一件東西，倘若有二隻或三隻手抓到一些棒條或破布，牠彷彿就是十分快樂。如果抓不到一件東西，牠就要抓住自己的腳，過了一會，又要交叉着手臂，伸手抓住對面肩膀底下的長毛。我看見牠的握力退步得很快，就發明一種工具給牠操練。我製成一具三四級的短梯，把猩猩放在梯上攀掛十五分鐘一次。牠起初好像很是樂意，不過四隻手的位置不能舒暢，所以掉換幾次以後，就一隻一隻的放下來，落到地板上。牠有時祇用兩手攀掛起來，卻又放鬆一隻，又到對面的肩膀，抓牢自己的毛；因爲毛比棒條更爲適意，牠又鬆放別一隻翻身而下，同時牠又着雙手，仰臥地上，十分快樂，好像翻跌多次也不致受傷。我看見牠這樣愛毛，就拿一塊水牛皮縛成一束，懸在離地約有一呎的空中。當初這束牛皮似乎對牠十二分合用，因爲牠可以伸腿圍抱，到處有毛，可以拿指爪緊緊的捏住。我希望這小猩猩從此可以十分快樂；牠一時也似乎如此，但是後來卻憶起已失的母親，想去吮乳。牠把身體扯近牛皮，到處探尋一個相似的位置；當牠弄得滿口是毛的時候，牠就大爲厭惡，叫啼得十分厲害，往後又試了二三次，就把牛皮完全拋卻。一天，牠把牛毛咽下喉嚨，我以爲牠不免窒死，但是牠緊握四肢

過了幾時以後，卻又回復過來，我因此把牛皮扯做粉碎，把操練猩猩最後的嘗試拋卻。

過了第一個星期以後，我覺得可用一個羹匙餵養牠，並可給牠略為駁雜堅硬的食物。浸透的餅乾攪入小量的蛋同糖，有時攪入甘薯，和牠的口味很是相合；而且細看牠對於食物表示嘉納或厭惡的奇怪臉色，更是一種有趣的事情。這可憐的小動物倘若獲得一口特別入味的食品，就要舐着口唇，縮進兩頰，翻上兩眼，做出無上滿意的形容。再就另一面說，在食品不很甜或不很適口的時候，牠就要用舌掉弄那一口食品，彷彿是抽取裏面的氣味一般，然後再由口中吐出。倘若同樣的食品接連下去，牠就要發出啼聲，用腳亂踢，好像嬰兒的大發脾氣。

我餵養牠大約有三個星期以後，可幸又獲得一隻幼穉的爪哇猴——兔唇的獼猴——(Macacus Cynomolgus)。這隻獼猴雖然幼小，卻很活潑，並且能夠找尋食物。我把牠同猩猩安置一處，牠們立即成爲親密的伴侶，彼此並沒有害怕的情形。小猴有時坐在猩猩肚腹上，或且臉上，而猩猩並不介意。我餵養猩猩的時候，小猴坐在猩猩的身旁，舐食一切溢漏的東西，間或伸手攔去羹匙；我餵好猩猩以後，小猴就把猩猩口唇上黏着的遺物一概舐去，再把猩猩的口嘴扳開去看嘴裏有沒

有遺留；過後躺在猩猩肚腹上，和舒服的坐褥一般。那軟弱的小猩猩對於這些侮慢都好意的忍受下去，因為牠十二分歡喜有一個溫暖的東西近身，自己好拿臂膀去擁抱牠。但是猩猩有時卻要報復；因為小猴要走開的時候，猩猩卻要抓住牠背上或頭上的寬鬆毛皮，或者握住牠的尾巴，去攔阻牠，等到小猴掙扎多次以後方纔放牠走開。

我們細看這兩隻年齡不相上下的動物所有各別的舉動，是很有趣的。猩猩和一個幼穉的嬰兒相似，躺在背上很是軟弱無能，懶散的滾在這邊那邊，擎起四隻手想抓東西，卻不能領導手指抓到固定的物體；遇到失意的時候，張開嘴巴，發出悲苦的啼聲以表示牠的需要。但是小猴却片刻不停；在牠所歡喜的地方東跑西跳，探視四周的各項東西，以極大的準確度抓取渺小的物品，或者把軀體掛在箱邊上，或爬上屋柱去，把柱上所有可吃的東西拿來吃。這種差別很是顯著，而小猩猩和嬰兒格外相似。

我餵養猩猩大約有一個月以後，牠方纔露出獨自學跑的端倪。當牠被安置在地板上時，牠就

用着兩腿推動軀體而前，或者滾了一個轉身，由是做出一種笨拙的前進。當牠伏在箱內時，牠往往

舉起軀體攀到箱邊上，成了幾乎直立的姿勢，並且有一二次能夠翻身出來。當牠飢餓被棄或有別種情形被忽的時候，牠就要狂叫到有人照料牠爲止，而叫聲或類咳嗽，或似抽水，和大猩猩所發的叫聲很是相似。倘若屋內沒有人，或者牠的叫聲沒有人照管，牠叫了一回就會安靜下去，但是牠一聽到有脚步声，就再開始叫得越發厲害了。

過了五個星期以後，牠的上顎露出兩枚門齒，不過軀體上卻絲毫沒有發育起來，大小同重量都是和我當初捕獲牠的時候完全相同。這當然是由於缺乏乳汁或其他相等的滋養品。米、水、飯、同餅乾祇是一種稀薄的代替物，至於椰子榨出的乳汁我雖然有時給牠吃，卻不能十分合牠的胃口。這可憐的小動物所大大受苦的痢疾，我以爲是由於這種乳汁所致；我用一小劑的草蓆子油醫好了牠。但是過了一二個星期，牠又害起病來，並且更爲厲害。症候剛好是一種間日瘧，腳上同頭上又犯水腫症。牠因此完全失去食慾，狀極可憐，延到一個星期就死了。總共在我手裏幾乎有三個月。我十分悼惜牠，因爲我會經盼望牠長成起來，把牠帶回英格蘭。牠每天的怪異舉動同小臉上滑稽的表意，是我每天娛樂的來源。牠的重量是三磅九盎司，身高是十四吋，兩臂伸長是二十三吋。我保存

着牠的毛皮同骨骼，而且在解剖時又發覺牠當初從樹上跌下已經折斷一臂一腿，祇因當時接合得十分迅速，所以我一向僅僅留心到牠四肢上的硬瘤。

在我捕獲這隻有趣的小動物剛剛一星期以後，我獵得一隻長成的雄猩猩。我剛好從一次採集昆蟲的旅行回到寓舍，查理士（原註：即阿倫查理士，是一個十六歲的英國少年，隨從我做助手）就氣喘吁吁的跑進來高聲喊道，一面頻頻喘氣，『拿鎗啊，先生——快快——這麼一隻的大猩猩啊！』我問道，『猩猩在那裏？』一面拿我的鎗，這管鎗可巧有一根鎗管裝着子彈。他答道，『逼近的，先生——就在前往礦區的路上——牠不會跑開的。』當時剛好有兩個帶阿克人在屋內，我就叫他們隨我同去，立即動身，吩咐查理士隨後趕快把所有的火藥帶來。從黎關地前往礦區的路徑沿着山邊的斜坡上而往，而在山麓上和這條路徑平行的又有一大片空地做好，以便敷設大路——空地上有若干中國工人正在做工，——所以那隻猩猩若不向下穿過大路，或者向上繞過黎關地一周，是不能逃入下面卑濕的森林去的。我們躡足而往，沿途諦聽猩猩的聲息，並且時時停腳向上察看。過了一會，查理士也來到他從前看到猩猩的地方和我們結伴，我們既然取得火藥並將子彈

裝入鎗管以後，就稍爲散開一些，心中斷定牠是在近處，因爲牠大概已經下山而來，不致回頭而去。再過一會，我聽見頭上有很輕微的沙沙聲，但是仰頭一看，卻看不出有什麼東西。我向各方移動，想把頭上的樹看個仔細，忽然又聽見同樣較高的聲音，並且看見樹葉的搖動，彷彿是由於大動物走到附近一樹而起。我立刻叫大家前來探視，好讓我開鎗。這種探視的事情却不容易，因爲猩猩能夠挑選下面樹葉濃密的地方。但是過得不久，一個帶阿克人就叫着，並且向上指着，我向上一看，看見一個紅毛的大身體，又有一張大黑臉從高處向下張望，彷彿要窺探下面做的是什麼事情。我立即開鎗，而牠立即逃走，所以我當時不能斷定自己有沒有打中牠。

牠的軀體雖然很大，而行動很快，且不作聲，因此我吩咐帶阿克人去追蹤牠，同時我裝上子彈。此地的叢林在地面上滿眼都是嶙峋的岩石碎塊，——從山上滾下來——而且又有繁生的蔓藤。我們帶跑帶爬，披藤而往，隨着那隻動物來到大路近旁的高樹下面，在那裏做工的中國人也已經看見牠，大家張着嘴巴，駭然嚷道：『啊呀，猩猩呀，猩猩呀。』牠看見自己如果要穿過大路就不得不下樹來，祇能轉身回到山上而去；我在牠回到山坡上小徑以前，一共放了四鎗；但是牠始終得到樹

葉多少的隱蔽，並且在樹枝上行走又得到樹枝的掩護。一次，我在裝鎗時，分明看見牠沿着樹枝以半直立的姿勢行走，顯然是一隻極大的動物。牠來到小徑上的時候，爬到森林內一株最高的樹上去，我們看見牠已經折斷一腿向下懸着。牠把身子站在在極叉上，爲濃密的樹葉所掩護，似乎無意於走動。我恐怕牠停留在極叉上而死——而且時間快要到曉，我們不能夠在當天砍下這株大樹。因此我再放一鎗，牠又走動起來，走到山上以後，只好爬到較低的樹上去，在樹枝上把軀體安置在一個不致跌落的位置而縮成一團，似乎已死或垂死一般。

我要求帶阿克人登樹砍下猩猩棲身的樹枝，而他們卻都害怕，說是猩猩還沒有死，要來襲擊他們。因此我們就在地上搖撼鄰樹，牽扯纒藤，用盡種種方法去擾亂牠，卻都無效，所以我想最好是傳喚兩個中國人用斧砍倒樹木。但是傳喚的人去了以後，就有一個帶阿克人奮勇上樹；而猩猩沒有等到他近身，已經移動到別一株樹上，躲在樹葉同蔓藤湊成一團的地方，我們幾乎看不見牠。幸而這樹很小，用斧一斫就斷；祇因蔓藤把樹身支托在鄰樹上，所以僅僅欹斜的倒在一邊。猩猩兀自不動，我還是無從得牠，而且天色已晚，我們當然不能砍下六七株樹，來翻倒猩猩棲身的樹木。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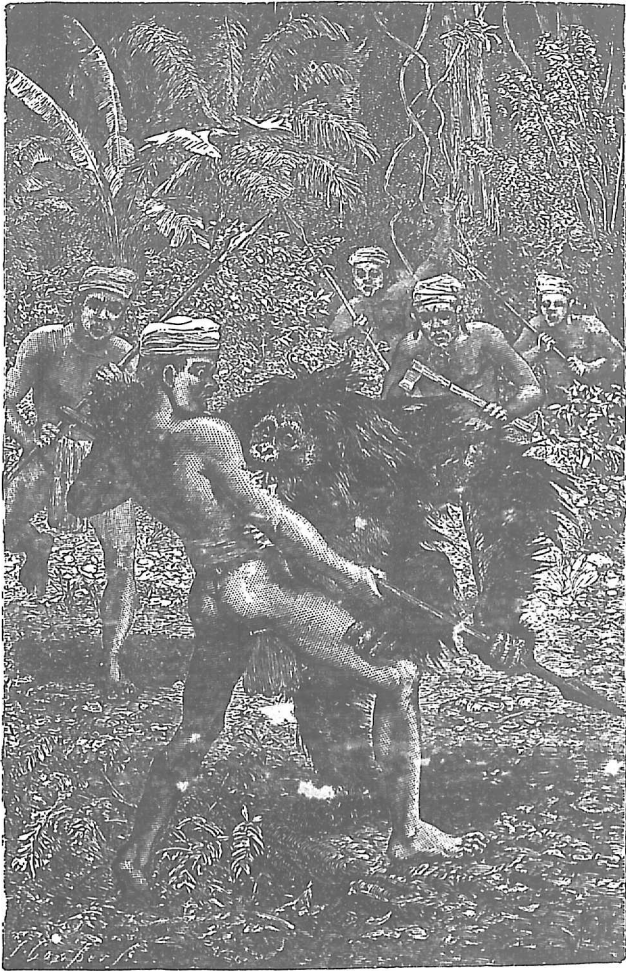
最後的方法祇有牽扯蔓藤去搖撼那株樹木，過了幾分鐘以後，正在我們絕望之時，猩猩忽然砰的一聲滾跌下來，好像巨怪落下一般。牠的確是一個巨怪，頭顱同身軀剛好和人類一樣大。牠是帶阿克人叫做「邁厄司察判」(“*Mias Chappan*”)或「邁厄司帕判」(“*Mias Pappan*”)的一類，牠臉上的皮在兩側上加闊到一種稜脊或摺皺處為止。牠直伸的兩臂有七呎三吋，自頂至踵有四呎二吋。腋下的胸圍是三呎二吋，軀幹剛好和成人一樣長，兩腿在比較上是格外的短。我們檢查一番，知道牠已經受有重傷。兩腿已經折斷，膀關節同尾椎骨已經完全破碎，又有兩顆子彈穿入牠的頸項同兩顎內！但是當牠落下的時候，牠仍舊活着。那兩個中國人運牠回寓，把牠縛在柱上，我同查理士整整忙了一個第二天去配製牠的毛皮，煎煮牠的骨肉以製成全副的骨骼——這毛皮同骨骼現在都保存在德被博物館。

大約過了十天以後，在六月四日，有幾個帶阿克人來告訴我們說，前天有一隻猩猩幾乎殺害他們的一個同伴。沿河而下約有三五哩遠的地方，有一座帶阿克房屋，那裏的居民看見一隻大猩猩在河邊棕櫚樹上吃嫩芽。那隻猩猩受驚以後，退入附近的叢林去，一批持有長矛屠刀的人跑去

攔阻牠。跑在最先的那個人想用長矛戳入猩猩的軀體，而猩猩卻用兩手抓住長矛，拿嘴巴咬着那個人肘節上的肉，狠狠的撕裂開來。倘若沒有別些人來近後面，他不是被害而死，就要受傷更重，因為他是很無力的；但是那些人立即用長矛屠刀把猩猩殺死。他害了一次大病，而且他的手臂更難復原。

那幾個帶阿克人又告訴我，那隻死猩猩現在還來在被殺的地方；我就奉送他們一種報酬，吩咐他們立刻把牠運到我們的上岸處來，他們都答應去做。但是等到第二天，他們方纔把牠運來，因此牠的屍體已經開始腐爛，脫落多處的毛，以致全身的皮都不合用。這一層我很有幾分懊惱，因為這隻猩猩是優美長成的雄猩猩。我割取牠的頭顱，帶回寓舍洗淨，吩咐傭人編製一道五呎高的密籬圍着牠的屍體，這個屍體被蛆虫小蜥蜴同螞蟻吃完腐肉，可以留我一副骨骸。牠的臉上有一處大傷痕，深深傷入骨內，不過頭顱很是優美，牙齒又特別碩大完全。

我在六月十八日又奏了一次大功，獵得一隻優美長成的雄猩猩。一個中國人對我說，他已經看見牠來在通到河邊的小徑近旁吃東西；我果然在相同的地點找到牠。牠正在咬着一種有紅色



被帶阿克人所攻擊的猩猩

精美果肉的卵形綠果，這種果肉和葦葎的假種皮相似，而猩猩也似乎祇吃果肉，把外表的厚果皮一陣陣吐棄下來，接續不絕。我以前解剖幾隻猩猩的肚腹時，曾經找到同樣的果實。我放了兩鎗以後，這動物方纔鬆手，卻以別一隻手懸掛多時再仆下來，半個身體陷入濕泥內。牠仆在那裏呻吟喘氣幾分鐘，我們緊緊把牠圍住，眼巴巴望牠斷氣。牠却霍地起來，弄得我們大家退後一二碼，牠站得幾乎直立的時候抓到一株小樹，開手上升。我再放一鎗穿過背上方纔使牠倒地而死。在牠的舌內找出一顆子彈，這顆子彈從肚腹下部穿入，越過身圍，斷送頸上的第一脊骨。但是牠經過這種重傷以後，還能夠站起爬樹，頗爲敏捷。這也是一隻長成的雄猩猩，大小剛好和以前兩隻相同。

六月二十一日我獵得別一隻成年的雌猩猩，那隻猩猩原來在一株低樹上吃果實，我用一顆子彈結果了牠的性命。

六月二十四日，一個中國人叫我去打猩猩，他說是那隻猩猩來在他屋旁一株樹上，靠近煤礦地。我們走到那裏，卻不容易找出猩猩來，因爲牠已經鑽入叢林內，而叢林內却有很多的岩磴，我們不容易橫斷而過。後來我們看見牠來在一株很高的樹上，是一隻最大的雄猩猩。我一開鎗，牠就爬

上樹梢去，我立即再放一鎗；我們方纔看到牠斷了一臂。牠爬到頂尖以後，立即折取四周的樹極，把樹極交互堆疊做成一巢。我們欣然看牠挑選相當的處所，急忙伸出未曾受傷的手臂，向各方折取大小適中的樹極，把樹極向上交叉的堆疊起來，在幾分鐘以內做好一個緊密的巢，將自身完全隱藏在裏面。牠顯然要在這裏過夜，如果受傷不重，大約等到明天一早就要走開。因此我再放幾鎗，希望使牠離巢；我每放一鎗，牠都動了一動，顯然都已經打中牠，但是牠終究不想走開。後來牠站起身，我們可以看出牠的上半身，隨後牠又漸次倒下，祇把頭顱靠在巢邊上。我覺得牠一定已經死了，想叫那個中國人同他的同伴去砍下這株樹；不過樹身很大，他們也已經做了整天的工，簡直無從勸他們去嘗試這事。次日破曉，我就來到此地，看見猩猩顯然已死，因為牠的頭顱仍舊來在原位置上。我奉送四個中國人每人一天的工錢，叫他們立刻砍倒這一株樹，因為幾小時的陽光就要曬得皮面脫毛；但是他們看過試過以後，斷定樹身很大很硬，不肯下手。我若加倍給資，他們大約就會承認去做；祇因自己是個留住的人，不可創此惡例，以免將來出資較低遂致呼喚不靈；如果我在當時是短期的旅行，我當然寧願加倍出資了。

後來經過幾個星期，整天有一陣蒼蠅翱翔於死猩猩的屍體上；大約過了一個月以後，一切都安靜了，猩猩的屍體在直射的陽光雜以熱帶的雨水底下，顯然已經乾枯了。過了二三個月以後，我出了一枚銀圓的工資僱得兩個馬來人上樹取下。完好的皮毛包着一副骨骼，裏面有了蒼蠅同別種昆蟲的幾萬蛹殼，以及二三種食腐肉的甲蟲幾千。頭骨被子彈穿破多處，而全身骨骼却是完全祇缺一小塊腕骨，這塊腕骨大約脫落以後已經被蜥蜴帶走了。

在我打死這隻猩猩而不會取得以後過了三天，查理士找出三隻小猩猩在一處吃東西。我們在猩猩背後追逐很久，看到牠們怎樣過樹的情形。牠們所用的方法是：每過一樹都挑選特種的枝幹爬上，那種枝幹的分枝和別一株樹的分枝剛好互相錯雜，再把幾條嫩枝捏在一氣以後纔敢縱身過去。牠們過樹的時候極其敏捷穩定，所以在樹林內攀緣過往，每小時總有五六哩遠，因為我們必須時時奔跑方纔可以追及牠們。內中有一隻被我們打死，卻架在樹枝的交叉上；因為幼穉的動物比較上絕少興趣，所以我不會叫人砍下樹木取牠下來。

我在常時不幸在落樹中間失足，以致傷及腳踝；因為當初不會十分留意，竟變成一個紅腫的

爛瘡，一時不能痊愈，把我禁錮在寓舍內，過了整個的七月同八月的一部分。我等到痊愈以後，就決心要溯息曼準河的一條支流前往舍馬邦（Semabang），據說舍馬邦有一大座帶阿克房屋，一處果樹叢生的高山，以及很多的猩猩同好鳥。這一條支流很是狹窄，我祇能隨帶小量的行李，乘坐小舟而往，此外祇帶一個中國童子和一桶合藥的烈酒同火藥食品等項。駛上幾哩以後，河流越狹越彎，並且兩旁的地面都被河水湮沒。在兩岸上有極多的猿猴——普通的爪哇猴，黑色的「天狗猴」屬〔*Semnopithecus*〕以及天狗猴（原註學名：*Nasalis larvatus*）這種天狗猴和三周歲的小孩一樣大，尾巴很長，鼻上多肉，而且比男人最長的鼻還要長些。我們上駛一步，河流也就狹一步彎；有時落樹阻塞我們的通路，有時亂極蔓藤遮蔽水上，我們必須披藤斬樹而後可行。我們費了兩天的工夫方纔來到舍馬邦，沿途簡直看不到一處乾燥的陸地。在水程的較後一部分有好幾哩路，我伸出兩手都可以觸到兩岸的叢莽；又有露兜樹（screw-pine）時常阻滯我們的行程，這些露兜樹繁生在水岸中，而橫倒於河流上。又有一些地方有濃厚的浮草填塞河道，使我們的行程聯續的發生困難。

在上岸處近旁，我們看見一座精緻的房屋，有二百五十呎長，高高架在樁柱上，前面有了用竹搭成的闊廊及更闊的臺。但是居民幾乎都出外去採取燕窩或黃蠟，留在屋內的祇有二三個老翁老嫗及許多孩兒。一座小山近在咫尺，山上有整片的果樹林，就中「雕連」(Durian) 及山竹果(Mangusteen) 的果樹極多；不過成熟的果實簡直很少。我在此地度了一個星期，每天出去在山間漫遊，陪伴我的有一個馬來船夫——其餘的船夫都已經回去。我們找了三天找不到一隻猩猩，僅僅找到一隻鹿同幾隻獼猴。但是到了第四天，我們卻看到一隻猩猩來在一株很高的「雕連」樹上吃「雕連」，我放了八鎗把牠殺死。不幸牠用手掛在樹上，我們因為離家有好幾哩，祇能棄牠而回。我料牠在夜間或者落到地上，所以第二天早上就往那裏去，果然看見牠已經落在樹下。我就近一看，真是又驚又喜，因為牠顯然和我以前所看到的都不相同，看牠那副發達完全的牙齒及很大的犬齒，牠雖然是一隻長成的雄猩猩，但是臉上卻沒有側生的隆起，並且軀體上一切部分都比別些長成的雄猩猩要小了十分之一。而上顎的門齒卻是更闊，剛好是奧文教授(Professor Owen) 所用以區別「摩立奧猩猩」(Simia Morio) 的一點，——他曾經取一個雌標本來描述這一點。

倘若把這隻動物帶回家來不免路途太遠，所以我就在當地剝取牠的毛皮，把頭顱同四肢剩下帶回家中再剝。這個標本現在存於不列顛博物館。

我在一星期的末尾，因為找不到其他猩猩，就打算回到礦區來。我把幾項新鮮的物品納入舊行李以後，同着查理士再溯息曼準河的別一條支流——性質上很相似的支流——前往一處叫做孟尼爾（Menville）的地方，那裏有好幾座帶阿克小屋同一座大屋。這地方的上岸處是一座搖動的橋，這座橋遠伸於河面上；我為比較的安全起見，把一桶烈酒穩固的放在一株樹的極叉上。我讓若干土人親眼看我放入許多蛇同蜥蜴，使他們不來喝酒；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免還要偷嘗。我們寄寓在大屋的一個洋臺上，屋內有幾大籃的乾燥人頭，是上代獵首人的戰利品。此地也有一處果樹叢生的小山，而且住屋的近旁又有幾株魁偉的雕連樹，樹上的果實已經成熟。帶阿克人把我們看做殺猩猩的恩主，因為猩猩是很妨害水果的；帶阿克人讓我們盡量的吃雕連果，我們把這種頂上的佳果吃得非常愉快。

我來到此地的第一天，可幸就捕殺小種猩猩的別一隻成年的雄者，這種猩猩就是帶阿克人

的「邁厄司卡瑟」(Mias-kassir)。牠死的時候雖然倒下，而擱在樹極上。我因為很想得牠，就慫恿身旁兩個年輕的帶阿克人砍下這株樹來，這株樹又高又直，樹皮平滑，上升到五六十呎還沒有枝極。可怪的是他們寧願爬上樹去，不過略為有些困難；但是他們交談一回以後，又說是可以嘗試一次。他們先往近旁的竹林斫取一株最大的竹竿。他們斫得這竹竿的一短段，把牠剖開，做成一對堅固的大竹簽，大約有一呎長，把一頭削尖。他們又斫得一厚片的樹當做木槌，把一枚竹簽釘入大樹上，拿他們的體重，在簽上試了一次。竹簽並不動搖，他們就好像因此滿意，因為他們立刻開始去做一大宗同樣的竹簽，同時我津津有味地在旁觀看，心中怪他們單用釘竹簽的方法，怎麼能夠升上這樣高的樹木，倘若高處有一枚竹簽失墜，豈不是要斷送他們的性命嗎？大約有兩打竹簽做好以後，有一個帶阿克人就往別一處竹林斫取若干很長很細的竹竿，又用一株小樹的樹皮製成繩索。由是他們牢牢的釘入一枚竹簽於離地大約三呎的樹身上，再取一株長竹竿靠在樹旁豎立起來，用樹皮索把竹竿縛牢在第一第二兩枚竹簽上，因為每一枚竹簽的近頭處都有一個小斷口。一個帶阿克人就站在第一枚竹簽上，釘入第三枚竹簽，約略和他的臉相平，把竹竿同樣的縛到簽上，他

再跨上一步，用一隻腳站住，把竹竿縛在他頭上的簽上，同時他釘入其次的一枚竹簽。他這樣升到大約二十呎的高處，堅立的竹竿已經縛到細小處，他的同伴就遞上別一株竹竿，他把這株竹竿接上，將兩株竹竿一併同縛於三四枚竹簽上。這第二株竹竿又幾乎到尖的時候，第三株竹竿就同樣的接上去，過得不久，而樹身的最低枝極已經達到，年輕的帶阿克人就沿着枝極攀緣而上，再過一會，竟把猩猩推將下來。我看了以後，十分驚異這種升樹方法的機巧，和利用竹竿特性的神妙。這一種竹梯的本身是十二分安全的，即使有一二枚竹簽鬆放或失誤，而他在上在下的若干竹簽都可以抵住，使那一二枚竹簽不致誤事。我方纔明白許多樹上都釘有一行竹簽的用意；這種竹簽我早已看到許多，總是莫名其妙。這隻動物，在形狀上同大小上，都和我在舍馬邦捕獲的那一隻大略相同，是我所捕獲「摩立奧猩猩」的別一個雄標本。這個標本現在存於德被博物館。

我以後又打死兩隻成年的雌者同兩隻年齡不同的幼者——以上四隻我都有標本保存着。其中有一隻雌的當時同着幾隻幼者在一株雕連樹上吃未熟的果實，牠看見我們以後，立刻折取枝極同多刺的大果憤憤的摔下來，有如彈雨一般，弄得我們不敢近樹。在憤激時摔下枝極的習慣

曾經有人懷疑，而我卻已經——和上面所說的一般——親身看到三四次。不過做這種舉動的總是雌猩猩：這大概是因為雌猩猩信任自己有了大力同強固的犬齒，所以不怕別種動物，不必把牠們逐開，而雌猩猩則由親性的本能使牠採用這種方法來防護自己同幼兒。

我配製這些動物標本的時候，很受帶阿克羣狗的吵擾，這些狗常在一種半飢餓的狀態中，十分貪吃動物的肉。我用一口大鐵鍋煮骨來配製骨骼，每到晚上把鐵鍋用木板蓋上，再拿重石鎮壓；而羣狗竟把木板翻開，咬去一個標本的大部分。又有一次，牠們咬去我皮靴上部的一大塊皮，扯去我蚊帳的一塊，因為這蚊帳的一塊在幾星期前曾經有燈油倒在上面。

我們順流回到礦區的路上可幸又遇到一隻很老的雌猩猩，這隻猩猩在水岸中幾株低樹上吃東西。兩岸的陸地被河水泛濫得很闊，到處都有樹木同殘幹，所以載貨的小舟不能駛入，並且即使能夠駛入，我們也不過把猩猩逐開而已。因此我就跳入水中，水深至腰，我涉水而往，到了就近可以放鎗的地點。但是再要裝鎗很是困難。因為我既然深深站在水裏，就不能在水面上斜上鎗口以倒入火藥。我祇得另外找了一個淺處，而在這種嘗試情形底下放了幾鎗以後，竟看到那隻大動物

滾下水裏來，真是喜出望外。我把牠拖到河道上來，而馬來人卻不肯把牠提上小舟；這隻動物既然很重，倘若沒有他們的幫助，我當然不能夠提牠上去。我四下找尋一個剝皮的地方，却又看不到小片乾燥的地面，直到後來，我方纔找出一叢二三株老樹同殘幹中間有幾呎砂土剛好堆在水面上，而且剛好容得我們把動物拖到上面去。我首先把牠量了一回，知道牠是我一向所看見的最大一隻，因為牠站立的身高雖然和別隻相同（四呎二吋），而伸臂的長度卻有七呎九吋，比以前一隻要長六吋，並且魁偉的闊臉有十三吋半闊，而我從前所見最闊的臉卻祇有十一吋半。牠的身圍是三呎七吋半。我因此認定猩猩兩臂的長度同力量，以及臉的闊度，要繼續增加到一個很高的年齡，而站立的高度——由頂至踵——卻罕有超過四呎二吋。

因為這一隻是我所捕獲的最後一隻猩猩，而且是最後一次所看見的活猩猩，所以我在此處要概括的描述猩猩的一般習性以及其他相關的事實。猩猩這種動物我們僅僅知道蘇門答臘同婆羅洲還有棲息着，而且照理來，也可以斷定猩猩僅僅限於這兩個大島，就中蘇門答臘島上又是比較的稀少些。猩猩在婆羅洲分佈的範圍很廣，凡西南、東南、東北、同西北各沿岸，都有牠們的蹤

跡，而就觀察所及的面論又大半以卑濕的森林爲限。在薩拉瓦克流域並無猩猩，而在散巴斯（Sapbas）以西同薩唐以東卻又極多；這種現象粗看起來似乎費解。但是一經我們知道這些動物的各種習性及生活方式以後，我們對於這一層表面的變例，便可以從薩拉瓦克地形上的特色找出一個充分的理由。在我觀察所及的薩唐境內，猩猩被我們找到的地方祇限於平坦、卑濕而又蔭庇有一片崇高的原生林之處。這些濕地上都矗立着許多的孤峯，在有些峯上已經住有帶阿克人，而且有果樹的栽植地。這種栽植地對於猩猩有極大的攝引力，那些猩猩在白天來吃沒有成熟的果實，到晚上都退回濕地去。凡略爲升高而土壤乾燥的地方就沒有猩猩的蹤跡了。舉例來說：在薩唐流域一切較低的部分猩猩都是很多，而一升到潮水及不到的地點，雖然地形還是平坦，而地位較高，土壤乾燥，猩猩就沒有了。試就薩拉瓦克流域而論，也有這種特殊的情形——較低的部分雖然潮濕，而沒有接連的高林，一切的樹木大半是「尼帕棕櫚」（Nipa palm）；其次，在薩拉瓦克城附近一帶，地土乾燥，許多部分又是崎嶇不平，並且在從前馬來人或帶阿克人曾經墾植過的地面上，又祇有小片的原生林，而雜以許多再生的叢林。

我以爲這一層是很有或然性的，就是：一大片聯續而等高的原生林在猩猩舒暢的生存上極爲必要。這種森林就是牠們平曠的地域，因爲牠們在裏面可以向各方通行無阻，剛剛和印第安人在草原上、或阿拉伯人在沙漠上一般；牠們從一株樹梢渡到別一株樹梢可以無須落地。至於高燥的地域，人跡既然比較的多，而且中間每每有墾植地同再生低林相隔，和猩猩行路的特殊方式很不相宜，因此在這種地域危險更多，且須時常落地。再就猩猩棲息的地域而論，水果的種類也大概更多，——這種地域內一切高擁如島的小阜就是猩猩的圍囿或栽植地，凡高地上所有的樹木都可以在四周有濕澤的這個小阜上找尋出來。

猩猩在森林內從容穿渡的情形，我們倘若在旁邊觀看，倒是一種希奇有趣的景緻。牠審慎的沿着幾條粗大的樹枝以半直立的姿勢行走，這種姿勢是牠的長臂短腿使牠天然要採用的姿勢；而且牠的行走不以手掌而以指節，就越發顯出牠的腿和臂很不相稱。牠似乎總要挑選那些和鄰樹互相錯雜的樹枝，牠走近鄰樹的時候，伸出牠的長臂抓取鄰樹的枝極，用兩隻手把那些枝極捏在一處，彷彿是較量枝極的力量一般，然後再審慎的縱身過到鄰樹的樹枝上去，繼續行走如前。牠

決計不跳不躍，而且不慌不忙，但是行走的速度幾乎和人類在林下奔跑的速度相等。長而有力的臂膀對牠極有用處：——使牠能夠敏捷的爬上最高的樹，能夠從微細的枝桠上抓取水果同嫩葉，能夠採集作巢的樹葉同樹樑。我在前文曾經描述牠在受傷時作巢的情形，若就通常而論，牠幾乎每天晚上都用一個相似的巢睡覺。不過巢的位置很低，都築在小樹上，離地祇有二十到五十呎，這大概是因為低處比高處格外溫暖遮風的緣故。據說每一隻猩猩每一天晚上都要做一個新巢；而我卻不以為然，如其果然，巢的遺跡就應該更多了；因為我雖然在煤礦地附近一帶看到幾個巢，但是這一帶地方每天來往的猩猩必定很多，那末過了一年以後，牠們遺棄的巢就應該極多了。而帶阿克人又說是天氣很濕的時候，猩猩用露兜樹屬或大羊齒類的葉遮蓋軀體——這一說大約就是猩猩在樹上造屋的故事之來源。

每天早上，猩猩要等到太陽上升，曬乾樹葉上的露水以後，方纔離巢。牠們在白天裏面完全出外覓食，往往不回到相距兩天路程的原巢去。牠們似乎不十分怕人，因為牠們往往向下看我幾分鐘以後，方纔慢慢的走動到鄰樹上。我每次看到一隻猩猩以後，時常要走半哩或半哩多的路去取

鎗，而我每次回頭的時候，牠總是留在原樹上，或者在相距一百碼以內的別株樹上。我始終不會看見兩隻長成的猩猩同在一處，不過有時雄者或雌者卻和中年的幼者同在一處，有時又有三四隻幼者同在一處。牠們的食物以水果爲主，間有葉、芽、同嫩苗。牠們似乎最喜歡吃沒有成熟的水果，——有些很酸，有些又很苦——尤其喜歡吃一種水果的紅色多肉的假種皮，這種水果對於牠們似乎是一種特別的嗜好品。牠們對於別些水果都僅僅吃一顆大水果的小種子，而且糟蹋的東西往往比吃的東西更多，所以牠們在一株樹上吃東西的時候，樹下時時落下吐棄的碎片。雕連也是牠們的一種特別嗜好品，倘若種在四周有森林的地方，就不免有許多果實要被牠們糟蹋，不過牠們卻不會穿過墾闢地而來。這種水果的外殼很厚很韌，而且密佈着尖圓形的硬刺，所以這些動物能夠撕開這種水果倒是很奇怪的事情。大概牠們先把硬刺咬去若干，再破出一個小孔，然後用有力的手指撕開水果。

除非爲飢餓所迫不得不往河邊搜尋多漿的嫩苗，或者在亢旱的時候不得不往地上尋水，——通常在樹葉的凹面上猩猩可以找得充分的水——猩猩是不肯落地的。只有一次我看見兩隻中

年的猩猩在地面上一個燥洞內，這個洞位於息曼準小山的山麓。牠們同在一處直立玩耍，以手臂互相擁抱。但是我們可以安然斷定猩猩除非用手攀在樹枝上，或者遇到他物來攻擊，是決計不會直立行走的。所以猩猩扶杖行路的表象完全出於理想。

帶阿克人都聲言猩猩在森林內從來不受任何動物的攻擊，祇有兩種稀有的例外；而我所聽到這兩種例外的報告很是離奇，所以我把報告者——帶阿克老頭目——的原話寫出，這幾位報告者一生都住在猩猩最多的地方。我所問的第一個說道：「沒有一種動物夠得到傷害猩猩，而惟一的動物曾經和猩猩相鬪的就是鱷。在叢林內沒有水果的時候，猩猩往河岸上去找食物，河岸上有很多的嫩苗爲牠所愛，又有水果生在水邊。於是鱷有時想抓住牠，但是猩猩跳在鱷身上，用自己的手足打牠，而且撕裂牠殺死牠。」他又說是他有一次曾經看到這種爭鬪，他相信那猩猩總是勝利者。

我的第二個報告者是一位「奧朗卡雅」(Orang Kaya)，就是「洛帶阿克人」(Balow Dyaks)的頭目，這種帶阿克人住在息曼準河上。他說：「猩猩沒有敵人，沒有動物敢來攻擊牠，祇有鱷和「蚶

蛇〔python〕。牠常常只以大力去殺死鱷，站在鱷上扳開牠的兩顎，且撕下牠的喉嚨。若有一條蚺蛇攻擊一隻猩猩，猩猩就用手抓住牠，再咬牠，且不久就殺死牠。猩猩很強，沒有一種動物在叢林內和牠一樣強。」

這是十分顯異的事情：像猩猩這樣魁偉，這樣特別，又是這種高等形態的動物，竟限於這樣有限的一個區域——限於兩個島，而且這兩個島又幾乎是高等哺乳類所棲息的最後區域；因為從婆羅洲同爪哇向東而去，凡猿猴類（quadrumania），反芻類，食肉類，以及其他許多羣的哺乳類，都減少得很快，並且向東不遠就完全絕跡。倘若我們再進一步考慮到其他一切動物在往古時代幾乎都有相似而各異的形態做了代表——譬如在近生代的後期，歐洲棲有熊、鹿、狼、貓；澳洲有袋鼠，及其他有袋類；南美洲有怪偉的樹懶同食蟻獸；但是那一切獸類雖然和現有種密切相似，而卻彼此有別——我們就有種種理由可以認定猩猩、黑猩猩（Chimpanzee），同大猩猩（Gorilla），也有牠們的前驅者。現在各博物學家真是何等慇懃的盼望着那一個時期啊！在那個時期，熱帶地域所有許多的洞穴及近生代遺物都被人們詳細考察一番，而且大類人猿的過去歷史同初次出現

也被人們澈究出來。

現在我要把一般人假設婆羅洲還有和大猩猩一樣大的猩猩這一層略爲討論幾句。我曾經親身考察了十七隻新殺死的猩猩軀體，都把牠們仔細量過；內中有七隻我都有骸骨保存着。我又獲得他人殺死的兩副骸骨。總計其中發達完全的有十六隻：九隻雄的，七隻雌的。大種猩猩的成年雄者在體高上的差別是從四呎一吋到四呎二吋，這就那些動物完全直立時自頂至踵的高度而說；仲臂的橫闊從七呎二吋到七呎八吋；臉的橫闊從十吋到十三吋半。其他博物學家所列舉的呎吋都和我的呎吋極其相符。滕明克 (Temminck) 所量最大的猩猩是四呎高。希勒格 (Schlegel) 同米勒 (Miller) 所採集的二十五隻標本當中，最大的老年雄猩猩是四呎一吋；加爾各答博物館 (Calcutta Museum) 內最大的骸骨，據勃力茲先生 (Mr. Blyth) 所說，是四呎一吋半。我的標本都從婆羅洲的西北沿岸而來；荷蘭博物學家的標本卻從西南兩沿岸而來；但是至今還沒有超過這些呎吋的標本輸入歐洲，雖則毛皮同骸骨的總數已經達到一百以上。

說來奇怪，有些人竟聲言他們自己曾經量過更大的猩猩。滕明克在他的猩猩記錄上說，他剛

纔接到一種消息，說是捕獲一個五呎三吋高的標本。不幸這個標本好像至今還不曾運到荷蘭，因為過後對於這隻動物還沒有人提及。聖約翰先生 (Mr. St. John) 在他的遠東森林中之生物 (Life in the Forests of the Far East) 卷二，二百三十七頁上，說是有一隻猩猩為他的朋友所捕獲。自頂至踵是五呎二吋，臂膀的周圍是十七吋，手腕是十二吋，僅有一個頭顱送到薩拉瓦克，而聖約翰先生說他自己幫同量度這個頭顱有十五吋闊十四吋長。可惜這個頭顱也顯然不會保存，因為至今還沒有這種呎吋的標本運到英荷來。

勃魯克爵士在一八五七年十月所發的信內——這封信道及他自己收到我關於猩猩的論文已經載在博物學年刊上 (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告訴我他的姪子所獲標本的呎吋，我現在把他的原話寫出：『一八六七年九月三日，殺死雌猩猩。身高——自頂至踵——是四呎六吋。從手指伸到手指橫跨胸膛是六呎一吋。臉的橫闊包括硬結物是十一吋。』這些呎吋當中顯然有一種錯誤，因為博物學家一向所量的猩猩，六呎一吋的兩臂伸長都和三呎六吋左右的身高相應，而四呎到四呎二吋高的最大標本又決計有七呎三吋到七呎八吋的

兩臂伸長。這是實際上爲本屬動物各項特徵之一：有這樣長的臂膀方纔可以使得這些動物站立頗直的時候把手指安置在地上。所以四呎六吋的身高至少要有八呎的兩臂伸長！假使兩臂伸長祇有六呎去配那種身高，和上文所列的呎吋一般，那末這隻動物就絕對不是猩猩，乃是猿猴的一個新屬，在習性上同前進方式上都是截然不同了。但是殺死這隻動物的約翰孫先生（Mr. Johnson）本來是熟悉猩猩的，卻分明把那隻動物認作猩猩；因此我們對於這兩種錯誤究竟以那一種爲更可能就須加以判斷：就是兩臂伸長錯了二呎呢，還是身高錯了一呎？後一種錯誤當然是最易犯的，我們倘若加以改正，便可以使那隻動物在配法上同各種呎吋上，都和歐洲目前所保存的那些猩猩相符。我們可以引用阿柏爾博士（Dr. Clarke Abel）所描述蘇門答臘某猩猩的事件，來表明猩猩的身高容易哄騙了人。當時殺死那隻猩猩的船長同水手，都聲言那隻猩猩活的時候要超過最高的人，並且他們看牠那樣魁偉，總以爲牠有七呎高；後來猩猩死在地上的時候，他們方纔知道牠祇有六呎。那隻猩猩的毛皮到現在究竟有沒有保存在加爾各答博物館，已經成爲問題；而最近的監理人勃力茲先生卻說是『這絕對不是最大的一隻』，那就是說牠不過四呎上下高。

呢！

在猩猩軀體的呎吋上既然有這些錯誤的顯例，所以我下了下面的結論當然不是過分的事情。我的結論是：聖約翰先生的朋友曾經犯了量度上或記憶上同樣的錯誤，而且大概是記憶上的錯誤，因為他不會說及那種呎吋是在量度時當面紀載下來的。聖約翰先生自出心裁的數目字祇有『頭顱有十五吋闊十四吋長。』因為我最大的雄猩猩臉上橫闊有十三吋半，是在猩猩被殺時立刻量度的，所以我倒明白那顆頭顱從巴塘琉拍運到薩拉瓦克，經過兩天——若不是三天——的航程，不免因為腐爛而膨脹，所以比新鮮的時候竟量得加多一吋。因此就全部看來，我以為這件事是大家可以公認的，就是：一直到了現在為止，我們還不會有過什麼可靠的憑據，足以證明婆羅洲有身高超過四呎二吋的猩猩存在。

註(1) 往後雌蝶也已經捉得不少，形狀和雄蝶相似，不過白色較多，綠色較少罷了。

第四章 婆羅洲——內地的遊歷（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到一八五

六年一月）

因爲濕季漸漸到來，我就決意要回到薩拉瓦克來。我的一切採集品都由阿倫查理士繞海送去，同時我自己想上湖薩唐河的河源，再沿着薩拉瓦克流域而下。這條路徑很有幾分困難，所以我隨帶最小量的行李，以及單單一個傭人，就是名叫蒲準（Burion）的馬來童子，他曾經和薩唐的帶阿克人做過買賣，懂得他們的語言。我們離開礦區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日到了馬來村莊谷唐（Gudong），我停了一會去買些水果同雞蛋，又去訪晤「達圖班德」（Datu Bandar）——就是本地的馬來長官。他住在一座建築優良的大屋內，裏外都是很髒，他仔細探問我的業務，而尤其關心於煤礦。這煤礦最使土人驚異，因爲他們不能了解採煤的緣由——準備的工程既然這樣浩大，需費而樹木又這樣豐富並且易採；但是這種煤又說是僅僅當做柴燒。歐洲人顯然罕逢到這裏來，因爲我走過村莊的時候，婦女們都紛紛逃避；有一個大約十歲或十二歲的女子，剛從河邊取來一

個盛水的竹筒，她一眼看見了我，竟拋下竹筒，大聲驚喊，而且脚跟一轉，跳入河中。她游泳得很美，並且屢屢回顧，時時狂啼，彷彿怕我要追逐她；同時有若干男人男孩卻在笑她無知的害怕。

到了第二個村莊查喜 (Tah)，河流的洪水十分緊急，以致我的重舟不能前進，我不得不把小舟退回，另在一條可通的小河上往前而去。直至此地爲止，薩唐河的風景都是很單調的，兩岸墾成稻田，祇有小草舍衝破了一線平淡的泥岸，泥岸上掩覆以高草，而墾植地的背景就是森林的尖梢。離開查喜幾小時以後，我們越過墾植地的疆界，就有美麗的原生林以棕櫚、蔓藤、喬木、羊齒及着生植物、蔓延到水邊。但是河岸上仍舊到處泛濫着洪水，我們要找一處燥地睡覺極其困難。早上，我們來到恩柏格喃 (Empugnan)，是一個馬來小村，位於一個孤峯的峯麓，這個孤峯在息曼華河口已經可以看見。從此前進不受潮水的影響，而我們就進了森林的高地，有更精緻的植物。大樹的枝桠跨在河上，峻峭的土岸覆有羊齒類同蕨科。

下午一早，我們到了塔波坎 (Tapolkan)，是山居帶阿克人 (Hill Dyaks) 的第一個村莊。在近河的空地上，大約有二十個男孩正在玩着一種遊戲，和我們所稱『捉迷藏』 ("prisoner's base")

很有幾分相似。他們的細珠飾物，銅線飾物，以及鮮豔頭帕同腰衣，都極其離奇而美觀。蒲準叫了一聲以後，他們立即捨了遊戲，取上我的行李往『首屋』(“head-house”)去——一種圓形的建築，附麗於一般的帶阿克村莊，用作客人的寓所，貿易的地點，未婚少年的臥室，及普通的會議室。這座屋架在高樁上，中央有一個大爐，屋頂四周都有檻窗，是很爽朗很舒暢的住所。到晚上有一班青年同小孩特來看我，擠在一處。他們大半都是華美的少年，我不禁讚美他們服裝的簡單而雅緻。他們惟一的衣服就是很長的『察雅特』(“Chawat”)，即腰衣，前後披懸下來；通常以藍棉布製成，下緣有紅、藍、白、三條闊帶。富裕的少年頭上都戴有手帕，或為紅色而鑲以狹窄的金花邊，或為三色和『察雅特』相似。大而扁的月形銅耳環，白珠或黑珠的沉重頸飾，臂上腿上的幾排銅鐲，以及白介殼的手釧，都可以襯托並顯煥純潔紅棕的皮膚，同深黑的頭髮。此外又有一個小袋，內藏嚼蒟醬(betel-chewing)的各項材料，再加上一柄細長的刀——這兩件東西無論如何總是掛在身邊——就成了帶阿克少年的日常裝束。

『奧朗卡雅』——帶阿克頭目的稱呼，就是富翁的意思——帶了幾個年紀長成的男人一

同進來，而『比察拉』(Bidadara) 卽談天，從此開始，討論僱船僱人在第二天早上送我前去的事件。因爲我完全不懂他們的語言——和馬來語很不相同——所以我不曾參加，由我的童子蒲準代表，他把大半所說的話都譯給我聽。一個同寓屋內的中國商人也要僱次日的人，不過他對「奧朗卡雅」略爲提及以後，就被人家嚴詞吩咐道：白種人的事務還剛剛在討論中，中國人的事務必須再等一天方可設法。

『比察拉』結束，老頭目們走開以後，我請那班少年來遊戲，或跳舞，或作日常的娛樂；他們略爲遲疑一回，就同意去做。他們先比一回力氣，兩個童子相對而坐，腳靠腳，四隻手握住一條粗棒。於是兩童各各想把自身拋向後方以提起對手方離地，或用大力，或以出奇。其次，一男人或與二三童子對抗比力；過後他們每人以一手握住自己的腳踝，而當一人用力站定的時候，別一人就站在一腿上旋轉一周，去打那人的自由腳，想揮倒他。這些遊戲既然大家做了一周各有勝負以後，我們又有一種離奇的音樂會。有些人以一腿跨在膝蓋上，拿手指猛擊腳踝，又有些人把兩臂拍在腰身兩側，和雄雞將鳴時一般，由是做出一種極駁雜的擊拍聲音，同時另有一人以一手置於腋下做出一

種深沉的喇叭曲調；且因他們大家極其合拍，所以總和的聲音並不逆耳。這件事情彷彿是他們特別嗜好的娛樂，他們聯續做得極有精神。

第二天早上我們動身而去，乘一小舟約有三十呎長，而祇有二十八吋闊。河流至此忽然改變性質。一向的河流雖然緊急，河水卻深而平，且限於高峻的兩岸中間。但是眼前的河流，衝激捲疊於砂礫的或岩石的河床上，間或成爲小規模的瀑布同急湍，並於一側或他側掀上石礫晶瑩的闊岸。到了這裏划槳不能行舟，而帶阿克人以竹竿推動小舟，卻極其靈巧迅速，雖然他們站着用盡力氣，也不致跌倒在這樣狹窄而搖蕩的小舟上。這是晴朗的一天，加以船夫的歡呼努力，流水滾滾的衝射，而鮮明繁複的樹葉又由兩岸伸覆於我們頭上，竟使我頓時生出歡欣的感想，而回憶曩日在美洲大河上獨木舟的旅行。

下午一早我們來到波洛托易 (Potoi) 村，雖然在黃昏以前可以安然達到第二村，而竟不能如願，因爲我的船夫要回家去，別些人倘若不經一次磋商又不肯同我前往。再則他們以白種人爲異常的珍奇品，不可讓他避開，而且他們的妻子從田野上回家的時候，知道有這樣一件奇物竟

不會留給她們看看，也決計不肯饒恕他們。我走入被邀的屋內去，就有一陣六七十個的男婦小孩來圍住我，我坐了半小時彷彿是初次展覽的新奇動物。在此地銅鐳極其流行，許多婦女的兩臂完全爲銅鐳所遮蔽，脚上也從脚踝遮到膝蓋。她們圍在腰上有一打或一打多染成紅色的精美藤環，把裙子束在藤環內。在藤環下面往往有若干銅絲環，以及一串小銀幣的帶，或者又有銅環盞的一條闊帶。她們頭上戴一個無頂的尖圓帽，這種帽以藤環做成骨架，串以色彩斑駁的細珠，雖近離奇而卻美觀。

我走到村旁一處小山上——小山已經墾成稻田——舉目四望，看見邱陵起伏，而且南方又多高山。我把一切看見的東西測定方位，加以描畫，那些隨我同來的帶阿克人看見以後大爲驚異，當我回家的時候就要求我取出羅盤觀看。於是圍着我身旁的人越來越多；我吃晚餐的時候，一圈百人左右的觀衆注視着並且批評着我的一舉一動，使得我的心思不禁想到籠中獅子的吃東西。我已經和那些獅子一般，對於這件事情真是司空見慣，不致影響我的食慾了。此地的小孩比塔波坎的小孩更爲怕羞，我不能夠勸他們遊戲。於是我把自己變作獻技人，用兩手顯出一個狗頭吃東

西的影子來，這個手影很使他們歡樂，以致全村都陸續出來觀看。『牆上的兔』(“rabbit on the wall”)在婆羅洲是不能通行的，因為婆羅洲簡直沒有和兔相似的動物。此地的男孩們有一種陀螺和地黃牛相似，卻也用繩旋動。

第二天早上我們依舊前進，而河流很急很淺，船隻又是很小，我雖然僅僅隨帶一套換洗的衣服，一管鎗，同幾件煮器，卻要用兩隻小舟運送。河岸上斷續出現的岩石都是一種變硬的黏板岩 (clay-slate)，有時結晶而直聳。在我們兩旁擁起孤立的石灰岩高山，白色的懸崖閃爍於陽光中，和山上茂盛的植物相映成趣。河床都是石礫堆，大半為純白的石英，又有極多的碧玉同瑪瑙，呈出美麗斑斕的色彩。我們來到蒲鐸 (Budu) 的時候還是上午十時，但是四周的人雖然很多，我卻不能勸誘他們許我前往第二村去。奧朗卡雅雖然說是我一定要僱人他自然可以僱來；但是我執定他的話說我一定要僱人，他卻生出一種新抗議；我當日要走的意見既然難以實現，只好屈服下來。因此我走出稻田上去，這些稻田很是廣泛，散佈於許多小山小谷上，而且這一帶地面似乎就由這些小山小谷構成。我在此地欣賞了山阜的美景。

到晚上與朗卡雅盛裝而來——一件燦爛的絲絨短衣，而沒有袴子——邀我到他家裏去，給我一個上座，頭上有淨白棉布同顏色手帕搭成的一個帳棚。大露臺上擠着許多人，又有幾大盆飯同若干熟蛋生蛋放在地上，就是贈我的贈品。於是有一老翁身上掛有顏色鮮明的布條同許多的裝飾品，坐在門口，低聲背誦長篇的禱告，並由手中所捧的盆內取米散播，同時又有幾面大鑼重敲震耳，幾管短銃鳴放行禮。其次又有一大瓶米酒——酒味很酸而卻可口——傳遞一周，我順便要求看看他們的跳舞。他們的跳舞剛好和一般蠻民的扮演相似，很是蠢笨粗俗。男人裝成女人，很是荒唐；女人極力做出拙劣可笑的體態。六面或八面中國大鑼時時由同數的少年盡力敲擊，鑼聲震耳欲聾，我祇能避往圓屋，自願及早睡覺，安然和半打懸在頭上的乾枯人頭作伴。

河流至此十分狹窄，船隻簡直難以通行。因此我自願步行到下一村去，想看看這一帶地方的景物，不料大為失望，因為路徑幾乎都要穿越竹叢。帶阿克人聯續把兩片禾稼淨除下去；一片是稻，一片是甘蔗，玉蜀黍，同蔬菜。地面的荒蕪大約有八年或十年，到處叢生着竹林同灌木，往往跨覆在路徑上成爲拱形，遮蔽我們的視線。我們步行三小時來到森喃坎村（Senankan），又須停留一天。

不過這一天的停留卻和奧朗卡雅訂有條件：他答應我他所僱的人明天可以送我越過其次兩村——一直到森那（Senna）去——在薩拉瓦克河盡頭——我方纔予以同意。我設法消遣到黃昏：周遊附近的高地，瞭望本地的風景，並測量主要諸山的方位。此地也有一批觀衆持上米飯、雞蛋、同米酒來贈我。這些帶阿克人耕種大片的地面，供給薩拉瓦克以大宗的米糧。他們有很多的銅鑼、銅盆、銅線、銀幣，以及其他物件，他們把這許多物件看作財富；他們的婦女小孩都滿身裝飾着細珠的頸飾，以及介殼、銅線。

第二天早上，我等候了幾時，竟看不見那些隨送的人。我差人去探問奧朗卡雅，方纔知道他已經同着另外一個頭目出外一天了，爲的是路途遙遠十分費力，以致他們不能勸手下人和我同去。我因爲決意要去的緣故，就對面前的幾個人說道：這班頭目辦事太壞，我應該向「喇查」報告，並且我要立刻動身。但是在我面前的人都藉詞推諉，因此我傳喚別些人來，經過許多的威脅利誘同滿準的極力關說，我們方纔成行於就擱二小時以後。

最初的幾哩路程位在一帶墾成稻田的地面上，滿眼都是壁立的小山岡及深藏的小豁谷，並

沒有一碼的平地。穿過薩唐河的主要支流卡揚河 (Kayang River) 以後，我們走上塞波藍山 (Seboran Mountain) 的下層山坡，沿着不很峻峭的尖銳山岡而行，我們向着四下一看，全地的形勢簡直都在眼前。這一片地方的特點剛剛和呼克爾博士 (Dr. Hooker) 以及其他旅行家所描述喜馬拉雅山脈的特點相同，而且彷彿是那座大山脈某幾部分縮小到十分之一的一個天然模型，那裏的幾千呎剛好爲這裏的幾百呎所代表。我在此地又發現那些美麗石礫——以前在河床內使我那樣歡喜的石礫——的來源。黏板岩已經絕跡；這些小山似乎完全由砂石結成的結合岩構成，其中有幾處僅僅是一團結成一氣的石礫。我也明知這些小河流不能產生這一大宗質料堅硬的圓滑石礫。這些石礫顯然是在往古的時代做成——在婆羅洲大島不會升上洋面以前，由某大洲的河流或海灘的行動做成。至於這一帶山岡豁谷的存在——把一座大山脈的一切特點複製爲縮小體的山岡豁谷——對於這種新近的理论，更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種理論說是：地面的形態在主要是原於氣界的作用，而不是原於地下的作用。在我們眼前一方哩內，假使有一簇紛紜的豁谷向許多方向奔赴而往，我們就好像不容易把牠們的形成，或且起源，歸功於地震所產生

的拆裂同縫隙。而就反面說，岩石的性質——容易爲水分所溶解所移動的性質——以及熱帶上多量雨水的已知作用，在這種情形內，至少可以說是這些谿谷所由產生的充分原因。可是這些谿谷的形狀、輪廓、以及分歧的方式，並分隔牠們的山坡山脊，卻一一都和喜馬拉雅山脈顯然相似，所以我們的結論當然要說是這兩處地方所有造作的原動力確鑿是相同的，所不同者祇在這種原動力在這兩處進行的時期，以及這種原動力所藉以造作的材料性質。

午時左右，我們來到孟葉立村 (Menyerry)，位於大山的橫嶺上，高出山谷大約有六百呎，可以俯瞰婆羅洲這部分地面的山阜。我在村上瞭望到薩拉瓦克河盡頭的盆立生山 (Penrisen Mountain)——全區最高的山，超出海面大約有六千呎。在盆立生以南的洛安山 (Rowan Mountain) 以及遠在荷蘭領土內的溫托安山 (Untowan Mountain) 也同樣崔巍的顯現着。我們從孟葉立下降以後，再穿過環繞山麓的卡揚河，上升到分隔薩唐和薩拉瓦克兩流域的隘口，大約有二千呎高。從這個隘口下降的路徑很是美妙。在我們兩側各有一條深藏岩峽裏面的溪流衝射而往，我們在土人所造的竹橋上越過許多橫溝以及若干崖面，逐漸向着一條溪流下降。有若干竹橋

長到幾百呎，高到五六十呎，祇有一株四吋直徑的滑竹做着惟一的通路，而一株小竹做成的手欄杆往往又是十分搖動，祇能用作嚮導，不能倚作助手。

下午傍晚我們走到索道 (Zooia)，位於兩溪中間的側岡上，四周統是果樹，我們簡直看不見外面的風景。房屋都是宏大潔淨而且舒服，居民又很和善。有許多婦女小孩因為一向不會看見白種人，以致懷疑我身上的皮膚究竟有沒有和面上同樣的潔白。他們要求我把手臂和身體給他們看看，我因為他們十分和善，覺得應該給他們以相當的滿意，就把袴脚捲起讓他們看了一回，他們都看得十分有趣。

第二天早上我們沿着一個美麗的谿谷聯續下降，四周的高山高到二千或三千呎。小溪漸次擴大起來，到森那以後就變成一條石礫極多的河流，可以航行小舟。而且高聳的黏板岩又在此地顯現出來，和薩唐流域的黏板岩剛好有同樣的傾斜和趨向。我問及僱船一節所得的答語是：森那的帶阿克人雖然住在河岸上，卻一向不會造船或用船。他們原是山居的民族，大約在二十年前方才纔遷到谿谷上來，所以不曾獲得新習慣。他們和孟葉立索道那兩村的居民同族。他們造成好路好

橋，並且墾種許多山地，所以把地面整理得更爲雅觀而且更爲文明，勝過那些祇用小舟行動，祇在河岸墾種的帶阿克人。

我費了若干手續方纔從一個馬來商人那裏僱得一隻小舟以及三個帶阿克人，他們曾經隨同馬來人前往薩拉瓦克有好幾次，我以爲他們總已經善於操舟。不料他們卻是十分笨拙，時時把小舟擱在陸地上，碰到岩石上，而且站立不穩，幾乎把他們自己和小舟一同翻沉水底去；顯然和海上帶阿克人（Sea Dyaks）的技藝相反。後來我們常真來到一處船隻往往覆沒的危險急湍，竟弄得這班人不敢前進。幸虧有幾個馬來人駕駛一隻裝米的小舟到這裏追到我們，他們安然駛下以後，懷着好意差一個人回來相助。我們的小舟駛到緊急關頭，這班帶阿克人果然立脚不穩，倘若沒有旁人相助，當然要闖出大禍。河流的風景非常美麗，兩旁的地面有一半墾成稻田，我們可以遠望無數的小穀倉高高建築在臨河的樹木上面，從岸邊搭成竹橋斜達穀倉；河流上到處有竹橋橫跨而過，這些竹橋都借助於臨河的樹木。

那天晚上我寄宿在塞邦谷帶阿克人（Sebungow Dyaks）的村莊內，第二天到了薩拉瓦克；

途中經過一帶最優美的地域——石灰岩的高山以離奇的峯巒同白色的峭壁聳峙於各處，上面都有茂盛的植物來遮覆着裝飾着。薩拉瓦克河的兩岸到處種有果樹，供給帶阿克人以一大宗的食品。山竹果，「朗薩果」(lansat)「藍部坦果」(rambutan)，波羅蜜 (jack)「占波果」(jambou) 及「勃林丙果」(blimbing) 都很豐富；而最豐富的並且最珍貴的卻是「雕連果」。這種水果在英格蘭絕少聞知，而在馬來羣島則無論土人同歐洲人都把牠看做上品。老旅行家林斯綽特在「五九九年所撰的文字內說道：『一切嘗過這種水果的人都以為這種水果的香味勝過世界上一切別的水果。』而帕盧丹納博士 (Dr. Paludanus) 又加上幾句：『這種水果含有一種熱而濕的性質。對那些不會吃慣的人，當初不免有一種類似腐葱的臭氣，但是他們一經嘗過以後，就以爲這種水果勝過一切了。土人給牠以各項的尊稱，極力褒揚牠，並且替牠賦詩。』這種水果持入戶內時，牠的臭氣往往十分凶惡，有些人簡直不能忍受去嘗牠的滋味。我初次在麻刺甲試吃的時候也是如此；但是後來在婆羅洲拾得成熟的一顆，在戶外去吃牠，我就立刻變成愛吃雕連的人。

雕連生在一種喬木上，這種喬木的一般性質有幾分和榆樹相似，不過樹皮更爲光滑並且鱗

片更多。果實爲圓形或稍作卵形，大約有大椰子的大小，表面爲綠色，遍生短硬刺，刺脚互相接觸，因此帶有幾分六角形，刺尖很是堅利。這種果實的防護既然這樣周密，所以牠的果柄斷了以後，我們就不容易把牠從地上拾起。牠的表皮很厚很韌，所以從高處落下也不致跌破。表皮上有五條微細的直紋，直紋兩側的硬刺略作拱形；這五條直紋就是子房的縫口，我們可以從這種縫口把果實用重刀同健手劈開。五個小房的內部都作稠白色，每一個小房盛滿卵形一團的乳皮色軟醬，靠近中心處各各藏有二三顆和栗子一般大小的種子。這種軟醬就是可食的部分，牠的成分和香味真是難以形容；祇有一種肥美的乳油狀蛋乳糕，而又帶有高度的杏子香味頗爲近似，卻又雜有一陣陣的香氣，彷彿是乾乳酪、葱醬、棕色櫻桃酒，以及其他種種不可名狀的物品一般。而且軟醬內又有一種膠質的光滑性，尤其增加牠的美味，是一切別的水果所沒有的。牠的滋味既然不酸不甜，卻又並不多汁，但是我們又覺得牠件件皆全，因爲牠的確含有獨具的美味。牠不會生出發嘔或其他惡影響，並且你越吃得多，就越發不肯罷手。在事實上，吃雕運就是一種新知覺，很值得我們航行到東方去見識見識的。

這種水果在成熟的時候就自然落到地上來；吃好雕連的惟一方法就是在牠落地時拾起來吃；這時候的臭氣也比較的馴良些。沒有成熟的雕連拿來煮熟以後是一種很好的蔬菜，而帶阿克人並且拿來生吃。在旺季內，他們醃了大宗的雕連保存在瓶內或竹管內，經過一年，取出以後，有一種歐洲人所最厭惡的氣味，而帶阿克人卻十分貴重牠，把牠當作吃飯時候的調味物品。在森林內又有兩種野雕連，果實很是細小，而且有一種的果實在內部又是橙色；這些野雕連大概是真雕連的起源，因為真雕連是沒有野生的。我們如果說雕連是一切水果的上品，大概是不很確當的。因為各種微酸多汁的水果如橘，葡萄，芒果及山竹果之類，是雕連所不能替代的，並且這些水果所有各項清涼的品質也是十分滋補甜美的；不過單就香味而論，我們當然要說雕連確是上品罷了。如果要我單單指定兩種來做這兩類水果的代表，我祇有指定雕連同橘來當作水果當中的王同后。

但是雕連有時要發生危險。雕連成熟的時候，每天甚且每小時都有墜落，所以意外的事件時常因此發生。雕連墜落的時候，倘若擊在 person 身上，定然要成爲重傷；硬刺戳穿皮肉，而且打擊也是很重；不過成傷雖重，而常不致於死，因為流血很多可以免掉炎症，否則炎症就不能免了。有一個帶阿

克頭目報告我說，他曾經被雕連果擊倒，自己以為當然因此戕身，後來卻在極短的期間恢復健康。有一班詩人同道學家把我們英國的樹木同水果加以判斷，以為小果常常生在高樹上，所以落下不致傷人，至於大果總是拖在地面上。但是有兩種最大最重的已知水果——巴西果（Brazil-nut fruit）同雕連——卻生在高樹上，並且一經成熟就從樹上落下，往往擊傷或擊斃當地的居民。所以我們從此可以學習兩件事情：第一，不從偏面的觀察下普遍的結論；第二，樹木同水果也和動物同樣的紛歧，並不是單單為人類的使用及利便而構造。

我在婆羅洲多次旅行中——尤其在各次寄居於帶阿克人中——發覺「竹」的各項可嘉的品質。在我從前所遊歷的南美洲各地，這種巨草是比較的稀少，而且用途不多；有一類的用途既然代以各種的棕櫚，而別一類的用途又代以「加拉白希」（calabashes）同葫蘆藤。祇有熱帶的地域方纔一律產竹；而一切產竹極多的地方，土人對於竹的用途也就極多。竹的堅強、輕滑、圓直、空心，並易割，而又割得平直，以及粗細的各異，竹節長短的不同，外部的堅硬，氣味的無有，增殖的迅速，數量的繁多：這許多品質都可以增加竹的用途，並減省許多預備的勞力。竹是熱帶地域一種最奇

怪最美麗的產物，也是自然界對於未開化人類一種最貴重的恩物。

帶阿克房屋都架在托柱上，往往有二三百呎長，四五十呎闊。地板往往用大竹剖開的長條製成，每一條大約有三吋闊，略略有些扁平，用藤縛在底下的托柱上。這種地板倘若做得好，是赤足行走的絕妙地板，因為竹的圓形表面十分光滑爽快，又可站得穩固。此外還有一層更重要的所在，就是：這種地板攤上一條蓆子就成為絕妙的床，因為竹的彈力同圓形表面遠勝於更強硬更平坦的地板。我們從此可以發現竹的一種用途，這種用途，在別種材料，必須經過多量的勞力，方纔可以替代牠，例如棕欄以及其他替代物都要經過許多的斬削，而且做成以後又不能同樣的優美。至於一種平正縝密的地板若為必需的時候，又可以取大竹剖成厚篾，削為十八吋闊六呎長；——有些帶阿克人就用這種竹篾鋪成他們住屋的地板。這些竹篾被人腳摩擦多年以後，就變成黝黑而磨光，彷彿是胡桃樹或老橡樹一般，我們不容易把牠們的真材料辨認出來。這一點好處可以使蠻民減省許多的勞力，因為他們的惟一器械祇有一斧一刀，他們倘若必須用板，就不得不用斧斫開樹幹，再費幾天或且幾星期的勞力把木板削成和竹篾同樣光滑美觀的表面，拿去和竹比較起來，真是

一勞一逸相隔天淵。況且土人在栽植地內，或者旅行家在森林內，如果需用臨時的屋舍，也以竹爲最利便；我們用竹豎造屋舍，比用別項材料要節省四分之一的勞力同時間。

如我前文所述，薩拉瓦克內地的山居帶阿克人必須造成許多長距離的道路，和各處的村莊同墾植地相通；他們在這些道路的中途往往要跨越許多豁谷同河流；有時因爲免除繞道起見，又要跨越峭壁，造成通路。在這些情形當中，他們所造的橋都是用竹，而且這種材料對於這種工程真是特別相宜，所以他們倘若沒有這種材料，他們或者不會計劃這種工程。這種帶阿克竹橋雖然簡單，而設計極妙。這種竹橋都用一株大竹橫縛在若干交叉竹的交叉處而成，那些交叉竹交叉於大竹處成爲×形，上端又在大竹上幾呎，把交叉處用索和大竹縛牢，而橫在大竹上和大竹平行的，又有一株細長而搖動的竹，當作手欄杆。跨越河流的竹橋都借助於臨河的樹木，把竹橋一半從樹上吊住，一半從岸上搭起斜對角的支柱來支撐，以免安放支柱於河流內，因爲河流裏面的支柱容易被洪水衝去。跨越峭壁造橋的時候，他們利用樹木同樹根來吊掛；支柱從岩石中相當的凹口或裂縫搭上來，倘若這種支柱還不夠用，他們就再用五六十呎長的大竹搭在崖壁上相當的樹樑上面。

這些竹橋天天有許多男人婦女荷着重貨走過去，所以稍有不穩，立即可以發覺出來，並且材料近手，立即可以修復回去。在峻坡上的道路，當天氣太濕或者太燥的時候，不免有些光滑，他們又把竹用在別一方面。他們把竹引斫成大約一碼長，竹引的兩頭鑿出相反的凹凸口，並穿出許多小孔，拿竹栓釘入，再把這些竹引接好，就成爲穩固便利的踏步。這種竹引用了一二季以後，雖然不免腐敗起來，卻是隨時可以修補，比較用木材仍舊要經濟些。

帶阿克人的用竹登樹，效用最大，他們所用的方法我已經在上章描述一番。他們時常用這種方法取蠟，這種蠟是本地最貴重的一種出產。婆羅洲的蜜蜂通常都把蜂蜜房懸掛在「塔盆樹」(Tappan)的枝椏底下，這種樹木在森林中最爲高聳，而且圓柱形的光滑樹幹往往上升到一百呎沒有枝椏。帶阿克人造起竹梯，在晚上攀登樹木，取下魁偉的蜂蜜房。他們從這種蜂蜜房取得蜂蜜同幼蜂，以充他們的美餐，並且取得許多蠟，持去賣給商人，以買回心愛的銅線、耳環、同金邊手帕。因爲他們很喜歡拿這些東西裝飾他們的身體。他們上升離連樹同其他果樹的時候，往往祇用竹栓而沒有直豎的長竹，因爲這些果樹都在離地三十呎到五十呎的樹幹上生出枝椏。

剖開削薄的竹皮就是做篾籃的堅固材料；而籬欄、鳥籠、以及圓錐形的捕魚機都可以用一節竹即時做成。——把竹皮剖成許多狹條，留着狹條的一端連在一起，再取竹篾或藤條均勻相間一圍一圈的編織起來。引水入屋的方法也是用大竹剖成兩引，把竹引連接起來支托在交叉棒上，做成傾斜的水槽使水流入。輕薄長節的竹管又是帶阿克人惟一的盛水器，在住宅內邊角處總堅立着十多管的這種盛水器；——又潔淨，又輕巧，比磁器簡直好了許多。再則絕妙的煮器也可以用竹做成，可以煮熟米飯同蔬菜，在旅行的時候最爲合用。醃好的水果或魚，以及蔗糖、醋、同蜂蜜，也保藏在竹管內，去代替瓶缸之類。帶阿克人身邊時掛着一個巧小玲瓏的竹匣，內藏「蒟醬粉」(sirih) 同白檸檬，——蒟醬醬的材料——而且他的細長小刀也有一個竹套。他最歡喜的烟管就是一個大水烟筒，他在幾分鐘內可以造好這種水烟筒。他取一小段竹當着一個烟斗，把這段竹斜插入一個約六吋長的大竹筒內，筒內盛水，烟氣穿過水裏通到一條細長的竹管來。除此以外還有其他許多小事件天天要用竹，不過上文所說的種種用途已經可以表明竹的價值。我在馬來羣島的其他各地曾經看到竹的許多新用途；大概我的考察工具既然有限，恐怕我對於薩拉瓦克帶阿克人各

種用竹的方法還不會有一半認識呢。

在植物一方面，我在此處不妨把婆羅洲所產顯著的草本植物抽出幾種，敘述一番。奇異的瓶子草——組成植物學上的豬籠草屬——在婆羅洲很是發達。每一處山上都有瓶子草繁生，或假傍地而上，或攀緣灌木同矮樹上；雅緻的瓶子懸於各方。其中有若干是細而長的，類似斐律賓美麗的「花邊海絨」(lace-sponge 原註屬名〔*Euplectella*])——這「花邊海絨」現在真是十二分的普通了——還有若干卻是闊而短的。這些瓶子草統是綠色，而雜以紅色或紫色的斑點，彼此很不相同。最精美的種類——卻是已知的種類——產生婆羅洲西北部的啓尼巴洛(Kini-balou)山頂。有一種闊種叫做「喇查瓶子草」(*Nepenthes rajah*)，瓶子裏面可容兩個「夸爾」(quart)的水。又有一種闊種叫做「愛德華瓶子草」(*Nepenthes Edwardiana*)，瓶子狹長，長到二十吋，莖稈長到二十呎。

羊齒也很豐富，不過種類方面卻沒有爪哇火山上的那樣繁多；而且「木狀羊齒」(*tree-ferns*)也沒有爪哇的那樣繁多那樣魁偉。但是這些羊齒倒蔓延到海邊，通常都是細長雅緻的植物，有八

時到十五吋高。我因為搜尋的時間不多，所以在婆羅洲僅僅採集五十種羊齒，倘若有植物學專家到此地來，他定然可以採得這個數目的兩倍。蘭科植物也極其豐富，但就一般而言，十分之九的種類祇有渺小隱晦的花。其餘例外的蘭科植物有精緻的「塞羅金蘭屬」，開着大叢的黃花，點綴最幽暗的森林；又有最奇特的「羅伊蘭」(Vanda lowii)，在益寧昭山 (Peninjauh Mountain) 山麓幾處溫泉附近特別發達。這種「羅伊蘭」着生在樹木的下層枝極上，奇異的下垂花穗往往懸下近地，通常有六呎或八呎長，生着美麗的大花，每一朵花橫闊三吋，色彩由橙而紅極有變化，又有紫紅色的斑點。我量到一株花穗竟長到九呎八吋，生有三十六朵花，排列在纖小的絲狀花穗上作螺旋形。種植在我們英國溫室裏面的標本也曾經有等長的花穗，而且生有更多的花朵。

在赤道上的森林內，花卉往往不多，我僅僅偶然有顯異的遇到。我有時看到若干精緻的攀緣植物，就中最常見的是美紅或美黃的苦苣苔科某屬 (Aeschynanthus) 及精緻的豆科植物，這種豆科植物生有鮮紫色的大花叢，和山扁豆 (casia) 很是相似。有一次，我找到蕃荔枝科某屬 (Polyalthia) 若干細小的蕃荔枝樹 (Annonaceous trees)，在幽暗森林的樹蔭內特別的顯異着。

這些樹大約有三十呎高，細小的樹幹上生有星形的深紅色大花，花朵叢生有如花環，看去彷彿是人工的裝飾品。

森林當中有許多魁偉的樹木，這些樹木的圓柱形莖，或被扶托，或有溝紋；偶然又有一種奇異的「無花果樹」(Figs-tree)，樹幹的本身就成爲一片森林，有無數的莖同氣根。更有一種稀罕的樹木在表面上彷彿是先在懸空發生，因爲這種樹木從一個總點上散出廣播的枝椏在上面，又散出繁雜的氣根成爲一個稜錐形，下降七十或八十呎以落於地面，都向各方散佈着，可以使我們站在中心，並且看見頭上垂直的高空就是本樹的樹幹。有這種性質的樹木在馬來羣島上到處都可以找到；下一頁的圖形（從阿盧羣島上我所時常往遊的一株樹描出來）可以約略表出這些樹木的一般性質。我相信牠們在起始是一種寄生植物，因爲種子被鳥類攜帶而去，脫落在喬木的分極處，就在這個分極處萌發出來。這種種子萌發以後，降下氣根懷抱牠所寄生的喬木，後來竟把那株喬木毀滅下去，因此那株喬木就完全由牠來補充。我們從此可以發現植物界中一種實際上的生存競爭，這種競爭對於被征服者的關係剛好和動物界中的競爭同樣的厲害，不過動物界中的，



Polyalthea

奇樹

木狀羊齒

番荔枝科植物

競爭，我們比較的容易觀察而且容易了解罷了。接近光、熱、同空氣，來得更快的優先權——被攀緣植物以攀緣方法取得的優先權——現在竟被一種林木取得；這種林木因此獲得萌芽於高處的工具；在別些樹木祇能在多年的生長以後方纔達到這種高處，而且即使多年以後，還必須有別株樹木倒在地上讓出空位，方纔可以自由擺佈。因此這件事情就隨着發生出來：在熱帶地域所有溫暖潮濕而且一致的氣候當中，各種有利的境況都被奪取，奪得以後一一成爲發展各項新式生活的工具，而這些新式生活又特別適宜於佔有這些境況。

我在十二月開端來到薩拉瓦克以後，方纔知道要等到第二年一月末杪方纔有一個機會可以回到新嘉坡。因此，我接受勃魯克爵士的邀請，在他的盆寧昭山上木舍中，同着他及聖約翰先生住了一星期。盆寧昭山是一座峻峭的棱錐形高山，由結晶的雪花岩構成，大約有一千呎高，覆有茂盛的森林。山上有三個帶阿克村莊，山頂附近的一個小平臺上築有粗陋的木舍，勃魯克爵士時常到此休養並呼吸新鮮的空氣。這座山距離河口僅有二十哩，而山上的路徑卻是重重懸崖上面的相連梯級；竹橋跨在溝壑上，同裂縫上，滑徑設在岩磴、樹段、同大圓石上。剛剛在木舍底下就有一處

凸出的懸岩，懸岩底下有一處冷泉，這冷泉供給我們以養身的浴水同鮮美的飲水，而阿克人又每天持上滿籃的山竹果同「朗薩果」——兩種最美味的熱帶酸水果。後來我們一同回到薩拉瓦克去過聖誕節。（我和勃魯克爵士在一處過節的第二次。）那時候一切從城內城外來的歐洲人都享受着勃魯克爵士的款待，他具有使來賓個個歡暢的絕頂技能。

過了幾天以後，我和查理士及馬來童子阿理（Ali）回到山上，留駐三個星期，從事於採集陸上介殼，蝶類，蛾類，羊齒類，以及蘭科植物。山上有異常豐富的羊齒，我採得四十種左右。但是我最注意的卻在蛾類的繁夥。因為我在東方漫遊的八年當中，始終不會找到這些昆蟲稍稍豐富的別一個地點，所以把我自己在此地捕捉他們的真相敘述一番，大概還有幾分趣味。

在木舍的一側有一個洋臺，從洋臺上俯瞰本山的側面，或仰觀右方的山頂，滿眼都是繁茂的森林。木舍的板壁一律粉成白色，而且洋臺的屋蓋很低，也用板粉成白色。一到黃昏以後，我立刻把油燈放在靠牆的桌上，把定針，昆蟲鉗，昆蟲網，同採集箱，放在身旁，我自己坐下看書。有幾次，整個前半夜祇有一隻孤零的蛾類來看訪我；有些晚上，蛾類卻聯續的擁擠而來，使我忙着捉拿同收拾，忙

到夜半以後。牠們擁入的時候每每有好幾千。不過這種好晚上實在不多。總計我在山上一連住了四個星期，祇有四個真的晚上，這幾個晚上都是下雨，並且最佳的蛾類都是濕透全身。可是潮濕

日期	蛾數	備考
1855年		
十二月十三日	1	晴；有星光
十四日	75	細雨有霧
十五日	41	陣雨有雲
十六日	158	(120種)久雨
十七日	82	濕；頗有月光
十八日	9	晴，有月光
十九日	2	晴，月光清明
三十日	200	(130種)黑暗有風；大雨
1856年		
一月一日	185	很濕
二日	68	有雲及陣雨
三日	50	有雲
四日	12	晴
五日	10	晴
六日	8	晴朗
七日	8	晴朗
八日	10	晴
九日	36	有陣雨
十日	30	有陣雨
十一日	260	全夜大雨黑暗
十二日	56	有陣雨
十三日	44	有陣雨；稍有月光
十四日	4	晴；有月光
十五日	24	雨；有月光
十六日	6	陣雨；月光
十七日	6	陣雨；月光
十八日	1	陣雨；月光
總計	1386	

的晚上並不是常常好的，因為有一個下雨而有月光的晚上簡直要等於零。所有蛾類的主要各族都有代表被我捉得；種類的美麗同紛歧簡直無從縷述。我在一個好晚上可以捉得一百隻到二百五十隻的蛾類，每個晚上不同種的數目佔有全數的一半或三分之二。牠們飛入以後，有的站在牆上，有的站在桌上，而多數都飛上屋頂去，使我追遍洋臺以後方纔把牠們捉來。我現在把自己駐在山上各天晚上捉蛾的統計表附列於前，以表明天氣對於捉蛾的奇妙關係。

這樣看來，我在二十六個晚上總共採集一千三百八十六隻蛾類，但是其中有八百隻都在四個很濕很暗的晚上採集而來。我在此地所獲的成功使我自己生了一種希望，以為此後按着同樣的擺佈可以在各島上採集多量的蛾類；但是說來奇怪，在此後六年當中，我絕對不會有一次能夠獲得同樣的成績。這個理由我極其明瞭，因為此地所有各種全備的主要條件在各地都不免有所欠缺。有幾次是旱季為累；次數更多的是城市或鄉村附近沒有原生林，而卻有櫛比的房屋，那些房屋的燈光都把蛾類分攝而去；而次數最多的卻是黑暗的棕櫚篷舍，屋頂太高，以致蛾類飛入以後都可以隱藏起來。這最後的一層是最大的障礙，也就是我自己所以不能再有蛾類採集品的真正

理由；因為我往後在各地所寄寓的住所雖然有時是孤獨的叢林屋舍，而卻絕對沒有低板粉白的洋臺，以致蛾類飛入以後躲入屋舍的上層，爲人手所不能及。我經過長期的閱歷，多次的失敗，及一
次的成功以後，發生一種思想，以爲此後博物學家的任何團體，若以昆蟲學作爲主要事業的一種，
要來遊歷馬來羣島或其他熱帶的地域，他們很可以隨帶一個巧小的洋臺或洋臺式的白帳棚，凡
遇適宜的位置就把牠支搭起來，以便採集夜間活動的鱗翅類，及鞘翅類或其他各類的稀有標本。
我在此處提出這個要求的原因有二：第一，這種器具顯然可以產生優美的結果；第二，這種器具的
必需是由採集者經驗上的好奇心發現出來。

我回到新嘉坡的時候，隨帶取名阿理的馬來童子，從此以後他陪伴我遍遊馬來羣島。阿倫查
理士自願寄寓在教會裏面，往後又在薩拉瓦克及新嘉坡供職，過了四年以後方纔在摩鹿加羣島
的安波衣拿再來陪伴我。

第五章 婆羅洲——帶阿克人

勃魯克爵士、同賂、聖約翰、勃魯克約翰孫諸先生 (Messrs. Low, St. John, Johnson Brooke) 並其他多人的著作，對於婆羅洲各種番民的舉止同風俗已經有詳細的描述，並且他們的見聞都比我更爲完全。我現在並不想把他們的話重述一番，我祇把個人觀察所得帶阿克人的一般特質說個大概，並說及他人不很注意的身、心、同社會各方面的特色。

帶阿克人和馬來人密切相似，和暹羅人、中國人及其他蒙古種諸族都比較的疏遠些。以上諸族顯然都有濃淡互異的紅棕色或黃棕色的皮膚，漆黑的直髮，稀疏的或缺少的鬚鬚，頗小而闊的鼻子，高聳的顴骨；但是馬來種諸族卻沒有斜眼，這種斜眼就是一般更純粹的蒙古民族的特徵。帶阿克人平均的身材比較馬來人稍稍長些，而比較歐洲人卻要短些。他們的體態很是勻稱，腳手都很細小，軀幹也比馬來人同中國人細小些。

就心智上而論，我往往要把帶阿克人位置在馬來人上面，若就德性上而論，帶阿克人當然是

比馬來人更爲優良了。帶阿克人樸實而正直，做着馬來商人同中國商人的捕獲品，那些商人時時來欺騙他們，却掠他們。他們比較馬來人更爲活潑，多言，坦白，直率，所以和他們相處真是格外有趣。馬來童子對於活動的遊戲同競技極少嗜好，而帶阿克少年的生活卻把這種遊戲競技當作主要的條件，除了戶外尙技的或尙力的各項遊戲以外，他們還有多種的戶內娛樂。有一個雨天，我寄寓在帶阿克屋內，在我周圍有好多小孩和青年，我想用一種新奇的遊戲去娛樂他們，指示他們用繩做『翻線戲』(“cat's cradle”)的方法。不料他們十二分熟悉這事，而且比我更爲熟悉；因爲我和查理士把我們所能夠做的一切變化做完以後，有一個男孩從我手裏把繩奪去，做出若干新花樣來，簡直使我莫名其妙。他們又用繩做出許多把戲給我們看，彷彿是他們所喜愛的一種娛樂。

即使就這種表面上似乎瑣屑的事體而論，我們對於帶阿克人的性情和社會狀況，已經可以得到一種更精確的估計。我們從此可以知道他們已經超出野蠻生活的第一級，因爲在這一級的生活上，生存競爭把蠻民的全部才能都吞沒下去，他們的各種思想或觀念一概都和爭鬪、打獵、或其準備、有連帶的關係。但是上文所述的娛樂卻能表出一種文明的可能性——一種超肉慾的傾

向性，這種傾向性很可以利用起來提高他們心智上同社會上的全部生活。

帶阿克人的德性的確是很高的，——在有些人一向祇聽見他們是獵首人（head-hunters）同海盜總以為這種話十分可怪。但是我現在所說的山居帶阿克人卻一向不會做過海盜，因為他們一向不會往近海的地方去；至於獵首一項是起源於村與村及族與族的爭鬪而來的一種風俗，裏面所含的惡德性至多也不過和百年前販賣奴隸的風俗所含的缺乏人道——當時參預這種風俗的人都是難免的——相等罷了。我們應該列舉他們的許多善點來抵消他們品性上的這一個污點。（這個污點在薩拉瓦克的帶阿克人中間並且已經沒有存在了。）他們真是十二分的誠實正直。我們簡直看不到他們有什麼虛偽的說話或意思。他們說，『我若告訴你以我自己所不知的事件，我不免就對你說謊了。』每逢他們隨意說出一件事情的時候，你都可以斷定他們是說真話。在各個帶阿克村莊內，一切果樹都有業主，所以我每逢要求一個居民替我摘取水果的時候，他往往回答道，『我不能夠遵命，因為這果樹的主人不在這裏。』他好像決計不肯思量相反行爲的可能。他們也不肯擅取歐洲人所有的秋毫。我寓居息曼準的時候，他們時時到我寓舍來，把我所拋棄

的破報紙或曲定針的零屑拾起來，向我探問可否爲他們所有，彷彿是一種大恩惠一般。強暴的罪惡（除獵首外）幾乎絕無所知；在勃魯克爵士治下十二年當中，祇有一次暗殺案發生於一個帶阿克族內，而且那一次暗殺案又是一個繼入族內的異族人所犯。在其他許多關於道德的事件上，他們都位在一般未開化民族之上，甚且位在許多開化民族之上。他們對於飲食很有節制，凡中國人同馬來人所有饕餮的情形，在他們都絕無所聞。不過他們有了一種一切半野蠻民族所常有的過失——無情同躲懶；但是這一層雖然對於和他們來往的歐洲人不免是十二分的討厭，我們也不可把牠看作一種很大的過犯，或者拿牠掩抑他們的許多美德。

我寄居在山居帶阿克人中間的時候，顯然看見他們在表面上並沒有現今所公認爲阻礙人口增殖的那些原因，但是他們的人數卻顯然有停滯或緩增的現象。最適於人口激增的條件是食物的豐富，氣候的宜人，及早婚。這些條件在帶阿克村莊中是一一存在的。這些人所出產的糧食比他們所消耗的要多了許多，並且他們拿着羨餘的去交換銅鑼，銅砲，古瓶，金銀飾物，——這些東西構成他們的財富。就全部觀察起來，他們顯然極少疾病，結婚又舉行得很早，（但不太早，）並且老

解夫同老貞婦也絕無所聞。那末我們必須要問：爲何他們不會有更多的人口呢？爲何帶阿克村莊都是這樣貌小而且這樣散漫，並且十分之九的地面到現在還掩蓋着森林呢？

在馬爾薩斯所列舉的野蠻民族人口上一切的障礙——飢餓，疾病，戰亂，殺嬰孩，不道德，及婦女的不生育——當中，那末尾一項似乎是他所最看輕的，並且他以爲這一項的作用也在疑似之間。但是這一項障礙，據我看來，似乎是解釋薩拉瓦克帶阿克人口狀況的惟一方法。大不列顛的人口大約在五十年內增加一倍。這顯然是每一對結婚的男女必須平均生育三個小孩，而這三個小孩到二十五歲左右又必須結婚。其中又有夭折的嬰孩，不婚的男女，或晚年結婚並無子女的夫妻，所以每一對夫妻生育小孩的數目必須平均有四個或五個；在我們英國，七個或八個的家庭是很普通的，再則十個或十二個的也不少。但是我在自身所閱歷的帶阿克各族加以調查的結果，我可以斷定各族的婦女都幾乎罕有三個或四個以上的小孩，並且有一位老頭目又確切的對我說，他從來不曾聽見一個婦女有過七個以上的小孩。在某一個有一百五十家的村莊裏面，祇有一家有六個小孩，六家有五個，其餘大多數都僅僅有二個，三個，或四個。把這種情形拿去和歐洲各國已

知的比例互相比較，這一項事實自然可以明白了——就是他們每一對夫妻的孩兒數平均不能夠在三個或四個以上；並且即使在文明各國也有一半人口要在二十五歲以前死亡，那末帶阿克人當然是不能逃出這個公例的，所以他們祇剩下二個成年的孩兒去補充他們的父母；因此這種狀況如果繼續存在一天，他們的人口就一定要停滯一天。這自然是一種比喻；可是種種事實卻表示着這種狀況確鑿在那裏進行。如果這種比喻是確當的話，我們就不難明瞭帶阿克諸族人口所以稀少而停滯不進的原因了。

其次，我們更須探究他們各家所生養的孩兒數何以這樣稀少的原因。氣候同種族或者對於這一層略為有幾分關係，但是據我看來，更確當而且更有力的原因卻在於婦女的勞動過度以及時常負重。帶阿克婦人通常整天都在田野上做事，而且每天晚上都荷着蔬菜同木柴的重貨回家，穿行若干哩崎嶇多山的路徑；往往要拾級登上岩山，在滑溜的踏腳石上走上千呎的高地。除此以外，她們每天晚上又須運用全身的力量拿着重木杵舂米一小時。她們這種勞動從九歲或十歲開始以後，一直要到年紀十二分老耄為止。所以我們當然無須駭怪她們生育數目的有限，我們反而

要驚訝自然力的成績竟能保留這種民族直到現在。

由文明輸入所產生的一項最確定而且最有益的效果，將來就是婦女境况的改善。因爲高等民族的教訓同榜樣，可以使帶阿克男人看着比較孱弱的女人做牛馬一般的勞動，定然以自身比較優閒的生活爲可差。他的需要既然增加，他的志趣既然改變以後，婦女們自然就有更多的家務要照料，而不致再在田野上勞動。這種變化現在已經大大的發生於和帶阿克人相關的馬來人、爪哇人、及部季斯部族（Bugia tribes）中間。到那時候，帶阿克人口自然可以增殖得更快，並且農業上進步的制度，以及分工的初步，也因爲生活程度提高的緣故，自然要成爲必要的東西，而社會的狀況也自然要由目前的簡單而變爲異日的複雜了。但是生存競爭如果更爲激烈以後，我們就全部而論，這種民族的幸福究竟是增加呢，還是減少呢？種種作惡的情慾不致被競爭的精神激動起來嗎？種種罪惡奸詐在目前絕無所知或隱伏未發的，將來不致被他喚起，而走入活動的途徑嗎？這些問題都是祇有時間這項東西纔能解決的；不過我們卻希望教育同高等歐人的榜樣，能夠減少許多惡影響——這種惡影響在同類的事件上真是屢見不鮮——並且希望自己究竟可以指出

一種未開化民族，不曾被歐化輸入而變爲墮落，以致滅種的一個實例。

我在此處還要對於薩拉瓦克的政府來說幾句話，作爲本章的結束。勃魯克爵士發覺帶阿克人的屈服在暴力底下。他們受欺於馬來商人，被劫於馬來頭目。他們的妻子兒女常被擄掠而轉售爲奴隸，而且仇視他們的各族又由殘酷的長官許他來搶劫、擄掠、並屠戮他們。對於這種殘害，在從前簡直沒有類似正義或救濟的舉動。自從勃魯克爵士統治薩拉瓦克以後，這一切的殘害都已經禁止下去。相等的正義見施於馬來人、中國人、同帶阿克人。從各河流以東而來的殘忍海盜已經被政府懲治，而且後來又被禁錮在他們自己的範圍以內，因此帶阿克人方纔能夠初次安然睡覺。他的妻子兒女現在已經不致被擄爲奴；他的房屋不致被燬；他的禾稼同水果現在也歸他自己所有，他可以自由出賣或自用。而這一位不知名的外來人——已經替他們做了這一切事情而不會要求什麼報酬的外來人——又何以能夠如此呢？他們怎麼能夠明瞭他的動機呢？以這樣的外來人，他們竟會不信任他是人，豈不是反於自然嗎？因爲這種純粹的恩惠同着強力相輔而行是他們一向所不會經驗過的。他們當然要認定他是一個卓絕的人物，是降生地上特來賜福於可憐蟲的人。

物。在好多不會見他一面的村莊內，我曾經見問了許多關於他的奇怪問題。他是不是高壽如山呢？他能不能起死回生呢？而且他們確切信仰他能夠賜他們以好收成，使他們的果樹產生多量的水果。

倘若我們要把勃魯克爵士的政府加以一種適當的評判，我們必須牢牢記住他的握有薩拉瓦克完全是出於土人的善意。他所處理的有兩種民族，而其中有一種民族（即回教的馬來人）又把別一種民族（即帶阿克人）看作蠻民奴隸一般，以爲他們祇配受劫受掠。他已經毅然保護了帶阿克人，並且看待他們和馬來人相等——這是他心目中一定不易的見解；但是這兩種民族都愛戴他。回教徒雖然有種種宗教上的偏見，而勃魯克爵士卻能誘掖他們改革各項最腐敗的法律同風俗。我認定的他的政府經過二十七年以後所以仍舊繼續存在的原因——這二十七年當中，他自己時常因病缺席，並且馬來諸頭目曾經協謀反抗，中國金礦夫曾經揭竿作亂，他都靠著土人全體的援助把他們一一蕩平，再則經濟、政治、同內部各方面又有種種困厄——完全是在於勃魯克爵士一身所具的多種良好品性，尤其是在於他一生所做的事業已被土人一致信任他是謀他

們大家的幸福，而不是求他個人的利益。

自從這幾行文字撰成以後，他的高尚精神不幸已經溘然長逝。雖然在那些不認識他的人看來，他或者要見嗤爲熱心的冒險家，或見鄙爲狠心的專制家，但是在薩拉瓦克境內一切和他略有接觸的人看來，卻都以爲喇查勃魯克（Rajah Brooke 喇查就是馬來長官的稱呼）的確是一個偉大、明哲，而且仁慈的統治者，一個真實忠誠的朋友，一個才德俱全、仁勇兼備、可敬可愛的人。(1)

註(1)現在的喇查查理士約翰孫勃魯克(Charles Johnson Brooke)勃魯克爵士的猶子，繼續任職以後，似乎一切都循舊制。和布魯泥的「蘇丹」(Sultan of Bruni)經過友誼的訂約以後，疆域已經擴大起來，包有婆羅洲西北部的大部分，而且到處都樹立着平安同幸福。治理外邦兩種互相仇視的民族而又獲得兩民族的愛戴，並且有土人的各頭目時時相助，一直到了五十年，的確是勃魯克爵士的友人同國人可以誇口的一種成績。

第六章 爪哇

我在爪哇一共住了三個半月，從一八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到十月三十一日。我自己在島上的行動，以及對於住民同自然界的觀察，都在下文簡括的描述一番。讀者如果想明瞭荷蘭人治理爪哇的現狀同成績，很可以研究芒尼先生（Mr. Money）所著一本饒有興趣的好書，就是殖民地治理法（How to Manage a Colony）。我對於那本書所有主要的事實同結論，都十二分誠意的表着同情。假使此後歐洲有一個國家以武力征服或以其他方法取得一片地方，而且住在那地方的人又是一種勤勉而半野蠻的民族，那末我相信荷蘭的制度的確是可供取法的惟一制度。我在後文敘述西里伯的時候，要把這種制度對於一種文明程度大不相同的民族設施得怎樣有成效的情形表示出來，同時又要用最簡括的措詞把這種制度的意義申述出來。

現在爪哇所採用的政體是把土著的頭目、下自村正（village chief）上至酋長（princee）都一一保留起來；這些酋長各以執政官（Regent）的名義做着一區的首領，每區的地面大約和

英國一小州相同。每一個執政官的身旁都設置一個荷蘭駐使 (Resident) 或助理駐使，認作執政官的『阿哥』(“elder brother”)；而且駐使的『命令』(“orders”) 一概都取『提案』(“recommendation”) 的形式，不過這種提案卻是暗中必須奉行的命令。和助理駐使平行的又有一個督察官 (controller)，是一種監督一切下級土著頭目的官員，按期巡視本區各村，考核土著官廳的行政，察聽一切頭目被控的事件，並管理政府的栽植地。這種制度就是荷蘭人所以能夠從爪哇取得一切財富的『教化制度』(“culture system”)，也就是荷蘭人在爪哇所以大受非議的一個題目，因為牠是『自由貿易』(“free trade”) 的反面。我們如果要了解這種制度的用途以及牠的有利效果，必須首先探究歐洲人和未開化民族自由貿易的普通結果。

熱帶的土人祇有極少數的需要，而且這些需要獲得供給以後，如果沒有強烈的刺激，他們就不肯再去作工以求盈餘。對於這種民族如果要介紹一種新式的或有系統的墾植，除非用了頭目們的專制命令，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對於頭目已經服從慣了，彷彿是子女的服從父母一般。但是歐洲商人的自由競爭卻輸入兩種有力的興奮劑。醇酒或鴉片都是一般蠻民無力抗拒的引

誘物，這些蠻民簡直會賣完一切所有的東西來買進這兩項引誘物，並且會去作工以求更多的引誘物。還有一種爲他們所不能抗拒的引誘物就是賒賬的貨品。商人給他美衣、小刀、鋸、鎗、同火藥，叫他拿將來種植成功的某種收穫，或目前來在森林裏面的某種產品來清償貨債。他不能夠有充分的先見以取小量的貨品，又沒有十足的毅力去早晚作工以償債；因此後來的結果使他債上加債，使他經年累月，或至畢生，都做著債務人，而且幾乎做着奴隸。這種事情，在世界上凡有高等民族和低等民族自由貿易的各地，都發展到很高的程度。這固然可以發展商業於一時，但是終究要敗壞土人的道德，阻礙真正的文明，並且在本國的財富上也不能獲得永久的增加；所以這種歐洲國家的政府一定要進行到一種損失的地步。

荷蘭人所輸入的制度就是假手土人的頭目，以誘掖土人用一部分的時間從事墾植咖啡、蔗糖及其他貴重的產物。一種固定的工資率——固然是低的，不過和一切歐人的競爭不會有意提高工資的地方卻是大約相等——償付於一般在政府監督底下，從事開墾地面，或製造栽植地的工人出產的貨物以固定的低價賣給政府。純利內有百分之一要提歸各頭目，其餘百分之九十九

都由工人平分。這種純利在豐年是很多的。就全部立論，爪哇居民的口食是良好的，他們的服裝是適度的；而且勤勞的習慣已經養成，科學墾植的技術也已經獲得——對於他們的將來都是大有好處的。這一層必須牢牢記住：就是政府在任何報酬有所收入以前，已經耗費資本好幾年；即使他們現在生出一大宗進款，而這宗進款對於人民一定比較任何可以徵收的賦稅為更少負擔，而更多利益。

不過這種制度雖然可以啟發半開化民族的技術和勤勉，可以增進本國物質上的利益，在本身上總可以說是良好的制度，但是在實施上卻不能沒有流弊。頭目和土人中間的專制和卑屈的關係——大概是已往一千年的積習——不能即時廢除；而且由這種關係一定要生出一種罪惡，這種罪惡要等到教育漸次發達、歐化漸次灌輸以後，方纔可以在無形中消滅下去。據說各駐使因為想顯揚本區產物的大量增加，不免要強迫土人在栽植地上作過度的勞動，以致所產的穀米大為減少，甚且釀成饑荒。不過這種事件即使真有發生，也當然不是常有的事件，我們應該把牠歸咎於那些駐使缺乏判斷力或人道觀念，以致濫用這種制度。

新近在荷蘭有一本小說出版，已經譯成英文，書名叫做荷蘭貿易公司的咖啡拍賣（Max Havelaar; or, The Coffee Auctions of the Dutch Trading Company）。因為我們對於荷蘭殖民地制度常抱偏面的見解，所以這本小說就格外受人歡迎，一則為牠具有自身的優點，再則為牠敗露爪哇境內荷蘭政府的罪惡。但是我讀了以後不免大吃一驚，因為牠的內容簡直是一篇極端乏味冗贅的故事，而且中間又有許多離題的地方。全書所着眼的一點在於披露荷蘭各駐使及助理駐使的縱容土頭目勒索土人，以及幾區土人的被迫作工而不給資，或且貨物被奪而不給值。每逢這一類事件的語句都用斜體字或大楷字標出；但是一切名稱既然由於偽造，而日期、數目、以及詳情，又沒有羅列出來，簡直使人無從指證，無從對答。即使這些事件並非言過其實，而牠們的壞處卻沒有壞到印度境內在英國治下的藍靛樹藝家壓迫土人的地步，也沒有壞到印度土酋勒索苛稅的地步。不過這種壓迫同勒索無論就爪哇或印度而論，都不能歸咎於兩地特殊的政體，實在是原於人類天性上的缺憾，原於土酋的專制，及土人對於土酋的卑屈服從，不能即時破除。

我們必須記住荷蘭人統治爪哇比英國人統治印度更屬新近，而且荷蘭人所設立的政府，及

徵稅的方法，又經過幾次變遷。一般居民既然在最近的過去還在土酋治下，所以他們對於故主所表示的崇敬，以及這班故主慣於專制的淫威，當然不容易即時消滅。但是我們在此處很可以應用一個大標準來測量社會的發達程度，甚且安樂程度；這個標準就是人口的增加率。

這是大家所公認的：凡一地域在人口上增加很快的時候，其人民決計不致受重大的壓迫，或惡劣的統治。以墾種咖啡、蔗糖，由政府定價收買，而取得一種國家稅的現行制度，創始於一八三二年。前此在一八二六年戶口編查的結果，爪哇的人口是五百五十萬，而在十八世紀開端時，人口的估計卻祇有三百五十萬。在一八五〇年——當時墾種制度已經施行十八年——人口調查的結果竟超過九百五十萬，就是在二十四年內增加百分之七十三。最後在一八六五年編查戶口時，人口達到一千四百十六萬八千四百十六人，在十五年內幾乎增加百分之五十——這種增加率大約在二十六年內可以增加一倍的人口。爪哇（同馬都拉〔Madura〕）的面積大約有三萬八千五百方哩，所以照一八六五年的人口計算，平均每方哩應當有三百六十八人，剛好比吞噠（Thourison）的印度地方誌（Gazetteer of India）所列孟加拉全區（Bengal Presidency）的人口密

度要多一倍，比大不列顛同愛爾蘭最近調查的人口密度要多三分之一。倘若——有如我所承認的一般——這樣多的人口都一致的滿意安樂，我們當然要說這種大結果是由於制度而來，那末荷蘭政府如果突然要改革這種制度，就應當在事前慎重考慮了。(1)

我們把爪哇加以綜合的觀察，或分析的調查，都覺得牠的確是全世界最優美的而且最有趣的熱帶島。牠雖然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島，卻有六百多哩長，由六十哩到一百二十哩闊，在面積上約略和英格蘭相等；而且在熱帶地域內當然是一個物產最多人口最密的最肥沃的島。牠的全地面都點綴着高山同森林的風景，極其光怪陸離。內有三十八處火山性的高山，有些聳峙到一萬或一萬二千呎高。其中有幾處到現在還是時在活動，並且總有一二處顯現着地下火的作用；除開熔岩的噴射在爪哇不致發現以外，其他各種地下火所產生的現象幾乎是一一具備的。氣候的多濕多熱使得這些高山都覆被着繁茂的植物，往往達到頂尖爲止，而且較低的山坡上又有森林同栽植地。動物的出產——尤其是鳥類同昆蟲——美麗而紛歧，並且顯出許多特殊的形態，都是其他各地所沒有的。全島的土壤統是十二肥沃；一切熱帶的產物以及許多種溫帶的產物都很容易

種植。爪哇又具有一種文明，一種極有趣的本島掌故同本島古蹟。婆羅門教從遠古盛行到大約一千四百七十八年爲止，那時候就有回教起來替代牠。婆羅門教伴有一種文明，爲回教徒所不能及；因爲在島上各處，尤其在東部，到現在還可以發現許多極美麗極宏大的寺院、墳墓、同石像，埋沒在高林裏面；又有大城的遺址位於現在兇虎、野牛橫行無忌的地方。到了最近的時期方纔有一種模型各別的近世文明漸次擴張於爪哇全地。通衢大道已經四通八達；歐人同土人協力而治；生命同財產和歐洲最平治的國家獲得同樣安全的保障。所以我相信爪哇很可以叫做全世界最優美的熱帶島；而且對於探求奇景或美景的旅行家，對於考察熱帶自然界的博物學家，對於要解決新異情形之下的統治問題的倫理學家同政治家，爪哇都是同樣的有趣。

* * * * *

荷蘭的郵船從德拿特載我到蘇刺巴雅 (Sourabaya) 來——爪哇東部的大城並要港；我費了二個星期把上次的採集品裝包寄出以後，就動身往內地從事短期的旅行。在爪哇旅行很是奢華多費；惟一的方法就是僱用或備用一輛馬車，每一哩路支給半圓 (half-a-crown) 的驛馬費，驛

馬每六哩調換一站，一小時有十哩的速度，可以從本島的一端乘到他端。一切額外的行李須用牛車或苦力運送。因為這種旅行很不合算，所以我決意前往阿朱那山（Mount Arjuna）的山麓某區爲止，據說那裏有大片的森林，我希望在那裏製成幾種良好的採集品。在蘇刺巴雅背後的一帶地面很是平坦，並且到處都已經墾種，原來是一片許多支流灌溉的三角洲，或沖積平原。四周附郭一帶都有優雅的富裕景象及勤勉狀況；不過我們乘車前行以後，到處都是竹叢環抱的曠野，祇有白色房屋同榨糖廠的高烟囪疏落相間，所以風景就變成單調了。道路直伸到幾哩並無彎曲，四緣爲整排的羅望子所限，樹上滿佈了灰塵。每一哩內有幾處小衛兵室，每一處有一個警察站着；又有一個木鐘，按照預定的記號可以傳達敏捷的消息。每隔六哩或七哩有一個驛站，在驛站上調馬極快，剛好和從前英格蘭驛站的調換驛馬一般。

我乘到摩佐刻托（Modjokerto）停下——在蘇刺巴雅以南四十哩左右，是一個小城，從此前往就是直達目的地的大道。我帶同介紹信往訪波爾先生（Mr. Ball），他是一個僑居爪哇的英國人，娶有一位荷蘭的夫人；他懇勸留我暫駐幾天，以便選定合用的地點。有一個荷蘭助理駐使

同一個執政官——即爪哇土酋——住在此地。全城雅潔，又有一片青草地，草地上矗立着一棵魁偉的無花果樹（和印度的榕樹相似，而更爲高聳），在樹陰下面時常有一種會市舉行，居民都在此處散步閒談。我到此地的第二天，波爾先生驅車載我前往摩佐阿功（Modjo-agong）村莊而去，當時他剛好在村內監造住宅以及經營烟業的房舍，這種烟業的經營在此地也是採用土人種植，並預先定購的制度，和英屬印度境內的靛業有些相似。我們在途中停下觀看摩佐帕喜特（Modjo-patih）古城遺址的斷片，是兩個高磚堆，和城門的兩側相似。磚工的精緻優美使我駭異。裏面的磚非常精美堅硬，一概露出銳角同真面。這些磚堆疊得極其精巧，看不到什麼灰泥或塞門德土，而卻固結一氣，不容易看出接縫來，而且有幾處竟把兩磚的平面黏合得沒有接縫一般。這種顯異的磚工我從來沒有看到，而且此後也沒有看到。磚工的表面並沒有彫刻品，而顯明的凸面同精緻的嵌線卻極多。在附近四周許多哩內，建築物的痕迹都有存在，並且現在的每一條大道或小徑幾乎都在底下顯出一種磚工的基礎，這些基礎就是古城的砌磚道路。在摩佐阿功的「威多諾」（Wardono）——即區長——住宅內，我看到一個美麗的石像，由一塊塔岩彫成一個深刻的凸彫，是從前

在近村地下找出來的。我把心中想得一件這類標本的願望說了以後，波爾先生就向區長要求這個石像，而區長就慨然把牠給我，使我大喫一驚。這個石像代表印度女神德迦（Durga），在爪哇叫做羅喇仲格朗（Lora Jonggeng），就是「超凡的貞女」的意思。她有八隻手臂，站在跪牛背上。她的下方右手握住牛尾，下方左手抓住俘犯雕茲馬喜庫索（Devta Mahikusor），——惡的化身，——這個俘犯原來是想刺死她的牛的。他有一條繩索圍在腰間，俯伏在她的脚跟，做出哀求的形狀。女神的其他諸手：在右者握有一個雙鈎或小鏹，一柄闊劍，同粗索的一個活結；在左者握有一串念珠，一柄無弦的弓，同一面令旗。這個女神最爲古代爪哇人所崇拜，她的神像往往在本島東部好多廢寺裏面發現出來。

我所得的標本是一個小石像，高約二吋，重約一百十二磅；第二天我就把牠運往摩佐刻托，等到我自己要回到蘇刺巴雅的時候可以順便帶往。心中既然決定要往窩諾薩楞（Wonosalem）暫駐幾天，——在阿朱那山的下層山坡上，據說那裏有森林，又有很多的鳥獸，——我必須先求助理駐使提案於執政官，再由執政官下令於威多諾；但是我在此地過一星期再隨帶行李傭人前往

摩佐阿功的時候，他們大家都剛好忙着一種五日長宴，以慶祝威多諾兄弟同表兄弟的「割禮」(circumcision 即割陽皮之禮)，留着外屋裏面一間小房給我住宿。院子裏以及設宴的大棚下都擁擠着許多土人，他們來來往往，正在預備夜半舉行的筵席，我雖然也在被請之列，而自願及早睡覺。一班土人的音樂隊——即「加麥郎」(Gamelang)——幾乎整個前半夜都在那裏奏樂，我因此獲得一個觀看樂器同樂師的好機會。主要的樂器是大小不等的鑼，每套由八面到十二面，排列在低木架上，共有若干套。每一套由一個樂師用一條或二條鼓棒敲擊。又有幾面很大的鑼，或單或雙的敲着，以替代我們的鼓或蘇鼓。其餘的樂器以金屬的闊條構成，一支托在緊綁架面的繩上；又有竹條構成的樂器也同樣的擺列着，發出最高的樂音。此外又有一管笛，一把胡琴。一共要用二十四個樂師。其中有一個指揮者，他領導在先，並且節制時間於後，其他衆樂師各司其事，並以金屬條的鳴聲相間，成爲調和的合奏。每段都奏得長久而且複雜，其中有些樂師還是童子，卻也奏得一絲不亂。合奏的樂聲很是悅耳，祇因大半樂器彼此相似，所以樂聲似乎是一個魁偉的八音盒，不像一班音樂隊。我們如果要欣賞到美滿的程度，必須拿眼睛去看那些奏樂人。第二天早上我正在

等候人馬來把我同我的行李運往目的地，忽然有兩個大約十四歲的童子抬了出來，腰下披着褂子，全身塗着黃粉，並以白花紮成綵圈、頸飾、手釧，裝扮得極爲奢華，粗看彷彿是蠻人的新娘子。兩個祭司領導他們來到檯上，這條檯放在屋前露天處，於是割禮就在衆人面前舉行。

前往窩諾薩楞的大道穿過一帶大森林，我們在林下挨過一座彷彿是阜陵或墓道的遺址，完全以岩石砌成，並且彫刻得十分精緻。下層有一排顯然凸出的石塊，以深浮雕彫成一套的景緻，大約是描畫死者一生的意外事件，彫工極其優美，內中有若干動物的形像特別容易辨認，而且非常精確。就上半部可以辨認的情形而論，這座墳墓全部的模樣是很好；在裝飾上，普通所有的嵌線都用許多排或凸或凹變化繁複的正方形岩石來代替。全部的範圍大約有三十呎正方，二十呎高。因爲我猝然看到這座墳墓位在路旁一小片高地上，大樹遮蔭於高空，草木蔓延於其上，暗林緊靠於其後，我不免爲風景的幽靜及美麗所感動，而沉思於人類演進的奇異定律，這種演進彷彿是一種倒退，但是依照這種演進律，在世界各地把一種藝術性較高、構造力較富的民族剿滅下去，或者驅逐出去，讓給一種我們所認爲較劣等的民族，真是極多極多。

知道爪哇境內建築遺蹟的數目及優美的英國人真是不多。這些遺蹟從來不會有人用通俗的形式取來指證或描述，所以偶然有人發覺這些遺蹟遠勝於中美洲或印度的各項遺蹟，自然要驚訝起來。我現在為列舉這些遺蹟的梗概起見，為激起——或然的話——富裕的愛美家從事探訪，而趕早用攝影術作精確的記載起見，要在下文把刺夫爾茲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所著爪哇掌故(History of Java)裏面稍有描述的各項遺蹟，選出最重要的來說明一番。

布籃巴喃(Brambanan)——在爪哇中心的附近，介在佐科刻塔(Djoko-kerta)和蘇刺刻塔(Surakerta)兩個土人首都中間，有一個布籃巴喃村莊，在村莊附近遺蹟極多，就中最重要的是羅洛仲格籃(Loro-Jonggran)同產狄塞瓦(Chandi Sewa)兩處的寺院。古時在羅洛仲格籃共有二十個寺院，六個大寺同十四個小寺；但是至今都成為一片廢墟，而據一般的推測，最大的各寺當時都有九十呎高。這些寺院在當初都用岩石築成，到處嵌有彫刻品同淺浮彫，以及極多的彫像，這些彫像到現在還有許多留着原形。在產狄塞瓦——即『千寺』(“Thousand Temples”)——現在還有許多精美的巨像。從前有一個艦長培克耳(Captain Baker)考察了這些遺蹟以

後，說是他自己一生不曾看到『這種宏大精美的人工標本，代遠年湮的藝術標本，蒼萃於這樣小的範圍裏面。』這一片廢墟覆有近六百呎正方的地面，計有外圍一帶八十四個小寺，其次一帶七十六個小寺，又次六十四，又次四十四，最後內層二十八個小寺成爲一個長方形；總共二百九十六個小寺排列爲五個整齊的長方形。中心又有一個十字形大寺，房屋極多，四周都有崇階，階上的彫工琳琅滿目。叢生逼地的熱帶植物已經覆沒大半的小寺，不過有幾個寺還儼然存在，我們可以從此想像全部的情形。

離開此地大約半哩，又有一個寺院叫做產狄卡力本寧 (Chandi Kali Bening)，計有七十二呎正方，六十呎高，現在還是完美的保留着，包覆以印度神祇誌上的彫像，一一都比印度所存在的彫像更爲精美。其他彫像豐富的宮殿、廳堂、寺院的廢墟都可以在附近一帶找尋出來。

波洛波多 (Borobodo)——向西八十哩左右在刻杜省 (Province of Kedu) 內，有一個波洛波多大寺。這個寺院建築在小阜上，由中心一個圓形的殿宇同七排築臺的牆垣構成，這些牆垣在斜坡上一級一級排成開朗的遊廊，彼此以階步及大門相通。中心圓殿的直徑有五十呎，外圍有

一圈三層的塔樓七十二個，全部的建築計有六百二十呎正方，大約一百呎高。築臺的牆垣嵌著許多壁龕，內有趺坐的雕像，都比人體大些，大約總有四百尊的數目；所有牆垣的裏外兩面一概包覆有淺浮雕，密密的雕著神像，一一都雕在硬石上；所以種些神像總要佔有近三哩長的大範圍。埃及大金字塔所費的人工同技術，倘若拿來和爪哇內地這種雕成的山寺互相比較，簡直是不足爲奇了。

谷囊普牢 (Gunong Prau) —— 在三寶壠 (Samarang) 西南大約四十哩有谷囊普牢這一座山，山上有一大片高原覆蓋著若干毀寺。有四條石級構成的山路從山麓四方一直通上這些寺院來。靠近四百個寺院的痕迹已經在此地發現出來，並且有許多寺院（或者是全數）都裝飾著豐富精美的雕刻品。介在此地和布籃巴喃中間的六十哩地面到處都有極多的廢寺；所以精美的雕像或埋在溝渠中，或雜在圍牆內。

在爪哇東部刻狄立 (Kediri) 同馬郎 (Malang) 境內，也有同樣豐富的古蹟，不過大半的寺院都已經毀滅。祇有雕像留存得極多；而堡壘、宮殿、浴室、溝渠、同寺院的廢墟卻到處都有痕迹可尋。

描述我自己不會親眼看見的東西，是和本書的計劃完全相反的；不過既然提起以後，我不免自覺有喚起讀者注意的必要。無論是誰，倘若涉想到這無數的雕刻品既然雕刻在堅固頑梗而含澀石的岩石上，一一巧奪天工，而且一概都在一個熱帶島上尋覓而得，他自然要神魂顛倒起來。當時的社會狀況怎麼樣？人口數量怎麼樣？謀生工具又怎麼樣？——這些問題簡直是永遠無從解決的。而且這種現象又確鑿是宗教觀念影響於社會生活的奇異實例，就是到了現在，本地的居民祇能建築篷蓋竹窗的粗屋，竟把祖先在五百年前所逐年造作出來的這些大工程的遺蹟，看作神怪的產品，而莫名其妙了。可惜荷蘭政府不會採用有效的方法來保存這些遺蹟，來搜集散布滿地的雕刻品。

窩諾薩楞楞超出海面約有一千呎，不幸離開森林很遠，而且四周都是咖啡栽植地、竹叢、同蔓草。我若每天回到森林來未免太遠，而在其他各方卻又找不到昆蟲的採集地。不過此地卻有出名的孔雀，所以我的傭人不久就獵得若干孔雀，這些孔雀的肉柔嫩潔白而有美味，和火雞的肉相似。爪哇的孔雀和印度的種不同，頸上覆有鱗狀的綠羽，鳥冠的形狀也是各別；而眼狀斑的尾巴卻同樣

的長大美麗。這是動物分布上一項奇特的事實：在蘇門答臘同婆羅洲都找不到孔雀，但是兩島所有華麗的鸚雉，以及背上有眼狀斑的雉類，又爲爪哇所無。此外還有一項相仿的事實：錫蘭及南印度境內孔雀極多的地域都絕對沒有北印度所棲息的「羅福雉」(Tophophori)以及其他豔麗的雉類。這兩項事實似乎表示著孔雀不容敵體的鳥類同棲一處。假使孔雀在出產地並不多見，而且在歐洲又沒有活標本，那末我們大家當然要把孔雀看作羽族的真王，以爲牠們在姿勢上同色澤上真是獨步環球了。但是在事實上據我推測起來，我們無論請那一個人來指定世界上最美麗的鳥類，他不一定都會舉出孔雀來，剛好和巴布亞蠻民或部季斯族人 (Brisaijides) 不一定會舉出風鳥一般。

我來到窩諾薩楞三天以後，我的朋友波爾先生特地來看訪我。他對我說，前天晚上，有一個童子在摩佐阿功附近爲虎所戕。當時那童子乘坐牛車，約在黃昏時候從大路回家；他來到離村不到半哩的時候，忽然有一隻虎向他撲來，把他帶入鄰近的叢林內，啖他的肉。第二天早上有人發現他的遺骸祇剩下幾根殘骨。威多諾已經募集七百左右的男人正在追逐這隻野獸，後來我聽說他們

找到野獸把牠殺死。他們追逐猛獸的時候，祇用長矛；先圍住一大片地面，再逐漸縮小起來，把猛獸圍在一圈持械的人內。那猛獸看見自己無處可逃，往往縱身而撲，因此滿身戳入十幾柄長矛，在頃刻間受傷而死。這種死虎的毛皮當然是無價之寶，而虎頭——我會經請波爾先生替我保留——也被他們碾成碎塊，虎牙都被他們取去，土人把這種虎牙佩帶身邊作爲靈符。

我在窩諾薩楞楞駐了一星期以後，回到山麓，前往查判喃(Djapannan)村莊而去。村莊的四周有幾小片森林，彷彿對我極其合用。本村的頭目預先在住宅內天井一旁，替我布置了兩間小竹舍，而且似乎很肯幫我的忙。當時已經有好幾個月不會下雨，天氣非常炎熱乾燥，所以昆蟲極其稀少，而甲蟲尤爲缺乏。我在此地專門採集鳥類，成績頗佳。我們一向所捕獲的孔雀或者是短尾的，或者是尾上總有缺點的，到了現在方纔獲得兩隻壯麗的孔雀，各有七呎多長，我保存了一隻完好的標本，至於其餘的孔雀祇有二三隻留著長尾。這種孔雀在地上覓食的時候，我們看他拖著這樣長的尾巴，以爲不容易飛升空中。但是牠起飛的時候卻很容易；牠首先快跑幾步，隨後斜升而上，可以超越極高的樹木。我在此地又獲得一隻稀有的綠色莽叢鳥，即戟尾雞(Gallus furnatus)，背上頸上

都點綴著古銅色的毛羽，圓邊的卵形鳥冠顯出青蓮的紫色，而下部卻轉為綠色。牠的咽喉底下懸著單片的大肉垂（卽下冠），顯出紅、黃、藍、三樣顏色，十分鮮豔；這也是牠的顯異處。再則常見的莽叢鳥，卽原雞（*Gallus bankiva*），也在此地捕得。牠和普通的鬪雞（*Game-cock*）幾乎相同，不過聲音各別，比鬪雞更爲短促唐突；因此牠的土名就叫做「柏揆哥」（*Bakeko*）。在此地又捕得六種不同的啄木鳥及四隻魚狗——雅緻的犀鳥（學名是：*Buceros imatus*）長到四呎多，巧小的「小刷舌鸚」（*Lorickeet*）及 [*Loriculus pusillus*] 卻祇有四吋長。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配製並布置各項標本的時候，忽然得到舉行審判的通報，並且即時有四個男人進來，在天井內大棚底下蹲坐席上。過了一會，頭目帶同書記官走進來，和他們相對坐下。由是各男人輪述自己的往事，我方纔知道他們就是犯人，原告、警察、同證人，犯人的表示祇有一條纒在——沒有縛著——兩隻手腕上的寬索。這原是一件盜案，證據陳明以後，頭目略加訊問，被告供出幾句判詞就從此宣布出來，科以罰金。於是他們依次起立，一同走開，看去倒很和愛；而且在座諸人的態度都始終沒有一點激烈或兇狠的表示，真是馬來人品性上的好例。

我在窩諾薩楞同查判喃兩地採集一個月，積蓄鳥類至於九十八種，但是昆蟲極其缺少。因此我決意離開爪哇東部，前往探索本島西端天氣更潮樹木更盛的各區。我從水路回到蘇刺巴雅，帶同備人行李，乘坐一隻寬敞的小舟；所需的用費比較以前來到摩佐刻要減省五分之四。河流兩旁築有堤岸，可以通航，不過洪水仍舊泛濫於附近一帶。順流而下的貨物行旅很是熱鬧；我們來到一個水閘的時候，一同等候的貨船二隻或三隻相並排列到一哩長，這些貨船依次輪流的穿過水閘，每次六隻。

過了幾天以後，我乘坐輪船轉往巴塔維亞（Batavia），寄寓在旅館內大約一星期，逐日預備內地的旅行。本城的營業部分和港口相近，而旅館以及一切長官同歐洲商人的住宅卻在離城二哩的附郭處，劃成寬大的街道同十字街口，佔地頗多。惟一的公衆運送器具就是雅緻的馬車，每一輛馬車都用兩匹馬拖曳，最低的車費是每半天爲五枚荷蘭銀幣（Guilder，原註：合英幣八先令四便士），所以在早上有一小時的事務，到晚上再出門訪友一次，就要每天支給十六先令八便士的馬車費。

巴塔維亞的現狀和芒尼先生所描述的很是相符，不過他所說的「清潔運河」卻是混濁，他的「光滑的碎石車路」通到各家，也一概是粗礫砌成，行走極其困苦；而在巴塔維亞境內人人乘車往來的事實更是一種奇觀，因為大家在公園內也決計不肯步行，真是不容易推測的呀。印地司大旅館 (Hotel des Indes) 很是舒暢，每一個旅客都有一間房子可以坐憩睡覺，房外通到一個洋臺，在洋臺上早上可以喫咖啡，下午可以喝茶。在方形天井的中心有一座房屋，屋內有幾間大理石浴室，一天到晚都可以洗澡；並且旅館內又備有精美的合食膳餐 (cable d'hôte) 早上十時早餐，下午六時晚餐，每天的餐費並不很貴。

我乘坐轎式馬車，前往波衣登曹格 (Buitenzorg) 而去，離開海岸四十哩，超出海面大約一千呎，氣候的優美以及植物園是一向馳名的。我對於植物園這一層不免有些失望。園裏的路徑都是浮砌的石礫，我在熱帶陽光底下每次沿路周遊以後，都弄得十分疲倦困苦。各園所有熱帶的植物——尤其是馬來植物——自然是非常豐富的，但是擺布方面缺少技術；整理地面的人不能足數，各種植物在茂盛方面同美觀方面竟比不上我們溫室裏面同種的植物。這是容易解釋的事實。因

爲園內各種植物簡直不能安置在自然的或相宜的境況當中。對於大部分的植物，氣候不是太熱就是太涼，不是太濕就是太燥，而且種種植物罕能獲得適度的遮蔭同適宜的土壤。在我們的溫室內，以上各種境況都可以按著各株個別的植物分別調度得更爲相宜，而在大園內則以大半的植物都在附近一帶產生，就以爲無須加以多量個別的注意了。但是這種植物園仍舊是很可讚美的。巍峨的棕櫚樹排列成行，一簇簇的竹林大約具有五十種各別的種類，其他熱帶的灌木喬木更有紛紜繁複的種類，生著離奇美麗的花葉。和巴塔維亞的鬱熱相比，波衣登曹格總可以說是涼爽的地方。這個地方剛好升高到黃昏同全夜都是十分涼爽的程度，而卻無須改換服裝；不論是誰倘若，在平原上比較炎熱的氣候當中住了多時，忽然來到此地，他一定覺得此地的氣候真是新鮮宜人，而且覺得白天裏面幾乎整天都可以行走了。四周附近的風景極佳，樹木最茂，又有谷囊薩拉克 (Gunung-Salak) 大火山聳出參差殘削的山頂，成爲許多景物的顯異背景。這火山曾經在一六九九年噴射大量的泥土，自從那年以後已經完全安靜。

我在波衣登曹格動身的時候，僱用幾個苦力挑送行李，自己騎馬而行，這種馬匹同苦力每隔

六哩或七哩都要調換一次。道路逐漸升高，我們走了一程以後，兩旁的山阜稍稍縮合成爲一個大谷；氣候既然涼爽，地面又很有趣，所以我倒自願步行。遍植果樹的土人村莊，以及樹藝家或荷蘭退職官員的美麗別墅，點綴本區以悅目文明的氣象；而最足引人注意的卻是土臺墾種的制度（*System of terrace-cultivation*）。這種制度在此地極其流行，大約在世界上罕有其匹。各谿谷的斜坡，一概墾成土臺，達到山腰的高處。這許多級的土臺環抱山坡的凹陷處，儼然成爲魁偉的圓形劇場。這些土臺佔有好幾百方哩的地面，我們從此可以想見居民的勤勉同文明的來歷。土臺的範圍隨著人口增加而逐年推廣，都由各村居民在各頭目指揮之下協力墾闢而成；他們所以能夠實現這種大規模的墾種也就是憑藉著這項全村共同經營的制度。這項制度大約是婆羅門教徒從印度方面傳入的，因爲他們的遺蹟絕無存在的地方，對於這項制度都是絕無所知。我初次看見這項墾種形式原來是在巴里同琅波克，因爲我在後文（第三編第一章）將有詳細的敘述，所以在此處不必多說；不過在爪哇西部，因爲地形較佳，草木較茂的緣故，這種墾種形式所產生的結果是特別顯著而美麗的。爪哇境內諸山的下層斜坡既然具有這樣爽快的氣候同肥沃的土壤，而且生活費又

是這樣便宜，生命財產又是這樣安全，所以多數的歐洲人從殖民地政府退職以後，往往僑居爪哇，不回歐洲去。他們分散的宅居在本島交通上比較便利的各地，對於土人的改進同全島的福利是很有貢獻的。

離開波衣登曹格二十哩，驛道渡越麥加門洞山 (Megamendong Mountain) 上升到四五百呎左右的高處。這一帶地方的山景很是優美，山上各有大片的原生林，又有若干爪哇全島最古的咖啡栽植地，咖啡樹叢生成林，儼然和林木同樣的高大。在嶺尖隘口以下大約五百呎的地方，築有一所道路看管人的草舍，我把半所租用兩星期，因為這個地點彷彿是很有出息的採集地。我住下以後，立即發覺爪哇西部的產物顯然和東部不同；並且一切更為顯異的鳥類同昆蟲都可以在此地尋覓而得。剛在第一天我的獵人就替我獵得雅緻的黃綠相間的「忒洛袞」(原註學名：*Harpactes Reinwardti*)，同豔麗小巧的山椒鳥科一種 (Flycatcher 原註學名：*Pericrocotus miniatus*)——牠在叢林中間飛翔的時候，彷彿是一撮的火燄——以及稀有古怪的黑紅相間的金鶯 (Oriole 原註學名：*Analcipus sanguinolentus*)，都是爪哇獨有的種，而且似乎又祇

限於西部。在一星期內我獲得二十四種鳥類，都是我在本島東部所不會看見的鳥類；再過一星期這項數目又增加到四十種，並且幾乎一概都是爪哇動物誌上所獨具的。大而美的蝶類也極其豐富。在幽谷內，或偶然在大路旁，我捕得優異的「阿朱那鳳蝶」(Papilio arjuna)，翅上似乎滿地都灑著金綠色的粉粒，而且凝聚為多條的長帶以及月形的斑點；我有時又看到結構精巧的「科溫鳳蝶」(Papilio coon) 在陰暗的路徑上款款而飛（圖形見下章）。有一天，一個童子用手指鉗著一隻美蝶而來，絲毫沒有傷及蝶身。他看見這隻蝴蝶豎起翅膀站在路旁泥濘上吮吸液汁，所以乘機把牠捉住。許多熱帶的美蝶都有這種習慣，而且牠們往往吮吸得十分專心，以致容易被人們捉住。那童子所捉得的蝴蝶原來是一隻稀有古怪的「叉尾蝶」(Charaxes kadonii)，牠的顯異處就是每一張後翅都有兩條彎曲的翅尾，這種翅尾的形狀和一個彎腳規十分相似。牠是當時我第一次看到的種，並且到現在還是英國所有採集品中唯一的代表。

從前我在爪哇東部，因為旱季的鬱熱乾燥對於昆蟲生活極不相宜，使我大大受苦。而在此地我又遇到極端潮溼陰雨的天氣，也是同樣的不相宜。我在爪哇西部內地前後一個月內竟不會有

一天的真晴真熱。每天下午幾乎都要下雨，否則又有濃霧要從山上降下，都妨礙我的採集，而且標本又最不容易乾燥，因此我實際上並沒有機會可以獲得爪哇昆蟲學的良好標本。

我遊歷爪哇所得一項最有趣的意外事件可以說是攀登判澤朗哥 (Pangerango) 同草對 (Carada) 兩山山頂的旅行。前者是一座死火山的尖圓峯，高約一萬呎；後者是活火山的噴火口，在同一山脈的較低部分。越過麥加門洞隘口約有四哩的契帕那斯 (Tehipanas)，剛好位在本山的山麓。此地有一所總督駐節的村屋及植物園的一個支處；這個支處的看管人用一張牀款待我一夜。美麗的喬木灌木種得很多，又有大宗的歐洲蔬菜種著，以佐總督的肴饌。在植物園的四周有一條小急流，急流近旁種有許多蘭科植物，或著生在樹幹上，或懸掛在枝極上，彷彿是一所有趣的露天蘭室。我心中想在山上暫駐二三天，僱了二個苦力挑行李，在第二天早上偕同二個獵人動身。我們在最初一哩走過平曠的地域，逐漸穿入蔓延全山的森林，這種森林一直從五千呎左右的高處瀉下。其次一哩或二哩穿過一大片原生林，登上峻峭的斜坡，樹木極其高大，樹下的叢莽有美觀的草本植物，木狀羊齒，同灌木。路旁所生的無數羊齒極其顯異。這些羊齒的種類彷彿是無從計算，

我時時停腳去欣賞若干新奇有趣的形態。我方纔領悟園丁所告訴我的話，他說是在這一座山上已經找出三百種羊齒。到了午時相近，我們走到吉部朗 (Tjiburong) 的小片高原，位在本山峻峭部分底下，築有一所板屋以備行人留宿。近旁還有一道美麗的瀑布同一個希奇的岩洞，我都沒有時間去問津。我們繼續登高以後，路徑漸漸狹窄，而且崎嶇峻峭，彎彎曲曲的繞上尖峯，峯上覆有整齊的岩堆，長著茂盛的植物，這些植物都略為短矮。我們挨過一條急流，流水幾乎達到沸點，外觀上最為奇特，在錯落的河牀上起泡，發出一陣陣的蒸汽，被臨流的羊齒類同石松屬所遮隔，這些植物在此處特別發達。

大約在七千呎的高處我們來到另外一所竹舍，位在一處叫做坎當巴達克 (Kandang Badak) 的地方——就是『犀牛野』(“Rhinoceros-field”)——這所竹舍就是我們的臨時寓舍。此處有一小片墾植地，地上有極多的木狀羊齒以及幾種規那樹屬 (Cinchona) 的幼植物。當時剛好有了大霧大雨，我在當天晚上不會登上山頂，而在留駐期內我曾經往遊山頂兩次，革對噴火口一次。這個噴火口是一個半圓形的大裂口，周圍都是黑色陡峻的岩壁，岩壁的周圍有幾哩巉

被掩蓋的嶙峋斜坡。裂口並不很深；上面披露著多處的硫磺石，以及色彩駁雜的火山產品，又有幾處罅隙噴出不斷的煙和汽。而我覺得判澤朗哥的死火山尤爲有趣。山頂是一片參差起伏的平原，上面有一條側生的深罅，旁邊有一個山脊。不幸我們駐在山上幾天，在頭上或腳下都時時有霧有雨，所以我不會有一次可以看見山下的平原，或瞭望四周的風景。這次旅行雖有這種障礙，而卻使我非常欣喜，因爲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赤道附近的高山，親眼看到熱帶植物變爲溫帶植物的變化。我下文要把自己對於這種變化在爪哇所觀察到的情形約略敘述一番。

在登山的時候，我們最初遇到草本植物的溫帶形態，僅在三千呎的高度上，開始長着草莓 (*strawberry*) 同堇菜 (*violet*)，不過草莓很不雅觀，堇菜祇有淺色很小的花。醜惡的菊科 (*weedy compositae*) 也開始給予路旁的草類以歐洲的氣象。介在二千呎和五千呎中間，一切的森林同潤谷都披露着極端發達的熱帶植物。繁生的木狀羊齒有時高到五十呎，對於一般的外觀大有貢獻，因爲就熱帶植物的一切形態而論，這些木狀羊齒當然是最顯異而且最美麗的。其中有幾處深谷已經把大樹淨除下去，從谷底達到谷頂都滿布着這些羊齒；我們每逢走到山上的道路和這種

深谷交叉的地方，這些羊齒的羽狀莖葉或高出眼上，或低在眼下，尤其顯出一種永久難忘的美景。闊葉的芭蕉科同蕺荷科有華美的叢葉，同光怪的繁花，而秋海棠屬同野牡丹屬也有雅緻紛歧的形態——都在此處不斷的引起我們的注意。一簇簇的蘭科羊齒類，同石松屬，填滿樹木和其他高大植物中間的空隙，生長在樹幹上，殘株上，同枝桠上，搖曳，懸掛，雜揉於其間，極其斑駁而繁雜。大約在五千米處，我初次看見木賊屬植物 (*Horsetails*)，而且和我們自己的種很是相似。在六千米處有覆盆子 (*Raspberries*) 繁生；從此直達山頂計有三種可食的懸鈎子屬。在七千米處柏樹方纔出現，並且各種林木都縮小了形體，地面上又覆被着更多的蘚苔同地衣。從此往上而去，這些蘚苔越來越多，以致構成山坡的岩塊同巉巖都全部為牠們所掩蓋。在八千米左右，歐洲的植物形態方纔極其繁多。有若干種的忍冬 (*honeysuckle*) 「聖約翰草」 (*St. John's-wort*)，同雪球 (*Gnelder-rose*) 很是繁生。在九千米左右，我們初次看見稀有美麗的「皇家櫻草」 (*Royal Cowslip*) 原註學名：*Primula imperialis*)，據說這種櫻草，除這一個山頂以外，在世界上再沒有別處可找。牠有高硬的莖，有時高到三呎多，根出葉長到十八吋，莖上生有若干類似櫻草的環形花，替代着普通櫻

草末梢上的一個花球。林木有了錯節，低矮到灌木的程度。這些林木向上蔓延到古噴火口的邊緣，而不會跨越洞口伸展到山頂上去。我們在此處找到一大片無林地而，地上有灌木狀的艾屬同鼠麴草屬的叢莽，和我們的青蒿同鼠麴草相似，卻有六呎或八呎高；又有毛茛、葦菜、越橘、苦菜、藜蘆，以及白色黃色的十字花科、芭蕉、同一年生的草類，到處繁生着。凡有叢林同灌木的各處，都有「聖約翰草」同忍冬生長得極多，而「皇家櫻草」卻僅僅在叢莽的溼陰底下顯露着雅緻的花。

從前有一位摩特力先生 (Mr. Motley) 曾經在旱季內遊歷本山，對於植物很是留意。他把高處更似溫帶的區域所有顯異的各屬，列成下表：葦菜屬兩種，毛茛屬三種，鳳仙花屬三種，懸鈞子屬八種或十種，櫻草屬、金絲桃屬、當藥屬、君影草屬、越橘屬、山躑躅屬、鼠麴草屬、藜蘆屬、實荳答里斯屬、忍冬屬、車前屬、艾屬、山梗菜屬、酢漿草屬、槲屬、同紫杉屬，各有若干種。有幾種更細小的植物——「優種車前」(Plantago Major)、「披針形草」(lanceolata)、苦菜、同蕒蒿——都和歐洲的種剛好相同。

在赤道南方一個島上有這個孤立的山峯，山峯上面所發現的植物竟和歐洲的植物這樣密

切相似，而且峯麓四周幾千哩的低地上卻都生長着性質完全各別的植物——這種事實的確是十二分奇特，並且到了晚近方纔找到一種可通的解釋。騰涅立夫峯 (Peak of Teneriffe) 雖然更為高聳，並且更近歐洲，而卻沒有這一類的高山植物；再則波旁 (Bourbon) 同毛里西亞 (Mauritius) 諸山也都沒有。那末，爪哇境內這個火山性的高峯不免有幾分例外了；但是類似的——若不是剛剛平行的——情形卻也有了幾項，我們可以從此更能了解這種現象所以發生的來歷。阿爾卑斯山 同 比里尼斯山脈 (Pyrenees) 所有較高的山峯都有許多植物絕對和拉伯蘭 (Lapland) 的植物相同，而在居間的各平原上卻又無處可找。在美國懷特山 (White Mountain) 山頂各種植物都和臘布刺多 境內的種相同。在這些情形上，一切普通的傳播工具都是無從下手的。這些植物大半都有沈重的種子，這些種子當然不能被大風吹送得怎樣遙遠；而且鳥類的作用也是同樣的不可能。要解決這個問題既然有這種大困難，所以有若干博物學家竟相信這些物種都是各自加倍繁生於這些遠隔的山峯上。但是地質學上斷定有一個新近的冰河時代，卻貢獻一個很滿意的解決方法，這個方法是現在一般科學家所公認的。在冰河時代，威爾斯 境內諸山都填滿着冰川。

中歐的多山部分，以及美洲各大湖以北的大部分，也掩蓋着冰雪，所以當時這一切地域的氣候都和現在臘布刺多同格林蘭的氣候相似，因此這一切地域在當時都覆被着同樣的北極植物。而在冰河時代完了的時候，這些地域的雪堆，以及山頂上降下的冰川，都要退到山坡上去，並且向着北極退去，因此各種植物也都隨同退去，而固着在目前雪線（snow line）的邊緣上。所以到了現在，還有相同的種可以在溫帶的歐洲同美洲境內高山的山頂，以及北極的荒涼地域，找尋出來。

其次，又有另外一宗事實存在，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去解決爪哇境內高山植物的事件。在喜馬拉雅山的上層山坡，在中印度同阿比西尼亞（Abyssinia）的諸山山頂，已經發現若干植物，雖然不和歐洲諸山的植物完全相同，而卻是同屬的植物，植物學家都以爲就是歐洲山上植物的代表；並且這些植物大半都不能存在於居間的暖平原上。達爾文相信這一類事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解釋；因爲在冰河時代的嚴寒當中，溫帶的植物形態大概要擴張到熱帶的範圍裏而來，而在冰河時代離別的時候，這些植物就要退到這些南方的高山上去，並且向北退到歐洲的平原同山阜上來。不過在這次情形內，冰河時代過去以後，環境的大變遷已經使得這些植物有許多都大

大的改變形態，以致大家都把牠們認作各別的種。此外還有一大宗性質相似的事實已經使達爾文先生相信溫度的低落，在從前有一個時期，曾經輔助幾種北溫帶的植物越過赤道而去（從最高的路徑，）達到南極的地帶，因此現在在那裏也可以找到那些植物。這個信念所憑藉的證據可以在物種原始第二章的後部分搜羅出來；我們現在都承認牠是一種假設，但是這種假設可以使我們解釋爪哇火山所以有歐式植物的來歷。

不過這種假設當然有人要反對，他們以為現在在乎爪哇和大陸中間的大海當然已經阻礙冰河時代溫帶植物形態的傳播。假使我們沒有充分的憑據來證明爪哇在古時曾經和亞洲大陸連合一氣，而且證明這種連合又剛好發生於相當的時代，那末這種反對或者的確是一種有力的反對了。這種連合最明顯的憑據是爪哇的大哺乳類如犀牛、虎、野牛都在暹羅、緬甸也有發現出來，這些動物當然不是為人類所輸入的。再則爪哇的孔雀以及其他幾種鳥類也都是以上各地所共有；不過在多數的情形上，所有的種雖然密切相似，卻顯然互異。——這就是表示分離以後已經經過久遠的時間（這種變化所必需的時間，）卻又沒有久遠到造成一種完全的變化。那末這一段

時間就剛好和溫帶植物輸入爪哇以後所需要的那一段時間相符了。這些植物到現在幾乎一切都是異種；但是牠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已經和當時大不相同，並且有些植物或者已經絕種於印度大陸，因此爪哇物種所以各別的來歷自然獲得充分的解釋了。(2)

我在山上經過更爲專門的搜索而仍舊絕少成功的緣故，大概是在於天氣太不相宜，以及我的停留太爲短促。從七千呎到八千呎的高處，我捕獲一種最可愛的小「食果鴿」(fruit pigeons 原註學名：*Ptilinopus roseicollis*)，牠的頭上頸上純粹是鮮豔的粉紅色，和全身的綠色毛羽互相輝映；其次在山頂上種有草莓的地點，我又捕獲一隻暗色的畫眉（原註學名：*Turdus fumidus* 係鶉科的鳥類，）牠的形態習性剛好和歐掠鳥相同。昆蟲的極端缺乏當然是由於天氣太溼；而且我在本次旅行內竟不曾獲得一隻蝴蝶；但是我覺得在旱季內倘若有一個星期留駐在本山上，一定可以報答採集家以各項博物學的標本。

我回到托厄哥 (Togo) 以後，想找尋另外一個地點去採集，就遷到向北幾哩的一片咖啡栽植地上，繼續在山上高處低處嘗試好幾次；但是我始終不會找到稍稍豐富的昆蟲採集地，並且鳥

類尤其比不上麥加門洞山的繁夥。天氣已經非常多雨。我看看溼季儼然插足進來。所以回到巴塔維亞把採集品裝包寄出以後，就在十一月一日動身乘坐輪船往邦加同蘇門答臘去。

註(1)在一八七九年人口仍舊繼續增加到一千九百萬餘，到一八九四年又增加到二千五百萬。

註(2)我現在已經達到這些事實以及同類事實的另外一個解釋，而且我覺得那個解釋更為完全並且更為可能。
(參看我的鳥嶼生物第十三章及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三六二頁到三七三頁。)

第七章 蘇門答臘（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到一八六二年一月）

從巴塔維亞開往新嘉坡的郵船把我載到民托（Minto）來，民托是邦加島的要城要港。我在民托留駐一、二天，要覓定船隻渡過海峽，溯河而上，前往巴鄰旁（Palembang）。我在附近一帶散步幾次以後，看出這一帶地方邱陵起伏，而且滿眼都是花崗岩同鐵礬土合成的岩石，又有乾枯短矮的森林植物；但是我祇能找到極少數的昆蟲。一隻寬敞的露天帆船載我來到巴鄰旁河的河口，我在一個漁村上僱得一隻划船乘到巴鄰旁去，大約有一百哩的水路。除開順風以外，我們祇能隨着潮水前進，而且兩岸往往泛濫着「尼帕溼澤」（Nipawamps），所以每逢我們不得已停船的時候，都是很難排遣的。十一月八日到了巴鄰旁以後，我寄寓在某醫生家裏，這個醫生是朋友給我寫信介紹的，因為我想和他商定一個採集的好地點。但是大家都確切對我說，我必須遠遠前去，方纔可以找到一片燥林，因為在本季內，所有內地許多哩的地面都是泛濫着洪水的。因此我只好在巴鄰旁留駐一星期，以便決定自身將來的行動。

巴鄰旁是一個大城，沿着河流的美灣伸長到三四哩，而且河流又剛好和格林維基（Greenwich）近旁的泰晤士河同樣的闊大。但是河流的兩岸卻有許多房屋架在樁上，凸入河裏來，因此河道狹了許多，並且這些房屋以內又有一排屋舍造在大竹筏上，這些竹筏都用藤索縛到岸上或樁上，隨着潮水上升下降。兩岸的河邊大概都有這種房屋支搭起來，而且大半的房屋都是向着河身開張的商店，超出河面祇有一呎，所以我們乘了一隻小舟，就可以往市場上買得本城一切出售的物品。本城的土人統是純粹的馬來人，他們這些人倘若找到可以架屋的河水，是決計不肯把房屋建築在燥岸上的；倘若遇到坐船可通的地方，也是決計不肯步行而往的。有一大部分人口是中國人同阿刺伯人，他們經營着一切的商業；惟一的歐洲人祇有荷蘭政府的文武官吏。本城的城市位在本河三角洲的盡頭處，介在城市和大海中間祇有一小片地面高聳在高潮的水線上。從此前往內地一直有許多哩，凡主流及各支流的兩岸都很低溼，在溼季內河水泛濫得很闊。巴鄰旁建造在一片高聳的地面上，祇有幾哩的範圍，位於河流的北岸。在一處離城大約三哩的地點，這片高聳的地面擁出一個小阜，阜尖被土人認作聖地，蔭庇着若干美觀的喬木，棲有一大陣松鼠，已經馴養

到一半程度。每逢有人持出幾塊麵包屑或幾隻水果的時候，這些松鼠就會跑下樹來，從那個人手中把麵包屑或水果銜去，而立即跑開。松鼠的尾巴直挺挺的豎在後面，全身的毛有灰色、黃色、棕色、一圈一圈的相間，極其輝煌而美麗。牠們帶有幾分鼠類的行動，從樹上下來的時候屢次停腳，拿着大黑眼認真張望，然後再敢前進。馬來人所具的常得野獸相親的態度，真是他們品性上一種怡人的特色，這種特色有幾分是原於他們步履的安詳，以及好靜而不好動。馬來的少年都遵從父兄的意旨，似乎絲毫沒有歐洲童子的頑皮傾向。假使在英國村莊附近，即使和教堂相鄰，那些馴養的松鼠能夠棲息在樹上聯續得長久嗎？牠們不免要立即被擊被逐，或者被捕被幽於旋舞的籠中了。我從來不曾聽見有這種美觀的松鼠這樣馴養在英格蘭境內，不過我卻以為這件事情在任何私家的花園內也容易辦到，而松鼠也自然可以怡悅耳目而異於尋常。

經過多次探問以後，我方纔知道從巴鄰旁上去一天的水路，就是一條行軍路的起點，這條行軍路伸長到若干山上，並且穿繞到本庫楞（Bencoolen），於是我就決意走這條路，要走到我找出一片採集地為止。從此我可以得到燥地同好路，而且可以避開水路，因為在本季內河水很急，汨流

而上是很煩難的，而且兩岸一帶的地面都浸溺水中，對於採集者也大不相宜。我們在早上雖然動身很早，而卻要在晚上很晚方纔趕到羅洛克（Loko），就是大路起點所在的村莊。我在村內駐了幾天；但是鄰近一帶所有不在水下的地面都已經有人墾種，惟一的森林卻在溼澤以內，在目前簡直無路可通。我在羅洛克所捕獲新奇的鳥類祇有美麗的「長尾鸚」（*Parrot* 原註學名：*Palaeornis longicauda*）。村上的人都切實對我說，這一帶地方都和本村相同，即使走了一個多星期遠遠前去也是相同，而且他們彷彿想不到有什麼高出水面蓋有森林的地域，因此我方纔覺得往前而去，不免枉費工夫，因為我自己所能擺布的時間倘若大半消磨在行動上，是很不經濟的。但是後來我畢竟遇到一個熟悉本地情形的人，而且他說的話也比較的容易通曉；他立即告訴我，我如果要找尋森林，必須前往梭邦（*Rembang*）區去，我又問明那一區和本村的距離大約是二十五或三十哩。

大路分爲均勻的各站，每一站有十哩或十二哩；因爲我不會叫人前去給我預先僱好苦力，所以我每天祇能走一站路。每個站上各有旅客寄宿的房屋，屋內設有廚房同馬房，並且時時有六個

或八個人守候着。苦力的工資有固定的制度，四周各村的居民一概要輪流擔任苦力的服役，並且要輪流在站上守候，每次五天。這種擺布對於行旅極其方便，而我所得的便利尤多。我每天早上走了舒服的十哩或十二哩，利用其餘的時間前往四周散步，並在村中或附近一帶考察一周；我有一所現成的房屋可以寄宿，省卻許多麻煩。我走了三天來到摩伊刺杜瓦 (Moera-dua)，就是梭邦區第一個村莊，四周一帶乾燥而崎嶇，散布着好一片森林，我因此決意暫駐幾天，到鄰近去嘗試一回。剛在路站的對面有一條深水的小河，以及一處洗澡的好地點；在村莊前面有一片森林，被大路穿了過去，有許多大樹遮蔭，是引誘我留駐的一部分原因；但是經過兩星期以後，我仍舊找不到一個昆蟲的好地點，並且祇有極少數的鳥類和麻刺甲普通的種不同。因此，我就前進一站走到羅波刺曼 (Lobo Raman)，此地的旅客宿舍單獨的建築在森林中，離開三個村莊各有一哩左右。這一層對我十分相宜，因為我到各處行走不致一舉一動都被大宗的男婦小孩所注目，而且我可以隨意交換的步行到各村及各村四周的栽植地去。

蘇門答臘馬來人的村莊很有幾分特別，並且十分美觀。一片幾畝的地面圍了一重高籬笆，地

面上密密的建築着房屋，房屋的排列極其參差不齊。巍峨的椰子樹叢生在各屋中間，所有的地面受多人的踐踏，很是裸露光滑。房屋豎造在大約六呎高的樁柱上，上等的房屋都用木板構成，其餘的用竹構成。板屋總有雕刻的花紋，並有高聳的屋脊，以及撐出屋外的屋簷。三角牆的末梢以及一切主要的樑柱，有時雕刻着非常精緻的花紋，不過這種情形在邁西的麥囊卡波 (Menangkabo) 那一區還要更多。屋內的地板都用竹引編成，有些搖動，屋內並無家具一類的器皿。沒有什麼椅凳，祇有平正的地板攤著草蓆，一家人都坐臥於蓆上。村莊的外觀倒很潔淨，在主要的房屋前面時常有人掃地；不過穢氣極多，因為房屋底下都有一個發臭的汗泥孔，一切汗水同廢物都從上面穿過地板傾倒下來。馬來人對於其他一般的事件上都極其清潔，有些事情並且在迷信上要清潔；至於這一項特別的不潔風俗——在馬來人中間這樣普遍的風俗——我以為顯然由於他們原是一種瀕海嗜水的民族而來，這種民族本來在水上搭樁架屋，到了後來方纔逐漸遷居內地，先從江河汜流而上，再進入乾燥的內地。因此這種民族一向所有海居的習慣——又便利，又簡潔，而且習之既久已經變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在當初遷居於內地的人當然要把牠繼續保留起來；況且

排水又沒有整齊的制度，所以在各村內部除任意傾倒以外，倘若去設置別的方法都是很不方便。

在蘇門答臘這一切村莊內，我們要找尋食物是很困難的。我所遇到的時令並不是蔬菜的一季，所以我費了許多工夫纔找到若干奇形怪狀的芋薯，但是找到以後又是堅硬難喫。家禽極其缺乏；水果祇有最惡劣的一種香蕉。土人（至少在溼季）絕對以米食爲主，剛好和愛爾蘭貧民以番薯度日一般。煮得很燥的一鍋飯，把鹽同紅胡椒用作菜蔬，一天喫兩次，就是他們的全部食物，而且在一年當中大部分都是如此。這原來是一種風俗，並不是貧苦的現象；因爲他們的妻子兒女在手臂上從手腕到手肘都環繞着銀鐲，又有幾十顆銀幣串成一氣，或者環在頸上，或者懸在耳下。

我從巴鄰旁動身以後，沿途聽到一般人所說的馬來語逐漸的混濁起來，直到後來簡直十分難懂，不過有許多顯著的字聯續複述出來，所以我還可以認定牠是一種馬來語，還可以臆測到談話的主題。在幾年以前，本區的風氣是很壞的，旅客們時常被劫被戕。各村中間的爭鬪也時常要發生，並且斷送許多的性命，都是由於疆界或奸淫的爭論而起。自從本島分區受治於「巡按官」

(“controllers”) 以來——他們依次巡視各村，察聽控案，處理爭端——這種事件已經絕無所聞。這是我親身所閱歷的荷蘭政府成績優良的許多實例之一。荷蘭人對於相隔最遠的領土施行嚴密的監督，創立一種適應土人本性的政體，改革惡習，懲治罪惡，而使政府自身到處受土人的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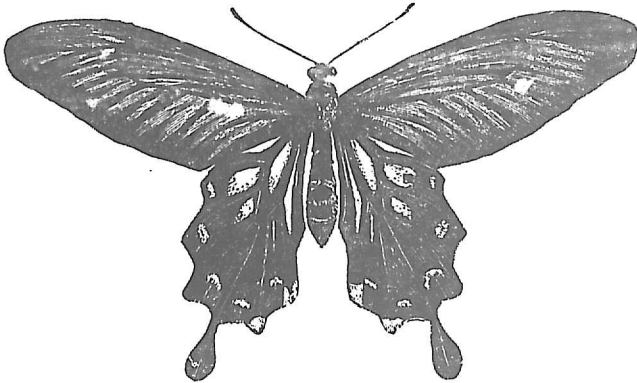
羅波刺曼是蘇門答臘東端的中心點，向東、向北、向西，都距離大海一百二十哩左右。地面上並無山阜，而卻起伏不平，土壤大概都是紅色的脆泥，並無岩石。無數的小川小河交錯於其間，有空曠的墾植地同一簇簇的森林均勻相間，這些森林或者原生，或者再生，都有很多的果樹；道路縱橫可以通到各方。總之，這一帶地方是博物學家所認為最有出息的地方，如果遇到一年當中更為相宜的時期，我認定牠所貢獻的標本是格外豐富的；無奈現在剛是雨季，就是最好的地點也祇有少數的昆蟲，而且樹上又沒有水果，所以鳥類也不很多。我採集一個月，僅僅添上三四種新種的鳥類，不過希奇有趣的好標本我倒捕得不少。我對於蝶類的採集更有成功，一共捉得若干很新奇的佳種，以及許多稀罕的美蝶。我現在要把內中兩種蝴蝶敘述一番，這兩種蝴蝶雖然在各家採集品中很

是普通，而卻含有極有趣的特點。

第一種是美麗的甌蝶 (*Papilio memnon*)，一種深黑色的鳳蝶，全身點綴着鮮明灰藍色的條紋同鱗片。前翅的伸長是五吋，後翅爲圓邊形，而有扇形的隅角。雄蝶都是如此；而雌蝶卻很不同，並且極其紛歧，粗看未免把牠們認作若干各別的種。這些雌蝶可以分成兩組：一組是形態上和雄蝶相似的，別一組是各翅的輪廓完全和雄蝶不同的。第一組雌蝶的色彩極其紛歧，往往近於白色，而有暗黃色同紅色的種種條紋，不過這種異點是蝶類所常有的異點。第二組雌蝶卻非常特別，我們簡直不會猜作同種的蝶類，因爲牠的後翅伸長出來成爲大羹匙形的翅尾，這種翅尾在雄蝶或常態的雌蝶身上簡直是連影子都找不到的。這些有尾的雌蝶並沒有暗色同鮮藍色的着色——這種着色是雄蝶及常態的雌蝶所常有的——而卻裝飾以白色或淺黃色的條紋同小塊，佔去後翅大部分的表面。這種奇特的着色使我發現兩件事情：第一，這種奇特的雌蝶在飛翔的時候，非常相似同屬異組 (*different group*) 的另外一種鳳蝶，即「科溫鳳蝶」；第二，我們從此獲得一個「擬態」的實例，和貝次先生 (*Mr. Bates*) 所美滿指證解釋出來的那些實例 (1) 相似。我們可取



鳳蝶的兩種雌蝶



科溫鳳蝶

下文這項事實來充分證明這種「假冒」並非偶然的事情：就是在印度北部有一種鳳蝶——[*Papilio Doubledayi*]——在形態上相似科溫鳳蝶，所差的祇在以紅斑點代替黃斑點，這種鳳蝶竟把科溫鳳蝶取而代之，但是後來又有和牠極端相似的種，或卽甌蝶的變種，——[*Papilio androgens*]——生出有尾的雌蝶，也有紅斑點。這種假冒的效用同理由似乎在於被摹仿的鳳蝶具有或種原因不致爲鳥類所攻擊，所以甌蝶的雌蝶及其同志者極力摹仿那些鳳蝶，也可以因此避免攻擊。此外還有兩種被摹仿的鳳蝶——[*Papilio antiphus*] 同 [*Papilio polyphortes*]——竟被這種鳳蝶卽 [*Papilio thesus*] 的兩種雌蝶摹仿得這樣相似，以致荷蘭的昆蟲學家得罕 (De Haan) 竟被哄騙，把牠們一併歸爲同種呢！

此外還有一項最古怪的事實和上文所說的兩組雌蝶相關：這項事實就是無論那一種形態都會生育這兩種各別形態的後裔。有一隻母蝶所產的一窩幼蟲曾經在爪哇被一位荷蘭的昆蟲學家育養起來，竟發現若干雄蝶以及若干有尾或無尾的雌蝶，而且我們又有各項理由可以相信這種情形實在是一定不易的情形，至於性質上介在中間的形態是決計不會出現的。爲指證這種

現象起見，我求大家設想一個遠遊的英國人在某處遠島上娶有兩妻——一個是黑髮紅膚的印第安人，別一個是紅髮黑膚的黑種人；並且設想她們所生的子女並不是白種和棕種或黑種的混合種，雜有成分不同的父體和母體的特質，而卻是兒子一概都是白膚碧眼和父體一樣，而女子又一概都是和母體一樣。這一種情形就要被人家看作十分奇怪了；但是那些雌蝶的情形卻比這個還要奇怪一倍，因為牠們每一個母體不但能夠生出相似父體的雄蝶，以及相似自身的雌蝶，而且也能夠生出相似別一個母體的雌蝶，和自身竟完全不同！

我要大家注意的第二種蝴蝶就是「枯葉蝶」(*Kallima paralekta*)和英國「紫皇蝶」(*Purple Emperor*)同科的一種蛺蝶，在大小上大略相等，或者略為大些。牠全身向上的一面是一種鮮豔的紫色，而雜有灰色的斑點，又有一條深橙色的闊帶橫穿前翅而過，因此牠飛翔的時候很是顯現。這種蛺蝶在乾燥的樹林同叢莽內倒是常見的蝶類，但是我屢次想捉牠都沒有成功，因為牠飛了一會以後，就要鑽進叢莽，雜在乾葉或枯葉中間，我無論怎樣小心的鑽進去，總找牠不着，直到後來牠忽然飛了出來，又再隱身在一處相似的地方。不過我畢竟微倖找出這種蛺蝶所棲止



飛翔時與棲息時的枯葉蝶

的確實處所；我雖然有好一會看不到牠，後來卻發現牠還是逼近的在我眼前，祇因牠棲止的姿勢非常相似一張枯葉着生在一條細莖上，所以竟蒙蔽了十二分注視的眼睛。我在牠們飛翔的時候，把牠們捉來好幾隻，所以我能夠洞悉這種假冒所由產生的情形。

這種蛺蝶前翅的上角成爲尖形，剛好和許多種熱帶的灌木喬木的葉尖相同，而後翅的下角又伸爲一條短而厚的翅尾，在尖端上略爲鈍些。在上下兩角中間直穿着一條暗色的弧線，剛好相當於樹葉的中肋，從這條中肋又向兩側射出若干歪斜的斑紋，剛好相做於樹葉的側脈。這些斑紋在翅底向外的一側，以及向裏一側靠近中心同頂尖處，都是格外鮮明的；所有這些斑紋一概都用其他類似種普通所具的線紋同條構成，不過牠的線紋條紋更爲修整伸長，把樹葉的脈絡摹仿得格外相似。全身腹面的着色很是紛歧，不過一切都是灰棕色或灰紅色，和枯葉的色彩相當。這種蛺蝶時常棲息在細莖上，已經成爲一種習慣，牠雜在枯葉或乾葉中間，把各翅緊湊的閉合起來，使各翅總和的輪廓剛剛和一張大小適中的樹葉相同，而略微有些彎曲或縐縮。後翅的翅尾做成一枚美妙的葉柄，並且當牠用着中央一對腳站牢的時候，這種翅尾剛好觸到細莖上。至於那一對腳

雜在四周的纖維同鬚根中間，也是無從辨認的。頭部同觸角都向後隱匿在各翅中間，因為各翅的根腳處留着一條小裂罅，剛好容許頭部縮進裏面來。以上這些繁複的細節總合起來，就產生了這樣齊全美妙的喬裝，無論何人倘若看到牠，真要喫驚不小哩。再則這些蛺蝶的習性也剛好能夠利用這一切的特點，而且利用得這樣有成效，簡直使我們完全不致誤會這種「擬態」的奇特情形所抱的宗旨，——就是顯然用爲一種「保護」。牠的敏捷的飛翔雖然在飛翔的時候足以使牠避免種種的危險，但是在棲息時候倘若同樣的顯現，就要不免於滅亡，因為熱帶森林裏面所繁生的食蟲鳥同爬蟲都容易來攻擊牠了。和這種「枯葉蝶」極端相似的，又有一種叫做木葉蝶（*Kallima inachis*），棲息於印度，很是繁殖，各家的喜馬拉雅山採集品都有這種木葉蝶的標本一同寄回本國來。我們考察這些標本的時候，可以看出牠們彼此之間各不相同，不過一切的變態都和枯葉的變相相當。凡黃、灰、棕、紅的各種色彩都可以找尋出來，而且有許多標本又有小黑點湊集而成的一簇簇斑紋，彷彿是生在樹葉上的黴菌，使得我們在起初倒當真以爲黴菌生在蝴蝶身上呢！

假使這一種奇特的適應在世界上真是有獨無偶，我們就很不容易給牠以任何的解釋。但是

這一種適應的實例雖然在已知的「保護的摹仿」當中可以說是最完美的一個實例，而在自然界中和牠相似的實例卻有幾百種，我們從此可以把牠們所由逐漸發生的情形歸納為一種普遍的理論。「種變」的原理，以及「天擇」或「適者生存」的原理——達爾文先生在物種原始那一部名著裏面所闡發的原理——對於這一種理論實在貢獻以一個基礎；而且我自己曾經把這種理論應用於一切摹仿的要例，撰成一篇文章，載在一八六七年的韋斯敏斯德評論年刊（*Westminster Review for 1867*）題目叫做動物的擬態及假冒（“*Mimicry, and other Protective Resemblances among Animals*”），讀者如果對於本問題想更有所知，可以參考這篇論文。(2)

在蘇門答臘境內獼猴極多；我駐在羅波刺曼的時候，時常有獼猴來到宿舍近旁的樹木上，使我獲得觀察牠們跳躍狀況的好機會。「天狗猴屬」（*Semnopithecus* 犬猿科一屬）的兩種獼猴最為常見——就是體態細小而有長尾的獼猴。因為不大有人持鎗射擊，所以牠們的膽子倒是很大，單有土人站在牠們眼前的時候，牠們竟安然停腳不動；我走出屋外觀看的時候，牠們睜着眼睛看我一二分鐘就要走開，牠們從一株樹的枝極大步跳到別一株樹較低的枝極上去，我們倘若

在一隻強壯的領路猴大膽的跳過去以後，看着其餘的猴也都顫抖抖的隨着跳去，倒是十分有趣；而且末後的一二隻往往不能夠下了決心去跳，直到後來其餘的都走散了，方纔自覺孤單可怕，於是拚命的把身子望空狂跳，往往要弄斷細極墮下地來。

有一種很古怪的猿類就是合趾猿 (Siamese)，也是很多，而比獼猴的膽子更小，慣棲於原生林中，不敢到村莊上來。這種合趾猿和「敏猿屬」(Hylobates) 的猿類相似，而體軀較大，並且四肢上頭兩個手指合在一處幾乎到尖，也和那一屬的猿類大不相同。牠的行動比活潑的敏猿笨拙許多，慣在樹木的低處不敢大步而跳；不過牠仍舊是很活潑的，而且利用牠的長臂——大約三尺高的成年猿總有五呎六吋的兩臂伸長——牠能夠在相隔很遠的樹木中間懸蕩過去。我買得一隻小合趾猿，這隻合趾猿被土人捕獲以後，曾經把牠用索縛傷。當初牠倒很凶，想來咬人；我們把牠解開繩索，給牠兩條棍子在洋臺下面去懸掛，把牠用一條短繩縛在棍上，繫上一個鈴，使牠可以行動，牠就更為滿意，並且在那裏敏捷的懸來蕩去。各種水果同米飯牠幾乎都會喫，我希望把牠帶回英格蘭來，無奈剛剛在我動身以前，牠竟死了。當初牠有些厭惡我，我時常親身去餵養牠，想把這種

厭惡除掉。有一天我餵養牠的時候，牠竟狠狠的咬我，以致我失了耐性，把牠狠打一頓，而我不免後悔，因為從那天以後，牠就越發厭惡我了。牠容許我的馬來童子同牠玩耍，並且牠能夠拿長臂從一根蕩到他棍，或者蕩到洋臺的椽上，一口氣蕩了幾點鐘，而且蕩得這樣輕快，所以我們時時把牠認作娛樂的來源。我把牠帶回新嘉坡的時候，牠格外引人注意，因為馬來半島雖然有幾部分時常看到合趾猿，而在新嘉坡卻一向不會有人看到活的合趾猿。

因為猩猩以棲息於蘇門答臘著名，而且從前在事實上也是最初在本島發現，所以我曾經多方探問猩猩的蹤跡，但是島上卻沒有一個土人曾經聽到有這種動物，而且荷蘭官員當中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此事。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猩猩現在沒有棲息在蘇門答臘東部的林原內，否則天然有人要看到牠；牠所棲息的地點大概祇限於西北部一片極小的地面——那一部分地面現在還是完全為土官所統治。蘇門答臘的其他大哺乳類，如象同犀牛，卻分布得更為廣闊；不過象已經比前幾年減少許多，這種動物似乎在文明擴張之下，是匿跡得很快的。在羅沙刺曼附近，象牙同象骨偶然在森林內還有找到，而活動物卻是無從看見。犀牛——「蘇門答臘犀」(Rhinceros Sumat-)

anus)——到現在還是很多，我時常看到牠的腳跡同遺糞，又有一次驚動一隻覓食的犀牛；牠穿過叢林砰砰而去，我祇能從濃密的莽叢中得見一瞥而已。我獲得一副十分完美的頭骨同若干牙齒，這些東西都是被土人拾起來的。

還有一種古怪的動物，我以前在新嘉坡同婆羅洲曾經遇到幾次，而在此地卻更爲繁夥，這種動物就是貓猴 (Galeopithecus, or Flying Lemur)。這種貓猴有一條闊薄膜環繞全身，一直伸張到趾尖同尾尖。這一條薄膜使牠能夠從一株樹上斜穿空中渡到別一株樹上去。牠懶於行動，至少在白天總是如此；牠短跑幾步爬到樹上以後，就要停腳一會兒，彷彿是疲倦一般。牠在白天抱在樹幹上休息；牠的紫綠合色或棕色的毛，錯雜以離奇的微白色斑點，和斑駁的樹皮色很是相似，因此牠在樹上當然可以獲得一種保護。有一次在傍晚的時候，我看見一隻貓猴在一片曠地上跑上樹幹去，再斜穿空中渡到別一株樹來，落在樹腳相近的樹幹上，立刻又開始上升。我拿脚步量量這兩株樹中間的距離，知道是七十碼；而下降的呎吋據我估計起來，祇有三十五呎或四十呎，就是每五呎的距離，下降還沒有一呎。我以爲這一層足以證明這種動物必定具有御風的能力，否則在這

樣的遠距離內，牠當然不容易剛剛落在樹幹上。和摩鹿加羣島的「卡司卡司」一般，貓猴主要的食物也是樹葉。牠有容積很大的胃，以及盤旋很長的腸。腦量很小，而生命最爲堅韌，用普通的工具要殺死牠，是非常困難的。牠的尾能夠捲絡，大概牠喫樹葉的時候利用長尾護持身體。據說，牠每次祇產一個幼兒，而我自身的觀察又把這一說證實，因爲有一次我獵得一隻雌貓猴，竟有一隻盲目裸體的小動物緊緊抱住牠的胸膛，這隻小動物沒有毛而很禿，使我憶起有袋類的幼兒來，似乎牠要蛻變到有袋類一般。貓猴背上的毛，以及四肢上薄膜上的毛，都短矮而柔輓，在品質上和「珠灰鼠」(chinchilla)的毛相似。

我從水路回到巴鄰旁來，在途中某村停留一天，水手們補葺小舟，那一天我可幸又獲得一種大犀鳥的雄者、雌者、同幼者各一隻。當初我吩咐獵手們出去打獵，等到我喫早餐的時候，他們回來，持上一隻美麗的雄犀鳥，就是 [Buceros bicornis]；有一個獵手說他自己在這隻雄犀鳥餵養一隻雌犀鳥的時候，把牠射擊而來，而那隻雌犀鳥卻是關閉在一株樹的樹洞內。我會經不時在書上讀到這種古怪的習性，至此立即隨帶幾個土人，動身前往他所說的地點去。我們穿過一條溪流同

一片溼泥地以後，找到一株臨水的大樹，在大樹的向下一側大約二十呎的高處，有一個小洞，洞內有一團汗泥一般的東西，他們說是這一團東西就是這種犀鳥用來填塞樹洞的。過了一會，我們聽見洞內發出鳥類的噪聲，並且看到鳥喙的白尖伸出洞外。我以一枚「盧比」(Rupie)作爲報酬，要求他們上樹取下犀鳥和鳥卵或雛鳥；但是他們都聲言這事過難，不肯嘗試。因此我只好悻悻而回。大約在一小時以後，忽然來了一種驚人的噪聲，那隻犀鳥已經送了上來，又有一隻雛鳥，都是從洞內取得的。這隻雛鳥最是一種怪物，和鴿一樣大，遍體並無毛羽；牠的軀體異常肥碩，包以半透明的皮膚，所以看去彷彿是一袋肉凍插上頭腳一般，並不像一隻真鳥。

雄鳥把雌鳥同鳥卵一齊封藏起來，雌鳥在孵卵的全期都由雄鳥餵養，一直到了雛鳥長大爲止——這種奇特的習性是若干種大犀鳥所同具的，並且是自然界裏面奇事之一，這些奇事都是『比小說更奇』的。

註(1)見於林尼安動物學社記事錄 (Trans. Linn. Soc.) 第十八卷，四九五頁，及亞馬孫河上之博物學家 (Naturalist on the Amazons) 第一卷第二九〇頁。



雌 犀 鳥 及 雛 鳥

註(2)這篇論文現在已經收入我的天擇與熱帶自然界(Natural Selection and Tropical Nature)內，成爲第三章。

第八章 印度馬來羣島的自然界

在本書第一章內，我曾經籠統的敘出某個結論所由產生的各項理由；那個結論就是：馬來羣島的西部諸大島——爪哇、蘇門答臘、同婆羅洲——以及馬來半島同斐律賓羣島，都在新近的古代方纔和亞洲大陸分離。現在我要把這些島嶼——我把牠們取名印度馬來羣島——的自然界敘述一個大概，來表明自然界對於這個見解有多大的助力，以及牠對於各島的過去同起源能夠有多少的智識獻給我們。

對於馬來羣島的植物界，我們目前所具的知識既然很不完全，而我自己又不曾加以充分的注意，所以我不能從此取得許多重要的事實。但是馬來式的植物實在是很重要的；而且呼克爾爵士(Sir Joseph Hooker)曾經在印狄加植物誌(*Flora Indica*)上說，這馬來式的植物擴張到印度境內所有氣候上較溼潤較均勻的各部分，又說，在錫蘭、喜馬拉雅山，以及尼耳蓋利(Nishiri)、卡細亞(Khasia)諸山所發現的許多植物，都和爪哇及馬來半島的植物相同。在馬來式植物的

顯異形態當中，我們可以舉出藤類——「藤棕屬」(Calamus)的攀緣棕櫚，以及紛歧的高大棕櫚同無莖棕櫚。蘭科、天南星科、蕁荷科、同羊齒類，都是特別豐富，而鳳凰蘭屬(Grammatophyllum)——着生的巨蘭，牠的葉叢同花梗叢長到十呎或十二呎——又是獨異的植物。此地又是奇異的瓶子草——豬籠草科——的出產地，這些瓶子草見於他處的祇有錫蘭、馬達加斯加、塞舌耳羣島(Seychelles)、西里伯、同摩鹿加羣島各地的孤種。這些可貴的水果，如山竹果同雕連果，也是本區的土產，在馬來羣島以外罕有生殖。爪哇的高山植物足以表出本區和亞洲大陸古代的連合，已經在前文有所提及；而澳大利亞更奇更古的連合，又被駱先生(Mr. Low)的啓尼巴洛山頂採集品所表示出來——那啓尼巴洛山(Kinibalon)是婆羅洲境內最高的山。

植物跨越內海比動物要便利得多。較輕的種子容易被大風吹送而往，就中又有許多是特別相宜。還有別些種子能夠在水中漂浮多時不致受損，可以被大風同潮流一直漂到遠岸去。鴿一類的食果鳥也是傳播植物的工具，因為種子經過鳥類的肚腹以後極其容易發芽。所以生長在海岸上同低地上的植物都有廣遠的分布，我們如果要斷定各島植物界的相互關係而求近於精確的

程度，必須對於各島的物種具有廣博的知識。對於馬來羣島的若干島嶼，我們在目前還沒有這樣完全的植物學知識；我們所以能夠證明爪哇和亞洲大陸古代的連合，僅僅是憑藉着這項顯著的現象：就是在爪哇諸山的山頂上，發現北方大陸甚至歐洲境內所有的若干屬植物。但是我們倘若就陸上動物而論，情形就很不相同了。牠們跨越大海的工具大大的受了限制。對於牠們的分佈狀況，我們已經具有比較精確的研究；對於各島上哺乳類同鳥類這幾羣動物，我們又具有比較完全的知識。而且這兩綱動物實在供給我們以本地域有機物分佈狀況的大半事實。

這兩綱動物棲息在印度馬來地域的已知數目很是不少，大概有二百五十種。就中除蝙蝠以外，其餘一切動物都沒有穿渡大海的什麼好工具，所以對於牠們的分佈狀況我們倘若加以一番考慮，當然可以大大的輔助我們來決斷這件事情；就是自從現有的物種初次出現以來，這些島嶼有沒有彼此連合一氣？或者有沒有和大陸連合一氣？

「猿猴類」(quadrumana or monkey tribe) 是本地域最顯著的特色之一。棲息在本地域的已知種類計有二十四種，而且這二十四種又是很均勻的分布在各島上——九種發現於爪

哇，十種於馬來羣島，十一種於蘇門答臘，十三種於婆羅洲，魁偉類人的猩猩僅僅發現於蘇門答臘；同婆羅洲；古怪的合趾猿（軀體比猩猩略爲小些）於蘇門答臘同麻刺甲；長鼻的獼猴於婆羅洲；但是以上各島都有長臂猿同獼猴的代表動物。類似狐猴的動物如 [*Nycticebus*]，跗猴，同貓猴，在這一切島嶼上也都有發現。

在馬來半島所發現的猿猴類計有七種，伸入蘇門答臘，四種入婆羅洲，三種入爪哇；又有二種入暹羅，緬甸，一種入北印度。除猩猩、合趾猿、眼鏡猴、同貓猴以外，所有馬來的猿猴類各屬一概在印度境內有十分相似的種來代表着，不過由於牠們大半的範圍都是有限的緣故，所以彼此絕對相同的種不免非常缺少。

有三十三種食肉類已經從印度馬來地域發現出來，就中大約有八種也見於緬甸同印度。這三十三種中間有虎，豹，虎貓，麝貓，同水獺；而馬來的食肉類二十屬中間又有十三屬在印度境內都多少相似的種來代表着。試舉一例：古怪的馬來狼獾（原註學名：*Helictis orientalis*）在北印度有一種密切相似的種—— [*Helictis nipalensis*]——來代表。

有蹄類動物計有二十四種，內中大約有七種伸入緬甸同印度。一切的鹿都是特異的種，內中祇有二種從麻刺甲蔓延到印度境內。就牛類而論，有一種印度的種伸入麻刺甲，而爪哇同婆羅洲所有的爪哇牛又在暹羅緬甸也有發現。有一種在蘇門答臘發現的類似山羊的動物，也在印度境內有牠的代表動物；而蘇門答臘的雙角犀牛以及爪哇的獨角犀牛，雖然一向被大家看作兩島的特異動物，但是現在都的確存在於緬甸北古 (Pegu) 同穆爾梅因 (Moulmein) 了。蘇門答臘、婆羅洲、同麻刺甲所有的象，到現在也被大家認作和錫蘭印度的象相同了。

其他哺乳類的各羣一概復演着這個同樣的普遍現象。有幾種和印度的種相同。有許多種密切相似，或者有代表的形態；但是同時總有少數特異的屬，由若干獨異的動物構成。

蝙蝠大約有五十種，內中不到四分之一是印度的種；齧齒類有三十四種，——松鼠、鼠等等——內中祇有六種或八種是印度的種；食蟲類有十種，卻祇有一種為馬來地域所獨異而成爲例外。松鼠極多，並且最爲顯異，在二十五種以內祇有二種伸入暹羅同緬甸。樹鼯類是古怪的食蟲動物，形態上和松鼠密切相似，這些動物幾乎祇限於馬來諸島，剛好和婆羅洲細小羽尾的 (Phloeernus)

lowii] 以及諸島上長鼻裸尾的 (*Gymnurus rafflesii*) 一級。

馬來半島既然是亞洲大陸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對於馬來諸島在古代和大陸相連的問題如果加以說明，最好是從研究半島和諸島共有的種入手。我們現在即使把蝙蝠別開——因為牠們具有飛翔的能力——也仍舊有四十八種哺乳動物爲馬來半島和三大島所共有。在這四十八種以內，有七種猿猴類——猿、獼猴、同狐貓——都是一生在森林中過活的動物，決計不會游泳，就是一哩的海面牠們也不能夠穿渡的；又有十九種食肉類，內中雖然有幾種或者要游泳過去，但是我們萬萬不能假設這一大宗的種類都是泳過海峽而去，這個海峽除開某某一點以外，都有三十哩到五十哩闊；還有五種有蹄類包括着獐，以及兩種犀牛，一種象。此外還有十三種齧齒類同四種食蟲類，包括着一種鼯鼠，六種松鼠，這些動物倘若沒有憑藉，即使穿渡二十哩的海面也要比別些更大的動物更爲不可思議哩。

倘若我們再就相隔更遠的兩島也棲有相同的種而論，上文所述穿渡的困難還要大大的增加起來。婆羅洲和比力頓 (*Bilbon*) 幾乎相隔一百五十哩，而比力頓和邦加又相隔五十哩，邦加

和蘇門答臘也相隔十五哩；但是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兩島共有的哺乳類竟多到三十五種。再則爪哇和婆羅洲相隔在二百五十哩以上，而兩島卻有二十二種共有的哺乳類，包括着獼猴，狐貓，野牛，松鼠，同齧齧。這些事實都是絕對的證明這許多島嶼在古代曾經彼此相連，而且和大陸相連。再則這一項事實——兩島或三島以上所共有的動物大半都是絕少變異，或者毫無變異，而卻往往絕對相同——又表示着各島的分離在地質學的意義上一定是新近的；這就是說，這種分離決計不是發生在「後期復新紀」(Newer Pliocene epoch)以前，因為到那個時期，陸上動物方纔開始和現有的動物密切同化起來。

即使就蝙蝠而論，也足以發現一項附加的憑據——如果這項憑據是必需的話——來證明這些島嶼如果在古代不是彼此相連，各島的動物就不能互相移殖，也不能和大陸互相移殖。因為飛渡一項如果是各島動物互相移殖的方法，那些能夠遠飛的動物當然是互相移殖的第一等動物，那末分布在全地域上的物種也當然是最一致了。但是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一致存在着；各島的蝙蝠都是各自不同，而且不同的程度幾乎——若非全然——和別些哺乳動物一般無二。舉例

來說：婆羅洲境內已知的蝙蝠計有十六種，內中祇有十種發現於爪哇，五種發現於蘇門答臘——和齧齒類的比例大略相同，那齧齒類當然是沒有移殖的工具的。我們從此可以知道目前隔離各島的海面足以阻礙飛翔動物的通路，而且我們必須用共同的原因來解釋這兩羣哺乳動物——蝙蝠和齧齒類——的目前分布狀況。我們所能想像的惟一充分的原因就是這些島嶼都在古代曾經和大陸相連一處，因為這一種變動剛好和我們對於地球的過去歷史所明知的種種事實完全相符，並且又有這項顯異的事實可以證明這種變動為可能，就是僅僅有了三百呎海底的上升，就可以使那些隔離牠們的闊海變成一片廣大的曲谷或平原，闊到三百哩，長到一千二百哩左右。或者大家以為具有高度飛翔能力的鳥類不致為內海所限制，以為鳥類對於諸島過去的離合問題也不免沒有多多的貢獻。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有一大宗的鳥類顯然和獸類同樣的為水界所嚴密限制；而且因為鳥類已經格外留意採集的緣故，我們可以有格外完全的研究材料，而從此歸納起來的結果也可以格外的確定而滿意。不過有幾羣鳥類例如水鳥（aquatic birds），涉水鳥（waders），以及猛禽類都是漫遊的鳥類；但是其他各羣，除鳥類學家以外，又是少有所知。因此

我在下文祇就少數最著名最顯異的幾科申述一番，以爲全網所貢獻的種種結論的一個樣本。

印度馬來地域的鳥類和印度的鳥類密切相似；雖則大部分的種很不相同，而特異的屬卻祇有十五屬左右，並且沒有一科僅僅限於前一個地域。其次，我們倘若把本地域諸島和緬甸、暹羅、馬來半島各地互相比較，彼此的異點就要越發減少，我們當然要確認以上諸島和各地所有的鳥類都是由於古代陸地相連的緣故，所以發生這種密切的關係。在這些著名的各科以內，——如啄木鳥、鸚鵡、忒洛袞、鬚嘴杜鵑、魚狗、鴿、雉，——我們發現了若干相同的種散布於全印度，而遠伸於爪哇、同婆羅洲，又有一大部分是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所共有。

以上這些事實的價值，必須等到我們論述澳洲馬來地域的時候方纔可以使大家充分明瞭，因爲到那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出同樣的界限，已經完全阻礙了兩島中間鳥類的流通，所以爪哇和婆羅洲所棲息的陸上鳥類至少總有三百五十種，而內中祇有十種向東流入西里伯去。那馬加撒海峽 (straits of Macassar) 原來是沒有爪哇海 (Java sea) 這樣闊的，但是爪哇海所分隔的婆羅洲和爪哇卻至少有一百種共有的鳥類。

現在我要提出兩個實例，來表明動物分布的知識可以披露地球過去歷史的意外事實。有一個邦加小岩島素以錫鑛著名，牠和蘇門答臘的東端祇有一個十五哩闊的海峽互相分隔着。有一個荷蘭駐使曾經從邦加島把若干鳥類同獸類的採集品寄給萊丁（Leyden），在這些採集品當中有好幾種動物和蘇門答臘岸上的種不同。就中有一種動物就是松鼠——（Sciurus harrisi）——和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婆羅洲所分有的另外三種松鼠密切相似，而又顯然各別，並且剛好和後三種彼此間的各別一般。又有八色鸚鵡（Genus Pitta）兩種地棲的新奇畫眉，和蘇門答臘、婆羅洲所共有的另外兩種相似而各別，而後兩種雖然分棲在這兩個遠隔的大島上，卻沒有什麼各別。這種情形剛好和萌島（Isle of Man）的情形相似，因為萌島產有一種特異的畫眉及山鳥，和英格蘭及愛爾蘭所共有的鳥類各別。

這些古怪的事實似乎表示着邦加成爲孤島的時期要比蘇門答臘、婆羅洲早些，並且又有若干地質學上同地理學上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層很是可能。雖然在地圖上邦加顯然和蘇門答臘這樣相近，但是邦加卻不是從蘇門答臘新近分離出來而上升到水面上的；因為和邦加相近的

巴鄰旁一區原來是一片新陸地，是一百哩遠的高山上流下來的急流所沖積而成的溼澤。邦加卻反而和麻刺甲、新嘉坡，以及居間的林真島 (Island of Linggen) 相同，也是由花崗岩同鐵礬土構成；而這後三處地面似乎都是古代馬來半島的延長部分。婆羅洲同蘇門答臘的河流既然已經把居間海填補得這樣久遠，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居間海在新近的古代比較現在總要深些，並且這幾個大島除開馬來半島間接的來把牠們連合起來以外，大概從來沒有直接的連合一處。牠們連合一處的時候，或者一概都已經棲有同種的松鼠及八色鸚，不過當地地下暴動發生出來，而蘇門答臘諸火山也隨着上升的時候，邦加這個小島或者已經首先分離，因此牠的產物由於孤立的緣故，或者在各大島的分離還沒有完成以前，已經逐漸改變形態。古代蘇門答臘的南部既然向東伸展而構成邦加的狹海峽，所以有許多鳥類同昆蟲以及幾種哺乳類不免要穿渡海峽而去，以造成目前產物上一般的類似，但是有幾種原有的動物卻停留在邦加島上，以各別的形態顯出各別的起源。我們如果不去假設這一類變動已經發生於地文學上的話，那邦加一島竟有鳥類同哺乳類特異物種的問題就要無從解決；何況這一層——就是這類假設的變動，總不致於和一眼看見地圖就

胡亂臆測的，是同樣的不可能——我在上文又已經約略說明呢。

我們現在再取蘇門答臘和爪哇這兩個大島來做第二個實例。這兩個島既然這樣相近，而且穿過兩島的火山帶又賦予兩島以這樣一致的外觀，那末這兩個島確鑿是新近分離的見解自然很容易發生的。而爪哇土人的見解還要進一步；因為他們對於兩島破裂的災變確鑿有一種傳說，並且把那次災變的時期指定在一千多年以前。所以我們比較兩島的動物，以考察這種見解究竟有什麼根據的，確是很有趣的事情。

這兩個島的哺乳類至今還沒有盡量的採集，不足以造成很有價值的一般的比較，並且有許多種都是籠裏的活標本，這些標本的產地往往誤列，——把標本買來的島，代替標本由來的島。我們單單把分布狀況更爲確知的各種動物考慮一番以後，知道蘇門答臘在動物學的意義上和婆羅洲更爲接近，而和爪哇卻更爲疏遠。類人的大猿象，同馬來熊，都是前兩島所共有，而爲後一島所獨無。棲息於蘇門答臘的三種長尾的「天狗猴屬」(Semnopithecus)，有一種伸入婆羅洲，而爪哇的兩種卻都是獨異的。巨大的馬來鹿（原註學名：*Rusa equina*）以及細小的 (*Tragulus*

kanchil) (麝科動物) 也是蘇門答臘和婆羅洲所共有，而不會伸入爪哇——在爪哇有馬來麝 (Tragulus javanicus) 來補充。祇有虎這種動物確鑿是蘇門答臘和爪哇所共有，而為婆羅洲所獨無。不過這種動物本來是善於游泳的，牠當然可以穿渡巽他海峽 (Straits of Sunda) 而往，否則在爪哇和大陸分離以前或者已經早有棲息，而婆羅洲卻由於某種不可知的原因以致絕跡。

在鳥類學上，因為我們對於爪哇同蘇門答臘的鳥類比較婆羅洲的鳥類更為熟悉的緣故，不免有幾分猶移的性質；但是可以曉得爪哇的分離更古，因為爪哇有許多鳥種都是其他兩島所沒有的。爪哇具有七種獨異的鴿，而蘇門答臘祇有一種。爪哇的兩種鸚鵡有一種見於婆羅洲，而不見於蘇門答臘。蘇門答臘的十五種啄木鳥祇有四種見於爪哇，而卻有八種發現於婆羅洲，十二種於馬來半島。爪哇境內所發現的兩種忒洛袞都是獨異的，而棲息在蘇門答臘的忒洛袞卻至少有兩種見於麻刺甲，一種見於婆羅洲。又有一大宗的鳥類如巨大的鸞雉，背上似火的雉類，有眼狀斑的雉類，有鳥冠的鷓鴣 (原註學名: *Rollulus coronatus*)，細小的麻刺甲鸚鵡 (原註學名: *Psittinus inebertus*)，巨大而戴盔的犀鳥 (原註學名: *Buceroetus galeatus*)，雉狀的地棲鳩 (原註學

名：*Carpodocercyx radiatus*），玫瑰冠的蜂虎（原註學名：*Nyctioris amicta*），巨大的闊喙鳥（原註學名：*Corydon sumatranus*），以及綠冠的闊喙鳥（原註學名：*Calyptomena viridis*），並其他許多的鳥類，同見於麻刺甲、蘇門答臘、同婆羅洲，而完全絕跡於爪哇。反過來說，爪哇所有的孔雀以及綠色的莽叢鶉雞，兩種藍色的地棲畫眉（原註學名：*Arrenga cyanea* 及 *Myophonus javirostris*），粉紅頭的美麗家鴿（原註學名：*Ptilinopus porphyreus*），三種闊尾的地棲鴿（原註屬名：*Macropygia*），並其他許多有趣的鳥類，在馬來羣島當中也是沒有別處可找的。

再就昆蟲而論，也供給我們以相似的事實，凡是我們獲得充分材料的各地都是如此；不過由於爪哇的採集品特別豐富的緣故，不免要有偏重爪哇的流弊。但是這種流弊似乎不致發生於真正的鳳蝶科，因為鳳蝶有巨大的身材，同鮮豔的色彩，往往比別些昆蟲容易惹人注目。就我們已知的情形而論，計有二十七種從爪哇來，二十九種從婆羅洲來，祇有二十一種從蘇門答臘來。有四種完全限於爪哇境內，而祇有兩種是婆羅洲的特產，一種是蘇門答臘的特產。不過我們如果要表明爪哇的孤立情形，不如把這三個島互相比，以顯出每一對島各有多少共有的種。其法如下：

婆羅洲……………二九種

二〇種是兩島共有

蘇門答臘……………二一種

婆羅洲……………二九種

二〇種是兩島共有

爪哇……………二七種

蘇門答臘……………二一種

一一種是兩島共有

爪哇……………二七種

我們對於蘇門答臘的種倘若自認沒有完全的知識，我們就可以看出爪哇更為孤立，而其他兩島卻是彼此更為接近，因此完全證實鳥類同哺乳類分布狀況所貢獻的結果，而且這件事情也從此具有八九分確定性：就是爪哇一島首先和亞洲大陸完全分離，至於土人所傳爪哇和蘇門答臘在晚近分裂的故事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講到這裏，已經能夠以某種諒必率把各島往事的順序追溯出來。開始於這個時期的——在那個時期，爪哇海、暹羅灣、同麻刺甲海峽的全部還是陸地，並且和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合成亞

洲大陸一大片向南的伸長陸地——第一椿動作大約就是爪哇海同巽他海峽的陷落，這種陷落都是隨着大陸南端爪哇火山的活動而起，而卻造成爪哇島的完全分離。當爪哇蘇門答臘火山帶的活動力正在逐漸增高的時候，陷落的陸地也是隨着逐漸加多，到了後來，先是婆羅洲，後是蘇門答臘，也都完全分離了。從第一次暴動發生以後，或者有若干次分別的上升下降曾經發生，而這些島嶼或者也已經不止一次的互相連合而又分離，並且不止一次的和大陸連合而又分離。因此，移殖的連續風波不免變更了各島的產物，而造成分布狀況上的種種變例，這些變例倘若用單次的上升或下降來解釋，實在是異常困難的。婆羅洲的地形——由放射狀的山脈以及相間的沖積大谷構成——暗示着牠自己在古代一定是比現在陷落得更多，（當時牠的輪廓大約有幾分相似西里伯或濟盧盧）而且這個大島增加到現在的面積也一定是由於水成物質填補各處的海灣而成，一面又由陸地的逐漸上升來輔助牠。蘇門答臘也顯然由於東北一帶海岸上的沖積平原造成以後，已經增加許多的面積。

在爪哇的產物上有一個特點很是費解：就是境內發現若干的種或組（Group）和暹羅一帶

或印度各地所有的相同，而是婆羅洲同蘇門答臘所沒有的。在哺乳類當中有一種「爪哇犀」(Rhinceros javanicus)就是一個最顯著的實例，因為婆羅洲同蘇門答臘所發現的是一種各別的種，而爪哇的種卻發現於緬甸，甚至於孟加拉。在鳥類當中有一種細小的地棲家鴿〔Geopelia striata〕及一種古銅色的怪鵲〔Crypsithina varians〕是爪哇和暹羅所共有；其次，在爪哇又有這幾屬——就是〔Peruthius〕〔Arrenga〕〔Myiophonus〕〔Zoothera〕〔Sturnopastor〕及〔Estrela〕——的鳥類都在印度各處發現最密切的類似種，而卻不會聽見有什麼類似種棲息於婆羅洲或蘇門答臘。

這種古怪的現象祇能用這個假設來解釋：就是隨着爪哇分離以後，婆羅洲曾經大部分都陷落於海底，而且在第二次上升的時候卻有一段時期和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相連，而不和爪哇或暹羅相連。凡是地質學家都不難承認上文所說的這些變動是可能的事情，因為他們都知道地層所以扭振突兀的由來，都知道地面的升降往往相間發生，不止一次二次，而至於幾十次或且幾百次。在婆羅洲同蘇門答臘境內所留存的廣漠煤林——這些煤林的起源都是十分新近，以致黏板岩

內所含多量的樹葉，簡直和目前地而上森林的樹葉難以區別——一概可以證明那些地面的變動確實已經發生。無論對於地質學家或博物學家，這件事情都是很有興趣的，就是把這些變動的順序理出一個概念來，並且把這些變動怎樣影響於動物分布的實際狀況也找出一個解釋來；——而這種分布的狀況往往呈出非常奇特而矛盾的現象，我們倘若不把這些變動加入考慮當中，簡直不能想像這種現象的所以然呢。

第三編 的摩爾羣島遊記

第一章 巴里與琅波克（一八五六年六月七日）

在爪哇東邊的巴里和琅波克這兩個島，真是特別有趣。就馬來羣島全部而論，只有這兩個島至今還保存着印度的宗教。這兩個島是東半球動物學上兩大分部的兩個極點，因為牠們在外觀上和地勢上雖然這樣相似，而在天產物上卻大不相同。我既在婆羅洲麻刺甲新嘉坡各處度過兩年，方纔循着往馬加撒的航程上順便去遊歷一番。假使我能夠從新嘉坡直接往馬加撒去，我大概決計不會有這一番的遊歷。那末，我在東方全部旅行所獲種種重要的發現，就不免有幾種要遺漏了。

我乘坐一隻中國商人的雙桅船，船名日本薔薇（Kembang Djepoon），船員都是日本人，船長是英國人。我們從新嘉坡開船以後，過了二十天，在一八五六年六月十三日，拋錨於巴里北岸伯勒林（Bileling）的一個危險的泊船所。我和船長及中國押貨客一同上岸以後，立刻看見一

幅新奇有趣的景象。我們先往中國「邦達」(Bandar)——卽高等商人——的屋裏去，看到一大批土人都穿的好衣服，並且身邊都有「馬來短劍」(Kris)，露出象牙的或黃金的大劍柄，或美麗的漆成木紋而加以磨光的木柄。

中國人已經拋棄他們本國的服裝，採取馬來的格式，和島上的馬來人簡直難以區別。——這就是馬來種和蒙古種密切相關的一種表示。在屋旁芒果樹的濃蔭底下，有若干女商人賣着棉貨；因爲此地的婦女都替丈夫做買賣，做工——這一種風俗是回教的馬來人絕對沒有的。茶，果，糕餅和糖菓送到我們面前，問了我們許多問題，問及我們的業務和新嘉坡的商業狀況，過後我們就去散步，把本村流覽一回。村中很是荒涼淒寂；一條條的狹巷夾在高泥牆中間，泥牆包圍了竹舍，我們走入幾家竹舍，都受和善的接待。

我們留在此地兩天。我在這兩天內走到附近一帶去捕昆蟲，射鳥，並視察地面的豐瘠。我不免又驚又喜；因爲我往爪哇遊歷還要再遲幾年，所以我跨出歐洲以後還不會看到這樣美麗的，墾闢的地域。一片略微做成波浪形的平原，從海岸伸展到內地大約有十哩或十二哩，有一帶優美的山

阜鑿着邊緣，阜上或有樹木，或已墾種。點綴各方的房屋和村莊，都被椰子棕櫚、羅望子、和別些果樹的密林標誌出來；介在這些密林中間伸張着葱鬱的稻田，採用一種精良的灌溉方法，這種方法即在歐洲也引爲誇傲的。全地面隨着地形的高下，割成大小不等的田區，大的面積，有許多英畝 (acres)，小的卻只有幾「方桿」 (perch)；每一田區各自成爲平面，而比四周的幾個田區卻高出或低下幾吋或幾呎。這些田區都可以任意灌水或排水，利用着許多的溝渠或小河，把山上流下的河流一概導入這些河渠來。田上現在都長着早晚不等的禾黍，有的已經可以收割，這些禾黍都很茂盛，作鮮豔的綠色。

小巷和大路的兩旁，往蔓生多刺的仙人掌與無葉的大戟屬，但這一帶地方既已墾闢到這種程度，故除海岸以外，已無多大空隙可以留下原生的植物。我們看見爪哇牛的許多馴養的佳種，或受半裸體的童子驅策着，或在草地上拴着。這些馴牛魁偉而美麗，全身作淡棕色，但四肢卻是白色，後部也有顯異的卵形一塊的白色。據說山上仍有同種的野牛發現。在這樣墾闢的地方，我在博物學上本不期望做出多大的事業，並且我又不曾明知這個地點對於動物分布的解釋上有何等

的重要，以致此後絕無所遇的若干種標本，我都不曾留意採集。其中有一種是頭部作燦爛的黃色的「織巢鳥」(weaver bird)，牠們在海岸近旁的若干樹木上，建築了用打數計算的瓶狀巢。牠們就是 [Ploceus hypoxanthus] 爲爪哇的土產；而此地剛好是牠們向東擴張的邊界。我射下一隻「鵲鴿畫眉」(wegetail-thrush) 一隻金鶯，和幾隻歐掠鳥（都有標本保存），都是爪哇所發現的種，內中有幾種又是爪哇獨異的種。我獲得若干美蝶，全身的白地上有豐富的黑斑和橙斑，在村巷中最爲繁夥。其中有一新種，我叫牠做 [Pieris tamar]。

離開伯勒林以後，兩天舒服的航程送我們到琅波克島上的安帕喃 (Ampanam) 來，我留在此地等候船隻要渡往馬加撒去。我們欣賞巴里和琅波克學生的火山美景，這兩處火山大約各有八千呎高，在太陽上山與下山時顯出壯麗的風景，那時牠們從山脚四周的雲霧中聳峙而上，山脚的雲霧射出千變萬化的色彩，真是熱帶上白天最有趣的時間。

安帕喃的港灣——即泊船所——很是寬廣，在本季內既可遮護流行的東南風，故平鋪如湖。火山性的黑沙岸很是峻峭，時時受重浪的衝擊，在春潮發生的時期，海浪尤爲厲害，以致船隻往往

不能停泊，而闖出許多重大的意外事件。在我們拋錨的地方，離岸大約有四分之一哩，我們看不見有什麼波浪，但稍爲近岸一些就有波浪出現，並且依次增高得很快，一下子就成爲巨浪，顛簸而往，均勻相間的衝撞岸上，發聲如雷。有時候，在安靜中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波浪隨着洶涌起來，那狂暴的力量竟把一切拖在岸上不夠高的小船打做碎片，並且攆走若干疏忽的土人。這種猛浪大約總有幾分是起原於南方大洋的狂濤，及穿過浪波克海峽的急流。這些急流出沒無常，以致在港灣內預備下錨的船隻，有時忽然被掃而去，退入海峽裏而，過了十四天還不能駛回港灣來！又有水手們所叫做『捲浪』（“ripplés”）的在海峽內也很厲害：海水逐漸的沸騰，起泡，而且跳躍起來，好像瀑布底下的急瀾；船隻受其衝蕩，簡直無法可施，那些小船往往因此在青天白日之下，竟遭沒頂之患。

我一切箱篋和我自己既然平安地渡過這種猛浪以後，方才放下心來，而土人看了這種猛浪，卻懷着幾分得意，說是「他們的大海常常是飢餓的，要吞沒一切牠能捕捉的東西。」我承卡忒先生（Mr. Carter）殷勤的接待，——他是英國人，是一個「邦達」——就是港灣上有執照的商人，

——在我停留的期間，他款待我，並且極力幫助我。他的住宅，棧房，和營業部同在一個圍場內，四周圍着一重高籬笆，屋宇一概用竹造成，屋頂用草蓋成，這竹和草是惟一可用的建築材料。而且這種材料現在也很缺乏，因為在幾個月以前，有一次大火曾在一二點鐘內焚燬了全城的房屋，所以恢復全城的需要極其浩大。

第二天我去訪問S先生，他也是一個商人，住在相離七哩左右的地方，我帶有好幾封給我介紹的信。卡忒先生好意的借我一匹馬，有一個住在安帕喃多年的荷蘭青年自願做着嚮導，和我同去。我們最初穿過幾處城郭，沿着一條介在泥牆中間的壁直的大路，以及介在高樹中間的優美的樹蔭路而行；隨後走過許多稻田，灌溉的情形和我從前在伯勒林所看見的恰好相同；後來走過近海有草的沙地，間或沿着海岸而行。S先生殷勤地接待我，他在住宅內騰出房子給我居住，說是鄰近一帶也許有合用的採集地。我們吃過一早的早餐以後，隨帶鳥鎗和昆蟲網，出門搜尋。我們來到幾個低阜，看去好像最是合用，但一連走過若干濕澤，沙灘，——沙灘上叢生了粗糙的篩草——草地，和墾植地，卻找不到許多的鳥類或昆蟲。我們在路上看見路旁有一二副人類的骸骨，連同衣服，

枕、席和蔴醬匣圍在一小圈籬笆內，這種人在生前不是被刺，就是伏法。我們回到家，看見一個巴里頭目和一班手下人剛來看訪S先生。品位較高的那些人坐在椅上，其餘的都蹲踞在地板上。那頭目傲然要求了啤酒和白蘭地，與手下人一同喝酒，他們對於啤酒一項顯然是出於好奇心，因為這種酒似乎對他們很不合味，但他們喝白蘭地倒很起勁。

我回到安帕喃以後，專在鄰近一帶射擊鳥類，射了幾天。舉行會市的樹蔭路的兩旁，有許多優美的無花果樹，樹上棲有濃橙色的美麗的金鶯（原註學名：Oriolus broderipi），是本島及附近的松巴達佛羅勒斯諸島的特產。在全城四周，古怪的〔Tropidorhynchus timoriensis〕極其豐富，與澳大利亞的一種蜜雀相似。土人叫牠們做『揆赤揆赤』（“Quaich-quaich”），因為那高強奇特的叫聲，似乎用各種各樣頗為入耳的音調複述了上面這幾個字。

我們每天看見許多男孩沿着大路，傍着籬笆和溝渠，用黏鳥膠捕捉蜻蜓。他們持着一條小棒，棒上幾條細極的尖頭都塗有許多膠質，只要稍微一碰就把蜻蜓捉來，他們把蜻蜓的翅膀扯去，拋入一隻小籃內。田稻開花的時候，蜻蜓非常的多，故在頃刻之間可捉幾千隻。這種蜻蜓放在油內和

葱頭小蝦一同煎了起來，有時單用蜻蜓煎起來，被土人認作一種大珍饈。在婆羅洲西里伯及其他許多島上，蝴蝶和黃蜂的幼蟲或者取來生吃，或者和蜻蜓一樣的煎熟吃。在摩鹿加羣島上，棕櫚甲蟲 (palm-beetle 原註：米象屬) 的蟬蟴常被攜往市場，盛在竹管內，賣作食品；又有許多種有角的「扁鬚甲蟲」(lamellicorn beetle)，略微在餘燼上炙了一回就拿來吃。因此，昆蟲的特別豐富，對於這些島上的居民很有用處。

在此地鳥類既然不多，並且屢次聽說港灣南端的拉布安特靈 (Labuan Ting) 有大片未墾的地面，鳥，鹿，和野豬都很多，故我決意帶同兩個傭人往那裏去，那兩個傭人就是婆羅洲來的馬來童子阿理和慣剝鳥皮的麻刺甲葡萄牙人麥紐爾 (Manuel)。我僱了一隻本地的小船載運我們和我們小量的行李，沿岸一天的划槳拉絳就送我們到目的地來。

我帶有一封往訪一個安波衣拿的馬來人的介紹信，借得他住宅的一部分用來住宿做工。他的名字是『印契道德』(“Inchi Daud”)——即大衛先生 (Mr. David)——待人很有禮貌；不過他的住宅受了限制，他只能騰出接待室的一部分給我。這是全所竹舍的前一部分，(用一具大

約六級的梯走上來，梯級相隔很闊）可以瞭望港灣的美景。我立即從事各種可能的擺布，然後開始工作。四周一帶優美而新奇，許多陡峻的火山阜包藏了許多平坦的豁谷，或曠朗的平原。阜上掩蓋着竹，灌木，和多刺樹木等類的矮林，平原上點綴着幾百株高大的棕櫚樹，又有許多處有茂盛的灌木林。鳥類繁夥而有趣。我到現在方纔初次看見許多澳洲的形態，這許多形態都是本島以西的諸島所沒有的。細小的白鸚鵡很是豐富，牠們高聲的叫啼，顯現的白色，和黃色的鳥冠是本地風景上一種重要的特色。此地就是地球上發現本科鳥類極西的所在。（*Philotas*）屬的幾種蜜雀，以及奇異的營塚鳥（原註學名：*Megapodius gouldii*）也是旅行者在向東旅程上初次所遇到的鳥類。而營塚鳥更可注意。

營塚鳥科這一小科的鳥類，發現於澳大利亞及其四周諸島，而遠伸於斐律賓羣島及婆羅洲西北部。這些鳥類和鶉雞相似，但絕不孵卵，卻和鶉雞及其他鳥類不同。牠們把所產的卵埋在沙土或垃圾內，由太陽或發酵所生的熱度來孵化。牠們的顯異處在於很大的腳和彎曲的長爪，原來【*Megapodius*】這一屬大半都把一切垃圾，枯葉，棒條，土石，枯木等等搔爬一處，造成大塚，往往有

六呎高，十二呎闊，在大塚的中心埋着牠們的卵。土人看了這些大塚的情形，能夠斷定塚內是否有卵；他們盡力搜尋這些鳥卵，因為這些紅棕色的鳥卵（和鵝的卵一樣大）被他們認作一種大珍饈。據說，這些營塚鳥往往協力造塚，同在一處產卵，故有時在一個塚內可以找到四五十顆卵。在濃密的叢林內到處可以看見這些大塚，在那些不明來歷的外來人看來，以為這種隱僻的地方，為何堆積着這樣整車整車的垃圾，真是莫名其妙；他們即使向土人探問一番，得了這些垃圾堆統由鳥類堆成的答語，還是疑信參半。在琅波克所看到的種類大約和小牝雞一樣大小，全身由暗橄欖色和棕色相雜而成，是一種雜食的鳥類，吞咽墮地的水果，蚯蚓，蜈蚣之類，但牠的肉倘若煮得相宜，倒是潔白而有香味。

綠色的大鴿，肉味更美，且更繁殖。這些美麗的鴿比我們最大的馴鴿都要大些，成羣的棲在棕櫚樹上，棕櫚樹在目前都叢生着大串的果實，——圓形的堅果，大約有一吋的直徑，包以一層乾燥的綠皮，含有小部分的果醬。就這種大鴿的口喙和頭部看來，似乎絕對不能吞咽那種大果，也不能從大果內取得什麼養料；但我所射下的大鴿往往在膝囊內都有幾顆棕櫚果；當大鴿落在地上時，

牠的膝囊通常都要迸裂。我在此地獲得八種魚狗，內中有一種很美麗的新種，谷爾德先生 (Mr. Gould) 給牠取名「林棲鳩」(*Halcyon fulgidus*)。這種魚狗常棲在離水很遠的叢林內，似乎以地上的蝸牛和昆蟲爲食物，在地上啄食這些小動物的狀態，和澳大利亞的笑鳩相同。還有一種美麗細小的紫橙兩色的種（原註學名：*Ceyx rubrodorsal*），也棲在相似的地點；牠敏捷的飛射過去，彷彿是火燄一般。我在此地又初次遇到美麗的澳大利亞的蜂虎（原註學名：*Merops ornatus*）。這種雅緻的小鳥棲在曠地的小樹上，向四周認真的張望，時時飛射出去，捉牠所看見飛近的昆蟲，而回到原樹上吞咽下去。牠的尖長的曲喙，尾上兩枝狹長的毛羽，全身美麗的綠羽雜以頸上鮮豔的棕色，黑色，和藍色，真是博物學家初次所看見的一種最優雅且最有趣的東西。

但在琅波克一切鳥類當中爲我所最留意搜尋的卻是美麗的地棲畫眉（原註學名：*Pitta concinna*），我每逢捕得一隻，總自覺十分可幸。這些畫眉僅在叢林密集的乾燥平原內方可找得，這種平原在本季內到處覆有濃厚的枯葉。牠們很是怕人，我們要想打中一鎗非常爲難，我經過多次試驗以後，方纔發現了一個方法。牠們慣在地面上跳東跳西，啄食昆蟲，稍有驚動立即鑽入濃密

的叢林內，或者貼近地面帶飛而逃。牠們相間的發出雙音調的特別叫聲，容易爲我們所辨認，並且牠們在枯葉中間跳躍而過，腳步聲，也是歷歷可聞。因此，我所採用的方法就是沿着各處狹徑小心地行走，每逢聽到畫眉來近的聲息，就不聲不響的站住，間或發出一種輕微的嘯聲，極力摹仿那畫眉的音調。這樣等候了半小時以後，我往往看見那美麗的畫眉在叢林內跳躍而過。我也許一時又看不見牠，後來我舉鎗預備鳴放的時候，也許再看見牠一眼，把牠捕獲。牠上部是濃厚的嫩綠色，頭部是黑玉色，每一隻眼上各有一條藍棕兩色的條紋，尾根上和兩肩上有許多條燦爛的銀藍帶，下部是精緻的淺黃色，而有一條濃厚的深紅帶，這一條帶在肚腹上以黑色鑲邊。美麗的草綠色的家鴿，細小的紫黑兩色的「啄花鳥」(flower-pecker)，巨大的黑色鳴鳩，金屬色的「得龍哥」(king-crow) [普通的 (trongo)]，金色的金鴛，及優美的莽叢鶉雞——我們所有各種家禽的原始種——都是我在拉布安特靈所留意到的主要鳥類。

莽叢的大特色在於多刺：灌木有刺，蔓草有刺，連竹也有刺。各種植物統是參差屈曲的生長着，而且糾纏一處，所以攜鎗，或網，或眼鏡，要想穿過這種莽叢，都是辦不到的。至於捕捉昆蟲更不消說

了。這種莽叢就是那畫眉慣藏的地點，因此，我們射死畫眉以後，要想取牠又是一件難事，倘若沒有截傷皮肉，扯破衣服的代價，簡直不能奪得這個獎品。乾燥的火山性土壤和乾燥的氣候，好像適合於這種短矮多刺的植物，因為土人都切實的對我說，這些植物和松巴窪的多刺植物相比簡直要等於零，那松巴窪的地面至今還覆蓋着火山的灰燼，這些灰燼都在四十年前爲吞波魯 (Tombo-ro) 的大爆發所噴射出來。再就無刺的灌木喬木而論，最豐富的就是夾竹桃科，那各色各樣的二裂果往往具有誘惑的外觀，到處懸在路旁，彷彿引誘那些不知毒性的疲勞的旅行者來送死一般。其中有一種特別有了金橙色的輝煌光滑的果皮，在外觀上足以匹敵那「西方金蘋果園」(Hesperides) 的金蘋果，對於許多鳥類——上自白色的白鸚，下至黃色微小的繡眼兒——都具有大吸引力，這些鳥類飽啖了這種果實破裂時所披露的深紅色種子。行李葉椰子 (corypha) 的一種大棕櫚——土人叫牠做「加筵」(“Gubhong”)——是這些平原上最顯異的特色，共有好幾千株，可以分作三類——有的生葉，有的開花結果，有的枯萎。高聳的圓柱莖，大約有一百呎高，二三呎的直徑；樹葉碩大而作扇形；一面開花，一面就要落葉；在全部生存期內只開一次樹梢。

的穗形花，結成大簇綠色光滑的圓形果，大約有一吋的直徑。果實成熟脫落以後，樹身就要枯萎，再過一二年方纔倒下。就中生葉的樹比開花結果的樹多的許多，而枯樹只是疏散的點綴於其間。有果實的樹就是上面說過的那些綠色大食果鴿的聚集處。但整羣的獼猴（爪哇猴）往往也佔據樹上，撒下一陣陣的果實，一遇驚擾，就要喧嘩叫啼，而在枯葉中間逃走的時候，也發出偌大的樹葉聲；同時羣鴿的叫聲也隆隆震耳，好像野獸的咆哮。

我在此地的採集工作，感受異常的困難。一間小小的房子既要用作餐室，臥室，工場，又要用作儲藏室，解剖室；房內沒有櫥，架，桌，椅；螞蟻羣集於各處，狗，貓，和家禽可以隨意進來。再則這一間房子又是東家的接待室，我必須顧到東家和來賓的便利。我的主要家具只有一隻箱子，被我用作餐桌，用作剝鳥皮時的坐位，又用作剝下待乾的鳥類的收藏器。爲求避免螞蟻起見，我們費了若干手續，借得一條舊凳，把四隻凳腳插入盛水的椰子殼內，以免除那些妨害物。而這一隻箱和這一條凳就是我們安置物品的惟一處所，並且通常都被兩隻昆蟲箱和一百左右待乾的鳥皮所填塞着。所以這一層是容易推想得到的：每逢龐大的或異常的動物採集了來，「放到那裏去？」這個問題倒是

無從解答。況且一切動物的質料若要完全弄乾，總需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都要發出一種不快的氣味，格外可以引誘螞蟻，蒼蠅，狗，鼠，貓，和別些惹厭的動物，我們必須加以特別的小心和時常的監視；無奈在上述情形之下，又是無從下手。

大家讀到這裏，對於這一層的原因總可以明瞭了幾分，就是以有限的工具從事遊歷的一個博物學家——像我自己一般——所做的事業，總比大家或他自己所期望的要減少了許多。把許多鳥獸的骨骼和爬蟲類魚類保存在酒精裏面，且把大動物的毛皮，奇特的水果，木材，和最古怪的製造品，商品也保存起來；自然是有趣的事情。但處在上述情形之下，要把這些東西加到我自己所特別嗜好的採集品上面去，卻是不可能的。在小舟上旅行的時候既有同樣的或且更多的困難，而在旱路上旅行的時候，這些困難也不能減少。因此，我只得把採集的標本絕對限制到自己所可能時常照料的若干羣動物，以便自己費盡辛苦所獲的東西不致喪失或腐敗。

麥紐爾在下午坐下剝鳥皮的時候，他的周圍往往有一小羣馬來人和薩薩克人（Sasak）琅波克土人見呼的名稱。他往往帶着教師的神氣，對他們談論種種事情，他們欣然側耳傾聽。他

很喜歡談論『天意』(“Special providences”)。他相信他自己每天可以用作『天意』的題目。他往往說道：『今天阿拉真是仁慈，』因為他雖是一個基督教徒，卻採用回教的說法，『他已經給我們若干美鳥；我們若沒有他就不能做事。』於是有一個馬來人就要接下去說：『那是一定的，鳥雀正和人類相似；牠們有牠們註定的死期；死期到了，誰都救不了牠們，倘若死期沒有到，你也殺不了牠們。』這個主見說出以後，大家加以呢喃的承認，叫出幾聲『部圖爾！部圖爾！』就是「不錯，不錯。」於是麥紐爾就要說出自己某次打獵失敗的長篇故事——怎麼樣看到一隻美鳥，怎麼樣尾追牠，忽然失了牠，又找到牠，對牠放了二三鎗，但總不會打中牠。於是有一個馬來老人就要說道：『啊！牠的死期不會到，所以你總不能殺牠。』這一條教義很可以寬慰那拙劣的射手，很可以解釋種種的事實，但總不能十分滿意。

這一層在琅波克是一致相信的；就是有些人能夠變身為鱷去吞噬敵人；又有許多奇怪的故事說到這種變法。所以我在一天晚上聽見有人說起下面這樁古怪的事實，不免驚訝起來。當時在座的衆人對於這樁事實既無任何的反對，我且收錄在此，當作本島博物學上的一個貢獻。住在此

地多年的一個婆羅洲的馬來人對麥紐爾說道：『本地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鬼的缺少。』麥紐爾問道：『何以見得？』那馬來人說：『這是你知道的：在我們西方各地，假使有人死了或被殺了，我們就不敢在晚上走過死人所在的地方，因為那地方總有各種鬼聲。但在此地被殺的人既多，而屍體又暴露於野上和路旁，可是我們在晚上挨着屍體走過去，卻沒有聽見或看見什麼東西：這種情形和我們的故鄉截然不同，你是明知的。』麥紐爾說：『我自然是明知的呀。』因此，大家斷定琅波克若非完全無鬼，總是少鬼。不過據我看來，這種證據純粹是反面的證據，我們如果認牠已經充分成立，在科學的審慎上就不免有所欠缺了。

有一個晚上我聽到麥紐爾和一個馬來人同在戶外交頭耳語，時時說到『馬來短劍』。割喉嚨，人頭，等等。後來麥紐爾走進來，帶着十分莊重驚訝的面色，用英語對我說道：『先生——必須小心呀！——此地沒有安寧了；——要割喉嚨了。』我加以一番盤問，發覺那馬來人會對他們報告喇查下令本村呈獻若干人頭，充作寺院祭品，以求穀米的好收成。另有二三個馬來人和部季斯人（Bugis）及我們的東家安波衣拿人都來證實這個報告，聲言此事逐年按期舉行，大家務須

謹防，絕對不可隻身出外。我聽了以後，完全認作笑話，並想曉勸他們認作一種謠言，但不見效。他們大家都認自己的生命在危險中。麥紐爾不肯獨自出門射擊，我只得每天早上都去陪伴他，但我不久即在叢林內撇開了他。阿理不敢獨自出門尋柴，除非隨帶長矛，即往屋後相離幾碼的井上取水也不肯去。我始終認定這種命令並沒有發布或接收，認定我們儘可放心。過了不久，果然得到一項充分的證據：有一個美國兵從一隻泊在本島東邊沿岸的兵船逃了出來，隻身步行，來到安帕喃，沿途受了極大的優待。在各處地方，凡是出於自願所供應他的膳宿，都不肯收受絲毫的報酬。我對麥紐爾指出這樁事實的時候，他卻答道：「他是一個惡人——從兵船逃出來——沒有一人能信他的話。」因此，我只得聽憑他平空懷了喉嚨難保的驚慌。

有一種現象曾在此地發生，我們可以從此推測安帕喃的猛浪的來歷。某天晚上，我聽到一種奇異的隆隆聲音，同時覺得房屋略有搖動。我想這也許是雷聲，一面問道：「這是什麼？」我的東家印契道德答道：「這是一次地震。」又對我說及小震是偶然要有的，但大震則絕無所聞。這次的現象發生於下弦的日子，本是低潮的時間，海浪往往最爲輕微。後來我在安帕喃探問一番，方纔知道

地震並無發生，只有一個晚上曾有一次猛浪撼動了房屋，且在次日又有一次高潮，潮水浸溺了卡忒先生的房屋，爲前此所未見。這種異常的大潮往往相間發生，大家並不十分在意；但我經過詳細的探問以後，知道那次猛浪的確發生於我在拉布安特靈覺得地震的那天晚上——兩地相隔的距離差不多有二十哩。這種現象似乎表示着：尋常的巨浪雖可歸原於南方大洋的狂濤——這種狂濤匯合在狹海峽內，爲近岸海底的特別形狀所利用——但在天氣清明之時所有偶然發生的猛浪和高潮，卻可歸原於這顯著的火山地帶大洋的洋牀微微的上升。

第二章 琅波克——居民的風俗

我既在拉布安特靈製成一宗很優美有趣的鳥類採集品以後，辭別和善的居停印契道德，回到安帕喃，等候一個機會往馬加撒去。開往馬加撒的船隻卻不會到此，故我決意往本島內地再作一次旅行，有羅斯先生 (Mr. Ross) 相陪，他是英國人，生於基隆羣島 (Keeling Islands)，現奉荷蘭政府之命到此解決一個不幸破產的教士的事件。卡忒先生好意的借我一匹馬，羅斯先生帶有他的土馬夫。

我們的行程有好幾哩，通過一帶十分平坦的地方，到處都是廣泛的田稻。壁直的大路有高樹鑲邊，往往成爲優美的樹蔭路。路上先則鋪沙，繼則鋪草，偶然或有河流和泥孔。大約走了四哩以後，我們來到馬他藍 (Mataram)，就是本島的首府，喇查的駐節處。這是一個大村，內有廣闊的街道，街道兩旁各有堂皇的列樹路，和藏在泥牆後面的低屋。王城以內不許低級的土人騎馬行走，我們的侍者——一個爪哇人——只得牽馬步行，我們緩緩騎馬而過。喇查與高僧的住宅有顯異的紅

磚柱，堆砌得很是講究；而王宮本部卻和尋常的房屋沒有多大的區別。在馬他藍前面和他相近的就是卡朗加散（Karangassam），在本島不會被巴里人征服時，爲土喇查——卽薩薩克喇查——的駐節處。

走過馬他藍不久以後，地面逐漸升高，成爲微微的波浪形，間或擁出低阜，朝着本島南北兩部的兩個多山地帶而去。我到了此地方纔初次看見世界上一種最奇怪的墾種制度的真相，那墾種的情形可以匹敵我們所稱述的中國人的勤勉，而且據我看來，在這一片地面上所施的勞力，的確要超過歐洲文明各國對於任何面積相等的地面所施的勞力。我騎馬穿行這一片園圃的時候，心中非常驚異，並且簡直不能理解這樁事實：在這個遼遠無名的島上，除少數商人以外，一切歐洲人都受極端排斥的島上，竟有好多百方哩參差起伏的地面，這樣精巧地墾成土臺，闢成平面，並且這樣稠密地造成運河，到處都可任意灌水或排水。各處的土臺依照地面傾斜的情形爲轉移，有幾處含有許多英畝，別幾處卻只有幾方碼。土臺上耕作的情形彼此不同：有的留着殘根，有的正在耕地，有的長着早晚不等的稻。這裏有幾片茂盛的煙草，那裏有胡瓜，甘薯，大薯，豆，或玉蜀黍，顯出斑駁

的景緻。有幾處，溝渠已涸；有幾處，小河交叉於大路，並散布於預備播種的各地。各土臺的邊緣鑲着整齊的水平土岸，一級一級的高上去；有時圍抱了一個陡起的圓邱，彷彿是一座堡壘；有時環繞了一個深谷，構成大規模的圓形劇場的座位。每一條小河小川都已經改換了河牀，並不沿着窪地流下，而卻在大路升高到折中處和大路交叉着。可是河流的兩岸都有滿布古代的樹木和蘚苔的石塊，具有天然河流的外觀，顯出開鑿甚古的證據。我們由此往前，風景生出變化；或有陡起的岩阜，或有深峻的澗谷，或在村落近旁有一簇簇的竹和棕櫚；而在遠方又有一帶優美的高山，其中琅波克峯 (Lombok peak) 高到八千呎，就是諸山的絕頂，做了這一片地面——無論就人的趣味或風景的美麗而說，都是罕有其匹的地面——的相當的背景。

我們在頭一段大路上遇到好幾百婦人，她們荷着米、水果和蔬菜往市場去；在第二段遇到延長不斷的馬匹載着裝袋的米或連穗的穀，往安帕喃港口而去。路上每隔幾哩，在樹蔭下面或小棚底下，有許多人坐着賣甘蔗、棕櫚酒、米飯、醃蛋、和油煎的車前，以及別的幾種土食品。在這些攤頭上，一便士可以買得合意的一餐，但我們卻只喝了一些棕櫚酒，這種甜酒是白天炎熱中一種最甘美

的飲料。我們大約走了二十哩以後，來到一個高燥的地域，水量既是缺少，耕種的地方只限於河岸上小片的平地。這一帶地面也和以前一樣的美麗，而性質卻是不同；到處是短草泥的波浪形的邱陵，間以優美的喬木林和灌木林，有幾處是森林，有幾處又是曠地。我們只穿過一小片真正的森林，頭上有高樹遮蔭着，四周的植物濃密而幽暗，和曠野的鬱熱相比真是格外宜人。

後來，過了正午大約一小時，我們到了目的地——庫旁村(Couparag)，靠造本島的中心——而走入一個頭目的住宅的外天井來，我的朋友羅斯先生對這頭目曾有一面之緣。我們在一个草棚底下被邀入座，下面有了竹鋪的高地板，原是接見來賓的地方。我們將馬匹安頓在天井的茂草上喫草，一直等到頭目的馬來翻譯員出來，他問了我們的業務，說是「判巴克爾」(Pumbuckle，即頭目)剛剛往喇查家去，但不久就要回家。我們因為還沒有喫過早餐，向他要求一點喫的東西，他答應趕快去辦。可是過了二小時左右以後，方纔有一點東西拿來，一個小托盆端來兩小碟飯，四個小煎魚和一點蔬菜。我們這樣喫了早餐以後，周遊本村一次，再走了回來，沿途和一班圍繞我們的男人男孩攀談，和一班在門縫上或其他縫隙上窺探我們的婦人女子交換眼色同笑臉，來娛樂

我們自己。有兩個取名穆薩和易薩（即摩西和耶穌）的男孩兒做了我們的好友，還有一個取名卡昌（即一顆豆）的頑皮孩兒做出種種怪臉和摹仿，使我們大家發笑。

後來大約在四點鐘的時候，判巴克爾方纔露面，我們對他說明自己要和他同住幾天，以便捕弋鳥類並遊覽各地。他對這一層似乎有些爲難，問我們是否帶有「阿那克阿功」（Anak Agong 即天子）所出的信，這「阿那克阿功」就是琅波克喇查的稱呼。我們以爲這種手續無關緊要，所以不會措辦；他就突然對我們說，他必須往報喇查，再可定奪。一點鐘一點鐘挨了過去，一直挨到晚上，他還不會回來。我方纔想到我們已經被他疑作懷有惡謀，因爲判巴克爾顯然怕他自己受累。他是一個薩薩克親王，雖是現任喇查的擁護人，卻和上次作亂的幾個頭目有了關係，那次叛亂剛在幾年前平定下去。

大約五點鐘的時候，一匹馱貨的馬馱着我的鳥鎗衣服到來，我的傭人阿理和麥紐爾也步行同來。太陽下山了，天氣過一會兒也黑暗了，我們都沈悶地坐在草棚底下，並無一人照料，腹內很是飢餓。我們還是一點鐘一點鐘等候着，直到九點鐘左右，那判巴克爾、喇查、幾個僧人，和一班隨員方

纔到來，圍着我們坐下。我們行了握手禮，沈默了幾分鐘。於是喇查開口詢問我們要什麼東西；羅斯先生回答他的問題，極力想使他們明瞭我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而來，並且明瞭我們並無惡意，明瞭我們不會請求『阿那克阿功』。出信的緣故只在我們認作這種手續無關緊要。他們聽了以後，用巴里語談論一番，再問及我的鳥鎗，問我有什麼火藥，用什麼子彈；又問我射鳥有什麼用處，怎樣保存射下的鳥類，在英格蘭拿這些鳥類幹什麼事。每逢我解答一次，他們都低聲鄭重的談論一次，我們雖則不懂，卻可猜測其主旨所在。他們顯然十分懷疑，並且絲毫不信我們所說的話。於是他們盤問我們是否真是英國人，而不是荷蘭人；我們雖然極力申說我們的國籍，但他們似乎並不信任我們。

可是過一點鐘左右以後，他們卻送上一點晚餐（和早餐相同，但沒有魚）隨後又送上一點用糖煮成的稀薄的咖啡和南瓜。於是續開第二次會議；各種問題再問一番，各種答語也再評論一番。中間雜以討論種種比較輕微的論題。我的眼鏡（中凹的鏡片）連續被三四個老年人試了一回，他們不能明瞭自己所以不能戴這眼鏡看東西的緣故，顯然又對我加上一層懷疑。我的鬍子也

成了一個讚賞的題目，並且屢次問及身體上的特點，問及歐洲社會上絕對不去提及的特點。直到後來，大約在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全體人員起立作別，他們在大門上談論幾時以後，方纔大家走開。只有那個繙譯員同幾個男孩男人留在我們旁邊，我們要求他指示我們一個睡覺的地方。他聽了以後，似乎十分驚異，說是據他看來，我們宿在草棚底下總算好極了。天氣很是寒冷，我們只穿薄衣，並且不帶氈毯，但我們費一點鐘的唇舌所獲的結果卻只是一條席子和一個枕頭，及一些舊帘圍掛草棚的三邊稍稍遮隔了寒冷的微風。我們很不舒服的過了晚上其餘的時間，並且決意在早上動身回去，不願再受這種鄙陋的待遇。

我們在破曉時起來，但等候了一點鐘相近，方纔看見繙譯員出來。我們向他要求一點咖啡；且因阿理繫脚，我們缺需一匹乘馬，我們又想向判巴克爾告別，故求親見判巴克爾。那繙譯員彷彿駭怪這種聞所未聞的要求，就避入裏天井去，隨手鎖了門戶，聽憑我們自作道理。過了一點鐘仍舊沒有一人出來，我只好吩咐傭人裝置馬匹，預備動身。剛在那時，繙譯員騎馬而來，看見我們預備動身，不免驚駭起來。我們問道：『判巴克爾在那裏？』他說：『到喇查家裏去了。』我說：『我們要去了。』

他就說：『喔！請不要去，且等一等；他們正在商議，並且有幾個僧人要來看你們，又有一個頭目已往馬他藍去請阿那克阿功允許你們停留。』從此我們的事件告一段落。再費唇舌，莫非再多耽擱，並且再經八個或十個鐘頭的商議也斷難忍受；因此，我們立刻動身，那可憐的繙譯員看着我們的固執和匆忙，幾乎哭了出來，他再三對我們說：『判巴克爾不免十分傷心，喇查也不免十分傷心，只要我們等候一番，一切都有辦法。』我給阿理以我的馬，我自己步行動身，但他後來卻騎在羅斯先生的馬夫背後；天氣雖熱，人馬雖疲，我們卻安然到家。

我們在馬他藍訪晤「加斯替加狄奧卡」(Gusti Gardoca)，他是琅波克的一個親王，卡忒先生的朋友，曾許我觀看他的本地鎗。他取出兩枝鎗給我看，一枝六呎，一枝七呎長，各有相稱的大口徑。鎗管扭曲而完美，但不及我們的精緻。精製的鎗牀伸長到鎗管的尖頭。表面上大半都嵌有金銀的飾物，但鎗機卻從英國的毛瑟鎗取來。可是「加斯替」切實對我說，喇查確有一人製造鎗機和來福鎗管 (rilled barrels)。他再領我們往看製鎗的工場和使用的器械。一所開朗的草棚和一對泥土的小鎔鐵爐是我們看見的主要物件。風箱用兩個竹筒做成，裝有用手抽送的活塞。活

塞的四周厚厚的鑲着毛羽的寬鬆填料，所以抽送很是輕便，用作氣門可生固定的吹氣。兩個竹筒有一個管嘴相通，一邊的活塞上升，一邊的活塞同時下降。放在地上一塊長方形的鐵就是鐵砧，又有一個小小的虎頭鉗裝置在外邊一株樹的凸根上。以上這些物件，加上幾把錐刀幾個鐵鎚，的確是一個老工人用以製鎗的惟一器械，拿粗鐵和木料一手製成這些好鎗。

我很想知道他們穿鑿鎗管的情形，這種鎗管似乎十分真實，並且據說很是合用；而問了加斯替以後，卻得到這個費解的答語：『我們用着一隻盛滿石塊的籃。』我因為絕對不能想像他所說的意思，就問他可否借看，於是圍在我們四周的男孩中就有一個被他差去取籃。那個孩兒去了不久就取得這個最奇特的穿孔機器回來，於是加斯替就把機器的用法給我解釋一番。這個機器單是一隻堅固的竹籃，穿過籃底有一條大約三呎長的棍子直豎的插着，這條棍子用幾條棒橫穿竹籃把牠扶定，這些棒用藤攀過籃頂縛牢。棍子的下端裝有一個鐵環，鑿有一個方孔，孔內插着鋼鐵的四角形穿孔器。要穿孔的鎗管直豎地插入地中，穿孔器插入鎗管裏，穿孔器的直柄——即上面所說的棍子——在頂端處裝有一段橫竹，這段竹在折中處鑿成一個孔，套在直柄上成爲十字形。

籃裏盛滿石塊使生所需的重量。兩個男孩旋轉那橫竹。這些鎗管用若干段大約十八吋長的鐵管做成，這些鐵管先穿出小孔，再套在一條壁直的鐵桿上鑄合一氣。然後把整枝的鎗管用逐漸加大的穿孔器製造出來，在三天以內可以完工。全部的工程他既然用這樣直率的態度解釋出來，我當然可以確信他所描述的程序就是實際採用的程序；不過我們考察他們所製優美完好而合用的鎗枝的時候，我們簡直無從窺測這樁事實，就是這些好鎗自始至終多用這樣簡陋的一套器械做成，這套器械簡直不夠一個英國的鐵匠用來做馬蹄鐵。

我們旅行回家的第二天，喇查來到安帕喃的加斯替加狄奧卡家裏喫酒，喇查來到不久，我們就去見他。我們看見他在一個大天井裏坐在一株有陰的樹下一條席子上；他的一切隨員三四百人都環着他蹲坐地上成一大圈。他穿着馬來裙和綠色短衣。他大約有三十五歲的年紀，生成一副怡人的面貌，帶着有機智而無決斷的神色。我們鞠了躬，靠近我們所認識的幾個頭目坐在地上，因為喇查坐着的時候，不許有人比他站得或坐得更高。他先問我是什麼人，問我在琅波克要做什麼事，再請我取出一些鳥類給他看看。因此，我差人取來一箱鳥皮和一箱昆蟲，他仔細看了一番，似乎

十分驚異這些動物竟可這樣完好的保存起來。於是我們攀談一回，談及歐洲並俄羅斯戰事，對這些事情一切土人都喜歡聽。我屢次聽說喇查有一所別墅叫做加囊薩立（Gunong Sari），至此乘機求他許我往遊，並許我去射幾隻鳥，果然立刻承他許可。我謝了他，我們就此告辭。

過一點鐘以後，他的兒子帶着一百左右隨員來訪卡忒先生。這班隨員坐在地上，他自己走進麥紐爾正在剝鳥皮的草棚裏來。再過幾時他走入屋裏去，叫人布置一張牀睡了一下，再喝些酒，過一二點鐘以後，加斯替家裏送上晚餐，給他和八個高貴的僧人及親王同喫。他對着飯祝福一番，開始先喫，於是其餘的人也跟着同喫。他們用手取飯滾成飯球，蘸了肉汁，攪以各式煮法的小片的肉及雞，敏捷地吞咽下去。少年喇查喫飯時，有一男孩給他扇着。他是一個大約十五歲的少年，卻已有三個妻子。他們都掛有馬來的彎曲短劍，並且滿口誇美短劍的好看和值錢。有一個喇查的同伴掛有一柄短劍，裝着金子的劍柄，嵌有二十八粒鑽石及幾粒別的寶石。他說這柄短劍價值七千鎊。他們短劍的劍套都用在裝飾品的木料和象牙做成，有一邊往往鑲金的。劍口上都用白色的金屬嵌成美麗的花紋，並且都保護得十分周到。他們各人的短劍一概插在背後的腰衣裏面，通常這柄

短劍就是他財產上最貴重的物件。

過了幾天以後，我們談論已久的加囊薩拉的旅行果然實現。加入我們團體的又有一隻載米運往中國的漢堡船（Hamburg）的船長及押貨客。我們所騎的馬是一批駁雜的浪波克馬，要想找尋必需的馬鞍等項倒不容易；我們大半都須自己配製馬肚帶，馬韁繩，或馬鐙皮帶。我們走過馬他藍的時候，我們的朋友加斯替加狄奧卡加入團體裏來，他騎着一匹優美的黑馬，也和一切的土人一般，並無馬鞍或馬踏鐙，僅用一幅美麗的鞍布和高度裝飾的馬韁繩。大約沿着有趣的僻路再走了三哩，我們就走到目的地。我們從一個尙稱優美的砌磚大門走入，有面目可憎的印度神像支托大門。裏面就是一個圍場，有兩口正方形的魚池及若干優美的樹木。我們再穿過一個大門，走入一個花園裏來。右邊有一所磚屋，帶幾分印度的格式，築在一個高高的土臺上；左邊有一口大魚池，池水爲一條小川所供給，這小川從一個用磚同石精製而成的巨罈口中吐出，流入池內。池的邊緣用磚砌成；池的中心擁出一所怪誕而美麗的亭閣，上面裝飾着奇異的石像。池內蓄着佳魚，每天早上聽見木鐸的聲音都出來就食，那木鐸掛在旁邊就是爲此。我們敲了木鐸以後，立刻有一陣魚

從池內叢生的大堆水草裏面鑽了出來，沿岸跟隨我們求食。同時有幾隻鹿也從鄰近的一處樹林裏面走出來，牠們罕受射擊而常得飼養，已和馴鹿相近。花園四周的叢莽和樹林似乎有極多的鳥類；我就去射下幾隻，竟獲得優美新奇的魚狗（「林棲鳩」）及古怪好看的地棲畫眉（原註學名：*Zoothera andromedia*）。這種魚狗簡直名不副實，並不常往水邊，也不捕魚。牠常在低溼的叢林裏啄食地棲的昆蟲，蜈蚣和細小的軟體動物。我覺得這一次的遊覽很是可喜，並且從此以後我更看重本島居民的審美觀念，不過他們所有建築物 and 雕刻品的格式卻比爪哇那些宏壯的遺蹟惡劣的多。我必須在此稍述他們的品性和風俗。

琅波克的土人叫做薩薩克人。他們是一種馬來民族，在面貌上簡直和麻刺甲或婆羅洲的土人沒有什麼大差別。他們是回教徒，構成全島人口的大多數。但治者階級卻是鄰島巴里的土人，信奉婆羅門教。政體雖是君主專制，而政府的舉措卻比馬來諸邦所常見的似乎更為高明而寬和。征服本島的就是現任喇查的父親，島上的居民對於他們的新統治者似乎已很融洽，那些統治者並不干涉他們的宗教，並且比從前的土酋的徵收賦稅大約也並不加重。島上現在的法律很是嚴厲；

犯了偷竊就要處死。卡忒先生報告我說，從前有人由他家裏偷去一隻金屬的咖啡鍋子。那人被捉以後，——鍋子歸還——交給卡忒先生自由處罰。土人都請卡忒先生當場把他處死。他們說：『你若不殺死他，他要再來劫你。』卡忒先生竟放他回去，只警告他說，他若第二次闖進家裏來，定要用鎗對付。過幾個月以後，那人果然又偷去卡忒先生的一匹馬。馬匹雖然歸還，而竊賊卻沒有捉到。這是一種通例：凡在晚上有人發覺竊賊躲在人家屋裏，除非是屋主自己知道，都可把竊賊殺死，把他的屍體拋在街心或海濱，不致有人過問。

男人非常嫉妒，對待妻子很嚴。已婚的婦人即在劇痛的時候，也不許從陌生人手裏接受一枝雪茄煙，或一枚蕓薹葉。有人報告我說，幾年前有一個英國商人娶了一個好家庭出身的巴里婦人同居，——這種結合被土人認作十分光榮的事。某次宴會時，這女人犯了法律，因為她從男人手裏接受一朵花或別的小物件。後來喇查聞悉此事，（那女人和喇查的某幾個妃嬪有了親誼）立刻差人到英國商人家裏來，飭他交出女人，因她必須處死。那英國人百般哀求，並自願償付喇查要科他的多少罰金，但都無效。後來他就決意除了被迫以外，斷不把她交出。喇查不願用強迫的手段，因為

他當然認定此事一半雖爲他自己的體面而做，卻有一半是爲英國人的體面而做的；因此他一時丟開此事不提。但過幾時以後，他又差了一個隨員到英國人家裏來，招呼那女人到門口上，對他說：『喇查送你這個，』就刺死她。通姦的處罰更爲殘酷：凡通姦的男女都要背靠背地縛着投入海中，給那時時狙伺着的大鱷來吞噬。我在安帕喃的時候，曾有這種死刑執行；但我剛好往內地旅行，直到此事完結以後，方纔回來，竟失了一個敘述這樁凶事來助讀者興趣的機會。

一天早上，我們坐下早餐的時候，卡忒先生的僕人忽然通報我們村中有『阿摩克』(Ack)——就是有一男人要『橫衝直撞的殺人』。於是我們圍場的大門一齊緊閉起來；但過了一會，我們卻聽不見有什麼，就跑出外邊來，方纔知道是由於一個奴隸逃走的緣故，發生一種訛傳的恐慌，聲言說他要『阿摩克』。因爲他主人要賣他。在頃刻以前，有一男人曾在賭桌上被殺，因爲他輸了半塊多錢，就開始要『阿摩克』了。又有一男人在被戕以前，一共殺死或戕傷十七人。在他們的爭鬪當中，這些人有時全體同意來『阿摩克』。他們不顧死活的衝撞而前，對於那些不和他們一樣興奮的人是很可怕的。在從前的時候，這些人被大家看做爲國捐軀的英雄或神人一般。但

在現在，大家單說他們是『阿摩克』。

這種風氣在東方最著名的地方就是馬加撒。據說，在那裏平均每一個月總有一次或二次，並且每一次要死傷五人，十人，或二十人。這種風氣是西里伯士人具有民族性的——所以又是有光榮的——自殺的方法，也是他們解除苦惱的流行的方法。就自殺而論：羅馬人伏劍，日本人剖腹，英國人以手鎗轟腦；都和西里伯士人不同。部季斯人——即西里伯士人——的自殺方法，對於自殺者有許多便宜。凡一男人自覺爲社會所欺侮，——或則負債不能清償，或則被擄爲奴，或則賭輸了錢，把妻子和孩兒都輸作奴婢——看見自己沒法挽回了，就會不顧死活起來。他不去忍受這些殘酷的欺侮，卻要向人類來報復，而獲得一種英雄似的死。他抓住劍柄，停了一會，再拔出劍來，刺入一個男人的胸膛。他向前跑去，手中拿着血劍，逢人便刺。於是滿街高喊着『阿摩克！阿摩克！』長矛短劍和刀鎗紛紛持出抵抗他。他直衝而前，如醉如狂，儘量的殺人——不論男人婦女和小孩——後來方在惡戰當中死在衆人手下。這種興奮的心理只有那些做過『阿摩克』的人最爲熟悉，不過無論何人只要發過狂暴的脾氣，或者做過激烈的，興奮的體操，都可以想像到幾分的程度。牠是一

種神志昏迷的麻醉，一種暫時的發狂吸收了一切的思想 and 力量。那末，我們怎能怪那佩劍，不學，沈思鬱慮的馬來人呢？當他不照法律去報復私怨，而擅殺仇人的時候，倘若他想解除種種無可抵抗的苦惱，或想避免統刑吏的殘忍與對衆正法的恥辱，他總願有這種轟轟烈烈的死，而不願淒涼艱苦而死的。不論他想解除苦惱或想避免慘刑，他總情願去『阿摩克』。

琅波克與巴里兩島貿易上的主幹就是穀米與咖啡；穀米產於平原，而咖啡則產於山阜。穀米的大宗出口運往馬來羣島的其餘各島與新嘉坡，甚至中國，而且通常在港口上總有一隻或幾隻裝米的船。穀米由內地用馬匹運到安帕喃，這種馬匹差不多每天總有一批來到卡忒先生的天井上。土人賣米所用的錢只是中國的銅錢，一千二百文用作大洋一圓。每天早上須有兩大袋的銅錢預先數好便利的數目以便給發。由巴里出口的有大宗乾牛肉和牛尾，從琅波克出口的有許多鴨和馬。琅波克的鴨種是特異的：鴨身扁長，聳身而走，與企鵝幾乎相同。牠們通常是淡紅的灰色，大陣的養着。買價很便宜，米船的水手們是大宗的消費者，他們叫這種鴨做「貝力兵」(Baly-soldiers)。但在別處往往叫做「企鴨」(penguin-ducks)。

我的剝製鳥類工人葡萄牙人斐喃得斯 (Fernandez) 現在很堅持地要和我解約回新嘉坡去；一部分是由於思家，但大部分是由於——我相信——這個觀念，就是他的性命在這些殺人
不眨眼的未開化民族中間很是危險。這一層對我損失很大，因為我已預先給他足足三倍於平常
三個月的工資，而這三個月內有一半費在航程上，其餘一半費在一處不需有他相助的地方，因為
那地方絕少昆蟲，我自己可用全副精神來射擊剝製。斐喃那斯去了幾天以後，有一隻開往馬加撒
的小雙桅船進口，我就乘坐而往。我在下文要敘述自己所聽到的現任喇查的一樁故事，用做自己
描寫這幾個有趣島嶼的一個適當的結尾；這樁故事是否完全真實，雖不可知，但牠的確可以指證
土人的品性，可以用作介紹本地風俗上幾種細節的工具——這些細節我在上文還不會提及。

第二章 琅波克——喇查調查戶口的方法

琅波克的喇查很有識見；他所用調查戶口的方法很可顯出他的識見。讀者須知喇查的主要稅收由人頭稅的穀米而來；島上無論男婦小孩每人每年須納小量的穀米。無論何人當然都願繳納這種稅，因為稅既很輕，而土地又肥，人民的境況很佳；但這種稅須經多人之手方可解入中央政府的倉庫。村民收穫已完，納穀於「卡帕拉坎蓬」（Kapala kampung）——即村正；有時候村正不免憐恤窮人病人，准他們短少，有時候又不得不買好那些懷恨他的村民；並且他自己的穀倉須比鄰居更爲豐盈，以保持他自己的體面，故他轉解到本區「威多諾」的穀數總比實數減少許多。那些「威多諾」當然也要替自己打算，因為他們都負着債務，他們看看轉解喇查的穀這樣多，以爲從中取去一點不算什麼稀奇。其次，那些「加斯替」——即親王——收到威多諾所解的穀以後，也要同樣的替自己打算，因此在收穫終結以後，官穀全部解到中央的時候，喇查收入的穀數總是逐年減少下去。某區的疾病，某區的疫癘，及某區的歉收當然各自聲辯爲糧穀減少的原因；但

當喇查親往某處山麓打獵，或往遠地會見某「加斯替」的時候，他總看見各村都有稠密的人口，並且看見他們都豐衣美食，熙來攘往。他又留心到屬下的頭目們和官吏們所佩的短劍都逐漸講究起來：黃木的劍柄換作象牙，象牙的劍柄換作金子，並且嵌有燦爛的鑽石和翡翠；故他很明白糧穀的去路。但他不能證明牠，只好暫時緘默，心下決意要把戶口調查一次，以便洞悉人口的數目，不致受欺於屬下的官吏。

但有一層困難，就是怎樣去調查人口？他不能親往各村各戶去計算；倘若下令那班官吏去代辦，他們又要立刻發覺此事的來由，那末，戶口調查的結果當然和他去年所徵的糧穀剛好相符。所以要實現他的宗旨，務須不令一人能夠猜到戶口調查的緣故；但要做到這一層，又須不令一人能夠發覺戶口調查這一件事。這當然是一個難題；喇查想了又想，但總不能解決；因此，他十分懊惱，每天只與寵妃在一處吸吸煙，嚼嚼茵醬，無意做事，並且無意喫東西；即使去鬪一回雞，也不關心自己的第一等雄雞究竟輸贏如何。他懊惱了好幾天，滿朝的官吏都怕喇查着了魔；並且有一個倒鑿的愛爾蘭船長，他生有一雙可畏的斜眼，剛在那時爲了一船米到城裏來，幾乎送掉自己的性命，幸虧

他是初次帶到喇查面前，所以蒙了王恩，被扣留在一隻船上，同時他自己的船停在港口。

可是有一天早上，大約過了一星期的連續懊惱以後，忽然有一種歡喜的轉機，因為喇查召集馬他藍城裏——他的京城——的一切頭目、僧人和親王到朝廷來；當他們大家會在一處，心中懷着迫切期望的時候，他對他們這樣說道：『這許多天我心裏很是懊惱，卻不知道所以然的緣故，但到現在，這種懊惱已經掃除，因我已得一夢。昨天晚上「加囊阿功」(Gunong Agong)——那大火山——的神靈對我顯現，並且告訴我，我必須到那山頂上去。你們大家都可與我同去，一直去到山頂相近的地方，但升到山頂的時候，我必須單身而往，那大神靈再要對我顯現，要告訴我，一樁對你們並對全島人民極關重要的事情。你們大家都該回去把這一層宣揚於全島，且使各村供給夫役淨除一條大路，以便我們穿過森林，登上大山。』

因此，喇查要往大山頂會見大神靈的消息滿布於全島；各村發派夫役，淨除叢林，架造橋梁於山澗上，剷平崎嶇的地方，以備喇查行走。遇有峻峭嶙峋的岩石，就去另開佳徑；有時沿着急湍的乾涸河床，有時沿着黑岩的狹岡；在某處砍下一株大樹，用來跨過一個裂縫，在某處造成許多梯步，升

上懸崖的滑面。監工的頭目們依照路徑的性質，預先安排每天路程的距離，在清流的岸邊及樹陰的近旁，選定宜人的地點，建造草棚和竹舍，用棕櫚葉蓋成屋頂，以便喇查與隨員到每天路程的終點可在這裏歇宿。

一切布置妥當以後，親王、僧人和主要人物晉見喇查，報告預備的情形，並探問他的登山日期。他定下一個日子，下令各地有爵位有職權的人都來陪伴他，以便致敬。那囑咐他舉行此事的大神靈，並表示他們服從他的命令的誠意。於是全島各地都有一番大預備。大家宰殺肥美的牲畜，醃成臘肉；收拾豐富的紅胡椒與甜番薯；攀上巍峨的「匹囊樹」(pinang-trees)，取下芬芳的蒟醬果，把蒟醬葉(sirih-leaf)縛成一束一束，各人都把煙袋和「香櫛匣」(lime box)滿滿的裝好，以便在路上不會缺少嚼蒟醬的任何材料。在指定動身的前一天，全島大大小小的頭目都到馬他藍來，帶同他們的馬匹和僕人，以及臥蓆和糧草。他們在馬他藍附郭大路旁邊的「窩靈金樹」(Waringin-trees)下搭起帳棚，燒着火燄來嚇退晚上要出現於幽暗的樹蔭路上的惡鬼和妖怪。

到了早上，他們排成大隊，導引喇查向着大山出發。喇查的皇親貴戚騎着黑馬，馬尾掃刷地面；他們不用馬鞍與馬踏鐙，只坐在鮮豔的鞍布上；馬銜用銀做成，馬韁繩用斑斕的繩索做成。其餘爵位較低的人騎着色彩駁雜的小駿馬，與登山旅行是很相宜的。不過大家（連喇查也如此）都赤着腳膊，只穿鮮豔的棉布腰衣，及一件綢緞的或棉布的短褂，頭上纏有一塊很大的手巾，摺疊得很是講究。各人背後都有一二個僕人拿着他的蒟醬粉和蒟醬匣，騎在馬上追蹤而前；又有大隊的僕人預先往前而去，或在前面等候後面的人上來。有爵位的人們總有幾百，他們的隨員竟至幾千，全島的人民都怪着後來究竟生出什麼大事。

頭兩天，他們沿着好路行走，穿過許多村莊，村莊內都已打掃乾淨，窗口上掛出鮮明的布疋；喇查蒞臨的時候，村民一律蹲踞地上對他致敬，一切騎馬的人都下馬蹲踞地上，並且每走過一個村莊，總有許多人加入旅行隊來。在他們停下過夜的地方，人民早在屋前大路的兩側豎起木樁。木樁的頂尖一一割成極叉，極叉上放着小泥燈；各木樁中間接連地插着棕欄的綠葉，這些綠葉上有滴滴的暮露，與閃爍的燈光互相輝映。村中只有少數人在那天晚上睡到天明，因為各家都開着一個

小談話會，消耗大宗的蒟醬果，各人憑着已見猜測這次事件所生出的結果。

第二天，他們離別了最後的村莊，進入大山四周的曠野上來，在竹舍裏憩息着，這些竹舍建在一條溪流的兩岸上。喇查的獵人拿了又長又重的鎗，往四周的樹林內找尋野牛與鹿，在早上一早帶回鹿肉和野牛肉，差人預先帶往前面去預備中餐。第三天，他們盡了馬力遠遠往前而去，在高岩的岩麓上支搭帳棚，只有狹小的路徑介在這些高岩中間可以通上山頂。在第四天早上喇查動身的時候，只有一小隊的僧人和親王並他們的貼身隨員陪伴着他；他們辛辛苦苦的走上崎嶇的山徑，有時由他們的僕人背了上去；他們一直走上高樹林，再穿過灌木林，走到山上高處黑色的火燒岩。

他們走近山頂的時候，喇查吩咐他們大家從此止步，同時他自己前往本山的尖峯上去會見那大神靈。因此，他只帶同兩個替他拿蒟醬粉及蒟醬的男孩往上去，不久走到巨岩中間的山頂，站在深坑的邊緣，深坑裏時時發出煙與汽。喇查要了蒟醬粉，吩咐兩個男孩坐在一塊岩石底下，眼睛向山下看去，不准走動一步，一直等到他回來為止。他們既已疲倦，太陽又是溫暖宜人，頭上的岩

石遮隔了冷風，所以他們不久就沈沈入睡了。喇查稍稍走上幾步，走到另外一塊岩石底下；他既已疲倦，太陽又溫暖宜人，故也沈沈入睡了。

在下面等候喇查的官員，想他在山頂上已有多時，想那大神靈總有許多話要說，也許那大神靈把他永久留住，也許他下山來走錯了路。他們正在討論應否上去找他的時候，忽然看見他同着那兩個男孩下山而來。他遇到他們的時候，現出莊嚴的神色，並不說什麼話；於是大家一同下山，大隊的人馬與從前來的時候同樣的回去。喇查回宮，各頭目回村，人民回家，各各報告他們的妻子兒女以一切經過的情形，卻仍舊不知道將來有什麼一回事。

過了三天以後，喇查召集馬他藍的僧人，親王，及重要人物來諦聽那大神靈在山頂上所告訴他的話。他們會集一處，嚼過蒟醬與蒟醬粉以後，喇查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在山頂上曾經墮入心神恍惚的境地，那大神靈對他顯現，臉上發出金光，並且說道：『喇查呵！大疫大病及瘡疾將要降臨於大地，降在人馬及牲畜身上；但你與你的人民既已服從我，親到我太山上來，我願教你以你與琅波克一切人民避免這次大疫的方法。』於是大家都急切地要諦聽他們自己救拔災難的方

法，喇查靜默一會以後，再告訴他們說——那大神靈曾經囑咐他鑄造十二柄神聖的短劍，爲鑄造這些短劍起見，須由各村各區各解上一束的針，各村人民每一人須納一針。無論那一村若有惡疾發生，須有一柄短劍送往；無論那一村如果各家都納確數的針，村中的疾病便可停止；倘若所納的針數與人口數不符，造成的短劍就要不靈。

因此，各親王各頭目各各差人回村去傳布這個奇怪的消息；大家急忙去收集確數的針，生怕缺少一針就要累及全村。於是各村的頭目先後解上一束一束的針；那些和馬他藍相近的各村首先解到，其他遠處各村最後解到；喇查親自檢收一束一束的針，小心的藏在內室，藏在一隻樟樹做的箱子內，那箱子的錠鏈與鉤釦都是銀子做的；每一束針都標明那束針所由來的村名和區名，以便檢查全國各村已否遵行大神靈的囑咐。

喇查看見全國各村都已解到以後，就把這許多束的針分做相等的十二捆，吩咐馬他藍的最好的鋼匠帶同鎔鐵爐、風箱和鐵鏈到宮裏來，在喇查眼前，並在衆人面前，鑄造那十二柄短劍。短劍鑄成以後，用新鮮的綢緞裹好，慎重地保藏起來，以待不時之需。

喇查率領百官前往大山的旅行剛在起東風的時令，那時琅波克全島是沒有雨的。到了短劍鑄成以後，不久就是田稻收穫之期，各村各區的頭目都依照各村的人口，解上他們的糧穀。對那些稍微比全數缺少一點的頭目，喇查並不說什麼話；但對那些只解全數的一半或四分之一的頭目，他就寬和地開口說道：『你所解上你那一村的針比某一村的針要多的多，可是你所解上的糧穀卻比那一村少些；你且回去調查一下，看誰沒有納穀。』因此，第二年所徵的糧穀大有起色，因為他們都怕喇查要嚴辦那些第二次再吞沒國稅的頭目了。於是喇查很是富裕，從事添招兵士，並以珠寶的首飾分贈於妃嬪，又向白種的荷蘭人買入精良的黑馬，且在兒女生下或成婚的時候，設筵相慶；故馬來各民族的「喇查」或「蘇丹」(Sultan) 在權勢上並沒有一個比得上琅波克的喇查。

那十二柄神聖的短劍也大有用處。不論那一村若有一點疾病發生，都以一柄短劍送往治病。有時候，疾病果然去了，那柄短劍受了隆重的敬禮送回宮中，那一村的頭目們進京稟謝喇查。有時候，疾病並沒有去，大家就認定那一村所納的針數不免有錯，以致神聖的短劍不能見效，於是那柄

短劍由頭目們送回宮中，雖則懷着滿腹的憂慮，卻仍用着隆重的敬禮——因為這種過失安知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呢？

第四章 的摩爾(庫旁一八五七——一八五九 得力一八六一)

的摩爾島大約有三百哩長，六十哩闊，似乎成了一大帶火山性島嶼的極點，那一大帶島嶼開始於向西二千多哩以外的蘇門答臘。可是本島卻和這一帶所有別的島嶼顯然不同，因為境內除了中心附近的的摩爾峯 (Timor Peak) 在從前是活火山以外，並沒有什麼活火山，而且的摩爾峯 也已被毀於一八三八年的那次爆發，自從那次爆發以後一向都是安靜的。在的摩爾 全島的其他各部的確沒有什麼新近的火成岩，故本島簡直不能認作一個火山性的島嶼。實際上牠的位置剛剛跳出這個大火山帶以外，那火山帶從佛羅勒斯經過溫拜 (Omбай) 衛忒 (Wetar) 伸張到班達。

我第一次往遊的摩爾是在一八五七年，留在庫旁 (Coupang) 一天，庫旁是本島西端的荷蘭要城；後在一八五九年五月又再往遊，在庫旁一帶住了十四天。在一八六一年春季，我在得力 (Deli) 度了四個月，得力就是本島東部葡萄牙各殖民地的首城。

庫旁附近一帶似乎都在新近的時代方纔上升成陸，由珊瑚岩的一個崎嶇表面構成。那珊瑚岩聳出陡峻的岩壁，介在海濱與城市中間，城內紅瓦白牆的低屋，使本城的外觀與荷蘭人的其他東方殖民地十分相似。植物是到處稀疏矮小的。夾竹桃科與大戟科的植物很是豐富；但可稱做森林的植物卻是沒有，地面的景象焦枯荒涼，與摩鹿加羣島或新嘉坡的常青高林截然相反。植物上最顯著的特色在於扇形葉的美麗棕櫚（原註學名：Borassus Abelliformis）的繁殖，普通所用的堅固耐久的水桶都由這種棕櫚葉做成，比別種棕櫚葉做成的好的許多。棕櫚酒及棕櫚糖也由這種棕櫚做成。並且用這種棕櫚葉蓋成的普通屋頂可以用到六七年無須更換。我在城市附近看出高潮標以下有一所毀屋的基址，分明表示着新近時期的陷落。地震並不厲害，而且極其稀少輕微，故主要的房屋概用岩石築成。

庫旁的居民除土人以外有馬來人、中國人、與荷蘭人；故有許多奇異複雜的混合種。有一英國商人僑居於此。捕鯨船及澳大利亞的船隻時常到此裝貨取水。土著的的摩爾人很是奇特，我們只須略加考察，就可看出他們和馬來人全然不同，而和阿盧羣島及新基尼的真正巴布亞人相關更

切。他們的身軀很高，具有種種明顯的特點，鼻子很大，略帶彎鉤形，頭髮鬢曲，皮膚通常是暗棕色。婦女們談話的態度，高聲嬉笑，露才揚己，那有經驗的觀察家聽了以後，即使不會看見她們，也可以斷定她們不是馬來人。

我留在庫旁的時候，有一個做官醫的德國人阿倫特先生（Mr. Arndt）邀我住在他家裏，我欣然接受下來，因為我打算在此只作一次短期的遊歷。起初我們用法國語對談，後來因他說不上來，我們不知不覺的變成馬來語；以後我們滔滔不絕的討論文學上，科學上，及哲學上的種種問題，都用那種半野蠻的語言，一面隨意攙用法國字或拉丁字去填補牠的缺陷。

我在鄰近各處散步幾次以後，看見昆蟲和鳥類很缺乏，所以我決意往的摩爾極西的舍馬奧島（Sema）去住幾天，因為我聽說那裏有一帶森林產有庫旁所找不到的鳥類。我費了若干手續，僱得一隻舷側裝有橫架的獨木舟渡海而往，大約有二十哩的路程。我到了以後，看見地面上樹木很多，都是灌木及多刺的莽叢，而不是林木，且因旱季很長，到處焦灼乾枯。我留在奧依薩（Oeyesa）村，村中有著名的胰皂泉。有一胰皂泉在本村中央，由一泥土的小圓錐體沸涌而出，四周的地面向

這圓錐體高聳而上，有如小規模的火山。泉水含有胰皂的氣味，倘有油膩的物質放在水中洗滌，立即發出多量的胰皂泡。水內含有鹼質與碘極多，以致四周一帶的植物被牠毀滅。本城貼近有一處最優美的泉水，爲我見所未見。這泉水藏在若干岩盆裏面，各岩盆以狹小的澗流相通，在相當的處所築有潔淨的圍牆，成爲優美的天然浴池。泉水甘美而澄清，岩盆的邊緣叢生着巍巍的榕樹，岩盆受其遮蔭，故能時時涼爽，而風景也因此愈覺美麗了。

村屋巧小古怪，爲我所未曾見。屋宇概作卵形，圍牆用密集的柵欄做成，大約有四呎高，中央聳出一個高高的圓錐形屋頂，用草蓋成。惟一的開口處就是一個大約三呎高的門口。居民與的摩爾人相似，有鬚曲的或波狀的頭髮，銅棕色的皮膚。上流社會人似乎帶有某種優秀民族的混合，在面貌上已有很多的改變。我在庫旁看到若干從西方薩伏島 (Savai) 來的頭目，具有各種與馬來種或巴布亞種都不相同的品質。他們最像印度人，具有優秀的面貌，正直的狹鼻，潔淨的棕色。婆羅門教既在古時擴張於爪哇全島，且在目前還存在於巴里與琅波克兩島，故在從前曾有若干印度人來到本島，或出於偶然，或由於避難，因而留居於此，當然是可能的事情。

我住在奧依薩四天，找不到什麼昆蟲，只找到少數新奇的鳥類，遂回到庫旁等候下次的郵船。我在中途險遭不測。我乘坐一隻深凹的棺材形的小船，船中裝滿我的行李以及運往庫旁市場的蔬菜、椰子，和別的水果；我們駛出若干路來到一個與波作浪的海面時，看見船裏有水進來，卻又沒法把牠排出船外。因此，我們的船陷入水內更深，兩旁的海面幾乎和船舷相並，那些划船的人當初雖說沒有什麼妨礙，至此都着慌起來，掉轉船身想退回舍馬奧的岸邊，那岸邊和我們相隔不遠。我們揭開幾件行李以後，船裏的水雖有一點可以排出船外，終究敵不過漏進船裏的水，且當我們靠近岸邊的時候，除了陡峻的岩壁被大海的狂濤所衝撞外，我們簡直找不到別的東西。我們沿岸駛了幾時以後，方纔找到一個小灣，把船駛入，拖到岸上，取空船貨，在船底下找出一個大孔，這個大孔原來用一個椰子殼的塞子暫時塞住，現已脫了出來。假使我們在船隻離岸更遠時方纔發現這個漏洞，我們當然只好把大半的行李拋出船外，而且我們自己的性命也要難保了。我們布置妥當以後，重新開船，到半路上又遇到一種猛烈的洋流與洶涌的逆浪，以致第二次又幾遭不測，並且使我發誓不再乘坐這種狹小可憐的船隻。

過了一個星期，郵船還不會到港，我在這一個星期內盡力去搜尋鳥類，其中有若干種是很有趣的。這若干種裏面有五種鴿，分做五屬，大半都是本島獨異的種；又有兩種鸚鵡，一是美觀紅翅的闊尾種（原註學名：*Platycercus vulneratus*），與澳大利亞種相似，一是〔*Geoffroyus*〕屬的綠色種。還有那〔*Tropidorhynchus timoriensis*〕竟與琅波克島上一樣的繁夥喧鬧；而〔*Sphaeocot-hera viridis*〕——一種古怪的綠色金鶯，有裸出的紅色眼圈——被我捕得，更覺可貴。此外還有若干種優美的礦鶯，鶯科（*warblers*）及鷓科（*flycatchers*）——就中我捕得一種精緻的藍紅兩色的〔*Cyornis hyacinthina*〕；但我在採集品內卻認不到有但披爾（*Dampier*）所說及的種。他似乎在的摩爾很受小歌鳥的繁夥的感動；他說：『這些美麗的小鳥當中有一種，我那班人叫他做「鈴聲鳥」（*ringing bird*），因為牠叫出六個音調，每一個音調都要依次的叫了兩聲，開頭很高很尖，而結尾很低。牠約與百靈鳥一樣大小，有細小尖銳的黑喙及藍色的翅膀，頭部與胸膛作灰紅色，頸上有一圈藍色的條紋。』在舍馬與境內獼猴極多。牠們都是普通的兔脣猴（爪哇猴），這種獼猴在馬來羣島的西部一切島嶼上到處都有出現，也許是為土人所傳播的，因為他們往往帶着

活猴到各地去。另外還有若干鹿，但這些鹿是否與爪哇的鹿同種卻不能斷定。

我在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二日到了得力——的摩爾島上葡萄牙各殖民地的首城——受大尉哈脫 (Captain Hart) 的好意接待，他是一個英國的老僑民，經營土產的商業，並在諸山的山麓一片田產上種植咖啡。他給我介紹於基赤先生 (Mr. Geach)，他是一個鑛師，曾在最近兩年內到此探尋銅鑛以便開採。

得力是一個最可憐的地方，連荷蘭殖民地內最下等的市鎮都比不上。房屋都是泥牆的茅舍；墩臺只是一個泥土的圍場；海關與教堂也用同樣的材料築成，既沒裝飾，又不潔淨。全城的外觀與土人的陋鎮相仿，四周並沒有耕種或文明的景象。只有「總督」(Governor) 的衙署略為講究一點，卻也是一所粉白的平屋而已。但有一事卻顯出文明的氣象。文官身穿黑色與白色的西裝，武官身穿華美的軍裝，簡直觸目皆是，與本城的情形很不相稱。

城市的四周有一帶溼澤及汗泥，對於衛生很不相宜，外來人到此宿了一夜也許就得了寒熱病，而且往往很重。哈脫大尉為避免這種瘡疾起見，常在他的栽植地上過夜，那栽植地大約離城二

哩，位在低邱上，基赤先生也有一所小舍在此，承他好意的邀我同住。我們每到傍晚騎馬而往，過二天後，我的行李一一送到，我在附近一帶也已看遍可否採集的地點。

頭幾個星期，因為身體不好，不能遠出。這一帶地方都蓋着低矮的多刺灌木及亞拉昆亞護謨樹屬，只在一個小谷內有一條溪流從山上流下的地方，纔有若干優美的喬木灌木遮蔭溪流，成了一個十分宜人並且可供登臨的地方。四周各處有繁夥的鳥類，種類也很複雜；但色彩華美的卻是不多。實際上除了一二種例外，本島的鳥類在美觀上簡直比不上大不列顛的鳥類。甲蟲極其缺乏，在採集家看來也許可以說牠沒有，因為少數隱晦乏味的種是不值得他去搜尋的。就中稍稍顯著的或有興趣的昆蟲只有蝴蝶，種類雖比較的稀少，數目卻充分的繁多，並且含有新奇的或稀罕的種類。溪流的兩岸就是我最好的採集地，我每天沿着陰涼的溪流走上走下，大約走上一哩以後，就變成陡峭的岩坡。我在此地捉得希奇美麗的燕尾蝶 (*Swallow-tail butterflies*) —— [*Papilio anomaus*] 與 [*Papilio iris*]。這兩種鳳蝶的雄蝶很不相同，在事實上分隸於一屬的兩組 (*sections*)，而雌蝶卻極其相似，飛的時候完全沒有區別，放在陳列所裏在未受教育的人看來也

是沒有區別。此外還有別的若干美蝶報答我在此地的搜索；就中我可特別提出〔*Cethosia lesc-henaultii*〕來，牠的深紫色的翅膀鑲有這種樣子的邊緣，以致初看很像我們的彩蝶（*Gamberwelli beauty*），實則兩者是分隸於兩屬的。最繁夥的蝴蝶是粉蝶科的白蝶與黃蝶，內中有若干我在琅波克和庫旁已有看到，而其餘卻是我一向不曾看到的。

在二月初旬，我們部署一切，要往一個取名巴立巴（*Baliba*）的村莊去住一星期。那村莊與此地大約相距四哩，位在高山上，超出海面有二千呎。我們把行李及一切必需品都放在馱貨馬上運去；雖則依照我們所走的路徑計算，只有六七哩的距離，我們倒費了半天方纔走到那裏。我們所走的路只是一些轍路，有時走上峻峭的岩級，有時走入狹隘的溝壑，這些溝壑一向受馬蹄的磨陷，而且我們必須舉起雙腳架在馬頸上以免軋碎。在這些地方的某幾處，馬背上的行李必須卸下；在別幾處，行李又被撞下來，有時候，上升或下降的路徑這樣峻峭，我們只得下馬步行。我們這樣走上走下，走過許多重探出的山阜，山阜上掩蓋着小石礫，點綴着有加利（*Eucalypti*），使我追想到從前讀過的澳大利亞內地某幾部分的情形，而想不到是馬來羣島。

村中只有三所房屋，圍牆很低，建造在幾呎高的樁柱上，高聳的屋頂用草蓋成，披掛到離地三四呎處。有一所不會造好的房屋給我們使用，這所房屋背後還有一部分開口。我們在屋裏配置一張桌子，幾條凳子，及一幅籬子，把中心圍好的一部分用作臥室。我們向下看見得力與得力前面的大海。四周一帶起伏而空曠，只在那些凹地內纔有幾片森林；走遍的摩爾東部的基赤先生對我切實的說，這幾片森林是他在本島所看見的最茂盛的森林。我希望在此地找尋一些昆蟲，竟大失所望，這大概是由於氣候潮溼的緣故；因為太陽升上很高以後，霧纔散開，通常到午時雲又遮蔽天空，故每天罕有一二點鐘以上的陽光。我們往各方找尋鳥獸，卻也十分缺乏。在我們路上，我曾射下優美的白頭鴿（原註學名：Ptilonopus cinchus）及美麗的「小刷舌鸚」（Lorickeet 原註學名：Trichoglossus euteles）。我從有加利的花上又捕得這兩種鳥類的少數幾隻，並類似的小刷舌鸚（學名：Trichoglossus iris）。此外捕得別的若干細小而有趣的鳥類。普通的印度莽叢雞（原雞）供給我們幾次的美餐，但我們找不到鹿。山上更高的地方生長着豐富的好番薯。我們每隔一天屠宰一隻綿羊，在這很涼的天氣內，——整天宜於烤火的天氣——吃羊肉的胃口倒很不錯。

得方的歐洲僑民雖有半數繼續的害瘧疾，葡萄牙人雖已佔領本地三百年，但至今還不會有一人在這些美阜上建起一所房屋來。這些美阜假如有路通達，從城內騎馬而來大約只需一點鐘；再則在較低的平地上也可找出差不多相等的好位置，從城內來只需半點鐘。那上等的番薯與小麥繁殖於三千呎到三千五百呎高處的事實，表示這一帶地方只消耕種得宜定有很大的出息。從一千呎到二千呎的高處，咖啡大概可以繁殖；介在咖啡與小麥中間的好幾百方哩的地面，一切需要這種中間性的氣候的植物也可以繁殖；無奈至今還不會有人想來造一哩的大路，或墾一畝的栽植地。

在的摩爾的氣候上一定有一種十分異常的所在，方纔可使小麥在這樣適中的高度上繁殖。這種小麥具有上等的品質，做成麵包以後，和我所嘗過的各種麵包一般無二，並且大家都公認這種麵粉與歐洲或美洲運來的麵粉一般無二。這班土人從事種植（完全出諸己意）這些外國種的農作物，如小麥與番薯，又把這些農作物放在馬背經過最危險的山徑一批一批運出來，並且在海濱上賣得很便宜；這種事實很可以表示好路造成，土人得到教誨，鼓勵，及保護的時候，本島的發

達就有很大的希望。再則綿羊也在山上養得很好；良種的駿馬，馳名於馬來羣島全部，也帶着一半野性；所以本島雖則這樣荒涼，這樣缺乏熱帶性的植物，而供給歐洲人以相需最切的各種物品，卻彷彿以本島爲特別相宜，因爲這幾種物品在其他諸島都是不會有出產的。現在歐洲人對於這幾種物品既在東半球無從購買，故只能仰給於西半球。

我友基赤先生最後報告島上絕無值得開採的鑛物以後，在二月二十四日離開的摩爾。葡萄牙人因此大爲懊惱，因爲他們一向斷定銅鑛很多，而且至今仍舊認做如此。從渺茫的遠古以來，那土純銅彷彿在得力以東大約三十哩的海濱上一處地方一向有發現出來。據土人說，他們找到這種純銅都在一個深坑的坑牀內，並且好多年前曾有一個船長得去幾百磅。但到現在，純銅顯然很少，因爲基赤先生住在島上兩年，竟一點沒有找到。有人曾取幾磅重的一塊給我，外觀上與澳大利亞的大金塊相似，只是質料上以銅代金而已。土人與葡萄牙人當然以爲這種銅塊所由來的地方一定還有銅塊；並且他們又有一種報告或傳說，說那深坑頂尖有一塊山幾乎全是純銅，其價值當然很巨。

經過幾許困難以後，開採那銅山的公司組織成功，新嘉坡一個葡萄牙商人出資大半。他們既然這樣相信有銅存在，以爲先去查勘一番未免耗費時間與金錢，卽向英格蘭聘請一位鑛師，並須由他帶同一切必需的器具，機器，實驗室用具，若干機器師，及兩年所需的各項材料，來開採一片已經發現的銅鑛。職工與材料運到新嘉坡以後，改僱船隻轉運的摩爾來，經過長期的航程，化去大宗的費用，方纔到達。

於是指定一天來『開鑛。』哈脫大尉陪伴基赤先生同往，做他的翻譯員。總督，統帥（Commandant），審判官，及本地一切要人偕同基赤先生的助手和一批工人大模大樣的往鑛山去。大家走上澗谷時，基赤先生沿途考察岩石，都看不見有銅的模樣。他們一直往上而去，但除幾處極壞的生鏽的痕迹以外，仍舊沒有別的東西。後來他們當真走到銅山上來了。總督勒馬不動，各官員圍成一圈，他就對他們開口演說，——說是他們所期望長久的一天果然到了，的摩爾地下的寶藏從此可以發現了，——他用葡萄牙語說了一大批這類誇口的話；說到後來，轉向基赤先生請他指出最好的地點給他們立刻動工來發掘生銅塊。基赤先生既已仔細考察沿途的深坑與懸崖，明知道一

帶地方的性質與構造，故直截了當的告訴他們說，山上並無銅鑛的痕跡，動工也是無益。聽衆彷彿受了雷擊一般！那總督還認作自己聽錯。後經基赤先生重述一次，總督嚴厲地說他弄錯，他說，他們大家都知道山上確有豐富的銅鑛，他們求他鑛師指點的只是怎樣去採銅纔是頂好的方法，並且無論如何務須請他在一處動工。這一層基赤先生拒絕了他，一面想解釋這些深坑所開鑿的深度比他自己許多年所做的工程已經大些，他不願意在這種無謂的嘗試上浪費金錢或時間。這些話既譯給他聽以後，總督看看沒法可想，就不聲不響的掉轉馬頭，騎馬而去，留着我友獨自來在山上。他們大家都相信此中定有詭計——這英國人只是不肯採銅，他們自己已經殘酷地被賣。

於是基赤先生寫信通報他的僱主新嘉坡商人，後來決定由那商人把各項機器運送回國。基赤先生再在島上探鑛。當初本島的政府從中作梗，完全禁止他的行動；但到後來仍許他在島上遊歷，他帶同助手費去一年以上查勘了的摩爾的東部，有幾處要渡過一重一重的大海，各處重要的山谷無不攀登而上，卻找不到有什麼鑛可償開採的用費。生銅鑛在幾處地方確有存在，但在品質上總是太壞。就中最好的銅鑛如果生在英格蘭，也許可獲厚利；但在這種荒涼的內地，既要造路，又

需要從外地輸入一切適用的勞工與材料，反而虧本了。金鑛雖有發現，但數量既少，品質又壞。有一處純石油的美泉發現於遼遠的內地，在本島未經開闢以前簡直也沒有用處。這一樁事實對於葡萄牙政府真是一種難堪的失望，因為他們早已認定開鑛為確定的事項，已約定荷蘭的郵船在得力停泊；又有若干船隻已由澳大利亞裝載雜貨被誘而來，他們期望這些貨物暢銷於本島各處新鑛區的居民。但土銅塊的來歷還是一個啞謎。基赤先生已在本島各方考察一周，不曾發現牠們的來源，故這些銅塊很有幾分像是古代含銅地層的岩層，實際上並沒有比澳大利亞或加利福尼亞的金塊豐富些。後來懸出重賞，徵求土人找尋銅塊並指示銅塊找來的確實地點，但仍無效。

的摩爾的山居土人為巴布亞種的一族，身材頗為纖長，頭髮蓬鬆而鬚曲，皮膚是暗棕色。他們的長鼻有凸出的鼻尖，這種鼻尖為巴布亞人的特徵，在馬來種的各民族中是絕對沒有的。海濱的土人與馬來人，或印度人，葡萄牙人已有很大的混合。他們的普通身材比較的短些，頭髮作波狀而不鬚曲，面貌的特色也比較的少些。房屋建築在地上，而山居土人卻架造在三四呎高的托柱上。普通的衣服為一條長布，在腰間扭了一匝，披到膝蓋為止，如附圖所表的一般，這附圖由一照片摹成。



的摩爾男人(由照片描出)

圖中兩個男人都拿着他們通用的傘子，以全張扇形的棕櫚葉做成，縫合各小葉的摺縫，以免撕裂。在下雨時，他們張開這種傘子，擎在頭上，成斜坡形，護護背脊。細小的水桶也用全張沒縫的棕櫚葉做成，又有有蓋的竹筒，大概盛着出賣的蜂蜜。通常他們都提着一個古怪的袋，用一塊正方形的牢織成的布，以繩連接牠的四角做成，往往裝飾着許多細珠與流蘇。在右方那人背後靠在屋側的，就是當做水缸用的竹筒。

此地有一種流行的風俗叫做『坡馬力』(‘*pomali*’)，剛與太平洋島民(Pacific Islanders)的『塔部』(‘*tabo*’)相當，也受土人同樣的尊重。這種『坡馬力』被他們用在最普通的事件上，他們用幾張棕櫚葉插在園外當作『坡馬力』的標誌，可以保存園裏的產品不致被偷，與我們的陷人阱、彈機鎗(spring gun)或惡狗的嚇人告白竟有同等的效力。死人被安置在一個離地六呎或八呎的臺上，有時露天，有時蓋以屋頂。死屍留在臺上，要等到親屬有能力舉行宴會時，方纔埋葬。的摩爾人往往喜歡做賊，但不嗜殺人。他們時時互相爭鬪，並乘機拐騙別的民族沒保護的人們來做奴隸；但歐洲人卻可安然在島上各處行走。除了城內少數半白種的土人以外，在的摩爾全

島並沒有土人的基督教徒。土人至今保持獨立的態度，厭惡並且蔑視那些要來統治的人，不論是葡萄牙人或荷蘭人。

的摩爾的葡萄牙政府真是可憐已極。他們似乎絕不關心於地方上的改良，至今佔領三百年，並沒有在城外造好一哩的大路，並沒有一個歐洲人單獨的僑居內地。政府裏一切官員盡力壓迫，劫掠土人，可又不留意本城的保衛，以防的摩爾人或來攻擊。軍官的知識非常淺陋，甚至收到一個小白礮及一些開花彈以後，沒有一人能夠知道牠的用法的；並且某次土人作亂（我在得力時，）有一個軍官希望奉命出戰，竟立刻因此得罪而聽憑亂黨佔踞離城三哩以內的一個重要關口，他們把守在那裏可以擋住十倍的官兵。結果：山上的糧食沒有運下來，城中起了饑荒，總督只得差人向安波衣拿的荷蘭政府請求接濟。

就目前的狀況而論，摩爾對於牠的統治者荷蘭人及葡萄牙人簡直害多益少，即在將來，若不改革制度，也當然繼續如此。倘有幾條好路通入內地多山的各區，又有調和的政策與嚴格的正義以待遇土人，再輸入爪哇與北西里伯所行的良好的墾種制度，也許可使的摩爾變成一個有出

息的並且有價值的鳥嶼。海濱的溼原現已種有茂盛的田稻，各處的低地也有繁殖的玉蜀黍；這都是目前土人普通的糧食，與一六九九年但披爾遊歷本島時相同。目前所種的小量咖啡具有優美的品質，很可以增殖到任何的程度。綿羊也很茁壯，即使羊毛沒有多大用處，而羊肉既可供應捕鯨船的享用，又可運輸於鄰近的各島，已很有價值了；何況羊種改良以後，羊毛很可變成產品呢。馬匹的茁壯尤其可驚；小麥儘量種植起來，也許可供馬來羣島全部之用，只要政府盡力去誘掖土人擴大小麥的墾種，一而築成好路，以便運輸就夠了。在這種制度之下，土人自然會明瞭歐洲人的政府對他們很有益處。他們會開始去儲蓄金錢，並且財產既能安全，他們立刻會有種種新需要與新志趣，而成爲歐洲貨物的大宗消費者。這種制度對統治者在利益上當然比各種苛捐雜稅有更固定的來源，並且在效果上也當然比一向證明爲最無效的冒牌軍治更能產生和平與服從。但要創立這種制度卻需即時的投資（這一層無論荷蘭人或葡萄牙人似乎都辦不到）及一批忠實負責的官員（這一層至少葡萄牙一國似乎就難供給）；所以的摩爾將有許多年保留着目前這種不良狀況，怕是難免的事實吧。(1)

得力城內道德的墮落正與巴西的遼遠內地相同，凡在歐洲無可寬恕的罪惡，在此地都不以為奇。我在得力時，地方上很有人談論並且相信兩個官員曾毒死與他們通姦的婦女的丈夫，毒死以後立刻與那婦人雙宿雙棲。但這種罪惡卻沒有一人表示反對，甚且並不認作罪惡——以為那丈夫既是低等的雜種人，當然應該讓給他們的，上官享樂。

就我自己所看見的以及基赤先生所描述的判斷起來，摩爾的原生植物實在是貧乏而且單調的。一帶一帶的低阜到處蓋着矮小的有加利，間或長成巍峨的林木。與有加利混在一處而數目較少的就是亞拉毗亞護謨樹屬及芬芳的檀香木，至於那些升高到六七千呎光景的高山，不是蓋着粗草，就是童山了。較低的地面上有複雜的草狀叢林，曠朗的荒地上到處蓋有蕁麻似的野薄荷。纏繞在叢林中間的卻有美麗的「冠狀百合」(Crown Lily)——[*Gloriosa superba*]——披露着壯麗的繁花。一種野葡萄樹也有發現，生着大串不整齊的有毛葡萄，含有極壞而極甜的氣味。在有些植物較多的山谷內，有刺的灌木與攀緣植物非常繁殖，以致叢林內不容人們鑽入。(2)

土壤似乎很是礮瘠，主要的成分為溶解的黏板岩；裸出的土地與岩石幾乎到處都是。暑季有

了大旱，以致平原上大半的河流一概乾涸，地面變成焦枯，樹上完全落葉，有如我們的冬季。在高山上從二千呎到四千呎的高處，氣候比較潮溼的多，故番薯及其他歐洲物產可以全年生長。除了馬匹以外的摩爾的惟一出口貨幾乎只有檀香木和蜂蠟。檀香木（原註學名：*Santalum Sp.*）是一種小樹，生長在的摩爾的高山上以及別的遠東許多島嶼上，但不常有。木材為美黃色，具有馳名的可愛的香氣，非常經久。這種木材劈成小塊的木頭運到得力來，以輸入中國為主，在中國的寺院或富戶內用來焚燒。

蜂蠟更是一種重要的，有價值的產品，為野蜂（原註學名：*Apis dorsata*）所製成。這種野蜂造出大蜂巢，從高樹的高極上懸掛空中。這些半圓形的蜂巢往往有三四呎的直徑。有一次我看見土人取蜂巢，十分有趣。一天，我在常去採集昆蟲的山谷內，看見一株高樹底下有三四個的摩爾男人和男孩，我仰頭一望，看見一條高高的橫樑懸有三個大蜂巢。這株大樹挺直而光滑，並無枝樑，一直高到七十呎或八十呎，方纔生出那蜂巢所在的橫樑。因為這些人顯然要取蜂巢，我就等着要看他們的行動。先有一人取出隨身帶來的一株小樹或草藤的一條長莖，把牠撕裂開來，看去很是黏

韌。他用棕櫚葉把他裹好，再用一條細長的草藤把棕櫚葉紮牢，做成一個火把。他把身上穿的長布緊緊的纏在腰部，另取一布裹起頭部，頸部，及身上，牢牢的縛在頸上，剃着臉，臂，及腿完全裸露。他腰帶上又掛有一捲細長的繩索。他做這些預備時，有一同伴早已斫取一株八碼或十碼長的堅固的草藤，以一頭吊起那個火把，把火把的下頭點着。吐出一股不斷的煙。剛在火把上面，又用一條短繩吊有一把庖刀。

那獵蜂人把那吊火把的草藤拋繞大樹的樹幹，每一隻手捏牢草藤的一頭，再把草藤向上拋去，高出他自己的頭上一點，拿雙腳抵住樹幹，身子向後挺着，開始走上樹幹去。他利用樹皮的皺紋或樹幹的盤曲來助他自己上升，每找到一處赤腳站得穩固的所在，就把堅韌的草藤拋上幾呎：他那種絕妙的技能真是可驚。我仰頭看他敏捷地走上樹去，高出地面三十，四十，五十呎，幾乎看的眩暈了。我總怪他怎樣能夠升上他頭上那幾呎直滑的樹幹，可是他照舊穩定地走上去，彷彿走上扶梯一般。直到後來，與羣蜂只隔着十呎或十五呎。他停了一會，把那懸近腳跟的火把略為向着羣蜂搖蕩一下，因此，火把的煙氳氳在他同牠們中間。他再往前走，在一分鐘內走到橫樑底下來，忽而

莫名其妙地翻在橫樑上面，看他雙手握住草藤的兩頭是不會有什麼開空的。

這時候羣蜂開始受驚，整陣嗡嗡的飛揚在他上面，他把火把移近自身一點，從容地拂去臂上腿上的蜂。他沿着橫樑伸直身體向最近的蜂窠爬去，把火把搖蕩在蜂窠底下。蜂窠受到火煙時，色彩由黑轉白，變化得非常古怪，羣蜂飛揚，罩在那人身上和身旁，成了一片黑雲似的。那男子伸直身體仆在橫樑上，用手拂除蜂窠上的餘蜂，拿起庖刀從貼近橫樑的薄片上割下蜂窠，取出腰上的長索吊牢蜂窠放下地來。這時候他滿身是蜂；他怎麼能夠忍受蜂刺，繼續工作，毫不驚慌；簡直使我費解。羣蜂顯然不爲火煙所恐，並不遠避；並且他工作時，只有這樣小小的一股火煙當然不能保護他的身體。在那相同的一株樹上，還有另外三個蜂窠，一一被他割取下來，供給他們一班人以蜂蜜及幼蜂的美餐，並一宗值錢的蜂蠟。

蜂窠既然放下兩個以後，降下地而東西亂飛的蜂很多，狠狠的要來刺人。有些飛到我身邊來，我因此立刻被螫，只得逃走，一面用昆蟲網打蜂，並捉來做標本。有幾隻蜂跟蹤而來，至少跟了半哩，鑽入我的頭髮裏，勇猛進攻，百折不撓，因此，我越發驚異。那班土人怎麼會不受害？我想行動的鎮定。

大約就是最好的防禦方法。蜂站在那無抵抗的土人身上，正與站在樹上或別的無生物上一般，大約不會去螫他。不過他們總不免時常受螫，只因他們受慣這種痛苦，並且要忍受這種痛苦來學成一個獵蜂人，故能鎮定到那種程度。

註(1)佛白斯先生(Mr. H. O. Forbes)在一八八三年往遊得力時，因有一個比較負責的總督，已有小小的進步。

註(2)佛白斯先生在的摩爾東部勞動地採集六個月的植物，所獲的顯花植物大約有二百五十五種——就一個熱帶島而論確是一個極少的數目。到本島遊歷過的，在一八〇三年有植物學家布拉文(Robert Brown)，嗣後

又有許多大陸的植物學家與採集家，但到現在全島已知的植物數目還沒有二千種。

第五章 的摩爾羣島的自然界

就馬來羣島的地圖看來，從爪哇到的摩爾這一帶密切相連的島嶼，在天產物上似乎決不致大不相同的。在氣候上與地文學上固然有種種差別，但這種差別與博物學家所根據的劃分並不相符。在這一帶島嶼的兩極端中間，氣候上的差別很大；西端非常潮溼，只有短期無定的旱季；而東端卻乾燥焦枯，只有短期的溼季。但這種變化大約發生於爪哇中部；爪哇東部與琅波克的摩爾實有同樣顯異的節季。在地文學上也有一種差別；但這種差別卻發生於這一帶島嶼的東端，因為爪哇，巴里，琅波克，松巴，窪與佛羅勒斯所有顯著的火山，到了東邊極端轉向北方，穿過加農阿匹（Crang Api）以達班達，遺下的摩爾一島只在中心相近有一個火山峯；的摩爾全島的主要部分統是古代的水成岩構成的。這幾種差別與天產物上所有顯著的變化並不相符，因為天產物的變化發生於琅波克海峽，就是分隔琅波克與巴里的海峽；並且這個變化，就數量說既然很大，就性質說又很重要，實在是全地球動物分布狀況上一項重要的特色。

寄居巴里多年的荷蘭博物學家左令革(Zollinger)報告我們大家說巴里的產物完全與爪哇相似，凡在巴里所發現的動物都有棲息於爪哇。我往琅波克去的時候，中途停在巴里北岸幾天，所看見的一些鳥類都具有爪哇鳥類學上顯著的特色。就有黃頭的「織巢鳥」(學名：plocens hypoxanthus)，黑色的畫眉(學名：Copsychus amoenus)，玫瑰色的「鬚嘴杜鵑」(barbet，學名：Megalaima rosea)，馬來的金鶯(學名：Oriolus horsfieldi)，爪哇的地棲歐椋鳥(學名：Sturnopastor jalla)，及爪哇的三爪啄木鳥(學名：Chrysocolaptes tige)。我渡過一個闊不到十哩的海峽來到琅波克以後，當然希望自己可再遇到這些鳥類的若干種；但我留寓琅波克三個月，竟連一種都沒有看見，卻找出一套完全不同的鳥類，大半都是爪哇及婆羅洲蘇門答臘麻刺甲各地所絕對找不到的。舉例來說：在琅波克最普通的鳥類有白色的白鸚，及繡眼兒科——即蜜雀——的三種，牠們所隸屬的各組都是馬來羣島的印度馬來地域所完全沒有的。從琅波克再渡到佛羅勒斯的摩爾以後，在天產物上與爪哇各別的程度越發增高起來，並且我們發現這些島嶼簡直自成一組，因為所有的鳥類雖與爪哇及澳大利亞都有關連，而卻都是十分各別。除了我自己的

琅波克與的摩爾的採集品以外，我的助手阿倫先生又在佛羅勒斯製成一宗良好的採集品；我們拿這幾宗採集品及荷蘭各博物學家所獲的少數種類研究起來，很可以明瞭這一組島嶼的自然界，並可從此獲得幾項極有趣的結果。

直到現在為止，這些島嶼上所發現的鳥類計有下列的數目：琅波克六十三種，佛羅勒斯八十六種，的摩爾一百十八種；全組島嶼共有一百八十八(1)種。內中只有二三種似乎起原於摩鹿加羣島，其餘一切種類雖則含有足足八十二種，除這一小組島嶼以外，簡直無處可找，但一概可以分別追原於爪哇或澳大利亞，彼此之間若非直接相同，就是密切相關。全組島嶼的鳥類並沒有一屬是完全獨異的，也沒有一屬是顯然有獨異的種來代表的：這一樁事實很可以表示牠的動物界絕對有其來歷，且其起原不能追溯到地質學上一個最新近的時代以前。有許多種鳥類（例如大半的涉水鳥，許多種猛禽，若干種魚狗，燕，及其他少數鳥類）在馬來羣島所分佈的範圍非常廣闊，我們當然不能追原於某處某處。這樣的鳥類，依我計算起來，共有五十七種，此外又有三十五種雖為的摩爾組所獨異，卻與分佈很廣的形態相似。除出這九十二種以外，還留下靠近一百種的鳥類，我

們現在要考慮這一百種鳥類與其他各地的鳥類所發生的關係。

就我們目前所曉得的來說，各島所有獨異的鳥種如下：

琅波克	四種，	分隸兩屬，	一屬是澳大利亞的，	一屬是印度的。
佛羅勒斯	十二種，	分隸七屬，	五屬是澳大利亞的，	二屬是印度的。
的摩爾	四十二種，	分隸二十屬，	十六屬是澳大利亞的，	四屬是印度的。

以上各島所有獨異的鳥種的實際數目，我並不是假設牠從此可以完全準確地斷定下來，因為上表所列各島互相懸殊的數目，顯然由於的摩爾的採集品比佛羅勒斯更為廣泛，而佛羅勒斯又比琅波克更為廣泛；但有一樁事實卻比較的更可依據，並且更饒興趣，就是我們由西往東的時候，在比例上澳大利亞的形態大大的增加起來，印度的形態大大的減少下去。我們可把各島所有分別與爪哇及澳大利亞相同的鳥種列成下表，來表明上面這一樁事實：

	在琅波克	在佛羅勒斯	在的摩爾
爪哇的鳥類………	三十三種	二十三種	十一種

澳大利亞的鳥類……四種

五種

十種

我們從此可以明白看出鳥類移殖的路徑，這種移殖已經進行了幾百年或幾千年，並且至今仍在繼續進行下去。從爪哇移殖而來的鳥類在最接近爪哇的那個島上是最多的；其餘每有一個海峽與別一個島相隔，都發生一種障礙，因此，移殖到第二個島上的鳥類就比較的減少了。大家不免留意到這一層：從澳大利亞移殖而來的鳥類的數目，比爪哇來的少得許多；並且初看來，我們不免猜測這一層的原因在於分隔的摩爾與澳大利亞的闊海。但這種猜測實在是鹵莽的，並且——我們在下面就可看見——也是靠不住的。除了這些與爪哇及澳大利亞同種的鳥類以外，還有別的一大宗鳥類與爪哇及澳大利亞的特異種相關極為密切，我們必須先把這些鳥類考慮一番，方才對這一件事情好下一個結論。現在把牠們與前表所列的併在一處，列表如下：

在琅波克

在佛羅勒斯

在的摩爾

爪哇的鳥類……三十三種

二十三種

十一種

與爪哇鳥類密

一種

五種

六種

切相關的鳥類……

第三編 的摩爾羣島遊記

總數……………	三十四種	二十八種	十七種
澳大利亞的鳥類……………	四種	五種	十種
與澳大利亞鳥類 密切相關的鳥類……………	三種	九種	二十六種
總數……………	七種	十四種	三十六種

我們從此可以看出那些彷彿從爪哇及澳大利亞移植而來的鳥類的總數幾乎彼此相等，不過其中卻有這一層顯著的差別：就是，從爪哇來的鳥類所含較大的成分，是與爪哇現有的鳥類相同的，而從澳大利亞來的所含較大的成分卻與澳大利亞現有的各別，只是密切相關而已。這一層也須留意：這些代表的或相關的鳥種，從澳大利亞向後退遠一步，數目也就減少一步，而從爪哇向後退遠一步，數目反而加多一步。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從的摩爾依次數到琅波克時，各島的面積減少得很快，以致鳥種的數目也依次減少下去；第二，更重要的一個理由，的摩爾與澳大利亞相隔的

距離已經截斷新種移殖的路徑，以致種變有了進行的時機，而琅波克與巴里及爪哇的相近卻容許新種陸續地輸入，因此，新種與舊種攙雜的結果阻礙了種變的進行。

爲求我們對於這些島嶼的鳥類的來歷可得一個格外簡明的見解起見，且讓我們把這些島嶼看做整個來討論，這樣一來，也許可使牠們分別與爪哇及澳大利亞的關係格外明瞭些。

的摩爾組諸島共有：

爪哇的鳥類……三十六種

密切相關的鳥類……十一種

澳大利亞的鳥類……十三種

密切相關的鳥類……三十五種

從爪哇移殖的……四十七種

從澳大利亞移殖的……四十八種

我們從此可以看見隸屬澳大利亞的一宗鳥類與隸屬爪哇的一宗在數目上非常相符，但這兩宗內部區分的情形卻剛好相反，爪哇的一宗有四分之三是相同種，四分之一是代表種，而澳大利亞的一宗卻只有四分之一是相同種，四分之三都是代表種。這是我們研究這些島嶼的鳥類所

能抽取的一樁最重要的事實，因為這樁事實可使我們對於這些島嶼的許多過去的歷史獲得一個很完全的線索。(3)

種變的進行是遲緩的。我們對於種變怎樣發生的見解雖則不免彼此不同，而對於上面這一層，我們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所以這一樁事實——就是這些島嶼所有澳大利亞的種已大半發生變化，而爪哇的種卻幾乎完全不會發生變化——就可以表示這些島嶼的動物先從澳大利亞移殖而來。不過這一層如果真有其事，當時的地形一定和現在是大不相同的。現在分隔的摩爾與澳大利亞的是一片近三百哩的汪洋大海，而連絡的摩爾與爪哇的卻有一帶破裂的陸地，其中互相分隔的各海峽並沒有一處闊到二十哩左右以上。所以就現在說，爪哇的天產物要伸張於這些島嶼的全部，顯然有大大的便利，而澳大利亞的天產物若要渡海而來，卻不免有大大的困難。那末，為解決天產物上這個當前的問題起見，我們當然應該假設從前的澳大利亞與的摩爾比現在要接近得多；而且這個假設的可能性又因下面這一樁事實大大的增高起來，就是：沿着澳大利亞西北兩方的海岸，在大海當中伸張着一片海底上的海岸，內中有一處與的摩爾海岸相距只有二十

哩。這樁事實表示北澳大利亞新近的陷落；從前的北澳大利亞大概要伸張到這一片海岸的極邊。而介在這一帶海岸與的摩爾中間就是一片極深的深海。

我並不認做的摩爾在從前曾與澳大利亞實際相連，因為澳大利亞所有很繁殖且很顯著的許多組鳥類，竟有這樣大宗的數目爲的摩爾所無，而且澳大利亞的哺乳類又沒有一種進入的摩爾；假使這兩個地方確曾實際相連，當然不致如此。這幾組鳥類，如「澳掠鳥」(bover bird) 原註屬名：Ptilonothynchus 園丁鳥科的一屬) 黑紅兩色的白鸚 (屬名：Calystothynchus) 藍色的歌鸛 (屬名：Malurus) 「鴉鴉」(crowshrikes 屬名：Cracticus) 澳洲伯勞 (屬名：Falcunculus 及 Colluricincla) 以及別的許多鳥類，在澳大利亞到處都很繁殖；如果的摩爾曾與澳大利亞連合一處，或只消有一段時期與澳大利亞接近到二十哩以下的相隔，那許多鳥類當然已經擴張到的摩爾來了。再則澳大利亞所有最顯異的許多組昆蟲也並沒有一組發現於的摩爾。以上這些情形都表示的摩爾與澳大利亞一向就有一個海峽相隔，但這個海峽曾在某一時期縮小到大約二十哩的闊度。

不過這一組島嶼在這一邊雖有這種海面的縮小確曾發生，但在相反的那一邊更須有一種更大的隔離確會存在，否則從這兩邊移殖而來的相同種及代表種的數目，就應該各各更為相等了。這固然是真的：在澳大利亞這一邊的海峽由於陷落而逐漸加闊以後，可以阻止物種的移殖及攙雜，因此種變的進行已得充分的時機；而從爪哇那一邊卻有新種不斷地輸入，因此物種上不斷的攙雜，已經阻礙種變的進行。但這個見解不能解釋全部的事實；因為的摩爾羣島的動物界所具的品質，不但被牠所「有」的形態表示出來，而且也被牠所「無」的形態表示出來；我們從牠所「無」的一方面，可以發現牠動物界的品質與澳大利亞更為接近，與印度馬來更為疏遠。足有二十九屬在爪哇很繁殖或不很繁殖的鳥類，並且內中又有大半是分佈很廣的鳥類，完全為的摩爾諸島所無；而在澳大利亞散佈着的各屬鳥類，卻只有十四屬左右是的摩爾諸島所無的。這顯然表示的摩爾諸島直到新近為止，一向都與爪哇有一種廣闊的隔離；而且這一樁事實——就是巴厘與琅波克兩島都是小島，又是火山性的小島，並且所有變異的形態又比其他諸島少些——更可表示這兩個島有一種比較新近的起原。在的摩爾與澳大利亞最為接近的時候，巴厘與琅波克的

地面大概爲一個廣闊的內海所佔領；而當地地下火的作用正在逐漸堆成目前巴里與琅波克這兩個肥島的時候，澳大利亞的北部沿岸大概也在陸續沉陷於大洋底下。只有這種樣子的變動才能使我們了解這樁事實所以發生的原因，就是：的摩爾組的鳥類，就全部看來，雖與印度馬來及澳大利亞幾乎是同樣的接近，但本組所有獨異的種卻在品質上大概與澳大利亞接近。而且也只有這種樣子的變動才能使我們了解這樁事實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這許多印度馬來的普通形態，雖能經過爪哇伸入巴里，卻有一種代表的形態傳播到巴里以東諸島。

的摩爾島的哺乳類與本組其他各島相同，非常缺乏，只有蝙蝠是個例外。蝙蝠頗爲豐富；至今當然還有許多種類不會發現。在的摩爾已知的十五種蝙蝠當中，有九種出現於爪哇，或爪哇以西諸島，有三種是麂鹿加種，內中大半都出現於澳大利亞。至於其餘的幾種卻是的摩爾獨異的種。

陸棲哺乳類只有六種：（一）普通的獼猴，即爪哇猴，出現於一切印度馬來諸島，從爪哇經過巴里與琅波克伸張到的的摩爾。這種獼猴常往河邊，也許隨同洪水漂流的樹木可由一島漂到他島去。

（二）[*Paradoxurus fasciatus*]是一種麝貓，在馬來羣島的大部分都很普通。（三）一種「的

摩爾鹿] (*Cervus timoriensis*) 與爪哇及摩鹿加的種即使各別，也是密切相關。(四) 一種野豬，「的摩爾豬」 (*Sus timoriensis*) 與摩鹿加種的有些種類大概是相同的。(五) 一種「鼯鼠」 (*Shrew mouse*) —— [*Sorex tenuis*] —— 被大家認爲的摩爾獨異的種。(六) 一種東方貍，—— [*Cuscus orientalis*] —— 在摩鹿加羣島也有出現，但彼此的種也許各別。

以上六種哺乳類並沒有一種是澳大利亞的種，並沒有一種與任何澳大利亞的形態略有相關；這很可以證明的摩爾決不會與澳大利亞相連的見解；因爲這兩個地方果會相連，袋鼠或別的有袋類差不多當然要出現於的摩爾了。但有少數的幾種哺乳類卻又的確存在於的摩爾，—— 尤其是鹿 —— 倒使我們不容易解釋出來。不過我們必須這樣考慮着：就是在從前幾千年，或大約幾十萬年當中，這些島嶼及其中間諸海會屈服於火山行動之下。那陸地會被擁起又再沉陷；中間的各海峽會被縮小或擴大；其中有許多島嶼也許會被連合又再剖分；狂暴的噴涌一次又一次毀滅各地的高山與平原，漂流整百整百的林木出海而去，與爪哇境內在火山爆發時所會發生的情形相同；並且這種事情也並不是不可能的，就是在從前每一千年或一萬年當中，會發生一次結合以上

各種情形的變動，使得當時有二三種陸棲動物可由一島移植到他島去。只有這一種的變動可供我們解釋的摩爾大島目前所棲息的一宗零落的哺乳類。其中有一種——就是鹿——也許是被人類輸入的，因為馬來人時常畜養馴鹿；並且一種動物移植到氣候上植物上絕不相同的地域——如的摩爾與摩鹿加羣島——以後，也許不需一千年，或且五百年，就可發生種種新品質。我還不會說到馬，因為的摩爾的馬雖然時常被大家認作野獸，卻是毫無根據的。的摩爾馬每一匹各有一個主人，正如南美洲田莊上的牛一樣，完全成爲家畜了。

我對的摩爾動物界的起源說了這樣一大篇，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有趣並且最有益的問題。我們能夠把一個地域的動物這樣明顯地追溯到兩種確鑿的起源，有如我們對於本地域一般的，真是不多；而這些動物又能供給這樣確鑿的證據，來證明牠們輸入本地域的時間，狀況，及成分的，尤其不多。我們在本地域上面找出一組縮小體的「大洋羣島」(Oceanic Islands)，這些島嶼雖與鄰近的兩大陸這樣切近，卻從不會與大陸相連；且其產物又具有真正「大洋羣島」的種種特徵，所含的變化很是微細。這些特徵是：除了蝙蝠以外，缺之一切的哺乳類，卻發現鳥類，昆蟲類，及

陸上介殼的獨異的種，這些獨異的種雖爲他處所無，卻與近地的種顯然相關。澳大利亞的哺乳類完全缺乏，只有少數從西方流落而來的動物，這幾種動物，我們可用上文所說的情形來解釋牠。蝙蝠頗爲繁殖。鳥類有許多獨異的種，但與鄰近的兩大陸都有確定的關係。昆蟲所有的關係又與鳥類相似。舉例來說：鳳蝶科有四種是的摩爾獨異的種，另有三種同時出現於爪哇，一種出現於澳大利亞。就那四種獨異的說，有二種確是爪哇種的變相，其餘似乎與摩鹿加及西里伯的種相關。已知的極少數的陸上介殼概與摩鹿加或西里伯的種相關或相同，可謂古怪之極。善於漫遊的粉蝶科（白蝶及黃蝶）——牠們時常飛到曠地上，比較容易被風吹送出海——與爪哇、澳大利亞及摩鹿加羣島各地的種似乎都有關連，其關連的程度也大約相等。

這種情形與達爾文先生的理論——關於從不會與大陸相連的「大洋島」的理論——確已相反，因爲這裏面暗示着這些島嶼的動物界由於「碰機會」而來。達爾文先生所主張的是：自然界決沒有「碰機會」的事情。但就我上文所描述的情形而論，我們卻有一種最確實的證據，可以指證「碰機會」這一層就是動物界移植於的摩爾諸島所曾採用的方式。這些島嶼的動物界

顯出一種混雜的品質，剛好指示着這種樣子的起源。無論假設這些島嶼曾與澳大利亞或與爪哇相連，都不免引出種種極無謂的困難，並且那一羣最出名的動物（鳥類）所包含的種種古怪的關係，也要因此無從解釋了。再就反面說，那四周諸海的深度，海底上海岸線的形狀，以及大半島嶼的火山性：一概都指示着一種孤立的起源。

我在結束以前，必須附帶聲明一句，以免誤會。我說的摩爾從不會與澳大利亞相連，是僅僅指地質學上新近的時代說的。在中生代，或且近生代的漸新紀或次新紀的摩爾與澳大利亞也許連合一處；不過即有連合，那連合的一切記載也已被隨後發生的陷落所埋沒了；並且我們解釋任何地域的目前陸棲動物的時候，也只消去考慮那地域從最後一次升上水面以後所曾發生的那些變動。從這樣的最後一次上升以後，我覺得的摩爾從不會與澳大利亞連合一處，是很可相信的一樁事情。

註(1) 松巴羅一島現已加上四五種新種。(看季勒馬德的馬奇察的遊記) [Guillemard's Cruise of the

Marchena] 卷二 三六四頁。

註(2)棲息在這些島上的鳥名見於一八六三年倫敦動物學會的紀事錄。

註(3)自本文編成以後在本組島嶼所已發現的鳥類的新種極其稀少並且對於爪哇與澳大利亞兩地域的分配又極其均勻，所以這些新種對這裏所下的結論不致發生影響。

第四編 西里伯遊記

第一章 西里伯(馬加撒一八五六年九月到十一月)

我於九月三十日離開琅波克，三天到了馬加撒。我滿心歡喜的跨上岸來，因為我從二月起設法直到如今方才如願，並且我希望在這地方遇到極多新奇有趣的事物哩。

西里伯這一部分的海岸低窪平坦，整排的樹木和村莊遮隔了內地，只有偶然的缺口露出大片卑溼的荒田。在背景上有幾個不很高的丘阜可以看見；只因每年在這時期常有薄霧籠罩地上，故這半島中心的一帶高山或南端馳名的蓬替尼 (Poutyne) 山峯，我都無從辨認。馬加撒泊船所內停有一隻精美的四十二噸軍艦，這是防守地方的；又有一隻小軍艦和三四隻小快艇，這是搜捕那些騷擾這些海中的海盜的。另有幾隻裝置橫帆的商船，和二三十隻大小不等的本地「普宰船」(praus)。我帶了介紹信去訪問荷蘭人麥斯曼先生 (Mr. Mesman) 和丹麥人某某店主，他們兩人都能說英語，而且都答應幫我尋覓適宜的地點。同時我自己搬到一個俱樂部住下，因為這

裏是沒有旅館的。

馬加撒是我第一個遊歷到的荷蘭市鎮，比我從前在東方所遊歷過的一切市鎮都要雅緻些，潔淨些。荷蘭人在此定下若干很好的規條。一切歐洲人的房屋必須保留潔淨的白粉牆，各家於下午四時必須在門前路上灑水。街道上不准堆積垃圾，一切污物都由小陰溝送入大陰溝，再由高潮的潮水把大陰溝的污物洗刷到海裏去。鎮中最主要的是一條沿海的狹長街道，專門做着買賣，大半都是荷蘭商人和中國商人的店鋪同棧房，以及土人的小商店或商場。這一條大街向北伸長一哩有餘，漸次伸展到土人的住屋，往往簡陋不堪，但和街道排成直線，通常又有果樹點綴，故外觀上倒還潔淨。街上時時擁擠着大批的季斯人和馬加撒人，他們穿着約十二吋長的布袴，只從臀部遮到大腿折中處，那鮮豔的格子布做成的普通馬來裙，或束在腰間，或披在肩上，各人的穿法很是紛歧。和這一條大街互相平行的還有兩條短街，爲荷蘭人舊城的所在地，四周有好幾個城門。這兩條短街統是私人的住宅，南邊盡頭有一個礮臺，一所教堂，又有和短街成爲直角的一條馬路通到海濱，這是總督與主要官員的房屋所在地。在礮臺以南沿着海濱又有一條長街，街上統是土人的

茅舍和商人的村屋。全部市鎮的四周展佈着平坦的稻田，這些稻田現在已經裸露，乾燥得惹人厭，上面蓋着些殘根和野草。在幾個月以前，田上是一片綠色，但現在的荒涼卻和琅波克巴里終年可以收穫的情形顯然相反，因為那兩個島所有同樣的地面上，節季雖則相同，卻有一種精密的灌溉制度就成了這永久春天的效果。

我到這裏的第二天就正式去會總督，我友丹麥商人陪我同去，他說得一口好英語。總督很是和藹，對我的遊歷區域和採集標本供給種種的便利。我們用法語談話；一切荷蘭的官員都說得很好的法語。

我因為住在鎮內很是不便，並且用費很大，就在一星期末了搬到麥斯曼先生的小竹舍去住。這竹舍離鎮二哩光景，築在一小片咖啡栽植地及田莊上，和麥先生自己的村屋大約相隔一哩。裏面共有兩間房子，架在地上約有七呎來高，底下一層有一部分是開朗的（於剝製鳥皮最為合用），又有一部分用作一個穀倉。外邊還有一間廚房同幾間外屋，相近又有幾座茅舍是麥先生的傭人們所住的。

我在新房子裏住了幾天以後，知道自己若不更往內地去，不能製成什麼採集品。四周幾哩的荒田只留着些殘根，和英格蘭的晚秋時候相似，而且鳥雀同昆蟲的缺乏也彷彿相同。土人的村莊散佈於各處，各村的四圍都是果樹，從遠處看去倒像是一簇簇的森林。這些村莊就是我惟一的採集地，無奈動物的種類極其有限，過了不久就被我搜索完了。可是我必須先得果阿（Gos）喇查的許可，方可往那較佳的各區去，因為喇查的領土伸張到離城二哩的地方。故我親向總督衙門請求一封公函，以便轉達喇查，請其保護而且准許在他管理區域內得以隨時隨地的游歷。這一層當蒙照辦，並蒙派出專差送信，和我同去。

我友麥斯曼先生借我一匹馬，陪我往見喇查，他和喇查原是好友。我們走到的時候，喇查剛好坐在戶外看那工人豎造一座新屋。他身上只穿普通的短袴和裙子，上身完全赤着。他拿兩把椅子出來給我們坐，至於那些頭目和土人卻都坐在地上。送信的專差蹲伏於喇查面前，取出黃綢封裏的那封公函來。一個侍衛官把公函接去拆開以後，交回喇查手中，喇查看了一遍，拿給麥先生看。麥先生對於馬加撒的語言和文字都很純熟，他把我的宗旨向喇查完全解釋出來。喇查立刻許我隨

意往果阿各地旅行，但他希望我每到一處要想留住幾時，都預先去通知他，以便由他派出一人來照料我，不致有什麼禍害。隨後拿酒來給我們喝，再有粗劣的咖啡和糖果拿了出來，因為事實上我在種植咖啡的各地，從來不會有過美味的咖啡。

這時候雖則正當旱季，並且整天吹着好風，卻和衛生全不相宜。我的童子阿理上岸不到一天，就害了瘧疾，這一層使我大為不便，因為我現在住在這裏，除了正餐以外，得不到別的東西。我醫好阿理，好容易另僱一人煮飯，但我剛剛搬到村屋住下以後，這個人又害起瘧疾來；他因為有一個妻子住在城內，就回家去了。他一走開以後，我自己立刻又害了很重的間日瘧。我服下多量的金雞納霜，在一星期內把瘧疾醫好；但我剛剛能夠舉步，阿理又害起大病來。他害的是按日瘧，每逢早上倒還很好，故能替我煮好一天夠吃的食品。我給他醫治了一個星期，一面另僱一個會煮飯射鳥的童子，他倒肯往內地去。他的名字是貝德繪（Baderoon），不會娶妻，並且過慣漂泊的生活，曾往北澳、大利亞去取過幾次『海參』（'beche de mer'），故我希望留住他。我又僱得一個十二歲或十四歲的小流氓，他能說幾句馬來話，替我背着鳥鎗或昆蟲網，頗有用處。這時候，阿理已經成了剝製鳥

皮的好手，故我身邊的傭工已很齊全了。

他往內地旅行許多次，去找尋採集鳥雀昆蟲的好地點。稍往內地不多幾哩，有幾個村莊散佈在一帶有樹林的地面上，從前原是一片原生林，但到現在大部分都由果樹和大榕樹——桄榔子——來補充。這種榕樹可以用來做酒做糖，又有粗糙的黑纖維可以用來做繩索。竹是生活上的必需品，種得很多。我在這些地方找到大宗的鳥類，其中有優美的乳酪色的鴿（學名：Carpophaga luctuosa）和少見的藍頭的翻飛鴿（學名：Coracias temmincki）。這後一種的叫聲最不諧和，通常成雙作對的在樹林中閒飛來飛去，在休息時全身縮成一團，頭尾時時抖了幾下；這都是牠所屬鴿口類那一大羣的顯異處。單就這種習慣而論，凡是魚狗、蜂虎、翻飛鴿、「忒洛衰」（trogon）和南美洲的「鬚嘴杜鵑」（putt-birds），在那些只看了牠們的自然狀態，並沒有仔細去看牠們的形態和構造的人，也許要把牠們混合在一處咧。在這些栽植地上，有幾千隻烏鴉，比我們的白嘴鴉（rooks）小一些，時時啞啞的叫着；又有古怪的「林燕」（wood-swallow 屬名 arami），在樹梢上吱吱的響着，各種習性和燕子十分相似，但形態同構造卻大不相同；還有琴尾的「得朗哥」

(Tyre-tailed drongo-shrikes) 生着一身發光的黑羽和一對乳白色的眼睛，時時用各種不諧和的音調來欺騙博物學家。

在樹陰濃密的各處，蝴蝶很是不少；內中最普通的爲 [Euphaea] 和 [Danais] 這兩屬的種類，牠們常到園林和灌木叢裏來，飛力薄弱，容易被捉。有一種暗藍色兼黑色的美蝶，在叢林中靠近地面振翅而飛，不時站在花上，最爲顯異；又有一種，黑地上加以一條濃橙色的帶，也很顯異。這兩種都屬粉蝶科，和我們普通的白蝶雖在外觀上大不相同，卻是同科的蝶類。這兩種粉蝶對於歐洲的博物學家確是十分新奇⁽¹⁾的。再則我時常要多走幾哩往那獨一無二的一小片真正的森林去，我那兩個童子肩着鳥鎗和昆蟲網陪伴我。我們往往一早動身，把早餐帶到路上有陰有水的地方去吃。那馬加撒童子在未吃以前，先拿一點飯同肉或魚盛在葉上，擺在一塊石頭或一株殘幹上致祭本地的神道；因爲馬加撒人在名義上雖是回教徒，卻有許多異教的迷信，對於回教的規矩也不很遵守。豬肉固然是他們所最忌的，但是有酒給他們喝，他們卻不會推辭，並且他們所喝大宗的『薩給厄』(‘Saguneir’)——卽櫻櫚酒——大約和普通的啤酒或蘋果酒很可以相敵。這種櫻櫚酒

倘若做得好，確是一種很有力量的興奮劑，我們時常在那叫做商場的小草棚裏去喝幾口，這些草棚在這一帶略有行旅的地方都有搭着。

一天，麥斯曼先生對我說及一片較大的森林，他有時常往那裏射鹿，而路途委實很遠，並且沒有鳥類。我卻決意要去走一遭。次日早上五時，我們帶同早餐和別的食品動身而去，主張宿在那樹林旁邊的某一座屋內。可怪的是：我們使勁的走了兩小時，就到了那一座房屋。我們借定這座房屋過夜，向前走去，阿理和貝德給各人肩着一枝鎗，巴索（Baso）帶着我們的食品和昆蟲箱，我自己只拿一個昆蟲網和採集瓶，決意盡力去採集昆蟲。我一走進森林以後，立刻找到若干美麗的綠色金斑的小姑蟹，和（Pachyrhynchus）那一屬有些相似，那一屬差不多是斐律賓羣島的特產，在婆羅洲爪哇或麻刺甲各地都沒看見。路上很是陰涼，並且顯然受過許多牛馬的踐踏；我在這裏不多幾時就捉得一向不會遇到的若干蝴蝶。再過一會，聽見那兩個童子放鎗，我走去一看，早已打下兩隻最優美的鴉鳩來。這種鴉鳩叫做「美喙鳩」（Phoenicophaus callirhynchus），因為牠巨喙上有燦爛的黃，紅，黑三色，分配得約略相等。牠的長尾為金屬紫色，全身為咖啡淡褐色。牠是西里伯

特產的鳥類，所棲息的地方只以本島爲限。

我們慢慢的向前走了兩小時，遇着一條小河。這小河很是不淺，馬匹也須泅水而過，我們只好回頭；我們肚子已餓，看看這停滯的河水又很混濁，我們就向幾百碼遠的那一座屋走去。我們走到一片栽植地上，看見一座高架的小草舍，以爲在這裏面吃早餐倒是很好，我就走了進去，看見一個年輕的婦人抱着一個嬰孩。她給我一壺水，面上帶着十分驚訝的神色。我坐在門階上，叫貝德繪把食品拿來。他遞上食品的時候，一眼看見那個嬰孩，掉頭就跑，彷彿是遇到一條蟒蛇似的。我方才想到這座草舍就是婦女產下小孩以後離開家人獨居幾時的所在，正如婆羅洲的帶阿克人及其他許多蠻民一般，所以走進這種草舍真是大錯的事情；因此，我們走了開去，向那近旁的住家借牠裏面吃早餐；這當然是見許的。我吃東西的時候，有三個男人，二個婦人和四個小孩自始至終目不轉睛的看着我。

我們冒熱回家的時候，我在路上又幸運捕得三隻優美的「馬來巨蝶」(Ornithoptera)——最大最全而且最美的蝶類。我從網內取出第一隻時，看牠很是完好，簡直高興得發抖起來。牠的底

色是一種濃豔發光的古銅黑色，後翅上灑着精緻的白點，並有一行最鮮豔的緞黃色的大斑點鑲着邊緣。身上點綴着白色，黃色，和紅橙色的暗淡斑點，而頭部和胸部卻是濃黑色。向下的一面，後翅爲緞白色，邊緣的斑點半黑半黃。我當初認牠做新種，非常高興；不料牠原是「馬來巨蝶」（學名：*Ornithoptera remus*）的變種，那一種在那可貴的全組中是最是稀罕奇特。此外我又捉得別的若干新奇的美蝶。我們回到寓所的時候，我特別留心自己所採的昆蟲，先把昆蟲箱掛在一條找不出螞蟻的竹上，再開始去剝製幾隻鳥皮。我一面作工，一面時常去看那寶貴的昆蟲箱是否有什麼東西來侵犯，後來稍爲過了多時再去看牠，竟有一行紅色的小螞蟻沿繩而下，鑽入箱裏，使我吃驚不小。我取下一看，牠們早已附在昆蟲身上忙着作工，只消再過半小時就可把我全天的採集品糟蹋完了。我只得取出昆蟲，逐一淨除了螞蟻，又把箱子也淨除一回，再去找尋一個安全的地方。惟一有效的方法只有向房主借來一盤一碗，盤中盛水，水內放碗，碗上放着昆蟲箱，方才使我安心過了一夜。這幾吋的水或油足以阻止可怕的害物的侵越了。

我回到麥馬占（Mam-jam）——就是我所住竹舍的名稱——時，復患輕微的間日瘧，使我幾

天不能出門。等到身體復原以後，立刻再往果阿去，由麥斯曼先生相陪，因為我想在森林旁邊蓋造一座小屋，須求喇查相助。喇查剛好在王宮近旁的一個草棚裏鬪雞，我們走到以後，他立刻丟開鬪雞來接待我們，和我們一同走上傾斜的鋪板，這些鋪板就是走上宮裏的門階。那王宮蓋造得很好，又高又大，有了竹地板，和玻璃窗。裏面大部分似乎只是一個大廳，被托柱分隔開來。王后蹲坐在粗木頭的安樂椅上，靠近一窗，嚼着菘醬葉同檳榔，一邊放着一個痰盂，面前擺着菘醬匣以應她的需要。喇查坐在她對面一把式樣相同的椅子上，旁邊蹲着一個童子手捧一個相像的痰盂和菘醬匣。兩把椅子拿出來給我們坐。若干年輕的婦女站在四周，有的是喇查的女兒，有的是丫頭；有幾個靠在架子前面做裙，其餘多數的卻都閑着。

我若仿照一般旅行家的成例，不妨在此描寫這些女子如何姣好可愛，穿的如何精緻，滿身的金銀飾物如何輝煌。那紫紗的短衣映出隆起的胸膛，也不妨形容得十分出色，更有『妙目』、『黑髮』、『纖足』都可寫得十分熱鬧。爭奈我的本意在於描寫親眼看見的地方和居民的真相，卻不容我自己滿口誇美。這一班公主固然長得十分美麗，可惜身體和衣服都缺少新鮮潔淨的外觀，以致

一切別的優點都被掩蓋住了。這一幅齷齪暗淡的情狀，在歐人眼中看來，既沒王家氣象，且很可惜。就中稍可稱述的一件事只有喇查鎮靜尊嚴的態度，以及屬下對他的尊敬。在他面前不許有人直立，他坐在椅上時大家（歐人自然是除外的）都要蹲坐地上。他們坐位的高低就是品位高低的記號。關於這種規例是毫無遷就的。琅波克的喇查有一次買得一輛英國的馬車，因為車上馬夫的坐位太高，不能合用，竟擺在馬車房裏當做陳列品。我晉見的目的既然說了以後，喇查立刻說他自己可以下令村民騰出一座房子給我使用，總比新造一座要便利得多，因為另造一所，就要化了不多的時候了。惡劣的咖啡和糖菓也和前次一般的拿給我們吃。

過了二天以後，我去會見喇查，求他派一嚮導來指點我自己可住的房子。他立刻喚一男人，吩咐了他，再過幾分鐘我們一同動身。這嚮導不會說馬來話，我們默默的走了一點鐘，轉入一座好房子裏來，請我坐下。這是本區頭目的住宅，我們在此休息半點鐘光景，再動身走了一點鐘，就來到安置我的村莊。我們先往村正家裏去，我的嚮導和村正談了一些時候。我因為身體疲倦的緣故，求他們指出那座給我預備好了的房子，而所得的答語卻只有「且等一等」這一句話，他們兩人還是

照舊談話。因此，我對他們說，我不能再等，因為我想看了那座房子，就可往森林裏面射擊。這一層似乎很使他們爲難，後來我再三問他們，方才有一二個站在旁邊的人——他們懂得一點馬來語——給我解釋道，這種房子並沒有預備好，並且也無處去找房子。我因爲不願意再去叨擾喇查，自己一想，不如略爲威嚇他們一下子；因此，我對他們說，他們如果違抗喇查的命令，不去立刻替我找好一座房子，我只得回去報告喇查；如果替我找好，我倒肯付屋租。這樣一說以後，很是見效，有一個頭目就請我同他去找房子。他陪我去看了一二所最壞的房子，我立即加以反對說，「我決計要好好兒的一所，還要靠近森林。」經過這樣反對以後，他再陪我去看一所，倒很合用，我吩咐他叫那住戶在次日搬空了房子，因爲一到後日我就要來住了。

到了指定的那一日，我並沒有預備要去，只差着我兩個馬加撒童子拿了筥帚去打掃那座房子。到了黃昏時分，他們回來告訴我，他們走到那邊以後，房子裏面還住着人，一件東西也沒有搬出去。但一聽到他們已來打掃的話，住戶就動手搬移，嘴裏噤哩咕嚕，不服氣，倒使我很不安心，不曉得那班人對我闖入村中究竟抱的什麼念頭？次日早晨，我們把行李載在馱貨馬上，動身前去，

李滾跌幾次以後，在午時光景達到目的地。

一切物件安排妥當，我們匆匆吃了一餐以後，我決意要和村民去攀交攀交。因此，我召集那住戶和他的相識人到來開一次「比察拉」(“Bichara”)，即敘談。他們大家坐好以後，我逐一敬了烟草，再教貝德繪做個翻譯員，開始對他們解釋我到這裏來的緣故；說是多勞他們搬移，很是過意不去，只因喇查不會依照我的請求，許我另造一座新屋，故下這樣的命令，我一面取出五枚銀「盧比」(rudees)放在屋主手中當作一個月的租錢。我又切實對他們說，我來到這裏對他們有一種利益，因為我要買他們的雞蛋家禽和水菓，而且他們的孩兒倘若拿了介殼和昆蟲給我——我把這兩項的標本給他們看了一回——又可得到大宗的銅元。這樣一層一層用長篇的敘談對他們解釋出來以後，他們都現出快慰的面色；並且當天下午，就有十多個孩兒各拿一個小蝸牛給我，似乎來試驗我的原話一般，我一一都用銅元買來，他們走開的時候，一面覺得可怪，一面十分高興。

我在此探尋幾天以後，對這一帶地方就很熟悉了。這地方和上次遊歷過的森林裏面的大路相隔很遠，在住屋四周有幾處很古的墾植地和草舍。我找到若干的美蝶，甲蟲卻極其缺乏，連腐敗

的木材和剛剛砍倒的樹木（通常都是很會招引昆蟲的）也不見有什麼甲蟲。我認定這一層是由於鄰近並無大片森林可使昆蟲久居。我雖然想向內地前進一步，卻已太遲，因為再過一個月光景，溼季就要開始；故我決意留住這裏，盡力搜羅。不幸過了幾天，我自己害起病來，瘡疾雖不很重，而身體疲弱，始終懶去做事。心中雖想立刻醫治了牠，可又無效；每天只能在園場四周及井旁散步一點鐘，偶然或可找到幾隻好昆蟲；其餘的時間都坐在屋裏接受兩個小助手所採來的甲蟲和介殼。我這次的疾病大概由水中得來，因為我們的飲水都從淺井汲出，淺井旁邊常有混濁的泥濘聽憑水牛在那裏打滾。我住屋的近旁又有一個牛欄，每夜關着三條水牛，欄裏是一個污泥孔，發出一陣陣臭氣從地板的縫隙鑽入屋裏來。我的馬來童子阿理也害了同樣的疾病；他是我主要的剝製工人，這樣一來，我的採集品當然進行得很遲緩了。

村民的業務及生活狀況與其他馬來民族大同小異。婦女整天所做的事情就是舂米，取柴，汲水，淨棉，紡紗，染色，和織布。她們把那土棉紡成棉紗以後，放在一個最簡單的架子裏面織成棉布，工作非常遲緩。要織成普通所用的花紋，每一縷染色的紗線必須一縷一縷的用手拾起，再用手梭渡

了過去，所以每天大約只織得一碼半闊的一吋布。男人栽種一些薑薯葉（有辣質的胡椒葉和着檳榔一同咀嚼）和蔬菜；每年用牛去耕了小片的地面種稻，種下以後，直到秋收為止，無須再去照料牠。有時候，他們雖要修葺屋宇，製造草席，竹籃或其他家具，而大半的時間都是閑着。

村中沒有一人能說幾個字以上的馬來話，並且不會有人看到一個歐洲人。這一點發生了一種最可厭的結果，就是村中無論人與獸都很怕我。我每走到一處，羣狗對我狂叫，孩兒們驚啼，婦女們逃避，男人睜眼相看，彷彿我是一個可怕的吃人妖怪一般。就連大路或小徑上的馱貨馬看見了我，也要避過一邊逃入叢林裏去；至於那些面目可憎的水牛，我更不能接近——不是怕我自己受危，是怕別人受累。因為水牛看見了我，先則伸直項頸，睜眼看我，等到我走近了，牠們就要掙出絡頭或繩索，紛紛狂奔而逃，彷彿背後有了妖怪追逐一般，再不去顧路上有什麼東西。我每次遇着沿路馱貨的水牛，或趕回家來的水牛，只得躲入叢林，靜候牠們走了過去，以免闖出禍事，增加村民對我的嫌惡。每天午時左右，水牛都要趕回村中，拴在村屋周圍的陰處，如果我要走動走動，須得從僻路上悄悄地躡足而往，因為我若走在牛羣中間，簡直不知道對於兒童和房屋要闖出什麼大禍來呢。

有時候，我若突然走到井旁，剛有婦女們在那裏汲水，或有孩兒們洗澡，那末，其結果總是一闕而散。這種現象天天發生出來，對於我這種不願受人嫌惡，而且一向不會被人看做妖怪的一個人，是很沒趣的。

到了十一月中旬，我的病體還不見好，並且昆蟲鳥雀和介殼都很缺乏，我就決意回麥馬占來，在大雨季開始以前把採集品都裝了包。那西風已經開始吹着，還有許多現象都表示本年的雨季要比平常的提早了些；如果雨季一到，溼氣既多，採集品就不能乾燥了。我友麥斯曼再把馱貨馬借給我使用，我因為採集品馱在馬背不大放心，又去找了幾個男人替我搬運，我們帶了一切物件安然回家。我在村中住了五個星期，都蹲坐在地板上吃飯，現在回到家來，躺在沙發椅上，坐着輕便的竹椅靠着桌邊吃飯；這種稱心滿意真是無人想像得到的呵。這等地方若在身體康健時原是小事，但在身體因疾病而軟弱的時候卻未便置之不顧了。

我的住屋麥馬占也和這一帶地方的竹屋一般，是傾斜的一座，一切直柱已被溼季裏猛烈的西風吹得很斜，我時時怕牠有坍倒的一天。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西里伯士人竟不會發現對角

柱支持建築物的功用。所以我常覺得懷疑，在這一帶地方，凡是兩年以上的露風的房屋不知有沒有不傾斜的。這些房屋單用直柱橫樑拿藤索縛在一起，無怪禁不起大風之一吹了。牠們坍塌的程
序先從微微的欹側，直到可危的傾斜，使居住的人可以注意到而離開此屋。

本地有力學天才的人只發現兩種補救方法。第一種是房屋開始欹斜以後，在露風的一邊豎起一根樁柱，把房屋用藤索或篾索吊在柱上。第二種是預防的方法；但他們既能發現這種方法，爲何不會發現那真正的方法，倒是可怪。這種方法是造屋雖用舊法，而主要的直柱並不全用挺直的好木料，卻有二三根選用最彎曲的木料。我時常留意到屋內這種曲柱，總以爲是由於缺少筆直的好木料的緣故；後來有一天，我遇着幾個男人擡着一根木柱彎曲得和狗の後腿一般，就向我的本地童子問及這種曲木的用處。他答道：「用作造屋的柱。」我就說道：「這地方木料很多，爲何他們不去找一根筆直的呢？」他就答道：「喔，他們原是喜歡這種彎曲的，因爲彎曲的不會倒下。」這顯然認那彎曲的木料有了一種奧妙的作用。我們如果把牠考慮一下，並且畫出一個圖樣，倒可表出牠們所承認的作用也許是實在的。因爲平常的正方形很容易變成偏菱形或斜方形，如果有了一二

根曲柱互相對向的豎立起來，自然可以生出對角柱的作用，只是粗笨一些罷了。

我離開麥馬占以前，村民剛已撒下大宗玉蜀黍的種子，過了二三天即能發芽，在節季良好時，不到二個月即可成熟。到我回來的時候，由於先期下了一星期的雨，地面上積水泛濫，以致剛剛結實的玉蜀黍都變成黃色而枯萎了。將來全村大約毫無收成，幸而這玉蜀黍只是一種補助品，並不是必需品。這一期的雨就是開始耕田的表示，因為介在本村與城市中間有大片平坦的地面，他們把這地面耕好以後，纔可撒播秧種。他們用那粗笨的木犁耕田，木犁上裝有一條極短而且很簡單的柄，一把好看的犁刀，刀尖用楔形的硬樅樹縛上做成的。一條或二條水牛緩緩的拖犁而走。秧種撒播了一大圈，再用一個粗木耙鋪平田面。

到了十二月初，照例的溼季已來。西風與陣雨有時連續了好幾天，四周幾哩的田野都浸在水下，鴨同水牛高興的了不得。往馬加撒去的沿路上，天天有人在水泥中耕田；那農人一手拿住犁柄，一手持着一條長竹領導水牛，那犁刀翻掘水泥而前很是容易。這水牛最是頑皮，農人要牠向前耕去，必須給牠加緊的趕逐，用各種音調接連的叫出「喔——啊——吱——鳴——」——這種叫聲聲

天沒有一刻停止。到了晚上，我們又有另外一種音樂會可以欣賞。我住屋四周的燥地早已變成一片溼澤，棲着好多的蛙，叫出一種最離奇的噪音，從黃昏直到天明。牠們的叫聲也有幾分和音樂一般，那沉重震蕩的音調，有時候和奏樂隊裏的沉音四絃琴非常相似。我在麻刺甲和婆羅洲並不會聽到這種叫聲，這一層表示蛙這種動物也和一般西里伯的動物一樣，有本島特別的種類。

我的好友並房東麥斯曼先生是馬加撒產的荷蘭人的好模樣。他大約三十五歲，有大批的人，住在靠近市鎮的一座大廈，建築在一簇菓樹的中心，圍以一圈曲折離奇的房子，或為事務室，或為畜欄和草舍，這些草舍住有許多僕人，奴隸，和食客。通常他在太陽上升以前起床，喝過一杯咖啡以後，照料僕人，狗，馬，直到七時，纔往涼爽的洋臺吃那豐厚的飯肉早餐。於是穿上一套白布的衣服，乘坐四輪輕車往鎮裏去，他在鎮裏設有營業部，僱着二三個中國店員照料他的事務。他是一個經營咖啡同鴉片的商人；有一片咖啡田莊來在逢替尼，又有一隻小「普牢船」往新尼基附近諸島做生意，換入螺鈿同玳瑁。下午一時左右，他回家吃些咖啡同糕餅，或油煎的車前，換上顏色布的襯衫同褲子，赤着雙腳，帶了一本書去睡一回中覺。四時左右喝過一杯茶以後，他繞着住宅散步，往往

驥到麥馬占來看我，一面照料他的田莊。

這田莊包有一片咖啡栽植地，一個菓園，十二頭牛，二十匹馬，以及的摩爾羣奴與馬加撒衆僕所聚居的一個小村。內中有一家照管那十二頭牛，供應麥先生全家的牛乳，每天早上也給我一大杯，——我的大奢侈品之一。有幾家照管那二十四匹馬，每天下午牽馬回家，餵以草料。還有別的幾家須替主人養在馬加撒的馬匹割取草料，——這倒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在旱季內，各處地面很是焦枯，若在雨季，四周幾哩又成澤國。他們究往何處割取，使我莫解，而他們自知草料不能缺少，總會割取了來。有一個跛足的婦人看守着一羣鴨。她每天率領牠們往外邊去走二次，放在澤地去覓食。過了一二點鐘，趕逐牠們回家，關在一個黑暗的小棚裏，使牠們消化食物，牠們在那裏相間的發出一種悲苦的噪聲。每夜派有一人守更，以防護馬匹爲主，因為相隔二哩的果阿人是有名的竊賊，而馬匹最容易被偷，又最值錢。雖有許多住在馬加撒城內的人以爲我獨自住在這樣偏僻的地方，而有這樣不好的鄰人，真是冒着大險，但我自己因爲有人守更，每夜睡得非常安穩。

我住屋的四周有一重散漫的籬笆，叢生着玫瑰，素馨 (Jessamines)，和別的許多花卉，每天早

晨有一婦人採了一籃花卉供應麥先生的一家人。我常取了二束花卉供在自己的早餐桌上。凡我住在這裏的時候，並無一天間斷，大概全年也不會有一天間斷。每逢星期日，麥先生差不多總要同他長子——十五歲的童子——去射獵一回，我也往往陪伴着他；因為這幾位荷蘭人雖是新教徒，並不嚴守英、荷及英屬各殖民地所奉行星期日的教規。這裏的總督每逢星期日晚上舉行一次公開的招待，以紙牌爲規定的娛樂。

我於十二月十三日上了「普牢船」往阿盧羣島 (Aru Islands) 去。這一次航程將在全書較後一部分描述。

我和馬加撒相別七個月，再又回來，往遊馬加撒以北的另外一區，就是下一章所敘述的題目。

註(一)前一種已取名爲(Eronia triflora)後一種爲(Tachyris ichome)

第二章 西里伯(馬加撒一八五七年七月到十一月)

我在七月十一日再到馬加撒，仍住麥馬占舊宅，費去一個月的工夫，把我的阿盧採集品分類，整理，並裝包。這些採集品既已起運到新嘉坡去，鎗枝又已修理完好，並且英格蘭寄來的一枝鎗，和一宗針，砒素，以及別的採集用品也已收到，我就急急要再去做事，但到何處去度這半年的時間，倒須考慮一下。我在七個月前離開馬加撒時，這一帶地方是一片浸水的溼澤，土人正在耕這溼澤撒播穀種。中間曾經接連的下了五個月的雨，但到現在稻都已收割，乾枯多塵的殘根留在田上，剛好和我前次初到時一般。

經過多方探問以後，我決意往遊馬洛斯(Mr. Mesman)那一區，在馬加撒以北大約三十哩，我友的兄弟麥斯曼雅各先生(Mr. Jacob Mesman)住在那裏，他已表示好意，肯替我找出住屋，並給我各種助力。因此，我向駐使領得一張護照，僱好一隻小舟，在某日傍晚動身往馬洛斯去。阿理害着很厲害的瘧疾，我只得讓他留在醫院內，由我友德國人某醫生照料，一面設法新僱兩個全不懂事的

傭人。我們在晚上沿岸航行，於破曉時進入馬洛斯河，直至下午三時到村。我立刻往訪助理駐使，請其指派十名搬送行李的男人，並一匹馬。他許我當晚預備起來，以便次日一早即可動身。我於茶後告辭而回，宿在船內。有幾名男人當晚如約前來，其餘統在次日早晨纔來。分配行李費去一些時候，因為他們多願搶去輕物丟下重箱而走，後來一一喚回，方纔把我的行李一起平均分配好了。直到八時左右，一切安排妥當以後，我們方纔動身往麥先生的田莊去。

我們所過的地方先是平曠乾涸的稻田，往前幾哩纔有陡峻的丘阜出現，背後就是半島中心一帶的高山。我們的路徑正對這些高山，向前走了六哩或八哩以後，丘阜在我們左右的平原裏升高起來，平原上處處有石灰岩的岩塊或岩柱，又有幾處陡起如羣島般的圓錐形的孤峯。當我們走過一塊做成某山阜側肩的高地時，我們眼前就現出一幅美麗的風景。下面有一小谷，四周差不多都是高山，突兀連綿，或圓頂，或尖頭，形狀離奇不一。小谷中心有一大座竹屋，四周有十幾座小竹舍。麥斯曼雅各先生在通風的會客廳內殷勤的接待我，這會客廳和住宅分離，完全用竹建造，用草蓋頂。吃過早餐以後，他領我到距離百碼左右，他的工頭住宅去，他騰出半座給我使用，等到我將

來擇定地點另建住屋再行搬移。我住下以後，即時知道這地方過於露風揚塵，對於紙張和昆蟲的工作，大為不便，並且一到下午，天氣非常鬱熱，過不多天使我害了厲害的瘧疾，我只得決意搬移。因此，我在相隔一哩光景，一個林丘之麓，擇定地點，麥先生在幾天之內就給我造好一座巧小的房屋，內有大小適中的洋臺，小小的臥室，外邊又有一間小廚房。造好以後，我立刻搬了進去，覺得非常合意。

我新屋四周的森林統是大樹，並無灌莽，很可通行。林中散佈着大宗的櫻欄樹（枕椰子），供給做椰子酒做椰子糖的材料；又有許多野波羅蜜樹（釋迦果屬 *Artocarpus*），生產大宗有絲絡的大果，為一種絕佳的蔬菜。地上厚蓋枯葉，有如十一月間英格蘭的樹林內部一般。岩間的溪流統已乾涸，連一滴水或一點溼地都找不到。在我屋下大約五十碼，有一條溪澗的一個深孔位於阜麓，內藏佳水，我每天走去用桶汲水，傾在身上洗澡。

我的東家麥先生完全過着一種鄉村生活，每天靠一枝鎗和一羣獵狗來供應他的肴饌。大野豬很是豐富，通常每一星期他可獵得一二隻，此外偶然有鹿，還有大宗的原雞，犀鳥，以及大食果鴿。

他養着許多水牛，取得大宗的牛乳，做出自用的乳油；種着大宗的稻和咖啡，養着許多鴨，得了大宗的蛋。還有櫻欄樹供應他全年的「薩給厄」，用以代替啤酒；又可取來做糖，成爲絕妙的糖果。各種熱帶的蔬菜和水菓都很豐富，他所用的雪茄烟也拿自種的烟葉做成。每天早上他好意的給我一竹管的牛乳，濃厚得和乳酪一般，必須用水沖薄，纔能溶成流質。這種牛乳同着茶或咖啡很是融和，不過稍稍有些特別的氣味，但吃了幾次以後就不覺得可厭了。那甜美的「薩給厄」我既可儘量的喝，而麥先生每逢宰下一隻野豬總要送我一塊豬肉，再加上雞、雞蛋，同我們自己射下來的鳥雀以及兩星期一次的牛肉，我們的食品真是不愁缺乏了。

各處平坦的地面概已墾成稻田，許多丘阜的下層斜坡都種着煙草同蔬菜。這些斜坡大半都蓋着岩礫，很不好走，有許多丘阜又很峻峭，簡直無從攀登。以上這種情形再加上大旱，對於我的工作很有妨礙。鳥類很少，我得不到許多新奇的鳥類。昆蟲頗爲豐富，而內中多少不等。普通很多很有趣的甲蟲都很缺乏，有幾科簡直沒有出現，其他各科只有纖小的幾種做着代表。而蠅與蜂卻很繁殖，我每天都捉到新奇有趣的種類。我第一要搜尋的東西就是稀有的西里伯美蝶，其中新奇的種

類我倒看見不少，只是十分活潑膽小，很不容易捕捉。森林裏面的乾河床就是牠們聚集的地點，或在潮溼處，或在泥濘上，或在乾燥的岩石上。這些岩石鱗峒的森林裏面棲有若干種世界上最美麗的蝴蝶。有三種「馬來巨蝶」翅的橫闊有七八吋，黑地上灑着綴黃色的斑點，在密林內閃閃爍爍的迴翔往復。溼地的周圍聚集着美麗的有藍色線的鳳蝶屬——〔*Papilio milletus*〕和〔*Papilio telephus*〕及金綠色的〔*Papilio macedon*〕，稀罕而纖小的燕尾的〔*Papilio rhesus*〕——這一切鳳蝶雖很活潑，我都捉有精美的標本。

我住在這裏最是有趣。我在早上六時坐着喝咖啡時，稀罕的鳥類往往出現於眼前的樹上，我拖着拖鞋急忙跑上前去，也許竟捕得自己搜求了幾星期的好鳥。碩大的西里伯犀鳥（學名：*Buceros cassidix*）時常鼓翼而來，棲在我面前的一株高樹上；黑色的狒狒猴——〔*Cynopithecus nigrescens*〕——時常探頭張望，露出驚怪的神氣；夜間有大陣的野豬繞屋漫遊，吞咽各種遺屑。我們只得把小廚房裏一切可食或易破的東西另外藏好。在日出或日落時，我在住屋四周的墮樹上搜尋了幾分鐘，往往比全天可以尋得更多的甲蟲；而留在各村或遠離森林的時候，也許在無意

中遇到採集地。在那糖棧欄流出液汁的地方，蒼蠅聚集得不計其數，我偶然在此費了半點鐘，也許竟得了一宗最優美最顯異的採集品。

再則我沿着到處都是水孔，岩石和墮樹的乾河床，慢步行走的時候，頭上遮蔭着巍峨的植物，真是何等有趣呀！我走得不久就知道這些水孔，岩石和殘株極其可貴，躡足屏氣的走上前去，看牠有什麼珍寶。我也許在一處找到一小羣稀罕的蝴蝶——〔*Tachyris zarinda*〕——牠們一下子飛揚起來，顯出鮮豔的橙色和硃砂色的美翅，中間夾雜着幾隻有藍色線的鳳蝶屬。而在樹枝跨覆岩溝的地方，往往可以找到一隻正在休息的「馬來巨蝶」，我可以容易地把牠捉來。在幾處霉爛的樹幹上，那小巧古怪的斑蝥科——〔*Therates flavilabris*〕——總可以捉到幾隻。在樹林更密的各處，又可捉得金屬藍色的小蝶（屬名：*Amblypodia*）以及〔*Hispidae*〕和金花蟲這兩科的幾種稀罕美麗的甲蟲。

我發覺那霉爛的波羅蜜菓很可以引誘許多種甲蟲以後，常取這種果實剖開一部分放在屋旁森林裏面使牠霉爛。我在早上到這些爛菓上採集一回，往往可得二十種左右的甲蟲，內中最多

的是隱翅蟲，出尾蟲（*Orthopagus*）和巧小的蚊科。而製造「薩給厄」的工人又往往拿來一種精緻的「金龜子」（*rosechafer* 原註學名：*Sternophus schaumii*）這種甲蟲常吃椴欄樹所流出來的甜汁。但新奇的鳥類，我在多天以後卻只遇着少數的幾種：一是優美的地棲畫眉（西里伯鸚 *Pitta celebensis*）一是美麗的藍紫色鳥冠的家鴿（西里伯鴿 *Ptilonopus celebensis*）都和我新近在阿盧羣島所獲的種類十分相似，但非同種。

大約在九月的下半月，有大雨下降，滋潤了焦枯的地面，表示那溼天氣已不在遠。我因此決意去遊覽馬洛斯的瀑布，那些瀑布統在本河從高山發源的地方，是旅行家常往遊覽的美景。我向麥先生借了一匹馬，向鄰村尋了一位嚮導；我們隨帶一個傭人，於早上六時動身，在環山平坦的荒田上——山峯聳峙於我們的左邊——走了兩小時，到得河邊，與馬洛斯及各瀑布兩方的距離剛好相等，從此前往瀑布有一條很好的大路，我們再走一小時就走到了。我們前進一步，四圍的山阜也就緊縮一步；後來走到一所破敗的草棚——原為遊客的留宿而建造——四下一看就是一個平底的山谷，大約有四分之一哩闊，四周聳起石灰岩的懸崖或凸壁。沿途的地面概已墾種，直到這

裏纔有叢林和喬木。

我的小宗行李既已運來藏在草棚裏面以後，我立刻獨自動身去看瀑布，只有半哩以下的距離。河道的橫闊大約有二十碼，河水從兩片挺拔的石灰岩懸壁中間一個裂縫涌出，鋪流於四十呎光景高的二團圓形的雪花岩上面，被一條微微隆起的岩棚分做兩道曲流，成了薄薄的一層泡沫，盤曲洄漩，起了無數相連的圓錐渦，飛降而下，衝入底下的深潭。在瀑布一側有一條崎嶇的狹徑通到上面的河流，再在懸崖底下沿着水邊，或有時竟在水內，那狹徑連接上去又有幾百碼，於是岩石稍稍凹入，只剩得一條樹木叢生的高岸來在一邊，那狹徑沿這高岸連接上去，又有半哩光景，方纔達到第二處比較狹小的瀑布。這裏的河水似乎從一個岩洞涌出，上面所滾下的岩石填塞於河道，使牠不能前進。只有一條小徑可以通到瀑布上去，那小徑從岩磴的背後繞上，這岩磴已有一部分脫落，只剩一個二三呎闊的岩面，卻露出一條黑暗的裂縫深深陷入本山的心腹，我因為這種岩石早已看過好幾處，所以不會去探檢。

在上層瀑布底下穿過河流以後，從小徑升上一個峻峭的斜坡，大約有了五百呎，再穿過一

處裂口，進入一個狹谷來，這狹谷關閉在四圍陡峻高聳的岩壁裏面。往前半哩以後，這狹谷忽然轉向右方而去，變成山上一個罅隙。再前進半哩，兩旁的岩壁漸漸縮合，後來只相隔得二呎，峻峭的小徑升到嶺尖，大概又可通入另外一個峽谷，我卻無暇去探檢了。回到罅隙開頭的地方以後，主要的路徑轉上左方，進入一個岩溝，通到一處山頂，頭上有了一個天然的岩石拱門，大約有五十呎高。從此下降的峻峭路徑，穿過濃密的叢林，隱隱約約有些陡峻的懸崖和遠方的岩山，大概又可通到一個主要的豁谷。這一帶地方最能引起我們探檢的觀念，我卻有了幾種理由不能再往前去。我沒有嚮導，沒有進入部季斯領域的許可證，況且大雨隨時都可降下，河流泛濫起來，我也許不能回去。因此，我在遊覽的短時間內專門去求這地方的天產物的知識。

各處狹小的裂罅產生幾種新奇優美的昆蟲，及一種新奇的鳥類——就是古怪的 (*Platycenas trisigmata*) 一種黃胸黃冠而紫頸的大地棲鴿。山上所有崎嶇的路徑就是馬洛斯通往部季斯境內的大路。在雨季時，路上簡直難以通行，因為河水填滿河床，從幾百呎高的峭壁中間衝瀉而下。當我往遊的時候，山路雖可通行，而峻峭已極，困苦異常，但每天來來往往的男婦小孩卻沒間

斷，男人還要運着不值錢的櫻欄糖的重貨。我找得昆蟲最多的地方是在上下兩瀑布中間的沿路上，以及上瀑布的深潭的邊緣上。在這種地方，有幾十隻半透明的大蝴蝶——〔*Idea tondana*〕

——款款而飛，而這種最魁偉最稀罕的華麗的鳳蝶——就是〔*Papilio androcles*〕——也在這裏捉得，這種鳳蝶，我簡直是找得絕望了；不料我留在這裏四天，竟找得六隻好標本，真是可喜已極。這種美蝶飛翔的時候，飄着長旒一般的翅尾；牠棲在水濱的時候，把潔白的翅尾高高舉起，彷彿是怕有什麼危害一般。這種美蝶在這裏也不很多，我所看見的標本一起不能多過一打，並且我在捉得牠們以前，往往沿河追逐得很久。在午時相近陽光最熱的時候，上層瀑布底下的潭濱溼地，棲着整陣的美蝶，或橙，或黃，或白，或藍，或綠，色色俱全，真是美麗得很，一有驚動，千百隻飛揚空中，結成一片閃爍的彩霞，尤其好看。

像這地方所有的這些峽谷，裂罅，和懸崖，我在馬來羣島的其他各地簡直沒有看見。峻峭的岩壁和嶙峋的岩磴包圍了一切的高山，封鎖了一切的深谷，並沒有一處可以看見一個斜坡的平面。其中有許多處，那懸崖挺拔而上，或且聳突而出，到處叢生着各種植物。羊齒，露兜樹科，灌木，蔓藤，及

林木，一切雜揉一處，成了一種常綠的綉狀物，只從各處孔隙中現出白色的石灰岩或黑暗的岩洞和裂罅。這些懸崖能夠生長這許多植物的緣故，實在是由於構造上的特別。懸崖的表面最是參差不齊，到處裂成洞穴和縫隙，洞口上又有突出的岩棚；凡懸崖突出的部分各有鐘乳石垂掛而下，遮蓋洞口，像是一種哥德式的窗花，為灌木、喬木和蔓藤等等植物託根的所在，那些植物在溫暖的清氣與適中的溼氣中，生長得很是茂盛。而在懸崖現出滑面的各處，卻沒有什麼植物，只有幾處沾染着地衣或點綴着羊齒，那些羊齒生長在小岩棚上或小罅隙中。

讀者如果只在書本上或植物園中對於熱帶的自然界會有間接的認識，也許指望這種地方還有其他許多種自然界的美景。你們也許說我遺漏了燦爛的繁花，以為紅色、金色，或天青色的大簇的花卉，必定閃爍於這些蒼翠的懸崖上，跨覆於小瀑布上，並裝置於澗泉的邊緣上。但實際上究竟怎樣呢？我仔細看了各處的崖壁，看了瀑布四周，河流岸邊，以及深穴黑隙裏面的蔓藤和灌木，都看不見一點燦爛的色彩，看不見一株喬木、灌木，或蔓藤生着一朵顯異的花卉。我向各方看那碧綠的葉叢，和斑駁的岩石。葉叢的色澤和形態真是變化無窮，岩壑的雄壯和植物的繁茂也是美不勝

收，但是普通認作熱帶上到處都有的那些燦爛濃豔的繁花，卻連影子也沒有看見。我上文所描寫的這種熱帶的真實景象既在當地記載下來，並且這種景象的實例，我在南美洲及東方熱帶各地會屢次親眼看見，所以我不得不下這個結論，就是上文所說的景象可以代表赤道上各地（就是最熱的熱帶）自然界的二般狀況。但是一般旅行家的描述爲何很不相同呢？我們所知熱帶的那些好花究在何處呢？其實這些問題是很容易解答的。因爲我們溫室裏面所種植的熱帶的有花植物，是從各種各樣的地域搜羅得來的，所以我們看了溫室的植物，容易得到一個最錯誤的觀念，以爲這些植物一併繁殖於任何熱帶的地域。殊不知這些植物當中，有許多是很稀罕的，有許多是極端局部的，還有許多是生長在非洲和印度比較乾燥的地域的，在那種地域裏面，熱帶植物並沒有繁殖到平常的程度。在熱帶植物最發達的各地域，只有優美繁複的葉叢確是一種特色，至於花卉一層，有些只開了幾個星期，有些只有幾天。不論在什麼地點，如果住得稍稍長久，都可發現許多種壯麗的有花植物，但這些植物須待搜尋，且在一時或一地也尋不了許多。我們應該知道一般旅行家常把長期旅行中所有遇到的各種優美的植物都聚集在一處來描述，所以不知不覺的把各地

的風景添上許多裝飾。他們簡直不會把植物最爲美茂的各地的風景，加以分別的研究和描寫，也不會明白說出這些風景添上花卉以後究竟生出什麼影響。我對於上面這幾點一向很是精細；我加以分別考察的結果，已經認定花卉的燦爛色彩對於溫帶自然界的一般景象所發生的影響，比對於熱帶的景象要大得多。我在熱帶的植物界中間遊歷了十二年，竟看不見什麼花卉可以比得上我們的金雀花，石南屬，野風信子，山欖，紫蘭屬，及毛茛。

這一帶地方的地質構造很有趣。石灰岩的高山，範圍雖廣，似乎全在表面，牠的基礎就是雪花岩，這種雪花岩在有些地方，構成若干圓丘，介在峻峭的高山中間。在河流的岩床內差不多到處可以找出雪花岩，而且上文所說的瀑布也由雪花岩的分級造成。石灰岩的懸崖從雪花岩的分級處突然挺拔而上；並且你沿着瀑布一側走上狹小的梯道時，總有二三處可以辨別這兩種岩石的分級，因爲石灰岩乾燥而粗糙，受雨水的磨損成爲尖銳的脊棱和蜂巢形的孔隙，而雪花岩卻溼潤而平坦，受土人赤足的踐踏變成十分光滑，彼此之間顯然有別。而當你走近山麓的時候，你看了那沖積平原的土壤當中所擁出來的小塊和小峯，尤其可以看出石灰岩受雨水溶解的性質。這些小

塊小峯概作柱狀，上部比下部粗大，最粗大的部分剛剛露在本地溼季時洪水的水線上，在這水線以下，岩柱漸次縮小，小到地面爲止。其中有許多岩柱，上部的聳突很是厲害，又有若干比較細小的岩柱彷彿只有一個小點着地。那些比較疏鬆的岩柱受了歷年冬季的雨水，已經穿出許多孔隙，並且有些岩柱成了網狀的多孔岩，四面玲瓏都可透光。從山麓直到海邊全是一片平坦的沖積平原，即在地下深處顯然也沒有泉水蓄積的可能，而馬加撒的當局諸公卻已耗費大宗的錢財，開鑿深井，深到一千呎，希望牠和倫敦巴黎的盆地上的噴水井一般，能夠供給他們所需的水。這種嘗試的失敗當然是不足怪的。

我回到自己的寓舍以後，仍舊天天去搜尋鳥雀和昆蟲。但是天氣異常炎熱乾燥，泥潭和岩孔都乾燥得滴水不留，一向聚集着的昆蟲也隨之失蹤。只有一羣昆蟲不受這種大旱的影響，就是雙翅目，即蠅類，仍舊和從前一樣繁夥，我只好集中注意力於這些昆蟲上面，過了一二個星期以後，這一目的採集品增加到二百種左右。新奇的鳥類也陸續有幾種捕獲，內中有二三種細小的鷹，一種美麗而刷舌的「小長尾鸚」(parouet)——[Trichoglossus ornatus]——一種稀罕的

黑白兩色的烏鴉——〔*Corvus advena*〕。

到了十月中旬經過幾天陰暗以後，降下傾盆的大雨，往後每天下午差不多都有大雨，早期的溼季顯已開始了。我因此希望有一次昆蟲的好收成；若就某幾方面而論，我也總算不會失望。甲蟲已比從前多得許多，我在河邊岩石上所堆積的枯葉裏面找到大宗的蚊，這一科在熱帶上本來很少。而蝴蝶竟一無看到。我身邊兩個傭人又恰好在那第三個傭人走了以後，害起瘧疾、痢疾和腳腫病，在屋裏呻吟了幾天。等到他們稍稍好些以後，我自己又害起病來，而且食品所餘無幾，天氣異常潮溼，我只得預備行裝回到馬加撒去，因為再遲幾天，起了猛烈的西風，在露天的小舟上渡海而去，即使沒有危險，也要很不舒服了。

自從下雨以後，無數的馬陸和指頭一般粗大，長到八吋或十吋，在路徑上，樹木上，寓舍的周圍到處爬來爬去——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時竟在床中找到一隻馬陸！牠們通常的色彩是暗鉛色或磚紅色，對人類雖沒傷害，而形狀很是可厭。蛇也開始出現。有一種很繁殖的蛇種，我殺了兩條，蛇身為鮮綠色，蛇頭很大，盤旋在樹葉上或灌木上，我們走近以後，才能看出有蛇。我在枯葉上捕昆蟲時，

又有一種櫻色的蛇鑽入昆蟲網來，我一時看不出是蛇，幾乎要伸手去取牠。一向焦枯的田野和草地到現在忽然都長出綠草來；一向乾涸的河床也忽然變成一條很深的急流；無數的草本植物和灌木到處抽枝發葉而開花，新奇的昆蟲很多發現，我若有了一座寬敞的，禁得起風吹雨打的好房屋，也許就在這裏度過溼季，因為在溼季內我覺得一定可以獲得許多特別的東西。爭奈我只有一座夏季的草舍，對於上而這一層是辦不到的。在大雨時，草舍裏面到處鑽入細雨濛濛的雨霧，要想保持標本的乾燥真是困難極了。

我在十一月初回到馬加撒，先把採集品裝包，再坐荷蘭郵船動身往安波衣拿（Amboyna）和德拿特（Ternate）去。我把那番的遊歷暫且擱在一邊，先在下章描述兩年以後所遊歷的西里伯極北部分，用以結束本島的報告。

第三章 西里伯(湄納多一八五九年六月到九月)

我在的摩爾庫旁 (Timor-Coupang) 住了幾時，才到西里伯的東北極端來遊歷。路上經過班達、安波衣拿和德拿特。我於一八五九年六月十日到達湄納多 (Menado)，承陶厄先生 (Mr. Tower) 殷勤接待，他是湄納多的一位英國老僑民，經營一般的商業。他給我介紹於杜汾波登先生 (Mr. T. Duivenboden)——他父親和我在德拿特做了朋友——這位先生對於博物學很有興趣；又給我介紹於內斯先生 (Mr. Neys)，這位先生是湄納多的土人，但一向在加爾各答 (Calcutta) 受教育，凡荷蘭語、英語、馬來語，都是他的本國語。這幾位先生待我很好，陪我往遊各地，極力幫我的忙。我在城內很舒服的度了一個星期，只因城外四郊有許多哩地面都把森林斬伐下去，栽植着咖啡及可可樹 (Cacao)，要找尋一個良好的採集地極其困難。

湄納多多是東方一個美麗的小城，牠的外觀彷彿是一個大花園，一排一排雅淨的別墅，介以寬大的街道，通常都用直角互相交叉。良好的道路由城內分支而通入內地，路上優美的村舍，潔淨的

園圃，與茂盛的栽植地互相連接，又有菓樹的曠野散佈於各處。西南兩方爲多山地帶，六千呎或七千呎高的火山峯矗立成羣，做成雄偉美麗的背景。

明那哈薩 (Minahsa) —— 這部分西里伯的稱呼 —— 的居民與島上其他各地的居民大不相同，且與馬來羣島其他任何民族概不相同。他們的皮膚爲淡櫻色或淡黃色，往往潔白得和歐洲人差不多；身材頗短，而壯健勻稱；面貌楚楚可人，但年紀長大以後，顴骨突出，多少有點難看起來了；頭髮長直而黑，與馬來諸族完全相同。在有些內地的村莊，那血族上可算最純粹的男人婦女，生得非常標緻；但靠近海岸一帶，血族上的純粹已爲異族的混合所摧殘，故面貌近於四周各地蠻民的普通模樣。

在意識和道德兩方面，他們也很特別。他們的性情非常鎮靜溫順，最肯服從他們所認爲優等的民族，並且最能仿效開化民族的習慣。他們都是聰明的工匠，對於知識方面似乎很可造就。

在最近的過去，這些人還很野蠻，現在有許多涇納多人還記得從前的情形和十六七世紀著作家所描述的情形一般無二。有些村莊的居民並不同族，每村各有頭目，語言不能相通，各村之間

差不多天天相關。他們把房屋架造在很高的樁柱上，以防敵人的攻擊。他們和婆羅洲的哥阿克人一般，也是獵首人，據說他們有時又是食人者。頭目死了以後，他的墳墓要用兩顆新鮮的人頭來裝飾；倘若不能獲得敵人的頭顱，就把奴隸殺下來補充。人類的頭顱骨用作頭目住屋的大飾物，樹皮條就是他們惟一的衣服。全片地面都是荒野，並無道路相通，只有幾塊小小的地皮種着稻、蔬菜，或菓樹，雜在原生林中間。所有未開化人類對於自然界雄偉的現象，和豐饒的產物，天然要發生的心理，就是他們的宗教。火山，急流，和湖沼是他們神祇的住所；有幾種樹和鳥被他們認為最有影響於人類行動和運命的東西。他們舉行大規模的野祭以求悅於這些神祇或妖怪；相信牠們能使人類變為走獸，無論在生前或死後。

他們的生活剛是真正野蠻生活的寫真；各自孤立的小團體天天互鬪，備受種種的艱苦，雖有豐饒的土壤而生存的權利還是朝不保暮，一代一代傳下去，總沒有物質改良的欲望，和道德進步的前程。

以上種種就是他們在一八二二年以前的情形，直到那年才有咖啡的栽植初次輸入，才有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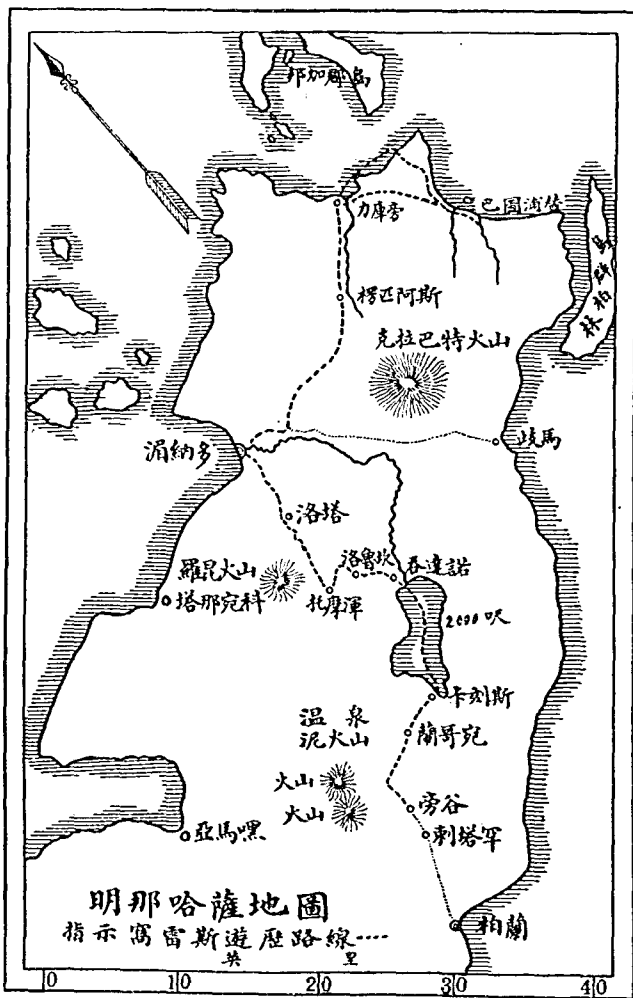
種墾植的實驗初次試行。這咖啡在超出海平面一千五百呎到四千呎的高地上，栽植得很有成效。各村的頭目因此都從事於咖啡的墾植。種子及土技師都從爪哇輸入；從事墾植的勞工都獲食物的供給；所有咖啡依照規定的價錢賣給政府的收買人員。各村頭目現已改封爲「少佐」(「Maio」)；可享產品百分之五的利益。過不多時，從湄納多港口造成大路通上高原，各村之間也開出小徑相通；教士們分居於人口比較稠密的各區，一面創辦學校；中國商人進入內地，拿衣服和別的奢侈品交換他們賣咖啡所得的錢。同時這地域分成若干區，採用爪哇已有成效的「監察官」(「Controleurs」)制度。「監察官」由歐洲人或歐洲血族的土人擔任，爲全區墾植事務的總監督，及各村頭目的顧問官，人民的保護人，並爲人民與頭目並與歐人政府互相溝通的工具。每一個他須往各村巡視一周，把各村狀況呈報於駐使。各村的互鬪現在已向官廳投訴解決，所以舊式不方便的堡壘式的房屋已沒用處，而且大半的房屋都受「監察官」的指導，同用一種雅淨的格式而重新建築了。我現在要去遊歷的就是這樣有趣的一區。

我擇定路徑以後，即在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動身。陶厄先生駕一馬車送我三哩，內斯先生

騎馬送我六哩到洛塔村 (Lotta)。我們在村中遇着吞達諾區 (Tondano) 的監察官，他剛在一次按月巡視公舉回家的路上，而對我這次旅行，他曾允許做我的嚮導和伴侶。我們從洛塔前去，接連走了六哩升高的路，來到吞達諾的高原，超出海面大約二千四百呎。我們經過三個村莊，村裏的雅潔美麗頗足驚異。由內地以牛車載運咖啡所經過的大路，每到一村的人口處，都從村後轉變而過，以便保持村街的清潔。村街兩側種着玫瑰樹的潔淨籬笆，天天開着花兒。一村的中心有一條闊街，四周有一圈好草泥，街上掃得很乾淨，草兒剪得很整齊。房屋概用木料構造，架在大柱上大約有六呎高，大柱漆成藍色，而牆壁粉成白色；每一座房屋各有一個洋臺，圍以雅淨的欄杆，通常在房屋四周都種着橘樹與有花灌木。四圍的風景蒼翠而優美。到處羅列着異常茂盛的咖啡栽植地，以及壯麗的櫻欄和木狀羊齒，林阜和火山峯。我早已聽說這地方很是美麗，現在親眼看見以後，卻比從前的期望還要勝過幾倍。

下午一時左右，我們來到托摩渾 (Tomohon) 爲某一區的重鎮，住有一個現在稱做『少佐』的土頭目。我們走入頭目家裏以後，不禁又吃一驚。這一座房屋寬大通風，用本地堅硬的木材蓋造

得十分穩固，十分精巧。裏面的擺佈採用歐式；枝形的燈架很是雅緻，本地的桌椅很是精美。我們進去以後，立刻有「馬得拉葡萄酒」(Madera)及苦味物品送了上來。隨後又有兩個美童穿着白淨的衣服，頭上的黑髮刷得很光，每人端着一盆的水及托盤上一方潔淨的面巾遞給我們。我們所吃的午餐很是精美。各式烹調的雞肉，以及燻的，嫩的，或煮的野豬肉，肉汁燉成的蝙蝠，番薯，米飯，蔬菜，一一盛在精美的磁器內擺了上來，又有洗指盂，面巾，以及大宗的紅葡萄酒和啤酒，也隨同送上。我在西里伯高山上這等土頭目的餐桌上竟看見這種盛饌，覺得很是古怪。我們的主人穿着一套玄色的衣服和一雙漆皮鞋，看去真是舒服，而且和我們上等人也差不多。他坐在主位，雖然不大說話，而敬客很是周到。我們大家都說馬來語，因為這是本地的官話，實際上又是監察官所能說的惟一本國語——他是半白種的土人。據說，從前少佐的父親做頭目時，穿的只是一條樹皮，住的只是一座架在高柱上的茅舍，裏面滿掛着人頭。少佐對於我們固然有所期望，他所備的午餐固然格外加意，但是這一層也很少有人對我說起，就是各頭目都以仿效歐風自鳴得意，接待賓客也都彬彬有禮。



吃了午餐喝了咖啡以後，監察官先往吞達諾而去，我留在本村往四周散步，等候那牛車運來的行李，不料那一車行李竟在半夜以後方才運到。晚餐和午餐很是相似；夜間就寢時，給我一間精緻的小房，備有舒服的床褥，藍紅兩色的紗羅帳。次日早上日出時，洋臺裏的寒暑表停在六十九度上，據說這是本地普通最低的溫度，而這地方超出海面卻有二千五百呎。我在寬大的洋臺裏吃了豐美的早餐，有咖啡，雞蛋，新鮮的麵包和乳酪，而面前圍裏栽滿的玫瑰，素馨，以及其他好花，尤其芬芳撲鼻；八時左右，我與十二個運送行李的男人乃離托摩渾而去。

我們走上一條高嶺，超出海面大約四千呎，再降下五百呎光景到得洛魯坎（Porukan）小村，爲明那哈薩最高的地點，大約也是全西里伯最高的地點。我早已決意在此住了幾時，想看看這種高地在動物學上有無變化。這小村只有十年左右的歷史，和我沿路所經的各村一樣潔淨，而風景尤美。牠位置在一小片平地上，有一邊滿地的樹林驟然低陷下去，低到美麗的吞達諾湖（Lake of Tondino）爲止，遠方有若干火山。還有一邊是一個深谷，在深谷遠方有一帶山林優美的地方。近村有許多咖啡栽植地。咖啡樹栽植成行，自根至梢只留七呎光景的高度。這一層能使側極

十分發達，有些剛好成爲半球形，滿樹載着果實，每一株每年可產十磅到二十磅的淨咖啡。這些栽植地統由政府主持，村民受頭目指揮從事墾植。耘草或收果的日期預先指定，到期鳴鑼召集全體工人。各家工作的時間都有一種報告保存下來，等到年終，大家把出賣的生產按照比例均分。這種制度推行得很好，我相信牠在目前對於他們實在比那自由貿易要好得多。大片的稻田也很少；有人報告我說，這個區區七十家的小村每年總有值得一百鎊的穀米出賣。

我所住的一座小屋位於本村的盡頭，幾乎懸在下降到河流的峻坡上，從洋臺上向外看去，很有一幅美景。每日早晨，寒暑表時常停在六十二度，直到晚上從不升高到八十度，因此我們穿那熱帶平原上所用的薄衣，時時覺得太涼，或且太冷，至於我每天要去洗澡的噴泉尤其是冰一般的冷了。我在這些優美的山林中間度日，雖覺十分快意，而對於採集方面卻有幾分失望。在動物方面，這溫和的高地與下面炎熱的平原簡直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其中確有差別的幾點大半對我沒有用處。絕對特別的東西似乎完全沒有。鳥獸比較的稀少，而種類一概相同。昆蟲似乎較有差別。那樹皮或枯木材上面所找出來的郭公蟲科的古怪甲蟲，比其他各地所看見的都要優美些。美麗的

「長鬚甲蟲」(Longicornis) 很是缺少；所有少數的蝴蝶統是熱帶種。就中有一種鳳蝶（學名：*Papilio blumei*）我只採得少數的標本，而形態的壯美真是我所罕見。這是一種金綠兩色的鳳蝶，有了淺藍色翼匙形的翅尾，在陽光照射時往往飛近村莊，而蝶身很有殘破。我住在洛魯坎時，自始至終都受陰暗潮溼的大累。

再就植物而論，這高地的特色也是很少。樹木上不過多蓋了些地衣蘚苔，各種羊齒和木狀羊齒也比我往常在低地上所看見的優美了些，茂盛了些；這兩層大約都可歸原於這地方常年流行的潮溼。一種粗俗的覆盆子的繁生，同那藍色黃色的菊科，略有幾分溫帶的模樣；巧小的羊齒及蘭科，同那岩石上短矮的秋海棠屬，略與樹木生長線以下的高坡植物 (*sub-alpine*) 相近。而森林卻極其茂盛，巍峨的櫻櫚，露兜樹屬，以及木狀羊齒都很豐富，至於各種林木更是滿樹裝飾着蘭科，鳳梨科，天南星科，石松屬，和蘚苔。普通的無莖羊齒也很繁殖；有些抽出十呎或十二呎長的大葉，有些卻只有一吋高；有些生着全邊而塊狀的葉，有些卻搖曳着邊紋美妙的葉，使林間的幽徑添上無窮的變化和興趣。椰子櫻櫚所結的果實也很多，據說油質卻很缺少。柑橘屬比下面的低地還要茂盛，

所產美味的果實很多；而朱欒卻需熱帶太陽的全副熱力，即使在那低了一千呎的吞達諾也不能充分發育。在丘阜的斜坡上，墾種的稻實在不少，雖則氣候罕逢，或且絕不升高到八十度，而稻的成熟卻是極佳，我們也許可說英格蘭在晴明的夏季也能種稻，只是種秧的溫度應該特別留意罷了。

高山上面遍布着異常豐富的壤土。就連那些陡峻的斜坡也到處蓋有粘土同沙泥，通常又有厚厚的一層壤土。山上的森林所以能有一致的茂盛，那樹木生長線以下的高坡植物所以出現得遲緩，大概都是由於上面這一個緣故；那種高坡植物的出現固然靠着氣候的變化，卻也靠着禿岩的豐富。就麻刺甲的阿斐黎而論，在着實更低的高度上就有〔*Dacrydiums*〕和躑躅屬，同那豐富的豬籠草屬，羊齒，陸生的蘭科，驟然把高林的位置奪了過去；那種情形顯然是由於不到三千呎的高度上有了大片禿岩出現的緣故。所以這一帶地方有這許多壤土，沙泥，和粘土掩蓋於峻坡，山頂及谷壁，的確是一種古怪而重要的現象。這種現象也許有一部分是原於絡繹不絕的小地震，因有這些地震，故岩石容易崩塌；但一方面似乎又表示這一帶地方久已暴露於溫和的氣界作用，而且地面上的上升異常遲緩，卻又繼續不斷。

我住在洛魯坎時，曾有一次頗猛烈的地震來滿足我的好奇心。在六月二十九日夜間八點十五分鐘，我正坐着看書，房屋忽然微微的震動起來，那震動的力量增高得很快。我安然坐了若干秒鐘去欣賞那種新奇的感覺；但是不到半分鐘以後，連我坐在椅子裏也坐不穩了，房屋顯然起了搖動，並且發出吱咯吱咯的聲音，彷彿就要坍倒一般。於是全村嚷着『塔那哥央！塔那哥央！』(Tana goyang! tana goyang!)——就是地震！地震！個個人都逃出屋外，婦女和小孩尖聲叫喊，我自己也覺得走出外邊爲安。我一站起以後，自覺頭腦昏眩，腳步不穩，每走一步幾乎要跌一步。這地震繼續到一分鐘光景，我在那分鐘內覺得自己被牠旋轉着，幾乎要暈去了。我再走入屋內時，看見一盞燈和一瓶亞力酒(attack)早已翻跌下來；那盞燈的滾筒已從托碟上跳了出去。這一次地震彷彿是上下垂直的猛震和顛動。經過這次地震以後，那些砌磚的烟囪和教堂的塔樓當然都已坍倒；但這地方的房屋既然很低，又用木料造得很牢，除了那歐洲城市都要被毀的大震以外，斷斷不致有多大的損壞。這裏的居民告訴我，自上次大震以來，已有十年沒有大震，而上次大震比這次還要厲害，房屋坍了許多，居民也有若干被戕。

後來每隔十分鐘或半點鐘，都起一次微微的震動，有時震動得厲害一點，使得我們大家再逃出來。我們的情形夾雜着恐怖同可笑。我們隨時可以遇到大震，坍下頭上的房屋，或許——我所更怕的——遇到地坼，被送入本村貼近的深谷裏去；但是我們每次遇到小震，跑出外邊，過一會又跑進去，我總覺得十分好笑。緊張和滑稽的現象在這裏真正只相差一步。就一方面說，那最可怕的，最有破壞性的自然現象正在我們四周陸續進行——岩石啦，高山啦，地面啦，到處都在發抖抽筋，一有覆滅我們的危險發生，我們絕無能力可以救拔自己。再就別一方面說，一大批男婦小孩每有一次無謂的驚擾，總要演着跑進跑出的把戲，其實每一次震動的停止就是下一次猛震的預備。我們似乎確是『玩地震』（“Playing at earthquakes”）一般，雖則大家互相警告不要認作兒戲，卻有許多附和我一同捧腹而笑。

後來夜氣很冷，我覺得昏昏欲睡，決意要上床去，吩咐我的幾個童子——他們睡在更近門口處——在房屋倘有不測時來喚醒我。不料我估錯自己鎮定的功夫，因為我並不能安睡。全夜的地震每隔半點鐘或一點鐘陸續出現，每一次地震都厲害得使我清醒過來，使我提心吊膽的預備逃

避。所以我一看見曙光，真是十分高興。村中大半居民都不會上床睡覺，有些簡直全夜避在戶外。一連兩天兩晚時有地震出現，過後每天出現幾次，竟連續到一星期；這顯然是我們這部分地殼底下已起了很大的變動。我們在感受地震以後，擡頭去看看四周的丘阜，谿谷，以及高山，平原，看出那大堆的物質稍微有些上升和搖動，方才知道那種地下力量真是偉大。地震所生的感覺永永不會忘記。我們覺得自己爲一種勢力所包圍，這種勢力比那狂風猛浪的力量簡直要偉大幾百倍；可是牠的影響卻是一種威嚴的感覺，而不致有狂風猛浪的恐怖。我們所冒的危險具有一種難料而神祕的性質，故發生各種想像，與希望的影響。不過這些評述只能應用於和平的地震；倘若說到激烈的地震卻是最有破壞性和恐怖性的災變了。

在地震後過不多天，我就旅行到吞達諾去。吞達諾是一大村，大約有七千居民，位於吞達諾湖的下端。我在監察官本斯內得先生（Mr. Bensneider）家裏吃飯，從前我到托摩渾來，就是他做嚮導的。他有一座優美的大廈，常在大廈內接待賓客；他的花園，雖則花卉的種類不很繁夥，卻是我在熱帶上初次看見的最好的花園。各村所用以裝飾庭園的那些玫瑰籬笆，都由他介紹而來；到處

所流行的整齊潔淨也大半由他首倡。我向他請教一個新地點，因為我覺得洛魯坎雲霧太多，陰溼太甚，鳥雀與昆蟲都受阻礙。他提出一個離湖稍遠的村莊，村旁有一大片森林，以為我若前去，大約可以找到豐富的鳥雀。因為他在幾天以內就要動身往那裏去，我就決意陪他同去。

我於餐後求他指派一個嚮導，導我往遊湖水出口的河流上一處馳名的瀑布。那瀑布離開本村大約一哩半，位於本村下面一片略微高聳的地方，那地方縮成盆地，顯然是從前的湖岸。河流在此流入一個很狹很彎的峽谷，聲勢洶洶的衝瀉而前，過不多遠就瀉入一個大裂罅裏，這裂罅就是一個大谷的開端。瀑布上面的河道只有十呎光景闊，河道上面鋪有幾塊木板，底下的狂流雖有一半為茂盛的植物所遮蔽，卻可看見牠衝瀉而下，再向前幾呎就瀉入一個深淵裏來。這瀑布的風景和聲音很是雄壯動人。在我往遊時四年以前，有一個摩鹿加羣島的總督曾在此間跳入瀑布中自殺。這自殺一層至少是大家公共的意見，因為他害了一場大病，受盡苦痛，故萌厭世的觀念。他自殺的第二天，屍體發現於下面的河流內。

不幸懸崖的邊緣統是叢林和莽草，以致瀑布的美景無從觀察。這裏的瀑布共有兩處，較低的

一處起勢最高；大概繞了一個長圈，降入豁谷裏面，從底下向上看去，可以看見兩處的瀑布，假使最好的觀察點一一找出，再把路徑鑿通，那末，這兩處瀑布也許是馬來羣島當中最美麗的瀑布呢。懸崖的裂罅似乎很深，大約有五六百呎。不幸我自己沒有時間可以考察這個豁谷，因為我急急要用晴明的日子從事於補充以前所缺乏的採集品。

剛在我洛魯坎住屋對面就是一所校舍。校裏的教師是一土人，曾在托摩渾受教於一教士。每天上午大約上課三小時，一星期內又有兩天晚上的問答和講道。每逢星期日早晨又做一次禮拜。他用馬來語教授孩童們，我時常聽見他們背誦那乘法表，背到二十乘二十都很純熟。他們常用唱歌來結尾，而在這些僻遠的高山上竟聽到我們的古讚美歌調用馬來字唱起來，真是有趣得很。唱歌這一層可說是教士們所灌輸於野蠻民族的一種真正的賜福，因為這些民族原有的歌謠差不多都是單調而悽愴的。

在問答教授的晚上，教師儼然做着一個大人物，一面講道，一面教授，一口氣教了三小時，彷彿是英國美以美派初期熱烈的說教者 (Pentec)。他自己雖然講得起勁，而聽衆仍是藐藐；據我看來，

這班本地的教師學得便利的唇舌，撫拾宗教上的套語，滔滔不絕的發揮他們得意的講題，大約再沒有工夫去顧慮那受教的二班人了。不過教士們對於本島卻很有一些可以自誇的地方。他們確已幫同政府在極短的期間內，把野蠻的社會變成一種開化的社會。四十年前，這地方還是一片荒野，居民還是裸體的蠻人，用人頭來裝飾他們的陋舍。如今這地方卻變成一個花園，和牠甜美的土名『明那哈薩』(Minahasa)已很相稱了。道路縱橫，通達於各方；若干世界上最精美的咖啡栽植地環繞着這些村落，其中夾雜廣泛的稻田，所產的穀米足以供給全人口的糧食而有餘。

如今本地的居民可說是馬來羣島全部最勤勉的，最和平的，並且最開化的民族。他們的衣食，和教育最爲優良，社會的狀況也已具有高等民族的端倪。我相信這短促的期間產生這樣顯著的結果，在其他各地再不能找到第二個實例——這些結果可說是完全由於荷蘭人在其東方領土內所創政府的制度而來。他們的制度很可以稱做『父道專制』(“paternal despotism”)的制度。我們英國人不喜歡專制——我們厭惡專制的名詞和事實，我們寧願看着人民的懵懂，懶惰，與爲非作歹，除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以外，絕對不肯採用別的方法使他們改變爲聰明，勤勉，與善良。

我們拿着這種態度去對付同種的人民，對付觀念相似才性相同的人民，固然是正當的；因為榜樣和勸戒，以及輿論的制裁，教育的設施，就可以逐漸改良一切；既不會釀成各項殘酷的感情，也不會產生什麼奴性，偽善，和倚賴性，——這都是專制政體不能避免的結果。但就別一方面說，如果有人，在家庭或學校當中，也主張這種絕對自由的原理，我們究竟說他對不對呢？我們不免要說：他把這種一般的良好原理應用錯了，因為家庭和學校當中的被治者，在心智上顯然比不上治理他們的人，他們對於自身永久的幸福並無抉擇的能力。所以家庭或學校當中的兒童必須受某程度的約束與指導；這種約束指導如果用得其當，兒童自能樂於服從，因為兒童自知不及父兄，並且相信父兄做事全為他們設想。他們學會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的作用都是他們不能了解的，並且他們對於這些事情，倘若不受某種道德上或社會上——如不是肉體上——的壓迫，也是決計不會去學的。例如秩序，勤勉，清潔，恭敬，及服從等等習慣，一一都用這種方法訓練而成。無論何人，若在兒童時代享受成年人所有行動上絕對的自由，決計不能造就為品學兼備的人物。故在良好教育之下，為求兒童自身與社會全體的福利起見，兒童都受治於一種和平的專制；而兒童對於行使這種專制

的人所發生的信仰心，自可消除一切惡劣的慾念與感情，這種慾念及感情，只消專制得稍爲過火一點，就會發生出來。

開化民族的統治者之對於未開化民族，與教師之對於學童，或父母之對於子女，不但相似，而且有許多方面完全相同。我們都知道開化民族的教育，實業，及一般習慣都比未開化民族優良些；並且未開化民族在認識這些優點以後，也會自認不如開化民族。他們讚美開化民族各種優良的造詣，對於開化民族所有種種習慣，只要和他們一向的惰性，慾念，或偏見不很牴觸，他們都會得意洋洋的來效法。但是他們早已有了成人固定的習慣與民族流傳的偏見，如果除了勸戒和榜樣以外，別無何種更強的刺激，大約只會抄襲幾種利益最少的文明風俗，而不會去做別的事情；正如執拗的子女或懶惰的校童，一向未受服從的教訓，不做自己不願做的事情一般，大約總不能受什麼教育，或有什麼禮貌。

假使我們自認治理野蠻民族並佔領其土地爲有正當的理由，假使我們再進一步去考慮我們的職務在於盡力改進這些蠻民，並提高其程度，以求適合於我們的水平線，那末，我們萬萬不可

對着「專制」和「束縛」的名詞生出過分的害怕，我們必須行使我們的權力去誘掖他們工作，雖則他們也許完全不喜歡作工，而我們卻知道作工是他們改進精神和物質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荷蘭人辦理這件事情，確已表現許多很好的政策。他們到處扶植土頭目的權力，因為這些土頭目是一向爲蠻民所情願服從的。他們利用這些頭目的聰明才力及自利觀念，以求改革蠻民的各種態度和風俗，因爲那些蠻民若由外國人直接督促，就要激起一種惡感，或且發生反動了。

但要推行這種制度，須看人民的品性爲轉移；這種制度雖在某處極有成效，而在他處也許只能推行一小部分。就明那哈薩而論，這種民族原有的馴良和智慧就是進步很快的主因。這一層很可引用一樁事實來證明其重要，就是在涇納多城相近有一種叫做班忒克（Banteks）的民族，在性質上更爲倔強，一向拒絕荷蘭政府的種種勸誘，不肯採用任何有系統的墾植方法。他們到現在還保持着一種粗魯的狀況，卻願受僱爲臨時的挑夫和勞工；他們比較的強健活潑，對於這種工作很是相宜。

上面所說的這種制度不免要受嚴重的反對。牠有某程度的專制性，並且妨礙自由貿易，自由

勞働，與自由交通。不論那個土人若無通行證，不能離開本村；若無政府的許可證，不能受僱於任何商人或船長。咖啡必須以全數賣給政府，其賣價只有當地商人所出價值的半數，於是他揚言反抗這種「專賣權」和「壓制」。殊不知這些咖啡栽植地，本由政府投下大宗的資本和技術來創辦，人民所受的自由教育，也由政府支出經費來設施，而這種專賣權就是政府用來代替賦稅的。那商人所要收買的貨物原是政府的生產；因為無政府這些人還是蠻夷哩。況且自由貿易所發生的第一種結果就是以大宗的亞力酒輸入各地，而將咖啡換去；由是鬧酒和鬧窮，遍於各地；公衆的咖啡栽植地不能繼續維持；咖啡的品質和數量一天退步一天；後來商人都一一致富了，而各地的人民卻回返到貧窮和野蠻的原路上去。凡是親去觀察過這些野蠻民族的人，都明知開化民族與野蠻民族自由貿易的結果一定如此。並且我們再就一般原理加以推測，也可預知將來總要發生惡果。世間有一件事情最宜應用「連續」或「發展」的定律來說明：那一件事情不是別的，就是「人類的進步」。人類的社會從野蠻進步到文明，必須經過若干階段。這些階段當中總有一個階段是某種形式的專制，例如封建制度或奴隸制度，或一種父道的專制政府；並且我們很有種種理由可

以相信人類斷斷不能越過這種過渡的時期，而從純粹的野蠻立刻進到自由的文明。那荷蘭人的制度就是想法子來補足這一條有欠缺的鏈環，來輔助蠻民按步的前進到高等的文明；而我們英國人卻想立刻強迫他們進到文明裏來。結果我們的制度總是失敗。我們只去敗壞德性，撲滅種族。從不實際去灌輸文明。荷蘭人的制度能否有久遠的成功固是疑問，因為要把十個世紀的工程縮成一個世紀，也許是不可能的；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制度既以「自然」為嚮導，總比我們的制度應該更能奏效，更有成功。(1)

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還有一點，我想教士們如果擔負起來，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可以有大結果。這一片地方既有美麗的風景與宜人的氣候，又有豐富的糧食與各種必需品，人口似乎應該歷年加多，但事實上並不如此。我以為這一層只能歸咎於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嬰孩的死亡，因為母親們在栽植地上工作，對於嬰孩不免有所疏忽，而對於嬰孩的衛生更是不加注意。婦女們一向工作慣了，所以大家都去工作；她們不但不覺得什麼辛苦，並且還當作一種快樂和休養。她們出門工作的時候，或者帶同嬰孩而去，把嬰孩放在有陰的地上，時時走去照料一回；或者就把嬰孩

留在家中，交給別的年紀稍大的孩兒們去照料。在這兩種情形之下，照料嬰孩當然不能周到，弄到結果就是嬰孩的死亡率很大，由是人口的增加率受其影響而低落，否則這地方既然家家富足，而又人人結婚，增加率當然要很高了。這一件事情對於政府確有直接的關係，因為人口有了增加以後，咖啡的出產纔能有永久大宗的增加。這一個問題須由教士們擔當起來，因為他們若能勸導已婚的婦女只在家中處理家務，即可提倡一種高等的文明，並可直接增高全社會的健康和幸福。這地方的人民既然這樣馴良，並且這樣喜歡效法歐人的態度和風俗，所以教士們只消使他們曉得這種改革是一種道德和文明的問題，對於他們想趕上白種人是一個不可少的階級，即可發生極大的效力。

我在洛魯坎住了十四天以後，方纔離別這個優美有趣的村莊，另外去尋鳥雀和昆蟲出產更多的地點和氣候。我在當天晚上與吞達諾的監察官同宿，次日早晨九時即乘小舟向那湖口出發，大約有十哩的路程。本湖的低處圍着大片卑溼的沼澤，而稍稍往前以後，卻有一帶丘阜向下降到水邊，湖身的形狀很像一條大河，闊到二哩光景。在本湖上端有一個卡刻斯村（Kakas），我和村正

在一所前面已經述過的那種好房子中喫了一餐，再在一片平原上往前四哩，到了蘭哥宛 (Langkowan)。這蘭哥宛就是監察官對我提議的地點，我既已決意在此暫住，就在一座專為旅客設備的大廈裏面，攤開行李，布置一切。我僱得一個男人替我射擊，另外一個男人在次日陪我往森林去，我希望森林內可以找到一個好採集地。

我在早上喫過早餐動身，穿過咖啡栽植地走了四哩筆直沈悶的大路，方纔到了森林，一到以後就有大雨連綿下降，直到夜間方纔停止。每天要走這許多路去做事實得太遠，況且天氣又這樣不定。因此，我立刻決意要到前面去找一個和森林相近或在森林中間的地點。當天下午，我友本斯內得先生同着鄰近柏蘭區 (Belang) 的監察官剛好到來。我向監察官問明向前六哩有一個村莊叫做旁谷 (Pangbu)，那一村成立未久，和一大片森林相近；他對我說，我若喜歡往那裏去，他可給我一座小屋使用。

次日早晨，我去遊覽溫泉同泥泉，都是本地馳名的風景。我們走過栽植地同深谷中間的幽徑，來到一口美麗的圓池，有四十呎光景的直徑，四圍是一圈石灰岩的邊緣，現出十分整齊的曲線，彷彿

佛是人工的作品。滿池的清水幾近沸點，發出一陣陣的蒸汽，含有高度的硫磺氣味。池水有一處流出，成了一條溫泉的小河，流到一百碼遠還是熱得不能探手進去。從此稍稍往前，在一片參差的森林內，又有兩口溫泉池，池形不甚整齊而池水卻似更熱，時在沸騰的狀態中。每隔幾分鐘還要噴上三四呎高的水柱，放出大股的蒸汽或瓦斯（Gas）。

我們向前再走一哩光景，來到泥泉所在的地方，景象更是古怪。一片斜坡形的地面上有一個淺孔，孔內就是一口水泥的小沼，那水泥是一塊藍，一塊紅，一塊白，又有許多處沸騰起泡，聲勢極其洶洶。四周變硬的黏土上有許多小井和噴口，盛滿沸騰的溼泥。這些噴口似乎時時有製造出來，起先現出一個小孔，射出一股蒸汽和沸泥，沸泥變硬以後成了一個小圓錐體，中心留着一個噴口。這一帶地面很不安全，地下的淺處顯然就是流質，稍受壓力就要凹陷，有如薄冰一般。我走近邊緣上一個噴口，伸手去試噴泥的熱度，剛好有一滴溼泥濺到我手指上，和開水一般的燙人。相隔不遠又有一片平坦的禿岩，光滑燙人，有如爐底一般，顯然是由古代的泥泉池乾硬而成的。四周幾百碼的地面都是紅白兩色的黏土，可以用作白塗料，土中所含的熱度很高，連那幾吋深的發出高度硫磺

汽的縫隙裏面都熱得難以探手進去。有人報告我說，幾年前有一個法國人遊歷這些泥泉，仗着大膽，走近水泥旁邊，因為地殼一鬆，竟陷入這可怖的大鏡內。

我看了這種地下熱力逼近大片地表的現象以後，受有深刻的印像，不禁發生一個觀念，就是：這種地方也許隨時可以發生不測的災變。其實這許多孔隙也許就是「安全汽門」，因為各處地殼阻力的不等正可防止地下力量衝破大片的面積。從這地方向西七哩左右有一火山，大約在我此次遊歷三十年以前爆發，至今現出一幅雄壯的氣象，四周各處蓋着大堆的灰燼。環湖的平原由火山產品的混合及分解構造而成，最是肥沃，只稍稍應用農場輪種法，大約就可保持連續的耕種。現在種在上面的稻連續了三四年以後，休閒三四年，仍舊再可種稻或玉蜀黍。這裏的好稻可產三十倍的穀，咖啡樹也可很繁盛的連生十年或十五年果實，用不着什麼肥料或耕耘。

我因雷雨留滯一天，再向旁谷出發，剛在每天上午十一時的雨開始以前到達。離開湖邊溢地的高處以後，大路沿着一個優美的林谷的斜坡而去。沿路的下降很是長久，故我估計本村超出海面至多只有一千五百呎，但早晨的溫度常為六十九度，和那至少要高六七百呎的吞達諾相同。我

來到這裏很高興，因為四圍有一大片森林和荒野，又有現成的一所小舍，內有一個洋臺和一間後房。這小舍原備旅客的休息或過宿，而對我很是合用。但我不幸剛剛失了我的兩個獵手。一個害着瘧疾和痢疾留在吞達諾，一個在蘭哥宛害起胸部發炎的病症，因為病勢頗重，我已送他回湄納多去。這裏的村民都在忙着田稻的收穫——天氣既然趕早下雨，他們應該趕早完功——我也不能僱用他們替我射擊。

我在旁谷住了三個星期，差不多天天下雨，不是全天，就是下半年；但在早晨常有幾小時的陽光，我就利用其時往各處大路、小徑，以及岩石、深谷，去搜尋昆蟲。昆蟲雖不很多，卻已充分表現這是一處很好的地點，只消時間上不是旱季的末尾而是開端就行了。村民天天拿「薩給厄棕櫚」上所捉得的昆蟲給我，內有若干優美的「金龜子屬」(Cetonas) 同鐵娘科。有兩個男孩善於使用吹管，拿小泥彈射下許多小鳥給我。內中有一新種的「啄花鳥」(Flower-pecker 學名: *Prionochilus aureolinibars*)，以及若干非常可愛的蜜雀。但一般鳥類的採集幾乎完全停頓下來，因為我後來雖然僱一男人替我射鳥，卻不很善射，每天罕能射下一隻以上的鳥。他所射下最好的一隻就是北

西里伯所特產的碩大稀罕的食果鴿（學名：*Carpophaga forsteri*）原來是我自己早已從事搜尋的東西。

我對於斑蝥科（*Figar-beetles*）的採集很有成績，似乎這地方比馬來羣島當中其他各地都要豐富些繁複些。我初次遇着牠們是在大路上，一個開掘處，在那裏一片黏土的硬岸有一部分叢生薜苔及小羊齒。我在那裏找出一種身軀纖小的翠綠色的種類，跳來跳去，從不振翅而飛；又有更稀少的一種紫黑色的無翅昆蟲，躲藏在隙縫裏毫不走動，大約是一種夜蟲。我覺得牠們可以成一新屬。我在森林裏面的大路近旁，又找到碩大美麗的一種斑蝥——（*Cicindela heros*）——這種斑蝥我在馬加撒曾有少數捕獲；但我獲得最優美的卻在那林谷的急流上面。我在臨流的枯樹上，岸上，葉上，獲得三種很美麗的斑蝥，在大小上，形態上，和色彩上，都很各別，而灰色斑點的模樣卻幾乎相同。還有一種最古怪的斑蝥我也捉得一個標本，牠有很長的蟲鬚。但我在這裏所得最優美的發現品卻是一種「豔綠斑蝥」（*Cicindela gloriosa*），從水邊多苔的岩石上捕來。我捕得第一隻標本以後，慣要沿流散步，仔細去看多苔的岩磴和石塊。這種斑蝥很是怕人，時常引得我追來追去。

而牠躲在溼苔上面，因有濃豔的釉綠色，使我辨認不清。有幾天我只能看見幾次，有幾天我可以捉得一隻，總計捉得兩隻的次數實在很少，並且多少總費一番工夫。這一種以及別的幾種，除了這個深谷以外，我始終沒有看見過一次。

我在這一帶地方的村民中間，看出若干種族的模樣，再加上他們語言的特點，使我得了一個猜測他們的由來的影子。他們語言上紛歧的現象，顯然表示他們的文明程度在最近的過去還是很低。這些村莊只消相隔三四哩就有各別的方言，而且每三四個村莊成爲一組，各有一種特別的語言，與其餘各村完全不能相通；故在新近由教士們輸入馬來語以前，這些村莊決不能有自由的交接。他們的各種語言含有許多特點：既有一種西里伯馬來語的成分，一種巴布亞語的成分，又有息澳（Sia）和桑結爾（Sagur）諸島語言上若干基本的特點——因此可以說是從斐律賓羣島流傳而來。再則身體上的特點也有同樣的情形。有些文明程度較低的種族具有一半巴布亞種的面貌和頭髮，而有些村莊裏面卻又流行着純正的西里伯人或部季斯人的面貌。住在吞達諾高原上的村民大概都和中國人差不多一樣潔白，生着一副很可愛的一半白種的面貌。息澳和桑結

爾的居民同他們很是相似，我相信他們都從北坡里內西亞(North Polynesia)的幾個島嶼遷徙而來。所有巴布亞種的模樣可以代表殘留的土番，至於波季斯人的各種模樣顯然是馬來諸族的向北擴張。

我住在旁谷時，因為天氣不好，又沒獵手相助，不免糟蹋時間，故在三星期以後就回涇納多來。我回來以後，稍微有些瘧疾，一面把採集品乾燥裝包，一面另僱傭人，整整忙了十四天，纔能預備動身。我向東走過克拉巴特火山(Volcano of Klabat)附近的崎嶇地帶，來到一個叫做楞匹阿斯(Lempias)的村莊。這個村莊和那火山的下層山坡上的大片森林很是接近。我的行李一村一村調換夫役運送而來；因為每一次調換總有一番耽擱，以致直到日落以後，我方纔到達目的地——十八哩的距離。我已溼透全身，卻又等了一小時纔有第一挑行李運到，幸虧我的衣服即在其內，至於其餘的行李直到半夜方纔運來。

這裏棲息着一種奇特的動物，就是鹿豚(Babirusa)。我向村民問及鹿豚的頭顱骨，果然獲得頗為完好的若干顆，同那稀罕古怪的「西里伯野牛」(Sapi-utan)學名：Anoa depressicornis)

的很好的一顆。這種野牛，我在涓納多時曾見兩隻活的標本，很像一種小牛，尤其像南非洲的大羚羊 (Eland)，煞是可怪。牠的馬來名稱叫做「薩匹烏坦」就是「林牛」的意思，只有低垂的牛胡及向後斜生的直角，和那純種的小牛有了差別。我在森林裏面找不到十分豐富的昆蟲；我的幾個獵手只射下極少數的鳥類，而他們所獲的少數鳥類卻很有趣。內中有稀罕的林棲魚狗（學名：Oritura cyanotis）「營塚鳥屬」的新奇小種，以及一隻碩大有趣的「埋卵鳥」（Maleo 學名：Megacephalon rubripes）——要得這種「埋卵鳥」原是我遊歷這地方的一項主要目的。而搜尋十天竟尋不到別的鳥類，我就搬往這半島極端的力庫旁 (Licou pang) 原是這些鳥類，同鹿豚，「西里伯野牛」出名的所在。我在這裏遇着哥爾得曼先生 (Mr. Goldmann)，他是摩鹿加羣島總督的長子，在此監督若干官辦鹽場的創設。我在這個較好的地點獲得若干美蝶和好鳥，其中有一隻稀罕的地棲家鴿（學名：Phlegenas trisigmata）和我從前在南西里伯馬洛斯瀑布 (Maros waterfall) 近旁所獲的一隻相同。

哥爾得曼先生聽見我專誠要搜尋那幾種東西，就向我好意的提議組織打獵團往那「埋卵

鳥」最多的一個地方，就是一處偏僻荒涼的海濱，離開力庫旁大約二十哩。力庫旁的氣候與山上大不相同，四個月來不曾下過一點雨；故我預備往海濱住一星期，打算得着多數的標本。我們前往的路程一半坐船，一半穿林，同行者有力庫旁的「少佐」——即頭目——帶着十二個土人和二十來隻狗。他們在路上捕得一隻幼稚的「西里伯野牛」及五隻野豬。我保存着那野牛的頭顱。這種野牛完全限於西里伯的僻遠山林及附近的一二個島嶼以內。長成的野牛有黑色的頭顱，每一隻眼上有一條白斑，每一邊面頰上及咽喉上也各有白斑。在幼稚時，頭上的角很是光滑尖銳，長大以後，角的基部漸漸加厚，漸漸生皺。一般博物學家往往把這種古怪的動物認作一種小牛，但是就牠的角和毛及牛胡看來，似乎和羚羊最爲相近。

我們到了海濱以後，築起一所茅舍，預備暫住幾天；我打算去射擊並剝製「埋卵鳥」哥爾得曼先生同那「少佐」去獵取野豬，鹿豚，和西里伯野牛。這海濱位於林柏（Timbo）和邦加兩島中間的大海灣上，有一哩多長的峻峭海岸，鋪着厚厚一層粗鬆的火山黑沙——更可說是石礫——不便行走。兩頭各有小河，小河以外各有一帶丘陵起伏的地面；而這一帶海岸背後的森林卻很平

坦，其發育也很遲滯。大概這地方在古代曾有一條熔岩的河流從克拉巴特火山流入大海，填成陸地，分解以後就成爲這些疏鬆的黑沙。這個見解有了一項佐證，就是兩邊小河以外的海岸統是白沙。

這種疏鬆鬱熱的黑沙就是『埋卵鳥』埋卵的所在。在八九月少雨或無雨的期間，牠們成雙作對的從內地飛到這裏或其他合宜的地點來；挖出三四呎深的洞，比高潮標剛剛高了一點；那雌鳥在此產下一顆大卵，蓋上一呎光景的黑沙，仍舊飛回森林去。過了十天或十二天以後，牠再飛到原處另產一卵；據一般的猜測，每一雌鳥在這一段期間要產六顆或八顆卵。那雄鳥幫同雌鳥挖洞，雙雙同來同去。牠們在海濱上行走時，看去很是美麗。那羽毛發光的黑色及微紅的白色，那戴盔的頭與高舉的尾，——和普通的雞一般——很是顯異，再加上昂藏沉着的步態，尤其覺得顯現。除了雄鳥頭部後面的頭鎧與鼻孔上面的小瘤比較雌鳥大了一點，雄鳥的粉紅赭色也比較的深了一點以外，雌雄之間簡直沒有什麼差別；而且上面這一點差別也很微細，若不仔細去看，就不能分出雌雄來。牠們跑得很快，但在受驚或被擊時，牠們鼓翼而飛，又笨又響，飛到鄰樹就棲在一條低極

上；牠們在晚上大概也是這樣棲宿着。每一個埋卵的洞總有許多雌鳥同在裏面產卵，因為裏面時常有十多顆卵找出來；這些卵顆顆很大，雌鳥的身體每一次當然只能容藏一顆發育完全的卵。我所射下的雌鳥，在腹內除了一顆大卵以外，再沒有一顆比豌豆大些，並且一起也只有八九顆，大概一隻雌鳥在一期內至多只能產這個數目的卵。

四周五十哩地面的土人每年都到這裏來取這鳥卵，以供他們的大珍饈，而這種鳥卵在新鮮時的確是很可口的。這鳥卵比雞卵質料更富，香味更美，每一顆可以盛滿一個普通的茶杯，再加上些麵包或米飯就成了很好的一餐。卵殼為蒼白的磚紅色，偶然也有純白色的。卵形細長，一頭稍尖，長為四吋到四吋半，闊為二吋又四分之一吋或二吋半。

雌鳥埋卵於沙中以後，就不再照料。雌鳥破壳而出時，從沙中鑽出地面，立刻跑到森林去；且據德拿特的杜汾波登先生（Mr. Duivenboden）所說，雌鳥出壳以後即能飛翔。他曾在雙梳小舟上攜有若干鳥卵，這些鳥卵在夜間孵化起來，到了早晨，雌鳥即在船裏飛來飛去。那母鳥既從遠道而來——常有十哩或十五哩——產卵於相宜的位置，而產下以後卻不再去照料，不免有些可

怪。但就事實上說，母鳥的確不會並且不能看守鳥卵。因為每一個洞總有好多母鳥繼續在此產卵，各母鳥簡直不能辨認那一顆是牠自己的鳥卵；並且這種大鳥所需的食物（全是落地的果實）也只能在大片的地面上搜羅得來，如果在產卵期內飛到這一帶海岸的好幾百雌鳥雄鳥都不得留守於近地，就不免有許多要餓死了。

我們從鳥足的構造上可以看出牠們脫離其類似種——「營塚鳥屬」與〔*Tallegalli*〕——所有各種習性的一個原因。那些類似種爬羅土、石、棒條、樹葉，堆成大塚，把鳥卵埋在塚裏；和牠們埋卵的情形是不同的。牠們腳沒有那些類似種那樣強大，腳爪也是短而直的，並不是長而彎的。而牠們的腳趾卻在趾根處有蹼相連，再加上頗長的脛，極便於搔挖粗沙（牠們搔挖時，粗沙一陣陣的揚起，）而不便於爬羅零屑。

我想，我們從營塚鳥科全科的特別組織上也可看出牠們一科和鳥類全綱普通所有的習性何以這樣不同的一個理由。每一顆鳥卵既然大到塞滿腹腔並且難以通過骨盤，所以鳥卵的成熟總需相當的時間——據土人說，大約是十三天。而每一母鳥在每一期內卻要產六顆或八顆卵，

——或且更多——所以最初一顆和最後一顆就要相隔二三個月。如果這些鳥卵都用普通的方法來孵化，那母鳥既要往各處去找食物，當然不能依次的孵了二三個月的卵，卻也不能等到最後的卵產下以後一起去孵，因為那些先產的卵不免受損於氣候，或被毀於這地方所繁殖的大蜥蜴、巨蛇，或其他動物。所以我們看了這種情形，似乎應該說牠們的習性可以直接追原於牠們例外的組織，因為我們當然不好說「造物」有意要使牠們喪失一般鳥類所具種種大可讚美的父母性本能，所以給牠們以這種異常的構造及特殊的食物。

把動物的各種習慣和本能認作固定的東西，以為動物的構造和組織都去特別適應那些習慣和本能，乃是一般博物學的著作家一向懸為常例的。其實這種假定是很武斷的，牠的影響可以阻礙「本能與習慣」的性質和原因的探究，而把「本能與習慣」看作直接由於「造物」(“*Creation*”)而來，使得我們無從了解。對於物種的構造，及其現在或過去所處的環境，若能加以精密的考慮，大概都和上文的實例一般，可以發現各物種所有種種習慣和本能的由來。這些習慣和本能再和環境的變遷相合起來，反應到構造方面，靠着「種變」和「天擇」的作用，彼此之間就可

保持調和的狀態。

和我同來的朋友們留住三天，得了許多野豬和兩隻「西里伯野牛」。那野牛被獵狗咬有重傷，我只能保存兩顆頭顱。我們在第三天所試行的一次大獵，因為圍逐野獸的布置不好，以致失敗。我們站在樹林裏所搭的高臺上等候了五小時竟不曾放得一鎗。我自己同着兩個男人再留這裏三天，又得若干「埋卵鳥」的標本，一共保存很優美的二十六隻，其肉與卵則供作我們的盛餐。

少佐如約的派出一隻小舟來運我的行李回家，我自己同着兩個男孩，一個嚮導，穿林步行，大約有十四哩的路程。起初的七哩沒有路徑，我們時常要斬去亂藤或竹叢纔可通行。我們轉了幾個彎去找便路的時候，我生怕走錯路途，口裏說了出來，因為那時候陽光直射地上，我連方向都看不清了。但是他們聽了以後，以為很是可笑，都笑着我；後來果然到半路上，迎面看到一所小舍，原是力庫旁人前來獵取野豬的住宿處。我那嚮導告訴我，在這小舍和海岸中間，他從來不會直穿森林來往過一次；有些旅行家認這一層爲蠻民「本能」的一種，其實這只是熟悉一般情形的結果。他對於這一帶地方的形勢無所不知；他知道地面的斜坡，河流的方向，有竹或藤的地帶，以及別的許

多位置同方向的記號；因此，他能直趨小舍而來，在這小舍的附近一帶，他是時常來打獵的。若在陌生的森林裏面，他不免也要和歐洲人一樣的迷途了。我深信這一層確是如此，並且所有記載印第安人穿行荒林前往某處的奇事也是如此。雖則他們從不會由某處直穿森林往某處去，但是他們對於這兩處的附近一帶已很熟悉，凡這地方的水道、土壤、和植物，都已爛熟胸中，所以他們由一處往別處時，就有許多容易辨認的記號幫助他們直趨而前很有把握。

這一片森林的主要特色就是藤櫻的豐富，這些藤櫻從樹上懸掛下來，沿着地面蜿蜒錯綜，往往糾纏不清。牠們這種離奇的形狀初看去很覺可怪，實則顯然由於牠們當初所攀緣的樹木枯萎倒地以後，牠們沿着地面生長出去，遇着另外一株樹幹重復上升所致。所以每一團扭曲糾纏的活藤就是從前一株大樹枯倒的所在，只是現在那一株樹的痕跡已經完全消滅罷了。這種藤櫻似乎具有無限的生長能力，可以接二連三的攀緣樹木而上升，達到驚人的長度。從海濱上看來，這些藤櫻實在使得這片森林添上不少的景緻；因為牠們把那單調的樹梢用一簇簇的藤葉點綴起來，這些藤葉的尖梢高聳而上，剛和避雷針相似。

森林裏面還有一種最有趣的東西，就是一種美麗的棕櫚，那八呎或十呎粗的光滑的圓柱莖挺拔而上，高到一百多呎；那纖長的葉柄上所支托的扇形葉，放射爲一個個六呎或八呎大的圓圈，內中各葉片只在邊緣上有幾吋的分離，顯出美麗的鋸齒形，這些扇形葉覆在樹梢上和帽一般。這種棕櫚大約就是植物學家所說的「圓葉蒲葵」(*Livistona rotundifolia*)，牠的扇形葉真是我見所未見的最完全且最美麗的一種，用以製造水桶或臨時籃，以及蓋造屋頂之類，最爲巧妙。

過了幾天，我騎馬回到涓納多，行李繞海運來；我剛把採集品裝好以後，就乘郵船往安波衣拿去。我在以下幾頁，專門報告西里伯動物學上的主要特點，並與四周各地的關係。

註(1) 李爾馬德博士 (D. C. Guillemerd) 曾在二十五年以後遊歷那哈薩，所見地方上的情形和我所描述的也是多半相同，——蘭酒與犯罪幾乎絕無所聞，人民都是安居樂業。(看馬奇薩的遊記 [The Cruise of the "Mar-

cha"] 卷二，一八一頁)。

第四章 西里伯的自然界

西里伯的位置剛在馬來羣島的中心。北與斐律賓羣島爲鄰；西爲婆羅洲；東爲摩鹿加羣島；南爲的摩爾羣島；並且各方都有牠自己的附屬物，以及小島，珊瑚礁，使牠和各方的島嶼密接，無論我們在地圖上審查，或實地在沿岸考察，都不能斷定那一部分應該劃歸牠自己的範圍，那一部分應該劃歸四周各地域的範圍。牠的位置既是如此，四周各地所有流落的同移殖的物種輸入境內似乎格外容易，那末，我們當然可以期望牠的產物總有幾分可以代表馬來羣島全部產物的豐富和紛歧，反過來說，就是不能期望牠的產物具有多大的個性。

但是我們所發現的事實剛剛和我們的期望相反。我們把牠的動物界考察一回，就可以知道牠的物種的數目最爲缺乏，牠的產物的性質最爲孤立，凡馬來羣島的各大島竟沒有一個比得上牠。牠所跨覆的海面，連同附屬的小島計算在內，在長闊兩方面簡直不亞於婆羅洲，而牠實際的陸地面積也差不多兩倍於爪哇；但牠所有的哺乳類卻比爪哇少了一半，陸棲的鳥類也大約只有爪

哇的三分之二。就牠的位置看來，從各方輸入移殖的物種都比爪哇便利得多，而就牠所有物種的比例看來，卻只有少數物種似乎從其他各島移殖而來，其餘大多數全是牠自己的特產；又有大宗的動物形態非常顯異，在世界上其他各地簡直找不到密切的類似種。現在我主張稍稍詳述西里伯最著名的各羣動物，及其對於其他各島的關係，並求大家注意其中所含許多有趣的特點。

我們對於西里伯的鳥類比較其他各羣動物更爲明瞭。我們已經發現的西里伯鳥類足足有二百零五種，雖有許多涉水的同泳水的鳥類當然還不會包括在內，但對我們目前的宗旨最爲重要的那一百四十四種陸棲鳥的目錄表，我們卻可斷定牠是約略完全的了。我自己曾在西里伯殷勤採集十個月光景的鳥類，我的助手阿倫先生又在薩拉羣島 (Sula Islands) 採集兩個月。在我來此以前二十年，荷蘭的博物學家福斯登 (Forssten) 曾在北西里伯勾留兩年，並且把他的鳥類採集品由馬加撒運回荷蘭去。法國的探險船拉斯特魯拉貝 (L' Astralabe) 也曾到過滯納多，獲得若干採集品。從我回國以後，荷蘭的博物學家洛增柏 (Rosenberg) 和本斯泰因 (Bernstein) 曾在北西里伯和薩拉羣島周遊各處製成若干採集品，但他們所採集的合併起來，卻只有

八種陸棲鳥附加到我的採集品上去：這一樁事實很可以表示那未經發現的種類已是很少。(1)

除了南邊的薩來厄 (Salayer) 和部通 (Boutong) 以及東邊的拍令 (Peling) 和邦給 (Bungay) 以外，薩拉羣島的三島雖在位置上似乎應該劃歸摩鹿加羣島，而在動物學上卻屬於西里伯。薩拉三島所發現的陸棲鳥現在大約有四十八種，如果從中剔除馬來羣島分布很廣的五種，就可看出其餘各種所具西里伯的特徵比摩鹿加的特徵要來得多。有三十一種和西里伯的種類完全相同，又有四種是西里伯形態的代表，而摩鹿加的種類卻只有十一種，其代表種類也只有兩種。

不過薩拉諸島雖屬於西里伯，而因接近部魯 (Bouru) 及濟盧盧組南方諸島的緣故，已有若干純粹的摩鹿加形態移植進來，這些形態在西里伯本島統是絕無所聞；所有十三種摩鹿加的種類都是這種情形，使得西里伯的產物添上一個外來的成分，在實際上並不是屬於牠自己的。因此，我們研究西里伯動物區系的時候，儘可單單考慮西里伯本島的產物。

西里伯鳥的陸棲鳥的數目共有一百二十八種，我們也可仿照前面的辦法，從中剔除那少數

廣被於馬來羣島全部（往往從印度蔓延到太平洋）的種類。那少數的種類共有二十，其餘的一百零八種，我們就可認作本島比較上特殊的種類了。我們把這些種類和四周各地的鳥類仔細比較起來，知道內中只有九種輸入西方諸島，九種輸入東方諸島，卻足足有八十種完全限於西里伯的動物區系——這種個性的程度，若就本島的位置看來，世界上其他各地簡直都比不上牠。我們若再把這八十種認真考察一番，考察出牠們所有構造上的許多特點，考察出牠們有許多似乎竟和世界其他遠隔的部分有了種種古怪的類緣，那末，我們更要喫驚哩。這幾點既饒興趣，又關重要，我們若要研究一番，必須分別討論本島所有特殊的種類，從中提出各種最可注意的事項。

鷹類 (*Hawk tribe*) 有六種爲西里伯的特產；內中有三種和印度爪哇婆羅洲一帶所有的類似種很有分別，看去倒像是進了西里伯忽然生出變化一般。還有一種（學名：*Accipiter trinotatus*）是美麗的鷹，尾上有幾行精緻的大圓白點，很是顯異，且和鷹科一切已知的種類都大不相同。有三種鵝也是特殊的；又有一種倉鵝（學名：*Strix rosenbergii*）比牠的類似種「爪哇鵝」（*Strix javanica*）要強大得多，那「爪哇鵝」從印度一直蔓延到琅波克。

西里伯所發現的十種鸚鵡，有八種是特殊的。其中有兩種極其奇特，自成一屬（屬名：Ptilinurus）。其特色在於尾上生出兩枝匙形的長羽而成了網球拍的形狀。有二種類似種發現於鄰島民答那峨（Mindanao），有一種於斐律賓羣島，而那尾形的特別卻為世界上其他任何鸚鵡所無。還有一種「小刷舌鸚」（學名：Trichoglossus flaviviridis），似乎在澳大利亞有了最相近的類似種。

棲息於本島的三種啄木鳥統是特殊的，和爪哇婆羅洲所發現的種類雖很有別，而卻相似。

在三種特殊的鳩當中，有二種很是顯異。一種是「美喙鳩」（Phoenicophaeus callirhynchus），為那一屬最大最美的種類，其顯異處在於鳥喙有了鮮黃、紅、黑三色。還有一種——（Eudynamis melanorhynchus）——有了漆黑的鳥喙，和牠的類似種生出分別，因為同屬的別些種類的鳥喙常為綠色、黃色，或淡紅色。

西里伯的佛法僧科一種鳥類（學名：Coracias temminckii）真是一個有趣的實例，因為牠和那同屬的其餘種類都是不相聯續。牠那一屬——（Coracias）——的種類在歐洲、亞洲、非洲

各大陸都有棲息，而在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或婆羅洲卻沒有出現。所以牠這一個種類似乎完全軼出範圍以外。還有一樁事實尤其可怪：就是牠和亞洲任何的種類全不相同，反和非洲的似乎格外相似。

其次在蜂虎這一科裏面也有一種同樣孤立的鳥類，就是〔*Meropogon forsteri*〕，兼有非洲和印度的蜂虎的性質，牠惟一相近的類似種——〔*Meropogon breweri*〕——已被杜晒魯先生（*M. Du Chailu*）在西非發現了。

西里伯的兩種犀鳥，在四周附近各地所繁殖的各種犀鳥當中都找不到密切的類似種。惟一的一種畫眉——〔*Geocichla erythronota*〕——與的摩爾一種特殊的種類最是密切相似。有兩種鶉科與不見於馬來諸島的印度種密切相似。與鶉相似的有兩屬（屬名：*Stropicitta* 及 *Charitoris*）完全限於西里伯一島，並且牠們與鶉所有的類緣也很可疑。故希勒格教授（*Professor Schlegel*）又把牠們列入歐椋鳥之中。這兩屬的鳥類有美麗的長尾，黑白兩色的羽毛，頭部的羽毛略有幾分堅硬及鱗形。

與歐掠鳥彷彿相似的還有兩種很孤立而很美麗的鳥類。一種是〔*Enodes erythrophrys*〕生着一身灰黃兩色的羽毛，眼上裝飾着橙紅色的闊帶。別一種是〔*Basilornis celebensis*〕爲一種藍黑色的鳥類，胸部兩側各有一塊白色，頭上裝飾着一個美麗結實的鱗形的羽冠。在形式上和那南非著名的「岩上雞」的雞冠相似。這一種鳥類的唯一類似種發現於西蘭（*Ceram*）但冠上的羽毛向上伸成完全各別的形式。

還有一種更是古怪的鳥類就是〔*Scissirostrum pagei*〕。雖在目前歸入歐掠鳥科，而鳥喙和鼻孔的形式與其他各種都不相同，就他一般的構造上看來，似乎與非洲熱帶上的啄牛（屬名：*Buphaga*）最是密切相似。那著名的鳥類學家波那帕脫親王（*Prince Bonaparte*）最後一次曾把牠列在啄牛的次位。牠的全身差不多都是板石色，有了黃喙黃腳，而臀部和尾筒上部的羽毛都在末梢變成一簇簇豔紅色的堅硬發光的毫毛。這種美麗的小鳥剛好可以填補那〔*Calornis*〕屬的金屬綠色的歐掠鳥的位置，因爲那些歐掠鳥在馬來羣島的其他各島大半都有出現，而西里伯卻是沒有。⁽²⁾這種小鳥結隊而行，啄食五穀同果實，常棲於枯樹上，在枯樹的洞裏築巢。牠們緊附

在樹幹上，和那啄木鳥或旋木雀一樣容易。

西里伯所發現的十八種鴿有十一種是特殊的。其中有二種——〔*Ptilonopus gularis*〕及〔*Turacena menadensis*〕——在的摩爾有了最相近的類似種。又有二種——〔*Carpophaga forsteni*〕及〔*Phlaegenas tristigmata*〕——與斐律賓的種類最是相似；再則〔*Carpophaga radiata*〕又是屬於新基尼的一組。最後在鶉雞類中，那古怪戴蓋的「埋卵鳥」也是完全孤立的，雖則澳大利亞和新基尼的營塚鳥有了最相近的類似種，而彼此仍有分別。

以上所說的種種都是西里伯鳥類的分類敘述的博物學名家所貢獻的意見，我們根據這些意見判斷起來，顯然可以看出西里伯有許多種類在其四周各地絕無相近的類似種，這許多種類若非完全孤立，就和新基尼、澳大利亞、印度，或非洲那些遠隔的地域發生關係。除了西里伯以外，世界上其他各地，在產物上和遠隔的地域發生關係的，固然還有若干實例存在，但就我所知道的看來，我們實在找不出第二個地方能夠一起包含這許多實例，或由這些實例成爲博物學上的一種特色。

西里伯的哺乳類很是缺少，計有十四種陸棲動物及七種蝙蝠。前者足有十一種是特殊的，內中有兩種大概只在新近被人類傳播於其他諸島。其餘三種在馬來羣島分布極廣，就是：（一）古怪的狐猴，即眼鏡猴，在本島以西諸島直到麻刺甲都有發現，在斐律賓羣島也有發現；（二）普通的馬來麝貓，一種靈貓（學名：*Viverra zangalunga*），分布的範圍尤廣；（三）一種鹿，和爪哇的（*Rusa hippelaphus*）似乎相同，大約是在古代爲人類所輸入的。

所有比較特殊的種類列舉如下：

[*Cynopithecus nigrescens*] 一種古怪的狒狒猴，也許就是一種真正的狒狒，在西里伯遍地皆是，而在其他各地，除了巴羌（*Batchian*）那一個小島以外，未有見到。牠輸入那個小島大約是出於偶然的。在斐律賓羣島有一種類似種發現，除此以外在馬來羣島的其他各島都沒有什麼相似的動物。這種動物大約與獾一樣大小，全身漆黑，口鼻伸長，和狗一般，眉額突出，和狒狒相同，皮膚上有若干紅色的大硬結，尾短而多肉，不到一吋長，且不容易看出。牠們成羣結隊的來往，以棲在樹上爲主，卻也時常到地面上來吵擾果園。

「西里伯野牛」大家對於牠的歸類，或作閩牛，或作水牛，或作羚羊，爭論很多。牠比別種野牛都要小些，就許多方面看來，似乎和非洲那種似牛的羚羊倒很相近。牠出現的地方只在山上，並且據說有鹿的地方就沒有牠的足跡。牠比小種的高地牛稍爲小些；有筆直的長角向後斜覆於頸上，長角的基部現出環形。

野豬似乎也是本島特殊的一個種類；但這一科裏面尤其古怪的動物卻是鹿豚，馬來人叫牠做「巴比魯薩」(Babirusa)，因爲牠有那纖長的腿，與似角的彎牙。這種奇特的動物在一般的外觀上和豬相似，但不以鼻掘地，而以落果爲生。下顎的犬牙很長很尖；上顎的犬牙不照普通的格式向下而生，反而從骨孔中穿過鼻上兩側的皮向上而生，彎到後方與眼相近。那老年的往往長到八吋或十吋。這一對似角的長牙究有何用，實在不容易了解。據老著作家的猜測，以爲這種動物用這對彎牙把頭顱鉤在樹榦上休息。但就這對彎牙剛剛遮護眼睛前面的情形看來，卻以保護眼睛更爲近似，因爲這種動物在那糾纏的藤叢以及其他有刺的植物中間搜尋落果時，有了這對彎牙可以免得眼睛受刺。但這種解釋仍舊不能滿意，因爲那雌野牛也要同樣的覓食，卻沒有這對彎牙。所

以我的意見以爲這對變牙在從前大概很有作用，並且一面生長起來，一面就要磨損下去；但到現在，生活狀況既已變遷，從前的作用也就喪失，因此發展爲一種怪物，正和海狸或兔的門牙一般，倘若不受相對的牙齒的磨損，就要繼續生長起來。那老年動物的變牙極其粗大，並且彷彿都因爭鬪而折斷。

西里伯又有一種和非洲的疣豬相似的動物，牠上顎的犬牙向外而生，且又向上彎曲，爲普通格式與鹿豚格式中間的一種過渡格式。但就其他種種方面看來，這幾種動物中間似乎並無類緣，而鹿豚則完全孤立，與世界上其他各地的豬並無類似。鹿豚發現於西里伯全島及薩拉羣島，並部魯島，部魯就是鹿豚伸出西里伯範圍以外的惟一地點，而且部魯的鳥類也和薩拉羣島有些類緣，——這大約表示牠們在古代比現在互相連絡得格外密切。

其他西里伯的陸棲動物還有五種松鼠，和爪哇婆羅洲的松鼠都有分別，標出熱帶上本屬動物極東的範圍；又有兩種東方鼯，和摩鹿加的鼯很不相同，標出本屬及有袋類全目極西的範圍。我們從此可以看出西里伯的哺乳類也和鳥類一樣的特別，一樣的顯異，因爲那最大最有趣的三種

動物在四周各地都沒有相近的類似種，反而和非洲彷彿有了一種關係。

再就昆蟲而論，原來有許多羣似乎特別要受局部的影響，其形態與色彩都隨着每次情境的變遷而變遷，或且隨着地點的變遷而變遷，雖在情境上似乎還是相同。所以我們預料那高等動物所表現的個性在這些器官更不確定的動物——昆蟲——當中總應該表現得越發顯著。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考慮昆蟲的傳播和移殖比哺乳類或且鳥類容易得多。牠們容易被那大風吹揚；牠們的卵子可以在樹葉上被大風吹揚或被漂流的樹木漂到遠方；牠們的幼蟲與蛹時常躲在樹幹裏，或裹在耐水的繭裏，可以在海岸上漂流幾天或幾星期不致受傷。以上各種傳播的便利能使鄰近各地的產物起了類化作用，其法有二：第一，物種直接的交換；第二，其他諸島所有共通物種的新分子陸續撿入，使那情境的變遷不致產生形態和色彩的變遷。我們心中既有這些事實做了根據，就可看出西里伯的昆蟲的個性竟比我們合理的期望還要大些。

在本島與其他諸島互相比較時，我所用以比較的材料，將以最著名的各羣，或自己仔細研究過的各羣為限，以期保證其正確無訛。先就鳳蝶科說，西里伯計有二十四種，內中竟有十八種為其

他諸島所無。我們若用這個和婆羅洲去比較，婆羅洲的二十九種當中只有兩種爲他處所無；這種差別的程度真是顯著已極。再就粉蝶科說，那差別的程度就要比較的低些——這大約是由於這一羣更有漫遊的習慣；但在差別上仍舊很是顯著。西里伯所有的三十種當中，有十九種是特殊的，而爪哇（其已知的種類比蘇門答臘或婆羅洲更多）的三十七種當中，卻只有十三種是特殊的種類。斑蝶科雖有大翅，卻不善飛，牠們常到林園中來，着色雖是樸素，往往十分濃厚。我自己的本科採集品計有西里伯的十六種，婆羅洲的十五種；而前者足有十四種是特產，後者卻只有兩種是特產。蛺蝶科是分布很廣的一羣，通常都有健全的翅膀及鮮豔的色彩，在熱帶上很是繁殖，在我們本國則爲「貝母蝶」(Fritillaries)，蛺蝶 (Vanessas) 及紫蝶 (Purple-emperor) 所代表。我在幾個月以前，曾把本羣的東方種類製成一表，凡我自己所發現的新種一概包括在內，所得比較的結果如下：

蛺蝶科的種類	各島特殊的種類	特殊種類的百分比
<u>爪哇</u>	七十.....	二十三.....
		三十三

婆羅洲	五十二
西里伯	四十八
	三十五
	七十三

鞘翅類過於廣泛，至今還有許多羣不曾研究清楚。所以我現在僅僅提出自己新近研究過的一羣，就是「金龜子科」(Cetoniidae 或 Rose-chafers)這一羣甲蟲由於非常美麗的緣故，已被搜羅很多。爪哇的已知種類計有三十七種，而西里伯只有三十種；但前者只有十三種特殊的種類，就是全數百分之三十五，而後者卻有十九種，佔得全數百分之六十三。

以上各項比較所得的結果是：西里伯雖只是一個大島同着四周幾個小島合在一起，而我們卻須實際把牠認作馬來羣島的一個大分部，和那摩鹿加全組或斐律賓全組，和那巴布亞諸島或印度馬來諸島——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及馬來半島——應該佔有同等的位置，及同等的重要。現在我把昆蟲類及鳥類最著名的各科列成左表，用以指示西里伯與其他各組島嶼的比較如下：

鳳蝶科，及粉蝶科，
鷹，鸚鵡，及鴿，

特殊種類的百分比。
特殊種類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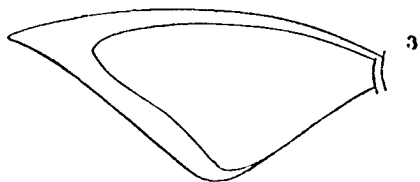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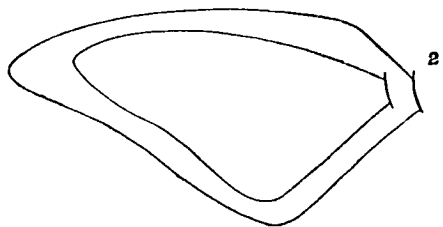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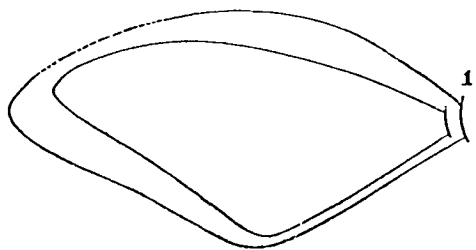
印度馬來地域	五十六	五十四
斐律賓羣島	六十六	七十三
西里伯	六十九	六十
摩鹿加羣島	五十二	六十二
的摩爾羣島	四十二	四十七
巴布亞羣島	六十四	四十七

這些著名的大科很可以代表西里伯動物學上一般的性質，並可表明本島雖在馬來羣島的正中，卻是其中最孤立的一部分。

但是西里伯的昆蟲還有若干現象比這個種類上的個性更要古怪，更要費解。在蝶類當中往往發現一種特別的輪廓，與世界上各地的蝶類顯然有別。這一層在鳳蝶屬 (*Papilio*) 和粉蝶科表現得最爲顯著，其特色在於前翅的輪廓上：或特別彎曲，或在翅底相近處驟生拗折，或翅尖伸長而往往略有鉤形。西里伯所有十四種鳳蝶屬，若和四周諸島最相近的類似種去比較一下，就有十

三種多少都有了這種特色。粉蝶科當有了這種特色的計有十種，蛺蝶科計有四五種。凡西里伯所發現的蝶種差不多都比本島以西諸島的要大得多，比摩鹿加羣島的至少有一樣大，或且更大。這種翅形的差別真是一種最顯著的特色，因為一個地域的全套物種與四周各地相當的各套物種竟有這樣一致的一種差別，真是一件新奇的事情；並且這種差別的程度又是很大，即使沒有仔細去看牠們的着色，也可立刻把西里伯大半的鳳蝶屬和許多粉蝶科同着其他諸島的種類區別出來。

這裏所畫每一對圖形的外面一個都表示西里伯蝴蝶前翅的真大小和真形狀，那裏面一個代表鄰近一島最密切的類似種。圖(1)表示西里伯某種鳳蝶（學名：Papilio demolion）與新嘉坡爪哇兩地某種鳳蝶（學名：Papilio demolion）的比較，一則邊緣很彎，一則邊緣直了許多。圖(2)表示西里伯別一種鳳蝶（學名：Papilio milietus）的翅底忽生拗折，與普通青鳳蝶（學名：Papilio sarpedon）彎曲很微的邊緣互相比較；這青鳳蝶從印度蔓延到新基尼和澳大利亞幾乎一概同形。圖(3)表示西里伯所產（Tachyris zarinda）的伸長的前翅，與西部一切島嶼所產密切



相似的蝶種——[*Tachyris nero*]——的短翅互相比較。以上各項翅形的差別總可算是顯著了，但是我們若再比較牠們全身的形態，還有更顯著的差別哩。

若拿鳥類來做比例，我們就該假定尖長的翅形可以增加飛翔的速率，因為這種翅形就是燕鷗、燕、及疾飛鴿的一種特徵。再就反一面說，那短圓的翅形總是不善飛翔，飛時費力而不如意。因此，我們不妨假定那些有尖翅的蝴蝶格外能夠避免敵物的追擊。但在事實上既無異常繁殖的食蟲鳥，這一層似乎並無多大的需要，然而我們又不能承認這種古怪的特色毫無意義，所以這種特色大約總是過去情境所生的結果，在那過去的時候，本島的動物界大約比現在要豐富得多，現在所有各種孤立的鳥類和哺乳類都可說是從前殘餘的種類；而那時候食蟲類的繁殖，大約就使得這些顯異的大翅蝴蝶不能不有一種出類拔萃的逃避方法。並且這個見解還有一種確證，就是一切身軀藐小的或者着色隱晦的各羣蝴蝶都沒有這種尖長的前翅，而一切生有這種長翅而強壯善飛的各羣卻又沒有別的變化可以看見。所有生了長翅的各羣蝴蝶各已獲得充分的保護，無須再要什麼避免敵物的能力了。不過翅緣上奇特的彎曲及拗折對於飛翔方面究有何用，卻是一個

悶葫蘆呢。

在西里伯的動物學上還有一種奇異的特色也值得我們注意。我且提出本島所缺乏的幾羣動物來說：這幾羣動物在本島兩旁的各地，在印度馬來諸島同摩鹿加羣島都有出現，彷彿是由於某種不可知的原因以致不能插足在這個居間島一般。就鳥類說，「蛙嘴科」(Podargidae)及伯勞科蔓延於全部馬來羣島，並伸入澳大利亞，而在西里伯竟連一個代表都找不出來。再則魚狗科的「魚狗屬」(Oxy)，畫眉科的(Criniger)屬，鷓鴣科的(Rhipidura)屬，以及磯鶉科的(Erythrura)屬，都在摩鹿加羣島同婆羅洲爪哇各地發現出來，而在西里伯竟連這幾屬的一個影子都找不到。再就昆蟲說，「金龜子科」(Rose-chaters)的一大屬——(Lomaptera)——凡介在印度和新基尼中間的各地各島，除了西里伯以外，都有出現。在許多羣動物分布範圍的中心，竟有一片有限的地面忽然缺乏那許多羣動物，雖不是獨一無二的現象，但其顯著的程度，我相信世界上實在再沒有別的地方比得上牠，並且這種現象當然使這個顯著的大島添上許多奇怪的性質。

我在上文所述西里伯自然界種種離奇的事實，一概指示着一種遠古的起源。那絕種動物的

歷史教訓我們說，牠們的分布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異常相似的。那種歷史上有一條定律，就是：凡一地方的產物，在互相連接的各時代，總是彼此相似，正如這地方與一切互相接近的各地方的產物往往彼此相似一般；反過來說，一地方的產物，在互相隔絕的各時代，總是彼此懸殊，正如這地方與互相隔絕的各地方的產物往往彼此懸殊一般。所以我們所下的結論當然是說：物種的變遷，尤其是屬及科的變遷，的確是時間上的事情。不過時間這個東西，也許在一個地方產生了物種的變遷，而在別個地方，那物種的各種形態也許比較的經久一些，或者這兩個地方的變遷的進行，速率雖則相等，而情形卻不相同。所以一地方產物上個性的大小，無論如何總可用作那地方與四周各地隔絕的時間的量尺，而有相當的確度。我們用這個標準判斷起來，西里伯當然可說是馬來羣島當中一個最古的部分。大約牠的起源不但遠在婆羅洲爪哇及蘇門答臘未曾與大洲分離以前，並且還要遠在以上諸島未曾上升成陸以前。必須有了這個遠古的起源方纔可以解釋牠目前所有大宗動物的形態。這些形態和印度或澳大利亞絕無關係，反而和非洲有了關係；並且我們從此又懸想到印度洋中從前也許有一個大洲存在，那個大洲也許就是連絡這兩方的橋梁。還有一樁古

怪的事實，就是由那狐猴一科古怪的四手類之分布，早已有入想到這樣一個大洲是必有的了。這些動物的首府原在馬達加斯加境內，但在非洲，錫蘭，印度，並馬來羣島以內遠至西里伯爲止，都有出現，而西里伯就是牠們極東伸張的所在。希拉忒博士 (Dr. Schlater) 已經提出這個假設的大洲是連絡這些遠隔的各地，以爲牠從前的存在確爲瑪斯卡林諸島 (Mascarene islands) 與馬爾代夫一組珊瑚島 (Maldivic coral group) 所表示出來，並且替牠取名爲「狐猴洲」 (Lemuria)。我們雖則不必認定從前存在的大洲正是這個模樣，但是我們研究動物分布的學者必須從西里伯的奇特孤立的動物界看出一個大洲確曾存在的許多證據，而且這些動物的祖先以及其他許多居間形態的祖先，都從那裏來的。(3)

我在上面綜述西里伯自然界各項最顯著的特色時，往往涉及細節瑣事，恐怕對於一般讀者不能發生興趣；這是我很不得已的地方，因爲我不如此，我的解釋就要失了許多力量和價值。我所以能夠證明西里伯所具各項異常的特色，就是用着這些細節做根據的。牠的位置雖在馬來羣島的正中，並且四周又有許多島嶼緊緊包圍着牠，但是牠的產物竟具高度的個性，與四周諸島繁複

豐饒的產物大不相同。島上物種的實數雖很貧乏，而特殊的形態卻是異常豐富，內中有許多是奇特的或是美麗的，並且有些又絕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東西。有若干羣昆蟲若和四周諸島的昆蟲比較起來，可以看出牠們的輪廓統有相似的變化，暗示着某種共同的原因，這種原因在其他各地似乎從來不會發生那種作用。所以西里伯對於我們研究動物分布的人確是一個最有趣並且最顯著的實例。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地球上目前動物分布的狀況就是地表所受一切比較新近的變動的結果；我們仔細研究了動物分佈的各種現象，有時候很可以把那些過去的變動確切的演繹出來。我們對於的摩爾羣島的那些變動，因為情形上比較簡單的緣故，把牠確切的演繹出來是有幾分把握的。但在西里伯的複雜情形之下，我們卻只能表示那些變動的一般性質，因為我們現在所看見的結果，並不是單一的或新近的變動的結果，實在是東半球目前陸地分布狀況所由發生的全部比較新近的變動的結果。

註(1)近來邁爾博士(Dr. B. Meyer)以及其他博物學家曾在西里伯島及四周小島屢次搜羅，鳥類的總數已加到四百種相近，內中有二百八十八種是陸棲鳥。

註(2)近來已有(*C. Jomina neglecta*)一種，先發現於薩拉羣島，後由邁恩博士(Dr. Meyen)在四里伯發現。

註(3)我近來的結論是：要解釋這些事實，無須有所謂狐猴洲這種連絡的陸地。(看我的鳥嶼生物三九五頁及四二七頁)。

#7
302214
(1)

302214

(1)



S

馬來群島遊記

下

窩雷斯著
呂金錄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 R. Wallace 著
孫逸殊 校
呂金錄 譯

馬來羣島遊記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種東方鼯[Cuscus ornatus] (參看頁523)



三錐蟬科雄甲蟲相門 (參看頁633)



黑色白鸚的頭部(參看頁5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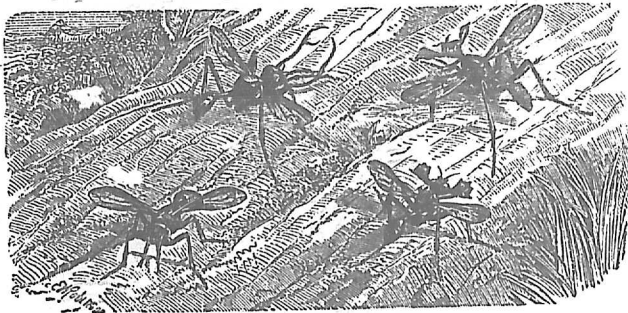
製陶用的雕花器械(參看頁668—9)



新基尼的巴布亞人(參看頁655)



巴布亞人的煙管(參看頁658)



有角蒼蠅(參看頁660-1)

鹿角蠅

窩雷斯蠅(*Elaphomyia wallacei*)

短角蠅

藥角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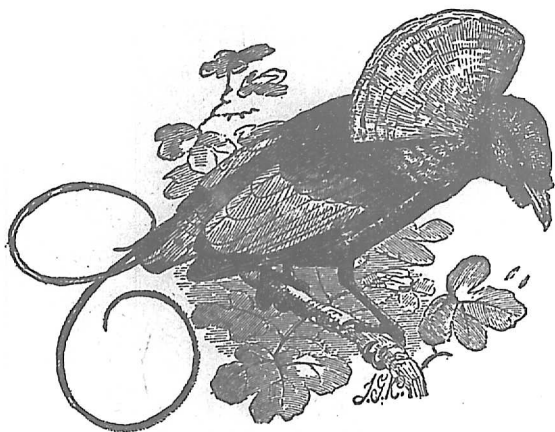


窩雷斯在威濟烏柏塞村的住屋
(參看頁 6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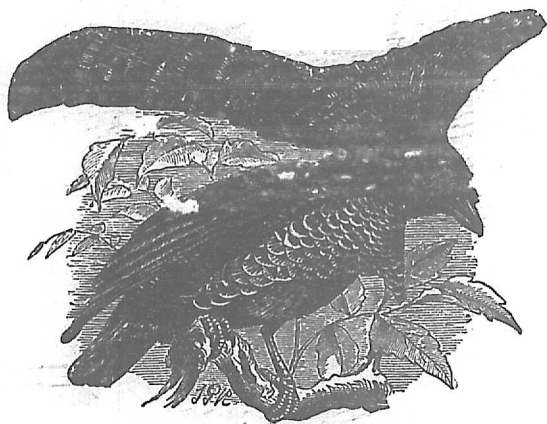
馬來鏞 (參看頁 7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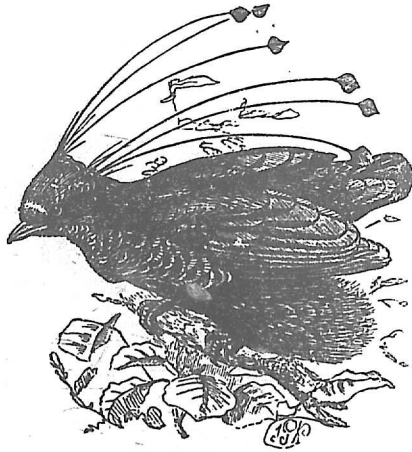
巴布亞人圖掛
頸上的護身符
(參看頁 769)



華麗風鳥(參看頁 72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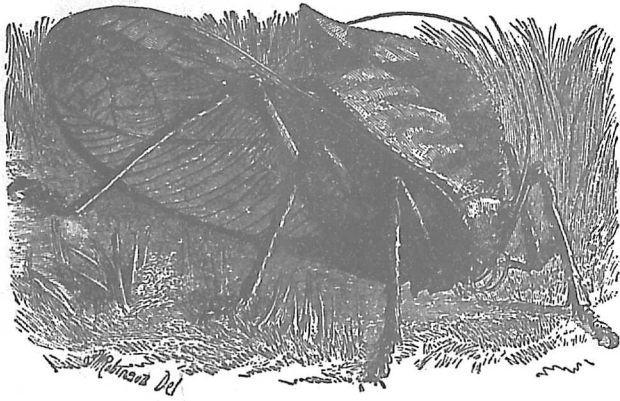
優雅風鳥(參看頁 7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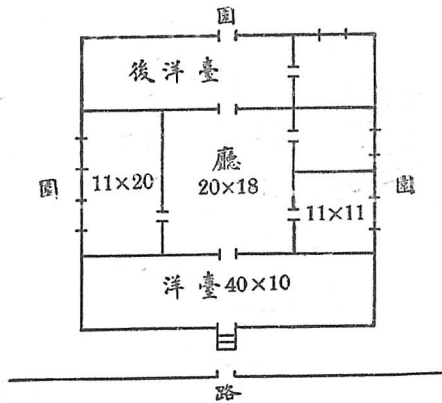
六羽風鳥(參看頁733)



長尾風鳥(參看頁733)



大盾蚌鱈 (Megalodon ensifer) (參看頁 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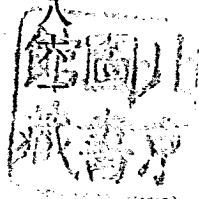


窩雷斯在德拿特的住屋平面圖
(參看頁 411-2)

第五編 摩鹿加羣島遊記

第一章 班達（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一八五九年五月，及一八五九年四月）

我從馬加撒坐到班達(Banda)同安波衣拿(Ambon)的荷蘭郵船很是寬敞舒服，但在極好的天氣每小時只能走六哩。船上除我以外只有三個乘客，所以我們的艙位很爲寬裕，舒服的情形得未曾有。船上各種的布置和英格蘭或印度的輪船略有不同。艙客各自帶有僕人，並無侍者伺候；膳務員只照料客廳同食堂。上午六時備有咖啡或茶。自七時至八時備有茶、蛋、鱈魚等項的早點心。十時送上葡萄酒，杜松子燒酒，及苦啤酒，彷彿是十一時午餐的一種開胃物，那午餐很是豐厚，比晚餐只少一個湯。下午三時擺上茶同咖啡；五時再有苦啤酒等等；至六時半乃進晚餐，兼有啤酒及紅葡萄酒，後在八時以茶及咖啡爲殿。而啤酒及汽水又可隨時叫喚，故沈悶的航程不致沒有美味的興奮物來消遣了。



我們第一個停泊的地方就是的摩爾大島西端的庫旁。從庫旁開船以後，沿島航行幾百哩，時時看見一帶一帶植物稀疏的邱陵，向後一重高似一重，一直高到六七千呎。我們的輪船轉向班達出發以後，挨過浦羅坎丙（Pulo-Cambing），味忒（Wetter），同洛馬（Roma），都是荒涼裸出的火山島，幾乎和亞登一樣的不足動人，與馬來羣島一般青葱鬱鬱的景象截然相反。再過兩天，我們就到了火山區的班達，密匝匝的蓋着蒼鬱蒼翠的林莽，那澳大利亞中部平原所吹來的旱風顯已無力及此。班達是一個可愛的小地方，由三個島嶼縮成一個平穩的港口，看不見有什麼出路，海水非常澄澈，七八呎深的海底火山沙上的活珊瑚以至極小的東西都是歷歷可見。有一個島有時時吐煙的火山聳出圓錐形的秃峯來，其餘兩個較大的島卻有茂盛的植物蔓延到邱陵的頂尖。

我上岸以後，走上一條美徑，直達島上最高的地點，風景很是雄壯，設有一個電報局。下面就是小城，內有紅瓦白牆的屋宇以及土人的茅舍，有一邊以葡萄牙人的古堡為界。遠在半哩左右以外，有一較大的島嶼，形如馬蹄鐵，由一帶陡峻的邱陵構成，上有茂林及荳蔻園；再在小城對面，近在咫尺的就是火山，為一完整的圓錐峯，只在下層斜坡上有稀疏蒼翠的叢林。峯上向北的一側略有凹

凸，在高坡上露出一個小罅或小縫，時時吐出兩股煙來，而從四周崎嶇的表面以及山頂近旁的幾處也有一些煙上升而出。山峯的上部厚厚蓋着一種白色的風化物（大約是硫磺）和那一條一條狹小垂直的黑色水溝互相輝映。上升的煙結成一團煙雲，在安靜的溼天氣中散出一個大天篷，遮沒了山頂。但在夜間及早晨，這種煙往往直升而上，於是全山的外形畢露出來。

我們必須實地看了活火山以後，纔知火山真是雄奇可驚。那永不竭的火時時從這荒涼的秃峯吐出硫磺性的濃煙：試問這種火是從那裏來的呢？那偉大的力量從前創造了這個山峯，至今時時在山峯附近發生地震：這種力量又從那裏來呢？凡是從小知道有火山地震的人總不覺得火山地震是十二分的奇怪。只有北歐各地的居民平日看見地球本是一個安定的東西。他們一生的經驗只知地球是固定的，只知岩石裏面有水而無火；而且一切地球的主要特徵在他們境內一切高山上面都有表現出來。所以火山這一樁事實對於他們全部的經驗完全相反；牠的性質極其可怕，如果牠是地上的通例而不是例外的話，這個地球就要不能居住了；而且牠的現象又極其奇怪。如果牠在目前還是初次發現的話，恐怕有人證明牠是某處所發生的自然現象，也決沒有人肯相

信了。

這個小島的頂尖全由一種高度結晶的雪花岩構成；稍低一點就是堅硬成層的板狀沙岩，在海濱上則有巨塊的熔岩與整堆白色的珊瑚石灰岩。而那較大的一島有珊瑚岩從海濱直到三四百呎的高度，三四百呎以上則爲熔岩及雪花岩。所以這一層似乎是可能的：這一小組所有四個島嶼就是從前整個地域的碎片，這個地域從前大約和西蘭相連，後來方爲創造火山圓錐峯的力量所破裂，以致互相分離。我在後來有一次往遊那個較大的島嶼時，看見一大片地面蓋有魁偉的林木，雖已枯萎，卻未倒地。這就是兩年前那次大地震的一種記載，那次地震發生的時候，海水洶涌而來，泛濫於這一片地面，毀壞了一切低地上的植物。這地方差不多逐年都有一次地震，每隔幾年又有一次大地震，坍倒若干房屋，並且把港口上的船隻涌到街上來。

這幾個小島面積既小，位置又孤立，兼有這種地震引起許多損失，卻是世界上主要的荳蔻園。對於荷蘭政府一向大有利益。荳蔻樹幾乎栽植遍地，上有巍峨的「加那利樹」（Kanary trees 學名：Kanarium commune）爲之遮蔭。這些島嶼所有輕鬆的火山泥，樹木的遮蔭，過度的潮溼，

——一年之中每個月多少有雨降臨——對於荳蔻樹似乎非常相宜，並且不需肥料與人工。花果兩項全年都有，凡新嘉坡及檳榔嶼的荳蔻種植家勉強仿種的梨植制度所由失敗的那些病害也絕無發生。

人工栽植的植物比荳蔻樹更美麗的實在不多。牠們的形狀很是優秀，樹葉光澤，樹身高到二十或三十呎，滿樹開着黃色的小花。果實的大小及色彩與桃相同，而形狀卻是橢圓。果實內部在未成熟時原是一團堅韌多肉的東西，等到成熟裂開以後，露出裏面一顆暗棕色的堅果，遮以一層深紅色的外皮，最是美麗。堅果的中心藏着種子，就是商業上的荳蔻，種子外面包着一層堅硬的薄殼。班達的大鴿慣吃這種堅果，卻只消化了外皮，整個堅果依舊連同種子排洩出來。

這種荳蔻的商業一向都由荷蘭政府絕對的專利經營，但我回國以後，這種專利大約已有一部或全部廢除，據我看來，那種措置大為失當，且亦不必。理由正常的專利實在很多，荳蔻的專利就可說是正常的一種。荷蘭這樣的小國，對於遠方寶貴的殖民地當然應該加意維護，她所佔領的一個小島，假如有一種貴重的產品——但非生活上的必需品——可以不勞而獲的時候，這種產品

的專利幾乎可說是國家應盡的職務。專利以後對於他人並無損害，而對於本國及其殖民地的全部人民則有大利，因為國家專利的生產可以減輕人民負擔的賦稅。如果荷蘭政府自始即抱放任主義，不把班達的荳蔻商業收入掌握之中，這幾個小島大約早已全部變為一個或幾個大資本家的私產了。所以結果還是一種專利——因為世界上無論何處都不能出產班達這樣便宜的荳蔻——只是專利的利益不歸於全國，而歸於少數人罷了。要指證國家的專利有時即是國家的職務，不妨假設澳大利亞的金鑛不在澳大利亞發現，卻被我們某一隻船在某一個小小的荒島上發現出來。這時候國家對於這種金鑛的保管和開採顯然成爲國家的職務，因為收歸國有以後，國家既有大宗的收入，即可減輕人民的賦稅，而全國人民即可公平享受其利益；如果單在島上設置政府，對於自由貿易不加禁止，則在當初競爭金鑛時，種種罪惡當然層出不窮，後來還是變成某富商或某公司的專利，其大宗的收入不能由全體人民平均受到利益。班達的荳蔻與邦加 (Banca)的錫鑛頗有幾分和這個假設的情形相似，如果荷蘭政府拋棄他們的專利，我認爲是很失當的。

再則荷蘭人因爲要把荳蔻和丁香的種植限制於一二個容易保障專利的島嶼，竟將許多島

喚的荳蔻和丁香盡數撲滅；這一層雖則惹起許多合理的反對，但根據上文的原理卻有辯護的餘地，並且和我們自己維持到新近爲止的許多專利事業比較起來，也當然要好得多。荳蔻和丁香並不是生活上的必需品；摩鹿加羣島的土人甚且並不用作香料，這兩種樹撲滅以後，不致有人受到實際的或永久的損害，因爲這些島嶼可以栽植的農作物總有一百種上下，就價值方面說，正和荳蔻丁香相同，再就社會方面說，的確比荳蔻丁香還要好得多。他們這一件事情和我們禁止英格蘭栽植烟草以求增加賦稅正可相提並論，就道德和經濟兩方面說，彼此絕無高下可分。至於我們從前在印度經營多時的食鹽專利就要壞了許多。凡是我們保存着日用品徵稅的制度的時候——這種制度在實行上既需大批的官吏與防海隊，而且造成許多純粹法律上的罪惡——我們如果憤恨荷蘭人的行爲，真是荒謬已極，因爲他們在東方領土內所設施的制度，着實比較的合理，比較的可利無弊呢。我十二分歡迎那些反對的人指出荷蘭政府荳蔻專利的行爲所有直接發生的任何身心兩方面的罪惡來。但是我們所有各種專利及禁制的結果卻逃不了這些罪惡。(1) 原來這種實驗的條件是完全不同的。凡是高等民族統治低等民族的時候，真正高等民族的『理財學』

(“political economy”) 斷斷不能實現。這種「理財學」應用於低等民族的結果總是低等民族的滅亡或墮落。可見牠的應用確有種種必要的條件，而人民的精神上同社會上的融和大約就是條件之一。我對於這個問題，將在敘述德拿特——一個舊時以香料馳名的島嶼——的一章再有說及。

班達士人的血族很是混雜，至少有四分之三大約都是雜種，雜有多少不等的馬來人，巴布亞人，阿刺伯人，葡萄牙人，同荷蘭人的成分。就大部分人口而論，馬來人與巴布亞人的成分為其基礎，而巴布亞人的特徵尤為顯著：例如皮膚的暗黑，特別的面貌，以及多少有些鬚曲的頭髮都是。班達的土著顯係巴布亞人；至今還有一部分存在於克厄諸島 (Ke islands)，當葡萄牙人最初佔領本島時，他們就遷到那裏去。他們常被大家認作馬來種族與巴布亞種族中間過渡的形態，其實只是那兩種人的混合種。

班達的動物雖則很少，卻很有趣。除蝙蝠以外，這幾個島嶼大約沒有真正固有的哺乳類。摩鹿加鹿與豬大約為人類所輸入。一種東方鼯也有發現，因為不是由人類輸入的緣故，也許可說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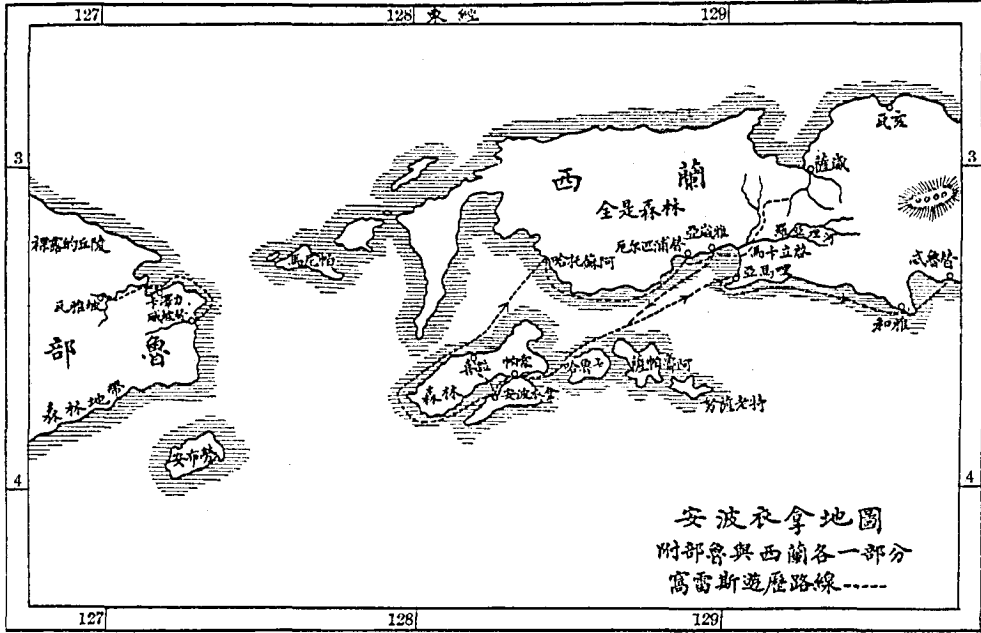
正固有的動物。對於鳥類方面，我在三次遊歷中（每次住一、二天）一共採集八種，而荷蘭的各採集家又加上另外幾種。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那精美的食果鴿（學名：*Carpophaga concinna*），以豈蔻的外皮養生，蘇蘇的鳴聲時時震人耳鼓。這種鴿在班達及克厄與馬他貝羅（*Matabelle*）諸島都有出現，而在西蘭或其他任何較大的島嶼卻無出現，那些大島棲有類似而大不同的鴿。還有一種美麗巧小的食果家鴿（學名：*Ptilonopus diadematus*）則為班達的特產。

註（一）我在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八日每日新聞（*Daily News*）的國會報告，看到下面這一段文字：『窩牧伯爵（*Baron H. de Worms*）謂錫蘭的紐瓦拉以利雅區（*Newara Eliya district*）確因欠繳穀物稅而舉行土地拍賣，其影響及於一萬零二百八十三個另婦小孩，又謂九百八十一人因此貧病而死，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則苟延殘喘，一貧如洗。』這是官場所報告的我們徵收人民糧食稅的一個結果。當時我們的立法者將他看做十分嚴重的事件，聽了報告以後，似乎毫不介意。但是我們竟敢痛罵三世以前荷蘭人的撲滅香料樹——當時他們對於香料樹原有公平的賠償，而且撲滅的結果對於耕種者大約又是利多害少！（看本編第三章。）

第二章 安波衣拿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一八五九年十月，及一八六〇年二月)

我們從班達坐船二十小時即到安波衣拿。安波衣拿爲摩鹿加羣島的首城，亦爲東方最古的歐洲殖民地之一。全島由兩半島構成，幾乎爲兩個海灣所分離，靠近東端相連處爲一段泥沙的地頸，大約只有一哩闊。西面的海灣有幾哩長，爲一良港，安波衣拿本城剛在海灣的南岸上。我帶了介紹信去看摩奈克醫士 (Dr. Molnik)，他是摩鹿加羣島的領袖醫官，籍隸德國，係一博物學者。他對於英文能讀能寫，而不能說，他的不長於學話和我相似，所以我們只好用法語對談。我在安波衣拿城內時，承他給我一間房子居住，又給我介紹於他的後輩匈牙利人 多爾沙爾醫士 (Dr. Doleschall)。他亦是昆蟲學者。多爾沙爾醫士尙是青年，天資聰穎，性情最爲和善，不幸癆瘵待斃，僅能服務而已。摩奈克醫士常晚陪我往見總督哥爾德曼先生 (Mr. Goldmann)，總督厚意相待，並願盡力幫忙。安波衣拿本城只有少數的大街與直角交叉的馬路，統用有花灌木的籬笆爲界。



又有一帶村屋同茅舍圍在棕櫚樹同果樹的中心。各方差不多都有山阜做着背景，而在早晨或晚上散步於近郊一帶的鋪沙馬路及有蔭的小巷之中尤其有趣。

島上並無活火山；從前雖有幾次猛烈的地震——將來也許難免——而在目前卻沒有什麼地震。從前芬納爾先生（Mr. William Funnell）與披爾在一七〇五年航行於南洋（South Seas）時曾說：『我們停在這裏「安波衣拿」的時候，曾有一次大地震，連續兩日，釀成大災；因為地面破裂多處，吞沒若干屋舍及其全家。後來掘出若干人，大半都已死了，又有許多因為房屋坍倒，都已斷腿折臂。城牆破裂若干處，當初我們以為這座城堡和一切屋舍都要倒下來。我們駐足的地面高擁而上有如海浪一般，但是我們附近一帶都沒損害。』再則本島西端一座火山的爆發也有許多記載。在一六七四年的一次爆發毀滅一個村莊。一六九四年又有一次爆發。一七九七年噴出許多蒸汽和熱力。一八一六，一八二〇，及一八二四那幾年，也有爆發，據說一八二四年的爆發並且噴出一個新噴口來。但是這些地下火的行動大有變遷，故從最後一次的爆發以後，一切爆發的朕兆早已完全停止，以致安波衣拿一般消息最靈通的歐洲人都說他們一向不曾聽說島上有什麼

火山。

我在預備往遊內地以前所度的幾天，與兩醫士同住很有趣，他們性情和善，學識宏富，對於昆蟲學又很熱心，祇因職務匆忙，對於採集方面差不多完全靠着本地的採集者。多爾沙爾醫士所研究的以蒼蠅和蜘蛛為主，但也採集蝶類同蛾類，我見他的箱內藏有濃綠色的「馬來巨蝶」（學名：*Ornithoptera priamus*）同淺藍色的鳳蝶（學名：*Papilio nlyses*），與本島所有其他多種的美蝶。摩奈克醫士專門研究甲蟲，僑居於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日本，及安波衣拿各地多年，製成大宗的採集品。其中日本的採集品特別有趣，含有北部各地精緻的「蚊屬」（*Carabi*），與熱帶上豔麗的吉丁蟲科同「長鬚甲蟲」（*Longicornis*）。他曾從長崎由陸地直到澤多（*Yeddo*），對於日本的人情風俗，以及日本的地質，形勢，生物，都很熟悉。他取出自己所搜集的彩色木版圖給我，這些木版圖很是便宜，每張的賣價不到一個「法尋」（*farthing*），畫的是日本各地的風景和風俗，雖不工細，卻很特別，有些又很有趣。日本植物的彩色圖，他也搜藏得很多，係一日本女士所繪，巧妙無比。舉凡一莖，一梗，一葉都用一筆畫出，雖極繁複的植物莫不惟妙惟肖。而且梗葉的

相接處畫來也極合於科學。

我決意要往本島北半部內地新墾的栽植地上一所小舍中去住三星期，先將一切物件預備妥當，再費若干手續僱得一隻小船及船夫，（因為安波衣拿土人懶得可怕，）以便渡海而往。我們駛上內河似的港灣，海水的澄清使我看見以前未曾見到的一種最古怪最美麗的情形。水中絡繹不斷的珊瑚，海絨，菟葵蓆（Actiniae），及其他海洋的產物，形態離奇，色彩鮮豔，把海底遮得一絲不漏。海水大約從二十呎深到五十呎，海底起伏不平，到處都有岩石，裂罅，小邱，小谷，那些動物的森林隨着形勢生長起來。其中出沒無常的還有許多藍色，紅色，同黃色的魚類，或有斑點，或有條紋，最是光怪陸離，而浮近水面的又有橙色或粉紅色的透明大水母。這就是我注視多時的景緻，其美麗與有趣難以筆墨形容；又有一時比我一向所讀過的珊瑚海的奇觀還要美麗許多。就海洋產物，珊瑚，介壳，與魚類的豐富而論，世界上無論何處大約都比不上這個安波衣拿港灣。

有一條康莊大道從港灣的北岸穿過濕地，墾地，森林，越過一阜，一谷，通到本島的北岸；珊瑚岩時時從深深的紅泥中聳出，這種紅泥填滿一切罅穴，而各處的平原和阜側也多少總有珊瑚岩掩

蓋着。森林植物最是茂盛；羊齒同棕櫚極其豐富，攀緣藤的繁殖尤爲見所未見。我所住居的小舍位於大片的墾地中，這片墾地大約有一百英畝的面積，有一部分已經栽種幼穉的「朱古力樹」，上有某種芭蕉（plantain）爲之遮蔭，而其餘的地面卻放着燒焦的枯樹；還有一邊有一帶樹木剛已砍下，尙未經火。沿着這墾地的一邊有一條小徑和大道相接，穿入原生林，越過邱谷，通到本島的北岸。

我的住宅只是一所小草舍，前有開朗的洋臺，後有黑暗的小臥室。這草舍搭在樁柱上，離地大約五呎，用一粗梯通上洋臺。牆壁及地板用竹做成，舍內計有一桌，一牀，及兩竹椅。我急忙佈置妥當，即往新近砍倒的樹木中間搜尋昆蟲，這些樹木上面聚集着象蟲科，「長鬚甲蟲」及吉丁蟲科，大半都有非常雅緻的形態或非常燦爛的色澤，並且幾乎全是新種。我在樹樞同樹皮當中冒熱搜尋若干小時，每隔幾分鐘都有歐洲採集家所未見的昆蟲可以捉獲；我心中的快樂的確只有昆蟲學者才能體會呢。

在森林中陰涼的小徑上有許多美蝶，其中最顯著的就是一種有光輝的藍色鳳蝶（學名：

Papilio ulyses)。這種鳳蝶當時在歐洲雖以為奇，而在安波衣拿卻很普通，不過完好的標本很不易得，有許多翅上都有破敗。牠飛的時候只是微微的上下波動，而其魁偉燦爛則為博物學家所見最有熱帶模樣的昆蟲之一。

安波衣拿的甲蟲與馬加撒截然相反：後者往往纖小而隱晦，前者則魁偉而燦爛。就大體上看來，安波衣拿的昆蟲與阿盧羣島 (*Aru Islands*) 最是相似，但彼此的種往往各別；有些種類雖然相似到十二分，但安波衣拿的種類總比較的魁偉些，燦爛些，所以我們不免要下一個結論說，傳播於比較惡劣的土壤和氣候裏面的種類，已經退化為比較隱晦的形態了。

通常入夜以後，我都坐在洋臺上看書，預備捕捉那些被燈光攝引而來的昆蟲。有一夜九時左右，我聽見上面有一種古怪的沙沙聲，似乎有什麼大的動物在屋篷上慢慢爬行而過。過了一會，那種聲音就停止了，我就不去理會牠，上牀睡覺。次日下午剛在晚餐以前，我因為日間工作疲倦，手持一書躺在牀上，仰頭一看，忽然看見頭上有一大團東西，是我先前所不注意到的。我仔細一看，看出黃黑兩色的斑紋，想是一個嵌在脊樑和屋篷中間的玳瑁殼。看到後來卻變出一條大蛇，盤成一團，

蛇頭與蛇目位於正中。於是昨夜的聲音方才明白過來。這一條蟒蛇原從屋柱爬上，爬到屋簷底下，盤在一個舒服的位置，和我的頭只相隔一碼，而我竟已在牠下面安然睡了一夜。

我喚上兩個童子——他們正在屋下剝製鳥皮——並且說道，「這裏有一條大蛇盤在屋簷底下；但我指給他們看了以後，他們立刻避到屋外，並且叫我趕快逃避。我看他們怕去動手，就往栽植地上叫些工人來，一共來了六人在屋外磋商着。內中有一部魯人——部魯多產大蛇——說他自己可以將蛇取下，一面認真的着手做事。他用藤做出一個堅固的活結，拿在一隻手裏，別一隻手拿着一條長棒去撥動大蛇，那大蛇方才慢慢展開。他把活結套過蛇頭，絡住蛇身，用力拉下，那大蛇捲在椅上柱上來抵抗，雙方起了一場惡鬥，後來那人抓住蛇尾，急忙衝出屋外（他衝得很快，那大蛇似乎被嚇呆了），想把蛇頭撞在樹上。不料他一失手，大蛇鑽入近旁一株倒地的枯樹幹底下。他再把大蛇撥出，再抓蛇尾，急忙拖蛇而跑，一迴轉就把蛇頭撞在樹上，再用一斧結果牠的性命。這大蛇約有十二呎長，而且極粗，能夠吞下一隻狗或一個小孩。

我在這裏捕獲的鳥類並不很多。最顯異的有猩紅色的「刷舌鸚」(Lory 學名: *Bos rubra*)，



拖 大 蛇

網球拍尾的魚狗



——一種刷形舌的長尾鸚——很是繁殖。牠們成羣的飛到栽植地附近，棲在有花的樹上吃花蜜。又有尾似網球拍的安波衣拿的魚狗（學名：*Tanyptera nis*），我也捕得一二隻，爲魚狗科中最奇特最美麗的一種。牠們和一切魚狗（常爲短尾）不同的地方在於兩枝正中的尾羽極其狹長，而未端又放大爲羹匙形。牠們主要的食物就是昆蟲和軟體動物。牠們從高處飛到地面啄取那些動物，正和普通魚狗掠水啄魚一般。牠們所棲息的地域限於摩鹿加羣島、新基尼及北澳大利亞。現在已知的種類約有十種，彼此都很相似，但各地的種類各有充分的區別。安波衣拿所產的一種——書上描着一個很正確的圖形——就是最大最美的種類之一。牠從嘴端直到長尾羽的末端足足有十七吋長；嘴爲珊瑚紅色，腹面爲純白色，脊與兩翼爲深紫色，兩肩、頭部、後頸及脊與兩翼的上部的若干斑點，則爲純粹的蒼藍色。尾爲白色，而羽毛的邊緣各爲絲藍色，長尾羽的狹長部則爲濃藍色。這種魚狗確是完全的新種，其學名由格雷先生（*Mr. G. R. Gray*）所定。

我在聖誕夕回到安波衣拿城，與我友摩奈克醫士再同住十天左右。總計此次離城不過二十日，內中又有五六日因爲天氣太濕，自身又有瘡疾，不曾做事，但是我所製成的昆蟲採集品倒很不

錯，在這短促的時間，獲這許多魁偉燦爛的種類，確爲前此所未有。我所採集的金屬色的吉丁蟲科已有美麗的十二種上下，但醫士的採集品卻比我多出很精緻的四五種，故安波衣拿所有這一羣昆蟲的種類大約是很豐富的。

我住在城內的時候，對於荷蘭殖民地內歐洲人的生活狀況，獲得一個觀察的機會。他們所有種種風俗都隨氣候而起，和我們的熱帶殖民地內的歐洲人大不相同。一切事務大約都在上午七時至十二時舉辦，下午休息，夜間會友。在日中炎熱時，無論居家或且聚餐，都穿一套寬大的布衣，在出門時或在夜間，也只加上一套歐式的薄衣。他們在日落以後往外散步都是禿頭，只在正式會客時方才戴上黑帽。所以他們的生活極其方便，對於氣候所感受的疲勞和煩悶可以大大減少。聖誕日不很注重，但在元旦卻有正式的和祝賀的訪問，約在日落以後我們都往總督家裏去，男女來賓羣集於此。茶同咖啡遞上一周，——普通敬客的物品，——雪茄烟也隨同遞上，因爲荷蘭各殖民地無論何時都不禁止吸烟，在未入筵以前，雖有一半是女賓，大家也要吸烟。還有一種新基尼的稀罕的黑色刷舌鸚（學名：*Chalopsitta atris*），我也在此初次看見。牠的羽毛頗有光輝，稍着黃紫兩

色，嘴與腳全爲黑色。

住在城內的安波衣拿土人是一種半開化奇異民族，性情懶惰，血族混雜，至少兼有葡萄牙人、馬來人、與巴布亞人或西蘭人三種民族的血族，偶或雜有中國人或荷蘭人的血族。葡萄牙人的血族在老基督教徒的土人中顯然最爲濃厚，無論面貌、習慣，以及馬來語——他們現有的語言——中所遺留的許多葡萄牙字，都有表現出來。他們有一種特式的衣服，就是一件緊窄的白襯衫，一條黑袴，和一件黑衫，是在他們自己相處的時候所穿的。婦女們似乎喜歡穿那全黑的衣服。在節日及聖日（Holy days），男人卻一律穿起燕尾服，戴起高帽，一切穿戴無非摹仿歐人時髦服裝的荒唐的格式。他們雖是新教徒，而在宴會同婚禮卻保存着天主教的儀節和音樂，雜以本地土番的鐺聲同跳舞。他們雖與荷蘭人相處二百五十餘年，而語言中所含葡萄牙語仍比荷蘭語要來得多；甚且許多鳥樹，與各種事物的名稱也顯然是葡萄牙語。他們這一族人從前拓殖的能力似乎非常偉大，在他們所征服的或暫居的各地似乎都能傳播本族的特色。在安波衣拿郊外還有一個土著馬來人的村莊，他們信奉回教，說一種特別的語言，與西蘭語馬來語都有關連。他們大半都是漁夫，據說

比基督教的土人更爲勤勉而且誠實。

我在星期日承某先生相邀，往看他所製成介殼和魚類的標本。魚類的複雜和美麗，大約爲全世界各處魚類所不及。荷蘭的魚類學名家布蕾克爾博士（Dr. Bleeker）曾製出安波衣拿所發現的魚類的目錄，計有七百八十種，和歐洲一切海洋及河流所發現的魚類幾乎相等。其中一大部分都有燦爛的色彩，並有純粹的黃、紅、藍的條紋和斑點；而形態方面尤其離奇複雜。介殼也很繁夥，並且含有世界上最優美的種類。而馬珂屬與牡蠣屬的色彩的紛歧美麗尤其使我驚訝。在安波衣拿境內，介殼久已成爲一種商品。有許多土人專以搜尋並洗刷介殼爲業，並且每一遊客差不多都要帶一宗介殼回去。所以結果是：許多比較普通的種類，在鑒賞家眼裏看來，簡直不值一錢，以致種種美麗而普通的雞心螺屬，子安貝，及樞螺，在倫敦街上只賣一便士一枚，這都是安波衣拿這個遠島的土產，而島上的賣價反而沒有那樣便宜。魚類的採集品一概好好的保存在玻璃瓶內，介殼則排列於一隻大而淺的木髓箱內，墊以白紙，一一用線縛牢。我大略一算，介殼大約有一千種，計有一萬枚上下，至於安波衣拿的魚類幾已採集完全。

我於一月四日從安波衣拿動身往德拿特去；兩年以後，在一八五九年十月，我從涓納多回來，又在安波衣拿城內住一個月，租得一所小屋，把北西里伯、德拿特及濟盧盧各地所製大宗複雜的採集品一一分類裝包。於是我從安波衣拿第一次往遊西蘭。後來再回安波衣拿預備再往西蘭遊歷的時候，我在帕索(Pago)竟住了兩個月。帕索位於安波衣拿地頭的東岸，地面多沙，遠望哈魯卡島(Haruka)，一片汪洋大海極有可觀。地頭西部有一小河，在東部以一淺水運河相連，直達高潮標相近為止。介在運河與海面中間有一小片略微高擁的沙地，一切小舟及小「普牢船」(Praus)很可以在沙地上拖過去，並且西蘭薩帕魯阿(Saparua)及哈魯卡諸島運來的小宗貨物也都取道帕索而往。運河因為有這片沙地相隔，所以不能通海，這片沙地即使鑿通以後，只消經過一次大潮又要淤積不通，而變成現在這樣的沙岸。

從前有人對我說起帕索的某種「馬來巨蝶」(學名: *Ornithoptera priamus*) 以及尾似網球拍的魚狗，頸部有彩色圈的「刷舌鸚」都很豐富。我到了帕索以後，才知採集「馬來巨蝶」的時機早已過去；對於鳥類方面，我雖獲得很好的幾隻，並有上面所說的一二隻，但是一切鳥類都很

缺少。我在此捉得一種長臂的金龜子科 (Chafar 學名: *Euchirus longimanus*)，自覺十分可喜。這種奇特的甲蟲最難捕捉，只有土人在早上走到棕櫚樹下去取盛滿樹液的竹筒之時，看見牠正在那裏吃樹液，才能把牠捉來。有時候，土人每天送來一二隻，常是活的。這種甲蟲很是懶惰，常以粗大的前肢懶散地拖步而前。本編後面第九章有一附圖描畫這一種和另外幾種摩鹿加羣島的甲蟲。

我在帕索害着炎性的發疹，一則因為壁蝨時時來咬，——這種小壁蝨和秋蟬相似，本為西蘭森林中著名的產物——再則因為島上缺乏滋補的食品。又有一時我滿身生出大瘡，臉上，頰上，腋下，肘節，背上，腿上，膝上，和腳踝，無處不有，以致坐臥不安，舉步為難。這些大瘡連續到幾個星期，舊瘡才好，新瘡又發；但我注意衛生，時時去洗海水浴，終究把牠們醫好了。

約在一月末尾，阿倫查理士——從前曾在麻刺甲和婆羅洲各地做過我的助手——又來幫我做事，訂定三年為期。我身體稍稍復原以後，我們立刻忙着收藏什物，預備將來的旅行。我們最大的困難在於僱人，但到後來，我們每人僱得兩個男子。有一個安波衣拿的基督教徒名叫馬塔歧那

替奧多 (Theodorus Matakena) 從前曾在我身邊學會剝製鳥皮，現願隨同阿倫旅行，還有一個沉靜勤懇的童子名叫科納立斯 (Cornelius)——我從渭納多帶來的——也願隨他同行。我自己僱得兩個安波衣拿人，一個叫做里哈塔皮忒 (Petrus Relatta)，一個叫做馬塔歧那米薩赤 (Mesach Matakena)——他有兩個弟弟叫做沙達刺赤 (Shadrach) 和阿柏得納哥 (Abednego)，都只有一個聖經上的名字，本是他們給小孩取名的習俗。

我住在這裏的時候，享受一種空前絕後的佳果——真正的麵包果 (bread-fruit)。在近郊一帶以及四周的各村，這種麵包果已經種植得很多，並且一切運往安波衣拿城的小船又在我們門前卸貨以便拖過地頸，所以我們幾乎天天有買麵包果的機會。雖在馬來羣島的其他各地也有幾處種着麵包果，卻不很多，並且果期又短。我們將這種麵包果整個的焙在餘火裏面，用羹匙挖出果肉來吃。我把牠比作約克州的布丁 (Yorkshire pudding)；阿倫查理士說牠和搗爛的番薯攪入牛乳相似。牠通常有甜瓜那樣大小，中心稍有纖維質，其餘都很光滑，恰似布丁，並有幾分類似酸酵糰子與蛋汁布丁的混合物。有時候，我們將牠做成咖啡食品，或是煎成薄片；但總不及只是焙的好。

吃。而把牠弄甜或加上香料也可以吃。攪入肉塊同肉汁就可把牠做成絕妙的蔬菜，比我所任何溫帶或熱帶的蔬菜都要好些。而攪入糖、牛乳、乳油，或糖漿，更可做成一種美味的布丁，輕鬆可口而有特別的風味，和那好麵包和番薯的風味相似，絕不使人生厭。這種麵包果所以不能繁殖的理由在於種子經過栽培而完全萎，以致這種果樹只能用插枝法來增殖。種子的變種在熱帶各地很是普通。這些種子雖似栗子一般的好吃，而果實卻不能用作蔬菜。現在既有蒸汽與「華德箱」(Ward's cases) 極便於幼稚植物的轉運，這種上等蔬菜的各種上等變種很可以輸入我們西印度諸島 (West India islands)，大大的栽植起來。這種果實在收取以後既可保藏若干時候，將來我們在倫敦市場上也許不難買得這種熱帶的佳果。

我在安波衣拿幾次所度的幾個月，雖在採集方面對我並無多大利益，而在東方旅行的回想中，安波衣拿常能使我生出鮮明的印像，因為我到這裏方才初次認識這些顯貴的鳥類和昆蟲，這些蟲鳥既使摩鹿加羣島在博物學家眼中成爲模範地，且使摩鹿加羣島的動物區系成爲世界上最顯著最美麗的一個區系。我於一月二十日從安波衣拿動身往西蘭和威濟烏 (Wajion) 去，留

下阿倫查理士另坐荷蘭政府的小船自往西蘭北岸的瓦亥(Waikiki)，再從瓦亥往那未經探檢過的密索爾島(Mysol)。

第三章 德拿特

我在一八五八年一月八日晨間來到德拿特 (Ternate)。德拿特就是靠近幾爲人所不知的濟盧盧 (Giliolo) 大島西岸的一排圓錐形火山島的第四個小島。其中最雄大最完整的圓錐山就是替圖阿 (Tidore)，高到五千呎以上；德拿特差不多有一樣高，而山尖卻更圓鈍而參差。(1) 德拿特城隱藏在山下，我們進入兩島中間，方才看見牠剛在山脚沿着海岸展開。牠的位置很是優美，四面都有雄壯的風景。對面就是替圖阿參差的海角和美麗的圓錐峯；東邊就是濟盧盧連綿多山的海岸，迤邐向北盡於一組三個崔巍的火山峯；而在城市背後逼近的擁起一座大山，初爲斜坡，蓋以密集成行的果樹，繼則陡拔而上，露出深邃的溝壑。直到山尖爲止——山尖上不斷地吐出一圈一圈的薄烟——都有植物遮蓋，雖則底下的潛火時或噴發爲熔岩的川流，並且屢次產生毀滅城市的地震，但就外表上看來，卻是安靜而美麗。

我帶着介紹信去看杜汾波登生 (Mr. Duivenboden)，他生長於德拿特，出身於荷蘭

的古族，而在英格蘭受教育，能說英語。他是一位富翁，握有全城之半，並有許多船隻，及一百以上的奴隸。但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嗜好文學與科學——這是這些地方的一種現象。他既擁有雄厚的財產，對於土喇查及其人民又有偉大的勢力，故往往見稱爲德拿特王。我承他相助，獲得房屋一所，雖頗傾圮，而極合用，並且離城甚近，要往鄉間或山上卻又甚便。不多幾日，房屋修葺好了，竹製的家具及其他必需品也找到了，再去見了駐使和警官，我自己就變做德拿特的僑民，可以察看附近一帶以預定本年工作的計畫了。我把這座房屋留用三年，因爲我覺得將來逐次往遊摩鹿加各島及新基尼歸來，有一個地方可以裝包採集品，休養身體，並作下次旅行的準備，是很便當的。我爲避免重複起見，將一切德拿特的劄記都在本章綜述出來。

我先將住屋描寫一番，（並在書首附列一平面圖）以便讀者了解這些島嶼上一種很普通的建築方式。這所房屋當然是單層的平屋。圍牆的基礎砌以岩石，高到三呎；石牆上豎起堅固的方柱撐持屋頂，這些方柱的間隙，除洋臺以外，都用西穀椰子（sago-palm）的葉柄納入木架填成整齊的圍牆。地板用化裝灰泥（stucco）做成，天花板與圍牆相似。全屋爲四十呎正方，共有四間房子，

一間客廳，及兩個洋臺，屋外爲果樹的郊野所環繞。屋旁有一深井，井水清而且寒，爲熱帶氣候中難得之物。沿路而下只消五分鐘即可走到市場與海濱，但向上而行直到山麓別無歐人的住宅。我在這座住屋內度了許多快樂的日子。每次在蠻荒地遊歷三四個月歸來以後，我又依舊享有難得的牛乳和麵包，按時的魚、蛋、肉與蔬菜，爲我恢復健康和精力的必需品。我有舒暢的場所，對於拆卸、分類，並佈置採集品很是便利，且在附郭一帶或下層山坡上又可自在散步，以練習身體或從事採集。

德拿特城後高山的下部幾乎完全覆有果樹的森林，在果期內每日有好幾百男婦兒童上山摘取成熟的果實。「雕連果」(Durians) 與芒果——兩種熱帶的上等佳果——在德拿特特別豐富，而芒果的品質尤其優美。「朗薩果」(Langats) 與山竹果也很豐富，而成熟之期稍爲落後。在果樹林以上有一帶墾地及耕地，位於二千呎與三千呎高度之間，其上爲原生林，幾乎達到山尖。山尖的近城一邊蓋有很高的蘆葦，遠城的一邊更爲高聳，現出荒涼裸露的景象，並有微微的凹陷標出噴口的位置。從凹陷處降下一條黑色的火山岩燼的蹤跡，很是崎嶇不平，覆有散漫的叢林一

直蔓延到海邊。這就是一世紀以前那次大爆發的熔岩，土人叫牠做『巴圖盎加斯』（"Batn and Gas"，原註：即燒岩。）

剛在我的住屋下面有一座堡壘，爲葡萄牙人所建，堡壘以下直達海濱統是空地，空地之外就是一座土城，向東北方伸長一哩左右。約略在土城的正中就是「蘇丹」（Sultan）的王宮，現已成爲一座醜陋頹敗的石建大廈。蘇丹由荷蘭政府給以年俸，而保有本島及濟盧盧北部的土民的統治權。德拿特及替圖阿的蘇丹從前在東方頗有威勢。德類克（Drake）在一五七九年遊歷德拿特時，葡萄牙人雖在替圖阿仍有一個居留地，而在本島則已被逐出境。他把蘇丹寫得有聲有勢，說：「這位君主頭上覆以金線繡花的垂蓋，身旁站着手持長矛的十二個衛兵。他從腰間懸到地面統是金線錦，頭上纏以縐金的帽圈，計有一吋或一吋多闊，花樣繁多，很是富麗，形式上頗有幾分類似王冕；頸上繫有金鏈，鏈環很大，每一個環各有兩圈；左手手指戴有鑽石，綠柱石，紅寶石，及土耳其玉各一顆；右手戴有兩個指環，一個嵌着一大顆優美的土耳其玉，一個嵌着許多小顆的鑽石。」

這一切閃爍的金子都由香料貿易而獲得的，蘇丹們對於這種貿易享有專利而致富。德拿特

及其南方一排小島，遠達巴羌爲止，就是古代的摩鹿加羣島，本爲丁香的出產地，並爲世界上惟一的出產地。荳蔻與肉荳蔻從前都從新基尼及其鄰近諸島的土人手中得來，這兩種東西在那裏都是野生；販賣香料的利息很是豐厚，所以歐洲的商人都喜歡拿出金子、寶石和歐洲或印度的上等工藝品去交換。從前荷蘭人在這一帶地方爲土酋解除葡萄牙人的高壓，而造成他們自己的勢力以後，他們看看取價的方法只有取得這種香料的貿易最是便利。因此，他們採用一種良好的辦法，把香料的栽培集中於他們所能管轄的各地。爲求這種辦法有效起見，他們不得不去禁止其他各地的栽培與貿易，他們和土酋訂定條約以後，這一層果然見諸實行。各土酋允許他們撲滅一切香料樹。土酋雖則失去大宗不很固定的稅款，卻已換回一種固定的補助金，並且不致再受葡萄牙人的襲擊與壓迫，又可常保他們的王位以統治他們自己的人民，這種統治權除德拿特以外，在這一切島嶼上面都一直維持到現在。

荷蘭人這種辦法，在一般英國人看來，當然大爲驚怪，認作一種極端無理的野蠻舉動，以爲土人不免因此吃了大虧。但事實上並不如此。蘇丹們對於這種獲利的貿易，一味把持着專利的經營，

絕對不肯給人民以溢額的工資，一面又竭力聚斂大宗的香料。所有早期的航海者如德類克之輩，似乎都從蘇丹手中買得他們整船整船的香料，並不從耕種的人民手中買來。他們的勞力既已盡量使用於香料的耕種，一切糧食與各種必需品當然仰給於香料的交換；香料撲滅以後，他們可以種植更多的稻，製造更多的西穀（rice），捕捉更多的魚，搜集更多的玳瑁，並樹膠橡皮（rubber），藤料，以及其他海洋與森林的貴重產物。所以我深信摩鹿加羣島境內禁止香料的貿易，對於居民實際上是有利益的。這種辦法本身既妙，在道德政治各方面也有正當的理由。(2)

不過荷蘭人對於選擇種植地這一層，卻不能完全得法。班達被擇定為荳蔻的種植地，固然大有成效，因為本島歷年出產大宗的荳蔻，供應大宗的稅款，直到現在並無間斷。至於擇定安波衣拿為丁香的種植地，雖其土壤與氣候在表面上與出產丁香的諸島十分相似，而按諸實際卻不相宜，並且有幾年付與農民的價格高於他處丁香的買賣——由於賣價的低落——因為這種價格由荷蘭政府規定若干年為一期，政府雖則折本，還是按期照付。

我們周遊德拿特的附郭一帶，看出到處都有磚石建築物，門路和拱門的遺蹟，可見從前的城

市比現在格外繁華，那地震破壞的力量煞是可驚。我從新基尼回來以後，第二次住在這裏，方才初次感受到一次的地震。那次的地震很是輕微，比前幾次並沒有怎樣厲害，但發生在地震屢次成災的地方，不免格外驚人。我剛在鳴噠時（早晨五時）清醒過來，屋頂忽然沙沙作響，並且有些搖動，彷彿有一陣貓在屋上奔跑一般，再過一會，我的臥牀也有搖動，我立刻想像自己還住在新基尼的破屋當中，那破屋每逢有一隻老鷄棲止在屋脊上面就要搖動起來的；但我記憶到自己原在穩固的泥地板上時，就對自己說道：「呵，這是地震啊！」一面依舊安心的躺着，盼望下一次的震動；但是再沒有了，並且我在德拿特時也只有這一次。

以前最後一次的大震發生於一八四〇年二月，本地所有一切房屋幾乎全數被毀。那次地震開始於中國陰歷除夕十二時左右，那時中國人家中個個要坐到次日天明相近，一面設筵相慶，一面看賞遊行隊。因此，生命並無損失，因為最初不很厲害的震動發生時，個個人立刻避出戶外來。過幾分鐘以後的第二次震動坍倒許多房屋，由是接二連三震到全夜同次日一部分，方才完畢。破壞的範圍是很狹的，所以向東一哩的土城幾乎絲毫無妨。地震的風波自北而南，經過替圖阿、馬姜

(Mekian) 諸島，而終止於巴羌 (Batchian)，在巴羌直到次日下午四時方才感覺到地震，可見地震進行一百哩須有十六小時，每小時約為六哩。那一次地震很是奇特，因為潮水並無涌現，海中也沒有別的風潮，與往常的地震截然不同。

德拿特的居民計有三種顯著的民族：(一)德拿特的馬來人 (Terate Malays) (二)奧朗賽刺尼人 (Orang Sirani) (三)荷蘭人。第一種原是外來的馬來民族，與馬加撒人有些相似，遷入本島已很久遠，遷入以後就驅逐土人出境。——那些土人當然與濟盧盧島上鄰近地帶的土人同種，——孛立王國。大約他們從土人手中奪得許多婦女為妻；這就是他們現在所說奇特語言的由來。——他們現在的語言有幾方面和濟盧盧土人的語言密切相似，同時又有許多成分表現一種馬來語的來源。他們大多數人對於馬來語全不通曉，雖則他們經商的人不得不學習馬來語。『奧朗賽刺尼人』——即那紮勒人 (Nasarenes)——就是馬來人所給葡萄牙基督教徒的稱呼，和安波衣拿的基督教徒面貌相似，並且只能說馬來語。還有若干中國商人，內中有許多都生長於本地，還有少數阿刺伯人；又有以上各種民族與土著婦女合生的若干雜種人。此外更有若干做奴隸的

巴布亞人，以及其他各島遷居而來的少數土人。所以本地的居民極其駁雜而難辨，須待探詢並觀察以後，方有頭緒可尋。

我第一次來到德拿特以後，接着就往濟盧盧島上去，同行者有杜汾波登先生的兩位公子，一個年輕的中國人，係我房東的一個兄弟，房東借給我們一隻小船和船夫。這些船夫統是家奴，大半是巴布亞人，在動身時使我看見世界上這部分地方主人對待奴隸的一斑。船夫們原令在早上三時預備定當，卻竟延遲到五時才來，我們大家都在陰寒中等候了二小時，後來他們來了，主人將他們責罵一頓，卻只用揶揄的態度，他們竟和他嬉笑相答。最後剛剛要開船了，有一個最強壯的船夫絕對不肯前去，他的主人只得求他並且勸他前去，後來切實許他說我可以給他一些東西；於是那黑種先生既得這個口惠，又知吃喝的東西很多，要做的事又很少，方才垂允同行相助。一路划槳前進，三小時後到達目的地塞定哥爾 (Sedingole)；替圖阿的蘇丹在此建有一所茅屋，有時候也許來此打獵。這所茅屋齷齪頹敗，屋內除了幾副竹牀架以外，別無用具。我入境散步一次以後，立刻看出這地方對我全不合用。一片雜草叢生的平原展佈到許多哩遠，處處有樹木點綴其間，在那內

地遠遠的邱陵上才有森林出現。這種地方既少鳥類，又缺昆蟲，所以我們預備只住兩天，就要前進到多定加（Dodinga），多定加位於中部的狹地頭上，和我同來的幾位朋友將來就從那裏回到德拿特。我們從事射擊鸚鵡，「刷舌鸚」，鴿，並想射鹿，但鹿雖多，卻無所獲；我們的船夫又攔網出去捕魚，所以我們並不缺少食品。但在我們要想繼續前進的時候，卻有一個新難題發生出來，因為我們的奴隸先生不肯再和我們同去，很堅決的說要回到德拿特去。因此，他們的主人只得屈服下來，我祇好自行設法前往多定加。幸而我在當日僱得一隻小船，帶同手下兩個男人以及我的行李，即在當晚到達目的地。

此後過了二三年，在我離別東方二三年前，荷蘭人解放一切的奴隸，給蓄奴的主人以少數的賠償費。解放以後並無惡果發生。因為奴隸與其主人的關係一向和協的緣故——這當然有一部分是由於政府早已承認奴隸享受法律上的權利與保障——有許多奴隸依舊做着同樣的服役，還有若干暫時受到小小的挫折，後來幾乎全數回到舊主人或新主人手下做工。政府採用一種正當的步驟，把一切被解放的奴隸安置在警官監督之下。所以他們不得不顯出自食其力的精神，

與自謀生活的技藝。一切不能謀生的都由公家給以工作，酬以薄資，不致陷入私用公款或其他罪惡的迷途，否則新獲自由以後不願操勞的惰性不免要來牽引他們了。

註(1)挑戰者 (the Challenger 想係經名)的官佐測得德拿特火山爲五千六百呎高，替圖阿火山五千九百呎高。

註(2)看本編第一章本文及附註。

第四章 濟盧盧（一八五八年三月及九月）

我遊歷這個無名大島的次數既少，時間又短，但在自然界方面卻獲得許多知識，因為我先遣童子阿理，再令助手阿倫查理士過來，他們各在北半島住了二三個月，帶回大宗鳥類和昆蟲的採集品。我在本章只把自己遊歷到的各部分描述一番。我第一次的遊歷住在多定加。多定加位於德拿特對面一個深海灣的盡頭處，靠近一條小河，與河口相距不遠，上溯入內地有幾哩長。這是一個小村，四面都有邱陵環抱。

我一到村中以後，立刻往見村正，請其代覓住屋，無奈村屋一概有人居住，要覓一所空屋很是爲難。同時我將行李起上海岸，後來才有一所小草舍的主人願意騰出草舍，只要我肯付他五枚荷蘭銀幣（guilders）作爲一個月的租錢就行。這種房租總算很少，我就承認如數給他，以便即時有屋可住，只有一個條件，就是請他快來葺漏。他承認了，並且每天都來和我攀談，而我屢次堅持原約請他立刻從事修葺之時，我所得到的答語總是『厄阿喃替』（“Ea nante”，原註：『是的，且

等一等』這一句話。後來我用恐嚇手段，說他每遲一天，我要扣除四分之一銀幣的租錢，如有物件遇溼，再扣銀幣一枚。他聽了以後，方才動手修葺，只消半小時就把一切絕對必需的修葺都做完了。

在一條岸的頂尖上，高出水面約有一百呎，矗立着葡萄牙人所建堅固的小堡壘。堡壘的城壕和敵樓早已被毀於地震，城牆也因地震而坼裂；但是一輩子不會坍塌，因為牠是一團結實的石工，做出一個十呎左右高的平臺，大約有四十呎正方。堡壘裏面有一條狹拱道，可以拾級而上，上面蓋有一排茅舍，住着一小隊駐防軍，計有一個荷蘭伍長及四個爪哇兵，爲尼德蘭政府（Netherland Government）在本島惟一的代表。村民全是德拿特人。濟盧盧的真正土人——本地所稱的『阿爾佛洛人』（“Alifuros”）——都住在東部海岸上，或在北半島的內地。在這裏橫斷地頸的距離只有兩哩，米及西穀可以沿着二條好路從東岸各村運輸而過。全個地頸雖不甚高，而甚崎嶇，峻阜及深谷絡繹不絕，到處擁出大堆露角的石灰岩，往往幾乎塞住路徑。沿路大半都有原生林，極其茂盛優美，這時候又有許多猩紅色的大「賣子木屬」（Lokes）開着花兒，所以格外可愛。我在這裏

捉得若干很好的昆蟲，但因自己時時有病，採集品實在很少；而我的童子阿理卻替我射下一對美麗的東方大地棲畫眉（學名：*Pitris b. b. b.*），背部的羽毛爲絲絨黑色，胸部純白，兩肩蒼藍，腹部鮮紅。牠有很長很健的腳，在岩石林立的密林中跳得極其活潑，很不容易射擊。

一八五八年九月，我從新基尼回來以後，前往澤盧盧（*Tjilolo*）村中住了幾時，該村位於北半島的一個海灣上。德拿特的駐使好意的替我下令該村預備一所住屋。進入一個新地點的未經探檢的森林裏面初次的散步，對於博物學家真是一種最有興趣的時間，因爲這裏而差不多一定可以貢獻他若干怪異的或者陌生的東西。我首先看見的東西就是一陣纖小的「小長尾鸚」（*parroquets*），我從中射下兩隻來，果然很是美麗，有綠，紅，藍三色的裝飾，爲我見所未見。這是（*Charmosyna placens*）的變種，是一種最巧小的刷形舌的鸚鵡。我的獵手們不久又替我射下其他若干美鳥來，我自己又覓得一隻稀罕美麗的日間飛出的蛾類（學名：*Cocytia d'Urvillei*）。

澤盧盧這個村莊從前原是德拿特蘇丹的駐節處，直到八十年左右以前，蘇丹依照荷蘭人的請求，方纔遷到現在的首城去。當時本村的人口當然比現在多得許多，因爲附近大片的墾地就是

一個明證，這一片墾地現在都長着高高的粗草，行走極爲不便，對於博物學家尤其無益。我探險幾天以後，知道四周幾哩只留着幾小片森林，所以昆蟲很是缺乏，鳥類也是不多，我只得另擇地點。有一個村莊叫做薩胡 (Sahu)，大約與本村相距十二哩，有一條陸路可以相通，從前有人對我說及，以爲鳥類既多，回教徒及阿爾佛洛人又很不少——對於後一種人我很想去觀察一番。某日早晨，我親自動身去考察那個村莊，希望路上可以穿到一片森林。但這一層不免大爲失望，因爲沿路都是粗草和叢莽，一直走到薩胡村以後，纔有高林的地帶向着北方的高山展布而去。我們走到半路，須在竹筏上渡過一條深河，這竹筏在我們腳下幾乎要沉下去。據說這一條河從北方遠遠的高地流下。

薩胡的情形雖與我的期望大不相合，我卻決意要作一度的嘗試。過幾天後，我僱得一隻小船由海道運送行李，我自己步行而往。海濱上有一座蘇丹的大屋供我使用。這一座屋孤立於曠野之中，四面都很空曠，又沒有退避之所，只因我打算暫住幾天，所以也覺合用。果然不多幾天就把我從前想在此處製成採集品的一切希望都打消了。各方除了無限的蘆草地帶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那蘆草高到八呎或十呎，雖有狹徑橫斷而過，卻也往往難以通行。內中間有一叢一叢的果樹，一簇一簇的低林，還有很多的栽植地和稻田——在熱帶上，這一切都是昆蟲學家最沒出息的地方。我所指望的原生林僅在遠方高山的山尖和峻坡上方有出現，顯然無路可通。我在本村的近郊覺得不少的蜜蜂和黃蜂，還有若干纖小而有趣的甲蟲。獵手們替我獵得二三種新奇的鳥類；村民經我屢次責難以後——因為他們屢次爽約——也替我覓來若干陸上介殼，內有很精美的一種蝸牛（學名：Helix pyrosoma）。在這裏與在良好的地點相較，不免要糟蹋時間，所以一星期後，我就回到德拿特，對於濟盧盧境內初次採集的嘗試不免大為失望。

在薩胡四周一帶及內地各處，住有大批的土著，其中有許多每天帶着他們的產品到村上來出賣，其餘都被中國商人和德拿特商人僱作勞工。我經過仔細的考察以後，深信他們和一切馬來民族都是根本有別。他們的身材和面貌，以及性情和習慣，差不多都和巴布亞人相同；他們的頭髮含有一半巴布亞人的特徵——既不平直而光滑，和那真正的馬來人一般，也不和那純粹的巴布亞人一樣的髮曲如羊毛，卻是起縐，生波，而粗糙，和那真正的巴布亞人常有出現的一般，但在馬來

人中間絕無所見。只有他們的膚色往往剛和馬來人相同，或且更淡。他們和馬來人固然有混合的痕跡，並且偶然又有幾個人很不容易分類；但就大概的情形看來，他們那種頗似彎鈎的大鼻，伸長的鼻尖，高大的身材，波形的頭髮，有鬚的面龐，多毛的身體，以及比較率真的態度，比較宏大的口音，顯然都是巴布亞人的特徵，所以我在此處竟發現馬來種與巴布亞種的正確界線；這真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得了一個線索，並且使我對於其他許多地方都能夠把這兩種種族區分出來，把這兩種種族的混合闡明出來。

我於一八六〇年從威濟烏回來以後，曾在濟盧盧南端住了幾天，但除本島的構造和一般性質更有所見以外，其餘的知識確是所得無多。土著的種族只在本島的北半島還有發現，其餘本島的全部，與其西方巴羌等島，統被馬來種佔據着，這些馬來人和德拿特替圖阿的馬來人相似。這一層似乎表示那阿爾佛洛人是些比較上新近的移民，從北方或東方遷移而來，大約從太平洋中有些島嶼而來。否則那許多肥沃的地面爲什麼並無真正的土著民族，就難以解釋了。

濟盧盧，馬來人同荷蘭人又叫牠做哈爾馬海刺 (*Halmaheira*)，似乎會在新近因上升及下陷而改形。在一六七三年，有一座高山，據說曾在北半島的加摩哥諾刺 (*Gamokonora*) 上升而出。我所看見的各部分不是火山性，就是珊瑚質，並且沿岸都有珊瑚的裙礁 (*fringing coral reefs*)。對於航行方面很是危險，同時，在本島自然史的特徵上又證明牠是一片頗古的陸地，因為島上有若干動物是本島特產的種類，或是四周各小島共通的種類，但與東方的新基尼、南方的西蘭、西方的西里伯及薩拉羣島，則幾乎一概不同。

與濟盧盧東北邊境相近的摩底島 (*Moty*)，曾有本斯泰因博士 (*Dr. Bernstein*) 及我的助手阿倫查理士前往遊歷；他們所得的採集品與濟盧盧的動物比較起來，顯出若干古怪的差別。摩底島所有已知的陸棲鳥大約有五十六種，其中有一種魚狗 (學名：*Tanyptera doris*)，一種蜜雀 (學名：*Tropidohynchus fuscicapillus*)，一種類似鳥鴉的大歐掠鳥 (學名：*Lycocorax morotensis*)。概與濟盧盧所發現的類似種很有分別。摩底為珊瑚質而多沙，所以我們必須認定牠與濟盧盧分離是在一個頗為古遠的時代；我們一方面又從牠的自然史上看出二十五哩闊的

馬來羣島遊記

內海卽足以限制飛力頗強的鳥類的傳播。

四百二十八

第五章 由德拿德往開奧羣島及巴羌（一八五八年十月）

我從薩胡回到德拿特以後，立刻預備往巴羌去旅行。巴羌這一個島，我一來到德拿特以後，時有人勸我前去。一切預備妥當以後，我看看自己須得去租一隻小船，因為別種機會簡直是沒有的。我因此親往土人所居的鎮裏去，卻只有兩隻可租的小船，一隻太大，一隻太小，都不十分合用。我卻擇定小的一隻，一來租錢比大的那一隻可省三分之二，二來對於沿岸的航行，小船比大船要靈活些，路上遇着颶風，也容易躲避些。我隨帶四個人：第一個就是婆羅洲童子阿理，現在對我很是有用；第二個是德拿德土人拉哈奇（Lahas），他身體極強，長於射擊，曾經同我前往新基尼；第三個是濟盧盧土人拉喜（Lahi），能說馬來語，可充樵夫及一般的助手；第四個也是童子，名叫加羅（Garo），用作廚子。我們所坐的小船裝上一切行李以後，我們自己幾乎再難容身，所以我另外只帶一個男人，名叫拉赤（Lachi），當作領港人。他是巴布亞人，充當奴隸，長身壯健，性情卻很溫和，又很精細。我這隻小船是向一中國人名叫駱肯堂（Lau Keng Tong）租來的，每月租錢是五枚

荷蘭銀幣。

我們在十月九日晨間開船，而離岸不及百碼，卽有猛烈的逆風，我們不能划槳，只得傍岸靠在城下，等到轉風過來，再向替圖阿的海岸出發。下午三時左右，我們重新開船，揚帆而前，很是順利。進了一程以後，風勢停止，仍須划槳前行。我們靠在一處細沙的海灘，上岸煮起晚餐，太陽剛剛落在參差起伏的邱陵背後，位於替圖阿的大圓錐峯以南，過了一會，看見太白星照耀於暮色之中，加以新月的月光，射出十分鮮明的山影。我們在七時相近離岸而去，駛出山影以後，看出山岡上有一部分發出亮光，再過一會，看見山尖上有一種似火的白芒。我叫大家來看，他們也只認作是火；但在幾分鐘後，我們離岸更遠，光芒超然升出山岡以上，山岡上有些薄雲也已散開，我們方才發現那歐洲遍地也在同時受驚的大彗星。用肉眼看來，那彗星核恰是一個白光的圓盤，彗星尾從核上射出，與地平線成爲三十度或三十五度上下的角度，微微向下彎曲，彎曲度逐漸減少，直到尾梢幾近直線，尾梢上微弱的光芒儼如闊帶。尾上近核的部分比銀河中最燦爛的部分似乎還要燦爛三四倍，而我所說爲奇特的現象則更在其上緣直從核上以至尾梢相近，都是皓潔鮮明，然其下緣則逐漸暗淡。

模糊。這彗星超出山岡以後，我立刻對大家說道：「看啊，這不是火，是一顆『賓湯柏厄科』(Bin Tang Berichon) 意即「有尾之星」爲馬來人對彗星的稱呼。」他們說：「你說的是；」於是他們紛紛聲言自己雖曾屢次聽說有這種星，卻從不曾看見過。我身邊既無望遠鏡，又無何種器械，但我估計彗星尾大約有二十度長，其尾梢相近大約有四五度闊。

次日逆風又起，我們在替圖阿村相近整整停泊一日。這一帶地方都已墾種，我去搜尋各種值得採集的昆蟲，也是徒勞無功。我手下有一男人出去射擊，卻也空手而回。在日落時，風勢既定，我們離開替圖阿，駛到附近的島嶼馬勒(Mareh)停泊一夜。彗星重複看見，而光芒不及以前的燦爛，有一部分爲雲所遮，又爲新月之光所掩。我們泊到天明以後，划到摩忒島(Motih)去。這個小島完全被珊瑚礁包圍着，我們不能近岸。這些珊瑚礁非常平整，在高潮時方爲海水所掩，潮退後變爲深海中嶙峋的珊瑚峭壁。即在微風時，駛近這些岩石也危險的；可幸當時十分平靜，所以我們拋錨於岩石的邊緣，船夫們爬過岩礁，走上陸地，生火煮飯，因爲船上地位很擠，只能煮水替我泡那晨昏幾次的咖啡。我們再沿岩礁邊緣划到本島的末端，可喜得了微微的東風，吹送我們穿過海峽直向馬

姜而來，大約在下午八時到達。天空皓潔，月光雖明，而彗星的光芒卻和我們初次看見時一般。

以上這些小島的沿岸，就地質的組成而論，是很不同的。那活火山或死火山，或是圍以峻峭的黑色沙灘，或是緣以崎嶇的熔岩堆及雪花岩堆。珊瑚大概都是沒有的，只在安靜的海灣中纔有小塊的出現，罕有或且絕不形成岩礁。凡德拿特替圖阿及馬姜都屬於這一類。起原於火山的島嶼

——島嶼本身並不是火山，但其上升成陸大概是新近的，——通常多少總有珊瑚的裙礁包圍着，並且總有發光的白色珊瑚沙的海灘。牠們的海岸現出火山性的結合岩，雪花岩，並且有幾處現出成層岩石的基礎，雜有小片上升的珊瑚。馬勒及摩忒都有這種性質，而摩忒的輪廓卻顯出從前是一座真正的火山。據福勒斯特 (Forrest) 所說，在一七七八年曾有岩石噴出。我們在次日（十月十二日）沿馬姜島的海岸而行，這個小島由一座大火山構成。現在牠已安靜，但在兩世紀左右以前（在一六四六年）卻有一次可驚的爆發，毀去全部山尖，留下現在所見殘削參差的山頂和廣闊黑暗的噴口。據說在那次災變以前，牠和替圖阿有一樣高。(1)

我看見岸上有一處，那山上峻峭的部分有一片新墾地，就停下若干時候，獲得少數有趣的昆

蟲。我們乘夜前往極南的一點，預備穿過十五哩闊的海峽駛到開奧（Open）去。次日早晨五時，我們動身，但一向的東風現在卻向南方及西南方吹去，我們只得沿路划槳，頭上又炙着火燒一般的太陽。我們將要近陸的時候，好風又起，我們前進很快；但在一小時後，我們還未見近岸，才知船隻正被一種洋流漂送出海。後來我們戰勝難關，在日落時登岸，總計十五小時剛走十五哩。我們在一處硬珊瑚岩的海岸上陸，岸上雜有珊瑚岩的鱗蚴峭壁，與克厄羣島的珊瑚峭壁相似（見第六編第二章）。岸上的植物鮮明繁茂，與我從前在有些島嶼所見的十分相似，那些島嶼極其可愛，以致我決意要在首村住了幾天，並要看看動物的出產是否同樣的有趣。我們正在尋覓安全的拋錨處，以便過夜的時候，仍舊看見彗星和當初一樣燦爛，而彗星尾則已升到一個更高的角度。

十月十四日——我們全日沿開奧羣島的海岸航行，這些島嶼的外觀和輪廓很像小規模的克厄羣島，卻多出沿岸平坦的濕地，與近岸的珊瑚礁。逆風與逆流阻止我們從正道上向西的去路，我們只得走迂曲的路線，繞着一個島嶼的南岸，常因珊瑚礁的緣故，遠遠駛出海上來。我們看見一個珊瑚礁當中有一條海峽，就想穿峽而過，不料嘗試一回，竟至擱淺，大家只得走出船外，站在水中，

淺峽的水已被太陽晒得有些燙人，我們都在水草、海絨、珊瑚，及多刺海藻之間拖船，一直拖了若干路纔能放手。我們達到小村的港口已在深夜，因為工作辛苦，非常疲倦，而且在日中除了喝鹹水以外又不曾喫過東西，——直到最後的停泊處纔有甘泉。靠近海岸有一座房屋，原為德拿特駐使在巡視時來往過路的住所，現有若干旅行的土商人住在裏面，我從他們中間覺得一個地方睡覺。

次日一早，我往村上去找「卡帕拉」（“Kapala”）——就是村正。我把自己要葬頭上那座屋裏住宿幾天的意思向他說明，一而請他吩咐那座房屋替我預備妥當。他很是和善，聽了以後，立刻過來處置一切，看見商人都已出屋，——他們聽說我要住在這裏，就搬去了。這屋沒有門扉，我借得一對柵欄來遮蔽，以免狗類混入。這裏的陸地顯在急進的沉陷中，因為許多樹木都被鹹水浸溺而枯萎了。喫過早餐以後，我隨着兩個做嚮導的童子，動身往村後的林阜而去。天氣異常亢旱，兩個月來不曾下雨。我們走上二百呎左右的高地以後，沿岸的珊瑚岩已變作一種堅硬結晶的變性沙岩。這一層或者表示這一帶地方曾在最近上升了二百多呎，而在最近則又變為沉陷的運動。阜上很是崎嶇難行，但在燥極及墮樹中間，我倒覺得若干好昆蟲，其中大半的形態和種類，我在德拿

特和濟盧盧早已認識。因爲阜上並無好徑，我就掉頭而回，向那村東較低的地面搜尋一回穿過一帶香蕉和煙草的栽植地，到處橫着砍倒的或燒焦的樹木，我在這些樹木上面覓得大宗吉丁蟲科的六種甲蟲，就中有一種爲我未曾見到過的。我轉到濕林裏面的一條小徑來，以爲可以得些蝴蝶，卻也不能如願。我冒熱而行，身子已倦，自計不如回去休息一日，等到次日再來搜尋。

我在下午坐下整理昆蟲的時候，男婦小孩擠在屋外，看我做那莫名其妙的事情，都看得駭異出神；我把標本用針戳出以後，在圓形的小卡片上填好地名，再把卡片逐一吊到標本上去的時候，連那老年的「卡帕拉」與回教的祭司，及若干馬來商人都不禁現出駭異的神色來。假使他們對於白種人的行徑和心理稍爲明瞭一點的話，大概就要把我看做一個愚人或瘋人了，只因他們全然不曉，所以對我所做的事務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我在次日（十月十六日）直往濕地以外，尋出一個地方，已在原生林內製成一片新墾地。這是長途炎熱的旅行，且在砍倒的樹幹樹樅中間搜尋標本覺得極其疲倦，但我所得的報酬卻有七十種左右的甲蟲，其中至少有十幾種爲我所未見過的，其餘又有許多種都是稀罕有趣的。這個地點

所產甲蟲的豐富爲我生平所未見。金色的吉丁蟲科，綠色的金龜子科（原註屬名：*Lomaptera*）以及觸角很長的蝸蠶（原註：角蚌科）都很繁殖，當我向前走去的時候，牠們整陣的飛升而起，發出營營的聲音填滿空中。還有若干種精緻的「長鬚甲蟲」也幾乎同樣的繁殖，往往結成大陣，我們看了以後，覺得平時在充實的陳列室內檢閱抽屜之時對於熱帶所生豐盈的觀念，從此得了一個實證。在倒地的樹幹底下聚集着許多比較纖小或懶怠的「長鬚甲蟲」而在墾地邊緣的樹樑上又有許多「長鬚甲蟲」伸出觸角蹲在那裏，稍有驚動就要起飛。這個光榮的地點永永在我的記憶中活潑地現出熱帶上豐富無比的昆蟲生活來。以後三日我都繼續在此採集，每一次都有許多新種加入我的採集品——下面的節略對於昆蟲學者也許是有趣的。十月十五日，計得甲蟲三十三種；十六日，七十種；十七日，四十七種；十八日，四十種；十九日，五十六種——共計一百種左右，其中有四十種爲我見所未見。「長鬚甲蟲」計有四十四種，而在最後一日我得了二十八種「長鬚甲蟲」竟有五種爲我見所未見。

我手下兩個童子在射擊方面，成績不見得好。常見的鳥類只有碩大的紅鸚鵡（原註學名：

Electus grandis)——在摩鹿加羣島中大半都有出現——及一種烏鴉，一種營塚鳥，尾似網球拍的魚狗也有幾隻射下，而羽毛很是醜惡。這幾隻魚狗和別些島嶼所發現的卻不同種，而和林尼阿 (*Linnaeus*) 最初所描述的 [*Alcedo dea*] 最是相近，他那種魚狗原從德拿特而來。這或者表示這一小帶和濟盧盧平行的島嶼有幾種特殊的種類是共通的，——至於昆蟲方面當然具有這種現象。

我覺得開奧的居民十分有趣。他們顯然是一種混雜的民族，兼有馬來種族與巴布亞種族的特徵，與德拿特濟盧盧的居民有些相似。他們說一種特別的語言，雖與四周諸島的語言有些相似，卻是全然各別。他們現在都做着回教徒，由德拿特統治。這裏所看見的水果只有萬壽果 (*Papaya*) 及鳳梨 (*pine-apples*)，因為多岩的土壤與乾燥的氣候對於水果是不相宜的。而稻，玉蜀黍，與香蕉 (*plantains*) 卻很發達，不過時或苦旱而已。——例如目前一般有一種巧小的棉布長衫，婦女們用以織成「薩龍」——即馬來裙。這些島嶼只有一口好水的井，剛在埠頭附近，一切居民都要到此汲取飲水。男人都是優良的造船匠，按期出賣，處境似乎很好。

我們在開奧停泊五日以後，繼續航行，不久航到狹海峽與島嶼縱橫羅列的中間來，直向巴羌城前進。我們當晚宿在加雷拉人（Galala men）的一個居留地。他們是濟盧盧極北部某區的土人，漫遊於馬來羣島的這一部分。他們造出宏大的「普牢船」，船舷上裝有橫架，於是飄海而去，飄到他們所愛的海岸或島嶼就住下來。他們獵取野豬與鹿，晒成肉乾；探探海參與玳瑁；斬伐森林以種稻或玉蜀黍，極其壯健而勤勉。他們是美貌的民族，膚色淺淡，身材長大，而有巴布亞人的特徵，與塔希提（Tahiti）奧威希（Owyhee）兩地真正的坡里內西亞人的形像極其相近，且其相近的程度爲我見所未見。

我在這次航程上有好幾次看見船夫們用摩擦來取火。他們拿一段削尖的竹引放在另外一段竹引的凸面上往復摩擦，那凸面上有一個斲口割好。當初他們慢慢的摩擦，後來越摩擦越快，磨下來的細粉燃燒起來，落入摩擦所割成的竹孔內。他們取這種火極其敏捷準確。但是德拿特人用竹取火的方法卻又不同。他們拿磁器的碎片擊在竹引的含燧石質的表面上，使牠發出火星，再用一種引火物來取火。

我們航行十二日，在十月二十一日夜間達到目的地。沿路天氣晴朗，雖則十分炎熱，我卻大足自娛，並且對於小船在島嶼與珊瑚礁縱橫羅列的中間的航行也獲得一點經驗，使我以後可以從事同類的遠道航行。巴羌村——或巴羌城——位於一個深闊的海灣的盡頭處，有一低窪的地頸連絡本島南北兩部多山的地面。南方有一帶優美的山脈；我在幾處埠頭上早已留意到本島的地質構造與四周諸島很不相同。各處所出現的岩石若不是向南傾斜的薄層沙岩，就是一種石子很多的結合岩。有時候也有一點珊瑚石灰岩，卻沒有一點火山岩。森林濃密而高大，實為德拿特濟盧兩島乾燥多孔的熔岩與高擁的珊瑚礁上所罕見。我看了這種情形，滿心期望本島的鳥雀和昆蟲總有相當的豐富，所以高高興興的在這個一向無名的巴羌島上開始搜索了。

註(1)在我離開馬來羣島以後，過不多時，在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這火山忽又爆發，釀成島上的大災。村莊及禾稼悉數被毀，居民死亡極多。沙及灰燼落下很厚，以致德拿特境內相距五十哩的禾稼都有一部分被毀，並且德拿特次日極其黑暗，以致午時都要點燈。欲知本島及鄰近諸島的位置，可看本書第六編第十章所附的地圖。

第六章 巴羌（一八五八年十月到一八五九年四月）

我在一座專備德拿特駐使應用的房屋對面上岸，當有一位可敬的中年馬來人前來迎接，他說他自己就是蘇丹手下的祕書，而且是來接受我所帶來的公函。我把公函給他以後，他立刻說我可以使用那座閑空的官屋。我將行李搬上岸來，看見這屋卻不宜於久住。相距很遠方才有水，我手下有一個男人差不多專門要做汲水取柴的事務，我自己每天往森林去又要走過村莊，而且所住的地方差不多又是人衆所聚集，真是討厭得很。屋裏的房間都有板壁，頭上又有天花板，除了用釘釘入板壁以外，不論什麼東西都沒有懸掛的地方，比那土人篷蓋的竹舍簡直沒有一半的便利。因此，我訪問村莊外邊前往煤礦地的大路上有無房屋可住；後來蘇丹的祕書通報我說，蘇丹在那裏建有一座小屋，明日一早他可陪我去看。

我們先在粗陋而穩固的橋上走過一條大河，再在水中涉過沙明水淨的溪流——那小屋剛在溪流的那一邊。這屋並不搭在樁柱上，地板用土做成，圍牆與屋頂幾乎全用西穀椰子的葉柄蓋

造，這種樹在此叫做『加巴加巴』(“gaba-gaba”)。在屋後穿過河流就是森林遍地的河岸，而屋前就是一條大路，穿過種植地約有半哩即到森林，向前再走四哩直達煤礦地。這幾種便利立刻使我打定主意，就向秘書表示合意。我吩咐手下兩個男人立刻去買『阿塔普』(“atap”)，即棕葉簾，來修葺屋頂，次日多承蘇丹手下八個男人相助，所有行李器具一概運來佈置妥當。一張粗陋的竹牀即時做好，自己帶來的一張板桌擺在窗下，加以兩把竹椅，一把藤椅，幾個用油杯插腳的架子，——因為要避螞蟻的緣故——就是我的全套家具了。

當日下午，秘書領我去見蘇丹。我們先在門房等候幾分鐘，再被引入一座粗糙粉白的半堡壘式的房屋裏來。一個寬大的外廊擺着一張小桌和三把椅子，走出一位污面的老人，頭髮蒼白，鬚髯污穢，上穿藍色有斑點的棉布短衣，下穿紅色寬大的袴子，與我握手行禮，請我坐下。對於我的事務經過十幾分鐘的會談以後，——他聽了似乎覺得十分有趣，——就有特別的茶點送上來。我謝謝他的房屋，並且請他過來看看我的採集品，他也答應了。於是他就請我教他描摹地形，——製造地圖——替他從英格蘭代買一枝小鎗，從孟加拉代買一頭乳羊；我對這些要求一一設詞推諉，我們

結成好友，歡然而別。他似乎是一個有識見的人，痛惜本島人口太少，以爲島上雖有許多寶藏，例如金鑽之類，而人口稀少，不能從事開採。因此，我把澳大利亞發現金鑽時人口激增的情形，及其境內所發現的大金塊，對他描述一番，他聽得津津有味，大聲嚷道：『啊！只要我們有那樣的人口，我們的國家就會一樣的富足了！』

次日早晨，我叫手下幾個童子出門射擊，我自己去探檢那一條通到煤礦地的大路。不到半哩以後，大路通入原生林，路旁有若干大樹，成爲一種天然的蔭路。路上頭一部分平坦而潮濕，走不多遠，地勢稍高，沿一美麗的河流而往，那一條河流繞過我的屋後，在此衝瀉於一種岩石或石礫的河牀之上，河流兩旁有時候都是沙灘，有時候都是高岸，高岸上叢生雄偉繁複的森林植物。大約走了兩哩以後，谿谷就變狹了，大路沿着峻峭的山坡而前，山坡直從河邊突兀而起。路上已有幾處鑿去岩石，但其表面都已蓋着精緻的羊齒和蔓草。魁偉的木狀羊齒很是豐富，整片的森林既是茂盛，又是複雜，真是我近來常見的火山燥土所絕對沒有的景象。再向前一點，走過一座橋，到了谿谷的那一邊，橋下河流的中心剛有一大塊岩石托住橋身，從此再走兩哩最優美最有趣的大路，來到煤礦

地。

這煤礦地位於大片曠野上兩條支流會入主流的所在。林間的幽徑和新墾地供給我若干良好的採集地，我捉得一些新奇有趣的昆蟲；只因天色漸晚，我不得不等到下次再來搜索。這裏的煤礦發現於幾年以前，因為要運下充分的煤先由荷蘭的輪船試用一番，所以造成這條大路。但在試用以後，品質欠佳，開採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新近，又在另外一處從事開採，希望礦脈可以較佳。所用的工人約有八十，大半都是囚犯；但在這種地方開礦只用八十名工人實在太少，因為單單修路一項就需若干工人時時工作。如有好煤發現的時候，要造成一條車路是很容易的，因為谿谷循序下降，並無阻礙。

我回到住屋門前，剛好追及射擊回家的阿理，他的帶上懸着若干鳥雀。他似乎十分高興，口裏說道：『先生，你看，這隻鳥何等奇特，』一隻手拿着一隻初看真是可怪的鳥類。我看見這鳥胸部有一團藍綠色的羽毛，伸長為閃爍的兩簇；但我所不能了解的卻在於每一肩上聳出一對白色的長羽。阿理切實的告訴我，這鳥飛的時候，就有這兩對長羽直聳出來，射下以後，他並沒有動牠一動。

還是依舊的直聳着。我方才知道我已獲得一件珍寶，這件珍寶和那風鳥的一種新奇形態可以相敵，與各種已知的鳥類都有顯著的差別。牠一般的羽毛很是樸素，現出一種純粹的灰橄欖色，脊上加以紫色的渲染；頭上的羽毛現出金屬的淡堇菜色，具有美麗的光澤。前列的羽毛延生於嘴上，與同科大半的鳥類相同。頸部胸部現出鱗形，為美麗的金屬綠色，腹面的羽毛分向兩側伸長而出，成功尖叉形，既可摺疊於翼下，也可聳出一部分，和那大半風鳥的側羽 (side plumes) 一樣的伸張出來。那兩對奇特的白色長羽，從翼角貼近的小瘤伸出；又長又狹，徐徐灣曲而上，兩側的羽瓣互相對稱，而作純粹的乳白色，長約六吋，與翼相等，可以隨意豎起或伏下，其直豎時與翼成爲直角。嘴爲淡黑色，腳爲黃色，睛簾爲淡橄欖色。這種奇鳥已由不列顛博物院的格雷先生 (Mr. G. R. Gray) 取名爲 (Semioptera Wallacei) 或 "Wallace's standard wing".

過不多天，我獲得一種異常美麗的新蝶，與某種精緻的藍色鳳蝶 (即 Papilio Ulysses) 相類似，但其顏色較濃，後翅的邊緣又多出一行藍色帶。不料這地方的昆蟲，尤其是蝴蝶，頗爲缺少，鳥類的簡單更爲我預料所不及，所以那隻新蝶的開端原是騙人的。但到後來也有幾種精緻的摩鹿



窩雷斯風鳥或奇翼鳥,雄與雌

加種類爲我所獲。有一種優美的紅色「刷舌鸚」翼作綠色，脊上有一黃點（學名：*Lorius garrius*）頗爲常見。村中番石榴（學名：*Eugenia* sp.）開花的時候，成羣結隊的「小刷舌鸚」（*Lorikeet* 學名：*Charmosyna placensis*）——我在濟盧盧看見過的——都來吃花蜜，故我獲得充分的標本。還有一種美麗的綠鸚鵡（學名：*Geothlypis cyanicollis*），頭與嘴爲紅色，頭上轉爲蒼藍色，從此再轉爲鮮藍色與脊上的綠色。更有兩種優美的大食果鴿，長着金屬綠色、灰色、及棕色的羽毛，也是常見；又有一種鮮濃藍色的佛法僧科（學名：*Eurystomus azureus*），一種頭上金色的太陽鳥（學名：*Nectarinea auriceps*），一種尾似網球拍的魚狗（學名：*Tanyptera isis*）——都是鳥類學者所未見的新種——也被我發現出來。對於昆蟲方面，我獲得大宗有趣的甲蟲，內有許多精緻的「長鬚甲蟲」，其中「雪花孃屬」（*Genea*）的種類，魁偉美麗更爲前此所未見。就蝴蝶而論，一種巧小美麗的（*Danis sebae*）頗爲豐富，以其精巧的白翅與濃藍的金屬藍色點綴於森林，而鮮明的「鳳蝶屬」美麗的粉蝶科，與暗濃色的（*Euplaeas*）——有許多都是新種——又使採集者時時發生愉快與興趣。

巴羌全島並無真正土著的居民，內地絕無人烟，僅有沿岸各處幾個小村零落相間；而我在這裏卻找出四種各別的民族，即在研究人種的旅行家也不免無從窺測其來歷。第一種就是巴羌的馬來人，大約遷入最早，與德拿特的馬來人相差甚微。但他們的語言似乎含有更多的巴布亞的成分，再摻以純粹的馬來語，顯然由各種民族的漂泊者結合而成，不過現在已很融合。其次則有『與朗賽刺尼人』與德拿特安波衣拿兩島相同。他們有許多顯然保存着葡萄牙人的面貌，而皮膚往往比馬來人更爲黑暗。他們的風俗還留下若干葡萄牙人的色彩，他們惟一的語言——馬來語——也含着許多葡萄牙的字及成語。第三種民族就是濟盧盧北部遷來的加雷拉人，我在前文已有描述。第四種則由西里伯的東半島上托摩立 (Tomore) 遷徙而來。這一種人在幾年前由於他們自己的請求而被遷於此，以免爲他族所剿滅。他們膚色甚淡，面貌近似韃靼民族，身材甚矮，語言與波斯人相類。他們是一種勤儉務農的民族，供給城內以蔬菜。他們製出大宗的樹皮布，與坡里內西亞人的紙狀布 (Serai) 相似，先砍下合用的樹木，取出整筒的樹皮，再用木槌搗得稀爛，浸入水中，然後逐次繼續搗成棉紙一樣的薄，一樣的韌。這種樹皮布多半用作衣服的包布；他們自己卻也用來

做成短衫，縫好以後，用一種樹皮的汁染成暗紅色，幾乎可以不透水。

以上四種不同的人種在巴羌城內或附郭天天都有看見。假使有一位不懂馬來語的旅行家，從『巴羌語』（“Batavian language”）裏面雜湊一二字，再把『巴羌人』身心兩方面的特點，以及風俗習慣』一一記載下來，寫成一章（因為旅行家每多於廿四小時內寫成的），其正確動人則將如何！他所指出種種的變遷，所演出巴羌人起源的理論，又將如何！同時第二個旅行家到來，不免就要絕端的駁他每一句話，而達到恰巧相反的結論了。

我到此未久，荷蘭政府即輸入一種新銅幣以一分代替一「兌特」（toet）——即以值一銀幣百分之一代替一百二十分之一——命將一切舊幣運往德拿特兌換新幣。我運去一袋舊幣計有六千「兌特」，按數換得新幣，由原船載回。但在阿理往取時，船長卻向他索取主人的筆據；故我只好等到次日再遣阿理前往，誰知因此竟叨了光，因為當晚即有盜賊入屋，將我一切箱篋抬到外邊去搜刮，等到次日早晨五時，我們起床一看，屋內早已空無所有，即往屋外尋訪盜賊的蹤跡，在二十碼左右以外的大路上尋得他們所遺棄的物件。他們原想偷我剛剛收到的新幣，不料竟無所獲。

於是四散而逃，只取幾碼棉布與一套黑衣袴而去。這一套衣袴在幾天後又從叢草中找尋出來。這些竊賊究竟是誰，卻不難推測而得。裝運新幣的小船從德拿特運回以後，荷蘭政府派出囚犯來保護官辦的商店。內有二人看守全夜，往往乘機漫遊各處，搶劫財物。

次日我取得新幣以後，藏在一隻堅固的箱子裏面，牢牢縛在牀下。我取出五六百枚作為日用之需，放在桌上一隻黑漆的小箱內。下午我出門散步，因為偶然失檢，把小箱和鑰匙丟在桌上，回來一看概已失蹤。留在屋裏的兩個童子竟不會聽見什麼聲息。我立刻把這兩次被竊的情形報告於探礦場的理事官，與堡壘上的司令官，所得的批答就是以後如有盜賊當場捕獲，我可格殺勿論。我們向村中再三探問，方知當日有一個守衛官辦米店的囚犯確曾離開崗位，有人看見他走過橋上向我住屋走來，又看見他在我住屋二百碼左近的地方，後來回到橋上時，腋下挾有一種東西，用「薩龍」遮護起來。我的箱子剛在村人看見他先後往返橋上的中間被竊，而且箱子很小，正可挾在腋下。這似乎是一種十分明顯的證據。我即帶同證人向司令官控告那個囚犯。囚犯受訊之時，自供曾往我住屋相近的河中洗澡，並沒有往前一步，又說他曾攀上椰子樹摘取兩顆椰子帶回家去。

因爲被人看見不免可羞，故用「薩龍」遮護起來。司令官認這種解釋爲滿意，把他釋放還家。我損失一宗錢財，和一隻小箱，一顆很可愛的圖章，與其他零星物件，及一切鑰匙——最大的損失就在這些鑰匙。幸而大錢箱當時已經鎖着，但是其餘我立刻要開的箱篋也都鎖着。可巧探礦場所僱用的一个鐵匠很是聰明，替我開鎖，且在幾天以內替我配成新鑰匙，我以後在東方旅行都用這些新鑰匙。

快近十一月的末尾，濕季就開始了，天天差不多連綿下雨，只在上午稍有一二小時的陽光。森林裏面的平坦部分盡成澤國，大路上到處是泥濘，昆蟲與鳥雀比往常格外缺乏。換到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我們感受一次厲害的地震，房屋同家具震了五分鐘，樹林搖撼作響，有如大風吹過一般。我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後，搬到村裏住下，一則要往村西一帶探檢更爲便利，再則接近大海，我可隨時回德拿特去。我覓得坎蓬賽刺尼（Campong Sirani 卽基督教村）裏面一座大小適中的住屋，村民在聖誕日及新年節時鳴砲，擊鼓，奏琴，我也只好忍受了。

這些村民很喜歡音樂和跳舞，在他們集會舉行的時候，我們歐洲人若去參觀一回，真要吃驚

不小。我們走入一座幽暗的棕葉小舍，小舍裏面點着二三盞半明半滅的燈，黑魃魃看不清楚。地板用黑沙泥做成，屋篷也薰得漆黑；二三條長凳靠在牆壁擺着，一把四絃提琴，一枝笛，一面鼓，和一個三角振動器，合成全副的樂器。與會的人統是年輕的男女，人數很多，一律穿着黑白兩色十分整潔的衣服——這純粹是葡萄牙人的習慣。四組跳舞，旋轉跳舞，坡爾卡跳舞（polkas），馬則卡跳舞（mazurkas），都做得極有精彩。點心只有混濁的咖啡與幾顆糖果。跳舞連續到許多小時，一概導演得極其合法。這一種集會每星期大約一次，由主要的村民輪流舉辦，其餘村民可以自由參觀。

這些村民在最近的三百年中雖已改換語言，並且連自己的國籍也已全然不知，但其變異卻又甚微。在舉止和面貌方面，他們幾乎依舊是純粹的葡萄牙人，和我從前在南美洲亞馬孫河兩岸所看見的那些葡萄牙人很是相似。他們的住宅和家具極其簡陋，而衣服卻保存一半的歐式，在星期日差不多一律穿起全套的玄色衣服。他們在名義上雖是新教徒，而星期夜卻是他們舉行音樂和跳舞的節日。男人往往是好獵手，他們每星期出門打獵二三次，獵取野豬與鹿而回，又有魚與家禽，所以食品是很好的。在馬來羣島以內，差不多只有他們吃那食果的大蝙蝠，這種蝙蝠我們叫做

『飛狐』他們認這種醜陋的動物爲珍饈，所以盡力搜羅，大約在每年開始時，這些動物成羣結隊的來吃果實，晝間都在海灣中某幾個小島上，整千整萬的掛在樹上，尤其是枯樹上。所以牠們很容易被捉或被棒條擊下，盛得滿籃滿籃的攜回村中。烹煮牠們的手續務須精細，因爲牠們的皮毛含有強烈的狐臭；但是通常都用許多香料和醬料煮成的，確十分好吃，並且有幾分相似兔肉。這班與朗賽刺尼人真是優良的廚子，所製各種美味的肴饌比馬來人繁複得多。他們的主糧就是西穀，偶然也有一點粳米，又有豐富的蔬菜和水果。

這是一種古怪的事實：在東方各地，凡葡萄牙人與各種土人的混合種在膚色上都比父族或母族要暗黑些。摩鹿加羣島所有一切奧朗賽刺尼人，以及麻刺甲所有葡萄牙人都是如此。但在南美洲的情形卻又相反，所有葡萄牙人或巴西人與印第安人的混合種『馬麥魯科人』（*Mamelucos*）在膚色上比父族母族都要淺淡不少，比印第安人更爲淺淡。巴羌的婦女雖比男人白皙一些，而面貌都很粗陋，完全比不上荷蘭人與馬來人的混合種，或且比不上純粹的馬來人。

我在村中所住的地方有一簇椰子樹，夜間將枯葉聚在一處燃燒時，真是一種壯觀：巍峨的樹

幹、樹梢的美葉，與大簇的果實，在黑暗的天空底下大放光明，彷彿是一座百柱支撐的仙宮，覆以弧稜形的葉子拱門。發育完好的椰子樹在美觀方面和實用方面，當然都爲各種棕櫚之冠。

我在巴羌初次步入森林的時候，看見伸手不到的樹葉上棲着一隻黑色巨蝶，有顯明的黃白兩色的斑點。牠高高飛去，我無從捉牠，卻立刻看出是「馬來巨蝶」即「鳥翼蝶」(“bird-winged butterfly”)的一種新種的雌蝶，這是東方熱帶地方的特產。我天天想望這種雌蝶，並想尋覓雄蝶，因爲這一屬的雄蝶總是極端美麗的。但在以後兩個月內，我僅僅再見到一次，過不多時又見一隻雄蝶在礦村中高飛。我想這種標本不免是絕望了，因爲牠似乎是極其稀少而難馴的。直到一月初旬某日，我覓出一株美麗的灌木開着白色的承花葉和黃色的花——玉葉金花屬 (*Mussaenda*) 的一種——有一隻這種巨蝶翔翔其上，但牠飛得太快，我又捉不到牠。我在次日再往原處，果得一隻雌蝶，再過一天，又得一隻精緻的雄蝶。這種巨蝶果然是一種新奇壯美的蝶類，而其着色濃豔也爲世界上所僅見。有五隻雄蝶的標本，兩翅伸長在七吋以上，翅上顯出絲絨的黑色與近紅的橙色，這橙色剛好代替那類似種的綠色的位置。這種巨蝶的美麗和燦爛難以筆墨形容，並且除了博物

學者以外，更無一人能夠體會我最後奏功之時所發生的興奮的心理。我從網內把牠取出，展開牠的巨翅之時，我的心頭亂跳起來，血液涌到頭上，頓時覺得昏暈過去。我嘗了一天的頭痛病，——這樣高度的興奮，在一般人看來，不免覺得是無謂的。

我本已決意在一二星期之內回返德拿特，卻因這次的奏功又住下來，且等這種新奇的蝶類捉得一宗以後再作道理。後來我把這種蝴蝶定名為〔*Ornithoptera croesus*〕。那玉葉金花的叢林真是一個大好的地方，我每天往森林去都要經過此地；只因牠的周圍卻是一片灌木和蔓藤的密林，故我派定拉喜把牠四周淨除一番，以期捕捉昆蟲格外方便。又因自己須在那裏守候，故在叢林旁邊一株樹下設一坐位，自己每天到此午餐，以便午時前後有半小時的守候，而在早晨經過此處的時候，又有一次守候的機會。我用這種方法捉了許多天，平均每天捉得一隻標本，但內中一半以上是雌蝶，其餘又有一半是殘破的標本，故我若不曾覓得其他地點，完好的雄蝶當然不能捉得很多。

我在當初看見牠們出現在花上以後，立刻差出拉喜持網到各處搜尋，因為牠們在海濱有些

開花的樹木上也有出現。我和拉喜約定：他每次捉來一隻精美的標本，我給他額外的半天工錢。過一、二天以後，他持上兩隻很優美的標本，且對我說，這兩隻都從一條岩石很多的河流上捉來，那一條河流從山上流下，在村下一哩光景的地方流入大海。牠們沿河飛下，間或棲在中流的岩石上，他不得不涉水而往，或跳過一塊一塊的岩石而去。有一天，我和他同去，而河水太急，岩石太滑，我簡直無從下手，只好完全讓他去做。以後我們住在巴羌的期間，他都整天出外捕捉，通常每天捉得一隻，有時候也有二隻或三隻。所以我臨走時一共帶去一百多隻標本，內中大約有二十隻很精緻的雄蝶，但絕對完好的卻只有五六隻。

我每日沿着沙灘先走半哩光景，再穿西殼濕澤，走過樁柱搖動的棧道，直到托摩立人 (Tom-ore people) 的村莊。村莊前面就是森林，森林裏面有好幾片新墾地，好幾條幽徑，還有大宗砍倒的木材。這是一個優良的採集地，尤其是甲蟲的採集地。新墾地上砍倒的樹幹，富於金色的吉丁蟲科與古怪的三錐蟬科及「長鬚甲蟲」，而森林中又有豐富的象蟲科與許多「長鬚甲蟲」及若干綠色精緻的蚊科。

蝴蝶雖不很多，卻也捉得幾隻精緻的藍色鳳蝶，若干美麗的小灰蝶科，還有一隻很稀罕的「窩雷斯鳳蝶」(Papilio Wallacei)——這種鳳蝶我一向只在阿盧羣島捉了一隻。

我在這裏所得最有趣的鳥類計有美麗的藍色魚狗(學名: *Todiramphus diops*)，精緻的綠色與紫色家鴿(學名: *Philonopus superbus* 與 *P. jogaster*)，及若干纖小的新奇鳥類，我的獵手們又獵得許多 [*Semiopetra Wallacei*]，且據若干本地獵手所說，還有一種類似種尤其美麗而顯異，我聽了以後，真是喜極欲狂。他們聲言那一種的羽毛是光亮的黑色，胸部也是金屬綠色，而肩上的兩對白色的長羽卻是加倍的長，比軀幹還要長出許多。他們又聲言他們自己遠入林中獵豬或鹿的時候，時或看見這種鳥類，只是少見而已。我立刻和他們約定一隻標本奉酬十二枚荷蘭銀幣(即一鎊)；但是結果仍舊無效，且到現在，我也不能斷定這種鳥類究竟有無存在。在我離開巴羌以後，德國的博物學家本斯泰因博士曾在巴羌住了許多月，僱着一批獵手專為來丁博物院 (*Leyden Museum*) 採集；但是他的成績仍舊和我相等，所以我們必須認定這種鳥類若非十分稀罕，就是出於神話。

巴羌實爲地球上棲有猴類的極東的地點。一種黑色的大狒狒猴（學名：*Gynopithecus ni-breensis*），在若干處森林裏面很是豐富。這種獼猴有許多裸出的紅色硬結，一條遺形的尾巴只有一吋光景長——單是一種小肉瘤，不容易看得清楚。這種獼猴和西里伯到處森林都有出現的完全相同，但是西里伯所有其他各種哺乳類卻都沒有傳播到巴羌來，所以我不免要假設這種哺乳類是偶然由漫遊的馬來人輸入，因爲馬來人往往帶着馴養的獼猴或其他動物漫遊各地。這個假設還有一樁事實可以佐證，就是這種動物在濟盧盧並無出現，其實濟盧盧和巴羌只隔着一個很狹的海峽。這種動物的輸入也許十分新近，因爲牠在這個肥沃空曠的島嶼上大約是繁殖得很快。我在巴羌所得其他哺乳類只有一種東方鼯——格雷博士曾用（*Cuscus ornatus*）的名稱描述過一番——一種小飛鼯（學名：*Balidens ariel*），一種麝貓（學名：*Viverra zibetha*），還有九種蝙蝠，大半都是比較的小。這些蝙蝠都在夜間飛繞屋前的時候被我用昆蟲網捉來。

我在此滯留多時以後，——由於天氣不好，手下又有一個男人害病，——方才決定往遊巴羌北岸附近一個島上的卡塞洛塔（*Kasserota*，爲從前的首村），該村位於一條小河的上流，據說

有許多稀罕的鳥類。我僱得一隻小船裝上行李，預備齊全以後，一連起了三天的颶風，直到三月二十一日我們才能開船。次日早晨，我們駛入小河，再過一小時左右，到了蘇丹許我使用的房屋。這屋建在河岸上，環以果樹的森林，林中有若干椰子棕櫚，其巍峨雄偉爲我見所未見。當天連綿下雨，除了起貨拆包以外，我不能做什麼事。直到下午天氣清朗以後，我想向各方探檢一番，不料附近一帶只有一條路徑，全是污泥的濕地，幾乎不能插足，四周的森林又是十分陰濕，昆蟲的出息一定不多。我又問明村民並無墾地，全靠西穀、水果、魚類與鳥獸養生；並且那一條路徑只通到一個峻峭的岩阜，也沒有什麼出息。次日我遣手下人往阜上搜羅，希望阜上也許有些好鳥；但是他們只帶得兩種普通的鳥類而回，我自己更是毫無所得，凡我所走的各條小徑一概通到一片濃密的西穀濕澤。我看看自己留在這裏不免糟蹋時間，決意在次日就要動身。

在熱帶上植物豐饒而昆蟲缺乏的地點，很是不少，這一村就是一個實例。這真是歐洲的博物學家所夢想不到的事實。這種地點的昆蟲竟與歐洲最荒涼的各處一樣缺乏，並且一樣隱晦；這大約有一部分正因爲熱帶植物過於豐饒的緣故。在溫和的氣候中，不論那一片地面，如果植物方面

有一種類似性，各處昆蟲的分佈就會含有多量的一致性，至於昆蟲稀少的原因顯然都在樹林的缺乏或地面的一致。旅行家即使很匆忙地穿過這一片地面，也可立刻指出一處良好的採集地。但在這裏情形卻不同了。每一處良好的採集地都有若干先決的條件，這些條件，須在一村附近搜索幾天以後，方能決定牠們的存在。在有些地方，例如澤盧盧與薩胡，缺少了原生林；有些地方，例如眼前的一村，卻又缺少了開朗的路徑或墾地。巴羌只有兩處很好的採集地，就是前往煤礦地的大路與托摩立人的新墾地，而後者尤佳。我深信森林未經斬除的各地，昆蟲的分佈很是平均，不論我們在那一處搜尋，都尋不出什麼昆蟲來。再就反一面說，如果森林統已斬除乾淨，各種昆蟲更要從此絕跡；只有小片的墾地與開朗的路徑闢成以後，有了各種枯敗的樹身和樹葉，紛紛剝落的樹皮，與樹皮上長出菌狀的植物，加以透光的各處開着格外繁茂的花卉，才能攝引四周各處的昆蟲，而積聚許多的種類和數目。昆蟲學者如果發現了這種地點，在一個月以內很可以做出全年在整片森林當中所得的成績。

次日早晨，我們離開本村，在一小時以內駛下小河的河口。這小河穿過一帶很平坦的沖積平

原，但在河口相近卻有邱陵逼近河岸。沿着下流在一片濕澤上——在高潮時定有鹹水侵入——有許多雅緻的木狀羊齒，從八呎高到十五呎。這些羊齒通常都認作山上的植物，以爲熱帶上一二千呎以下的高地就罕有出現。但我在婆羅洲，阿盧羣島，及亞馬孫河兩岸，都在海平面上看見牠們，所以通常猜測牠們所需的高度，大約都從平原上低地上大部分都已墾種以致固有的植物大半都已銷滅的各地所觀察到的事實歸納而來。凡爪哇，印度，牙買加，巴西所有熱帶植物經過充分採檢的各地，都是如此。

出海以後，我們轉向北方航行，大約兩小時後到了一個小村叫做郎干狄 (Lagundi)，有些加雷拉人在此建有幾所草舍，採集樹膠，做成火把，運到德拿特市場上出賣。在村後大約一百碼，有一阜頗爲峻峭，我向村後稍走幾步，即見阜上有一路徑，故我決意在此暫住幾天。在我們對面以及巴羌的沿岸一帶，排列着許多優美的島嶼，而絕無人烟。我每次問及那些島嶼爲何絕無人烟，所得的答語都是：『怕那馬金達諾海盜 (Magindano pirates)。』這班海盜時而往東，時而往西，嘯聚在絕無人烟的某個島上，蹂躪附近一帶的小村，搶劫，毀壞，殺人或擄人。他們駕駛狹長的「普牢船」，水

手齊備，一有帆船追逐他們，立即兜着逆風而逃，見有輪船的火烟，則躲在淺灣，或小河，或有森林的海口之中，等到危險過了以後，方才回去。消滅他們騷擾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大約只有進勸他們的巢穴，勸令他們放棄海盜的行爲，而加以嚴密的監督。勃魯克爵士曾用這種方法對付婆羅洲西北沿岸的海盜，深得馬來羣島各地居民的感激，因為他代他們大家除去半數的敵人。

這裏沿岸一帶，與岸上多沙的窪地，都展佈着露兜樹科。這些露兜樹大小不同，最小的像是枝形的大燈架，高到四五十呎，樹枝的末梢各有一簇形如巨劍的大葉，闊到六吋或八吋，長到六呎或八呎。最大的聳出一株無枝的樹幹，高到六七十呎，上部生出螺旋式排列的樹葉，戴着頂梢的一顆果實，和鵝的卵一樣大。還有大小折中的生出許多簇粗糙的紅果。以上三種露兜樹，葉緣上多少都有尖刺，莖上一概都有圈輪。其中第二種的幼樹生出平滑光亮的厚葉，在摩鹿加羣島及新基尼到處都用來做『科科雅』（“Cocoyas”），就是臥蓆，這種蓆子往往裝飾着彩色的花紋，很是華麗。再在阜上高處有一片大樹的森林，內中有一種出產樹膠的橡皮樹（學名：Dammara sp.）很是繁夥。巴羌有若干小村的村民純以採集這種樹膠爲業，將樹膠搗爛，灌入棕櫚葉做的一碼光景長的管

子裏，做成火把，許多土人都用來代燈。有時候，這種樹膠積成十磅或十二磅重量的巨堆，或附着於樹幹上，或埋藏於樹腳的地下。但是林中最奇特的樹木還有一種無花果樹，牠的氣根形成一種近一百呎高的稜錐體，稜錐體的尖梢就是本樹分枝的所在，並無真正的樹幹。這個稜錐體或圓錐體由粗細不等的氣根構成，這些氣根大半都是直線的降下，但多少都有欹斜，並且互相交叉，又有橫極連絡其間，而形成一種複雜的密網，只有攝影才能描摹出來，（看上冊一一〇頁插圖）還有「加那利」（Canary）也很繁殖，牠的堅果有很好的香味，並有上等的油質。這種堅果的多肉外皮就是這些島嶼的綠色大鴿（學名：*Carpophaga perspicillata*）最愛吃的東西，這些大鴿時時在樹枝中間聒噪着。

我在郎干狄住了十天以後，自己所特別搜尋的鳥類（尼古巴鴿〔*Nicobar Pigeon*〕，或其類似的新種）既不能得，其他新奇的鳥類也無所獲，昆蟲又是很少，就在四月一日早晨動身，當晚駛入巴羌本島的一條河流，（郎干狄和卡塞洛塔相似，也在另外一個小島上，）有些馬來人和加拉人在此建一小村，闢成大片的稻田和香蕉地。我們覺得臨流的一座好屋，水清且潔，屋主是一

位可敬的巴羌馬來人，自願借我一間臥室和一個洋臺。我看看四周的森林倒是很近，就接受他的好意住下來，次日晨間我在早餐以前出門探檢，在森林的邊際上捉得少數有趣的昆蟲。

後來我覓出一條路徑，穿過一片很優美的森林，有一哩多長，其中棕櫚極多，我在糜鹿加羣島還是第一次看見。有一種棕櫚十分雅緻，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樹幹只有我拳頭般粗細，卻很高聳，生着許多簇鮮明的紅果。外觀上像是檳榔子屬的一種。還有一種，樹身非常的高，外觀上和南美洲的〔Euterpes〕很是相似。再則扇形葉的棕櫚也有生長，其葉細小而近全邊，用以做成橡皮火把與水桶。我在這次步行中看見十來種棕櫚，還有二三種露兜樹屬和郎干狄的種類不同。此外又有幾種很精緻的攀緣羊齒與真正的野香蕉（原註：芭蕉屬）。這野香蕉生出一種可食的果實，其大不及拇指，內含種子一團，包以果肉及果皮。據村民說，他們確已做過栽培的實驗，卻不能將牠改良。大約他們栽植的數量既不充分，保留的時期又不長久吧。

巴羌一島對於植物學者從事搜羅的報酬，大約比馬來羣島全部任何島嶼都要好些。島上的地面和土壤極其複雜，大小的河流很是繁多，有許多河流都可通航若干路，又無野蠻的居民，到處

可以安然遊歷。島上有金鑽，銅鑽，煤礦，溫泉，間歇溫泉，水成岩，火成岩，珊瑚石灰岩，沖積平原，峻阜，及高山，又有潮濕的氣候，廣茂的森林植物。

我在這裏住了幾天，獲得若干新奇的昆蟲，卻沒有什麼鳥類。蝶類與鳥類在這些森林當中真是異常缺少。我們走了一天，也許看不見二三種以上的蝶類和鳥類。這些東部的島嶼若和西部的島嶼（爪哇，婆羅洲等等）比較起來，除了甲蟲以外，不論什麼都可說是十分欠缺，而和南美洲的各處森林相比尤其如此，因為在那些森林當中每天可得二三十種蝴蝶，遇有很好的機會不難捉得一百種——這一個數目，我們在這裏即使繼續搜尋幾個月也不能達到。在鳥類方面也有同樣的差別。我們在美洲熱帶上幾乎到處可以覓出幾種啄木鳥，鸚（*Bushshrike*），黃連雀（*Chatterers*），「武洛袞」，鷓鴣，鳩，與「美洲鷓」（*Tyrant-flycatchers*），並且幾天的搜尋可以抵得這裏幾個月所遇到的種類。不過這裏的數目和種類雖則貧乏，而在各網各自當中差不多總有一二種非常美麗或奇特的種類，很可以抵當，而且陵駕南美洲全洲所產任何的種類。

某日下午，我正在整理昆蟲的標本，一批驚訝的觀衆圍成一圈，我把手透鏡遞給一個人叫他

看看一隻小昆蟲，他看了以後，奇怪得了不得，以致其餘的人也都要看。因此，我把手透鏡因着在一塊軟木上，擺好適當的焦點，拿「芒背蜚屬」(Hispia)的一隻有刺的甲蟲放在底下，傳遞他們去看。他們的興奮真是不可名狀。有些聲言這甲蟲有一碼長；有些看得害怕了，立刻丟下不看。他們大家都和小孩們看了啞劇或聖誕日的氧氫化的顯微鏡展覽品一般，個個指手劃腳，滿口叫喊，十分驚奇。但是這種興奮的由來只是一面小小的透鏡，僅有一吋半焦點，祇能放大四五倍——在他們看不慣的眼睛看來卻似放大一百倍了。

我住在這裏的最後一天，手下有一個獵手竟覓得並且射下一隻美麗的「尼古巴鴿」。這種鴿，我已搜尋多時，卻無所獲，而村民也是見所未見，顯然是稀少而怕人的。我這隻標本是完好的雌鴿，那羽毛的光亮的銅色和綠色，雪白的尾巴，與頸部美麗下垂的羽毛，都是膾炙人口。後來我在新基尼再得一隻，在開奧諸島又見一次。此外在馬加撒與婆羅洲兩地附近的小島，及尼古巴諸島也有發現，而其名稱即從尼古巴諸島而來。這種鴿在地面上覓食，飛到樹上棲宿，肥大而笨重。這一層可以解釋牠往往發現於小島的事實。牠在馬來羣島西半部的各大島似乎完全絕跡。牠既在地面

上覓食，當然難免食肉獸的攻擊。而在小島上則食肉獸並無出現。但是牠在馬來羣島分佈很廣，直接從極西到了極東：這的確是很奇特的。因為除了幾種猛禽以外，並沒有有一種陸棲鳥有這樣廣闊的範圍。地面覓食的鳥類往往缺乏遠飛的能力，況且這一種鴿又是這樣肥大笨重，初看似乎連一哩路都不會飛。但是細看卻看出牠的兩翼非常強大，若拿身體的大小來做比例，比各種鴿大約都要大些，並且牠的胸部肌肉尤其發達。而我友杜汾波登先生的公子又有一椿事實報告給我，這椿事實正和這些構造上的特點相合，顯出這種鴿具有遠飛的能力。杜先生在一小珊瑚島上設有一個油廠，那小島在新基尼以北一百哩，中間並無陸地。杜先生在小島上經營一年，闢成縱橫的道路以後，他的公子纔往島上去遊歷。他的雙桅小船剛剛駛近埠頭的時候，他看見一隻鳥從海上飛來，飛到岸上以前，精疲力竭，落入水中。他差出一隻小船把牠撈起，卻是一隻「尼古巴鴿」這一隻鴿當然是從新基尼飛來，因為小島上一向沒有這種鴿棲息着。

這當然是適應一種不常的並且例外的需要的很古怪的實例。這一種鴿在平時不須有遠飛的能力，因為牠們正和別種地棲鴿相似，住在森林當中，喫那落地的果實，棲在矮樹上面。所以牠們

大多數所有強大的兩翼決無用武的餘地，只有偶然有一二隻被大風吹送出海，或被食肉獸驅逐出境，或因食物缺乏必須遠遷的時候，方纔用得着。這裏面似乎發生過一種變異，這種變異剛好和那無翼鳥（如「幾維鳥」[Apteryx]，加刺阿利[Cassowary]，與渡渡鳥[Dodo]）所由產生的變異相反；而棲息於島嶼竟爲這兩種變異的動因，更是一種古怪的事情。這兩種變異的解釋大約不能逃出達爾文先生對於馬得拉甲蟲所加的解釋之外，因爲那些甲蟲也有許多是無翅的，而有翅的又有若干比大陸上相同的種類有了格外發達的翅膀。這些甲蟲或則絕不能飛，以免被吹出海，或則極其善飛，以便飛回島上或移棲於大陸；這都是對牠們很有利益的。因爲不善飛比不能飛還要壞些。故在新西蘭與毛里西亞 (Mauritius) 這些遠離大陸的島嶼上，地面覓食的鳥類自以絕對不飛爲比較安全，而短翼的後裔得以繼續生存的結果遂成爲一羣無翼的鳥類；但在大小島嶼星羅棋布的大片羣島之上，則以不時能夠移棲爲有益，故長翼善飛的變種得以繼續生存，直到後來，其他一切種類都被排擠出去，牠們自己的種族遂得展布於羣島的全部。

除了這一種鴿以外，我在這次旅行所得新奇的鳥類只有一隻稀罕的夜鷹 (Goat-sucker) 學

名：*Batrachostomus crinifrons*）爲摩鹿加羣島目前所已發現的那一屬鳥類的孤種。我所捉得最好的昆蟲有一種稀罕的粉蝶（學名：*Pieris aruna*），呈出濃厚的銹黃色，鑲着一條黑邊，生出一對顯異的白色觸角，大約是那一個裏面最精緻的蝴蝶；還有一種黃蜂似的黑色大昆蟲，生着一對大顎和鍬娘科相似，已由斯密司先生（Mr. F. Smith）取名爲 [*Megachile pluto*]。我所採集的甲蟲大約有一百種爲我所未見，不過大半都很纖小，還有許多稀罕優美的甲蟲和我從前在巴羌村所見的相同。我對於這次十七天的旅行在大致上是很滿意的，沿路十分舒服，本島的景物看得很多。我所租用的是一隻寬敞的小船，並且隨帶一張小桌和一把藤椅。這桌椅兩項最爲合用，因爲我在各處遇有住屋之時，立刻可以自行布置，做事喫飯都很方便。若在岸上無處容身，即可睡在船中；我們每在一處小住幾天，都把船隻拖到灘上來。

我回到巴羌村以後，將採集品逐一裝包，打算回到德拿特去。我在當初來到巴羌的時候，立即吩咐領港人將來船駛回德拿特，有二三個船夫趁着機會也都一同回去了。現在我自己趁着一隻官船恰巧運來軍米的機會，得了政府的許可，就在四月十三日乘坐這隻官船動身回去，總計在巴

羌島上住了六個月少一星期。這隻官船是一種叫做『科刺科刺』(“Kora-kora”)的小船，船身很低，卻很開朗，大約可載四噸。兩邊船舷搭出五呎光景的竹架，竹架上鋪着竹板，和船身一樣長。竹板的外緣上坐着二十個划手，船裏的前部後部各有便利的通路。中部搭起一個篷尾，行李和乘客一概裝在裏面；船舷出水只有一呎，且因頭頂及側腰的重量很大，一般的情形又很笨拙，所以這些小船在天氣不好的時候很是危險，往往要覆沒於海洋之中。在順風時，一枝三角桅張着一面蓆帆，很可以破浪而前，雖照季候風來估計，應該是順風，但這種順風卻不常有。我們所帶的淡水盛在竹筒裏面，只夠兩天的使用，因為航程估着七天，所以沿路須在許多地方停泊。船長沒有威權，船員划槳很懶，否則我們沿路天氣晴朗，風勢微弱，也許三天以內可以駛到德拿特了。

船上除我以外還有若干乘客：有三四個爪哇兵，兩個滿期的囚犯（說來奇怪，有一個就是從前偷去我的錢箱和鑰匙的人），一個教師的妻子帶一僕人往遊德拿特，還有一個前往賣貨的中國商人。我們大家只得擠在艙裏睡覺；但是他們對我十分客氣，騰出一些空位，讓我攤着被褥，我們相處之間都很和善。船頭上有一間小小的廚房，我們可以煮飯，泡咖啡；我們各人當然自帶糧食，並

且自由舉餐。船上如果沒有『琴琴』(“tom-toms”)——即木鼓——在划船時敲個不停，這次的航程就可說是很舒服了。那木鼓時時用兩個船員敲着，鼓聲真是震得可怕。船上這些划手都是德拿特的蘇丹所派的男夫。他們大約一天獲得三便士，且須自謀膳食。各人都有一個堅固的『菞醬』木匣，通常他都坐在木匣上面，又有一牀臥蓆，一套換洗的衣服，——划槳時只披一件『薩龍』或一件腰衣。他們睡在他們的地方，蓋起他們的蓆子，雨倒不會漏下。他們時時嚼着菞醬或吸着紙煙，喫的是乾燥的西穀攪上一點鹹魚；划槳時不大唱歌，只在興奮的時候，或划近埠頭的時候，方纔開唱，並且不大談天。他們大半都是馬來人，間或有些濟盧盧的阿爾佛洛人，以及給柏(Gebe)或威濟烏的巴布亞人。

某日下午，我們停在馬姜；許多船員跑上岸去，帶回大宗的香蕉和別種水果。我們再駛一點路，到晚又再下錨。我在上牀睡覺的時候，吹滅我的燭燈，船上仍有半明不滅的燈點着。我一時失了手巾，心中一想，曾在牀側一隻箱上看見過，立刻伸手想去取牠，不料摸到一種又冷又滑又會走動的東西，急忙把手收回。我就叫道，『快拿燈來，這裏有一條蛇。』拿燈一看，果然有一條蛇好好的盤在

那裏，正在舉頭查問那吵擾牠的是誰。這條蛇我們務須好好的把牠捉來或者殺死，否則牠一逃走以後，不免躲在整堆的行李裏面，我們簡直不能安睡了。有一個從前的囚犯用一塊布裹好一隻手，自願來捉牠，但我看他有些害怕的神氣，不免要將牠放走，就不讓他嘗試了。我去拿了一把庖刀，再將那些剛剛掛在蛇頭上的昆蟲網慢慢的移動下來，罩住蛇身，再用庖刀割開蛇背，將蛇撥下，我手下一個童子立刻再用一把刀斫碎蛇頭。我仔細一看，看見這條蛇有很大的毒牙，幸而我初次碰牠的時候，沒有咬我。

我想同時總不會有兩條蛇爬到船上，就再上牀睡覺；但在睡中時時發生一種幻想，以為自己也許再將手掌放在另外一條蛇上，所以躺得非常鎮定，整夜沒有輾轉過一次，和我平常的習慣截然相反。次日我們到達德拿特，我安居於舒服的原屋，取出自己一切的珍寶，逐一審查，分別裝包，以便運送回國。

第七章 西蘭哥蘭及馬他貝羅羣島（從一八五九年十月到一八

六〇年六月）

我於十月二十九日晨間三時從安波衣拿動身，初次往遊西蘭。這一次乘坐一隻小船，因為船夫不能齊集的緣故，動身的日期誤了幾天。船長凡得伯克（Van der Boek）追趕船夫整整忙了一天，不料半夜時分，我手下又有兩人失蹤，我們只得上岸搜尋。有一個，我們在他家裏找到，正在離筵上喝亞力酒，喝得頗有醉意，還有一個卻已渡過海灣，我們無從尋覓，只好丟了他開船。我們駛到安波衣拿東端，相近的兩個村上停泊若干小時；有一村是為教會起卸木料停泊的。第三日下午到達船長的栽植地，這栽植地位於安波衣拿對面的西蘭島上叫做哈托蘇阿（Hatosua）的地方，是平坦卑溼的森林裏面的一片墾地，約有二十英畝的面積，大半種植「朱古力」與煙草。除了工人所住的一所小草舍以外，還有一所烘焙煙葉的大草舍，騰出一角給我使用。我看看這地方的情形，以為可以找到良好的採集地，就將臨時的桌凳牀架配置起來，預備住幾星期。但在幾天以成，卻已露

出失望的端倪。甲蟲頗爲豐富，精緻的角蟬科與優美的「長鬚甲蟲」我都捉得很多，但是大半都和我初次在安波衣拿短期遊歷中所獲的種類相同。森林裏面只有少數的幾條路徑，鳥類與蝶類似乎很少，我手下人天天沒有值得注意的東西拿來。因此，我不得不立刻想到遷移地點的問題，因爲住在這裏，對於一向未經探檢的西蘭的產物，顯然不能獲得正確的觀念。

我卻捨不得這個地方，因爲屋東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又是最有趣的伴侶，爲我生平得未曾有的出身原是一個佛來銘人（Fleming），正和他的許多本族人一般，對於語言一科具有特別的天才。他在幼時曾與政府派往地中海調查商業的官員作伴，他們每到一處住了幾個星期，他都學得一口俗語。後來他屢次航海，到過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到過歐洲的其他各地，又在倫敦住過幾個星期，從此出到東方，在若干島嶼上經營若干年的商業及投機事業。現在他對於荷蘭語，法國語，馬來語，和爪哇語，都說得一樣的好；他說英語只是重音太輕一點，卻很純熟，對於成語的知識最爲淹博，我簡直難他不倒。德國語及意大利語，他也十分熟悉，而且他所認識的歐洲語言還有現代的希臘語，土耳其語，俄羅斯語，及希伯來與拉丁的土話。我可以舉出一件來證明他的天才。從

前他有一次航海，到過偏僻的薩力巴部島（Saibaboo），做過幾星期的生意。在我採集語類的時候，他對我說，他大約還記得若干字，並且背出一大宗來。過了幾時，我得到一張小表，上面載着在那些島上所記下來的許多字，和他所背的那些字竟是互相符合。他時常要唱一則希伯來的飲酒歌，這一則歌他在某次同着幾個猶太人，在一塊旅行時學來，那些猶太人因為他說上猶太語和他們攀談都喫了一驚。他對於所遇的人種與所遊歷的地方，無論事蹟與典故都說得滔滔不絕。

西蘭島這一部分的村莊，大半都設有學校，由土教師掌教，各村的居民早已歸化於基督教。各處較大的村莊又有歐洲的教士，但在基督教村與阿爾佛洛村之間，絕少或且絕無外表的差別，即在居民方面，據我看來，也並無差別。各村的居民似乎比濟盧盧的更可斷定為巴布亞人種。他們的膚色更爲暗黑，有些又有巴布亞人的鬚髮；他們的面貌也是粗糙而特別，婦女們尤其比馬來人難看得多。船長凡得伯克始終罵這些基督教村的居民不但性情難改，並且又是竊賊，騙子，和酒鬼。我那兩位住在安波衣拿城內的朋友摩奈克和多爾沙爾醫士，以及大半的駐使和商人，也是同樣的埋怨這些居民。他們說是與其僱用這班土基督教徒來做僕人，還不如僱用那些做了囚犯的回

教徒因爲「節制」二字就是回教徒的宗教的一部分，他們過慣節制的生活，差不多絕對不會犯規。所以這班基督教徒有一種奢望的來源，一種怠惰和罪惡的傾向，而回教徒則無之；並且基督教徒看待自己和歐洲人幾乎相等；他們也信奉相同的宗教，也比那回教徒優秀得多，所以往往鄙夷勞工，想去經商，或去耕種已有的土地，以謀生活。這一層簡直可以不言而喻；對於文明程度這樣低的人民，宗教一項差不多完全是儀式的事情，基督教的教義既不了解，基督教的訓條也不遵行。但是同時據我自己的經驗看來，高等的「奧朗賽刺尼人」卻也和馬來人一樣的溫文，誠懇，而勤勉，只是沉緬於酒，有異於馬來人罷了。

我寫信寄給薩帕魯阿的助理駐使，（他對於哈托蘇阿迤北的沿岸一部分有了統治權，）請他指派一隻小船供我航行之用，後來收到一隻倒比意中所需的還要大些，並有二十個船夫同來。因此，我向好友凡得伯克船長告別，即在旁晚動身，向着厄爾匹浦替村（Engpang）出發，在兩天之內到達。我原想在此住下，只因地方的情形不能合意——附近一帶似乎並無原生林——就決意再向亞馬嘿灣（Amahay）駛上十二哩光景，前往新開的一村，村上住着內地遷來的土著，有幾個

安波衣拿的上流人在此墾闢幾片廣大的朱古力栽植地。我在當日下午到了這個地方（叫做亞威雅 [Awaiya]），多承彼得斯先生（Mr. Peters 各栽植地的管理人）與土頭目相助，覓得一所小小的住屋，將我一切物件起上岸來，一面給資遣散二十個船夫——有兩個船夫沿路敲着「琴」幾已使我心神恍惚了。

村民的生活幾乎純任自然，差不多一絲不掛。男人蓄着鬚髮，在左額角上紐成一個扁平的圓結，額上很有一種伶俐的相貌，耳朵裏插着一段圓木剛和手指一樣粗大，末端染成紅色。草編的或銀製的手釧和腳鐲，加上細珠或小果串成的頸飾，就是他全身的裝束了。婦人的裝束和男人相同，但她們的頭髮卻不打結。男婦身材都高，皮膚爲暗棕色，而貌顯係巴布亞人種。村中有一個安波衣拿教師，大批的兒童每天早晨都去上學。做了基督教徒的村民的標誌在於蓄髮並不打結，以及採用一些土基督教徒的服裝——有一條袴子和一件寬大的襯衫。能說馬來語的村民很居少數；這一切沿海的村莊都在新近勸誘荒僻內地的土人向外遷居而成。在西蘭中部一帶現在只剩着一個人口衆多的村莊位於山嶺之中。此外東部與極西部還有幾個內地的村莊，其餘西蘭全島的居

民統已普及於海岸上。在北岸及東岸的各區大半都是回教徒，而在西南岸上最近安波衣拿的一帶，卻是名目上的基督教徒。

荷蘭人在馬來羣島的這一部分努力改進土番的境況，極其可嘉。他們分布教師（大半都是安波衣拿或薩帕魯阿的土人，受教於當地僑居的教士）於各村，以教育各村的居民，並僱用種痘的土醫師以預防天花的危險。他們鼓勵歐洲人的僑居，與朱古力及咖啡新栽植地的墾闢——這是提高土人境況的最好方法。他們從此可得工資平允的工作，並有步武歐人的機會。

我在這裏的採集品比從前那一個地點並沒有多大的進步，只是蝶類稍多，我於晨間在海濱上覓得幾種很精緻的種類，牠們站在溼沙上極其鎮定，一一可以用手捉來。有許多兒童用這種方法替我捉來許多精緻的鳳蝶屬的標本。但甲蟲卻是很少，鳥類尤其如此，我不免認定平時所聽到的西蘭島上發現的佳種完全限於牠的東部極端。

向北幾哩在亞馬嘿灣的盡頭就是馬卡立啓村（Makariti）的所在，有一條小徑從此直達本島的北岸。我友洛增柏先生（Mr. Rosenberg）——我和他在新基尼熱識起來，現在他是西蘭

這一部分的政府所派的監督，——在我住在亞崙雅三星期以後，新從本島北岸的瓦亥 (Wahai) 回來，將他自己在內地山澗上所得若干美蝶取給我看。他提出本島中部的一個地點，以為我很有可能去住幾天。所以我在次日同他往馬卡立啓去，由他囑咐村正替我備辦人夫挑運行李，並陪伴我去旅行。只因村民都要趕回家中過聖誕節，故我務須及早動身；於是我們約定人夫在兩日以內預備齊全，我自己急忙回到亞崙雅布置行裝。

我預備旅行六日的最小量的行李，在十二月十八日早晨從馬卡立啓動身，有六個男人挑運行李並他們自己的糧食，還有一個亞崙雅來的童子，原是替我捉慣蝴蝶的。我把兩個安波衣拿的獵手留在後面，吩咐他們照舊射擊並剝製鳥類。我們離村以後，穿過一帶密集的叢莽疾走一小時，因為昨夜下過大雨，所以現在還滴着水，到處又有泥洞。我們穿過幾條小河以後，走到西蘭的大河叫做羅亞坦 (Rutatan) 的河邊，須得穿河過去。河水又深又急。挑夫們先把行李逐件戴在頭上，涉水過去，河水幾乎浸到他們的腋下，再由兩個挑夫回來幫扶我。河水深到我的腰部以上，水勢又急，我若沒有他們相扶，兩隻腳當然要站不住了；我覺得他們怎麼還會扶我倒是可怪，因為我在河中

把脚舉起以後，再想插腳下去真是困難已極。我想這是他們天天赤脚走路，脚勁格外的好，所以站在急流當中也格外穩固吧。

我們把衣服脫下絞乾以後再穿上去，依舊沿着一條森林的狹徑向前行走，狹徑上塞着敗葉和枯木，即在比較曠朗的各處也長着糾纏的植物。我們走了一小時，走到一條較小的河流，河牀廣闊，都是石礫，我們的路徑沿河而上。我們在此休憩半小時，喫了早餐，再向前去，時時穿過河流，或在石礫的河岸上行走，直到午時相近，河牀變作岩石，兩岸都是邱陵。向前不遠就是絡繹不斷的山峽，我們進入山峽以後，須在岩石上爬行，又須時時在河流中穿去穿來，或在森林中截取捷徑。這是疲憊的工作；且在下午三時左右，騰雲蔽天，山中隆隆的雷聲表示大雨將至，我們必須尋覓一個搭棚的地點，再過一會，來到洛增柏先生的一座老屋。他的小宿舍的骨架還是留着，我的挑夫們就去斫取樹葉，剛在雨勢開始時急忙做成一個屋篷。行李都用樹葉蓋好，挑夫們盡力設法躲雨，在大雨下降時，洪水沿河瀉下，即使我們有意前進，也要被阻。我們燒起火來，我泡好一點咖啡，挑夫們烤熟他們的魚和香蕉(Plantain)，等到天黑以後，我們設法過了一夜。

次日早晨六時，我們依舊動身，走了三小時同樣的路，至少渡過三四十次的河，河水往往深與膝齊。隨後走到路徑離河的起點，我們停下早餐。再在山上走過一條長嶺，高到海平面以上一千五百呎左右。我在此處看見一種從未見過的最纖小而最雅緻的木狀羊齒，只有我拇指指般的莖，卻有十五呎或二十呎高。我又捉得一隻粉蝶屬的新奇蝴蝶，與某種鳳蝶（學名：*Papilio gambrius*）的一隻壯美的雌蝶，這種鳳蝶我一向只覺得雄蝶，形體較小，色彩也很不同。我們向前下嶺而去，路徑很是峻峭，直到全島中心左近一個臨河的地點，就是我們要住二三天的所在。

挑夫們在二小時以內替我搭成一間小小的臥舍，大約有八呎長四呎闊，再用木引做好一條長凳，而他們自己就住在過路人所留下的二三間小舍裏面。

這裏的河面大約有二十碼闊，衝瀉於石子或岩石所成的河牀之上，兩岸都是峻阜，偶或有些平坦的溼澤，在阜麓與河流之間。四面看去都是濃密陰溼的原生林。剛在我們住所前面有一個叢莽掩護的小洲位於中流，所以河面做成的森林缺口略為廣闊，陽光稍可射入。這裏有若干美蝶飛來飛去，但最精緻的被牠逃走，以後就再看不見牠。我在此住了二天半，天天沿河上下去搜索蝴

蝶，一共捉得五六十隻，有幾種是我一向不曾見過的。還有許多種類，我只看見一次，不曾捉來，覺得這些內地的谿谷沒有村莊不能久住，真是一種遺憾。我在每天早晨攜鎗出門捕鳥，還有兩個挑夫幾乎整天在外覓鹿；但是我們都無所獲。我所看見的惟一好鳥就是精緻的安波衣拿刷舌鸚，但都棲在高處，難以射擊；此外幾乎只有摩鹿加大犀鳥，又是我不要的。我始終看不見一隻地棲畫眉，或魚狗，或鴿；而且動物這樣缺乏的森林的確是我一向不曾見過的。除了蝴蝶以外，其餘各羣的昆蟲都是缺乏已極。我本想找些稀罕的斑螫科，和那西里伯的相似地點一般；但我雖在森林、河牀，及山澗中仔細搜索過一番，也只能找出兩種普通的安波衣拿種類。其餘的甲蟲簡直一無所有。

我在這裏時時涉水登山，身邊所帶的兩雙鞋子都穿破了，在回去的路上簡直破成碎塊，故在最後一日只得用襪踏地，忍痛行走，以致蹙腳回家。我和獵手們再從馬卡立啓回到亞崙雅的時候，海上又有暴風雨，我們傍晚到家，一切行李弄得透溼，我們自己也大不舒服。再則我在西蘭島上，到處有一種看不見的壁蝨咬我，大為受苦，這種壁蝨比那蚊、蟻等類都要討厭些，因為牠是沒法防禦的。這最後一次在森林中旅行使我發出一身腫塊，回到安波衣拿以後變成重病，把我禁錮了兩個

月少幾天，——這是我初次遊歷西蘭的不很愜意的報酬，這種報酬剛和一八五九年同時結束。

直到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再從安波衣拿動身，打算沿着西蘭海岸一村一村挨過去，遇有合用的地點就住下來。我帶着一件摩鹿加羣島總督的公文，這件公文通令各地的頭目爲我備辦船隻及船夫。第一隻小船在二天內載我到亞馬嘿和亞歲雅遙遙相對。說來奇怪：亞馬嘿的頭目並不託詞延宕，立刻派出一隻小船，搬上我的行李，入夜以後豎起桅帆，當夜備好船夫，故在次日晨間五時，我們早已開船，——這種果斷敏捷的現象在土頭目當中真是十二分的難得。我們先在塞帕 (Cepa) 傍岸，再到塔密蘭 (Tamilan) 宿夜，——西蘭南岸頭兩個回教村。次日午時相近，駛到和雅 (Hoya)，就是現在這隻船所運送的最遠的地點。埠頭在村東大約一哩，村前有珊瑚礁，須待晚潮到後方可傍村起貨，村中爲遊客設備着一所奇形怪狀的亭子，木料已很腐敗。

這地方並無寬大的船隻足以裝運我的行李，但用兩隻小船卻很合式，不料喇查一定要派四隻。我覺得他的理由不外是：在他治下有四個小村，他令一村派出一隻，對於去取方面不致發生困難。他告訴我，此處最近的忒魯替村 (Taru) 有許多阿爾佛洛人，又有許多刷舌鷄與其他鳥

類。他聲言黑色黃色的刷舌鸚以及黑色的白鸚在那裏都有出現；但我至今還是認定他並不是不熟悉情形，只是有意對我說謊，使我同意於他的運我到那一村去的計畫，可以省卻我所希望的向前一天的航程。這裏的村民也和各處大半的村民一般，看見我的酒精，都想討去一點喝喝；他們只是名目上的回教徒，他們的宗教差不多完全限於不喫豬肉，不喫以外幾種違禁的食品。次日早晨，經過許多麻煩，方纔裝上船貨，平穩地划過忒魯替的深海灣，望見西蘭中部的崔巍山脈。我們的四隻小船用六十個船夫划槳，船上飄着旗幟，敲着「葵葵」並且大嚷大唱，以期振作精神。海水平鋪，晨光朗朗，全部的景物十分宜人。我們上岸的時候，「奧朗卡雅」同着若干頭目，身穿鮮豔的綢短衣，在埠頭上迎接我們，領我到一所預備了的住屋裏來，我決意在此小住幾天，且看附近一帶有無新奇的東西。

我首先問及刷舌鸚，但所得的報告卻不滿意。村中所知的種類只有環狀頸的刷舌鸚與普通紅色綠色的小刷舌鸚，都是安波衣拿常見的東西；至於黑色的刷舌鸚與白鸚則全無所知。阿爾佛洛人住在離村五六天路程的高山上。本村所見的只有一二種鳥類，概無價值可言。我的獵手們單

單獵得幾隻普通的鳥類；雖有優美的高山，茂盛的森林，又是迤東一百哩的地點，我卻找不出新奇的昆蟲，就連安波衣拿和西蘭西部的普通種類也不多見。我留在這裏顯然毫無益處，所以決意及早搬移。

忒魯替這一村人口發達，而屋宇零落，地面很僻。西穀樹（*Sago tree*）叢生於山坡上，與普通生在卑溼地帶的情形顯然不同；但是仔細一看，卻看出牠們都生在疏鬆岩石中間所有的窪地上，這種窪地既受雨水的浸潤，又有許多澗泉滴流其間，時時保持着豐富的溼氣。西穀就是村民的主糧，他們似乎只種有幾小片的玉蜀黍和甘薯。所以昆蟲當然缺乏：這在前文已有解釋。本村的「奧朗卡雅」有了華麗的衣服，精美的油燈，以及其他值錢的歐洲貨物，但他日常的食品卻只有西穀與魚類，和其餘的村民正是一樣清苦。

我住在這個無聊的地方三天以後，就在三月六日早晨坐着兩隻小船動身，這兩隻小船和以前四隻本是一樣大小的。我向頭目一再交涉，經由頭目許我用這兩隻船駛往托波（*Tobo*）——我打算在那裏小住幾天，——以前進很快，先在來伊穆村（*Laienu*）換了船夫，再在大雨中

到了亞替亞哥 (Ahtago)。拍岸的海浪很大——夜間如果起了大風，大約還要更大——我們的船隻都被涌上岸來。我在「奧朗卡雅」家裏喫了晚餐，記下阿爾佛洛人——他們住在內地的高山上——的若干字語，回到船上睡覺。次日早晨，我們依舊前進，先在瓦立那馬 (Warenama)，再在哈托麥騰 (Hatomenen)，換了兩次船夫，這兩處大浪拍岸，沿岸又無港口，所以船夫上岸下船都要泳水。三月七日傍晚，我們到了巴圖阿薩 (Batassa)，——隸屬於托波的喇查而由班達的政府統治的第一村，——因為海水洶涌向西的緣故，拍岸的波浪十分厲害，因此，我們繞過村莊所在的岩角，駛到其他一邊的海岸，卻也好不了許多。但是我們只能在此上岸。等到岸上的人在岸邊擺好一排木塊用作拖船的襯墊以後，我們候到猛浪一過，立刻對準岸邊盡力划去。我們的船隻靠到岸邊以後，船上的人立刻跳出船外，同着岸上的人合力拖船上岸，只因人數不夠，以致海浪屢次從船尾衝上船來。幸虧海岸很是峻滑，所以船身並無損害。隨後第二隻小船既有兩隻船的船夫一同來拖，拖上岸去就沒有困難了。

次日早晨，潮水低落，浪花涌現於離船頗遠之處，我們先將船隻拖近岸邊，候到平穩的時候，安

然出海。以後我們又在兩村添入船夫，他們都泳過拍岸的海浪上船而來；而在第二村又有喇查上岸陪我同往啓薩老特（Kissa-lant）而去，他在那裏建有一所房屋，許我借住。啓薩老特也有拍岸的猛浪，我們費盡周折，纔把船隻拖上岸去。我從安波衣拿動身的時候，大家都說海水平穩，風勢遠離海岸，但就這次以及歷次的情形看來，我對於航程上相隔二三天各地的風勢和節季，實在不能得到何種可靠的消息。就表面上看來：由於西蘭島一般的方向（東南東及西北西）的關係，在正西的季候風吹來時，南岸就有猛浪，又無何種屏蔽，而向東航行卻只在這時候趁着順風是平安的；再在正東的季候風吹來時，就是我預定要沿着北岸折回瓦亥的時期，大約北岸也是暴露而危險的。但是班達海的正西季候風一般的方向雖則涌起狂濤來衝撞海岸，我們卻得不到何種順風的利益；因為我們沿路反而都遇着東南風，而且正東風——我猜測這一層是由於許多海灣和海角的緣故，——以致從安波衣拿動身以來，幾乎始終都要划槳。所以這種正西的季候風對於我們有百害而無一利，雖則從前大家都說牠可以擔保我們航程的順利。

我在啟薩老特雖則只住上三天就感到住在此地的無謂，當即請求喇查指派船隻和船夫運

我到哥蘭 (Goram) 去，無奈被他再三延擱，竟住到四個星期。他並不指派就近的船，卻要尋覓幾哩以外的船，經過多次延擱以後，纔有一隻過來，卻又破爛不堪，並且我的行李也裝不下。他吩咐手下人趕快再找一隻，許我三天以內可到，不料過了六天還看不見一個影子，所以我們只好向鄰村去找了一隻——如果當初就用這種辦法，也許早已成事。船隻找好以後，卻要補隙蓋篷，船主與喇查的船夫又有紛爭，以致再誤十幾天，我在這許多天完全得不到什麼東西，纔知這部分的西蘭在動物學上真是一片沙漠，雖則風景很美，植物很盛。這的確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現象，我到現在還是索解不得；總計我在這裏一個月內所獲得值得注意的東西只有少數優美的介殼。

挨到四月四日，我們纔坐一隻載重四噸左右的小船動身，我的許多箱篋只得打做一包，以便騰出睡覺和烹飪的地方。這隻船在構造方面並無一「盎司」的鐵或一呎的繩，在裝飾方面又無一點瀝青或油漆。船板都用通常機巧的方法拿木栓和藤索湊合起來。用竹豎起一個三角當做船桅，不需什麼護桅索，上面張着長長的蓆帆；兩把舵用藤掛在後部的兩邊船舷，一個木錨用一條長長的粗藤當做錨鏈。船夫只有四個，容身於船頭和船尾上大約四呎長三呎闊的位置，僅有斜坡

形的船篷上可以躺一躺。我們的航程幾乎有一百哩，全程暴露於班達海的風濤之中，這種風濤有時候是很厲害的；我們幸而遇着風平浪靜，所以航程還比較的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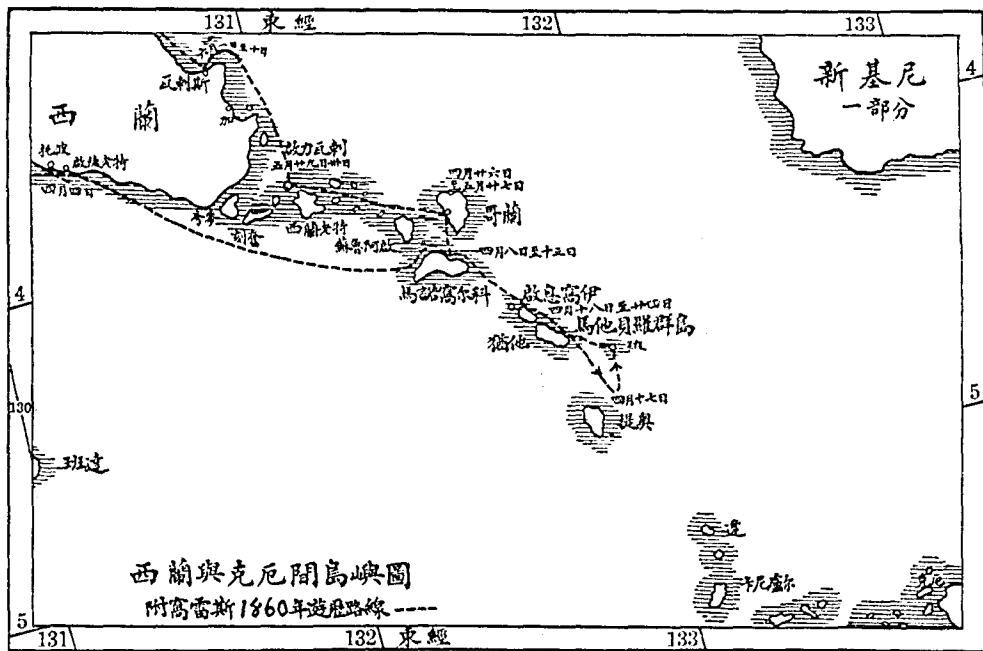
次日，我們經過西蘭東部的極端，這極端處由一簇石灰岩的圓邱構成；再經過夸麥（Krammer）與刻奮（Kelling）兩島——人口都很發達——望見啟爾瓦魯（Kilwaru）小城，似從海中涌出，可說是村式的威尼斯（Venice）。這小城的外觀真是奇特已極，並沒有一點陸地或植物可以看見，彷彿是遠遠浮在海上的一個大村。這大村的所在固然有一個若干英畝的小島，但是環島的房屋突出水上，搭樁架造，密密相連，以致全島都被遮藏了。這地方原是交通的孔道，東方諸海各項產品的大市場，有許多部季斯商人與西蘭商人僑居於此；這地方所以被選為市場的理由大約在於接近西蘭老特（Seram-Laut）與西蘭東端兩處淺灘中間所有惟一深水的海峽。我們至此遇着迎面的東風，只得持竿撐船，撐過三十哩光景的西蘭老特的淺水珊瑚礁。我們航程上所有惟一的危險剛在航程的結尾，因為我們在向馬諾窩爾科（Manowolko）——哥蘭組最大的島嶼——划去的時候，竟有一種有力的向西洋流攆走我們的船隻，彷彿要遠離島岸一般——這

一層既是可厭，又是可危，因為剛纔所吹的東風也許使我們有許多天不能回來，而且我們所帶的淡水又支持不到一天。我在緊急的關頭取出一些火酒給船夫們喝了，他們的臂膀添上新力量，果然及時駛出洋流的勢力以外。

哥蘭羣島——馬諾窩爾科

我們到了馬諾窩爾科以後，纔知喇查駐節於對面的哥蘭島；當經派人過去請他，同時又有一大所草舍給我們住宿。喇查乘夜而來，次日親來看我，果是三年以前我在阿盧所認識的喇查。他對我非常親切，我們攀談很久；但我請他派出一隻小船和船夫運我前往克厄的時候，他卻說出許多困難來。這裏並無「普牢船」，因為牠們都已駛往克厄或阿盧；即使可以找到一隻，也是沒有船夫，因為這時候大家都在出門經商。但他答應代我去找，我只得等候着。隨後的兩三天攀談更多，他說的困難也更多，我因此有了時間可以考察本島的地面和居民。

馬諾窩爾科大約有十五哩長，是一個上升成陸的珊瑚礁。離岸二三百碼的內地擁出珊瑚岩的懸崖，有許多處挺拔而上，高到一百或二百呎；並且據我所得的報告，全島都是如此，並無別種岩



石，又無河流。少數的罅隙和裂縫做着一種路徑通到懸崖的頂尖。頂尖上有一片參差起伏的曠野，居民所有主要的蔬菜都種在那裏。

這裏的居民——至少是主要的居民——都是馬來種族，在血族上比西蘭島的回教徒還要純粹得多；這一層大概是由於最初殖民來到的時候，這些小島上面並無土著的民族。在西蘭島上，巴布亞種族的阿爾佛洛人（Alifuros）佔着優勢，馬來種族的面貌罕有出現；但在這裏，情形剛剛相反，馬來人與部季斯人的混合種再摻入一點巴布亞人的成分，產生出一套美貌的人民。下級人民幾乎全由鄰近諸島的土著構成。他們是一種純潔的民族，具有顯異的巴布亞種族的面貌，鬚髮與棕色皮膚。哥蘭的語言在西蘭東端及鄰近諸島一律通行。這種語言和西蘭的各種語言大略相似，但有一種特別的成分，這種成分在馬來羣島其他各種語言當中，我簡直沒有看見過。

我在這裏稽延多時以後，——這是一年中這段時期的寶貴來設想，——方纔覺得一隻可憐的小船和五名船夫，將我絕對必需的行李勉強裝入以後，連坐臥的地方簡直都沒有了。他們滿口誇美這隻小船對於航行的相宜，並且對我切實的說，在這一季船隻越小越好。我們最初傍岸

而行，次日早晨（四月十一日）駛到本島的東極端，忽有西南西的風吹來，剛剛可助我們航往馬他貝羅羣島（Matabelle Island）而去，計有二十哩不到的距離。我本來不很喜歡這種天空陰霾，海浪翻騰的景象，船夫們也很不願意去嘗試；只因我們不能希望更好的機會，我就執意要去試一回。小船的跳動和顛簸不久使我墮入可憐的境地，我只得躺下，一切事體置之不管。過三四小時以後，他們就對我說是快要到了；但再過二小時在我起來的時候，太陽剛剛下山，我們離開目的地還是很遠，因為路上曾有一種有力的洋流抵抗我們的前進。入夜以後，逆風比較的利害，我們只得收帆。隨後風也靜了，我們划槳而前，間或乘風張帆；直到次日晨間四時方纔到達啟息窩伊村（Kissiwoi），在最後的十二小時內只航了三哩路。

馬他貝羅羣島

天明以後纔知我們已在一個美麗的小港內，這小港由離岸二百碼左右的一個珊瑚礁構成，十二分的護風。我們從上一日的早晨起，不曾喫過東西，至此方在岸上安然預備早餐，直到午時左右乃再開船，傍着本羣島的兩島而行，這兩島成一直線，中間隔着一個狹海峽，似乎全由上升的珊

珊瑚構成；但就沿岸各方的「堡礁」(barrier reef)看來，顯已有過一種陷落。在海面稍稍高涌的時候，這種暗礁就有幾處只被一線的碎浪所標出來；但是其餘幾處卻有死珊瑚的脊岡露出水面，脊岡上又有高聳的幾處足以養活少數的灌莽。這是我初次所遇真正的堡礁的實例。這種堡礁由於陷落而成，有如達爾文先生所明白指示的一般。在有屏蔽的羣島當中，由於缺乏巨濤和碎浪的緣故，(這種浪濤在大洋中促成尋常高潮標以上的破碎珊瑚堡)堡礁罕有升到水面，所以罕能辨認出來。

我們駛到南島叫做猶他 (T. E.) 的末端以後，要想駛往最近的提奧島 (Teori)，竟候了兩天的風，我以為往遊克厄真是絕望了，就決意要回頭來。我們趁着南風開船，後來卻忽然變成東北風，誘得我再向南方航行，心中希望這種風就是幾天順風的開端。我們向着提奧很順利地航行一小時左右，風勢又轉為西南西，我們被他逐出路線以外，在黃昏時進入一片茫茫的大海，與目的地的下風一邊足足相距十哩。船夫們驚惶萬狀，因為我們如果依舊前進，也許要坐這隻沒甲板的小船飄了一星期的海；否則也許飄到新基尼的沿岸，大家不免見害於土人之手。我不能反對他們這

種猜測的可能性，而且我把當時的風向阻礙我們的回頭路對他們說明以後，他們仍舊執意要回去。於是我們掉頭而回，但是前進的方向對於猶他並沒有比對提奧靠近了一點；幸而我們在十時左右遇着一個小珊瑚島，就在牠的下風處泊到次日早晨，其時風向順利，吹送我們回到猶他，我們即在當日傍晚（四月十八日）到達馬他貝羅的第一個埠頭，我決意在此暫住幾天，然後再返哥蘭。我覺得克厄與其居間諸島不能往遊真是十分可惜——我在西蘭的失望原想在克厄取償，因為我在從前航往阿盧的時候，曾在克厄匆匆遊歷過一次，採集了許多稀罕美麗的昆蟲。

馬他貝羅的土人幾乎完全從事於製造椰子油，製好以後賣給部季斯與哥蘭商人，由商人轉運到班達與安波衣拿。島上崎嶇的珊瑚岩對於椰子棕櫚的發育似乎十分相宜，這種棕櫚滿布全島，直達頂尖，全年產生椰子。此外又有大宗檳榔子或蒟醬果的棕櫚，這些棕櫚的堅果切薄曬乾，磨成一種漿糊，暢銷於嚼蒟醬的馬來人與巴布亞人。這裏一切小孩們，甚至剛剛能跑的小孩們，嘴上都啣着一團骯髒模樣的紅漿糊——這一層比他們吸雪茄煙的模樣還要討厭；至於吸煙一層，在他們未曾斷乳以前就很常見了。椰子，甘藷，以及不常有的西穀餅，煮完油汁的廢椰子，就是這些土

人的主糧；這種不合衛生的惡食的影響，可以從他們的時常發疹，時常有壞血皮膚病看出來，並且從小孩們的頭面上生出許多瘡毒而成爲癩痕看出來。

村莊都在崔巍崎嶇的珊瑚峯上，只有峻峭的狹徑可以通上，遇有裂罅則架梯造橋而過。村中腐敗的皮殼及油渣狼藉滿地，屋舍黑暗，油膩，醜陋，達到極點。村民都是窮苦，醜陋，而醜陋的野蠻人，穿的是永永不換的破布，喫的是最惡劣的食物；點滴的鮮水都要從海濱取上，洗滌一層絕未計及；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很富裕，很有購買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能力。家禽很多，我每次往遊各村，村人都把禽卵給我，禽卵被村人看做愛物或商品，絕對不喫。婦人幾乎都戴着塊狀的金耳環，並且各村都有幾十管小銅礮狼藉地上，雖則他們平均都費去十鎊左右賣得一管。各村的主要人物都來看我，身穿花緞的衣服，雖則他們的屋舍和日常費用並沒有比別的村民好了一點。若把這些村民和婆羅洲的山居帶阿克人，或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們臨流而居，身體和屋宇都很潔淨，又有許多滋補的食物，養成健康的皮膚與優秀的容貌——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隔。在事實上，各種野蠻民族中間所有的差別與各種開化民族中間的差別幾乎是一樣大的，並且我們很可

以斷定高等的野蠻民族比下等的開化民族要好得多。

馬他貝羅只有少數奢侈品，其中有一項是棕櫚酒，就是椰子的花梗上所取來的醱酵的樹汁。這確是一種很好的飲品，雖與啤酒一樣的醉人，卻和蘋果酒更爲相似。還有嫩椰子也很繁夥，故在內地無論何處，只須走了幾碼攀上樹去，就可找出一種甘美的飲品。這種飲品就是果肉不會變硬的嫩果的汁水；那時候的汁水格外豐富，清潔，而養神，並且膠質的果皮也被認作一種大奢侈品。充分發育的椰子的汁水就被認作難飲而拋棄，雖則比起又老又乾的堅果的汁水還是甘美得多。——在我們本國只能找到這種汁水。椰子的果肉我當初並不喜歡喫；只因水果這樣缺乏，——除了特別的節季以外，——所以不久即能賞識水果性的任何東西。

歐洲有許多入總以爲香味佳美的水果叢生於熱帶的森林之中，如果聽說這大片繁茂的羣島——那植物的繁茂在世界上罕有其匹——所有真正的野生水果，無論是那一個島，量和質都比不上不列顛，他們當然要驚訝起來。野生的草莓和覆盆子有幾處也可找到，但都是惡味難喫的東西，完全比不上我們的黑莓和漿果（Whortleberry）。再則「加那利」堅果（Canary-nut）

大略可以比擬我們的榛子，但我不曾遇到其餘的東西可以勝過我們的山查子，山楂實，榲實，野梅和橡實——這種種果實都可以大受這些島嶼的土人的誇美，而成爲他們糧食的重要部分。一切優美的熱帶水果都和我們的蘋果，桃，梅，經過等量的栽培；牠們野生的原型如有找尋出來，往往都是不好喫，或不可喫。

馬他貝羅的居民正與東西蘭 (East Ceram) 哥蘭兩地大半回教村的村民相似，對於俄土戰爭抱着奇怪的觀念。他們深信俄國人不但被土耳其人打得大敗，而且完全被土耳其人征服，業已改奉回教！他們總不信實際上並不如此，總不信那可憐的蘇丹，若無英法兩國相助，早已不可收拾。他們還有一個觀念，就是土耳其人是世界上最魁偉最剛強的民族——實在是一族巨人；那些人喫肉無算，最是凶猛無敵。這種荒謬絕倫的觀念如果不是起原於阿剌伯的祭司或參拜麥加而回的回教徒——這些回教徒也許聽說從前土耳其人震撼全歐的時候，土耳其的軍隊非常勇猛，所以猜測現在土耳其人的性質和戰略一定還是相同——就不容易明瞭牠的來歷了。

哥蘭

穩定的東南風吹來以後，我們即在四月二十五日回到馬諾窩爾科，次日航往哥蘭的首村溫多 (Onlor)。

哥蘭全島的周圍有一圈離岸五百多碼的珊瑚礁，——間斷的地方很少——可以從一帶海水的淡綠色看出來，僅在潮水最低的時候纔有岩石露出水面。這一圈珊瑚礁中間有若干深水的入口，入口裏面有良好的拋錨所。岸上的陸地漸漸升到不很高的高度，沿岸有許多小河流入海中。單就這些小河而論，已可證明本島並非全是珊瑚，否則島上的水都要滲入多孔的岩石裏面，與馬諾窩爾科及馬他貝羅相同了；再就河牀的石子和岩石而論，更有確鑿的證據，因為牠們現出各種成層的結晶岩。島上距岸一百碼左右聳出一重珊瑚岩，有十呎或二十呎高，背後就是參差起伏的珊瑚表面向着內地傾斜而往，再在微微升高以後即有第二重珊瑚岩來攔隔。還有相似的若干重更爲高聳，且在本島最高的部分都有珊瑚出現。

這種特殊的構造所給我們的教訓是：這地方在珊瑚未曾形成以前已有陸地存在；這陸地漸漸沉陷，而有相間的靜止，其時周圍的暗礁依次形成而上升；隨後這陸地上升到目前的高度以上。

而在目前又已再在沉陷中。我們這種推論的原因在於周圍的暗礁就是一種沉陷的證據；假使本島再上升了一百呎左右，目前的暗礁與暗礁以內的淺海即可變成一重珊瑚岩與一片參差起伏的珊瑚平原，剛與目前島上所有各種的珊瑚岩相似。我們又可認定這些變動都發生在一個比較新近的時代，因為珊瑚的表面不會受了多大的氣界作用，而且散布於本島表面直達頂尖相近的千百介殼，又與海濱上所發現的極其相似，還有許多留着固有的光澤和色彩。

哥蘭組在原始時是不是新基尼或西蘭的一部分，實在難以斷定。如果這一組島嶼——有如我所假設的一般——在動物界發生現有物種的時期以內曾有完全沉沒的事實，牠們現有的物種對於上面這個問題是沒有多大貢獻的；因為這些物種一定都在新近纔由四周的陸地傳播而來。而事實上這一組島嶼的物種的貧乏剛與這個見解十分相合。有許多物種與東西蘭完全相同。同時又與克厄羣島及班達極其相似。有一種精緻的鴿（學名：*Carpophaga concinna*）棲息於克厄、班達、馬他貝羅，及哥蘭各島，而在西蘭卻由一種各別的物種（學名：*Carpophaga neglecta*）來補充。並且這四組島嶼的昆蟲更有一種共同的外觀——這種事實似乎表示從前有一片廣漠

的陸地已在新近由這一個範圍裏面隱沒下去，那一片陸地就是牠們所有少數特殊物種的來歷。

哥蘭人（我在他們中間住了一個月）是經商的民族。他們每年都要前往的寧白爾（*Teanimber*）、克厄羣島、阿盧羣島、與新基尼的西北岸從厄塔那塔（*Oetanata*）到薩爾瓦底（*Salwatty*）一帶，以及威濟烏、密索爾諸島。他們也要前往替圖阿、德拿特、班達、與安波衣拿。他們所用的普牢船都由克厄羣島那種奇怪的造船民族造成，那一種民族每年造出幾百隻大小不等的小船，那些小船形式的優美和結構的精巧真是翹然特出。他們主要的商品就是海參、藥用的「馬梭」（*Mussol*）樹皮、野荳蔻、及玳瑁，都在西蘭老特或阿盧賣給部季斯商人，罕有運往其他市場出賣。再就其餘各方面說，他們確是一種怠惰的民族，苟且度日，好吸鴉片。他們的工藝品只有帆蓆、粗布、與露兜樹葉做成的箱篋，這些箱篋染成美色，飾以介殼細工。

這個八哩或十哩長的哥蘭島竟有一打上下的喇查，這些喇查與其他土人簡直一樣的苟且度日，除了接受荷蘭政府的命令，得以仗勢行權以外，僅擁有一個虛位。我友安麥的喇查（*Rajah of Ammer*）——普通稱為哥蘭的喇查——告訴我說，在幾年前荷蘭人未曾干涉本島事務的

時候，商業的進行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和平，當時互相競爭的商船在前往同一地點的路上，或在同一村莊賣貨的時候，往往互相爭鬪。但到現在這種事件早已絕跡——這就是開化政府加以監督的一種好結果。不過各村中間的爭論有時還用爭鬪來解決，我有一天親眼看見五十左右男人荷着長鎗與彈藥帶，整隊過村。他們爲着某種侵害或疆界的爭論，從島上的那一邊過來，預備和平談判不能解決之時即可訴諸武力。

我在馬諾窩爾科曾用一百枚「夫洛麟」(Dorins 原註：合九鎊)買得一隻小普牢船，這隻船即在次日送到哥蘭，因爲據說哥蘭住有若干克厄的造船匠，修理上比較容易。

我們僱得工匠開始修理以後，我對於採集一層只得立刻丟下不做，因爲我自己若不時時在場監工，工作就做得很少。我打算用這隻船從事長途的旅行，決意把牠配置妥貼，親身去做船裏的一切工作，由手下兩個安波衣拿的童子相助。看我的人很多，他們看見一個白種人做工不免喫驚，看見我在船裏所做各種新奇的布置尤其喫驚。幸而我自己有幾項工具，有一把小鋸和幾把鑿子，可以用來配製鐵樹的重板當做地板的材料和三角梳的扶柱。這幾項工具原是倫敦的上等出品，

很是合用；如果沒有牠們的話，即使我想做得一半的精巧，或者費去加倍的工夫，也是不可能了。我僱了一個克厄工匠裝上新船肋，買了部季斯商人的鐵釘——價錢是八便士一磅。但我所帶的螺絲錐都是太小；我們既無螺鑽，只得用熱鐵來穿孔——這是一種最麻煩並且最不滿意的辦法。

有五個工人做到完工爲止，完工以後和我同往密索爾、威濟烏及德拿特。但他們作工的觀念和我大不相同，我對付他們真是十分困難；他們罕有二三人以上同來，來了以後又要託故回家，只做半天的工。他們又要預支工錢，時時說是缺少糧食。我把工錢預付他們以後，他們在次日總是不來做工，但我不肯再付的時候，他們就有幾個不肯再來做工了。在將次完工的時候，這班工人尤其難於對付。有一個工人的叔父剛有戰爭——一種黨爭——要他相助；又有一個的妻子害病了，不放他來；還有一個害着瘧疾，頭痛，背痛；還有一個遇着固執的債主，不肯放他走開。他們都已預支一個月的工錢，數目雖則不多，卻須使他們歸還，否則全數的工人都要不來做工了。因此，我差出一個村警去抓了兩個工人，監禁一天，還我所欠的四分之三。那害病的也還了我，那舵手自覺替人代爲負債，只取所餘的工錢。

我們在這時候對於新基尼經商的危險得到一個明顯的證據。有六個餓得半死的男人坐着一隻小船逃到本村，他們原有的兩隻普普牢船只逃出這一隻，其餘的船員（計十四人）已爲新基尼土人所殺。這兩隻船原在數月以前離開本村，被殺的船員有喇查的公子，與許多村民的親屬同奴隸。這個消息傳到以後，哭泣的聲音真是悽慘已極。有二十個婦人因爲失了丈夫，兄弟，兒子，或比較疏遠的親屬，立刻發出悲痛的呼號，嗟歎和啼哭，相間的連續到夜深爲止；而我所住的屋舍剛剛擠在本村主要的住宅當中，所以我們的處境最是難堪。

這次肇事的地點與拉卡喜阿（Lakahia）小島約略相對，似乎原是有名凶險的村莊，那兩隻船只在幾天以前方纔駛到那裏想買些海參。各船員都留在岸上，船隻泊在貼近的小河裏，他們在日中和巴布亞人議價的時候，竟被巴布亞人殺害。那六個逃生的人剛在船上，看見情形不好，急忙跳入一隻小船，划槳出海，逃了回來。

新基尼的西南部——土著商人叫他做『巴布亞科尉宜』（Papua Kowiyee）與『巴布亞奧能』（Papua Onen）——住有幾種最陰險最殘忍的民族。初期的探險船有許多隻的領袖

和一部船員都在這些地方被害，直到現在逐年還有幾人被殺。哥蘭與西蘭的商人通常並不犯怒；他們熟悉那些土人的性質，不會有什麼侮辱土人或開明搶騙的嘗試以激起土人的襲擊。他們逐年都往相同的地方去，那些土人決計不會害怕他們，有如歐人受其攻擊所可歸咎的原因一般。其他廣大的地域，例如密索爾，薩爾瓦底，威濟烏，與鄰近沿岸的幾部分，都住有相同的巴布亞民族，卻都有初步的文明——這大約是由於混合種的商人住在他們中間的緣故——並且許多年來都沒有這樣的襲擊發生。但在西南岸上與佐比（Tobie）大島上的土人卻很野蠻，一有機會就要搶物殺人，因為他們靠那廣漠的山林的掩護，不會受到什麼懲創，所以養成這種惡習。在上文所說肇事的村莊，四年以前曾有五十多個哥蘭人被殺；那些蠻民既從普牢船中奪得大宗的戰利品與一切附屬品，如果商人依舊前往經商而又不圖報復，這種襲擊的行動怕要層出不窮。要懲創那些蠻民須用專斷的手段，例如設計擒獲他們的頭目，責成他們捉拿殺人的凶手之類。但是這種手段與荷蘭政府對付土人所採用的制度截然相反。

從哥蘭往西蘭的瓦亥

後來我的小船下水了，船夫也齊集了，就在次日（五月二十七日）揚帆開船，哥蘭人看了不免大大喫驚，因為這種敏捷的舉動在他們看來是很新奇的。船上除了兩個安波衣拿童子以外，還有三個男人，一個男孩，雖在划槳前進的時候不免人數太少，但在揚帆開船的時候卻很夠了。次日天氣很溼，有時暴風，有時無風，有時逆風，我們經過若干周折，航到啟爾瓦魯（Kilwatu）——遠東部季斯商人的首城。我要買些東西，在此停泊兩天，又有一隻馬加撒的普牢船把我兩箱標本帶往德拿特去，所以我自己少了一種牽累。我買了許多小刀，盆碟，與手巾當做商品，再加上我自己原有的庖刀，布疋，與細珠，倒也合成一宗雜貨。我再買兩枝塔形的小鎗，以博船夫們的歡心，因為他們執意要預備武裝以防海盜的襲擊；此外再買些香料及食品，我的錢財就使完了。

啟爾瓦魯小島只是一種沙洲，洲上剛剛容得一個小村，介在西蘭老特與啟薩（Kirisa）兩島之間，相隔的海峽各有六七百碼闊。這小島四周都有珊瑚礁包圍着，在兩種季候風中都有良好的拋錨所。雖則縱橫不過五十碼，超出高潮不過三四呎，卻有許多上等飲水的井；這種奇特的現象彷彿表示那地下深處的流水與其他諸島相連。本島的位置既在巴布亞人貿易地域的中心，島上又

有這種種的便利，所以部季斯商人時時在此駐足。哥蘭人運出他們的產品來交換布疋，西穀餅，和鴉片；四周諸島的居民也都抱着相同的目的到了本島來。本島就是前往新基尼各部分從事貿易的普牢船的集合地，這些普牢船在出發時整理船貨，返家時預備一切，都在這裏措辦。運到這裏的貨物以海參與「馬綏」樹皮最爲大宗，其餘野荳蔻，玳瑁，珍珠，與風鳥較爲小宗。西蘭島的村民運出大宗的西穀，分配於邁東的諸島，而由巴里與馬加撒運來的穀米，賣價也不很貴。哥蘭人都到這裏採辦鴉片，一則可以自吸，再則可以轉賣於密索爾與威濟烏；那兩處的鴉片已由他們輸入，所有頭目與富人都很愛吸。巴里來的雙桅小船買去巴布亞人做奴隸，飄海的部季斯人駛着笨重的普牢船，直從新嘉坡而來，裝運中國人的工店與克林人的商場所有的出品，以及郎卡邑 (Lancashire) 與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的織布機。

有一個部季斯商人新從密索爾來到這裏，替我助手阿倫查理士帶來一個消息，他和查理士很是熟識。他切實的說，查理士正在製造鳥雀和昆蟲的大宗採集品，雖則風鳥並無所獲，因爲賽林塔 (Silinda) ——查理士所在的地方——不是風鳥的產地。這種情形大致上是滿意的，我心中

急急想到他那裏去。

我們在六月一日早晨離開啟爾瓦魯，趁着強大的東風，在午時前後繞過西蘭的尖端，洶湧的海洋震盪我們的普牢船，損壞我們的陶器。我們看看天氣不好，駛入暗礁以內，在瓦刺斯村（*Wassars*）的對面下錨，等候天氣的變化。夜間暴風連綿不斷，我們泊在良港裏面，也是震盪不安；而在次日早晨尤其可恨，因為我們全體的船夫都已逃走，帶去他們自己的一切物件以及我們的一點東西，我們留在船中並無小舟可以傍岸。我立刻吩咐手下的安波衣拿人裝鎗鳴放，表示遇難。不久即由村正派出一隻小舟渡我上岸。我請求村正立刻派人向鄰近各村追究在逃的船夫。我的普牢船拖入一條小河裏來，在低潮時可以困着於泥岸中；又有一部分的屋舍給我暫住。我在當時自謂主要的難關都已過去，不料忽然又有這種波折。我對那些船夫既是十二分的優待，他們要求的事物也幾乎一一照辦，所以他們出逃的原因只可說是他們不會受慣白種人的約束，不曾明瞭我對他們的主意而起無謂的恐慌。那年紀最大的船夫素吸鴉片，又以竊賊見稱，只因當時有一船夫不能同來，所以用他替代。我覺得誘惑其他船夫逃走的一定是他；他們對這一帶地方既很熟悉，

動身出逃又已若干小時，所以要捉拿他們的機會實在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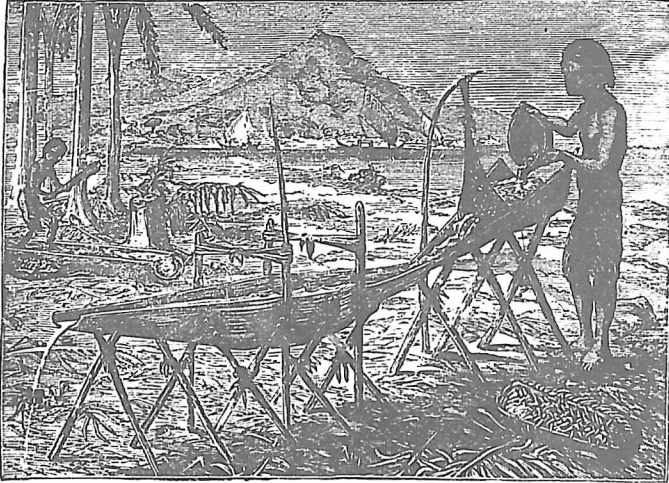
這是東西蘭出產西穀的地域，四周諸島的日常食物大半取給於此，我在此羈留一星期，看見西穀製造的方法，得到幾種有趣的統計。那西穀樹是一種棕櫚，雖則罕有椰子樹這樣高，卻比椰子樹粗大些，羽狀有刺的巨葉滿佈於樹幹上，只有多年的老樹方纔凋落。牠有一種纏繞的根莖，與「尼帕棕櫚」(Nipa palm) 相似，在十年或十五年左右的年齡發出樹梢的穗狀花，開花以後全樹枯萎。牠生長在溼澤內，或在岩坡的溼孔內，與鹹水浸潤的地方似可同樣的發育起來。巨葉的中肋是這些地方最有用的物件，可以用來代竹，並且有許多用途比竹更好。這中肋有十二呎或十五呎長；發育完全的中肋，下部正和人腿一樣粗大。質量很輕，全由緻密的木髓蓋以一層堅硬的樹皮而成。房屋完全可用牠們蓋造；既可用作絕妙的屋椽；剖開以後又可鋪作地板；再擇大小相等的相並釘好以後，做成木框屋的嵌板，更是十分整齊；這種牆壁比木板做成的要來得好，因為牠們並不纏縮，無用油漆，其用費尚不及木板之四分之一。若把牠們好好的剖開削平，即可做成薄板，再用樹皮栓湊合一起，就是哥蘭的葉蓋箱 (leaf-covered boxes) 的基礎了。我在摩鹿加羣島所用的一

切昆蟲箱都是安波衣拿製造的這種箱子，內外蓋上厚紙以後，堅固輕巧，昆蟲針又戳得很牢。西穀樹的葉片摺好以後，平鋪的縛在比較細小的中肋上，成了一般所用的『阿塔普』（atap）——即屋簷——而樹幹的出品更是幾十萬人的主糧。

村民要製造西穀的時候，先擇定一株充分發育而將次開花的西穀樹，將樹身從貼近地面處砍下，除淨樹葉及葉柄，再剝去樹幹上側的一條闊闊的樹皮。從此露出木髓的物質，在樹根相近是鏽色，以上就是純白色，大約和乾蘋果一樣堅硬，其中有木質纖維直穿而過，大約每隔四分之一吋即有一條纖維。這種木髓用一種特別的器械敲成一種粗粉，那種器械就是一個硬木的重棍，粗鈍的一頭牢牢嵌着一塊鋒利的石英，突出棍外約有半吋。用這木棍連續敲擊，將木髓的狹條逐一敲下，落入樹皮做成的圓筒內。這樣逐漸敲取下去，全部的樹幹都被取淨，單單留下一層半吋厚的皮殼。這種木髓盛在籃內，（籃用鞘狀的葉脚做成）攜往就近的水邊，水邊備有一個洗滌機，這洗滌機幾乎全用西穀樹本身的東西做成。魁偉的鞘狀葉脚做成水槽，嫩椰子樹的葉柄上所取下來的纖維質皮殼做成濾水器。拿水傾在整堆的木髓上，木髓抵在濾水器上再三搓捻，等到所有的澱粉

都已濾清，即將纖維質的廢物拋去，再倒上新的一籃木髓來濾。濾下來的西穀澱粉溶在水中，流入水槽，水槽中心凹下，澱粉沉澱於此，餘水從淺出口滴流而下。水槽將次盛滿澱粉的時候，即將澱粉——微有紅色——做成三十磅光景重的圓柱，再用西穀葉蓋好，當作生西穀出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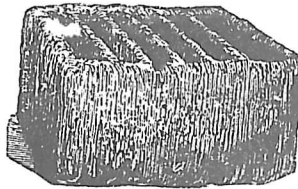
這種生西穀用水煮熟，成爲厚膠狀的一團，頗有澀味，與食鹽、香櫞果 (lime) 及紅番椒 (chilies) 同喫。而在小泥爐內烤成餅狀又可做出大宗的西穀麵包，那泥爐有六條或八條平行的裂縫，每一條裂縫大約有四分之三吋闊，全爐爲六吋或八吋的正方形。生西穀弄碎，曬乾，搗粉，仔細的篩過。泥爐炙在潔淨的餘火上面，拿西穀粉虛鬆地盛滿爐內。再用一片扁平的西穀樹皮遮蓋泥爐的裂口，大約在五分鐘以內，爐裏的西穀餅就烤好了。這種餅趁熱加些乳油，很是好喫，若有一點蔗糖和椰子搗入去烤，尤其好喫。這種餅很是柔輒，與玉蜀黍粉烤成的餅有些相似，但有一點特別的氣味，這種氣味在我們本國所用的淨西穀裏面就沒有了。這種餅可用幾天的陽光曬乾，每二十個縛成一捆。曬乾的西穀餅可以保藏許多年，很是乾硬粗糙，只因土人自幼吃慣，所以連小孩們咬這種硬餅，都和我們的小孩們吃麵包和乳油一樣的高興。若把這種硬餅醃水再炙一次，卻和新烤的



洗滌西穀



西穀棍



西穀盤

也差不了許多；我每天用來替代麵包的就是這種餅和咖啡。若把硬餅浸透煮好，即成爲一種很好的布丁或蔬菜，很可以節省我們的米，因爲在這裏有時難以得米。

這樣整株的樹幹，——大約二十呎長，四五呎周圍，——只用少量的勞力和製造，即可變成食品；真是一種奇特的現象。每一株大小適中的樹幹可以製成三十一「托曼」(Tomans)——即三包——的澱粉，每一「托曼」有三十磅重，可以製成三分之一磅的餅六十個。一個男人每一餐喫兩個餅就儘夠了，每一天有五個餅也儘夠了；故就一株樹做出一千八百個餅，共有六百磅重來計算，一株樹就可以供給一個男人的一年糧食。製造的工作頗爲簡易。兩個男人在五天之內完了一樹，兩個婦人再費五天的工夫將全數的餅烤好；不過生西穀須好好的安放，烤時始能滿意。統計每人全年的糧食只須十日的工夫即可製成。這就這個男人自己有西穀樹來設想，因爲現在的西穀樹都是私有的財產。假使他自己沒有西穀樹，就該付出七先令六便士上下去買了一株；加上這裏的工價是五便士一天，一個男人全年糧食的總價值大約是十二先令。這種食便宜的影響一定是有害的，因爲西穀產地的居民在生活上絕對比不上各地種稻的居民。這裏的居民有許多既沒

蔬菜，又沒水果，日常的食品幾乎全是西穀和一點魚類。他們在家裏既沒多大職業，所以漫遊於附近諸島，或做小本的生意，或作捕魚的旅行；就生活的舒適方面來說，他們實在大大的比不上婆羅洲所有草味的山居帶阿克人，或馬來羣島各地所有許多更野蠻的種族。

瓦刺斯的四周統是卑溼的地帶，又因沒有耕種的緣故，以致通入森林的路徑簡直不多。所以我在羈留的期間並無多大的採集，並且找不到一隻稀罕的鳥雀或昆蟲來改進我對於西蘭這一片採集地所抱的意見。我在這裏既不能僱得長期的船夫，只得滿意於一班替我航往瓦亥的船夫。瓦亥在西蘭北岸的中部，是全島主要的荷蘭市鎮。這次航程只有五天，因為海面平靜，間有微風，既無意外的事件發生，我在停泊的各處也不會獲得一隻值得題名的標本。我在六月十五日到達瓦亥以後，多承司令官與舊友洛增柏先生（Herr Rosenbergs）——他在那時巡視本地——優渥的接待。他借我一些錢付清船夫的工資，我又可幸僱得三個船夫願意和我同往德拿特，還有一個將從密索爾回家。但有一個安波衣拿童子從此分手，故我依舊缺人。

我在瓦亥接到阿倫查理士寄來的一封信，他住在密索爾的賽林塔，急切的盼望着我，因為他

的米和別種必需品都斷絕了，昆蟲針也用缺了。他又害病，我若不趕快前去，他就要回到瓦亥來。
我從瓦亥航往威濟烏的航程剛在巴布亞種族所住居的島嶼之間，經歷了不少的事變，將在本書敘述巴布亞羣島（Papuan Islands）的一部分另立一章擇要敘述。我且把威濟烏及的摩爾所度的一年暫時擱起，先把部魯島的遊歷描述一番，用以結束摩鹿加羣島的探檢。

第八章 部魯（一八六一年五月及六月）

部魯這個大島剛在西蘭以西，除了島上有一種鹿豚與西里伯的鹿豚十分相似素爲博物學家所知以外，簡直沒有什麼已知的東西，所以我早已有意要來遊歷一番。我在一八六一年離開的摩爾的得力以後，立刻預備到部魯來住兩個月；荷蘭的郵船每一個月既要環繞摩鹿加羣島一次，我這一層是很容易辦到的。

我們在五月四日進入卡澤力（Carli）港口；船上鳴礮以後，岸上堡壘的司令官放過一隻本地的小船，接收郵包，運送我和我的行李上岸，郵船依舊出發，並不下錨。我們前往「奧普最涅」（Opreiner）——即監督——的家裏去，他是安波衣拿的土人——部魯地方太壞，連一個助理駐使都配不上設置；但是村莊的外觀卻比總督駐節的得力勝過十倍。村上的小堡壘秩序整齊，四周有整潔的草地和壁直的道路，但只住着一打爪哇兵和一個統率的副官，與得力的土壘住着若干中尉，一個大尉，一個少校比較起來，真是一個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了。可是這個堡壘以及摩

鹿加羣島所有大半的堡壘原來都由葡萄牙人親手造成。啊！琉息退尼亞（Lusitania），你爲何衰落呀！

「奧普最涅」正在忙着看信的時候，我同着一個嚮導繞村去找房子。全村非常潮濕泥濘，村屋建在濕澤裏面，並無一處擡高一呎，四周也都是濕澤。屋宇大致都建築得很好，概用木框填塞，「加巴加巴」（Saba-saba 西穀椰子的葉柄）而成，但無石灰粉刷，地板又用黑泥鋪成，且和道路往往在同一平面上，所以極端的陰濕。後來我找出一座有了擡高一呎上下的地板，即向屋主商議定奪，請其即時搬出，故在當晚我即有舒服的住所。屋主將桌椅兩項留下；其餘的家具只有一點陶器和幾隻衣箱，搬到親屬的家裏去也不費事，倒可坐享幾枚銀盧比的收入。全村的隙地填滿果樹，陽光和空氣都沒有鑽入的機會。這在旱季一定很是涼快，但在其他節季卻是潮濕不合衛生了。不幸我已來早了兩個月，雨季還沒有過去，泥濘到處都是。在村後一哩光景以及村東一帶都有邱陵出現，卻都十分裸露，只生稀疏的粗草和散漫的加耶布的（Melaleuca cajuputi）樹，那著名的加耶布的油就是用這種樹葉做出來的。這種地方對於動物學家絕無興趣。村前幾哩有較高的山脈，看去

倒有茂盛的森林，無奈絕無人煙，又無路徑，對於一個時間上和工具上都有限制的旅行家確是不能通行的。故我必須及早離開卡澤力，另覓較好的採集地。後來遇見一人要往村東幾哩以外一個近海的村莊，據他所說，那裏倒有邱陵和森林，我就差着阿理和他前去探檢一番。同時我自己溯上一條流入村北五哩上下的海灣的河流，前往阿爾佛洛人的一個村莊，希望找出一個良好的採集地。

卡澤力的喇查是一個和善的老人，自願陪我同去，因為那一村也是他管轄的。我們在某日早晨坐着一隻狹長的小船動身，船上用了八個划手。約在兩小時後進入河口，溯上急流，向着內地而去。河面大約有一百碼闊，通常兩岸都有高草，間有叢林和棕櫚。四周一帶很是平坦，而多少有些卑溼，喬木和灌木散佈其上。我們在轉灣時橫穿河面以避急流的力量，下午四時左右在大雨中駛到埠頭。我們等候一小時，蹲伏在滲漏的簾下，直到村上被喚的阿爾佛洛人過來取去我的行李，我們方才上岸，沿着一條極端泥濘的路徑走去——這種泥濘我在開走以前已經得到警告。

我把袴腳盡力捲高，再用一條手杖相扶，才敢插入第一個泥孔，隨後這種泥孔真是絡繹不斷。

沿路的泥濘深到膝蓋，比較堅硬的地方簡直不多，所以我們的前進非常困難，路旁鑿着一簇一簇堅硬濃密的高草，各簇之間有水相隔，故在泥濘的路徑以外也找不出什麼好所在，我們掙扎而前，連自己的雙腳可以插在何處也不可料，因為污泥忽而深到幾吋，忽而深到兩呎，底面很是起伏不平，我們一腳踏去總要溜到最低的所在，不容易支持身體的平衡。我們第一步也許滑在一條隱藏的棒條或樹段上，以致腳踝幾乎脫臼，而第二步也許就插入沒膝的污泥裏面。沿路下雨不停，路上又有六呎高的草叢掩映其間，我們不但受到加倍的沾濡，且連面前的路徑也看不見。在我們到村以前，天已黑了，卻要在狹小的木橋上穿過一條水勢泛濫的小河，木橋藏在水下一呎有餘。橋上有纖小搖動的木條用作欄杆，我們在黑夜中戰戰兢兢的在急湍中摸索而前。這樣辛辛苦苦的走了一小時，方才走到村上，後面跟着一班男人運送我們的鎗械，火藥，箱篋和被褥，大家都已溼透全身。我們用一點熱茶同雞肉來將息一下，趕早上牀去睡。

次日早晨，天氣晴朗，我在日出以後，立即出門探檢附近一帶。本村顯然是新立的村莊，只有一條直街，街上的草舍很是簡陋，完全談不到舒適二字，並且內部也和外部一樣的荒涼而乏趣。全村

建在小片高擁的粗沙礫上，到處有普通堅硬的高草緊靠在草舍背後。附近一帶稍有幾片森林，卻都位於潮溼的窪地上。我沿着自己看見的惟一小徑而前，但是不久即遇一深泥孔，只有赤脚可走；我只好回頭而來，且等早餐以後再去探檢。我在早餐後再沿小徑走入莽叢，見有幾片西穀椰子與一種低林植物，只因小徑上到處都有泥孔，又有泥流與溼澤錯雜其間，所以行走很不舒暢，並且自己的脚步既要留心，昆蟲的捕捉即不相宜，因為捕捉昆蟲第一須有行動的自由。我射下幾隻鳥雀，捉得幾隻蝴蝶，概與從前在卡澤力附近所獲的種類相同。

我回到村上以後，有人對我說及本村四周都是這一類的地面擴張到許多哩，我立刻斷定這瓦雅坡 (Waya-po) 不宜久住。次日一早，我們循着舊徑，涉過水泥，穿過溼草，回到船上，在午時左右返卡澤力，靜候阿理回家再決將來的行動。他在次日到家以後，報告他所到的拍拉 (Pelaha) 也是很壞，沿海稍有叢林和樹木，內地的邱陵都長着高草與加耶布的樹——我所害怕的東西。我在訪問村中有誰熟悉各地情形的時候，有人對我提出「市民的中尉」(Lieutenant of the Burghers) 來，說他曾經周遊全島，並且很有識見。我就請他指教部魯的那一部分是他知道沒有「庫蘇

庫蘇』(Kusu-kusu) 就是這些地方的粗草的名稱) 的地方。他說南岸上有一大帶林地，而沿北岸則幾乎全是溼澤與草邱。我詳細探詢以後，知道森林地帶開始在一個叫做威坡替 (Waypoti) 的地方，從拍拉前去只有幾哩路，但從威坡替前去的海岸暴露於正東的季候風，普牢船危險難行，所以必須走陸。我立刻往晤「奧普最涅」，由他轉請喇查過來。我們經過一度磋商，佈置一隻小船在後日晚上運我到拍拉去，我自己再從拍拉步行而往，並由「奧朗卡雅」先在日間前往傳喚阿爾佛洛人運送我的行李。

我們依期出發，在五月十九日到達威坡替，計已步行十哩左右，穿繞海濱多石的森林，間或彎入內地一二哩。沿路並無村莊，只有散漫的屋舍和栽植地，並有邱陵起伏的地帶掩映着森林，看去倒是有希望似的。有一所低矮的草舍，屋簷極其破爛，透光的孔隙有好幾處，就是我所覓得的惟一住屋。幸而當晚不會下雨，次日我們拆下一部分牆壁來修補屋簷——這是急切必需的事情，而在我們牀桌上的幾處尤其如此。

離此住屋半哩左右就有一條優美的河流，衝瀉於岩礫的河牀之上，河流前面就是森林掩映

的邱阜。我探步而前，涉過這條河流，有時雖在岩石上滑去一脚，插入深孔，以致水深至腰，但大半都只沒膝而已；每一星期我大約總要涉河兩次去探檢森林。不幸林中並無長條的小徑，並且昆蟲或鳥雀都沒多大的出息。兼以我的區區一雙牢固的皮靴又已丟在郵船上面，其餘的幾隻這時候都已破敗不堪，所以我只得赤腳行走，時時怕着雙腳受傷以致臥病幾星期，有如從前在婆羅洲、阿盧，及多雷（Dorey）各地一般。玉蜀黍和香蕉的栽植地雖則很多，新墾地卻是沒有；有許多上等的昆蟲若無新墾地幾乎無從尋覓，所以我決意要自闢一片新墾地，經過許多麻煩僱定兩個男人淨除一片森林，希望從此可以獲得許多精緻的甲蟲。

但是我住這裏始終得不到許多昆蟲。我的墾地報效我幾種精緻的長鬚甲蟲與吉丁蟲科，與我一向所見的種類有別——以及若干安波衣拿的種類，但是絕對沒有安波衣拿小島上那樣的繁夥或美麗。舉例來說：我在部魯留住兩個月，僅僅採集二百十種甲蟲，但在安波衣拿住了三個星期（一八五七年），卻有三百種以上。在部魯所獲最精緻的昆蟲就是一種魁偉的「天牛屬」（Cerambyx），作光亮的深栗色，有很長的觸角。牠在大小方面極其紛歧，最大的有三吋長，最小的

卻只一時，觸角從一時半長到五吋。

有一天，童子阿理帶了一條巨蛇的故事回家。他在穿行某處草叢時，踏着一種東西，當初認作墮地的小樹，卻又覺得冷而且軟，並且左右兩旁遠遠的草叢有些搖動，又有沙沙之聲。他駭然望後一跳，預備開鎗射擊，卻又看他不清，據他所說，牠在草中爬行，有如一株樹木拖去一般。他曾經有好幾次擊死巨蛇，據他所說，和這一條相比簡直都是眇小已極，故我相信這一條巨蛇確是一種巨怪。這地方的巨蛇倒是不少，因為鄰近有一男人把他腿上被巨蛇咬去的傷疤給我看，那一條蛇張開巨嘴可以啣去那人的腿，如果沒有喊出鄰人拿着屠刀斫蛇，他大約要被蛇吞噬了。據我探問的結果，那條蛇大約有二十呎長，至於阿理所遇的一條大約還要長了許多。

有時候我津津有味地去觀察——在我住了幾天以後——一所土人的草舍爲何倒似十分舒適的住宅？我在威坡替所住的屋只是一所赤裸裸的小舍，有一邊用竹鋪成一個大臺。這個大臺離地三呎上下，我在一側掛起蚊帳，用一大塊蘇格蘭呢遮護起來，做成一間舒適的小臥室。我在泥地板上擺着一張粗桌，又有一把舒服的藤椅用作坐位。攀在屋角的一條線可以掛着每天換洗的

棉布衣服，再在一個竹架上擺着小宗的陶器和鐵器。箱篋靠在牆壁上排列着，架子掛在屋內和屋外用以保存待乾的標本以求避免螞蟻。桌上放着書籍，小刀，剪刀，小鉗，定針，以及昆蟲和鳥雀的標簽；這一切東西都是土人心中不能解決的啞謎。

這地方一般的居民一向不曾見針，有些見聞較廣的人方且洋洋得意的教訓那些比較無知識的同伴以歐洲奇物——有頭無眼的針——的特點和功用呢！甚至我們拋棄的廢紙，他們也看作一種珍品。我時常看見他們拾起我屋裏掃出去的紙碎，好好的藏在他們的藪蓆袋中。再則我在早晨喝咖啡以及旁晚喝茶的時候，現在他們眼前的奇物又是何等多呀！茶壺，茶杯，茶匙，多少都是他們的奇物；茶，糖，餅乾，和乳油可供人類的飲食，也是他們許多人初次看見的。有一個人問我那種白粉是不是「谷拉帕息耳」？（*“Sula Passir”*）（原註：即「沙糖」）——他用這個名稱把這種糖從那粗塊的棕櫚糖或土製的糖蜜區別出來。餅乾被他認作一種歐洲的西穀餅。至於我的業務，他們當然是莫名其妙的。他們時時問我這些仔細保存的鳥雀和昆蟲，白種人拿去做什麼事？假使我單單保存好看的东西，他們也許了解用意的所在；但是看我對於螞蟻，蒼蠅，和難看的小蟲，都要這樣

小心的保存起來，他們就莫名其妙了；所以他們認定這些東西總有一種藥料的或神怪的使用途，只是我不肯宣示罷了。這些人的確和落機山脈（Rocky Mountains）的印第安人或非洲中部的野蠻人一般，完全不會認識文明的生活，可是相距二十哩的卡澤力原有一隻輪船——人類智慧的超等成績——載着歐洲文明小小的浮影，每一個月都要榜岸一次；並且六十哩以外的安波衣拿又有歐洲的僑民和政府已經成立三百餘年。

我既在部魯的各村各地看了許多的土人，覺得他們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民族，這兩種民族至今已有了局部的混合。本島大多數的土人都是西里伯一派的馬來人，往往和東西里伯的托摩立人剛剛相同，這種托摩立人我在巴羌有所發現；至於其餘的土人統和西蘭的阿爾佛洛人相似。這兩種民族的輸入是容易解釋的。因為接近東西里伯的薩拉羣島伸張到部魯以北四十哩，東西里伯的土人既有輸入的便利，而馬尼帕島（Manipa）又使西蘭的土人有輸入的機緣。再則部魯的各種語言又與薩拉及西蘭的各種語言有許多明顯的類似點；這更足證實我所持的見解。

我們一到威坡替以後，阿理就看到八色鸚鵡的一種美麗的小鳥，這種小鳥我十二分的想得

牠，因為各島的種類差不多都是不同的，而部魯卻不曾發現過一種。後來阿理和一個獵手每一星期都看見牠二三次，聽見牠的特別音調尤其多次，但是始終不能獲得一隻標本，因為牠慣在密集多刺的叢林中間，他們只能瞥見牠一眼，且又近在眼前，一鎗放去不免轟成碎粉。阿理因為搜尋牠的緣故，白白刺傷了雙腳，已是十分懊惱。直到我們留住此地的最後三天，有一天晚上，他自己要往幾哩遠的森林中一所小舍去睡覺，想在次日破曉時作最後一次的嘗試，因為破曉時有許多鳥類都要出外覓食，並且很是殷勤。他在次日傍晚，果然帶得兩隻標本回家，有一隻轟去頭部，其他各部也是受傷太多，不值得去保存，還有一隻卻很完好，我立刻看出是一種新種，和「西里伯鸚」(Pitta celebensis) 很是相似，但在後頸上卻有一方塊的鮮紅色裝飾着。

我們獲得這種獎品以後，即在次日回到卡澤力，將採集品逐一裝包，乘坐輪船離開部魯。我們留在德拿特兩天，將我從前所留存的一切行李帶到船上，和我的一切朋友辭別而行。於是我們先到涓納多，再往馬加撒和爪哇，而我漫遊三年有餘的翁鬱美麗的摩鹿加羣島也就從此永別了。

我在部魯的採集品雖不廣泛，卻頗有趣；因為我所採集的六十六種鳥類竟有十七種是新奇

的，或是摩鹿加的任何島嶼所未發現的。其中有兩種魚狗（學名：*Tanysiptera acis* 與 *Ceyx* *Cajali*），一種美麗的太陽鳥（學名：*Nectarinea proserpina*），一種巧小而有黑白兩色的鸚（學名：*Monarcha loricata*），牠那脹大的咽喉蓋有金屬藍色的羽毛，現出美麗的鱗狀；還有以外的若干種較少興趣。我又獲得鹿豚的一副頭骨，而我住在卡澤力的時候又有一隻鹿豚地獵手所殺。

第九章 摩鹿加羣島的自然界

摩鹿加羣島計有三個大島，就是濟盧盧、西蘭和部魯，前兩個大約各有二百哩長；又有許多小島，內中最重要的是巴羌、摩底、奧比、克厄的摩爾老特，和安波衣拿；還有更小的德拿特、替圖阿、開奧和班達。這一批島嶼所佔的疆域計有緯度十度與經度八度，且其東方與新基尼，北方與斐律賓羣島，西方與西里伯，南方與的摩爾，都有一組一組的小島連絡其間。以上種種疆域上同位置上主要的特點，若在調查摩鹿加羣島所產的動物並討論這些動物對四周各地的關係之時，能夠記在胸中，大約不爲無益。

我們且先考慮哺乳類。這一類貢獻我們若干奇特的變例。陸棲的哺乳類非常缺少：摩鹿加全組所有已知的種類只有十種。而蝙蝠——空棲的哺乳類——卻很繁夥；已知的種類竟有二十五種。但是摩鹿加羣島的陸棲哺乳類的貧乏實際上比這樣還要厲害；因爲我們還有充分的理由——見於下文——可以認定若干種類是被人類輸入，若非出於故意，即是由於偶然。

本組島嶼所有唯一的猴類就是古怪的狒狒猴 (baboon-monkey 學名: *Cynopithecus nigrescens*) 前已描述爲西里伯特特殊動物的一種。這種動物僅僅出現於巴羌一島；這種情形似乎大大的軼出範圍——如果牠能利用任何天然的散佈工具入於巴羌，爲何不用同種工具入於濟盧？——所以認牠爲起原於人類手中逃出的動物，似乎更爲確當，因爲馬來人往往豢養這種動物，並且放在普牢船上帶東帶西。

在馬來羣島所有一切食肉動物當中，只有一種靈貓 (學名: *Viverra zanzibarica*) 出現在摩鹿加羣島，棲息於巴羌和部魯，此外大約還有幾個島嶼也有棲息着。我想這種動物也許是被人類偶然輸入的，因爲馬來人往往俘囚這種動物以取麝香，而這種動物卻很浮躁難馴，所以不免脫逃。這個見解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安托泥奧狄摩加 (*Antonio de Morga*) 所說斐律賓羣島在一六〇二年所有的風俗。他說，『民答那峨 (*Mindanao*) 的土人把麝貓囚在籠中帶東帶西，在各處島嶼上出賣；或則取得麝香以後，再把牠放生。』現在斐律賓羣島及印度馬來地域的一切大島都有相同的種類繁殖着。

摩鹿加羣島只有一種反芻動物，就是一種鹿，這種鹿從前被大家猜做特殊的種類，至今大都認作爪哇的 (*Rusa hippelaphus*) 的亞種。這種鹿往往爲人類所豢養，其肉又爲一切馬來人所嗜好，所以馬來人有意把鹿輸入他們所住居的遠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況且這些遠島的茂林又似十分適宜於養鹿。

西里伯所產奇怪的鹿豚出現於部魯，而不見於其他摩鹿加島。這鹿豚怎會傳入部魯，倒有幾分難以想像。這是真的：薩拉羣島（鹿豚也有出現的地方）的鳥類和部魯有些相近。這一層似乎表示部魯和薩拉羣島曾在新近更爲接近，或者有些居間的陸地現已失蹤。鹿豚也許就在那時進入部魯，因爲牠大約和牠的類似種——豬——是一樣會游泳的。豬在馬來羣島很是普遍，甚至若干小島都有出現，並且許多地方的種類都是特殊的。所以牠們顯然具有某種天然的散佈工具。有一種通俗的觀念以爲豬不能游泳，其實來伊爾爵士 (*Sir Charles Lyell*) 早已說明這是錯誤的觀念。他在地質學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第十版，卷111五頁) 中，提出證據來說明豬在海上游泳了許多哩路，且能游泳得十分敏捷。我也親眼看見過一隻野豬游泳過新嘉坡和麻刺甲

中間的內海——我們從此可以解釋這樁古怪的事實，就是在印度地域所產一切大哺乳類當中，獨有豬傳播於摩鹿加羣島以外遠至新基尼爲止，雖則不曾傳入澳大利亞不免有些可怪。

蘇門答臘、婆羅洲和爪哇所常見的鼯（學名：*Sorex inosurus*），在摩鹿加羣島所有較大的島嶼也有出現，這也許是偶然在普牢船上運輸過來的。

摩鹿加羣島所有表現印度地域的特徵的有胎盤哺乳類已盡於此；可見內中除出例外的豬以外，其餘一切大約都由人類輸入，因爲除豬以外，其餘的各種統和馬來諸大島或西里伯島現有的種類相同。

此外還有四種哺乳動物都是有袋類，本是澳大利亞所特產的哺乳類全綱的一目。這四種有袋類大約是摩鹿加羣島真正的土產，因爲牠們或則是特殊的種類，或則在他處雖有出現，卻也只是新基尼或北澳大利亞的土產。第一種是小飛鼯（學名：*Pelidens ariel*）一種美麗的小動物，外觀上正與一種纖小能飛的松鼠相像，實際上卻屬於有袋類。其餘三種都是古怪的「卡司卡司」屬（Genus *Cuscus*），這一屬的產地僅以澳洲馬來區域爲限。這三種都是似鼯的動物，有很長的捲

絡尾，末端的半條往往裸出。牠們頭小，眼小，毛甚濃密，質如羊毛，常爲純白而有參差的黑斑，有時爲灰棕而有白斑，或則無之。牠們棲在樹上，專吃樹葉。牠們行動遲鈍，皮厚難死。放了一鎗往往不能穿皮，即使穿過脊骨或腦筋也有幾小時不死。各處的土人都吃牠們的肉，因爲牠們的行動這樣遲鈍，所以土人容易攀上樹木捉住牠們；但是牠們卻不會因此絕跡。這也許是由於牠們的厚皮既可防禦猛禽的襲擊，而牠們所棲的島嶼又是人類太稀不足以消滅牠們。書上的附圖代表〔*Cuscus ornatus*〕的形態，是我發現於巴羌的新種，而在德拿特也有出現。這是摩鹿加羣島的特產。至於其餘的兩種則棲於西蘭，而在新基尼與威濟島也有出現。

哺乳類的異常貧乏確爲摩鹿加羣島的特色，而補充這種貧乏的則有「羽族」(feathered tribes)的豐富。摩鹿加全組所有已知的鳥類共有二百六十五種，內中只有七十種屬於通常繁殖的涉禽類與游禽類，可見這幾類的已知種類是很不完全的。這幾類本是顯著的漫游者，不宜引爲小範圍的生物分佈狀況的例證，所以我們在此正可剔去不提，正可專門考慮其餘一百九十五種的陸棲鳥。

試就全歐而論，氣候與植物既是複雜，各處的地面多經探檢，更有溫和的亞非兩洲廣大的地域爲其外府，時時藉資補充，但是總計境內留棲的或按期寄棲的陸棲鳥卻只有二百五十七種；所以我們一想到這一層，總以爲摩鹿加這一批比較無名的小小島嶼所有已獲的數目足以表示摩鹿加的鳥類是充分的平均發達。但當我們從事檢查這個數目所由構成的各科各羣之時，卻查出其中有幾羣竟是缺少得十二分可異，而別幾羣又是繁夥得同樣的可驚。我們若拿摩鹿加羣島的鳥類和澤丹先生 (Mr. Jerdon) 的著作所列印度的鳥類互相比較，可以看出鸚鵡、魚狗及鴿這三羣，在摩鹿加羣島差不多構成全部陸棲鳥的三分之一，而在印度卻只佔得十二分之一。反過來說，例如畫眉 (warblers) 及鸚鵡這幾羣分佈很廣的鳥類，在印度差不多構成一切陸棲鳥的三分之一，而在摩鹿加羣島卻縮小到十四分之一。

以上種種特點，其理由似乎在於摩鹿加羣島的動物界幾乎完全由新基尼傳播而來，凡新基尼所缺少的或是繁殖的各羣都和摩鹿加羣島相同。在摩鹿加羣島所有七十八屬陸棲鳥當中，足有七十屬表現新基尼的特徵，但只有六屬特別隸屬於印度馬來諸島。可是在「屬」一方面雖

和新基尼有這樣密切的類似，而在「種」一方面卻是不然，因為所有一百九十五種陸棲鳥當中，足足有一百四十種限於摩鹿加羣島，其餘只有三十二種同時出現於新基尼，十五種於印度馬來諸島。⁽¹⁾這些事實所給我們的教訓是：這全組島嶼的鳥類在大體上雖則顯然由新基尼傳播而來，但是這個傳播並不是新近的一件事，因為大部分的物種都已發生變異。我們又看出新基尼所產許多特殊的形態並沒有進入摩鹿加羣島來，至於其餘在西蘭和濟盧盧出現的形態也沒有向西傳播到部魯去。此外再就新基尼所產大半哺乳類都沒有出現於摩鹿加羣島來着想，我們不免要下這個結論，就是：這一羣島嶼並不是從新基尼分離出來的碎片，乃是一個孤立的多島地域，早在寫遠的古代單獨上升成陸，而在歷次變動進行之中時時承受新基尼傳播而來的物種。況且摩鹿加羣島又有兩屬特殊的鳥類（學名：*Semiopetra* 與 *Lycocorax*）為其他各地所無，更足證明摩鹿加羣島的孤立是很久遠了。

我們可將摩鹿加羣島劃分為顯然的兩組：一是西蘭組，包有西蘭、部魯、安波衣拿、班達、及克厄；一是濟盧盧組，包有濟盧盧、摩底、巴光、奧比、德拿特，及其他小島。這兩組各有大宗特殊的種類，西蘭

一組就有五十五種；此外大半的島嶼又各有幾種特殊的種類。摩底島有一種特殊的魚狗，一種蜜雀，及一種歐椋鳥；德拿特有一種地棲畫眉（八色鶉屬），一種鶉；班達有一種鴿，一種伯勞，一種八色鶉屬；克厄有兩種鶉，一種繡眼兒屬（*Zosterops*），一種伯勞，一種「德朗哥」（*Kingcrow*），一種鴉；還有大約應該併入摩鹿加羣島的遼遠的的摩爾老特只有一種白鸚和一種刷舌鸚是已知的鳥類，而兩者都是特殊的種類。(2)

摩鹿加羣島的鸚鵡科特別豐富，足足有二十二種，分爲十屬。其中有一種紅冠的魁偉白鸚，——在歐洲很多豢養——一種 [*Plecticus*] 屬的紅鸚鵡，五種緋紅的刷舌鸚，幾乎絕對限於摩鹿加羣島及新基尼組。再則鳩鴿科的豐富和美麗，也與鸚鵡科不相上下，已知的種類有二十一種，內有十二種美麗的綠色食果鴿，就中比較細小的幾種都在頭部和腹面裝飾着一塊塊最燦爛的色彩。其次就是魚狗科，計有十六種，幾乎都是美麗的，有許多着色最是燦爛，在世界上不可多得。

有一羣最古怪的鳥類就是「營塚鳥屬」(*Megapodii*)，在摩鹿加羣島很是繁殖。牠們是鶉雞類的鳥類，在大小上和細小的雞一般，通常都是暗灰色或暗黑色，有特別強健的大腳和長爪。牠

們類似西里伯的『埋卵鳥』(“*Malco*”)——這埋卵鳥已在前文描述過——而習慣不同，大半慣棲沿海的莽叢內，既有沙土，又有棒條，介殼，海草，樹葉等類所構成的大宗廢物堆，牠們用這種廢物做出大塚，常有六呎或八呎高，二十呎或三十呎的直徑，牠們利用強大的腳來經營這種大塚，頗是容易，因為牠們的大腳可以抓起一宗東西向後拋去。在這大塚的中心二三呎的深度上埋放着鳥卵，為塚中植物質的發酵所生的溫度所孵化。我在琅波克初次看見這種大塚的時候，簡直不信牠們是那些小鳥做成的，但在後來常有看見，並且有一二次看見這種小鳥正在經營大塚，牠們向後跑了幾步，用一隻腳抓起一宗疏散的東西，遠遠拋在後方。母鳥埋好鳥卵以後，似乎再不去照料牠，那雛鳥從廢物塚中鑽出以後，立刻跑到森林裏去。雛鳥出殼的時候即有厚厚的綿毛滿佈全體，兩翼雖已充分發達，尾巴卻是沒有的。

可幸我發現一種新種(學名：*Megapodius Wallacei*)棲息於濟盧盧，德拿特，及部魯。這是那一屬最優美的鳥類，脊上翼上都有紅棕色的帶紋，又有特異的習慣。牠慣棲內地的森林，而往海濱藏卵，並不營塚，卻在沙中斜挖而下，深到三呎左右，藏卵於洞底，再將洞口虛鬆地蓋好，且據土人

所說牠在附近一帶做出許多腳跡和搔痕，以塗抹並假裝牠自己來去的痕跡。牠只在夜間產卵，而在部魯某日黎明卻有一隻正從洞裏鑽出竟被捉住，洞裏有若干卵也被找出。這種營塚鳥似乎有一半近於夜鳥，因為牠們的呼號常在深夜歷歷可聞。鳥卵概作鏽紅色，通常有三吋或三吋又四分之一吋長，二吋或二吋又四分之一吋闊，若就母鳥的大小看來，這種鳥卵真是大極了。卵味甚佳，土人搜尋甚力。

還有一種奇特的大鳥就是加朔阿利 (Cassowary)，只棲於西蘭一島。這是強健的鳥類，站起來有五六呎高，全體被以粗黑似毛的長羽。頭上有角質的大盔，頸部的裸皮有鮮豔的藍紅兩色。鳥翼完全沒有，只有一簇角質的黑刺恰似鈍鋒的豪豬刺。這種加朔阿利漫遊於西蘭廣漠的山林裏面，主要的食物就是落下來的水果與昆蟲或甲殼類。雌鳥在樹葉堆成的牀上產下三顆至五顆的大卵，卵作綠色，有美麗的顆粒狀。雌雄鳥交替孵卵，需時一個月左右。這種鳥類就是博物學者所稱戴盔的加朔阿利 (學名：Casuarus gallectus)，經過許久以後，纔有其他同屬的種類發現於新基尼，新不列顛及北澳大利亞。

我初次發現鳥類『擬態』的確例是在摩鹿加羣島，且因這些實例很是古怪，故須在此概括地描述一番。我且首先解釋博物學上『擬態』的意義。我在前面一七二—三頁曾描述一種蝴蝶，在棲止時恰似一張枯葉，得以免除敵物的襲擊。這叫做『保護的類似』(“Protective resemblance”)。如果這種蝴蝶因為自己是鳥類愛喫的東西的緣故，密切地類似那鳥類所厭惡的一種蝴蝶，使得鳥類不去喫牠，牠所得保護的作用原與類似枯葉相同；但是這種類似卻是貝次先生所稱的『擬態』。貝次先生首先發現了一種昆蟲的外表為他種不同屬或不同科甚且不同目的昆蟲所摹仿的目的。那些類似黃蜂和大黃蜂的透翅蛾就是我們本國所有『擬態』的好例。

一種動物密切類似他種動物的一切實例，從前有許久時候只以昆蟲為限，所以我在部魯發現鳥類中間也有這種類似的情形，真是十二分的高興。我所發現的兩種鳥類雖則分隸於兩科，又是頗為遠隔的兩科，卻竟類似到十二分，初看簡直毫無分別。一種是蜜雀，叫做 [Tropidorhynchus bouruensis]，還有一種是金鶯，現已取名為 [Mineta bouruensis]。這金鶯類似那蜜雀的詳情如下：腹面和背面所有暗棕色和淡棕色的着色彼此相同；蜜雀的眼睛鑲着一大圈裸出的黑

險，金鶯則有一圈的黑羽來摹仿牠；蜜雀的頭頂有鱗狀的狹羽，金鶯的闊羽則在各羽之下有一條黑線來摹仿牠。蜜雀後頸上有反彎的奇羽形成一種蒼白的綉領（這就是這一屬所以取名「僧鳥」〔Friar birds〕的由來），而金鶯的後頸則有一條蒼白的帶紋來代表牠。最後一項：蜜雀的嘴在基部作隆起狀，金鶯也作隆起狀——這在那一屬金鶯當中是不常見的。所以結果是牠們在構造上雖有重要的差別，在任何自然的分類上雖不能列在相近的位置，但從表面上觀察起來，牠們簡直是相同的。

我們在鄰近的西蘭島上找出以上兩屬的鳥類與部魯的種類很是各別，但是說來奇怪，這些鳥類也是互相類似，並且類似的程度正與部魯的那兩種相同。西蘭的蜜雀（學名：Tropidorhynchus subcornutus）為土褐色，而微着赭黃色，加以裸出的眼瞼，淡黑的兩頰，與普通反彎的後頸綉領。這裏的金鶯（學名：Mimeta forsteri）在全體各部分的着色上竟與蜜雀絕對相同，其餘摹擬的細節也與前例一樣的周到。

我們有兩種證據可以指出以上的實例究竟誰是原本，誰是副本。我們知道蜜雀着色的情形

本是牠們所屬的那一科當中很普通的着色，而金鶯的着色似乎就和牠們的類似種當中很普通的鮮黃色有別。所以我們的結論應該說是金鶯摹擬蜜雀。不過既然如此，就應該有某種利益從這種摹仿發生出來，況且牠們的腳和爪都很細小，牠們當然是薄弱的鳥類，所以這種摹仿也許是必需的。而蜜雀卻是十分強健活潑的鳥類，有善抓的健爪，與彎長的利喙。牠們集成羣，發出很響的叫聲，遠方都可聽見，在危險時即可用以糾合同類。牠們很是繁殖而好鬪，往往逐走樹上少數聚棲的鳥雅或且老鷹。所以一切比較細小的猛禽大約都不敢侵犯牠們，因此懦弱的金鶯冒充了牠們以後，大約有一種極大的利益。就這個實例看來，「種變」的定律與「適者生存」的定律已經足以解釋這種類似的來歷，不須再在這些鳥類自身一方面假設什麼有意的行爲；凡是讀過達爾文先生的物種原始的人都不難了解全部的歷程。

摩鹿加羣島的昆蟲異常美麗，即與馬來羣島其他各部分所有繁複美麗的種類比較起來，也是翹然特出。那魁偉的鳥翼蝶（即馬來巨蝶），在此達到壯美的極點，而且鳳蝶屬，粉蝶科，斑蝶科，與蚊蝶科的許多蝶類也是同樣的顯異。像安波衣拿這種區區的小島竟有這許多魁偉的昆蟲發



摩鹿加甲蟲

現出來，在世界上大約再沒有第二個實例。這個小島有很精緻的「馬來巨蝶科」(Ornithopterae) 的三種(學名: *Ornithoptera priamus* 與 *O. heleus* 及 *O. renus*)，最壯美的鳳蝶屬的三種(學名: *Papilio nlysses* 與 *P. deiphobus* 及 *P. gambirius*)，最優美的粉蝶科的一種(學名: *Iprias leucippe*)，以及斑蝶科的最碩大的一種(學名: *Hestia idea*)，與蛺蝶科的壯美的二種(學名: *Diadema pandarus* 與 *Charaxes euryalus*)。而在甲蟲當中又有奇特的 [*Euchirus longimanus*]——牠的巨腳可以伸覆八吋的平面——以及大宗壯美的「長鬚甲蟲」角蜉科與吉丁蟲科。

附圖上所描摩鹿加羣島特產的甲蟲是：(一)長臂的金龜子科(*Chafes*)的一隻小標本，叫做 [*Euchirus longimanus*]，已在本編第二章說及。但雌體的前肢卻不很長。(二)一種精緻的蝸蠶，是一種未經描述的 [*Eupholus*]，顯出濃藍色與翡翠綠色，並有黑色的帶紋。這是西蘭與哥蘭的土產，從樹葉上捉來。(三) [*Xenocerus semiluctuosus*] 的雌體，是一種黑白相間而光澤似綢的角蜉科，在西蘭及安波衣拿的墮樹與殘株上面很多。(四)一種未經描述的 [*Xenocerus*] 係

一雄體，觸角很長且很古怪，體上有精緻的黑白斑紋；從巴羌的墮樹上捉來。（五）一種未經描述的〔Arachnoidas〕——一屬古怪的蜘蛛，爲摩鹿加羣島與新基尼的特產，其顯異處在於腳長，在於時常蹲坐樹葉上面，在於被擾時急忙循繞葉緣躲到下面去。這種甲蟲從濟盧窺覓來。以上各種甲蟲的大小概與原形無異。

摩鹿加羣島的昆蟲也和鳥類一般，與新基尼——而不與馬來羣島的西部諸大島——有顯著的類緣，但是所有東部與西部的種類在形態上和構造上的差別卻沒有鳥類那樣的顯著。這大約是由於昆蟲靠在氣候和植物身上更爲直接，由於卵、蛹和成蟲的各種階段使得昆蟲的分布更爲便利。所以全部馬來羣島的昆蟲生活隨着氣候植物的大略一致而發生大略一致的現象；但在別一方面，昆蟲構造對於環境影響所有極大的感受性又發生了無數瑣屑的變異，這些變異往往使得互相接近的島嶼的昆蟲顯出重要的差別。

摩鹿加羣島的鸚鵡、鵲、魚狗和太陽鳥既然這樣繁昌（幾乎一切都有華美的或優雅的色澤，有許多又有豔麗無比的羽毛）而且魁偉顯現的蝴蝶又是這樣繁多（幾乎到處都可見到）所

以所有的森林在博物學者看來，真是熱帶上動物生活豐富美麗的顯例。但是哺乳類與啄木鳥，畫眉，椋鳥，雉，山雀這幾羣分佈很廣的鳥類，在摩鹿加羣島幾乎完全絕跡，所以這位博物學者不免又要斷定這摩鹿加羣島確與亞洲大陸之間雖有一帶島嶼似乎把牠們連合一起，而關係卻是絕少。

註(1)在部魯，奧比，巴以及其他比較無名的島嶼，已由佛白斯先生 (Mr. H. O. Forbes) 李爾馬德博士 (Dr. Gullenard) 以及荷蘭與德意志的博物學者加上少數的種類，但在數目上變動甚微，絕不影響於本文所下的結論。

註(2) 佛白斯先生曾在一八八二年遊歷這些島嶼，獲得一宗優美的鳥類採集品，直到現在共有八十種。其中有六十二種是陸棲鳥，陸棲鳥中有二十六種是本島的特產。牠們在主要上都和摩鹿加羣島同新基尼發生類緣，但有幾分也和的摩爾同澳大利亞發生類緣。(看佛白斯的東部馬來羣島遊記 [Naturalist's Wanderings in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三五頁) 佛白斯先生所採集的蝶類也顯出同樣的類緣，但更傾向於的摩爾同澳大利亞這一方面，大約是由於蝶類靠在植物身上更爲直接的緣故。

第六編 巴布亞羣島遊記

第一章 由馬加撒往阿盧羣島的途中（一八五六年十二月）

馬加撒於十二月初，雨季到臨。差不多近三個月來，我每天看見太陽升出棕櫚叢林之上，直達天頂，隨後落入大海恰似火球一般，在他的行程中無片刻模糊；但到現在，暗鉛色的浮雲罩滿天空，太陽似乎永不能露面。從前太陽升起以後，總有燥暖揚塵的大風從東方一陣陣的吹來，現在卻變成無定向的狂風和大雨，往往連續到三日三夜；從前旱季中城外四周所有整片焦枯拆裂的稻禾餘蘗都已泛濫着洪水，必須乘坐小舟或借助田岸上的曲徑方可通行。

這時候南西里伯大約有五個月的這種天氣，所以我決意在這時期另覓他處氣候較好的採集地，等到下一次旱季再往南西里伯結束我的探檢。可幸我自己剛在馬加撒這個土人貿易的大市場中，無論婆羅洲的藤，佛羅勒斯的的摩爾的檀香和蜂蠟，喀盆塔利灣（Gulf of Carpentaria）的海參，部魯的加耶布的油（cajunputi-oil），新基尼的野荳蔻和「馬綏樹皮」（mussoi-bark）以

及四周各地主要出產的米和咖啡，都在中國人和部季斯人的商店中可以買來。但是和阿盧羣島的貿易比較上述各地還要重要，這羣島是新基尼西南岸附近的一組島嶼，所有一切出產差不多都山土人的船隻運到馬加撒來。那一組島嶼絕無歐人經商的蹤跡，只住着黑膚蓬髮的野蠻人，但對於最文明的民族也有若干奢侈品的貢獻。珍珠、珍珠母，與玳瑁殼則輸入歐洲，燕窩與海參則運往中國，以供肴饌。

馬加撒與阿盧羣島通商已久，當初林尼阿（Linnaeus）所知的兩種風鳥也從阿盧而來。由於季候風的關係，土人的船隻每年只能航行一次。這些船隻在十二月或一月中正當西季候風開始時從馬加撒出發，等到七月或八月中正當東季候風旺盛時回來。前往阿盧羣島的航行，即在馬加撒人也看做奇異的旅行。到過阿盧羣島的人們彷彿被大家看做特出的人物；有許多人一生抱着雄心，終究不能如願。我自己從前也只希望向這東方的『極邊』（“Ultima Thule”）去走一遭；現在卻只消我敢坐一隻部季斯人的普牢船去飄一千哩的海，敢在無理的商人和凶險的蠻人中間去度六七個月的光陰，就可以當真去走一遭，我這時候的感覺簡直和從前做着小學生時，第

一次可以乘坐驛車前往那兒童心目中以為希奇古怪的倫敦去一般。

有幾位好友給我介紹於一隻大普牢船的船主，這隻普牢船在幾日內就要出發了。船主是一個爪哇的歐亞雜種人，靈敏溫和，舉止大方，娶有少年美貌的荷蘭女子為妻，他這一次航行把她留在家中。我和他談及船資的時候，他始終不肯指定數目，叫我在回家時隨意償付。他說：「那時候不論你給我一圓或者一百圓，我都會滿意，決不會向你多索。」

我留在馬加撒的其餘幾日完全忙着收拾行裝，覓僱傭人，並預備其他一切，以供前往野蠻地方七個月的需要。我們在十二月十三日黎明上船，適值大雨下降。揚帆出發以後，風雨交加。船舵迷途，風帆受損，等到夜間，依舊回到馬加撒港口。由是阻滯四日，因為每日下雨不停，那些大蓆帆不能乾燥，不能修補。這幾日我留在船上很是納悶，但是雨點間有停止的時候，就使我熟識了這隻外地船，我且先把牠的幾種特點描述一番。

這是一隻七十噸光景的船，形式上和中國船有些相似。甲板向船頭傾斜而下，所以船頭是船上最低的部分。兩把大舵並不設在船尾，卻掛在兩舷後部的橫梁上，橫梁兩頭突出舷外各有二三

呎，船腹兩側的甲板也突出舷外二三呎。這兩把舵並不用鉸鏈裝置，卻用藤索懸掛，這藤索的摩阻使舵不致移動，而操舵大約也很輕便。舵柄不在甲板上，卻從兩個方孔穿入三呎光景高的下甲板上，那裏坐着兩個舵手。船的後部有一個低低的梢樓，大約只有三呎半高，就是船長的艙房，內有箱篋，蓆子和枕頭。在梢樓和主桅之前有一座小篷屋蓋在甲板上，屋脊大約有四呎高；其中有一部分隔成一間六呎半長五呎半闊的艙房，完全爲我所有，舒適的情形真是在海上旅行得未曾有。這一間艙房從船篷一側的小滑動門走入，其他一側則有一個很小的檻窗。地板以竹條鋪成，很有彈性，高出甲板六吋，所以全無溼氣。地板上擺着精緻的藤蓆，原是馬加撒著名的工藝品；我的鎗袋，昆蟲箱，衣服，和書籍靠在一邊板壁排列着；我的褥子擺在中央；我的酒瓶，燈，以及航程上所需的小宗奢侈品靠近門口；我的鎗械和獵刀都很適宜的從船篷懸掛下來。我在這間舒適的小艙度這可憐的四日倒很愉快，如果住在那頭等輪船上華麗而不舒適的大艙中就沒有這樣愉快了。再則船上一切東西比較上又是何等有趣呀！——沒有油漆，黑油，或新的繩索，（都是使人作嘔的最壞的氣味！）也沒有脂膏，或油，或假漆；只有竹，藤，與椰子皮的纖維製成的繩索，及棕櫚篷；只有純潔的植

物纖維，卽有氣味也很可愛，並可使人想像森林中蒼翠閑靜的景色。

船上有兩個奇異的桅，都是一種可移動的大三角形東西。這種三角桅並無普通船隻所有的帆柱，至於普通所有的護桅索和後支索則用堅固的木材來充當。我的房艙以上有若干橫梁附着在這兩個三角桅上，這些橫梁上面放着一宗帆杠的用具，大半用竹製成。主桅的帆杠差不多有一百呎長，以許多塊木料和竹竿用藤縛成。這帆杠所載的風帆爲長方形，且從中心掛出，所以短的一頭拉到甲板上時，長的一頭卽可高懸空中，桅身雖低也不打緊。前桅的風帆形狀相同，只是小些。這兩個風帆都用蓆料製成；此外還有兩個船頭上的三角帆，一個船尾上棉布做的縱帆。

水手共有三十名左右，都是馬加撒或附近沿岸及島嶼的土人。他們大半都是青年，短身闊臉，和顏悅色。做事的時候大都只穿一條袴子，頭上纏起一條手巾，但在晚間卻加上一件薄布的短衣。年紀大些的四名就是『朱魯穆狄』(“*Jurumudis*”)——卽舵手——蹲坐在上面所說的那下甲板上掌舵，每次兩名，六小時對調一次。再有一個老年的就是『朱刺干』(“*Juragan*”)——卽船長——但實際上我們應該叫他做大副；他佔有甲板上小篷屋的其餘一半。此外還有十來個體面

的男人——中國人或部季斯人——船主慣叫他們做「自家人」(“his own people”)。他很優待他們，和他們一處喫飯，對他們說話也很客氣；但他們大半都是一種債奴，由警官拘管他們替他做工若干年，定下名目上的工資，用以清償債務。這是荷蘭人在這些地方所設施的一種制度，成績似乎很好。商人很受這種制度的恩惠，因為他們如果不能將貨物信託於經理人和小商販——這些人往往將貨銀浪費於狂嫖濫賭之中——則在這些人口稀少的地方簡直要束手無策了。這地方的下級人民幾乎都是終身負債。商人一次一次的將貨物信託他們，直到後來貨款欠得很多了，再把他們帶到法庭去，乃由他們的服役攤償他的貨款。這些債務人似乎並不以此為可羞，反而以為從此脫卸債務的責任，從此可在有名的富商底下叨些光榮。他們可以做着一點小買賣，並且雙方相處之間似乎很是和睦。這種制度似乎比我們採用的制度要高明些，因為我們把債務人關在牢獄當中，實際上就是禁阻他的覓錢償債。

我自己的傭人計有三個。我從前在婆羅洲僱來的馬來童子阿理是我手下的領袖。他在我身旁已有一年，不論何事都能做得，並且很是小心可靠。他喜歡持鎗射擊，確是一個好手，我又教他剝

製得很好的鳥皮。第二個就是馬加撒童子，名叫巴德綸（Baderoon），也很能幹，可惜太喜歡賭博。他造起誑話，說要替母親買座房屋，替自己買些衣服，約在我們出發的一星期前，向我支去四個月工資，竟在二三天內輸個精光。他到船上來既無衣服，又無薑醬、烟葉，或鹹魚，這一切必需品都得由我差着阿理替他買來。我猜測這兩個童子大約都有十六歲。第三個年紀更輕，是個伶俐的小棍徒，名叫巴索（Basso），在我身旁已有一二個月，烹任一項已經學得很好。將來廚子和管家的重要職務都要由他充當，因為我不能僱得長期的男人帶到這種危險的遠地去；要僱這種傭人幾乎像是要請一個掌廚前往巴塔哥尼亞（Patagonia）一般。

我在船上第五日（十二月十五日），露雨方纔停止，我們預備最後一次的開船，風帆一一晒乾捲好，小舟不斷的來來去去，航程上所需的糧食，水果，蔬菜，魚鯊，以及檳榔糖一一送上船來。這日下午有兩個婦人上船，來了大批送行的親戚朋友，在臨別時互相摩鼻（馬來人的接吻禮），並且流淚。以上種種都是明日開船的記號；挨到夜間三時，船主上船，立刻動手起錨，四時果然開船了。剛剛駛到其他普牢船都已看不見影子的時候，那位老年的「朱刺干」念起禱告，大家圍他身旁嚷着

『阿拉易爾阿拉』(“allah il allah”)一面鳴鑼幾下，彼此祝賀『薩拉馬特查蘭』(“Salamat jalan”) (原註：即一路平安)而散。天氣微微有風，海面很是平穩，晨光清朗，真是我們航行千哩之遙的阿盧羣島的一種順利的開端。

微風連續一日，風向時有變化，傍晚風靜以後，陸地的微風又起。這時我們正駛經西里伯某部分極南的『塔那卡啟』島 (island of “Tanakaki”) 原註：即「地脚。」這地方有些危險的岩石，我靠在船舷站着，偶然向船外吐痰；有一個水手立即請我暫時不要吐在船外，寧可吐在甲板上，因為他們對這地方很是害怕。他看我不很明瞭他的意思，又再申說一番，我看他這樣認真，對他說道：『這也很好，我想此地總有「罕圖」(“hantus” 原註：即妖怪)吧？』他說，「是呀，牠們厭惡船上拋出任何東西；有許多普牢船都因此覆沒。」我當即答應他此後留心不向船外吐痰。在日落時，船上這班回教徒齊聲念起禱告，使我想像到天主教各地悅耳而感人的「福哉馬利亞」(Ave Maria)。

十二月二十日——日出時，我們駛到蓬替尼山 (Bontyne Mountain) 的對面，據說這是西

里伯一座最高的山。當日下午，我們經過薩來厄海峽 (Salayer Straits)，稍有暴風，只得收下大桅，風帆和帆杠。入夜以後，遇着好西風，每小時可航五裡 (knots) 光景，真是快極了。

二十一日——巨浪從西南方洶涌而來，船身震蕩極其利害，我們最不舒服。但風向穩定，前進很快。

二十二日——海浪已平。我們挨過部通 (Boutong)——一個大島，高聳多林，人烟稠密，是我們若干水手的故鄉。有一隻從巴里駛回哥蘭的小普牢船在此追及我們。那隻船的「那科達」 (Nakoda) 原註：(即船長) 和我們的船主是相識的。他們已經遠航兩年，船上滿載着人，內有若干黑膚的巴布亞人。下午六時，我們挨過汪季汪季 (Wangiwangi)，地面低窪而不平坦，上有居民，歸部通管轄。至此我們確已進入摩鹿加海 (Molucca Sea)。入夜以後，俯瞰我們的雙舵倒是一種奇觀，那有燐光的渦流從雙舵衝出，點綴着旋舞的火星，像是良好顯微鏡中所見大簇參差的雲狀星時時變形，時時起舞。(這種比擬比較無論何物都來得近似。)

二十三日——紅日上升，美麗突目；昨夜所經的鳥嶼還在我們背後可以分明看見。那隻哥蘭

的普牢船在我們以南大約一哩。他們沒有羅盤，但在夜間並未走錯航路。我們的船主告訴我，他們先在日落時留心海浪的方向，再在夜間循着海浪航行。在這些海洋中，他們決不會有兩天以上（天氣晴朗時）看不見陸地。有時候逆風或逆流固然要攆走他們，但他們不久即可遇着島嶼，爲船上的老水手所認識，可以另走新航路。我們在昨夜捕得一尾五呎光景長的鯊魚，今晨將牠烹煮起來。下午又得一尾，替我烤成一點魚肉，堅實乾燥，但很甘美。傍晚時太陽落於濃雲之中，入夜以後濃雲更呈可怕的黑色。照慣例說，在大風或大雨將至時，我們的大帆一律捲起，帆杠收到甲板上，只有前桅的方形小帆掛着不動。在天氣不好的時候，那大蓆帆最難擺佈。帆杠有七十呎長，當然又是很重；而捲帆的方法只能從底下的帆杠捲上去，如果被暴風吹起，真是危險得很。我們的船員雖則人數很多，——即使這隻七十噸的船換做七百噸也很充足，——卻都懶散得很，每次做事的人罕在一打以上。但在緊要的關頭大家卻能欣然一同站起做事，不過各人自由宣布意見，發號施令的口氣總有六七人歷歷可聞，他們在這喧擾之下能將事情做好，似乎也就可怪了。

我們船上的五十個人有好幾種民族和語言，又有半野蠻的模樣，並且沒有幾個感覺到道德

或教育的約束；所以照這一層設想起來，我們大家相處的情形真可說是好極了。我們並無鬧毆或爭論——這在同數同樣的歐洲人中間一定難免——又無怨聲或憤氣。在天氣良好的時候，他們大半不聲不響的各自尋樂——有的睡在帆影底下；有的分成三四人的一組一組，自在談天或嚼蒟醬；有的做着庖刀的新柄，有的縫着一條新袴或一件襯衫，大家閑靜溫良，正和秩序很好的英國商船船上一般。每次有二三人輪流看守船頭並留心大帆的轉帆索和升降索；二個舵手常在下面舵艙上；船長，即「朱刺干」，主持航路，一半靠着羅盤，一半靠着風向；還有二三個在梢樓上注意風帆的修整，並依水時計報告鐘點。這種水時計很是巧妙，不論天氣好壞都可用以計算準確的時間。這只是一隻盛水半桶的水桶，再用一個刮好的椰子殼放入水中，剛有半個浮出水面。這椰子殼的底面上有一個很小的孔，所以放入水桶浮着的時候，即有細絲一般的水注入椰子殼裏面去。這種注入的水逐漸灌滿椰子殼；那小孔的大小和椰子殼的容量有一定的配置，務使椰子殼剛在一小時末尾猝然下沉。於是看守人即從日出時起算，報告小時的數目，一面再將空椰子殼放入浮着。這是一種很好的時計。我用自己的錶來測驗牠，知道牠在各小時之間簡直不致相差一分鐘，並且

椰子殼卽有移動也不妨事，因爲水桶的水當然是保持平衡的。這種時計對於粗魯的民族最是便利，因爲易懂易看，並且最後沉下的時候，水中微微起泡生波，又可喚起注意。若在港口上有遺失時，又可卽時添換。

我們的船長兼船主倒是一個鎮靜和氣的人，和一切人相處似乎都很和睦。他在海上全不喝酒，只在上午下午與管貨人及助手們大嚼咖啡，大喫餛飩。他受過一點教育，對於荷蘭文與馬來文能讀能寫。他使用一個羅盤，並備有一幅航海地圖。他往阿盧經商已有多年，這些地方的歐人及土人都很知道他的名字。

二十四日——晴明少風。從馬加撒出發以來，這是第一次看不見陸地。午時風靜，而有陣雨，水手們洗滌衣服，午後船上就攤着許多色彩華麗的襯衫、袴子和「薩龍」。我在本日發現了一件事，當初使我吃驚。舵艙兩側有兩個門孔，舵手們都從側舵穿過門孔走入舵艙。這兩個門孔高出水面只有三四呎，海水可以自由進入船內。我當初以爲舵艙總和貨艙有間壁分開，那末一個門孔有水衝入，可以從別個門孔衝出，除了舵手弄溼以外，不致再有妨害。不料舵艙和貨艙完全相通，如果夜

間一有風潮，海水豈不要覆沒了我們嗎？試想一隻要飄遠海的船，竟有這樣兩個大孔，每一個有一碼正方，高出水面只有三呎，一直通入貨艙，並且不能關閉，該是何等危險！但是我們的船長卻說一切普牢船都是如此；他雖則承認這種危險，爭奈「他不能設法變更，因為大家習慣如此；他又沒有他們那樣熟悉普牢船，如果他自行設法變更，水手就要無處覓僱了。」這一層無論如何總可以證明普牢船確是良好的海船，因為這位船長在最近的十年中都用普牢船航海，並且據說他從不曾看見有許多水衝入闖事。

二十五日——這聖誕日破曉時吹起暴風，下着大雨，雷電交加，一時波濤洶涌，我們的奇船顛簸跳蕩，很是不安。但到九時光景，天朗氣清，我們看見前面的部魯美島約在四五十哩以外，只見高山上纏着雲霧，看不見下面的陸地。午後天氣清明，風再轉到西方；這雖是確實的正西季候風，卻也不能確定，因為任何方面的平靜或微風時時在羅盤上現出來。船長在名目上雖是基督新教徒，似乎並無聖誕日是節日的觀念。我們的晚餐照常是米飯和咖喇醬，此外多一杯酒，藉伸慶祝之意。

二十六日——以前所見部魯的優美山景，已經近得多了。這班水手似乎是一批笨漢，走甲板

並不像英國水手們那樣靈動，卻蹣跚得和新進的水手一般。主帆的下杠已在夜間折斷，他們都在晨間修理這個帆杠。這帆杠用兩竹竿接成，把一株粗的一頭和別株的尖頭縛做一起，大約有七十呎長。這些普牢船帆檣的佈置和歐洲船隻的截然相反。歐洲船隻的各種繩索和檣杠雖要複雜得多，卻都安頓得不相牽涉。但在普牢船上就不同了：雖無護桅索和支桅索攪雜其中，而各種帆檣竟是互相牽連。大帆要轉換方向時，須先收下船頭的三角帆，並須降下縱帆的下杠完全使其分離。還有一宗繩索總是纏在一處，並且一切風帆（數目雖則不多）要張掛時，須有一部分帆面能受別些風帆的遮風。但是普牢船卻很風行，因為牠的買價和修理費都很便宜，各項修理幾乎都由水手們自理，各種歐洲製造的材料也是所需不多。

二十八日——我們看見班達這一組島嶼，首先出現的就是火山——一個完整的圓錐峯，很像埃及的金字塔。旁晚有煙繚繞於山頂，恰似一片靜止的雲。這是我初次看見的活火山的景緻，只因畫片看過很多，故在實地看見時似乎並不奇特。

三十日——挨過提奧島（Tio）以及附近全組的島嶼。這一組島嶼在航海地圖上描畫得很

不確切。飛魚很多；比大西洋的細小些，而動作卻活潑些，雅緻些。牠們掠過海面的時候，往往翻成側面，故能完全露出美鱗，飛得百來碼遠，出沒最是文雅。在稍遠的地方看來，牠們恰似飛燕一般，絕不會有人疑心牠們不是真飛，而僅是從最初躍起的高度斜降而下。晚間有一隻水鳥——一種鯉鳥（原註學名：Sula fber.）——棲在我們的牝雞欄上，被我手下一個童子捉來。

三十一日——拂曉時即已看見克厄羣島，我們在此將有幾日勾留。午時前後環繞北部的極端，打算傍岸航往拋錨所；但時而在島嶼的下風一邊，有不規則的暴風吹來，時而遠離牠的下風一邊，有強大的海流把我們逐回。這時候剛有兩隻小舟出現，滿載土人，我們的船主僱定他們來與我們進港，並由我們自己的小舟相助，無奈不能前進一步。因此，我們只得在一處很危險的地方下錨，直到傍晚纔把大索固着在水下的岩石上。我們所經的克厄海岸極其秀麗。淺色的石灰岩從水邊陡拔而上，高到幾百呎，到處裂成尖峯，且受風雨的侵蝕，現出蜂巢形的表面，上有繁複茂盛的植物。超出海上的峭壁呈現露兜樹與奇異的木狀百合科，雜以灌木及蔓藤；峭壁以上的斜坡則有濃密的林木。其中常有小灣及小入口現出白晃晃的海岸。海水澄澈如玻璃，海底上岩石鱗峇的斜坡陡

峻地陷成無底的深海，其着色從綠柱石變成琉璃很是複雜。海面安靜如湖，熱帶的驕陽散播金光於其上。這種景色我覺得非常快意。我已寄跡於簇新的世界當中，那岩林與碧淵所藏蓄的奇異產物正可想像而得。但是歐人的足跡在這些海岸上實在不多，所以一切動植物與人類幾乎全爲我們所未知，而我在這漫遊幾日將有何種成績，更非預料可及了。

第二章 克厄羣島（一八五七年一月）

來迎接我們的本地小舟計有三四隻，共有五十來個男人。這幾隻小舟都是獨木舟，頭尾高聳到六呎或八呎，到處裝飾着介壳及加朔阿利的羽毛。我從此竟在巴布亞人的本鄉看見他們的丰彩，不消五分鐘工夫即已證明從前考察少數的摩爾和新基尼的奴隸所發生的意見真是正確無訛，並且證明目前這兩批人一經比照以後顯然分爲兩種最有區別的民族。即使我已盲了，也會斷定這些島民不是馬來人。那宏亮急躁的口腔，不斷的動作，以及言語上動作上表現出來活潑的神氣，確與沉靜冷淡而無生氣的馬來人截然相反。這些克厄人喊唱而來，用力蕩槳，激起許多浪花；他們來得更近以後，都在獨木舟上站起，口音和手勢隨着加多；等到橫傍過來的時候，他們大部分人並不請教一聲，立即爬上我們的甲板，好像在一隻被俘虜的船上一般。於是一幕擾攘得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活劇從此開始。這四十個黑膚裸體，蓬頭的蠻人似乎快樂與奮到極點；並沒有一個有刻的靜止。他們挨次的圍住我們一個一個的水手，向他討煙討酒，對他露齒微笑的走開。他們同時

談論起來。我們的船長再三受他們的領袖們的糾纏，那班領袖紛紛求他僱定他們拖船，求他預付工資。若有一點煙葉贈送他們，他們的眼睛就會閃閃發光；他們又會用着露齒與呼嘯，或在甲板上打滾，或是縱身入水，以表示內心的滿足。即使欣逢意外假日的校董，或市上的愛爾蘭人，或登岸的海軍士官候補員（midshipmen），也不足以形容他們這種獸性的快樂。

馬來人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決不會有巴布亞人這樣的舉動。他們如果來到船上（必在得許以後），除說幾句恭維話以外，並不先說什麼話，並且過了幾時以後，方才小心翼翼地上來做事。每一次只有一個人發言，低聲下氣，很是精細，並且老不開口講價，總要等你說好以後，再來表示拒絕的意見，或且逡自走開不發一言，除非你把價錢增加到他們合意的數目。我們的水手有許多一向沒有到過這種地方，看見這種惡劣的行為似乎很是憤慨，直到後來方才逐漸和這些黑人接近起來。我看了這種情形，不禁回到一羣規行矩步的小孩忽被一陣喧譁擾攘的童子衝進來，以致覺得這些童子的行為真是奇怪已極，頑皮已極！

馬來人與巴布亞人身體上的異點雖已充分顯著，但這些行動上的異點卻比身體上的異點

還要顯著得多。那漆黑的皮膚，蓬亂的鬚髮，以及——最重要的一項——顯然與馬來人模樣各別的面貌，我們都不能認爲同一種族受了氣候上或其他環境上的影響的結果。馬來人的面部含有蒙古種的模樣，闊而近扁。肩部平貼，口闊而不突出，鼻雖小，式樣很好，而鼻孔脹大。面上平滑，罕生鬚痕；髮粗黑而平直。至於巴布亞人則正相反，面部可說是壓縮而突出。眉部隆起，口大而突出，鼻很大，鼻尖下垂，鼻梁厚，鼻孔大。這是容貌上顯著的特點，也就是和馬來人面部極其相反的地方，加以鬚鬣同鬚髮，便和馬來人完全有別了。所以我到了這裏覺得別有境界，裏面住着一種奇異的民族。在我以前幾年所周旋的馬來諸族，與我現在所看到的巴布亞諸族之間，我們很可以說那身心兩方面的差別，剛和南美洲的紅種印第安人與新基尼的黑種人的差別一樣利害。

一八五七年一月一日——這是很愉快的一日。我在這一日漫遊了歐人所罕見的島上的森林。我們在破曉前離開拋錨所。一小時內來到哈爾村（Hall），就是我們要住三四日的所在。這裏一帶邱陵退後縮成一個小灣，這些邱陵聳出尖峯和圓丘，介以居間的平地 and 溝谷。一條白沙的闊岸鑲着海灣的內部，背後有一片椰子棕櫚藏着若干茅舍，聳出茂密複雜的林木。有許多大小不等的

獨木舟和小船擱在岸上，又有一二個遊民和幾個小孩及一隻狗，在我們來到一個下錨地的時候，注視我們的普牢船。

我們上岸時第一件引起注意的東西是一大座造得很好的小屋，屋下有一隻很長的小船正在建造，還有許多將次完功的船隻擺在靠岸一帶。我們的船長要買兩隻大小折中的小船駛往阿盧羣島經商，立刻向土人開始議價，過不多時議定以若干銅礮，銅鑼，「薩龍」，手巾，手斧，白碟，烟葉，及亞力酒爲兩隻四天以內即可完功的小船的代價。成議以後，我們走到村上，這村只有三四所茅舍，建在近海一片參差多岩的地面上，蔭庇以椰子，棕櫚，香蕉，以及其他果樹。這些茅舍很是粗陋，現出黑色，半已頹敗，架在樁上，離地稍有幾呎，四周的低垣用竹或板做成，屋篷很高，門口狹小，並無窗牖，只在三角牆底下有一個洞可以將烟放出，射入一點光線。地板用篾條鋪成，薄滑有彈性，而且極不牢固，我每踏一步幾乎都要插入篾縫裏去。露兜樹葉的箱篾與棕櫚木髓的薄板都做得十分方正，再加上材料相同的臥蓆，本地製造的瓶罐和煮器，以及幾件歐洲的盆碟，就是全副的家具。屋內到處昏暗薰黑，其陰鬱達於極點。

我有阿理和巴德給相陪，前往各處從事探檢，有一批男孩跟蹤而來，想看我們做的什麼事。一條足跡最多的小徑從海濱通到一處陰蔭的窪地，這窪地的樹木非常高大，樹下絕少草木。樹梢上相間的發出轟轟的聲音，當初我們以為可怪，隨後即知爲大鴿的叫聲。我的兩個童子舉鎗射擊，雖有一二次不中，隨後卻射下一隻來。這一隻鴿很是壯美，長二十吋，呈淺藍的白色，翼與尾爲金屬濃綠色，並有金色、藍色，及藍紫色的反射，腳爲珊瑚紅色，眼爲金黃色。這是一種稀罕的種類，我已取名爲〔*Carpophaga concinna*〕，只在少數小島上有所發現，但很繁殖；與班達所稱「豈蔻鴿」〔*nutmeg-pigeon*〕同種，那「豈蔻鴿」吞咽豈蔻的果實，而將種子，即豈蔻，整個排洩出來。牠們嘴雖狹小，而顎與喉則能擴大，故能吞咽很大的果實。我從前射下較小的一隻，膝囊裏面還有若干球形的棕櫚果，每一顆的直徑在一吋以上。

從此稍稍往前，小徑分而爲二：一沿海濱而往，穿過「芒格洛夫樹」〔*mangrove*〕與西穀樹溼澤；一則升到耕地。我們從此回村，重新出發，打算越過邱陵，穿入內地。無奈路徑最是難走。凡有泥土的所在都是鋪在岩石上面的整片紅黏土，因受土人赤脚的踐踏，很是光滑，我穿着皮鞋，在這斜坡

的表面上簡直站立不住。從此再稍往前則爲裸出的岩石，那就更壞了，因爲這些岩石岫嶙多孔，且受風雨的侵蝕露出尖錐和尖角，以致我手下兩個一生赤脚的童子不能立足。他們的腳開始出血了，我若不願他們完全整腳的話，只好大家掉頭回去。我自己的皮鞋又不很厚，走了幾腳不免裂成碎片；但是那班赤脚的小嚮導卻十二分輕快的向前行走，似乎怪着我們不敢在這種舒服的地方散步真是膽子太小。我們以後留在島上幾日，都只能插足在海岸和耕地的近旁，以及林中比較平坦的部分，這些部分泥土堆積不多，岩石也比較的少受氮界的作用。

克厄島（原註：島名 *Ke* 一字剛和 *K* 一字母發音相同，但在地圖上卻誤拼爲 *Key* 或 *Ki*）長而狹，作南北走向，幾乎全由岩石及山嶺構成。島上到處都有茂盛的森林，各處海灣及入口都有白晃晃的散沙，這散沙由珊瑚石灰岩分解而成，這種石灰岩就是全島構成的材料。在一切卑溼的小入口與小溝谷中，都有繁殖的西穀樹，供應土人的主糧，因爲土人並不種稻，除了椰子、香蕉、及薯芋以外，罕有別種栽植的產品。椰子樹環繞屋舍，在疏沙上受海風的影響滴生椰子，土人製出椰子油，以重價賣給阿盧的商人，那些商人都到這裏收買這種椰子油以及小船與陶器。木料的碗、鍋、和

托盤也有大宗製造出來，都用小刀及手斧挖鑿成功，運往摩鹿加羣島各地。不過克厄士人最著名的技藝卻是造船。這些荒僻的蠻民對於這種似乎很難的技藝能夠這樣出名，一方面固因有許多森林供應他們大宗優美的木材——雖則其他許多島嶼也有同樣的木材——別一方面卻還有若干不可知的原因。他們所造的小獨木舟很是精美，中部低闊，兩頭高聳而成尖嘴，多少加點雕刻而且飾以羽毛。這種獨木舟並不是用一株樹挖鑿成功，卻是用許多直板拼合成功，只因拼合得十分巧妙，所以板縫上往往連刀鋒都不能插入。大的從二十噸到三十噸，都不用釘或鐵，且除斧、手斧、螺鑽以外，並無其他工具，然而造成以後也可航海。這些船隻既是美觀，又是巧妙的海上帆船，即使從新基尼橫斷馬來羣島諸海直往新嘉坡的很長海程也可安然航駛，其間所經的諸海並不像旅行家所愛描寫的那樣風平浪靜，這是凡在此航行多次的人們都能指證的。

克厄的森林出產宏大的木材，長，耐久，而且具有各種不同的性質，據說有些比印度的上等麻栗樹還要好些。造那較大的船隻所用的每一對木板須用整株的樹剖成。這種樹往往從遠海處砍下，斫成相當的長度，再剖成相等的兩片。每一片用斧削成三四吋厚的木板，當初每一頭留下一

厚塊以免裂開。在木板的中央一段留着一條一條的橫凸縫，各有三四吋高，三四吋闊，一呎長；這些凸縫在造船時大有用處。削好足數的木板以後，即由三四個男人將木板逐一拖過森林，拖到海濱上造船的地方。一條中央廣闊而兩頭高聳的基礎木板首先擺在船臺上面，用着支柱適當的撐持起來。這木板的邊緣先用手斧削成光滑合用，再將彎曲適度而兩頭漸次尖削的木板拼合上去，在這木板上標出一條邊緣以便削成恰好可以拼合的邊緣。於是沿着兩木板相對的邊緣穿出許多相對的螺鑽孔，各有手指的大小，用硬木樺釘入，使兩木板緊湊的拼合一起。完全用着手工要把木板的邊緣做出互相拼合的曲線，又要把螺鑽孔穿在互相湊合的位置和方向，似乎是一種難做的工程，可是這種工程卻做得十二分精巧，即使歐洲的上等造船匠也不能做出更加緊湊的板縫。這樣一條一條的木板依次拼合上去就成功一隻小船。這隻小船的船殼全用硬木樺結合木板的邊緣而成，堅固而有彈性，但除這些木樺的黏着以外，並無何種結合船板的東西。船殼做好以後，小些的船隻配上座位，大些的配上橫梁。這些座位和橫梁都在淺斷口上嵌牢，再用藤索縛到底下的凸縫上。隨後選用堅韌的木料來做肋骨，斷出淺淺的凹縫，配合到船板的凸縫上去，再用藤穿過凸縫

基部的洞來縛牢。船板的兩頭各自縮合一處抵在船頭或船尾的直柱上，再用木樺及藤來釘牢縛牢，就成功了一隻小船；從此再配上舵、桅、與篷，就可乘風破浪去航海了。我把這種結構的原理加一番考慮以後，深信這些船隻的確比那普通用釘釘成的船隻更爲堅固而安全。

我們住在這裏幾日，大家都很忙碌。船長每日在場督造他的兩隻小普牢船。土人的小船不斷的運來魚、椰子、鸚鵡和刷舌鸚、土鍋、蕒醬葉、木梳、及托盤等類，我們的五十個水手似乎都各自任意的購買進來，以致船上一切有用無用的空位都被佔去；因爲普牢船上各人都承認自己可以自由做買賣，可以攜帶財力上所能購買的東西。

錢幣在此竟無人知曉，而且毫無用處，——小刀、布疋、和亞力酒是交易的惟一媒介物，烟葉就常做小幣。各種交易都須臨時議價，所以要說了許多的話。在議價時務須提出很低的價錢，因爲這些土人總要等你加上一點價錢纔會滿意。你若加上價錢，他們就很高興，否則你若首先就提出加倍的價錢，不肯再加，他們反而很不高興。

我也做了一點買賣，——勸誘土人替我採集昆蟲；他們看見我果然拿出芬芳的烟葉收買他

們不值錢的黑綠兩色的甲蟲，卽有幾十個男婦小孩送上盛滿爬蟲的竹管，可惜這些爬蟲已被他們禁錮一日，往往自相殘殺，嚼成碎塊！有一種新奇的大甲蟲呈出紅玉與綠柱石的着色，我獲得一大宗。這完全是新種，且除這個小島以外，其他各地並無發現。牠是吉丁蟲科的一種，現已取名爲〔*Yphogaetra calepyga*〕。

我每日早餐以後，獨自往遊森林，從事捕捉壯美的蝴蝶，蝴蝶頗爲豐富，並且大半爲我見所未見；因爲我現在所插足的是摩鹿加羣島與新基尼的邊境，其產物在當時歐洲各陳列所內還是最珍貴最稀罕的東西。我的雙眼開始看見燦爛猩紅的刷舌鸚振翼而飛，看見最壯麗的蝴蝶——採集家所稱〔*Praonms*〕〔馬來巨蝶〕的一種，或其密切的類似種——只因飛得太高，未曾有所捕獲。有一隻這種蝴蝶曾被土人盛在竹管內送來，因有大宗的甲蟲盛在一處，遂被撕成碎塊。這地方對於採集家的主要妨礙在於缺少良好的路徑，在於地面太崎嶇，以致每走一步都要留心罅隙或岩磴，所以很難捕捉活潑能飛的動物。還有一個妨礙，就是缺少河流，因爲岩石的孔隙太多，地面的水都要滲漏下去；至少我們足跡所及的附近一帶都是如此，惟一的水只有靠近海岸滴流出來。

的小泉。

在克厄森林中，木狀百合科與露兜樹科很是繁殖，即在比較裸露的多岩的各處也是如此。花卉稀少，蘭類也不多見，但有精緻的白色「蝶蘭屬」[*Butterfly-orchids*] (*Phalaenopsis grandiflora*)，或其密切的類似種。各種植物新鮮蓬勃很是悅人，在這乾涸多岩的地面正是氣候時常溼潤的表示。挺拔無節的樹幹往往都有扶持物，無花果科 (*Fig family*) 的大樹從離地五十呎或一百呎處伸出錯綜糾纏的氣根：都是顯異的現象。多刺的灌木和蔓藤並無出現，若無尖利多孔的岩石，這些荒野確是便於行走的。在潮溼的各處有一種闊葉的草本植物出現於樹下，聚集着綠色的小蜥蜴，生出天青色的尾巴，在葉叢中間鑽進鑽出，很是活潑，我往往只能瞥見牠們的尾巴，一時誤認爲小蛇，不免使我吃驚。在這些原生林內差不多只能聽見兩種鳥類的聲音，一種是紅色刷舌鸚，發出尖利的叫聲和大半鸚鵡科一般，還有一種是綠色大荳蔻鴿，或發出宏大沉着的轟轟聲，和大鐘的連敲二下相似，或有時發出蝦蟆的格格聲，都是十分特別的。據土人說，島上只有兩種獸類——一種野豬，還有一種東方鼯 (*Cuscus*)，我都不會獲得標本。

昆蟲比較的豐富，並且很有趣。對於蝶類我捉得三十五種，大半爲我見所未見，又有許多爲歐洲各家採集品中所未曾有。其中有一種精緻的黃黑兩色的鳳蝶（學名：*Papilio euchenor*），從前各家罕有標本得來，此外還有好幾種宏大的美蝶，幾種美麗的小「藍蝶」（*“blue”*）以及幾種日間飛出的燦爛的蛾類。甲蟲類較爲稀少，但我獲得幾種很精緻很稀罕的種類。我在一片舊墾地內一株小灌木的葉上覓得好幾種（*Eupholus*）屬的藍黑兩色的精美甲蟲，在美觀方面幾乎可以匹敵南美洲的「鑽石甲蟲」（*diamond beetle*）。海濱上有些開花的椰子棕櫚常有一種精緻的綠色食花甲蟲（*floral beetle* 原註學名：*Lomaptera papua*），在花枝搖動的時候一齊飛開，好像小陣的蜜蜂。我請一個水手爬上樹去，用手捉來一宗甲蟲；我看見這些甲蟲倒有價值，請他重新上樹，用我的昆蟲網把花枝兜在網內，因此再得一宗甲蟲。不過我最好的捕獲品還是那土人替我捕來的吉丁蟲科的顯異昆蟲，這種昆蟲土人都說是從山上腐敗的樹木中捕來。

森林中所常見的顯異的甲蟲類（鞘翅類）只有兩種斑蝥。一種是（*Therates labiata*），我們的綠色斑蝥要大得多，呈紫黑色，而有金屬綠色的渲染，橫闊的上唇則爲鮮黃色。這種斑蝥概

從葉叢——常爲闊葉的草本植物的葉叢——上覓得，棲在陰濕的位置，常從一葉飛往就近的他葉，現出敏捷的態度，似乎時在留意牠自己的食餌。牠不斷的吐出一種玫瑰油精似的香氣，大約用以攝引小昆蟲以供自己的食餌，我們嗅到這種香氣，立刻可以斷定牠已在近處。還有一種是 [*Tricondyla aptera*]，形態最爲古怪，大概是馬來羣島的特產。牠的形狀恰似大蟻，有一吋多長，呈紫黑色。牠沒有翅膀，也和螞蟻相似，我們往往看見牠爬上樹去，牠看見我們走近樹前，卽循螺旋的方，向環繞樹幹而上，以免被捕，所以我們必須突然上前用手捉牠。牠吐出地棲甲蟲普通所有的臭氣。我在克厄四日所獲的採集品計有鳥類十三種，昆蟲一百九十四種，以及陸上介殼三種。

這些島嶼住有兩種人：一種是土著，具有巴布亞人的顯著特徵，信奉邪教，只穿棉布或樹皮的腰衣；一種是混合的民族，名目上是回教徒，身穿棉布的衣服。據說，這些回教徒被初期的歐洲僑民從班達驅逐而來。他們大約是棕色人種，更近馬來人，但是此地所有他們混合種的後裔卻已顯出紛歧的膚色，頭髮，和面貌，兼有成分不等的馬來人和巴布亞人的特徵。就他們的語言看來，我們可以看出初期的葡萄牙人在這些地方經商所發生的影響，因爲這樣荒僻野蠻的島民至今都還接

用葡萄牙字。例如手巾叫做『楞科』(“lenco”)，小刀叫做『法卡』(“facas”)，都已取消馬來人固有的名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當時真是特出的征服者和拓殖者。他們能使被征服的各地發生一種迅速的變化，實爲現代任何民族所不及。他們能以自己的語言、宗教和儀節傳播於魯魯野蠻的民族之間，他們這種傳播的能力確和從前羅馬人相似。

這些人和馬來人在品性上顯然相反：這可以用許多瑣屑的特徵來指證。一日，我正在森林中漫遊，有一老人站在旁邊看我捕一昆蟲。他站在那裏不聲不響，直至我把昆蟲釘好放入昆蟲箱時，他禁不住要開口了，卻仍深深鞠躬，發出一陣歡笑。不論是誰都知道這是真正黑種人的特徵。若在馬來人，不免就要睜着眼睛，用着疑惑的口吻問我幹什麼事了，因爲他的天性極少笑聲，更無歡笑。若在外地人面前或身旁尤其不笑，而在外地人看來，他的侮慢的流眄或呢喃的品評卻比揚聲的歡笑更爲乏趣。此地的婦女並沒有馬來諸族的婦女那樣害怕外地人，或者那樣避在深閨裏；小孩們也比較得快活些，並且又有『黑人的露齒』(“nigger grin”)，至於男人的喧嘩與其臨事的興奮，尤其和馬來人的緘默不同了。

克厄人的語言由於約略相等的單音字、雙音字和三音字的三部分構成，含有許多氣音（*spirated sounds*）及少數喉音（*guttural sounds*）。各村的方言微有出入，但能互相通曉，除出那些顯然因長期的通商而輸入的字以外，似乎和馬來語絕無親緣。

一月六日——小船造成功了，我們即在下午四時向阿盧出發，駛出克厄的海岸以後，看見克厄崎嶇多山的美景；一帶一帶的邱陵高到三四千呎，向南展佈到極遠的遠方，到處蓋有巍峩茂密連綿不斷的森林。風力微弱，航往阿盧的六十哩海程費去三小時，阿盧羣島非低即平，但森林的茂盛倒是相同，我們在次日晚間九時下錨於多波（*Dobbo*）的港口。

我第一次乘坐普牢船的航程既有這樣滿意的結果，故在此後和他相別幾個月以前，須將這種舊世界的奇船的優點說明一番。一切危險的觀念如果擱起不提——其實比較別種船隻大約也並不格外危險些——我可以斷言自己從不曾（無論以前或以後）有過這樣爽快的二十天航程，或者說得比較正確一點，從不會有過這樣小量的煩悶。這一層我在主要方面要歸功於自己享有甲板上整個的小艙，歸功於自己已有僕人伺候，並且歸功於船上絕無油漆、瀝青、脂肪，與新繩索

等類的氣味，這些氣味爲我所不能忍受。還有一部分要歸功於服裝膳食等類的絕無拘束，歸功於船長的殷勤和善。我本已承認和船長一處用餐，但無論何時，只消我開口一說，就會送到我自己的床位上來。水手個個溫文和善，雖無何種約束，而一切事務都能進行順利，一切物件都是清潔整齊，所以我對這次航行一切都很有滿意，並且不免要說這半野蠻的普牢船所有各種奢侈品勝過那些最宏大的輪船所有的奢侈品，雖則那種輪船原是我們文明的上等出品。

第三章 阿盧羣島——多波小住（一八五七年一月到三月）

一八五七年一月八日，我在多波上岸，多波是部季斯人與中國人經商的居留地，他們每年作客於阿盧羣島一次。多波位於宛馬（Wama）小島的一個海角上，陸地向北突出海中，僅夠三排房屋的位置。在此建村初看雖似十二分奇怪並且十二分荒涼，但實際上卻有許多優點。這地方有一個明顯的進口，可從西方沿岸的珊瑚礁中間進來，而在本村的兩側又有良好的拋錨所，可以遮護正東及正西的季候風。三面海洋的微風既可充分的吹入，故在衛生上很是相宜，而柔軟的沙岸對於普牢船的拖曳上岸又很便利。這樣一來，既可避免海蟲，而且歸航也很方便。在迤南的極點，這種沙岸埋沒於島岸之中，背後聳着一片茂盛的高林。房屋大小不一，而式樣相同，只是一種大茅舍，靠近門口的一小部分用作住宅，其餘各部分互相隔離，往往用一層或二層地板分開，以便貯藏商品及土產。

我們到此過早，大半房屋空虛無人，地面荒涼達於極點；在埠頭上迎接我們的全體村民僅有

半打光景的部季斯人和中國人。我們的船長窩茲柏根先生(Herr Warzberger)本已答應替我尋覓房屋，至此卻有意外的困難發生。有一座房屋雖則打算出租，尙無屋頂，其主人本爲投機而建，不願在一個月內趕造成功。另有一座，屋主已死，我既已先來，本可即時住入，但須修理一番，我雖肯付出四倍光景的價錢，卻竟無從覓僱工人。於是船長叫我暫且住入他自己住屋近旁的一座好屋，這座好屋的屋主在幾星期內不會歸來；我本已急急想住在岸上，所以立刻將房屋掃除一番，即在傍晚將一切物件搬入屋內佈置妥當。於是我就成爲多波的一個居民。我帶有一把藤椅和幾塊輕板，即將輕板配成一張桌子和幾個架子。我用一條闊竹凳當作沙發和床架，再把箱篋擺在便利的位置，蓆子攤在地板上，又在椶葉的圍牆上鑿出一窗，使光線射到桌上；這種住宅雖是悽愴陰暗的茅舍，但我心中的滿意卻和覓得一座良好的住宅一般，希望在此住了愉快的一個月。

次晨早餐以後，我出門探檢阿盧的原生林，急急想把心思專注於這些原生林的寶藏，以實現這次蓄意多時的旅行所有可能的成績。我用一把值一個半便士的德國小刀僱得一個本地的頑童來做嚮導，我的馬加撒童子巴德繪則帶來一把柴刀斬除路徑上的障礙物。

我們先沿海濱步行半哩光景（因為村後地面過於卑濕）再轉入森林，循一小徑前進，這小徑通往島上對岸的宛馬村，約有三十哩的距離。路徑狹隘而少人跡，往往泥濘滿地，墮樹塞途，我們前進一哩光景以後，完全走入錯路，只得隨着嚮導一同回頭。但是同時我已從事採集，並且這一日的採集品即可預定這次旅行在昆蟲學方面大有成績。我所得的蝶類計有三十種左右，自從離開亞馬孫河豐饒的河岸以來，絕對未曾有一日得到這許多種類，況且內中又有許多最稀罕最美麗的昆蟲，一向只在新基尼有幾隻標本發現。就有壯美的「妖怪蝶」(spectre-butterfly 學名：*Hestia durvillei*)，灰翅的「孔雀蝶」(Peacock butterfly 學名：*Drusilla catops*)，以及最光亮最奇怪的透翅蛾（學名：*Cooytia d' Urvillei*）都是特別有趣；還有好幾種小「藍蝶」(“blues”)，也是鮮豔無比。但對其他各羣昆蟲我卻沒有這樣的成績，這在探檢的漫遊中也是無怪其然，因為漫遊的時候只有顯異新奇的東西纔能引起注意。又有幾種優美的甲蟲，一種顯異的「木蠹」(“bug”)，以及少數精緻的陸上介殼為我所得，我在下午回家時，對這良好地點的初次嘗試十分滿意。

以後兩日下雨起風，我們未曾出門採集；第三日陽光燦爛，我捕得一隻壯麗無比的「鳥翼蝶」（學名：*Ornithoptera poseidon*），真是喜出望外。我看見牠飛近面前的時候，不覺喜極發抖，撲入網內以後，尚不自信真已奏功，直至取出一看，看見牠翅上的絲絨黑色及鮮明綠色，軀幹上的金色，胸部的深紅色，並且兩翅的橫闊竟有七吋，簡直使我看得心蕩神迷。我在本國陳列所內雖已見過相似的昆蟲，但在親身捉得一隻的時候，卻有特別的興趣——感受牠在手指中間的掙扎，欣賞牠全身所具活潑新鮮的美麗，在這沉靜陰暗的密林中恰似一種閃爍的寶石。這一日夜間我宿在多波簡直高興得了不得。

一月二十六日——我已在此住了兩星期，漸漸熟悉這地方的情形及其特點。普牢船源源而來，商人幾乎每日加多。每二三日總有一座空屋打開門戶，從事必要的修葺。大批的男人從各方攜取木柱，竹竿，蔓藤，與棕櫚葉而來，急忙修造牆壁，屋簷，與門戶。新到的商人有些是馬加撒人或部季斯人，但從哥蘭小島（在西蘭島的東端）來的更多——哥蘭人是遠東的小商人。其次，阿盧的土人從阿盧羣島東部一帶叫做「布拉康塔那」（“*Blakang tana*”）——即「後方」（“*back of the*

country) —— 的各處，攜帶最近六個月內所收藏的產品而來，賣給這裏的商人，大約他們對於有些商人是負有債務的。一切新到的人們差不多都要來看訪我，都要親眼來看看一個天外飛來的不做買賣的人！他們看見我的鳥類，甲蟲類，及介殼——卻不是值錢的介殼即『珍珠母』——的標本，都要瞎猜這些標本的用途。他們逐日持上一些破爛的介類，大半都是海濱上可以隨手掇拾的東西，看見我不肯收受下來，似乎很是懊喪。但我看見內中若有蝸牛殼 (snail shells)，則將蝸牛殼收受下來，更向他們求多；他們對於這種選擇的原理簡直莫名其妙，以致灰心失望，不肯再做這種勾當，他們也許認定我所加意保存的介殼是些祕密的藥料。

這些商人都是馬來種，或是馬來種佔着主要成分的混合種，只有少數中國人是一個例外。但阿盧的土人卻是巴布亞種，有黑棕色的皮膚，羊毛質或鬚曲的頭髮，高大的鼻子，纖細的四肢。他們大半都只穿一件腰衣，有少數人整天持着一點商品沿街售賣。

我住在一個商人家裏，各種貨物都送上我與其餘各人面前而來——有一束一束薰煙的海參 (bêche de mer) 從污泥中捲起，放在煙囪上薰過，乾燥的魚翅，與珍珠母，及風鳥，這風鳥保

存得十二分骯髒破爛，我簡直未曾看到值得購買的標本。他們看見我對這些貨物置之不理，似乎很是懷疑，恐怕自己不會明瞭我的用意，再把貨物獻我面前，說明自己所索的報酬——或爲小刀，或爲煙葉，或爲西穀，或爲手巾。於是我不得不找就近的翻譯員，向他們解釋自己對於海參或珍珠母都不愛買，甚至玳瑁殼的投機事業也不願做，只有各種可喫的東西要買——不論是魚，是蟹，或是各種蔬菜。我們稍可按期購買的食品卻只有魚類與上等罌麥；爲求買得這些日常的食品起見，我們必須時時備着四種物品——煙葉，小刀，西穀，及荷蘭銅幣——因爲賣主所要求的特別物品如果不在手頭，出賣的魚類即將持往鄰屋而去，那末我們在那一日難免缺少正餐了。這地方所用的籃及桶很是古怪。罌麥盛在渦形的大介殼（原註：大約是 *Cymbium ducale*）內持來，鮮水盛在裝有藤柄的鬚螺扇的大介殼內逐日經過我的門口。他們把這些華美介殼的內部渦卷忍心地敲剝下來，再拿這些介殼供應卑賤的用途，在博物學者看來真是傷心的事情。

我在採集方面進行很慢，因爲天氣意外的不好，連日狂風大雨並無間斷，以致最初所度的十六日只有四日可以從事採集。但這四日的成績已足表示將來如有晴天即可做出一些好成績。我

從土人手中獲得若干很精緻的昆蟲與少數優美的陸上介殼；且在所得少數鳥類當中又有半數以上是已知的新基尼種類，在歐洲所有的採集品中當然是稀罕的東西，而其餘幾種大約更是新奇的東西。但在某一方面，我的希望卻難實現。我從前希望在此製成風鳥的優美標本，但到現在纔知一切風鳥在這一季都要脫卸羽毛，須在九月十月方有完美的緞黃色長絨毛。一切普牢船在七月中都要回去，我自己既難在此再留一年，當然不能在此住到九月十月。但我得到一個消息，說是紅色的小風鳥——『王風鳥』——全年保有全身的羽毛，所以我也許可以希望到手。

我既已熟悉本島的森林景物以後，知道這種森林具有幾種特色，與婆羅洲麻刺甲的森林大不相同，而我半已忘記的美洲熱帶森林的印象從此竟又活現於腦際。例如棕櫚一項，比我在東方所看見過的一般情形都要豐富得多，並且往往更與他種植物混雜一處，在形態上也更複雜，又有幾種光滑的莖和羽狀的葉的高大樹木足以喚起亞馬孫的 (*Uruasa*) (原註學名: *atatalea* sp. *boiosa*) 的印象，這些樹木我在馬來諸島一向罕有遇到。

在動物方面，蜘蛛與蜥蜴的繁複也足以喚起南美洲的印象，而纖小善跳的蜘蛛尤其豐富，攢

聚在花上葉上，色彩紛歧，往往異常美麗。吐絲織網的種類也比我一向所見的更爲繁夥，蛛網攔路拂面，最是可厭；而網絲黏韌，纏在面上更是難解難分。再則這些蜘蛛都是有黃斑的巨怪，體長二吋，肢長與之相稱，當我尾追豔蝶，或仰視奇鳥的時候，牠們跑過我的鼻上也是可厭的事情。我立刻覺得不但這些蛛網必須拂除，並且蜘蛛也須撲滅；因爲我在當初將路徑拂除乾淨以後，一到次日早晨蛛網又已繃在原處了。

蜥蜴的繁複及其出現的處所也是同樣的特別。那藍尾的美種在克厄雖是那樣豐富，但在此處卻無所見。阿盧的蜥蜴種類更爲複雜，而色彩則更爲幽暗——幽暗的綠色，灰色，棕色，甚至黑色，很是常見。每一株灌木或草本植物都有牠們的蹤跡；每一株敗幹或枯極都是牠們的住所。我想這些活潑的捕蟲小動物要滿足牠們饕餮的食慾，不免要戕賊許多美麗的昆蟲，這些昆蟲大概都是昆蟲學者足以悅目賞心的東西。這裏的叢林還有一種古怪的現象，就是地面上與枝葉上到處都有極多的海洋介類 (sea-shells) ——到處棲有寄居蟹 (hermit-crabs)，這些寄居蟹都從海濱爬到森林裏而來。我曾經看見一隻蜘蛛攆走一個頗大的介類，啖牠裏面的肉。我在每日晨間必須

沿着海濱前往森林，看見這些蜘蛛攢聚在海濱上，真是論千論萬。一切死了的介類，不論大小，都是牠們享用的食餌。牠們結成一二十隻的小團體圍繞些須的棒條或海草，但一聽見腳步的聲音，立刻四散奔逃。在夜間起風以後，那中國人所愛喫的海參有時候要被涌到海濱上來，海濱上在這時候厚厚的散佈着幾種最美麗的介類，以及珊瑚同海絨的零屑或大堆，我一共拾得二十多種。海絨往往和珊瑚極端相似，若非伸手捉摸，不能區別出來。海草也有許多涌到岸上；但是說來奇怪，這些海草遠不如我們不列顛沿岸各處所見的海草那樣美麗，那樣複雜。

這裏的土人並沒有克厄土人那樣喧譁擾攘，即使類似純粹的巴布亞種的土人也是如此。這大約是因為我所看見的都是他們少數人處在外地人中間的緣故。要明瞭野蠻人的真相必須觀察他們家居的情形。但是這裏的土人有時候卻也露出巴布亞人種的品性。男孩們自在散步時，往往歡然唱歌，或大聲說話，這完全是黑種人的特徵；並且男子們雖則盡力掩飾，有時候於真正馬來的式樣中也還露出他們的情緒來。一日，他們有一批人在我屋裏，我想嘗嘗海參的滋味，買了一對海參，竟付出大宗逾額的煙葉，於是賣主知道我是一個外行的主顧。但他不禁高興起來，當他嗅着

芬芳的煙葉，拿出一手把煙葉給他同伴們觀看的時候，露露牙齒，扭扭身體，用一種最能表情的噁劇做出無聲的嬉笑。我從前向馬來人買東西的時候，往往也要多付他的價錢。但我絕無一次可以從他的面貌看出他的高興——只有一種沉悶愚蠢的躊躇露出駭異的神氣，不論受酬太多或是太少都是如此。以上種種性情上的特點倘若連同肉體上的特點觀察起來，的確大有興趣。性情上的特點並不和肉體上的特點一般，不能引用外界的原因求出便利的解釋。一切論列人種的著作家不免過於信任旅行家的報告，其實旅行家並無多大機會可以考察民族性的特點，而且並無機會可以判斷各民族實際上平均的體態。這些旅行家走到兩種民族雜處已久的地方，非常容易受騙，往往把居間的形態和混合的習慣看做一種民族蛻變為別種民族的天然的證據，並不看做兩種民族的人工的混合，假使他們在習慣上早已把這些民族——例如目前所說的馬來人與巴布亞人一般——認為一種民族的蛻變（也許以為地理上的毗連應該發生種族上同樣的毗連）他們自然更容易犯着這種錯誤。殊不知馬來人和巴布亞人顯然相隔很遠，不論肉體上，精神上，德性上，都有顯著的特徵可以區別出來。

二月五日——我趁着晴明的一日往遊窩坎島（Wokan），與多波相距一哩左右，爲「坦那部薩」（Tanna buer）——即阿盧本島——的一部分。阿盧本島是一大島，自北至南約有百哩，但有許多部分很低，以致若干小河橫斷而過，可以通航頗大的船隻。在我們所到的西岸上僅有少數星散的島嶼，我們的宛馬就是主要的一個；但在東岸上卻有許多島嶼，在本島以外展佈得幾哩長，構成商人所稱的「布拉康塔那」——即「後方」——爲珍珠、海參與玳瑁的主要產地。阿盧羣島有許多種鳥獸完全限於阿盧本島；凡風鳥、黑色的白鸚、大營塚鳥及加朔阿利都沒有出現於宛馬，或於其他小島。但我這次來到本島的旅行本不指望森林方面或森林的產物方面有何種顯著的差別，所以看見窩坎的現象不免又驚又喜。這窩坎海濱上蔭庇着大樹下垂的枝椏，枝椏上裝置着蘭科、羊齒，以及其他着生植物。森林裏面變化更多，有些乾燥的部分只生矮樹，而在其餘各部分則有幾種最美麗的棕櫚，聳出直滑的纖莖，高到百呎，覆以優美的垂葉。但我所見最新奇的植物卻是木狀羊齒，這種羊齒，我在熱帶上度了七年以後，方纔在此初次看見完美的形態。我從前所見的都是纖小的種類，不到十二呎高，絕對想不到這森林中散佈着許多美麗的本本羊齒生出精緻的連

葉枝高到三十呎以上。在熱帶植物界中的確沒有別種植物可以和這種羊齒比美了。

我的童子們射下五種鳥類，都是以前住在宛馬一個月內絕無所獲的。其中有兩種是很美麗的鷓鴣，已在新基尼尼發現；一種是〔*Monarcha chrysonela*〕，呈光亮的黑色與鮮豔的橙色，有些著作家認為鷓鴣科最美麗的鳥類；別一種呈出純白色與絲絨黑色，環眼一圈多肉的闊帶呈蒼藍色；這叫做『眼鏡鷓』(“Spectacled Flycatcher”，學名：*Monarcha telescopthalmia*)，與以上一種都被法國的博物學者在哥居夷號(Coguille)探險船之航行中首先發現於新基尼。

二月十八日——我在離開馬加撒以前，曾經函請安波衣拿的總督飭令阿盧的土頭目相助。至此有一隻船從安波衣拿過來，帶給我一封很客氣的回信，說是他已下令各處供應我所需要的各種幫助；無奈在我僥倖僱得一隻小船和船夫預備航往阿盧本島從事探檢內地的時候，忽然因為海盜入寇的風聲生出一種障礙。有一隻到境的普牢船曾受海盜的攻擊，且有一人受傷。據說他們原有五隻小船，還有更多的小船都在後面；商人都很驚惶，恐怕他們差往『布拉康塔那』去經商的小船受劫。阿盧的土人當然都很驚惶，因為那些盜匪不免進攻他們的村莊，放火殺人，並且擄

去婦孺充當奴隸。村中絕無一人敢往村外，我也只得依舊留滯於多波。安波衣拿的總督出於純粹的好意，曾令頭目們負責保護我的安全，所以他們就有一個絕妙的藉口可以拒絕我的航行。

若干普牢船出海搜尋海盜，邏卒即時派定，警火燃在海濱以防海盜的乘夜襲擊，不過大家以爲海盜實在不敢到多波來嘗試。次日這些普牢船回來，果有海盜入寇的確實消息。還有一隻窩茲柏根先生的小普牢船也載着一幅慘象回家。這隻普牢船剛在六日前從「布拉康塔那」出發，竟在中途受海盜的攻擊。當海盜進入普牢船搶劫的時候，全體水手乘一小舟出逃，躲在叢林裏面。船上的貨物除出巨包的螺鈿殼過於龐大以外，都被他們搶劫一空。一切水手的衣服箱篋，以及船上的風帆繩索都被拿走。他們駕駛四隻戰船，前進時鳴放一排小銃，駛出小舟來劫掠。他們劫掠而去以後，水手們在叢林中看見他們有三個人和一隻小舟留在後面；有一個勇敢的水手眼看被劫的情形，奮不顧身，挾一柴刀泳水而往，突然進攻，殺了他們一人，傷了其餘二人，他自己也有幾處微傷，乃鼓餘勇泳水而回。此外還有兩隻普牢船被劫，有一隻全體水手被殺。據說，那些海盜是蘇祿人 (Soolo pirates)，但有部季斯人雜在中間。他們已在前進中焚掠西蘭以東一個小島。他們上一

次進攻阿盧是在十一年以前，因為歷時既久，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防範漸疏。在上次進攻以後的二年，一切小商船雖都備有武器，而海盜進攻之事絕無發生，直至今日，這些商船早已不備武器了。在一星期以後，有一隻海盜的小船在「布拉康塔那」被捕。海盜七名被殺，三名被囚。海盜的大船雖則常有出現，但都不致被捕，因為船上很有精壯的水手，常能兜風划槳出海，再在夜間折回。他們在無數小島和海峽中間橫行無忌，直至季候風改換方向，乃揚帆向西而去。

三月九日——最近四五日來，大風相繼不斷，更有不時的暴風，彷彿要把多波吹到海裏去。不論那個小時幾乎都有大雨相伴，所以天氣很不舒服。這時候我雖不能出門採集，卻要準備一隻買來的小船從事內地的航行，很是忙碌。對於船夫一層大為困難，但我深信宛馬的「奧朗卡雅」——印頭目——會來護送我。

我在多波既已留滯多時，想把多波的景象及其居民的風俗先說一番。這地方的戶口至今已很充實，街道也比我們初到時熱鬧得多。每一座房屋都是一個商店，土人在此持出土產交換一切相需最般的物件。他們所需的主要物件就是小刀，庖刀，劍，鎗，煙葉，檳榔膏，盆碟，手巾，「薩龍」，白洋

布，及亞力酒；但有若干商店更有茶葉，咖啡，蔗糖，酒，餅乾之類可以賣給商人；其餘的商店滿貯絲帶，絲邊，磁器飾物，鏡子，剃刀，傘子，煙管，及錢袋，可以賣給富裕的土人。每逢晴天，商店門前都展開蓆子，攤曬受溼的蔗糖，食鹽，餅乾，茶葉，衣服，以及海參等類。早晨與黃昏則有整飭的中國人穿着藍袴白衫，拖着紅絲線紮尖的長辮，在門前散步談天。還有一個參拜過麥加的部季斯回教徒每日黃昏總要穿起綠色的綢衣，纏起鮮豔的頭巾，在街上散步，背後跟着兩個小童代他拿着葫蘆匣。

各處空地都有新屋漸次建築起來，舊屋旁邊都添建離奇的小灶間，而在若干偏僻的角落裏，更有宏大的木欄養起小豬；因為中國人沒有豬肉不能住過六個月。各處又有攤頭賣着香蕉，每日晨間更有兩個小童沿街出賣糖飯，椰子，烤魚，或烤香蕉；他們不論賣什麼東西，都叫着「朱古力」或「巧」(“Chocolate-titi”)這一定是西班牙的或葡萄牙的叫法，傳下幾百年，已經失去牠的原意。部季斯水手升掛主帆時，都要叫着「味拉阿味拉——味拉，味拉，味拉」(“Vela a vela, vela, vela, vela”)齊聲唱個不休。「味拉」原是葡萄牙人對風帆的稱呼，我聽到這種叫聲以後，以為牠的起原就是在此；但到後來，纔知他們起錨時也用這種叫聲，並且常把「味拉」改做

『赫拉』(Helan) 本是他們努力工作的普通表示，大概並無意義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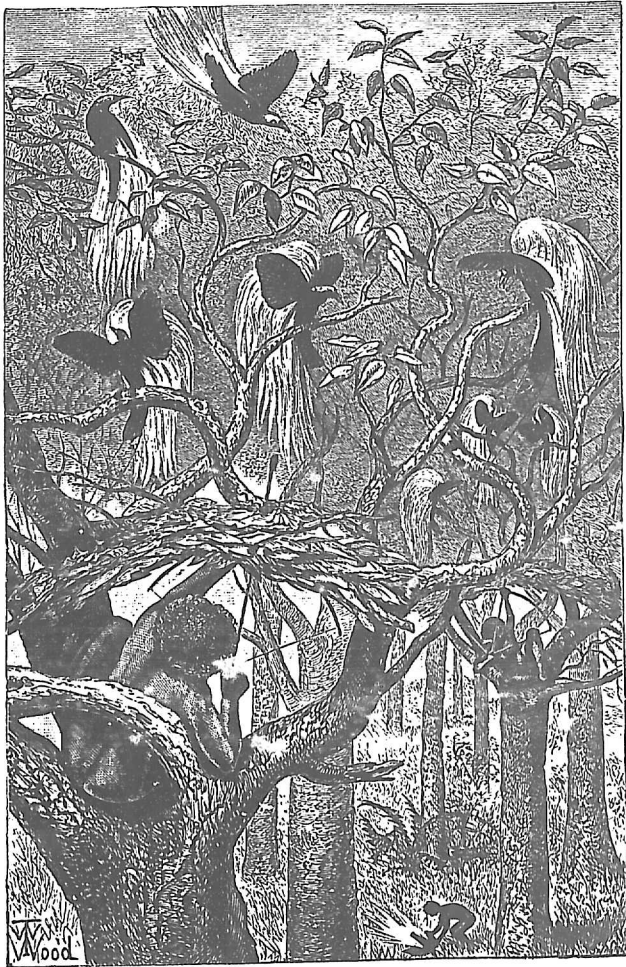
我敢說多波現在已有五百人左近，種族上很是複雜，他們聚集在這個東方的遠角，正如他們所說，都是爲着『覓利』而來。他們大半都是絕少信義的人們，——中國人，部季斯人，西蘭人，及歐亞雜種的爪哇人，還有的摩爾，巴柏 (Babber)，與其他島嶼過來的少數半野蠻的巴布亞人，——但是一切買賣卻能安然進行。這一批混雜，無知，好鬪，愛偷的人們住在此地，並無政府，也無警察，法庭，和律師；但是他們並不互相殺害，並不日夜互相掠奪，並不幹出我們平時以爲無政府之下容易發生的壞事。這一層真是奇特到一萬分！我們看了以後，對於歐洲積壓如山的政府不禁發生奇怪的觀念，以爲我們的政府干涉人民也許太過。試想國會逐年制定百來種法令來禁止我們英格蘭人民的互相殺害，或互相侵陵，再想英格蘭論千的律師終身從事這些法令的說明，那末，我們的推論不免要說：多波的法律如嫌太少，英格蘭的法律難免太多了。

我們從此可以看出通商對於文明的關係。商業就是保障安寧的魔術，可以結合一切複雜的分子成爲整個和睦的社會。這一切分子都是商人，都知道和平與秩序是商業勝利的要着，因此產

生一種公共的意見，足以遏止一切不法的行爲。我在以前幾年中沿着新嘉坡的坎達格蘭（Campang Glang）散步時，往往以爲部季斯水手看去真是凶野，處在他們中間真是危險。但到現在，纔知他們都是溫良的人們；我每日在叢林中行走，身邊不帶什麼武器，時時要遇着他們；我睡在櫻葉屋舍中，不論何人都可自由闖入，但失竊或殺傷的恐怖卻也不多，正與倫敦警察保護之下相同。這是真的：這地方感受到荷蘭政府的影響。這些島嶼在名目上都受治於摩鹿加羣島——這是土頭目們都承認的；並且歷年大概都有委員從安波衣拿派來巡視這些島嶼，審理控訴，處理爭論，押解重犯。但在本年，這個委員卻不見得會來，因爲至今未曾接到事先通知的命令；所以多波的居民將要自行處理各項事務。一日，有一男人在窩茲柏根先生的草牆上穿出一洞，鑽入屋內，正想偷鐵，竟被捉住。傍晚，本地的主要商人——部季斯人和中國人——會集一處，審問的結果科以當場打二十鞭。這二十鞭用一小藤在街中執行，並不重打，可見執行者有點憐恤犯人。這種處罰雖不吃痛，卻很丟臉；因爲各種機智的欺詐雖是有裨無貶，而開明的劫掠或偷竊則受一致的唾罵。

第四章 阿盧羣島——內地旅行（一八五七年三月到五月）

我的小船畢竟準備好了，經過許多唇舌許多曲折以後，除我自己的傭人以外也已僱得兩個船夫了，我們乃在三月十三日晨間從多波出發，向着阿盧本島而去。當日午時進了小河的河口，在「芒格洛夫」溼澤中間蜿蜒而往，時有一瞥的燥地。再過二小時，看見一座粗陋無比的茅舍，我們的舵手——宛馬的「奧朗卡雅」——說這茅舍就是我們駐足的處所，就是從前他對我說過的確可獲阿盧所有各種鳥獸的地方。這座茅舍住着十幾個男婦小孩，燒着兩處爐火，似乎絕少餘隙可以使我容身。但我對於住屋一層暫且攔起不提，直到後來，既已看見附近的森林，立刻同着兩個傭人，帶着網，鎗，沿着屋後的小徑而往。我走了一小時，看見這地方實在值得一試，回來以後，「奧朗卡雅」害着一陣熱病不能行事，我即自向屋主商用茅舍一側大約五呎闊的一條，付他一把「帕朗」（“parang”）——即庖刀——作為一星期的賃金。議定以後，我立刻搬上箱篋被褥，掛起一個安置鳥皮和昆蟲的架子，以便次晨即可動工。我的童子們睡在船中，看守其餘的財物；烹飪處設在



阿盧士人射擊風鳥

近旁一株樹下，用幾條蓆子遮護；於是費盡周折以後，將在新地點開始採集以前，所有心中的滿意和快樂，現在又回復過來了。

我第一個目的在於尋訪那些慣於射擊風鳥的人們。他們住在不遠的叢林內，我即派遣一人前往傳喚。他們來了以後，我請「奧朗卡雅」做着翻譯員，和他們談天，他們說是大約可以射得一些。他們解釋自己射鳥的方法係用弓箭，箭上裝有圓錐形的木鏃，以故擊死鳥類，不致成傷或出血。鳥類所棲止的樹木很是高聳；他們須在樹枝中間蓋造一個小葉篷或小茅舍，先在拂曉以前攀緣而上，全日躲在篷下，一有鳥類棲止樹梢，他們即可放箭射牠（看附圖）。他們都在當日晚間回家，但我絕未看見他們射得鳥類，因為要得羽毛優美的鳥類現在還嫌太早——這一層我到後來方纔知道。

我們住在這裏的頭二三天很是陰溼，我只得了少數的鳥類和昆蟲，但到後來正要灰心的時候，我的童子巴德給卻有一天持回一隻標本，足以補償幾個月來的延擱和渴望。這是一隻小鳥，比畫眉稍小。牠大部分的羽毛呈濃硃砂色，有玻璃絲一般的光澤。頭部的羽毛很短而似絲絨，呈濃橙

色。腹面自胸以下爲純白色，柔軟而有絲光，胸部有金屬深綠色的橫帶，在純白色與頸部紅色之間。兩眼之上各有金屬綠色的圓斑；嘴爲黃色，腳爲鈷藍色，與其餘各部截然相反。單就色彩的配置和羽毛的組織來說，這隻小鳥已經是夠美麗了；可是牠的美麗還不止此。牠胸部的兩側各有小簇灰色的羽毛，平時隱在翼下，長約兩吋，末端鑲有濃綠色的闊帶。這些羽毛可隨小鳥的意思高聳起來，在舉翼時更可展成兩個扇形。但這一層還不是牠惟一的飾物。牠尾上兩枝正中的尾羽形如細絲，長約五吋，分歧而出，成爲美麗的雙曲線。這細絲末端半吋光景單在向外一側生出羽瓣，現出精美的金屬綠色，捲成螺旋形，恰似一對美妙光亮的鈕扣，懸在體下五吋，彼此相隔也有五吋。這兩種飾物——胸扇及尾絲——都是獨一無二的東西，都是世界上一切已知的八千種鳥類所絕無僅有的東西；再加上羽毛的美麗，竟成爲自然界最可愛的產物之一。我對於這隻小鳥的讚美和欣喜在阿盧士人看來很覺可笑，他們看待這種「部龍喇查」（“*Burong raja*”），正與我們看待知更鳥和積鷓（1）一般。

我在遠東旅行所抱的一個目的從此達到。因爲我已獲得一隻王風鳥（原註學名：*Paradis*）。

ou Pechu) 的標本，這種王風鳥從前林尼阿曾用土人保存的殘破鳥皮描述過一番。我明知自己現在所把玩的這隻小鳥，歐洲人絕少看見，並且絕少知道。凡博物學家對於從前只由記述、圖畫和保存得很惡劣的外表而有所知的東西，一看見渴望已久的實在情形，那時候心理上所激起的情緒須有詩才方可充分描寫出來。這是一個遠僻的島嶼，位於一片絕少遊蹤的海洋，絕無商船及軍艦來往其中；繁茂的熱帶野林蔓延於各方；粗魯蒙昧的蠻民環列於身旁；這一切現象對於我所生的情緒都有很大的影響。我想到過去悠久的時期，這種小鳥一代一代的遞嬗而下，一年一年在這些陰暗的森林中生死，並沒有一雙聰明的眼睛來注意牠們的可愛，雖有美物，亦置之於無用之地。這些觀念就足以喚起一種悲哀的情緒。就一方面說，這些美妙的動物竟生長在這種荒僻冷淡的地域，至今埋沒在無希望的野蠻民族手中；而就別一方面說，假使有開化的人類插足在這種遠僻的地域，並且在這種原生林的幽暗處放出人類的光明，則我們又可斷定他們不免擾亂有機的與無機的自然界的平衡狀態，使得這些美妙的動物由失蹤而滅跡，覺得深可悲歎。上面這一番考慮分明告訴我們一切生物並不是爲人類而造作。這一切生物有許多和人類並無關係。牠們生

死的循環本與人類無關，而人類智慧的發展則將逐步擾亂或割裂那一個循環；並且牠們的喜怒愛憎，牠們的生存競爭，牠們的健在及早夭，似乎都只和牠們自己的安全及綿延直接相關，似乎只有其他無數密切相關的生物所求相等的安全及綿延來限制牠們。

我獲得這一隻王風鳥以後，和手下人走入森林中來，不但獲得第二隻同種的王風鳥，並且看出了這一種和較大的別一種的一些習性。這一種王風鳥慣棲於疏林的矮樹，很是活潑，並且呼呼善飛，在樹枝中間或跳或飛的來往不斷。牠吃一種醋栗般大小的堅果，鼓翼時恰似南美洲的某種鳴禽類小鳥 (manakins) 同時展出胸部的美扇。阿盧土人叫牠做「哥比哥比」(“Goby-goby”)。

一日，我站在一陣大風鳥聚棲的樹下，只因牠們高棲於叢叢之中，並且不斷的亂飛亂跳，所以我不能看得清楚。後來我射下一隻，卻是幼稚的標本，呈出濃厚的朱古力棕色，頸部既無金屬的綠色，體旁也無黃色的絨毛。我所看見的一切風鳥都和這一隻相似，並且土人都說羽毛豐滿的風鳥須在兩個月光景以後方有出現。不過我仍舊想弄到若干。這些風鳥的叫聲最是奇特。晨間日出以前，我們往往聽見『窩克——窩克——窩克』(“Wawk—wawk—wawk, wolk—wolk—wolk”)

一種很重的聲音震響於森林之中，時時變換聲音的方向。這是大風鳥早起覓食的叫聲。過了一會，各種鳥類都來仿效牠：「刷舌鷄」、「小長尾鷄」、「白鷄、某種魚狗 (Kingfisher) 以及各種小鳥都叫起來。我躺在牀上諦聽這些有趣的叫聲時，想到自己是住在阿盧羣島幾個月的第一個歐洲人，想到自己以外正有許多歐洲人很想涉足這種仙境來看看這許多奇怪美麗的動物。再過一會，阿理和巴德給都已起牀預備鎗械，巴索 (Basso) 也已生火煮起我的咖啡，我乃憶起昨夜得了一隻黑色的白鷄必須及早剝製，立即跳到牀下極有趣的開始我這一日的工作。

這一隻白鷄是我初次看見的東西，也是一件大獎品。體小而弱，腳長而無力，翼大，頭很魁偉，頭上有一大冠，嘴似尖鉤，碩大而有力。羽毛全黑，但有白鷄所特有的粉狀白色的分泌物罩在上面。兩頰裸出，呈血紅色。叫聲頗似淒惋的笛子，與白色的白鷄所發粗糙的叫聲不同。舌為纖長多肉的圓柱，呈深紅色，末端為角質的黑色板，生有橫紋，頗能纏絡。全舌都有很大的伸張力。這種白鷄的習性我也趁此敘述一番。牠慣棲森林的較低部分，往往孤棲，即聚在一起也不過兩隻或三隻罷了。牠飛行很慢，而且無聲息可聞，受有微傷即可致死。牠喫各種果實和種子，但「加那利」堅果 (Canary-

nut)的果肉似乎格外的愛喫，這種堅果生在巍峩的林木（學名：Canarium commune）上，凡有這種白鸚出現的島嶼都叢生這種林木；而牠啄取這些堅果的情形更可表出身體結構和種習慣的相互關係。加那利堅果的外殼非常堅硬，須有重槌方可把牠打碎；並且形狀近於三角，表面又很光滑。但是這種白鸚剖開這些堅果的情形卻很古怪。牠把堅果直豎的啣在嘴裏，用舌抵牢，再用尖利的下嘴割出一條橫截的刻痕。刻痕割好以後，牠用腳抓住堅果，咬下一點樹葉放在上嘴的凹槽內，再把堅果啣起，因有樹葉抵住不致滑去，乃將下嘴的邊緣箝住刻痕用力一捺，撕出一片外殼來。於是用爪抓住堅果，插入尖長的喙啄出果肉，用舌捉住。所以牠特別的嘴所有形態上和結構上的各種細節似乎都有特別的作用，並且我們很可以認定牠所以能和那些更活潑更繁殖的白色類似種競爭的緣故，在於牠所喫的東西恰是別些鳥類所不能喫的東西。這種白鸚，博物學者稱爲 [Microglossum aeternum]。

我在此住了兩個星期，倒有很好的機會可以觀察土人家居的生活和日常的情形。他們日常的生活很是單調，很是一致，據我看起來，實在覺得困苦不堪，新奇猶在其次。先就食一方面說，阿盧

土人連日常的糧食，例如麵包，米飯，薯類（mandioca），玉蜀黍，或西穀之類，都是沒有的。他們只有各種蔬菜，甘蔗，塊根，薯芋，及生西穀；他們又嚼大宗的甘蔗，蒟醬果，兒茶，及煙葉。住居海濱的土人有豐富的魚類；但在內地，例如我們現在駐足的地方，他們僅僅偶然往海上去，用小船載回鳥蛤及其他介類。他們不時獵得野豬或袋鼠，卻也算不得他們日常的食品；他們主要的食品就是煮得半生不熟的蔬菜，甚且這種蔬菜也是多少不定，並且常有欠缺。皮膚病的流行以及腿上關節上的潰瘍都可說是這些食品的結果。在蠻民中間很是常見的皮膚病實在和他們生活上的貧苦而無規則有了密切的關係。馬來人日常都有飯吃，所以通常並無這種皮膚病；婆羅洲的山居帶阿克人種稻而吃得很好，所以皮膚都是潔淨的；至於比較懶惰齷齪的民族每年總有一期專吃水果和蔬菜，就很容易害起皮膚病了。可見人類不能泰然效法野獸，專吃現成的果蔬，絕無將來的計劃；這在皮膚方面既是如此，即在以外各方面也是如此。人類要想保持自己的健康和優美，必須從事預備澱粉性的產物以便儲蓄起來供應日常養生的食品。既有這種產物以後，再加上果，蔬，魚，肉，自然都有益處。

阿盧士人主要的奢侈品，除了葡萄酒和煙葉以外，就是亞力酒（爪哇的甜酒）由商人大宗的輸入，賣價極其便宜。一天所捕的魚或所割的藤至少可以換得半加倫的一瓶（half-gallon bottle）；一季以內所採集的海參或燕窩更可換得每箱有十五瓶的許多箱，於是一家人日夜圍坐飲酒，直至飲完爲止。他們親口告訴我，他們酣飲的時候，往往拆毀住宅，破壞一切手頭的東西，吵鬧得不可開交。

住宅和家具正與食品相當。一所粗陋的茅舍搭造在粗糙纖小的樁柱上，並無牆垣，地板距離屋簷僅有一呎——這就是他們普通採用的建築形式。茅舍內部用着篷壁隔成小間的臥室，一共住着三四家人。少數蓆子，籃子，煮器，及盆碟（向馬加撒商人買來）就是他們全副的家具；矛及弓就是他們的武器；婦人的衣服只有一件「薩龍」或一條蓆子，男人只有一件腰衣。他們在家中也許閑坐幾小時或且幾日，他們的食物，蔬菜或西穀，都由婦女們送入。有時候他們出去打獵或捕魚，或修葺住宅或獨木舟，但是他們似乎最喜清閑，不愛做事。他們生活的單調絕少變化，除了嬉閑和清談以外，絕少舒暢的所在。並且他們當然是善於談天的，每天晚上總有一種小喧鬧包圍着我；只

因我自己完全不懂，所以獨自看書或做事。他們不時要驚嘶，大嚷，或狂笑，雜以男婦小孩的談天，直至我已鑽入蚊帳酣睡長久了，他們的喧鬧方纔停止。

我在此處對於阿盧境內種族的混雜得到一些線索，這種混雜的情形即在人種學者也要弄得模糊不清。有許多土人雖和別些土人一樣暗黑，但在面貌方面，巴布亞人的成分很少，歐洲人的模樣反而較多，頭髮也格外的光亮而繃縮。這幾點我在當初很覺費解，因為他們和馬來人並不比和巴布亞人更加相似些，並且他們膚髮的暗黑大約又可證明他們並無荷蘭人的混合。但我諦聽他們的談話，卻聽出若干熟識的字來。『阿卡波』(“Accabo”)就是我熟識的一個字；我想這一定不是偶然的類似，立即用馬來語向那發言人問他『阿卡波』的意思，他說就是『做完』(“done or finished”)的意思，可見這是一個真正的葡萄牙字，連意思都保留下來。我又聽見『查佛易』(“Jafui”)這個字再三說及，這是不必去問已經曉得牠的意思顯然是『他去了』(“he's gone”)正與葡萄牙語相同。『波科』(“porco”)似乎也是一種普通的名稱，不過牠的原意已經喪失。這樣一來，我的疑難就沒有了。我立刻知道從前有些葡萄牙商人插足這些島嶼，與土人雜居一處，影響

了他們的語言，遺留了他們種族的特徵。假使我們把這一層再加上馬來人、荷蘭人及中國人偶然與土著的巴布亞人的混合，就可以無須駭怪阿盧土人各種奇怪的形態了。在我所住的屋內有一馬加撒人娶一阿盧女人爲妻，養着一家混合種的小孩。我在多波也曾看見一個爪哇人同一個安波衣拿人各有阿盧的妻子和家人，這種樣子的混合至少已經進行到三百年——大約還要遠在三百年以上——對於這些島嶼一部分人口的肉體上的特徵當然已經發生顯著的影響，而在多波及其附近各處尤其如此。

三月二十八日——「奧朗卡雅」因於熱病，已經告別回家，約定我們屋內一個男人代他陪我。這時候我很想遷移地點，奈有海盜的風聲傳入，大家都說出門遠行很不安全。我本已決意要沿窩忒來海峽（Watelai channel）前往「布拉康塔那」，無奈我的嚮導硬說海盜可怕，其實海盜的危險我明知是沒有的，因爲若干船隻早已出發搜捕，並且一隻荷蘭的礮艦在我離開多波以後也早已到達。幸而這時候我聽說荷蘭的「委員」（“Commissie”）確已到了，所以我就利用恐嚇手段，說那嚮導如不立刻陪我同去，我要投報官廳，那末，「奧朗卡雅」預先付他的布就得歸還。「奧

朗卡雅」了。這種恐嚇手段很是見效；各種事務即時辦妥，我們即在次晨出發。無奈逆風大作，盡力划到日中，進入一條小河，河邊略有幾座茅舍，我們即在此處烹煮午餐。這個地點看去沒有多大出息，只因我們不能到達我們的目的地窩忒來河，即窩忒來海峽（因有逆風），所以我想在此等候一二日也無不可。因此我用一把庖刀租得一所小茅舍，把被褥和箱篋搬上岸去。入夜以後，忽有驚人的『巴查克巴查克』（“Bajak! bajak!”）（原註：即海盜）的叫聲。男人都持着弓和鎗，衝下海濱；我們也都持鎗準備，但在幾分鐘後，大家談笑而回，原是一隻小船載着他們的幾個伙伴捕魚歸來。一切安靜以後，有一個男人能說一點馬來語，到我面前請我不要睡得太酣。我問他爲什麼？他很認真的答道：「因爲海盜也許真要到來。」這句話使我發笑，我對他說，我正要大睡而特睡呢。

我們在此度了二日，有趣的昆蟲或鳥類並無出產，所以又想前進。我們稍稍遠離陸地以後，立即遇着順風，六小時的帆航到達窩忒來海峽的入口，這海峽分隔阿盧的極北部與其中部。入口處約闊半哩；未幾即已變狹，前進一二哩後縮爲河流，約與倫敦的泰晤士河相當，在低窪而有起伏並且常有邱陵的地帶蜿蜒而前。地面的景象恰似大陸的內地。海峽的闊度很是一致，但有許多突角

及灣曲，一邊河岸往往成爲懸崖，或且峭壁，而別一邊，卻似沖積的平原；我們看見海峽裏面純粹的鹹水，以及潮水的微微漲落而無何種流水，方纔知道牠不是河流，乃是海峽。好風吹送我們而前，我們間或划槳相助，直至下午三時左右，乃在一處上岸，此處有一小川在珊瑚岩中成了二三個水槽，從此再降爲小瀑布，瀉入鹹水河中。我們在此洗澡煮飯，游憩到日落爲止，日落以後繼續前進二小時，在臨河的樹下繫船過夜。

次晨五時，我們依舊出發，一小時後追及「委員團」(“Commissie”)所坐的四隻大普牢船，他們已從多波過來巡視這些島嶼，於昨夜越過我們而前進。我往晤荷蘭各委員，有一委員只會說一點英語，隨後方知我們不如用馬來語對談來得好。他們告訴我，他們曾在中途追逐海盜到過北方一島，且曾看見三隻盜船，但都不能擒獲，因爲每一隻盜船約有五十名划手，能夠兜風而逃。和他們喝了茶，向他們告別而回，轉上一個狹峽，據我們的領港人說，從此可以直達阿盧東岸的窩忒來村。前進幾哩以後，海峽幾爲珊瑚所填塞，我們的小船在珊瑚上軋轢而前，和真正的活岩石摩擦成聲。有時候一切水手都在船外涉水，藉以減輕船隻的重量，拖過最淺的各處；但到後來，我們戰

勝一切阻礙，駛到一個廣闊的海灣或河灣，到處都有岩石和小洲，與迤東的大海及「布拉康塔那」的許多小島相通。至此我始知窩忒來村尚在幾哩以外，我們必須駛出大海繞過岩角以後方可到達。暴風似乎已經發端，我覺得小船出海有些可怕，並且據我所知，窩忒來村又不宜於駐足（因無風鳥出現），故我決意回頭駛往平日所聞窩忒來河某一支流的一個村莊，那個村莊剛在阿盧本島的中心附近。據說，那裏的村民性情和善，慣以狩獵爲生，因在內地太遠，故無海洋的食品。我對於這一層正在將決未決的時候，暴風已經猛撲而來，不久即在淺水上涌起滾滾的波濤，傾翻我們的一個油瓶和一盞油燈，倒碎我的若干陶器，我們大家都慌亂起來。我們盡力划槳，在黃昏時駛回主河，尋覓煮飯的處所。這時候潮水很高，各處沙灘被牠淹沒，我們暗中摸索多時，費盡力氣，方纔發現一處岩石的斜面約有二呎見方，即在石上生火煮飯。次日繼續退回，直至後日駛進窩忒來河南方的一條支流，溯上航路的終點，看見窩喃拜（*Wanumbai*）小村，計有兩座大屋，四周都是栽植地位在阿盧的原生林中間。

我看了這地方的景象倒想暫駐幾時，遂即派出領港人前往交涉容身的處所。不料屋主和頭

目再三設詞推諉。一則他怕我不喜歡住他的屋，再則他的兒子正在出門，回家以後也許不喜歡他容納了我。我親身和他談了許久，解釋我自己所做的事務，所買他們的東西，又把自己所藏的細珠小刀，布疋，和煙葉取給他看，如果他肯給我一間住屋，我說這些東西都可分送他的家人和朋友。至此他似乎有點躊躇起來，說要先向妻子商量一下，同時我往外走了幾步，看看附近的地面。我回到船上以後，再遣領港人前往，問他最後的回話。半小時後，領港人帶回一個要求：須以全屋建築費的半數光景作為該屋一小部分幾星期的賃金。現在惟一的難題既為賃金的價目，我遂取出十碼光景的布，以及一些細珠，煙葉，一把手斧，作為我從前所指定的那一部分房屋的最高賃金。再費一點唇舌以後，屋主收去賃金，我立刻搬入住下。

這座房屋優美宏大，架造在普通七吋光景高的樁柱上，牆垣大約再高上三四呎，蓋有高脊的屋頂。地板用厚篾鋪成，屋頂有一大窗板可以開闔。在設置窗板的部分，地板特別抬高一呎光景，約闊十呎長二十呎，與屋內其餘部分相通，為我容身的所在。其中有一邊用篷壁隔成一個灶間，鋪着黏土的地板，放着若干架子安置陶器。我在相反的一邊掛設蚊帳，把箱篋及其他什物環列牆下，並

設備桌子及坐位，再加上一點掃除的工夫，居然像是十分舒服的住所。我的小船拖到岸上，蓋以櫻葉，帆槳取入屋內，屋外搭起一個攔曬標本的平臺，屋內也設置一個平臺，我的童子們從事擦鎗等類的預備工作。

次日我自己出門探檢鄰近的小徑。我們泝流而上的小河以此爲通航的終點，過此以上卽爲狹小的岩溪，在熱季內乾涸無水。但在目前卻有一條溪流，並有一條半在水內半在水邊的小徑，富於昆蟲，我所見的有壯麗的藍蝶（一種鳳蝶，學名是：*Papilio nlyses*）與其他精緻的蝶類款款而飛，有時高棲於臨水的葉叢上，有時低棲於溼潤的岩石上或泥濘的邊緣上。從此稍稍往前，分出若干小徑，穿過各處再生林，通到甘蔗地，園場，與散漫的住屋，再向遠處看去，就是幽暗的原生林的起點。鳥類的叫聲很是繁雜，而我回家以後，方知童子們早已射得二三種爲我見所未見的鳥類；且在傍晚又有土人持來一隻稀罕美麗的地棲畫眉（學名：*Pitta novae-guineae*），這種畫眉從前僅在新基尼有所發現。

我和土人周旋多次以後，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他們確是阿盧羣島真正蠻民的樣本，絕少外

族的混合。我所容身的房屋住有四五家，此外往往又有半打到一打的客人。他們從早晨吵鬧到晚，談笑叫喊，絕無間斷，雖則不愜人意，卻是研究民族性的有趣資料。我的童子阿理對我說道：「這班阿盧人真是健談呀，」因為他在本鄉或在遊歷過的各地從不曾聽慣這樣喧譁的聲音。有一天晚上，這些男人經過初步的畏避以後，開始和我攀談起來，問及我的國名之類，我回答時順便問及他們關於他們自身來歷方面的傳說。但是他們對我這個簡單的問題——阿盧人最初從何處來？——完全不能理解。我再三加以解釋，他們依舊莫名其妙；他們顯然從想不到這一類的事情，並且不能懸揣這樣渺茫的，無用的事情。我看看這一點既已絕望，遂即改問他們是否知道阿盧的通商始於何時，就是部季斯人、中國人和馬加撒人最初駕駛普牢船來買海參、玳瑁、燕窩和風鳥，是在何時；這個問題他們是理解的，但是他們的答語只說他們或他們的父親所記憶到的許久時期都是這樣通商，不過這一次有一個白種人到來，倒是破題兒第一遭；他們又說：「你看每天都有許多人從四周各村來看你呢。」這句話是很諂媚的，並且解釋出他們客人衆多的緣故——當初我以為是偶然的事情。幾年以前，我在倫敦也曾同着衆人聚看咀魯人和阿茲忒克人（Aztecs）。如今我自己反

而變作被看的人，因為這些人把我看做人類新奇的變種，所以我的_二身卽有展覽的資格。

阿盧的一切男子兒童都善射箭，不挾弓箭絕不出門一步。他們專射各種鳥類，間或射下野豬和袋鼠，故有大宗的肉可以和着蔬菜同吃。這種食品較好的結果在身體上較爲康健，皮膚上也往往較爲潔淨。他們持來許多小鳥向我交換細珠或煙葉，但是這些小鳥都受他們的虐待，經我屢次勸誡還是無效。他們捕得一隻活鳥的時候，往往用繩縛牠的腳，縛到一天二天，以致羽毛拖得很髒，幾乎全不合用。我從他們手中所得一隻活標本就是古怪美麗而尾如網球拍的魚狗。他們看見我大爲讚美，所以後來又送上幾隻，都是天明以前從河岸的岩洞裏面捉來的。我的獵手們也射下少數的標本，大半都有黏附泥土的紅嘴。這一層表示牠們的習慣絕不捉魚，乃以昆蟲等類爲生；牠們棲在林中低樹枝上疾飛而下，啄取昆蟲來吃。這種魚狗所隸屬的 (Tanysiptera) 這一屬都有特別的長尾。從前林尼阿因他自己所知的一種非常優雅，叫牠做『女神魚狗』(“the goddess Kingfisher” 學名: Alcedo dea)，牠的羽毛爲光亮的藍色和白色，而紅嘴則似珊瑚。直到現在，這些有趣的魚狗已經有好幾種發現出來，一律產於有限的地面，包有摩鹿加羣島，新基尼，與澳大利亞

的極北部。這許多魚狗互相類似，有幾種須經精細的比較方能識別。但有最稀罕的一種產於新基尼，則與其餘各種很有區別，腹面不是白色，乃是鮮紅色。我現在所得的這一種還是新種，現已取名爲 [Tanyptera hydrocharis]，但在一般的形態和色彩上恰似安波衣拿所得較大的一種，那

一種在第五編第二章有一插圖。

新奇有趣的鳥類源源而來，或爲我的童子們所得，或爲土人所得，而在一星期末尾，阿理更在

一日下午獲得一隻大風鳥的好標本。裝飾的羽毛雖未充分發育，而濃豔的橙色與鬆散的絨毛則已美麗無比。同時又有一隻黑色的白鸚與精緻的食果鴿及若干小鳥送入，因此我們大家忙着剝裂，直至日落爲止。不料我們正在完功以後預備歇宿的時候，又有一隻怪獸運來，已被土人射死。這隻怪獸的大小和白毛恰似小肥羊，而腿短，脚似手而有爪，並有捲絡的長尾。這是一種東方鼯（學名：*Usacus maculatus*），巴布亞地域所產一種古怪的有袋動物，我很想得牠的皮。但是土獵手們都說要吃牠的肉。我向他們提出重價，又許他們取去一切的肉，他們還很躊躇。我猜中他們的理由，遂向他們提出即刻剝取獸皮的意見，他們方纔應允。我即將獸皮胡亂剝下，後肢幾乎全被割

棄，但在同類中仍是最大最好的標本；我做了一小時的苦工以後，把獸肉連骨付還他們，他們立刻把牠割開炙成晚餐。

這地方鳥類很多，我決意再留一個月，趁着一隻小船駛往多波的機會，即時派出阿理往取火藥和糧食。他們在四月十日出發，我們的屋內擠着百來個男婦兒童，各自運來甘蔗、香蕉、蒟醬葉、薯芋之類；每一座屋派出一個童子去做買賣。人聲的嘈雜難以筆墨形容。這百來個人至少總有五十個同時發言，卻又不是馬來人那種低聲下氣的口腔，乃是叫囂的高呼狂笑，就中婦女和小孩的聲音比男人還要特出些。只有忙着用眼來注視我的時候，他們的唇舌方纔稍稍鎮靜些。這地方珊瑚岩上面所鋪的黑色壤土很是肥沃，所產的甘蔗比我一向所見的都要肥美些。送上小船的甘蔗往往長到十呎或十二呎，粗大與之相稱，全是短節，節間肥大多汁。這種甘蔗在多波賣價很高，每株從一便士到三便士，暢銷於普牢船水手與巴巴（*Baba*）漁人之間。而本地的土人也時時要吃甘蔗。他們半以甘蔗養生，有時以之餵豬。各屋近旁都有大堆的甘蔗渣；專盛甘蔗渣的大柳條籃成爲家具的重要部分。你在日中不論何時走入屋內，都會看見三四個人一手持着一碼長的甘蔗，別一手

持一小刀，胯下放着一隻籃，且斫且削，且嚼且吐，孳孳不捨，恰似餓牛的吃草或毛蟲的吃葉。

小船出發五日以後，即由多波駛回，阿理和我所叫他帶的一切東西都很平安的到了。有一大隊人早已集合一處預備取貨回家，內有大宗的椰子實爲此間一大奢侈品。此間村民絕不種植椰子，似乎有些可怪；但其理由甚爲簡單，因爲他們不願將好好的椰子埋在地下以待十二年以後的收穫。況且椰子埋在地下以後，若非日夜加以看守，則不免爲他人所掘取。阿理帶來的有一箱亞力酒，一班土人當然圍我身旁，向我討酒。我給他們一筒（約有二瓶），一會兒都喝完了，他們都說還有許多人不會嘗過。我若供應他們的一切要求，這一箱酒不免即時喝完。我告訴他們說，我已給了他們一次，但第二次卻要賣錢，以後每一筒都要換一隻風鳥。他們聽了以後，立刻派人向鄰近各家募集荷蘭銅幣，得一盧比之值，向我交換第二筒酒，和第一筒喝得一樣快，喝過以後很是多言，但不十分喧嘩，也不向我強求，出我預料之外。有二三人圍我身旁，再三求我說出自己的國名。我說了以後，他們因爲學不上來的緣故，硬說我欺騙他們，說我捏造。有一個可笑的老人幾乎發怒起來。他憤然說道：「翁隆（Ung-lung）那裏有這種名稱？——什麼盎郎盎革郎（Ang-lang-Anger-lang）

——那決不是你的國名；你是戲弄我們的。」於是他想取出一個實例來折服他人，說：「我國是窩喃拜，——誰都會說窩喃拜。我是一個奧朗窩喃拜 (orang Wanumbai)；但是恩格隆 (N'slung) 誰會聽說過你這種名稱？請你說出你國的真名吧，那末你去了以後，我們好來談談你的故事。」我對着這種高明的抗辯絲毫不能駁回，只說自己並不欺騙他們，他們大家始終以為我總有一種緣故不肯實說。於是他們換了一個方向來攻擊我，問我這一切鳥獸昆蟲和介殼這樣保存起來究有何用？從前他們時常向我問及此事，我都說明這些標本將來製成以後，像是活的一般，可供國人的閱覽。但是這個解釋不滿他們的意，他們以為我們國內定有許多更可閱覽的東西，以為我辛辛苦苦保存這些鳥獸並不只供國人的閱覽。這些鳥獸連他們都不要閱覽，何況我們這些連洋布、刀、鏡以及各種奇物異品都會製造的人們呢？他們顯然已經把這件事想過一回，並且已經得到一個似乎很滿意的結論；因為那一位老人又用神祕的口吻，對我低聲說道：「你航海回去的時候，這些鳥獸會變作什麼呢？」我說：「一概都裝在箱裏罷了；你想牠們會變作什麼嗎？」他說：「牠們不會再活起來嗎？」我雖然想把他的結論調笑開去，說是牠們真會復活，我們航海時就有許多東西吃了；

但是他堅持他的意見，再三毅然的說道：「牠們一定會復活的，——是呀，牠們都會復活的。」

他們討論了一會以後，他再開口說道：「是呀，我知道這件事的底蘊了！在你未來以前，我們天
天有雨，——真是雨天；自你來了以後，天就晴了熱了。喔，是呀！我都知道；你不能欺騙我。」從此我
被他們看做魔術家，弄得有口聲辯不得。但是這位魔術家卻被他們的第二個問題完全難倒了。因
爲那老人說：「那部季斯人和中國人都去賣東西的那隻大船是什麼？那一隻船老在大海當中，名
叫仲恩（Jonh）；你且把牠說出原委來。」我想向他們探問牠的底細，卻是無效；他們只知道牠叫
做「仲恩」，老在海中，是一隻很大的船，末了又說：「大約那是你的本國吧？」他們看見我對於「仲
恩」不能或者不肯說出什麼來，越發惱我不肯說出本國的真名；隨後他們說了大串的恭維話，說
我比部季斯人和中國人要好得多，（那些人有時要來和他們做買賣，）因爲我給他們許多東西，
並且不想騙他們的東西。於是他們殷勤的問我還要停留多少時候？二個月還是三個月？他們在這
二三個月中會替我射下許多鳥獸，不過我所帶的貨物不久即將告罄；但是那老人又說：「你還是
不要去吧；你只消叫人再從多波連些東西來，很可以住過一年二年。」從此他又回到老題目上去。

說：「你老實說出你本國的名稱吧。那部季斯人、馬加撒人、爪哇人和中國人，我們都是知道的；只有你是我們不知道從那一國來的。翁隆！那一定不是；我知道那不是你的國名。」我看見這種長談永無已時，就說身子疲倦，想去睡覺；因此他們囉嗦一番以後，（一個想討一點乾魚當晚餐，別一個想討一點食鹽吃西穀，）各自散去，我即趁着月光，走出門外，繞屋散步一次，一面尋思阿盧淳樸的居民與奇異的產物，隨後鑽入蚊帳泰然睡覺。

最近七八日來，天氣又熱又燥，小河內只剩一絲的河水連絡各處的淺濼。阿盧羣島如果有馬加撒的旱季，大約是不能居住的，因為各部分並無超過百呎的高度，並且全部都是多孔的珊瑚岩，地面的水很容易逃走。各處所有惟一的旱季僅有九月或十月相近的一二個月，在旱季時水很缺乏，以致有時鳥類與其他動物因旱致死者動以百計。那時候土人遷居於河源相近的林幽幽處，此處仍有小量的水。但在遷居以後，仍有許多人須向幾哩以外取水，盛在大竹筒內，使用得十分節省。他們告訴我，他們在水孔近旁伺候，或在水孔周圍設阱，藉以捕捉各種鳥獸。我在那時採集，大約最為相宜；但是水分缺乏不免可怕，況且一年以內不能走開更是我辦不到的。

我從多波動身以來，大受昆蟲的侵擾，有如報復我的長期搜捕一般。我們最初停泊的處所，夜間沙蠅極多，刺入人身各處，所生的刺痛比蚊子更加經久。我的雙腳和腳踝特別受災，全部發出小紅腫斑，使我受苦不堪。自到窩喃拜以後，看見沙蠅和蚊子都沒有出現，很是高興，但在每日所往的栽植地上，有許多日間咬人的蚊子，似乎特別喜歡侵害我的雙腳。這樣被咬一個月以後，蚊子的手段越發利害，在我腳上咬出許多掀腫的潰瘍，十分作痛，以致不能舉步。因此我被禁錮在屋內，一時不能出門。腳上受傷或生瘡，在炎熱的氣候中特別難治，所以我也格外害怕。這種禁錮很是可惱，因為晴明的熱天最宜於昆蟲的採集，我很可以趁此製成良好的採集品；並且比較纖小的種類與比較稀罕有趣的種類，須有逐日不斷的搜索方能捕獲。我爬下河邊洗澡的時候，往往看見藍翅的鳳蝶（學名：*Papilio nlysees*），或別種同樣稀罕美麗的昆蟲。但我害着腳瘡，只得耐心在戶內剝製鳥皮或做別種工作。我對於熱帶森林這些害蟲的侵擾還可以忍受；但在這種未經探檢的良好採集地，竟被這些害蟲禁錮戶內，卻是我難忍受了。

但我仍有可以自慰之處：我的童子們逐日射得許多鳥類，尤其是風鳥屬的鳥類，這些鳥類後

來竟有羽毛豐滿的得來。我得了這些風鳥以後，心中大爲寬慰，因爲我在未得以前，實在捨不得阿盧這個地方。而我所視爲價值幾與風鳥標本相等的東西還有風鳥習性的知識，這種知識我逐日從童子們的報告及土人的談話當中得來。這些風鳥現在開始在林中有些樹上現出土人所稱的『薩卡勒力』(“Sacaleli”)——即跳舞團(dancing-parties)——來，這些樹並不是我當初所想像的果樹，樹梢的枝極展佈很廣，樹葉碩大而散漫，所以風鳥很有周旋的餘地。有一株樹上聚集着十幾隻或二十隻羽毛豐滿的雄鳥，舉翼伸頸，展佈美妙的羽毛，時時振動着。牠們每隔片刻即奮然由一樹枝飛到別一樹枝，所以滿樹都是紛紛飄舞的羽毛。(看本章插頁的附圖)這種風鳥約與烏鴉大小相同，呈出濃厚的咖啡棕色。頭上與後頸爲純粹的草黃色，頭下與前頸則爲濃厚的金屬綠色。金橙色的大簇絨毛從翼下的體旁生出，在休息時半爲兩翼所掩。但在興奮時兩翼向上直豎，頭部向下直伸，絨毛展成兩個金色的大扇形，基部呈出深紅色的條紋，漸向末端轉爲灰棕色。其時全鳥都被綾錦般的絨毛遮覆起來，那眇小的軀幹，黃色的頭，和綠色的喉，只做着飄舞的金色絨毛的基礎和襯墊。就這種狀態看來，風鳥的確可說是一種最美麗最奇異的動物。我在此間繼續獲得

少數巧小的王風鳥，若干鮮豔的鴿，優美的小長尾鸚，以及多數古怪的小鳥，都和澳大利亞新基尼的鳥類最爲相近。

我在此間所欣賞的人體美，正和以前所見最野蠻的民族相同，這種人體美簡直是局處家鄉的文明民族所想像不到的。那希臘絕妙的彫像那裏比得上這些活動男人的實物？這裸體的蠻人所有一舉一動的落落大方莫不具有美態；而少年彎弓的姿勢尤爲美不可言。但是婦女的體態除了青春時期以外卻絕對沒有男人這樣優美。她們的面貌很少女性的模樣，卽有暫時呈現的美態，不久亦爲窮苦與早婚所摧殘。她們的裝飾很是簡單，並且粗陋可厭。她們用那棕葉辯編成的蓆子緊纏身上，從臀部披到膝蓋。這種蓆子似乎永不換洗，通常都是很髒。這就是她們普通的衣服，只在幾種特別的情形之下方纔穿起馬來人的「薩龍」。她們的髮髮在頭後結成球形。她們喜歡用那四齒的大木梳梳理頭髮。婦人惟一的裝飾品就是耳環和頸飾，穿戴的方法各自不同。頸飾的兩頭往往連到耳環，繞到頭後的髮球上。這種頸飾確是雅觀，長串的細珠懸於頭部兩側很是悅目，而與耳環相連更覺耳環也有一種功用。我們在此提出這種格式要求那些穿有耳孔戴有耳環的女子

們考慮一下。這些巴布亞的美人還有一種通行的頸飾的格式，就是掛起兩副頸飾，各從頸側懸掛到對面的臂下，互相交叉。那雪白的頸飾的細珠或袋鼠牙和那漆黑的皮膚互相反映，所以格外好看。耳環用銅條或銀條製成，把兩頭扭成互相交叉。男人的裝飾比婦人更多，正和一般蠻民相同。他們戴有頸飾，耳環，指環，並且喜歡用一條草辮緊纏肩下的臂膊，又以髮球或羽毛附着其上。他們的頸飾或單用小獸的牙齒串成，或又間以黑或白的細珠，而手鐲也有時如此。不過他們對於手鐲的原料喜歡用銅線或食火雞的翼刺。此外更有銅線或介壳的腳鐲及膝下編辮的襪帶。這都是他們日常的裝飾。

有些科布洛 (Kobron) 土人有一天從南邊過來看我。他們原被大家認作阿盧最惡劣最不開化的民族。他們的外觀倒是格外野蠻些，因為他們的裝飾更加粗陋——其中最顯異的就是蹄鐵形的大梳，這大梳橫跨額上，兩頭靠在兩鬢。梳背嵌在一塊木頭裏面，木頭前方包以錫片，上面附以雄雞的尾羽。但就其餘各方面看來，他們和本地的土人簡直沒有什麼區別。他們獻上鳥一對，介壳昆蟲各若干，足見白種人的消息已經傳入他們境內。大約這時候阿盧全島沒有一個人不聽到

我的消息了。

除出以上所說的器皿以外，土人所有的動產已經不多。他的鎗、弓箭，以及庖刀、手斧，都有良好的供給。——他們的石器時代已經過去，因為部季斯人以及其他馬來民族早已來此通商。他有一隻小皮袋和一個華飾的竹管吊在帶上，或懸在肩上，藏着蒟醬果、煙葉和「香櫛」(lima)，通常又有一把德國的木柄小刀插在樹皮的腰衣和裸出的皮肉之間。此外各人都有一條「卡德占」(“radjar”)——即臥蓆——乃以三層露兜樹闊葉縫合而成，很是整潔。這臥蓆約有四呎正方，摺好以後縫作一邊開口的一個袋。他把自己的頭或腳插入縫合的袋角，或在急雨中套在頭上當作上衣和雨傘。又可摺成便於攜帶兼有彈性的坐褥，在旅行中充當衣服、住所、被褥，和家具一切。

阿盧住宅內部的裝飾只有狩獵的戰利品——野豬的顎骨、食火雞的頭顱和脊骨，以及風鳥、食火雞和家雞的羽毛做成的飾物。矛、盾、刀柄，以及其他用具一概彫有離奇的花紋，臥蓆及葉箱則漆成或繡成紅、黑、黃各色的花樣。葉箱概以棕櫚葉的木樺用木棹釘合而成，內鋪露兜樹葉，外鋪露兜樹葉或草辮，真是巧妙無比。一切接縫和隅角鑲有平安的藤篾。箱蓋上鋪有檳榔子的棕色皮質。

的佛箴，可以耐水。這種葉箱大小不等，小的只有幾吋長，大的卻有幾呎長。馬來人喜歡用作衣箱的，確是阿盧大宗的出口貨。阿盧土人常用小葉箱容藏煙葉或蒟醬果，至於大葉箱則因無衣可藏，概爲出口而製造。

土人家中通常豢養的動物有華麗的鸚鵡，紅，綠，藍各色俱備，並有少數家禽，以及若干半餓不飽的狼形狗。兔與鼠是沒有的，有的是古怪的有袋類小動物，大小與鼠相當，夜間跳來跳去，咬嚼各種可食的東西。又有四五種螞蟻侵擾各種未曾用水隔絕的物件，還有一種螞蟻竟會泳水過來；大蜘蛛伏在籃中箱中，或躲在蚊帳的摺襞內；蜈蚣和馬陸到處都是——我在枕下及頭上都有捉得。而在箱中或板下又有小蠍藏身，一被我們看見，立即聳起毒尾預備攻擊或自衛。以上各種伴侶雖似十分可怕，但蚊子的咬人卻比牠們一切都要利害些。因爲蚊子時時進攻，而其餘一切則或不致傷人。我在熱帶上住了十二年，還不會受過牠們的咬刺。

上面所說那些飢瘦的狗是我最大的仇敵，時時使我防守不暇。我的童子們正在剝製的鳥類一不小心即被牠們攫取。各種可食的物品須在屋內高高掛起，否則又被牠們搶擄而去。有一天，阿

理剛已剝好一隻王風鳥，忽然落下鳥皮，即被一隻飢狗啣走，後從狗牙中救出，早已撕成碎塊。還有兩隻風鳥的鳥皮已經乾燥，可以裝包，偶然失檢，放在桌上，包在紙內，過了一夜；次日早晨，鳥皮都已失蹤，只有幾枝零落的羽毛指示牠們的命運。我的架子本爲羣狗所不能伸取；只因一隻當作踏步的箱子留在架子面前，以致次晨失去一隻羽毛豐滿的風鳥；而在屋下仍有一狗咬着碎塊，那金黃色的絨毛都混在污泥當中。我每夜上牀以後，聽見牠們搜尋各種可嚙的東西，在我桌下，箱邊，籃邊，來往梭巡，使我整夜提心吊膽，深恐或種貴重的物品放在牠們能夠取到的位置。牠們不免喝我浮燈的油，吃了燈心，如果童子們未曾洗淨陶器所有的腥氣，牠們不免又把陶器翻倒弄碎。不過這裏的餓狗雖則壞到極點，卻比婆羅洲帶阿克人的家狗還要好些，因爲那裏的狗咬去我耐水靴的上部，獵囊的一大塊，以及蚊帳的一大塊！

四月二十八日——昨天晚上，我們開了一個談話會，顯然是他們預先安排定當的。有一批土人到我面前，說要談天。兩個最會說馬來話的做着領袖，其餘都用土話提出種種暗示及意見。他們對我說了長篇散漫的故事；只因他們對於馬來語所知無多，我對於本地術語全無所曉，兼以他們

的敘述又欠連絡，所以他們的故事我不十分明白。不過這個故事倒是一種傳說，我看見他們也有一點傳說覺得十分高興。他們說是許久以前有些外國人到阿盧來，並且到這裏窩喃拜來，窩喃拜人的頭目厭惡他們，要求他們走開，他們卻不肯走，因此雙方發生戰鬪，後來許多阿盧人被殺，還有若干阿盧人和頭目一起被俘而去。但是他們有些人卻說頭目並未被俘，說他坐了一隻小船逃出海外，再不回家。不過他們大家深信那頭目和他的從者還在人世，可惜住址不明，無從尋訪。他們覺得我對於海外各國無所不知，所以特來問我是否在我本國或在海外遇着他們的那班人。他們以為那班人一定是在那裏，因為他們一定不會再在別處。他們說是他們自己已經找遍各處，——陸上，海上，山上，林中，空中，都找遍了，總找不到他們；所以他們一定在我本國，要我直說出來，因為我從大海過來一定是知道的。我回答他們說，他們的族人坐着小船不能到了我國，並且海上到處有許多和阿盧一般的島嶼，他們很可以去找一回；況且歷時既久，那頭目和他的從者一定死了。但是他們並不相信這種意見，說是他們有一種證據可以斷定他們還是活着。他們告訴我，多年以前，他們做着小孩的時候，有些出門捕魚的窩坎人（Wokan men）在海上遇着那班失蹤的人，並且和

他們說過話；頭目拿出一百疋布叫窩坎人帶給窩喃拜人，表示他們還是活着，並且不久即將回家；無奈窩坎人都是竊賊，並不交出布疋；並且他們說及這事的時候，窩坎人都來反對，伴言他們並未受過這種布疋；——因此他們可以斷定他們的族人當時還是活着，並且住在海上某處。還有一層：不多年以前，他們又得到一個消息，說是若干部季斯商人帶有那些失蹤的人的若干小孩；他們得了這個消息，曾往多波看過一次，而且現在對我說的屋主就是那時同往多波的一個人；無奈那部季斯人不許他們去看那些小孩，說是他們如果進他的屋，就要殺死他們。他把小孩們關在一隻大箱裏面，帶在身邊走開。他們每次說到這些故事的末尾都用懇切的口吻問我是否知道那頭目和他的從者的住址。我向他們問及那些外國人的情形。他們回答我說，那些外國人非常強健，每一個人能夠殺死許多阿盧人；即在受傷很重的時候，只要將涎沫唾在傷口上馬上可以復元；並且做成大藤網，把俘虜網在裏面，沉入水中；次日取網上岸，能使死者復生，然後押解而去。

這一類故事他們說得很多，但都雜亂無章，故我一無所曉。後來我問他們這件事情發生在多少時間以前，他們方纔說道那班人被擄以後，部季斯人纔坐普牢船到阿盧來經商，來買海參和燕

窩。大約在早期的葡萄牙人初次來到阿盧的時候，也許發生過這種樣子的事件，後來逐漸附會上
去，遂成爲現在相傳的故事。我可以斷定我自己在這裏流傳到下一代，或且未到下一代，即將變成
一個魔術家或半神仙，變成一個神出鬼沒的人物。現在他們已經相信我所保存的一切動物都會
復活；那末他們對小孩們不免就說這些動物真會復活了。我初到這裏的時候，剛剛遇着異常的晴
天，他們就相信我能夠管束節季；而我往往獨自在森林中步行，往往問及自己未曾見面的鳥獸，說
出那些鳥獸的形態，色澤，和習性，他們都以爲是神妙不測的事情。我對於他們所問的事項自認不
知的時候，他們都用以上各種事實來反駁我。他們說：『你一定知道，你是全知全能的，你造出晴天，
使手下人好去射鳥；你熟悉我們的鳥獸，竟和我們一般；並且你獨自走入森林並不害怕。』所以我
的自認不知都被他們認作一種口頭的推諉。我寫字的用具和書籍，在他們看來，簡直都是妖術；我
若再用透鏡和磁石的實驗去迷亂他們一下子，在幾年以後一定會有無窮的神蹟附會到我的身
上；將來旅行家到了窩喃拜以後，簡直不會相信一個苦楚的英國博物學者住在他們中間幾個月，
竟會變成這許多神蹟所附會的來源。

近來這幾天，我看見他們非常張皇，並且看見許多外地人手持矛，盾，弓，劍而來。我到現在，纔知我們附近已有戰事——鄰近的兩村爲着本地政治上的某種事件發生一種爭論。他們告訴我，這是十分普通的事情，並且附近各處隨時都有戰事。各個私人的爭論往往演成各村各族的爭論；不付預定的買賣的身價更是一種最常見的殺人流血的原因。他們會取一個盾牌給我看過一回。這盾牌用藤做成，包以棉線，又輕又牢，又很柔韌。我想這種盾牌也許可以抵擋普通的銃彈。靠近中心有一圓孔，孔上有蓋。這圓孔可使一臂伸出射箭，同時眼睛以下可得盾牌的遮護，如果盾牌背後繫一環孔用以穿套手臂，和那普通的盾牌一般，這種作用就沒有了。和我同住的少年有幾個也去助戰，但我並不聽見有人受傷，或有什麼激戰。

五月八日——我住在窩喃拜已有六星期，但大半時間都因脚瘡留滯屋內。各種儲藏品幾已告罄，採集箱都已盛滿，並且脚瘡一時難好，故我決意要回多波。各種鳥類漸見稀少，據土人說，到了五月風鳥很多，不料依舊如此。窩喃拜人似乎很捨不得我；這大約是無怪其然的，因爲他們往返於栽植地時所掇拾的介殼和昆蟲，以及小孩們用箭所射的鳥類，都可以向我交換煙葉，兒茶，細珠，和

銅器。屋主屢次向我討一點米，魚，或鹽，我都慨然給他。我在告別時將我所餘的食鹽和煙葉分贈他們，又贈屋主以一筒亞力酒，故就大體上看來，我和這些淳樸的蠻民同住，真是雙方有利，雙方可樂的。我本想再來一次；我若早知各種情形不能許我再來的話，我不免要捨不得這個地方，因為我在這個一向未經探檢的地域，幸而發現這許多稀罕美麗的動物，自然是十二分高興的。下午我們裝貨上船，天明以前揚帆出發，因有順風相助，當晚即抵多波。

註(1) 看本編第十一章第一附圖的上圖。

第五章 阿盧羣島——再住多波（一八五七年五六兩月）

多波洪水泛濫，我住在委員團開庭審判的衙屋內。他們已經離開本島。衙屋位於本村的極端。可以俯瞰本村的大街，雖是一座茅舍，卻有半座鋪設粗板的地板，我配上壁間，開出檻窗以後，變成一座很好的住宅。我上次交託窩茲柏根先生收藏的一隻箱子已經變作小螞蟻的殖民地，產下無數的小卵。幸而遇着晴明的熱天，將箱子持出屋外，取出各種物件，攪曬一二小時，即將螞蟻驅除乾淨，幸而又是一種無害的螞蟻，所以物件未曾受損。

多波已經呈出生氣蓬勃的景象。街上已經添上五六座新屋，普牢船都在西邊拖上海濱，補好船縫，塗上灰泥，預備將來的歸航。大半的小船已經都從「布拉康塔那」——靠近新基尼一邊的稱呼，就是「後方」的意思——回來。屋後堆起大堆的柴；帆匠和木匠忙着作工；珍珠母一捆一捆的縛起來，薰煙的海參曬在陽光下以備裝運。其餘的水手都在斬削木材，西蘭和哥蘭過來的小船都在起卸西穀餅的船貨，用以供應商人的歸航。雞，鴨，山羊咀嚼人類食物餘屑，看去都很肥壯，中國



貿易季的多波

人的豬更是肥大，不久便可以殺了。刷舌鷄，白鷄等類十多種的鸚鵡掛在門前的竹棒上，還有綠色或白色的食果鴿在亭午及黃昏歌唱起來。幼穉的食火雞現出黑棕兩色的條紋，繞屋漫遊，或在陽光中和小貓一處嬉戲，有時和美麗的小袋鼠一處跳躍，雖從阿盧林中捕來，卻已馴養得和小鹿一般。

夜間的景象比我上次留居的時候也更熱鬧。「琴琴」口琴(jews-harps)以至四絃提琴都有所聞，而悲哀的馬來歌曲更在深夜悠揚入耳。街上幾乎逐日有人鬪雞。觀衆圍成一圈，距鐵縛好以後，那可憐的動物開始互相廝殺，全場的興奮達於極點。那些下注賭賽的人看到勝負將分未分的關頭，高喊狂跳。但在頃刻以後雞鬪完了；勝者歡呼鼓舞，鬪雞的主人各取其雞，得勝的雞備受主人的撫摩和讚美，失敗的雞非死即傷，主人沿途摘取其羽毛，預備投入鍋中烹煮。

蹴球的遊戲通常都在日落時舉行，我以為着實更為有趣。球形頗小，以藤製成，空心，輕巧，而有彈性。蹴者承球在脚，使球躍起，偶或以臂或腿承球。後乃突然用脚一蹴，使球飛入高空。於是另一蹴者跑去迎球，球在地上反躍時將球捉在脚上，玩球如前。蹴者的手絕對不許觸球；而肩、臂、膝、或腿，則

可任意代脚擊球。這種球戲由二人或三人進行，球在空中往來飛舞，只因地而太狹，故無用武餘地。某日黃昏，因球戲發生爭論，雙方列陣成行，幾至動武，——不僅是兩人對打，乃是雙方各有十餘人或二十人手持刀劍相搏；但經許多唇舌調解以後，竟得安然過去，此後也不聞有人提起。

歐洲人大半以爲面上鬚髭太多不免損及美觀，故在每日晨間殷勤剃刮；不料這班蒙古種人正和我們許多人相同。他們一生大半都將面上剃得鏡光。剃面一項似乎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因爲他們有許多人面上無鬚可剃，卽在頭上剃髮。還有許多人卻爲栽鬚而剃面。多波有一個主要的鬪雞者原是爪哇人，他把距鐵縛好以後，站在一旁爲其後援。這人殷勤栽鬚的結果，栽成兩片上鬚，很是得意，因爲每一片各有十幾莖，長到三吋以上，好好的搽油扭彎，看去像是掛着兩撮烏油油的絲線。但是下鬚卻難相敵，因爲他的下領並無鬚痕，栽培雖勤，竟無何種成績。不過眞工夫究竟戰勝大困難：他的下領雖無鬚，而在一側卻有一粒小黑痣生出幾莖散鬚來。這幾莖散鬚已經栽培到極點，計有四五吋長，又是一撮懸在下領左角的烏絲。他彷彿把牠看做顯異的東西，（當然可以算是顯異的東西，）時常用手撫摩，自鳴得意！

阿盧境內還有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切歐洲的出品或本地的出品都非常便宜。我們現在所逗留的地方，離開遠東的百貨商店新嘉坡和巴塔維亞以外二千哩，歐洲商人絕無蹤跡，且有不知這塊地方的，各種貨物至少經過二三手（常爲更多手）方能到此；然而英國的洋布和美國的棉布能以八先令買得一疋；短銃十五先令一枝；普通的剪刀和德國的小刀一個半便士一把；其他刀劍，棉貨，和磁器都可類推。這些僻遠的土人買這一切東西在表面上固然和我們本國工人所買的價錢大約相同，但在實際上卻要便宜得多，因爲每一土人幾小時勞動的生產可以買得他所看做奢侈品的一大宗，這些奢侈品在歐洲人卻都看做生活上的必需品。這些蠻民雖得這種便宜，而生活上並不因此增加些須的快樂或優裕。這種便宜對於他們反而發生一種最有害的影響。他們的勞動須有勞動的必要來督促；所以鐵貴如銀，洋布貴如綾羅的結果，對於他們反爲有利。現在各種貨物既然這樣便宜，所以他們就有更多游惰的時間，更多煙葉的供給，並且更可沉緬於亞力酒；況且他們又是不屑半醉的，——一大杯亞力酒還嫌刺激太輕，須有半加倫火酒纔能醉得滿意。

推究上面這樁事情所得的結果實在令人不快。這些未開化民族的羣衆——我們大規模的

生產強其購買我們工廠出品的羣衆——至少將有半數在肉體方面不受絲毫損害，而在道德方面當然還有進步，如果我們一切供給他們的物品擡高到現價的二倍或三倍。同時這種擡高物價的額外收入或其收入的一部分若能加惠於我們製造出品的工人，則這許多工人又將由貧乏而進於舒泰，由飢餓而進於健康，並可脫離犯罪的一個主要的誘因。我們英國人要想免除了頌揚自己大規模的並且有加無已的工商業的念頭，免除了讚美一切促進工商業的事項（不論是減輕出品的成本，或是發現銷售出品的新市場）的念頭，是很難的。但是『有誰得益』（“*Cri bono?*”）這個問題——現在專心研究高深科學的人們常爲他人所問的問題——一經提出以後，那回答的困難就要超出平時所想像的以上。據我看來，即使坐享其成的那少數人所得的利益也可以看出是多半限於肉體方面；而由不斷的勞動，低廉的工資，擁擠的住所，和單調的職業所產生的全數工人道德上和知識上的戕賊，若和那少數人的利益衡量起來，實在大大的足以引起那些滿口頌揚工商業的人們懷疑這種工商業的向前發展是否相宜了。但是大家又說：『這是我們無可如何的事情；資本不能不使用；工人不能不繼續工作；假使我們稍有遲疑，則其他緊緊相逼的各國立刻

要搶上前去，而我們英國的顛覆即將隨之而起。」這一說有些是真，有些是假。平心而論，這個問題固然是我們必須解決的難題；但我不禁以為大家都被這個難題壓倒了，所以都斷定一種似乎必要而且不易的情勢總是有善無惡，斷定這種情勢的利益總是超過禍害。這種心理就是那擁護奴隸制度的美國人的心理，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出一條便利舒服的出路。但就我們目前的問題而論，如果把他各方面加以一番公正的考慮以後，能夠看出禍害的優勢實由我們工商業的龐大而起，我們就可以希望英國人還有充分的政治智慧和真實慈善來誘掖他們把那溢量的財富納入其他各種用途。上面這一番議論所由引起的事實的確是十分顯異的一樁：就是地球上有一處最僻遠的蠻民比那製造衣料的本國人可以買得更便宜的衣料；而製造衣料的工人的子女卻在冬風裏面發抖，不能買得熱帶蠻民買去當作裝飾品或奢侈品的物件；我們看了以後，不得不懷疑這種結果所由造成的制度，不得不懷疑這種制度的向前發展是否相宜。並且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的商業並不是純粹自然生長的結果。我們的商業一向都由立法者來維護，一面又用海陸軍來助長不自然的發育。這種政策是否得當和合理，實在早已有人懷疑。所以一到我們工商業向前發展的禍

害被大家看得分明以後，救正的方法也就無須遠求了。

我在戶內蟄居六星期以後，身體方纔復原，依舊逐日在森林中行走。但是這一次卻沒有上一次初到多波時那樣的成績。各處小徑附近都有積水，昆蟲很是缺少。我在幾處最好的採集地上都看見大片枯樹雜以嫩芽，包以攀緣植物，但我逐日仍有一些東西得來。我有一天遇着一個古怪的本能失敗的實例，我們看了以後，覺得本能除了遺傳的習慣和感覺的微妙變異以外，是否還有別的成分，實在很是可疑。我且先把這個實例敘述一番。有幾個水手近來砍下一株大樹，我逐日向這株樹上尋覓昆蟲。不料這一天竟有大陣小圓柱狀的穿木蟲 (*Platypus*, *Tesserocerius* 等屬) 雜在別些甲蟲中間而來，開始在樹皮上穿孔。過一兩天以後，我看見牠們有好幾百死在牠們自己所穿的孔內，不覺吃了一驚，仔細檢查一番，纔知乳狀的樹液具有馬來樹膠 (*gutta-percha*) 的性質，露在空氣當中凝固很快，所以這些小動物都被膠結在自掘的墳墓內。牠們雖有在樹上穿孔產卵的習慣，但沒有選擇樹木孰宜孰害的智識。所以這些樹木如果有一種氣味可以勾引某幾種穿木蟲，也許很容易使那幾種穿木蟲滅種；同時別的厭惡這種氣味因得免除危險的穿木蟲自然可以

繼續生存，我們看了以後不免認作一種本能，其實牠們只受一種單純感覺的指導。

那古怪的小甲蟲——三錐蚌科——在阿盧境內很是繁殖。雌者有一尖銳的嘴板，能在枯樹的樹皮上穿出深孔，產卵其中。雄者較大，嘴板末端寬擴，有些成爲一對大顎。我有一次看見兩隻雄者相鬪，各以一前肢互跨頸上，嘴板屈爲挑戰的態度，形狀極爲可笑。還有一次，兩隻雄者爲着一隻雌者相鬪，雌者站在近旁忙着穿孔。這兩隻雄者各以嘴板相抵，拳爪交加，顯係憤懣之極，不過牠們各有護甲，決計不致受傷。但是小的一隻不久就逃，自認屈服。就大半的鞘翅類而論，雌者都比雄者大些，所以鍬娘科的雄者爲着性擇的問題互相爭鬪，不但要有更好的武裝，並且要比雌者大得多：這實在是有趣的現象。

剛在我們出發回去的時候，有一種類似刺桐屬的美樹開花，在森林四周到處散佈着深紅色的大花叢。這種紅花若從高處看下，當然很是美麗；我在下面卻只看見頭上現出大堆的豔色結成花叢和花綵，並有大陣藍色和橙色的刷舌鸚飛鳴其上。

這一季內多波死了許多人，大約總有二十個。他們都葬在我屋後小簇的常磐檉柳屬（*Carya*）

Arinas) 以內有一個回教的祭司雜居在商人中間，管理他們的葬儀，那葬儀是很簡單的。屍體用白布裹好，放在棺架上擡往墓地。一切觀衆蹲坐地上，祭司朗吟可蘭經的若干詩句。墓地的四周有一圈竹柵，再用一個雕花的小柱頭做着標誌。村中有一個小清真寺，信奉回教的人們都在金曜日前往祈禱。就回教的寺院而論，這一個清真寺大約是全世界上離開麥加最遠的寺院，並且標出回教極東的範圍。中國人在此地正和其餘各地一般，都用新嘉坡運來的花崗岩做着墓石，深深刻着碑文，漆成紅字，藍字，和金字，顯出他們的財富和文明。就敬重親朋的墳墓而論，世界上的確沒有一種民族能夠比得上這種無處不在的並且善於牟利的奇異民族。

我們回到多波以後，我的馬加撒童子巴德綸因我責他懶惰的緣故，取去工錢走開。於是他專以賭博爲業，最初賭運頗好，因得買入許多裝飾品，藏有許多錢財。後來時運不濟，輸去一切錢物，最後借入一宗錢財又輸了去，竟變成債主的奴隸，以工折錢，直至債務清償爲止。他是一個機警活潑的童子，可惜惰性頗深，嗜賭過甚，也許一生都要做着奴隸。

現在已經到了六月末尾，正東的季候風已經穩定的吹來，此後一二個星期以內，多波的商人

都要走開了。出發的預備到處可見，每逢晴天（現已罕見）街上的擁擠紛忙剛和蜂巢一般。一堆堆的海參已經曬好裝包，用藤捆縛的玳瑁整天運到海濱來裝船；水桶一一盛滿，布料和蓆帆修整完好，以便乘風航行。每日幾乎都有一陣陣的土人從本羣島最遠的各地過來，運着香蕉和甘蔗的船貨來交換煙葉，西穀麵包和其他奢侈品。中國人宰下肥豬，大張離筵，並且好意的送我一些豬肉，一盆燕窩的燉菜，這燉菜的滋味比蔥管麵好不了多少。我在兩星期前差出童子阿理獨往窩喃拜購買風鳥，剝製鳥皮，至今歸來；他替我買得十六隻華麗的標本，如果不受熱病的纏擾，也許可得加倍的數目。他在窩喃拜和我的老屋東同住，身邊帶有一宗銀圓，以買土人所捕的風鳥，他們雖可安然搶劫他的銀圓，卻連絲毫的嘗試都沒有發生，平心而論，很可以算是他們天性馴良的一個證據。他害病時，他們待他很好，並且他所餘下的銀圓也都帶回給我。

窩喃拜人正和阿盧羣島多半的居民一般，也是真正的蠻民，並且各種宗教的表示我也沒有看見。但是沿岸卻有三四村住着安波衣拿過來的教師，村民在名目上都是基督教徒，並且受有某程度的教育和文化。我和他們相處的時間不多，對於他們的風俗未曾獲得許多實際的知識。但是

他們顯然因為和回教商人交接多時的緣故已經受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全族的風俗雖將死人陳列臺上待其腐化，他們卻往往將屍體埋葬地下。每一男人可娶的妻子雖則並無限制，卻也罕有超過一妻或二妻以上。他們的妻子概向妻子的父母買來，以大宗貨物作為買妻的身價，內中總有銅鑼、陶器、和布疋。他們告訴我，他們有幾族人要把老耄無用的男婦殺死，但我所見許多龍鍾的老人似乎都受良好的待遇。凡與部季斯及西蘭商人交接很多的土人顯已逐漸失去許多的土俗，況且這些商人往往又要留居土人的村莊，並且娶去土婦為妻，所以土人所受的影響自然更大。

多波的商務頗為可驚。本年計有十五隻大普牢船從馬加撒過來，又有百來隻小船從西蘭、哥蘭，及克厄過來。馬加撒過來的船貨每一隻約值一千鎊，其餘各小船的船貨約共值三千鎊，所以全部的出口貨每年計有一萬八千鎊之鉅。列在首位的出口貨就是珍珠介殼（Pearl-shell）和海參，其次則為玳瑁、燕窩、珍珠、裝飾用的木料、木材、及風鳥。以上各種出品概用各種貨物交易。酒力和普通西印度甜酒相仿的亞力酒每年可銷三千箱，每箱計有半加倫一瓶的十五瓶。西里伯的土布素稱耐用，銷數極大，其餘英國的白洋布、美國的原色棉花、普通的陶器、粗糙的刀劍、短銃、火藥、銅鑼、小

銅礦，及象牙也可暢銷。以上最後的三項就是阿盧人的一種財產，用以支付買妻的身價，或積蓄爲『真正的財產』。阿盧人咀嚼煙葉，需要極大，並且刺激性必須很強，否則他們就要掉頭不顧了。他們通常既然不大作工，所以每年搜集的大宗出品即可顯出阿盧羣島的住民一定很多，而在沿岸各地尤其如此，因爲全部出品的十分之九都是海洋的產物。

我們在七月二日離開阿盧，後面跟上一共十五隻的馬加撒普牢船，他們已和我們約定結伴而行。我們挨過班達北部以後，向西航行，一連三日看不見陸地，直到部頓（Bouton）以西，方纔看見一些低窪的島嶼。沿途吹着穩定的東南風，我們每小時可行五哩，若在快船大約可行十二哩。天空不斷的滿佈黑雲，間或降下微雨，直到部魯以西，天空忽然開朗，從此以後就是旱季的晴天了。所以馬來羣島東西兩個地域的節季大約卽在此處分界。界線以西六月到十二月通常都是晴天，並且往往很早，其餘六個月則爲溼季。但在界線以東，天氣非常不定，各個島嶼以及島嶼的各方沿岸都有各自的特點。不過東西兩部的差別在雨量的分配上似乎沒有雲霧的分配上這樣利害。舉例來說，我們從阿盧出發時，天氣雖則陰暗，小河都是乾涸；而在一月，二月，及三月，陽光最熱，天氣最佳

的時候，小河卻都時時有水。阿盧全年最早的期間出現於九月及十月，正與爪哇西里伯相同。所以天氣雖則很不相同，而雨季則與西部諸島相合。摩鹿加海呈出一種深藍色，與大西洋的淡藍色完全有別。天氣陰暗時，海水絕對像是黑色，再加泡沫的渲染，很有凶悍的神氣。我們這一次航程自始至終都有強盛的順風，在七月十一日傍晚安然到達馬加撒，自從阿盧出發計有一千多哩，需時九日有半。

我往阿盧羣島旅行成績很好。雖有好幾個月因病家居，雖有許多時間誤於交通工具的缺乏與各地節季的失宜，而我所得天產物的標本竟在九千以上，約有一千六百種。我又從此認識一種荒僻奇異的人種；熟悉遠東的商人；探檢世界上一處最顯著，最美麗，而且最不知名的動植物；並且實現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探求風鳥的標本，並觀察風鳥的習性。我受這次成功的激勵，更在摩鹿加羣島及新基尼繼續搜求五年左近，並且直到現在回顧起來，仍不失為各次旅行中最滿意的一次。

第六章 阿盧羣島——地文地理及自然狀況

這一章綜述阿盧羣島的地文地理，及其與四周各地的關係；所有各地商人的報告，以及各博物學家的記載，概與自己的觀察融爲一爐。

阿盧羣島可以說是由一中心大島環以許多小島而成。土人及商人稱大島爲「塔那部撒」(“Tana-busar”，原註：意卽大陸)以別於多波或其他任何分離的島嶼。這大島爲參差的長方形，南北約有八十哩，東西有四十或五十哩，中間橫斷以三條狹海峽，將全島分成四部。商人常稱這些海峽爲河流，我在當初大爲懷疑，後來親身穿過一條海峽，纔知商人的名稱非常適用。極北的海峽稱爲窩忒來河，入口處約有四分之一哩，未幾卽縮成八分之一哩，從此向東五十哩左近的全長都保持着這個闊度，罕有出入，直到東方的入口乃再擴大出來。水道略有灣曲，兩岸通常乾燥而稍高聳。有許多處現出珊瑚石灰岩的低峭壁，多少都受海水的侵蝕；有時兩岸的平野伸張到稍入內地的邱陵爲止。有少數小河從左右兩側流入海峽，小河的入口各有若干小岩洲。海峽的深度從十

嚀深到十五嚀，很是整齊，所以除出水味很鹹和水勢很定以外，完全可以說是真正的河流。其餘兩條海峽，一名服開 (Yorkai)，一名美科 (Maykor)，據說一般的性質都很相似；不過這兩條倒是近在一處，中間平坦的地帶又有許多海峽直穿而過。美科南岸很是多岩，從此直達阿盧南端，連綿不斷的展佈着頗爲高聳而且十分多岩的地面，有許多小河貫串其間，到處矗立着石灰岩的峭壁，阿盧的燕窩多半都從峭壁的四周得來。一切向我報告的人都說南方這兩條海峽比窩忒來大些。

阿盧全部低窪，但不十分平坦。其中大部分地面乾涸多岩，頗有起伏，處處擁出陡峭的小丘，或裂成峻狹的深谷。除了大半河上所見幾片的濕澤以外，並無絕對平坦的地面，不過最高的高地大約也不能超出二百呎。各處深谷和小川中所見的岩石都是一種珊瑚石灰岩，有幾處柔軟鬆脆，其餘各處則堅硬結晶，竟和我們高山的石灰岩相似。

大島四周有許多小島；但大半都在東邊，有如流蘇一般，往往距大島十哩或十五哩。西邊小島很少，宛馬和浦羅巴比 (Pulo Babi) 最爲重要，又有澳季阿 (Ougia) 和瓦息阿 (Wassia) 則在西北邊。東邊海面到處很淺，且多珊瑚；珍珠介殼即在此處搜尋而來。這一切島嶼都掩蓋着濃密巍峨

的森林。

以上所述的地勢含有特別的趣味，並且據我看來，更可說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因為像阿盧這樣的一個島竟有類似河流的海峽橫貫其中，我在記載上面是沒有看見過的。這些海峽的來歷當初完全使我莫解，後來把這些島嶼全部的自然現象加以長時間的考慮，方纔達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我想趁此解釋一番。大概非火山性的島嶼所由形成的途徑有三：一為上升，二為下陷，三為與大陸或大島分離。珊瑚岩的存在，或遠在內地的高擁海岸的存在，都表示新近的上升；淺水湖的珊瑚島，以及有堡礁的珊瑚島，則表示新近的下陷；至於我們的大不列顛諸島，其產物完全與附近大陸相同，則為與大陸分離而來。阿盧羣島都是珊瑚岩，並且鄰海很淺，又多珊瑚；足見上升成陸並不很古。但是我們如果假定上升為其形成的惟一原因，則又不能解釋那些古怪的「河道海峽」(river-channels)上升時所留的裂縫不會產生這樣整齊的闊度，整齊的深度，或蜿蜒的曲線；並且上升時潮水和海流的作用或可形成參差的闊度和深度的海峽，但斷斷不是這樣類似河流的海峽。再則我們如果假定阿盧羣島最後一次的變動為下陷，也不能解釋這些海峽；因為下陷以

後一定引起舊河兩岸一切窪地的泛濫，而河道也要從此消滅了；但是這些海峽的河道依舊完好，並且自始至終闊度大概相同。

如果這些海峽在從前曾為河流，則在其時必從高地流下，而其高地又必在於東方，因在西北兩方離岸不遠，海底即下降為不可測的深度；而在東方則有一片淺海（絕無一處超過五十噶）伸張到新基尼，約有一百五十哩的距離。只消上升三百呎以後，這片淺海即可變成尋常的高地，而阿盧羣島即可成為新基尼的一部分；由是河口位在烏塔那塔（Utana）和瓦穆卡（Wamuka）的河流即可循着現在被鹹水佔領的海峽橫貫阿盧全島。而在居間陸地沉陷的時期，我們必須假定現在構成阿盧的這片陸地幾乎保持着靜止的狀態；我們只消考慮淺海面積的廣大以及陸地成海所需極小的沉陷，即可發覺這種假定並非毫無根據。

不過阿盧羣島曾與新基尼相連的事實並不專靠這一個證據。因為這兩地的產物呈出這樣顯著的類似，簡直只有同一地域的兩部分纔有發現。我在阿盧羣島採集了一百種陸棲鳥，竟有八十種左右已在新基尼本島發現。其中有一種無翼的加朔阿利，兩種笨重的營塚鳥，兩種短翼的畫

眉，當然都不能飛渡一百五十哩的大海飛到新基尼的海岸。其餘還有許多種只棲林中深處的鳥類對於這種障礙也不能飛渡。例如某種魚狗 (*king hunter* 原註學名: *Dacelo gaudichaudi*) 以及飛捕昆蟲的歐鷓 (原註屬名: *Todopsis*) 碩大的有冠鴿 (原註學名: *Goura coronata*) 林棲的小家鴿 (原註學名: *Ptilinopus perlatus*, *P. aurantifrons*, *P. coronatus*) 都是。要表示這種障礙的實際效果，可以援用西蘭島爲例，西蘭和新基尼的距離正與阿盧和新基尼相同，不過中間爲一深海所隔。西蘭所產七十種左右的陸棲鳥，僅有十五種出現於新基尼，內中並無地棲的或林棲的種類。加朔阿利並不同種；魚狗，鸚鵡，鷓鴣，蜜雀，畫眉，及鴉鳩，幾乎常爲完全各別的種類。更有進者，新基尼與阿盧相同的各屬至少有二十屬並不伸入西蘭；這顯然表示阿盧與西蘭兩處動物界的來歷根本不同。再則阿盧產有一種真正的袋鼠，密索爾所產的袋鼠與之同種。(密索爾在產物上正與阿盧同屬於巴布亞組) 同時新基尼也有同種的或密切類似的袋鼠出現；但是西蘭並無這種動物出現，其實西蘭與密索爾相距只有六十哩。還有一種細小的有袋動物 (原註學名: *Peramales doreyanus*) 爲阿盧與新基尼所共有。再在昆蟲方面也顯出恰好相同的結果。阿盧所

產的蝶類或爲新基尼種，或爲極微的變種；而西蘭的蝶類則與新基尼大有區別——比鳥類更甚。這是現在大家所公認的：上面這些事實，我們很可以用作推論的根據，藉以彌補地質記載的缺憾。各地所經歷的上升和下降的運動，以及這等運動的遞嬗，從此可以獲得準確的決定；但是地質學本身對於完全隱沒在海洋以下的陸地卻不能有所發現。至此地文地理及動植物分佈狀況乃生極大的作用。我們考察了兩地相隔的海洋的深度以後，對於各種正在進行的變動固然可下一些判斷。如果再有其他沉陷的證據，例如一片淺海暗示着附近兩地從前的相連；但是這個證據如果沒有，或者又有理由可以臆測陸地的上升，那末，這片淺海也許就是那上升的結果，也許表示這兩地將來可以相連，卻不是從前曾經相連。然而這兩地所產動植物的性質卻可立刻解決這個問題。這是達爾文先生已經指示我們的：我們對於一個島嶼會否與一大洲或大陸相連的問題幾乎一律可以援用該島嶼有無哺乳類及爬蟲類來決定。他所稱「大洋島」(“oceanic islands”)的島嶼雖有茂盛的植物，大宗的鳥類，昆蟲，及陸上介類，但無上面所說兩羣的動物；於是我們即可斷定這些島嶼起源於大洋之中，從不與附近的大陸相連一處。聖赫勒拿 (St. Helena)，馬得拉，及

新西蘭都是大洋島的實例。這些島嶼具有其他各綱的生物，因為那些生物都有散佈於大洋的工具，但是陸棲哺乳類及鳥類卻無這種工具。這是來伊爾爵士 (Sir Charles Lyell) 的地質學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與達爾文先生的物種原始都有充分的解釋的。但在別一方面，還有一種島嶼雖在實際上也許從不與附近的大洲或島嶼相連，但在產物上也許又有一切各綱動物的代表，因為許多陸棲哺乳類及爬蟲類確有穿渡狹小海面的工具。但在這種情形之下，移殖的種類一定很少，並且即使表面上很能飛渡的鳥類和昆蟲也一定很有欠缺的。摩爾島 (我已述於第三編第四章) 對澳大利亞的關係就是一個明證；因為的摩爾雖有若干鳥類和昆蟲顯出澳大利亞的形態，而絕無澳大利亞的哺乳類和爬蟲類，並且澳大利亞所有許多最繁殖最顯異的鳥類和昆蟲也是完全沒有。這種情形正和不列顛羣島相反，因為歐洲大陸所有大部分的植物、昆蟲、爬蟲和哺乳類，在不列顛都有充分的代表，並且大陸所有廣泛的各羣動物在不列顛也沒有顯著的欠缺。再就蘇門答臘、婆羅洲、爪哇，對於亞洲大陸的關係而論，也是同樣的明顯；許多大哺乳類、陸棲鳥及爬蟲概為各地所共有，此外又有大宗的動物呈出密切類似的形態。地質學告訴我們說，這種地點

所有這些類似的形態都暗示着時間的經歷，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大不列顛所有一切物種既與大陸幾乎絕對相同，則其與大陸分離必爲新近；而蘇門答臘及爪哇則有大宗大陸的物種都由類似形態來代表，其與大陸分離自必較爲久遠。

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動植物分佈的研究，在判斷地球表面過去狀態的時候，對於地質學的證據確有重要的補充；並且沒有前者的研究簡直不能理解後者的證據。阿盧羣島的產物呈出一種最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明這些島嶼在不很古遠的時代還是新基尼的一部分；並且上文所述特別的地勢又可證明牠們在當時一定和現在站在幾乎相同的平面上，而其分離則由居間的大平原的陷落而成。

對於熱帶植物抱着普通觀念的人們，以爲熱帶的林木總有鮮豔的繁花，如果聽見我所報告的阿盧羣島植物界的實況，不免喫驚不小。阿盧的植物雖則十分茂盛，十分複雜，雖則許多精緻古怪的種類儘可裝飾我們的溫室，但就一般的情形而論，鮮豔的花卉絕無出現，卽有出現也不能點綴一般的風景。我在阿盧諸島遊歷了五個地方，每天都在森林中東西漫遊，並且在六個月內繞航

了一百多哩的海岸和河流，但是直至我將次離開阿盧爲止，竟不曾看見一株燦爛的或美麗的植物，不曾看見一株比得上山櫨的灌木，或者一株比得上忍冬的攀緣植物，並且我們不能說是花季未到，因爲我看見許多草木都開着花，概呈綠色或蒼綠色，不能勝過我們的菩提樹（lime-trees）。在河岸及海岸上有少數旋花科點綴其間，都比不上我們園中的牽牛花，此外只在林中幽暗處有些深紅色和紫色的蕷荷科，但又太少，且太散漫，雜在大片綠色無花的植物中間，真是有等於無。然而巍峨的蘇鐵科和露兜樹，高到三十或四十呎，精緻的木狀羊齒，高聳的棕櫚，以及到處所見各種美麗古怪的植物，則又在表示熱帶的溫暖和潮濕，與其土壤的豐饒。在花卉方面我覺得阿盧的確是例外的貧乏，不過這又未免過於誇張一般的熱帶狀況；因爲我在西方和東方的赤道地帶所得全部的經驗確已使我深信熱帶上植物最繁茂的各地，在花卉方面實在比溫帶要稀少些，隱晦些。我在熱帶上從不曾看見顏色鮮明的花叢，有如英格蘭所呈現於金雀花滿佈的公地，石南屬叢生的山腰，野風信子的林隙地，罌粟的田野，毛茛與蘭屬的草地一般。——這樣整片的黃，紫，蒼藍與深紅，在熱帶上罕有出現。我們英格蘭又有比較小簇的鮮花出現在山櫨和山查子，冬青屬和山

梨，以及金雀枝，實荳答里斯屬，櫻草，與紫色大巢菜之上，彌望都是華麗的彩色。這都是我們土壤和氣候的特徵。但在赤道的地帶則不論森林或草原一概被以幽暗的綠色。你旅行了許多小時，甚且許多天，也許竟遇不着什麼各別的東西。花卉到處很少，略為顯異的花朵只能佔有所見。

現在一般的觀念以為自然界在熱帶上呈現華麗的彩色，以為熱帶自然界的一般狀態在彩色方面比我們這裏要鮮明些，繁複些。這個觀念甚且已經成為藝術學說的基礎，所以我們自己在衣服方面以及住宅的裝飾方面，都已禁用鮮明的色彩，因為大家的猜想以為這樣就要違反自然界的教訓。其實這種理論，本身已很無聊，因為我們儘可同樣有理的主張着說，我們既有欣賞色彩的才能，正該利用極端華麗的色彩以彌補自然界的缺陷。況且這種理論所依據的假定又是全屬子虛，所以即使這種理論真有理由，我們也不必恐怕自己應用田野山林所有一切華麗的色彩，以裝飾我們的住宅和身體，就要陵辱自然界。

我們對於熱帶植物的自然界所以發生這種錯誤觀念的原因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搜羅地球上各處所產最精緻的有花植物，蒼萃於我們的溫室或賽花會之中，與自然界的現象早已完全

不同。百來種不同的植物一律開着鮮豔奇異的花，在蒼翠一處的時候，當然顯出一種奇觀；其實這些植物在自然界中大約並沒有兩種可以同在一處看見，因為這些植物各自產於一個遼遠的地域，或各別的場所。再則歐洲以外一切比較溫暖的地域在一般的估計中都和熱帶混合一處，由是構成一個模糊的觀念，以為一切特別美麗的花卉一定都從地球上最熱的部分而來。殊不知事實上完全相反。山躑躅屬與杜鵑花實為溫帶所產，最宏壯的百合則為日本溫帶所產，又有大部分最華麗的有花植物產於喜馬拉雅山，好望角殖民地（the Cape），北美合衆國，智利，或中國與日本，都是溫帶。有一大宗宏偉豔麗的花卉固然產於熱帶，但在熱帶植物界中不啻滄海一粟；所以花卉對於自然界一般景象的影響在赤道地帶比溫帶地域着實更小。

第七章 新基尼——多雷（一八五八年三月到七月）

我在一八五八年三月從濟盧盧回到德拿特以後，預備往遊蓄意已久的新基尼大島，逆料該島所得採集品將比阿盧羣島更佳。我在德拿特向各商店尋覓麵粉，金屬羹匙，闊口玻璃瓶，蜂蠟，削筆刀，以及石製的或金屬製的杵臼等類普通物件，竟無所得，足見此處歐人所用的物品很是貧乏。我帶着四個傭人：第一個是我手下的領袖阿理；第二個是德拿特童子名叫朱馬特（意即星期五），專司射擊；第三個名叫拉哈季（Lahasi），是強壯的中年男人，專司斬伐木材並助我採集昆蟲；第四個名叫路易薩（Louisa），本是爪哇的廚子。我豫料自己到了多雷（Dorey）以後必須自建一屋，所以隨身帶去八十條露兜樹葉製成的「卡德占」（cadjans）——即耐水的蓆子，——預備初次上岸時用以遮蓋行李，以後造屋時也可用作屋篷。

我們在三月二十五日坐着一隻取名赫斯忒赫勒拿（Hester Helena）的雙桅小船動身，船爲我友杜汾波登先生所有，航往新基尼北部沿岸從事貿易。沿途靜風與微風相間，三日之內到

達加內 (Gandé) 與濟盧盧南端相近，我們在此停下取水買物。我們買得家禽、禽卵、西穀、香蕉、甘薯、黃南瓜、紅番椒、魚及鹿脯；乃在二十九日下午繼續前進。無奈前進很不容易；因與赤道過近，季候風全失常態，駛過濟盧盧南端以後，又有靜風及一陣陣微風與逆流，一連五日都看見濟盧盧和坡帕 (Poppa) 中間的那些島嶼。其後乃有暴風吹送我們直達但披爾海峽 (Dampier's Straits) 的入口，於是再遇靜風，三日以後方纔穿過海峽。至此有若干土人的獨木舟一邊從威濟島，別一邊從巴坦塔 (Batanta) 過來，裝載少數普通的介殼、棕葉蓆、椰子及南瓜。這些土人要求很奢，因為他們慣以零星物件賣給捕鯨船與中國船，那班船員每以原值的十倍買去各種物件。我單單買入一個鼈鎗的浮子（彫成鳥形）和一隻精製的棕葉箱，付出一個銅環和一碼洋布。這些獨木舟很是狹窄，舷側裝有橫支架，有幾隻只有一個男人，他從岸邊獨自駛出六哩或十哩，似乎不以爲奇。他們都是巴布亞人種，很像阿盧的土人。

我們駛出海峽以後，來到太平洋當中，初次遇着穩定的風向，但又不幸適值逆風，只得搶風前進，距新基尼的海岸忽近忽遠。我看見那些崢嶸的高山一重一重退入文明人類絕無插足的內地，

不覺眉飛色舞。那裏既有食火雞及樹棲袋鼠，那黑林中又有地球上最奇特最美麗的鳥類——各種風鳥。我的希望以爲再過幾日以後，即可從事搜尋這些鳥獸，以及連帶的美麗昆蟲。無奈一連幾日都是靜風和迎面的微風，直至四月十日乃有微微的西風，入夜以後，繼以暴風。次日早晨，我們進入多雷港口，靠近曼息喃（Mansinam）小島下錨，島上住有兩個德國教士，奧托（Otto）及給斯勒（Geisler）兩先生。奧托先生立刻上船歡迎我們，邀請我們上岸到他家裏早餐。於是他把我們介紹給給斯勒先生（他害着腳腫的膿腫病，已在家中墊居六個月）及其夫人（年輕的德婦，過來只有三個月）。可惜這位夫人不能說馬來語或英語，我們雖則據實稱美她所治的早餐，她也只能猜測我們的語氣而已。

這兩位教士很有爲，對於蠻民最爲有益。他們來此已有二年左右，奧托先生又已熟習巴布亞語，並已着手轉譯聖經的幾部分。無奈巴布亞語過於簡陋，他不得不撻用大宗的馬來字；並且聖經的道理能否灌輸於文明程度這樣低下的人們，不免也很可疑。目前所有名目上的信徒只有少數的婦人；又有少數的小孩入校讀書，但少進步。這種傳教有一點我認爲事實上不免妨害傳教的

道德。教士們薪俸微薄，許其經商自給，他們爲着謀利起見，當然要照賤買貴賣的原則做去。此間土人正與各地蠻民相似，對於將來毫不措意，收入小宗的穀米以後，卽以大部分出賣於教士們，用以交換小刀，手斧，烟葉，或其他任何所需的物件。幾個月以後，濕季到來，食物缺少，他們又將穀米買回，以玳瑁，海參，野荳蔻，或其他產品持來交換。教士們對於這種穀米，在出賣時當然比收買時要提高價格，這本是十二分正當的；並且這種買賣在大體上完全有利於土人，否則土人在食物豐富時不免盡量糟蹋，等到後來只好挨餓。但是土人不能用這種眼光觀察這種買賣。他們看待這班經商的教士一定有些懷疑，一定不會覺得教士們全無營利的性質。無論那個教士如果想像改進蠻民的生活，必須先在行動方面能使蠻民深信他來到他們中間，只求他們的公益，不謀自身的私利。所以他的行動須和別人不同，不宜經商，不宜取利，而宜救恤窮人。如果他能夠自合於某程度的土俗，從中指示各種土俗逐漸改良的方法，以求更合於衛生與雅觀，則對於土俗的改革自有成效可說。如果有少數努力熱心的人們這樣做去，即使遇着最低等的野蠻民族，大約也可以實現道德的改進，至於經商的教士們單說耶穌所說的話，不做耶穌所做的事，則其成績不過贈送蠻民一些膚淺的教

義而已。

多雷港位於美麗的海灣中，有一邊海岸在極端處高聳而外伸，更有二三小島合成護風的拋錨所。我們到港時，港內只有一隻荷蘭的雙桅方帆船，裝載某隻軍用輪船所用的煤，那隻輪船正沿新基尼海岸從事探檢的航行，藉以覓定殖民地的地點。我們在黃昏時前往煤船上參觀，並在多雷村起岸，尋覓我自己造屋的地址。奧托先生和一些土頭目商定次日派遣人夫斬伐樹木、藤、竹。

曼息喃與多雷二村很有一些新奇的景象。房屋一概造在水中，通以粗糙的長橋。屋身很低，屋頂剛像底面向上的小船。架造橋、屋、與臺的樁柱簡直都是彎曲的棒條，排列毫無規則，彷彿都要顛覆一般。地板也用棒條鋪成，雜亂疏鬆，幾乎不能行走。牆壁用着板塊、舊船、破蓆、棕葉篷、棕欄葉拼湊成功，破陋的情形可以想像而得。有許多房屋，簷下掛着骷髏，就是他們和內地野蠻的阿爾法克人（Arfaks）戰爭的戰利品，因為阿爾法克人常來攻擊他們。有一座大船形的會議室架在比較粗大的樁柱上，每個柱頭都有粗惡的彫刻代表裸體的男人或女人，而在進口前面的臺上還有更加粗惡的彫刻。來伊爾爵士的人類之古初（Antiquity of Man）在封面上所畫古代湖居的村落，大

半都用這個多雷村做藍本；不過所畫建築方面極端的整齊則爲藍本所無，大約實際的湖村也沒有那樣整齊。

這些陋舍的住民和克厄阿盧兩地的島民很是相似，並且有許多很是優秀，長身壯健，面貌姣好，鼻很大，成鷹嘴形，膚色深棕，往往近黑，滿頭的髮髮形如拖帚，似比他處更爲普通，且又自認爲裝飾之具，常以六齒的長竹叉插入髮內作爲梳篦；暇時常用這個竹梳殷勤梳髮。不過大多數僅有羊毛質的短髮，似乎不能發展到這種程度。這種樣子的頭髮在南美洲印第安人與黑人的混合種中間也有出現。這可以算作巴布亞人是一種混合民族的表示嗎？

我到此以後的頭三天，一天到晚忙着造屋，由手下傭人及一打巴布亞人相助。使喚這一打工人作工最是爲難，因爲他們絕無一人能說半句馬來語；我們必須指手劃腳的做盡啞劇，纔能使喚他們作工。遇着木柱缺用的時候，雖則所缺不多，只消有兩個工人儘可斫取而來，但是他們懂曉我們的啞劇以後，即有六人或八人一定要一同前去，我們即使有別些事務用着他們幫忙，他們也不理睬。有一天早上，他們來了十人，只帶一把柴刀，雖則明知我們絕未預備一把柴刀。我所擇的地址

離開海岸約二百碼，剛在一片高地上，靠近一條從多雷村通到田園和森林的主要路徑。近在二十碼內有一小溪，可飲可浴。地上僅有低莽，必須加以淨除，而在近處即有若干優美的林木，我們砍下周圍二十碼光景的樹林，使其透光通氣。所造之屋約長二十呎，闊十五呎，全用木料，地板用竹，單門用篷，有一大窗可以遠看海面，窗下擺設一桌，桌旁擺設一床，隔成一間小房，供我個人使用。我買入土人的若干大棕葉簾，做成絕妙的圍牆；我自己所帶的樹葉簾鋪在屋頂，等到棕葉簾做好以後，立刻用篷蓋上。屋後有一小舍用爲灶間，蓋以屋頂，設置一凳，以備手下傭人坐下剝割鳥獸。一切完功以後，我的物件糧草逐一搬來，擺佈妥當，再用小刀柴刀支給巴布亞工人的工資。次日我們的雙桅小船向着進東諸島出發，而我從此居然做着新基尼大島惟一的歐洲僑民。

我們對着土人不免有些顧忌，所以當初都拿實彈的鎗放在身邊睡覺，並且派人看守；但在幾日以後，看看土人倒也和善，並且覺得他們一定不敢進攻我們五個備有武器的人，所以不再介意。我們還有一二日的工程要做，一要填補孔隙，二要裝置內外擺放標本的架子，三要開闢小徑通下水邊，並要清除屋前一片乾燥的空地。

十七日，輪船未到，煤船離港，——因已依照契約，在此守候一個月了。這一日，我的獵手們初次出門射擊，射得一隻壯美的有冠鴿（*Crown Pigeon*）和幾隻普通的鳥類回家。次日，他們更有成績，獲得一隻羽毛豐滿的風鳥，一對精緻的巴布亞刷舌鸚（原註學名：*Lorius domicella*），四隻其他的刷舌鸚和小長尾鸚，一隻白頭翁（*Grackle* 原註學名：*Gracula dumonti*）一隻魚狗（*Kinghunter* 原註學名：*Dacelo gaudichaudi*）一隻尾如網球拍的魚狗（學名：*Tanyptera salata*）以及二三隻其他較不美麗的鳥類。我親往多雷背後阜上的村莊，帶去一些布、刀和細珠。交歡村上的頭目，請他派些土人替我捕捉或射擊鳥類。村屋散在各片荒蕪的墾地中間。我所到的兩座村屋有一條正中的通路，兩旁枝出短通路通入二室，每一室住着一家，就是一座村屋。兩屋架在樁上，離地至少有十五呎，都是粗陋不堪，有些小通路的棒條湊成的地板露出許多孔隙，小孩們難免從孔隙中跌下來。村民似乎比多雷村人醜陋些。他們顯然是這部分新基尼的土著，住在內地，專以耕種狩獵爲生。至於多雷人則住在海濱，做着漁夫及小商人，本由他處遷居而來，故有殖民的性質。這些山居人就是所稱「阿爾法克人」，在體態上大有不同。他們通常都是黑色，但是有些卻

是棕色，和馬來人相似。頭髮雖則多少總有鬚曲，但是有時短而糾結，並不鬆長如羊毛；這似乎是一種先天的差別，並不是人工的結果。他們幾乎有半數害着皮膚病。那老頭目受了我的禮物似乎很高興，說是（由我所帶的翻譯員傳話）我手下人過來射擊時，他可以保護他們，又說可以替我得些鳥獸。他們在談話時吸着自種的煙葉，煙管用一塊木料鑿成，有一條直豎的長柄。

我們初到多雷時，約在濕季的末尾，到處十分潮濕。土人對於路徑毫不注意，兩旁叢草往往跨覆路上，到處積蓄極多的水泥。這對裸體的巴布亞人並無妨害。他跋涉過去以後，遇有水道即可洗濯乾淨；只有我穿起靴袴，每日早晨要插足在沒漆的水泥孔內，真是可厭已極。我帶來的樵夫，到此不久就害了病，否則遇有難走的地方不妨叫他開闢新徑。起初十天的下午及全夜常雨不止；但是我們趁着晴朗的幾小時殷勤出門，倒也採集不少的鳥類和昆蟲，其中大半會為雷森 (Lesson) 在遊歷中所採集，其餘卻有許多新種。無奈多雷似乎並不是出產風鳥的地點，土人絕無一人慣於保存風鳥。多雷所賣的風鳥都從安柏巴啓 (Amberbaki) 過來，約在迤西一百哩，多雷人都往那裏做買賣。

海灣上小島的沿岸都是低地，似由新近上升的珊瑚礁構成，到處露出大堆近於原形的珊瑚。我屋後的脊岡延長到海岸的尖端，也完全是珊瑚岩，雖則深坑確有成層的基礎的痕迹，並且珊瑚岩本身也格外緻密而結晶。所以這一帶脊岡大約起源較古，至於低地與各小島則由一次比較新近的上升而出現。在海灣的對岸聳出大堆的阿爾法克高山（Arfaik mountains），據法國航海家所說，約有一萬呎高，住着野蠻民族。多雷人很怕這些野蠻民族，往往受他們的攻擊和劫掠，屋外掛有他們的幾個骷髏。多雷的男孩們如果看見我走入那些高山前面的各處森林，就要在我背後高喊『阿爾法啓！阿爾法啓！』（“Arfaki Arfaki”）剛和四十年左近以前在雷森背後高喊一般。

五月十五日，荷蘭的軍用輪船厄特那（Etna）到港，因為煤已運走，只得停下等候煤船運回。厄特那的艦長原知煤船何時可到，幾日可停，本可及時趕回，只因心中以為煤船總會等他，所以並不急急趕到。這隻輪船剛在我屋對面下錨，因此我可以聽見半小時一次的鐘聲，在寂靜的森林中很是悅耳。艦長、醫官、工程師，以及別些職員常來看我；他們的手下人常到溪上洗衣，替圖阿酋長的公子又常帶同一二伴侶來洗澡；除此以外我卻少見他們的面，並且客人的煩擾也不像我所預料

的那樣利害。這時候天氣開始晴朗，但是鳥類和昆蟲並不比從前豐富許多，新奇的鳥類尤其缺少。風鳥除出普通的一種以外簡直一無所遇，對於雷森在此所獲幾種精緻的鳥類，我們雖則仍在搜尋，也都徒勞無功。昆蟲頗為豐富，但在平均上不及安波衣拿的那樣精緻，因此我不得不認定多雷不是一個良好的採集地。蝴蝶很是稀少，並且大半都和從前我在阿盧所獲的種類相同。

其他各目昆蟲當中最古怪的有一羣「有角蒼蠅」(horned flies)，我從墮樹及敗幹上捉得四種。這些奇異的蒼蠅已由散得茲先生(Mr. W. W. Saunders)描述為一新屬，取名(Elaphomia)。——即「鹿蠅」(Deer-flies)——長約半吋，軀幹纖小，而腳甚長，常將軀幹高高擡起。前肢頗短，往往向前直伸，儼如觸角。頭上的角從眼下伸出，似由眼窠下部延長而成。其中最大最奇的一種取名(Elaphomia cervicornis)——即「鹿角蠅」(Stag-horned deer-fly)——其角幾與軀幹等長，有兩分枝，在分枝處相近又有兩枚小枝樁(snags)，故與鹿角相似。角為黑色，其尖端為灰色，而軀幹與腳則為黃棕色，眼(活時)為藍紫色及綠色。其次的一種(原註學名：Elaphomia wallacei)為暗棕色，而有黃色的帶紋及斑紋。角長約當軀幹三分之一，闊大扁平，為伸長的三角形。

作粉紅色，鑲以黑緣，中央有一灰色條紋。面部也是粉紅色，眼是紫粉紅色，且有綠色條紋，在外觀上很是雅緻新奇。第三種（學名：*Elaphomia alaicornis* 原註即「麋角蠅」[*elk-horned deer-fly*])比以上兩種稍小，色彩則與第二種相似。角很顯異，突然擴大為扁片，外緣鑲有硬齒，顯與麋角相似，故即取名為「麋角蠅」。色彩淡黃，鑲以棕色邊緣，上部三齒的尖端則為黑色。第四種（學名：*Elaphomia brevicornis* 原註即「短角蠅」[*short-horned deer-fly*])則與以上三種大不相同。牠在形態上更為剛強，近於黑色，腹部的基部有一黃色圈；翅上有暗色條紋，頭部扁闊，生出眇小的扁角，角心為灰色，其餘全為黑色，剛像以上兩種角的雛形。然而以上四種蒼蠅的雌體卻無出角的痕迹，並且散得茲先生又將一種雌雄體一律無角的蒼蠅（學名：*Elaphomia polita*）列為同屬。這一種呈出光亮的黑色，在形態上大小上都和「短角蠅」相似。書上所描的圖形代表這些昆蟲的原形和常態。

土人罕有標本持來。他們真是可憐蟲，少有射得鳥，豬，袋鼠，或懶怠的東方鼯。樹棲袋鼠原在此處發現，但是一定很少，因為我的獵手逐日出門搜索森林，竟不曾看見過一次。白鸚，刷舌鸚，及小長

尾鴨確是惟一普通的鳥類。鴿也不多，不過偶然卻有精緻的有冠鴿得來，我們對於食品正苦缺少，這種鴿肉當然是我們所歡迎的。

剛在輪船到港以前，我在墮樹中間（我獵取昆蟲的最好場所）攀爬的結果，腳踝受傷，變成難治的腳瘡，（在熱帶中往往如此）使我蟄居家中若干日。腳瘡治好以後，又發腳上內部的掀腫，我聽醫官的話，時時敷上糊藥，四五日後，腳腫上部的腫上發出一個利害的掀腫瘤。這個腫瘤必須加以醫治，加以針刺，敷以軟膏及糊藥，無奈經過若干星期仍不見好，不免使我大為灰心——因為後來天氣也開晴了，眼看巨蝶飛過門前，想到此時每日正可獲得二三十種新種的昆蟲，真是可惱已極。況且這裏又是新基尼！這新基尼我自己也許不能再來，從前又不曾有過博物學者多時的駐足，而所產新奇美麗的物種則比地球上任何部分都要繁夥些。一天到晚，我坐在小舍裏面，沒有拐杖不能走動一步，只有每日下午獵手們所持入的鳥類，以及德拿特樵夫拉哈季所捉來的少數昆蟲，（他現在每日代我出門，但他當然不能捉得我所能捉的四分之一）可以慰藉我的煩惱；並且手下一切傭人多少都害着病，有的害着熱病，有的害着痢疾或瘡疾；有一次除我以外還有三個傭

人害着重病，只有一個廚子健適，整天只夠伺候我們。替圖阿的會長與班達的駐使都住在輪船上，正在尋覓風鳥，四面差人搜羅，以致我想得些稀罕鳥類的本地鳥皮也沒機會；並且多雷人出賣的鳥獸，昆蟲也都送到輪船上去，因為那裏可以銷售各種東西，又能拿出種類更多的物件來交換。

我受了一個月的禁錮以後，纔能稍稍出外，同時僱得一隻小船和六名船夫運送阿理和拉哈季到安柏巴啓去，再在一個月後運送他們回來。我委託阿理購買風鳥，並射擊和剝製其他一切稀罕的或新奇的鳥類；委託拉哈季採集昆蟲——我想那裏的昆蟲也許比多雷豐富些。我開始出門搜尋昆蟲的時候，我在鄰近一帶發現一個大變化，一個對我很合意的變化。當我害病的時期，有一隻帆船（輪船的附屬船，追隨輪船到港）的水手和爪哇兵砍下大樹，且鋸且剖，以充燃料，將來煤船即使不返，輪船也可用以代煤生火以返安波衣拿。他們又在森林中闢出許多又闊又直的道路通到各方，土人看了以後簡直莫名其妙。因此林中道路縱橫，又有大宗砍倒的樹木，正可在此搜尋昆蟲；爭奈林中雖有這些優點，昆蟲卻沒有從前我在薩拉瓦克，或安波衣拿，或巴羌各地所見的那樣豐富，足見多雷的確不是良好的地點。不過這一層卻很可能，就是稍入內地幾哩以後，脫離新近上

升的珊瑚岩和海洋空氣的影響，即有着實更爲豐富的昆蟲可以收穫。

某日下午，我往輪船上答訪艦長，他取出一個副官在本島南岸及阿爾法克高山（他們曾往該處旅行）所作若干精美的寫生畫給我觀看。從這些繪畫和艦長的描述看來，阿爾法克人似乎和多雷人相似，至於雷森所說住在內地的直髮民族（*Straight-haired race*），他們竟完全沒有提起，不過那種民族實在不會有人見過一面，雷森的報告也許由於誤會而來。艦長告訴我，他對本島南岸的一部分已有詳細的調查，只消煤一運到，立刻就要駛往東經一百四十一度的洪保德灣（*Humboldt Bay*）——那是荷蘭在新基尼所要求的界線。我在附屬船上遇着一位同業的博物學者，他是德國人，名叫洛增柏（*Rosenbery*），充當調查團的製圖員。他帶有兩個工人射擊並剝製鳥類，已向土人買得幾張稀罕的鳥皮。其中有一對優越的「長尾風鳥」（*Paradise Pie*，原註學名：*Astrapia nigra*），保存頗佳。這一對風鳥從佐比島（*Jobie*）運來，也許就是佐比的土產，因爲佐比當然是那更稀罕的有冠鴿（原註學名：*Goura steurii*）的產地，那種有冠鴿有一隻活的，在船上從佐比運來出賣。不過佐比卻是凶險的地方，水手們在岸上往往被戕，有時船隻也要被攻。

在佐比對面新基尼本島的宛丹門 (Wandammen) 據說鳥類極多，但比佐比還要凶險。這兩個地方，我若冒險前往，我的性命大約不能保留一星期。在輪船上有一對活的樹棲袋鼠。這種袋鼠和地棲袋鼠主要的區別在於尾上多毛，尾的基部並不粗大，尾也不用作支持物；再則在於前肢的健爪用以攀爬樹木，並抓取所喫的樹葉。牠們行動時以後肢短跳而前，似乎並不特別適宜於爬樹。有人猜測這種袋鼠是特別適應新基尼卑濕森林的動物，所以牠的形態和普通單適應旱地的袋鼠不同。厄爾溫座爾先生 (Mr. Windsor Earl) 對於這種理論發揮很多，不幸事實上樹棲袋鼠大概發現於新基尼的北半島，這個半島全由大山小阜構成，絕少平地，而低窪的阿盧羣島所產的袋鼠（原註學名：*Dorcopsis asiaticus*）卻是地棲的種類。我以為只有這個猜測似乎較為可能，就是樹棲袋鼠已在新基尼的廣漠森林中蛻變為能喫樹葉，因為這些森林就是新基尼和澳大利亞不同的所在。

六月五日，煤船從安波衣拿駛回，添運輸船所需的一些新用品。多半已經裝上輪船的柴料現在重新卸下，再把煤船所運的煤逐一裝上輪船，於是輪船與其附屬船在十七日向着洪保德灣出

發。因此，我們又再安靜一些，並且買得一點食品；因為他們停留這裏的時候，土人所有魚類或蔬菜一概賣給他們，我往往須用一隻小長尾鸚當作兩餐。阿理和拉哈季現在已從安柏巴啓回來，無奈他們幾乎毫無所得。他們曾經到過若干村莊，甚且到過兩天遠路的內地，但是看不見有風鳥的鳥皮出賣，只有極少數的普通的一種。各處所見的鳥類都和多雷相同，且比多雷更少。近海的各處土人絕不射擊或配置風鳥，他們所有的風鳥都從遼遠的內地渡越二三重高山一村一村的傳遞而來，用着貨物交換的方法一直傳遞到海。多雷土人都向內地購買風鳥，買回以後，轉賣於部季斯或德拿特商人。所以旅行家想往沿岸某處可買稀罕風鳥的特別地點，向那土人購買新鮮的標本，實在是絕無希望的；並且從此可見任何一處的這些風鳥都是不多，試看安柏巴啓這個有名的區域，已獲的種類至少雖有五六種，而在本年卻沒有一隻比較稀罕的風鳥得來。因為一切稀罕的風鳥當然可以賣到替圖阿的酋長手中，但是他本年所買的卻只有普通的黃色風鳥。我想這一層是可能的，就是如果在多雷多住幾時，向內多走幾哩，也許可以發現若干比較稀罕的種類，因為我現在已經獲得單單一隻胸部現出鱗形的（*Ptiloris magnificus*）的雌鳥。我在德拿特時聽說有一種

黑色的王風鳥，既有普通風鳥的美麗絨毛以及卷曲的鳥尾，而其餘一切羽毛則呈光亮的黑色；這在歐洲當然還沒有人知道。多雷人聽了我的描述以後，雖然認識其他大半的種類，而對於這一種卻也絕無所知。

輪船出發以後，我害起利害的熱病。我在一星期內把牠治好，卻又害起全部口腔，以及舌齦的劇痛，以致多日不能咀嚼固體的食品，只得專喫流動的食品。同時有兩個傭人也再害病，一個熱病，一個痢疾，都很利害。我用身邊小宗的藥品盡力醫治他們，但是他們病了幾個星期，直至六月二十六日，可憐朱馬特竟病死了。他大概是部頓人，年十八歲，性情沉靜，不很活潑，做事十分認真。我的傭人都是回教徒，所以我許他們依照回教的儀式給他埋葬，再給他們一點新棉布做起一件壽衣。

七月六日，輪船從東方駛回。就普通的情形說，這時候的天氣應該晴明乾燥，但是依舊十二分潮濕。我們缺少食品，大家害病，熱病，傷寒，和痢疾不斷的纏擾我們，因此，我很想即時離開新基尼厄。特那的艦長過來看我，向我報告旅行的情形，十分有趣。他們曾在洪保德灣停留若干日，看見那個海灣比多雷更加美麗有趣，港口也更良好。土人很是質樸，除出迷途的捕鯨船以外罕有外地人過

往，並且身心兩方面都比多雷人好些。他們裸體度日。房屋有些架在水上，有些造在內地，一律整潔完固；田野犁闢，各以清潔開朗的路徑相通，與多雷大不相同。厄特那初到那裏的時候，他們駕駛許多小船預備對抗，以手彎弓，表示厄特那如果近岸，他們就要放箭。厄特那的艦長臨機應變，表示屈服，拿些贈品拋上岸去，再經過二三次波折以後，厄特那的船員即能上岸行走，並且獲得果蔬的供應。他們對着土人都用記號示意，因為他們所帶多雷的翻譯員完全不懂這些土人的語言。他們不會獲得新奇的鳥獸，但是風鳥的羽毛卻有土人用作裝飾品，足見風鳥在這個方向蔓延很遠，也許蔓延於新基尼全島。

文明程度這樣低下的人類對於藝術竟有初步的愛好，倒是一種古怪的事實。這裏多雷的土人可以說是大彫刻家和畫家。他們住屋的外部凡是有板的各處都彫出粗陋而顯異的圖形。小船的船頭恰似高聳的鳥喙，飾以大簇木頭彫成的珠粒細工，往往十分精緻。船頭的尖喙往往彫出人形，頭上飾以食火雞的羽毛，摹仿巴布亞人拖箒形的頭髮。釣線的浮子，製陶器時用以搗勻粘土的木槌，盛煙葉的匣子，以及其他家內的用具，都彫刻着精緻的並且往往優美的花紋。如果我們未曾

發覺這種嗜好和這種技術原可以 and 極端的野蠻並行不悖，我們簡直不會相信這些多雷人對於其他各種事件完全缺乏整齊、舒適、或恰當的意識。然而事實上竟是如此。他們住在最污穢最破陋的茅舍當中，絕無各種可稱家具的物件；並無一几，一凳，或一板，更無刷子；他們所穿的衣服常為污穢的樹皮，或破布，或袋布。在他們逐日往來田園所經的路徑上，似乎並無一條橫生的樹枝或荆棘曾經有人斬除，所以你必须鑽過濃密的植物，爬過墮樹和荆棘，涉過永不乾涸的泥濘——因為陽光不能射入。他們的食物幾乎全是草根和蔬菜，魚或鳥獸都被他們看做難得的奢侈品，所以他們時常害着各種皮膚病，小孩們尤其滿身生着瘡毒。所以他們如果不是蠻民，試問世界上還有誰是蠻民呢？但是這些蠻民簡直個個愛好美術。他們利用閑暇的時間製造各種精美的作品，這些作品即使列在我們美術學校中也會享受大家的讚美哩！

我住在新基尼島上較後一期所遇的天氣很是潮濕，鳥類更加缺少，我惟一的射鳥工人又有疾病，所以我只得專門採集昆蟲。我在晴朗的時間努力工作，每日獲得小宗的新種。每一株敗樹和墮幹都經過再三搜索，並在若干砍倒的樹木所有殘留的敗葉中間尋得大宗纖小的鞘翅類。嗣

後我雖不會看見婆羅洲那樣豐富的魁偉精緻的甲蟲，但在此處卻已獲得大宗的種類。我在頭二三個星期尋出最好的地點時，每日可得三十種上下的甲蟲，又有半數上下的蝴蝶，以及其他各目的少數昆蟲。此後直到最後一星期爲止，我每日平均獲得四十九種。我在五月三十一日竟得七八種，大半都從枯樹中間和腐敗的樹皮底下覓來，真是前此所未曾有。每逢晴天我遠登小阜，並往土人的各片栽植地，沿途捕捉各種不很普通的動物，也許即可獲得六十種左右；而在六月末尾一日，我竟獲得九十五種甲蟲，更是空前絕後的一日。那日天氣晴朗炎熱，我專在歷次發現的最好的地點撲擊乾枯的葉叢，檢查腐敗的樹皮。我從上午十時出門，直到下午三時回家，在家中費去六小時把一切標本處理妥當。我在此地雖已逐日採集了兩個半月，得了八百多種的鞘翅類，但是這一天的工作竟添出三十二種新種。其中有四種「長鬚甲蟲」，二種蚊科，七種隱翅蟲科，七種象蟲科，一十種〔*Copridae*〕，四種金花蟲科，三種異節類，一種「叩頭蟲屬」〔*Blaber*〕，及一種「吉丁蟲屬」〔*Buprestis*〕。再則我在最後出門採集的一日竟又獲得十六種新種。所以三個月來我在多雷這一方哩有零的地面上雖已採集一千種以上的甲蟲，但是不敢自信這個數目可以代表這片地面

實際上所產種類的半數，或者代表任何一個方向二十方哩以內所產種類的四分之一。

七月二十二日，雙桅船赫斯忒赫勒拿到港，再過五日，我們乃與多雷作別而行，心中頗無留戀，因我在此所受的挫折超過以前所遊的各地。不斷的下雨，不斷的害病，難得的滋補食品，以及蚊蠅的侵擾（比我以前所受任何害蟲的侵擾都要利害些），已經使我難堪；何況採集方面又不能有多大的成績可以補償呢？這一番新基尼的遊歷雖抱滿腔希望而來，乃竟失望而去。一切產物不能比阿盧羣島好得許多，反而幾乎都要壞得許多。我不但得不到一些比較稀罕的風鳥，甚且看不見一隻這種風鳥，得不到一隻極端精緻的任何鳥類或昆蟲。然而我卻不能否認多雷的螞蟻十分豐富。其中有一種纖小的黑螞蟻尤為繁殖。一切灌木和喬木幾乎都攢聚着這種螞蟻，牠們的紙質大窠到處可以看見。我的住屋造好以後，牠們立刻就來佔據，在屋頂上築一大窠，又造紙質隧道沿柱而下。我把昆蟲擺在桌上從事配置的時候，牠們蜂擁而來，居然在我面前攆走昆蟲，甚且把卡片上膠牢的昆蟲撕開。牠們不斷的爬到我手上面，鑽入髮內，任意在我身上行走，除非牠們開始咬我的時候，我總不覺得什麼痛癢，牠們每次遇着前進的任何阻礙，就要狠狠的開咬，我一再跳起

來，急忙脫下衣服，驅除牠們。牠們又要惠顧我的臥床，所以我在夜間也難安睡。我可以斷定自己住在多雷的三個半月絕對沒有一個小時完全脫離了牠們。牠們雖然沒有其他許多種類那樣貪食，但是數目衆多，並且無處不在，簡直使我防不勝防。

再就蒼蠅而論，最可厭的有一種大青蠅或大蒼蠅。這些蒼蠅看見我的鳥皮攤開，立刻蜂擁而來，在毛羽上遺下大堆的卵子，如果疏忽過去，次日即可變蛆。這些卵子產在羽毛當中，或在翼下，或在接觸曬板的羽下，有時幾小時所產大堆的卵子竟把鳥皮從曬板上擡高半吋；並且這些卵子粘牢羽毛的絨維，要把牠們弄開真是麻煩已極。我在其他各地從不會有過這樣討厭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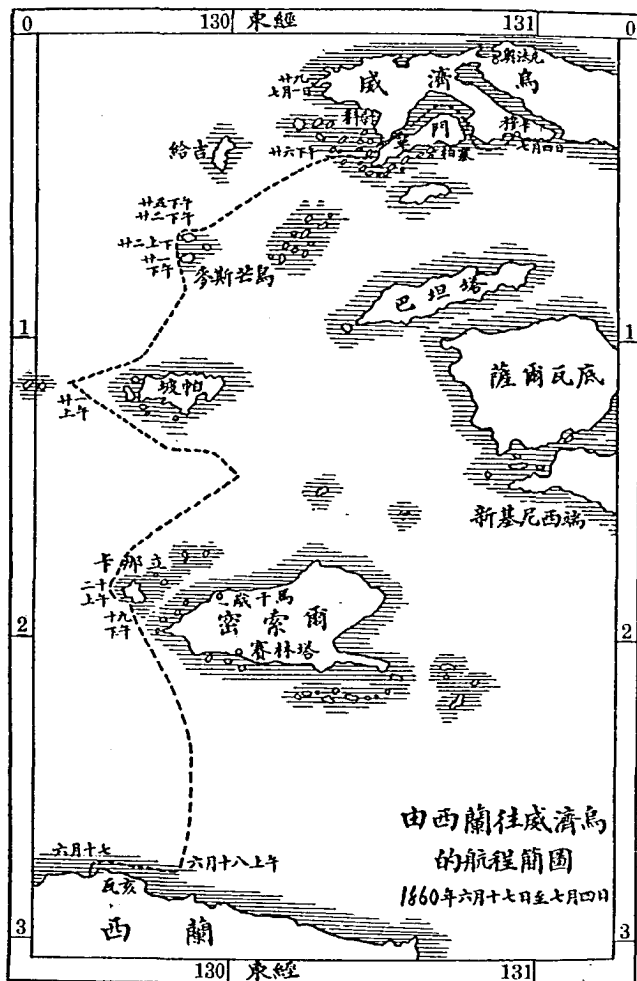
我們於二十九日離開多雷，以爲這次歸航一定很快，因爲這時候應該有穩定的南風和東風。不料沿途都是靜風和西方微風，經過十七日的航程，方纔到達德拿特，計程僅有五百哩，若在平均的風向，只消五日就夠了。我回到自己舒服的住宅，再有牛乳可以沖茶沖咖啡，又有新鮮的麵包和乳油以及肥美的家禽和魚類可以佐餐，真是享福不少。這次新基尼的旅行已經弄得我們精疲力竭，所以我決意要在此將息一番再作道理。隨後我往濟盧盧和巴羌的旅行早已敘述過了，現在只

消報告自己遊歷威濟島的情形，威濟島就是我最後往尋風鳥的巴布亞地域。

第八章 由西蘭航往威濟島（一八六〇年六月及七月）

我在第五編第七章已經說過自己到過瓦亥，再從瓦亥前往密索爾及威濟島，只因密索爾威濟島兩島屬於巴布亞地域，所以遊歷的報告列在新基尼主島的報告以後。現在我從瓦亥出發說起：這次出發把各種必需的物件帶給我的助手阿倫先生——他在密索爾的賽林塔相候——再從賽林塔前往威濟島。記住我這次航行係乘一隻小普牢船，就是我從前買到哥蘭配置妥當的普牢船；再則我被手下的水手們棄在西蘭岸邊以後，我已再在瓦亥僱得四名水手，此外還有一名安波衣拿的獵手。

西蘭和密索爾之間有六十哩的大海，並且沿海吹着猛烈的正東季候風，所以不能迎風航駛的普牢船要想穿渡過去，不免有些礙手。為求充分的風壓（*sewa*）起見，我們先從瓦亥向東趁着陸地的微風傍岸航行；但在次日上午（六月十八日）尚未航出我所指望的距離。我的領港人——一個有經驗的老水手，名叫谷魯蘭坡科（*Gurulangoko*）——向我切實的說，海上有一種向東的



海流，我們不難航往密索爾的賽林塔。我們離岸以後，風勢加強，海浪頗大，我這短小的船隻頗簸不定。在日落時我們尚未渡到中途，而密索爾則已顯然可見。我們晝夜前行，直至拂曉一看，方知夜間向西斜上，這顯然由於領港人時時打盹而不能常使船隻充分迎風所致。我們分明看見高山，但已顯然不能到達賽林塔，即想駛到密索爾的極西端也頗爲難。這時候風浪很大，我們的普牢船不斷的被波浪衝到下風一邊，經過疲勞的一日以後，依舊不能靠近密索爾，大約只能到達密索爾西北方相距十哩光景的波羅卡那立島（Polo Kanary）。由是我們也許可以等候順風駛往密索爾北岸的威干馬（Waigamma），再從威干馬乘一小舟往會阿倫。

夜間九時左右，我們果然駛到波羅卡那立的下風處，進入平靜的海面，真是十二分滿意，因爲我已害病，很不舒服，自從上一日早晨以來幾乎沒有喫過東西。我們慢慢的靠近岸邊，自謂不久即可下錨，泡起咖啡，煮成晚餐，安然入睡，不料風勢驟停，我們只得取槳划船。等到我們離岸只有二百碼光景的時候，我看見各水手雖則盡力划船，似乎也並不近岸一點，實際上反而漂到西方，並且船身不肯服從船舵，時時傾向下風一邊，我們費盡力氣方纔把牠收回。再過一會，我們聽見一種宏大

的漣波之聲，方知船身陷入無可挽回的海流當中；水手們拋下船槳，自嘆絕望，船身在幾分鐘內漂出下風一邊的海面來，從此永無到達密索爾的機會！我們升起船頭的三角帆，乘風航行，直到次日晨間，離島只有幾哩，但是風向這樣穩定，我們萬難駛回島岸來。

現在我們向北航行，希望不久即有比較偏北的風向。午時相近，海面着實更爲平穩，我們趁着南南東（S. S. E.）的風向，向着薩爾瓦底航行，我希望從此可往薩爾瓦底僱起一隻小船把糧食什物運給密索爾的阿倫先生。不料這種風向並不久長，反而變成靜風；隨後吹起輕微的西風，罩上黑暗的層雲，再賜我們到達密索爾的希望。但是頃刻以後，我們依舊失望。東南東的暴風開始再吹，並且全夜吹着不規則的疾風，加以一種短促的逆浪，船身的顛簸很是利害，因此我們陸續收回我們的風帆，直到後來，只得單用船頭的三角帆航行，以免船身的傾覆。過了悽慘驚惶的一夜以後，我們已經漂到坡帕島（Poppa）以西，於是風再略爲偏南，我們張開全帆以求到達坡帕。無奈我們依舊不能奏功，結果只是挨往西北方去，其時再有大風從東南東吹來，於是我們想找一處等候好風的希望完全落空。這是對我關係重大的一件事情，因爲阿倫查理士在賽林塔等我不着，也許回到

瓦亥知道我早已出發，而在出發以後卻完全沒有音信，那末他將如何是好呢？他簡直不會想到我們這樣錯過四十哩長的密索爾島的事件，他總以為我們的小船也許已經沉沒了，否則我手下的水手們也許已經把我殺死帶着小船跑開了。但是我在事實上既已不能到他那裏，我只有直截了當的趕到威濟島，預料我們總可以遇着一些商人，那些商人也許可以代我向他傳達平安的消息。

我從地圖上看出自成一組的三個小島位於坡帕以北二十五哩，遂即決意在可能的情形之下要停在那裏一兩天。我們擺佈船頭向着東北偏北；但是東方涌來的猛浪不斷的打擊船身使牠離開航線，並且船身又這樣偏向下風一邊，所以我們想到達那三個小島簡直十分喫力。要想保持船頭朝着最好的方向，既不宜過於近風以致停滯不前，又不可過於離風以致遠向下風一邊，真是一種精細的工作。我時時親自指導舵手，果然在日落時航到一島南端的下風處拋錨。但是拋錨所絕對不好，因有珊瑚的裾礁在低潮時乾涸無水，我們只得在裾礁以外散布着大堆珊瑚的海底上拋錨。我們已經在一隻無甲板的小船內整整過了顛簸震蕩的四日，並且失望憂鬱的四日，所以有了這一夜比較的平安真是享福不少。那老年的領港人從不曾有一小時以上一次的離開舵位。

每一次只有片刻的小睡；所以我決意要在次日早晨尋覓一個安穩便利的港口，靠在港岸休息一日。

等到早晨一看，我們倒須繞過一個岩嘴，我吩咐水手們上岸斫取藤索，用以維繫船身，以免再被漂開，因為風向正和海岸相反。不幸我竟為領港人及全體水手所支配，因為他們大家聲言划船繞過岩嘴最是容易，只消幾分鐘即可辦好。於是他們拔起船錨，掛起船頭的三角帆，開始划槳；但是果然逃不出我所怕的一層，船身竟從岸邊漂開很快，於是我們只得拋錨於較深的海中，離岸着實更遠。至此我們兩個最好的水手，一個巴布亞人，一個馬來人，泳水上岸，各攜一斧，前往叢莽內尋覓蔓藤。約在一小時後，船錨鬆放起來，並且開始拖移。我看了以後大為喫驚，但是我們拋出餘下的船錨，放出全數的錨索以後，似乎依舊十分安定。我們至此急盼上岸的水手及早回船，正在預備放錨喚回他們的時候，看見他們在海濱上並不很遠，但是同時我們的船錨又已滑動，船身逐漸漂到深水裏來。我們立刻取槳划船，但是依舊不能抵擋逆風和逆流，並且我們向岸上盡力的叫喚，竟在我們離岸很遠以前絕不發生影響，因為岸上的水手似乎正在海濱尋覓介類。但在頃刻以後，他們睜

眼看着我們，且在幾分鐘以後似乎發覺了他們所處的地位；因為他們衝下水中，彷彿要泳水過來，但又回到岸上，彷彿憚於嘗試。當初我們已經拔起船錨，以免阻礙我們的划槳；但到現在自知無能為力，遂將兩錨重復拋下，放出錨索的全長。從此船身頗為穩定，漂開很慢，我們希望岸上的水手趕快做起木排，或砍下軟樹，划水過來，因為我們離岸僅有三分之一哩。無奈他們似乎已經一半失去意識，皇皇然用手招呼，東奔西跑，後乃走入森林；我們正在逆料他們已經準備某種渡水方法的時候，忽然看見他們烹煮介類所生的火焰！他們顯然已經斷絕一切追隨我們的觀念，我們只得顧慮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

現在我們離岸約有一哩，正在兩島的中途，但已逐漸向西漂流出海，要想營救岸上的水手只有一個駛到對岸的機會。因此，我們掛起船頭的三角帆，盡力划槳；無奈風又停了，我們漂開很快，經過若干困難方纔駛到對面一島的西極端。於是留在船上的惟一水手攜帶一索，泳水上岸，用索拖船，繞過尖端，進入一處頗為安穩的拋錨所，十分護風，只因露在海浪當中，船身跳動不定。我們至此陷入悲苦的境界，既已失去兩個最好的水手，又已用盡我們的體力。船上僅有二日的淡水，這個火

山性的小岩島似乎又無淡水可以汲取。岸上那兩個水手的行動很是可疑，雖則他們有了兩把好柴刀，在一日內很可以做成一個有支架的小木排，趁着背後吹送的風向，安然渡過二哩的平海（只消他們從島上的東端出發，任憑海流的漂送），但是他們卻不一定有這種嘗試的計劃。我希望他們具有這種嘗試的識見，決意停泊到可能的長時間，供給他們以設法的機會。

我們經過煩悶的一夜，生怕船錨或藤索再有誤事。次日早晨（二十三日）看見一切都很有安穩，我即與手下兩人涉水上岸，僅有舵手和伙夫留在船上，我吩咐他們在必要時開鎗招喚。最初我們沿岸而行，後在島上東端阻於陡峻的懸崖，見有一處留着薰肉的痕跡，有一甕甲塗着油脂，又有若干柴料，其葉猶作綠色，——足見不久以前曾有船隻在此停泊。於是我們走入叢莽，斬徑登阜，而達阜頂以後，因有密林，以致一無所見。我們在歸路上砍下若干竹竿，削尖以後，在西穀樹下的低地上掘地覓水；不料我們將次動工的時候，我手下瓦亥人和易（Ho）忽然叫着自己已經尋出水來。我們走去一看，原是若干西穀樹中間的一個深孔，來在堅硬的黑黏土中，盛滿着水，其水新鮮，只因枯葉和西穀渣墮入很多，所以臭氣難堪。我們在匆忙中認為泉水或滲水，將水盡量舀出，並且舀出

十幾吊桶的污泥和垃圾，希望入夜以後可以獲得大宗的清水。於是我先上船去喫早餐，留着手下兩人做一竹排，用以運送我們上岸或下船。我快要喫完早餐的時候，錨索忽然折斷，船身撞在岩石上。幸而天氣平靜，船身並無損害。

我們撈起船錨，方知錨索全夜在珊瑚上揩擦，所以被牠割斷。如果錨索斷在夜間，我們也許已經漂出大海，失去船錨，或則船身大大受傷。等到傍晚，我們走到岸上的原孔去取水，不料大爲失望，我們只見孔底有一點污水，纔知這個深孔僅貯雨水，在目前的旱季內絕對不能再滿起來。我們想到缺水的苦楚最爲難堪，遂取這種污水盛滿水瓶使其澄清。再在本日下午，我會直往本島的南岸燒起大火，期望對面島上的那兩個水手知道我們還在這裏相候。

次日（二十四日）我決意再往岸上覓水；我們在退潮時繞過一處岩嘴，直往本島的邊界，始終看不見什麼小河的痕跡。後在回頭的路上看到一條十分狹小的乾河牀，我立刻上去探檢，雖則河牀這樣乾燥，以致我手下人都大聲說是不必上去尋水；但是上去不遠，果然在一小潭中覓得幾個「派因脫」(pin)的水。我們搜尋上去，尋遍一切孔穴和溝隙，卻再尋不出點滴的水。我差出一

個手下人回船去取大瓶和茶杯，我自己再和其餘手下人沿岸搜尋，後來尋出另外一條乾河牀的痕跡，我們跟蹤上去以後，發現兩個有蔭庇的深岩孔藏着好幾個「加倫」(gallon)的水，儘夠裝滿我們所有的水瓶，真是可喜已極。茶杯取回以後，我們欣然汲飲清潔的冷水，並且我相信在我們走開以前島上的水已經點滴無遺了。

在旁晚時有一隻頗大的普牢船出現，彷彿向着我們那兩個水手所在的小島駛去，我們希望那兩個水手也許可以被這隻普牢船看見救出，但是牠沿着海峽中心過去，並不看見我們所揭的信號。不過我到現在覺得那兩個水手的性命可以無憂。在我們這個岩島上西穀樹很是不少，在他們那個平坦的小島上大約總有若干西穀樹。他們有了柴刀，可以砍下一樹，製成西穀，並且大概可以掘得充分的水。介類既是豐富，他們很可以支持到有船靠岸的時候，或者支持到可以差人營救的時候。次日我們一面斬伐樹木，一面裝滿水瓶，預備旁晚出發。我射下一隻小刷舌鸚，和德拿特的一種普通種密切相似，又射下一隻有光輝的歐掠鳥，和西蘭馬他貝羅兩地的類似種有別。碩大的斑鳩 (wood-pigeon) 及烏鴉爲我所見其他唯一的鳥類，但我不曾獲得標本。

六月二十五日晚間八時左右，我們離岸動身，大家一齊動手，恰能升起我們的主帆。我們在夜間遇着順風，向着東北航行，次日上午已在威濟島極端以西大約二十哩，中間排列着若干島嶼。十時左右，我們不偏不倚的對着珊瑚礁前進，真是吃驚不小，幸而又得安然迴避而過。下午二時左右，我們航到一個廣漠的珊瑚礁，正在傍礁航行的時候，風卻忽然停止，我們漂到礁岸以後，方能收下笨重的主帆，雖有一部分落在船外，只好任牠自由。我們費盡辛苦，方纔離開礁岸，但到後來卻再駛入深水當中，不過四周仍有許多暗礁及島嶼。入夜以後，我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因為船上並無一人知道我們自己到得什麼所在，或者四周究有什麼危險——我們只有一個水手熟悉威濟島的海岸，卻已被棄在那個小島上。因此，我們收下一切風帆，任其漂流，因為我們距離最近的陸地還有幾哩。但有微風吹起，約在半夜時分又見我們自己撞上一個珊瑚礁。天氣既是黑暗，我們所處的地位毫不自知，只得憑着揣測以求迴避，如果風勢稍大，我們也許已經撞成碎粉。約在半小時後，我們果然迴避而過，即在暗礁的邊緣下錨，以待天明。次日（二十七日）天明以後，看見船身並不受傷，即在大批島嶼和暗礁中間穿行而前，遇着變動不定的風向和暴風，僅有一張很不準確的地圖，以

及我們所應採取的一般方向，做着指導的東西。當日下午，在一個小島旁，邊尋出一處相當的拋錨所，下錨過夜，我又射得一隻新奇的大食果鴿，現已取名爲〔*Carpophaga tunida*〕。我又看見一隻稀罕的白頭魚狗（*Halcyon saurophaga*），可惜射牠不中。次日晨間，我們向前航行，因值順風，到達威濟烏大島的海岸。我們繞航一處地角時，竟又不偏不倚的對着一個珊瑚礁前進，並且船上揚着主帆，幸而風已幾乎靜止，我們費盡力氣，得以安然迴避而過。

我們至此須在大批島嶼中間尋出一個狹海峽，這個海峽我們明知已在附近一帶，並且通到威濟烏南岸的各村。我們進入一個頗有把握的深海灣，一直駛到盡頭的所在，適值黃昏，遂即下錨過夜，淡水都已用完，以致不能烹調晚餐。次日早晨（二十九日），我們在「芒格洛夫樹」中間上岸，稍入內地以後，覺得若干淡水，心中很是欣慰，於是沿岸航行，搜求前進的進口，或能指示進口的人們。我們一連三日都已駛在暗礁和島嶼排列的中間，僅僅見過一隻小獨木舟，那隻獨木舟曾經靠近我們的普牢船，無奈我們搗起信號以後，他們卻駛到別個方向去了。各處的海岸似乎都很荒涼，並無船、屋、人、烟，可以看見，且因我們只能隨着時時轉變的風向航行（我們人數太少，不能划槳

前進。到達目的地的前程似乎還是十分渺茫。我們駛到深海灣的東邊盡頭以後，看不見什麼進口的痕跡，只好掉頭向西，直到傍晚，幸而看見一個小村有七座茅舍架造水上。可巧村上的「奧朗卡雅」——卽頭目——能說一點馬來語，說是海峽的進口的確就在我們所進的海灣當中，不過除非十二分近岸不能看見。他說海峽往往很狹，且在許多湖沼，岩石和島嶼中間蜿蜒前進；又說從此前往穆卡（Muka）大約須有兩天，往威濟烏再須三天。我僱得兩個水手陪着我們同往穆卡，帶着一隻小船以備他們回來；不過我們須候他們一天，所以我攜鎗前往就近的森林。這一天細雨濛濛，我只射得二隻小鳥，卻看見一隻黑色的白鸚，瞥見一二隻風鳥，這種風鳥的呼嘯，我們當初近岸的時候已有聽見。

次晨（七月一日）離村，遇着微風，費去全天的工夫，航到海峽的進口，看去似一小河，且爲突出的地角所掩，無怪我們不會在濃密的森林植物中間（這種植物到處掩蓋着這些島嶼，直到水邊）發現這個進口。進內不遠，兩岸變爲峻峭的岩石，海峽紆迴前進了二哩光景以後，我們駛入所謂似湖的所在，其實這是一個深灣，在南岸上有一狹口而已。這個海灣的沿岸散播着許多岩洲，大

半成爲菌形，下部可溶解的珊瑚石灰岩，已爲海水所消溶，留着上部突出十呎到二十呎，各個岩洲上面滿眼都是離奇的灌木和喬木，並且通常都有巍峨雅緻的棕櫚翹然特出，這種棕櫚並且散播在各處多山海岸的脊岡上成爲一種最奇特最優秀的風景。以前漂送我們穿過海峽的海流至此截止，我們只得划槳前進，我們的普牢船又短又重，前進很慢。我走上岸邊有好幾次，但是岩石過於峻峭，尖利，並且多孔；要穿過糾纏的叢林，的確無從着手。（這種叢林遍地都是。）我們費去三天的工夫，駛到海灣的進口，忽有大風阻礙我們的前進，我們不免要有幾天，或且幾星期的留滯，幸虧有一隻小船從穆卡過來載着一位頭目，他已神奇不測的聽說我在路上，所以特來相助，帶有若干椰子和蔬菜給我，使我驚喜交集。他十二分熟悉這一帶海岸，差出若干水手幫助我們，用着划槳，撐篙，或揚帆的方法繼續前進，當晚運送我們安然進入港口，真是欣幸莫名。我們已經在大批暗礁和島嶼中間整整過了八天，走了五十哩光景的距離，自從哥蘭出發以來剛好四十天。

我一到穆卡以後，立刻僱起一隻小船和三個土人去尋那兩個失蹤的水手，差出手下一個水手和他們同去，以免誤尋。十天以後他們回來了，卻不會尋回那二個水手，使我大爲懊喪。那幾天

氣很壞，他們雖已駛到那個小島鄰近的一島，但爲天氣所阻，絲毫不能前進。他們一連等候了六天，天氣並不見好，糧草既已喫完，我所差去的水手又害重病，所以他們只好回來。我因爲他們既然知道了那個小島，所以決意要叫他們再去探尋一次。我支付他們大宗的小刀、手巾和煙葉，以及充足的糧草，勸誘他們立刻動身再去嘗試。但是他們竟在中途留家——柏塞村（Bogert）——幾日，直至七月二十九日方纔回來；不過這一次他們已經奏功，替我帶回那兩個失蹤的水手。這兩個水手雖然形容瘦削，但是身體卻很康健。他們在小島上剛剛住了一個月，靠着草根、介類、一種鳳梨的嫩花梗，以及少數鼈卵爲生，並且早已尋出淡水。當初他們兩人只帶一條褲子和一條襯衫游泳到島上去，但已造了一座棕葉的小舍，很可以舒服的度日。他們看見我在對面的小島上等候他們三天，但是憚於穿渡，因爲海流也許漂送他們出海，以致犧牲性命。他們覺得我一定會儘先派人去營救他們，並且似乎對於我營救他們的熱心非常感激；而我自覺這次航程雖很不幸，卻還沒有損失人命，總算不幸中的大幸。

第九章 威濟島（一八六〇年七月到九月）

穆卡村在威濟島南岸，僅有若干破陋的茅舍，都是半臨水中，半在岸上，參差差差的散佈在一個淺海灣上，約有半哩的地面。四周稍有幾片墾地，又有大片再生的森林植物；村後半哩光景以外，現出原生林，有幾條小徑穿過原生林，通到內地一二哩遠的若干房屋和空地。附近一帶頗是平坦，有幾處更是卑溼，又有一二小河從村後流到村下入海。我看見這些村舍都不合用，並且知道住近森林或即住在林中很有好處，所以打算擇地建屋。我擇定一個地址，靠近小徑，小河，剛在林中一株無花果樹旁邊，僱得六個男人相助，從事淨除地面，以便建築房屋。因為我在此地並不想和多雷那樣久住，所以僅築一座狹長低矮的小舍，一邊高到七呎上下，別一邊四呎上下，因此所需的木料既少，建築的工程極快。牆壁用着風帆和村中一座空屋的幾個舊棕葉篷構成，屋頂用着棕葉蘆蓋成。到第三天，屋造好了，搬入一切物件，擺佈妥當，開始做事。我對於建築如此之快，地位如此之好，覺得十分歡喜。

一向的天氣都是晴朗，直到這夜忽然大雨，始知屋上的蓆篷難以禦雨。這種蓆篷先是滲漏，後則到處流水如注。我在夜中只得起來遮藏昆蟲箱，米以及別的容易損壞的物件，並且牀上已經溼透，只得另覓乾燥的一處睡覺。以後雨連續的降下，漏孔也連續的加多，我們過了十分苦楚的一夜，次日天氣晴朗，我們攢曬各種物件。我們推究蓆篷滲漏的緣故，以為在於蓆篷蓋成反面，就把牠一概反過正面來。各種物件在傍晚時曬乾擺好以後，我們再往牀上睡覺，不料半夜以前，我們又被大雨驚醒，並且滴漏如前，整夜不能再睡。次日我們再把屋頂拆卸下來，認定牠的缺點在於傾斜度還不充分，因為蓆篷大約應該比尋常的棕葉篷格外蓋得傾斜些。因此我買入一些新的和舊的棕葉篷從新蓋上，再用雙層的蓆篷填補空隙，於是我們的屋頂纔能禦雨。

從此以後，我乃著手本島自然史上的工作。我在初到時聽說穆卡絕無風鳥，不免吃了一驚，因在相距不遠的柏塞風鳥很多，土人從事捕捉和剝製。我對村人切實的說自己確已聽見近村風鳥的叫聲，但是他們卻不承認我能辨認風鳥的聲音。我第一次走入森林以後，果然聽見並且看見風鳥，足見附近一帶確是很多；不過牠們很是怕人，我們過了幾時纔有所獲。我的獵手最初射下一隻

雌鳥，我自己又有一天十分接近一隻精緻的雄鳥。那隻雄鳥倒是稀罕的紅色種——即赤霧鳥（*Paradisaea rubra*）——獨產於本島而不見於其他各地。牠飛下很低，沿着一樹枝搜尋昆蟲，極似一隻啄木鳥，尾上長黑而似絲帶的線狀物向下懸垂為雅緻無比的雙曲線。我用一枝裝有第八種小彈（number eight shot）並且藥力很少的鎗管對準了牠，以免傷牠的羽毛，但在將次施放時失火，以致讓牠即時逃入最濃密的叢莽以內。又有一天，我們分次看見八隻精緻的雄鳥，四次放過鳥鎗；可是別些鳥類在相同的距離雖然幾乎總已滾下，獨有這些風鳥卻都飛走，我不免以為我們大約不能獲得這種華美的鳥類。直到後來，我屋旁無花果樹的果實成熟了，許多鳥類都來喫牠。某日早晨，我正在喝着咖啡，看見一隻雄風鳥站在樹梢。我取鎗跑到樹下，向上看見牠在各樹枝間飛來飛去的啄取果實，後來竟在我對着這種高度（因為這株樹原是一株熱帶的高樹）瞄準以前，牠已飛入森林中去。牠們每逢早晨都要惠顧這一株樹；但是牠們的停留這樣短促，他們的動作這樣敏捷，兼以（因為低樹礙目的緣故）窺視牠們又是這樣困難，所以經過好幾天的看守，以及一二次的失誤以後，我方纔獲得一隻羽毛最華美的雄鳥。



赤
霧
鳥

這隻風鳥和我以前所得的兩種很不相同，雖則缺少那兩種所有飄垂的金色長絨毛，但在許多方面卻更爲顯異而美麗。牠的頭部、脊部和兩肩呈出更濃的黃色，頸部的金屬深綠色延至頭上，額上的羽毛伸長爲兩個能堅立的小冠。體旁的絨毛比較上雖不很長，卻顯出濃厚的紅色，末梢變爲精緻的白尖，至於正中的尾羽則爲兩條堅硬而有光輝的長帶所代表，這兩條絲帶黑色纖長，作半圓柱狀，懸垂爲螺旋形的曲線，很是優美。我又獲得若干別些有趣的鳥類，並且大約有半打是很新奇的，但除可愛的小家鴿——(*Ptilonopus pulchellus*)——以外，絕無稍稍美麗的鳥類；這隻小家鴿雜在別些鴿內，飛到我屋旁無花果樹上，被我一同射下。牠全身的上部爲美綠色，額部爲濃豔的深紅色，全身下面則爲灰白色，及濃黃色，而有紫紅色的帶紋。

我在初到穆卡的那天晚上，看見類似北極光 (*Aurora Borealis*) 的現象，雖則我簡直不信亦道近旁竟有這種現象。那天晚上清朗無風，南方的天空呈出瀾漫的光輝，並有絡繹不斷的暗淡垂直的閃光，剛剛類似英格蘭所見普通的極光。次日天氣也是晴朗，但是以後天氣惡劣異常。這時候照理應該是乾燥的季候風，但是我們竟有一個月相近的溼天氣；太陽或則完全沒有露面，或則

僅在午時前後露面一二小時。晨昏以及夜間下雨不停，狂風黑雲每日不斷。除出氣候溫暖以外，正與英格蘭最壞的十一月或二月天氣相似。

威濟島的居民不是本島真正的土著。(1) 他們似乎是一種混合的民族，一部分從濟盧盧遷來，一部分從新基尼遷來。從濟盧盧遷來的馬來人和阿爾佛洛人大約一向宅居於此，並且有許多人已從薩爾瓦底或多需要得巴布亞人為妻，後因巴布亞人和巴布亞奴隸從這兩地不斷的輸入，故已形成一種混合的民族，上自幾乎純粹的馬來種，下至完全的巴布亞種，所有一切過渡的形態幾乎無一不備。他們所說的語言，完全是一種巴布亞的語言，通行於密索爾，薩爾瓦底，新基尼西北部，以及給爾賈克灣中諸島——這種事實分明指示着沿岸各居留地所由成立的情形。再則新基尼和摩鹿加羣島中間這許多島嶼（例如威濟島，給柏〔Chobe〕，坡帕，奧比，巴羌，以及濟盧盧的東南兩半島）並無土著的民族，僅有顯係雜種或流浪種的居民。這更足以證明馬來人種和巴布亞人種的區別，以及這兩種人種居住區域的分離。如果其中有一種人種真是別一種直接的蛻變，我們就應該在這個居間的區域發現或種同出一源的土著民族呈出種種居間的性質。例如介在歐

洲最白哲的人們和南印度(South India)的黑色克林人中間，有了種種同出一源的民族住在居間的區域呈出中間逐漸的蛻變；而在美洲，雖在盎格羅薩克森人和黑種人中間，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中間，各有完備的蛻變，但是中間絕無同出一源的民族呈出一種自然的過渡。再就馬來羣島而論，我們所發現的事實正是兩種民族彼此絕對各別的一個絕妙的實例，這兩種民族似乎僅在人類史上一個很新近的時代彼此接近起來，並在未經佔住的區域混雜起來。我覺得無論何人，只消不挾成見來此就地研究一番，一定都會承認這個問題的真正解答應該採用這個見解，而不應該採用大家所公認的那個見解。

穆卡人生活狀況的貧苦正和西穀樹叢生的各地相同。他們罕肯耐煩去種植什麼菓蔬，平日幾以西穀及魚類爲唯一食品，此外再賣一點海參或玳瑁以買所需小量的衣服。但是他們幾乎都有一個或幾個巴布亞奴隸替他們勞動，他們自己幾乎絕對優閑的度日，單單出門捕一點魚，或做一點買賣，作爲生活單調的興奮劑。他們受治於替圖阿的蘇丹，逐年須有風鳥、玳瑁，或西穀的小貢物。他們在晴期內向着一個西蘭商人或部季斯商人賒入少數貨物，航往新基尼向土人錙銖論價。

以買入足額的買物，並從中取得些須的利益。

住在這種地方實在不很舒服，因為土人並無多餘的物品出賣；幸而有一西蘭的商人適在其時，僑居於此，他有一個小園種植蔬菜，他手下人又偶然捕得較多的魚類，否則我不免時常要挨餓了。雞、鴨、果、蔬都是本村罕有出賣的奢侈品；甚至東方烹飪最不可少的椰子也不能得；因為村中雖有幾百株椰子樹，但是村人都喫嫩綠的椰子，用以替代他們懶於種植的蔬菜。雞蛋、椰子，或甘蕉既然一概沒有，暴風雨的天氣又更不宜於捕魚，所以我們只得靠自己所射可食的鳥類以及偶然的東方颯來養活——本島所產的四足獸除豬以外只有這種東方颯。

我們在風鳥不來惠顧屋旁無花果樹之後，僅僅射得兩隻雄風鳥；牠們所以不來惠顧，若非由於果實的稀少，就是由於知道這裏的危險。我們繼續在森林中聽見並且看見牠們，但是經過一個月以後還不會射得加多的一隻；我遊歷威濟鳥的主要目的既然在於搜索這些風鳥，所以我就決意要往柏塞去，因為柏塞有若干巴布亞人捕捉並且保存牠們。我僱起一隻有橫架的小船，留下一個傭人看守房屋和貨物。我們爲着天氣不好等候幾天，等到某日早晨方纔出發，經過一次不快的

航程以後，乃在深夜到達柏塞。這個柏塞村在一小島的尖端建於水中。村人主要的食品顯然是介類，因有大堆的介殼堆在村屋和島岸中間的淺水中，形成一種整齊的『貝塚』以供將來古物學者的探檢。我們在頭目家中過了一夜，次日晨間前往大島尋覓住所。這部分的威濟烏實際上另爲一島，位在我們初往穆卡時所穿過的狹海峽以南。這個小島似乎大半都由上升的珊瑚構成，但是北方的大島則有堅硬結晶的岩石。沿岸都是石灰岩的低峭壁，下部爲水所蝕，故其上部往往向外突出。其中有小灣小口疏疏相間，各有小河從內地流下；我們即在一處河口上岸，把小船拖到一片白沙灘上。沙灘背後就是大片薯芋和甘蔗的新栽植地，以及一所小舍，據頭目說，這小舍我若認爲合意，我們即可借用。這是一所很矮的茅舍，剛有八呎正方，架在樁上，地板高出地面有四呎半，屋脊最高的部分高出地板僅有五呎。我在着襪時，身高已有六呎一吋，看見這種矮屋不免有些不快；無奈別些房屋離水着實更遠，並且醜態不堪，住戶擁擠，故我立刻承受這所小屋，決意把牠擺布一番。當初我想取去地板，以免屈身出入；但是這樣一來，房子就要不夠，所以全屋掃除乾淨，行李逐件搬上以後，我把地板依舊留著。我把地板以上的一層用作臥室和貯藏室；再在底下一層（四周並無

欄隔）擺着一張小桌，放着箱篋，掛着架子，擺出一條蓆子，蓆上放着一把柳條椅，再用一條蓆子掛在迎風的一邊，於是我屈身爬入以後，剛剛可以直坐椅上，我的頭還不至碰着頂板。我在此住了六星期，頗爲舒服，傍着小桌進膳工作，每天屈身出入總有十多次；經過幾次的驟然站起以致頂撞了地板以後，也就熟習情形不再妨事了。我們在屋外搭起一間披屋用作竈間，擺着一條長凳以便童子們坐下剝製鳥皮。我在夜間爬上我的小樓房，他們都把蓆子攤在底下的地板上，大家絕無怨言。我住下以後，當即吩咐手下人前往傳喚慣捕風鳥的土人。有若干土人果然隨喚而來，我即取

出手斧，細珠，小刀，和手巾給他們看，又演種種姿勢向他們盡力解釋我對於新殺死的標本所出的價錢。不論何物都要預先付價，本是這些地方普遍的風俗；但是這一次卻只有一人敢取兩隻風鳥所值的貨物而去。其餘各人都是遲疑不決，並且要看那人第一次交易的結果再作道理，因爲我是第一個來到本島的白種人。三天以後，那人持來一隻風鳥給我——一隻很精緻的活標本，只因裝在小袋裏面，鳥尾和鳥翼大受損傷。我竭力想向他以及和他同來的人解釋我自己喜歡完好的標本，喜歡他們把風鳥殺死，否則用繩縛脚使牠站在棲木上。現在他們既然知道一切都公平，知

道我並不懷有惡意，所以其餘六人就把貨物取去；有的取去一隻的貨價，有的二三隻，又有一人取去六隻之多。他們說是他們自己須往遠方搜尋，又說他們一有捕獲，立刻回來。隔了幾天或一星期以後，有的也許回來，給我一隻或二三隻風鳥；但是這些風鳥則不再裝在袋內，卻也好不了許多。因為他們既須遠往林中捕捉風鳥，捕了一隻以後總不肯立刻持來，卻要用繩把牠的腳縛在棒上，藏在家中，等到第二隻捕來為止。那可憐的風鳥不免盡力掙扎，希望脫逃，因此也許跌在灰燼當中，也許倒掛到腳上腫爛起來，並且有時候死於飢餓和疲乏。有一隻頭部被樹膠火把塗污；還有一隻死了已久，臟腑轉為綠色，幸而風鳥的皮毛十分堅固，比別種鳥類幾乎都可以耐洗些；所以我往往能夠把牠們洗刷得十分完好，表面上和我自己所射的那些並無分別。

有幾隻卻在捕獲的那天持來給我，使我有機會考察牠們全副的美麗和活潑。我看見牠們往往活着持來，立即吩咐一個手下人做起一隻大竹籠裝上水槽，希望自己可以豢養幾隻起來。我叫土人取來牠們愛喫的一種果實所生的枝極，牠們果然十分愛喫，並且我給牠們的活蚱蜢，牠們也都會啄去翅腳，再把牠吞咽下去。牠們飲水極多，時時在籠中由一棲木跳到別一棲木，掛在籠頂

和籠邊，頭一天直到黃昏爲止，簡直沒一時一刻的靜止。到第二天，牠們總要比較的不活潑些，雖則牠們依舊自由的喫東西；再到第三天早上，牠們幾乎都要死在籠底，但是表面上並無何種致死的原因。牠們有些喫着米飯，以及果實和昆蟲；但是繼續試驗了許多以後，十隻當中竟沒有一隻活到三天以上。到第二天或第三天，牠們就要呆鈍起來，或者發出痙攣，於是滾到籠底，幾小時以後就死了。我試驗過幼穉的和豐滿的風鳥，但都沒有成效，後來只好打消這個主意，專門留心保存牠們的標本。

土人捕捉這些赤霧鳥並不用那鈍箭射擊，和那阿盧羣島各地以及新基尼有些地方一般，卻用一種十分機巧的設計。有一種攀緣的白星海芋屬生出紅色網狀的果實，那赤霧鳥很喜歡喫牠的果實。他們拿這果實縛在有叉的硬棒上，另外備有牢固的細繩。於是在森林中尋出一株赤霧鳥慣要棲止的樹木，攀緣上去，把硬棒縛在樹極上，再把細繩做好一個機巧的活結，一有赤霧鳥來喫果實，牠的雙腳就會被那活結捉住，細繩的一頭懸到地面，只消向下一拉，細繩就和樹極分開，連同赤霧鳥拉下。有時食物到處很多，那獵人也許手執着細繩坐在樹下整整候了一天，或且連續的二

三天，竟沒有一隻赤霧鳥來過問一次；但在他時如果遇着好運，一天以內也許可得二三隻。柏塞村中熟習這種技藝的只有八人或十人，至於島上其餘各地對於這種技藝簡直絕無所聞。所以我決意在此多住幾時，因為這是獲得大宗標本的唯一機會；雖則文明人類所有各種可食的物品在此都很欠缺，或且完全沒有，累得我挨餓度日，但是我畢竟奏得大功。

我們四周各栽植地中所有的蔬果不能滿足村民的需求，幾乎常在成熟以前被他們掘取或採摘。魚類罕有出賣；家禽完全沒有；我們日常的食品只有堅韌的鴿肉和白鸚肉，同着我們自己的米飯和西穀，有時連這些食品也不能得。這次旅行自從出發以來已經有八個月，我所帶的一切醬料、香料和乳油都已喫完，並且連不入味的食品也不能有充分的供給。我因此十分瘦弱，並且害着一種稱爲（我後來纔聽到的）前額神經痛（*frontal neuralgia*）的怪病。每日早餐以後，即有遺痛發生於右鬢骨的一小處。這種遺痛猛烈如焚，恰似最利害的牙痛，通常挨到午時方纔停止。後來這種遺痛斷根以後，接着又害熱病，以致身體十分薄弱，不能再喫我們日常的食品，幸而我自己早已藏着兩個罐頭的羹湯，至此取出救護我的性命。我時常出門搜尋蔬菜，果然尋出一種野蕃茄生着小果，大約

和醋栗大小相同。我又煮熟南瓜藤和羊齒的尖梢，用作蔬菜，並且偶或尋得一些碧綠的萬壽果（papaws）。土人遇着食品缺乏的時候，專靠一種多肉的海草煮軟來喫。我也試驗過這種海草，但是滋味太鹹太苦，難以忍受。

交到九月末尾，我不得不回到穆卡，以便趁着正東季候風結束以前航海回去。向我取去貨物的土人大半已經持來如數的風鳥。只有一個不幸的土人絕未捕得一隻風鳥，後來很忠實的歸還他所預先取去的手斧；還有一個預定了六隻風鳥，在我動身以前二天方纔持來第五隻風鳥，立刻再往林中去捕第六隻。直至我們裝上小船，他還沒有回來，後來我們將次開船的時候，他持着一隻風鳥飛奔而來，把牠交我，很得意的說道：『現在我不欠你什麼了。』這是蠻民中間十分難得的誠實的實例，因為他們無須害怕什麼偵緝或什麼懲罰，本來是很容易不誠實的。

柏塞四周邱陵很多，崎嶇不平，到處聳出參差多孔的珊瑚岩，露出古怪的小裂罅和深坑。路徑往往穿過這些岩石的罅隙，位在林中深處，陰暗到十二分，往往滿眼都是細葉的草本植物和藍葉的石松科。我在這些罅隙裏面獲得許多最美麗的小蝶，例如〔*Sospita statura*〕和〔*Taxila pul.*〕

chra] 藍藍色的 (*Amblypodia hercules*) 以及其他各種。我在各栽植地的邊緣又得着美藍色的 (*Dendorix despoena*)，再在有陰的樹林中獲得可愛的 (*Lycena wallacei*)。此外又有美麗的 (*Thyca aruna*) 背面呈出最濃厚的橙色，腹面呈出高度的深紅色和光亮的黑色；一隻華麗的綠色「馬來巨蝶」新鮮完美，爲我採集中珍物之一：都在此處捕獲。

此處所得的鳥類雖在種類方面並不很多，卻很有趣。我所得的鳥類有第二隻稀罕的新基尼鳶 (原註學名：*Henicopenis longiconda*)，一隻新奇的大夜鷹 (*Podargus superiliaris*) 以及一隻最古怪的地棲鴿——完全爲一新屬，其顯異處在於強固的長嘴，現已取名爲 (*Henicop-haps albitrons*)。此外又得一宗嘴上有瘤的大食果鴿 (*Carpophaga tumida*)，發現這種嘴瘤並不是識別雌雄的東西，有如我們從前所猜想的一般，乃是雌雄同具的東西。我在威濟烏僅僅採集七十三種鳥類，其中卻有十二種全是新種，還有許多很是罕見，況且我所得赤霧鳥的優美標本又有二十四隻，所以本島的遊歷雖則不能實現我的期望，我卻並不懊悔。

註(1) 季爾馬德博士遇着一些土人，據他所得的報告，倒是真正的土著。但對四周島嶼及其一切語言若無相當完全

馬來羣島遊記

的知識，這一點頗難斷定。

七百二

第十章 由威濟島航往德拿特（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到十

一月五日）

我離開穆卡前往柏塞的時候，留下老年的領港人在那裏照料房屋，並且修理普牢船——填補船縫，整理船篷和船具。我回到穆卡時，看見船已大致修好，立刻裝包物件，預備出發。船上的主帆原來用作房屋一邊的圍牆，取下以後依舊完好，但是船尾的縱帆和船頭的三角帆蓋在屋頂上面，取下展開一看，卻看見牠們早已做了鼠窠，咬穿了二十個窟窿。因此，我們只得買些蓆料另製新帆，挨到九月二十九日方纔從威濟島的穆卡出發。

我們航駛四日，方纔駛出大海，因須穿行暗礁和淺洲羅列的狹海峽，海峽裏面又有強大的海流，所以一有逆風則不能前進一步。某日將次駛出大海以前，忽有逆潮和逆風逐回我們十哩，退到上一夜停泊的拋錨所。我們未出大海以前既有這種遲滯，如果在海面上再遇靜風，我們船上難免缺少淡水，因遂決意在可能時駛到從前那兩個水手所流落的小島停泊幾時，並且那個小島原來

直接位在我們的正航線上。無奈風向卻常相反，都是南南西，不是南南東——雖照時令計算應該
是南南東——我們費盡力氣只能駛到給吉島（Gegeo），在夜中拋錨於裸出的火山阜之下。次
日早晨，我們想駛入一個深灣，因為有些加雷拉漁人對我們說及這海灣的盡頭處可得淡水，但有
逆風不能前進。幸虧他們為着一條手巾的報酬，用他們的小船運送我們前往，我們帶去水瓶和竹
筒，盛滿淡水而回。於是我們繞往本島北岸他們紮營的地方，想買些食品，但只買得一些薰鼈肉，黑
硬如煤。稍稍前往，有一栽植地原為給柏人所有，但由巴布亞奴隸看管，我們在次晨用着一條手巾
和幾把小刀換來若干甘蔗和蔬菜。我們起錨的時候，錨在深水中鉤在岩石或沉樹上，無法起拔，我
們只得割斷錨索，棄錨而行。因此我船上只留一錨。

十月四日，我們一早出發，原有南南西的風繼續吹着，我們恐怕自己不能駛出濟盧盧的南端。
次日夜間吹着暴風，並有雷聲，但在夜半以後，天氣頗為清明，我們趁着微風前進，探尋濟盧盧的海
岸（想已相近），忽然聽見背後發出一種類似拍岸大浪的聲音。俄而浪聲增高，只見一線白沫滾
滾而來，挨過我們的小船，因為船身容易擁在波浪以上，所以安然無恙。此後接二連三的滾來十次

或十二次的浪花，滾過以後，海面平靜如前。我立刻斷定這些急浪都是地震的風波；而查考老航海家的報告，又知這些海面早有相似的現象。從前但披爾在密索爾和新基尼附近曾有所遇，描述其情形如下：『我們在此看見很奇怪的潮流，掀起很大的海浪，發出很大的浪聲，以致遠在一哩以外，我們即有所聞。其四周海面似乎一概起伏不平，以致船隻大受震蕩，不能隨舵指揮。這種渦流普通繼續到十分或十二分鐘，過此以後，海面平穩如湖。我們處在渦流中心時，常用測錘測量深淺，但是既未尋出海底，又不看見渦流漂逐我們。我們在一夜中遇見這種潮流若干次，大半都是從西方涌來，而風也從西方吹來，故在潮流涌到以前我們往往早已聽見潮聲，有時認作一陣疾風，收下我們的上帆。這些潮流自北而南極其延長，而橫闊僅有二百碼，移動極其迅速。因為我們雖則幾乎不受風力的飄動，這些潮流卻在頃刻之間挨過我們而去，留下一片平穩的海面，而在潮流涌到以前，海面上一定先有巨浪，但無浪花。』我在幾時以後，又經查明濟盧盧的海岸適在我們遇着這些怪浪的那一天有過一次地震。

天明以後，我們看見濟盧盧的陸地僅在幾哩以外，不幸這個尖端稍在我們上風的一邊。我們

竭力想繞過尖端，但在駛到海岸時，捲入奔流向北的猛流中，被牠驅送得很快，我們只得再行退後，以避其鋒。有時我們稍稍駛近尖端，以爲目的可達；無奈隨後風又停了，我們又慢慢的漂開。我們直到夜間依舊站在早晨的原位置，遂以十五哩左右的錨索拋下船錨，以免漂蕩。不料次日（七日）早晨，我們已經向北漂得很遠，以爲靠近海岸以後，也許可以趁着倒退的海流划槳前進。我們的船隻很是不輕，船上的水手卻是笨漢，所以我們費去六小時的工夫，方纔駛到近岸一個暗礁的邊緣；這種位置十分危險，因爲吹送礁上的風隨時難免。幸而相距不遠，即有一處多沙的小灣，內有小流阻止珊瑚的生長；我們在傍晚時駛入小灣，下錨過夜。我們在此看見若干加雷拉人射鹿射豬；但是他們不能或者不願說馬來語，所以我們不能探出許多消息。我們只探出沿岸的海流跟着潮水變化，而在一哩光景以外則海流始終拂逆我們；於是駛回尖端的目的又有幾分希望——其時我們已與尖端相隔二十哩。次日早晨，我們纔知加雷拉人已在黎明以前離開此地，大約他們不免有些虛驚，並且把我認作海盜。後有一隻小船挨着過去，船上的水手對我們說，從此向着尖端稍稍前進，即有一處着實更好的港灣，港內加雷拉人很多，我們大約可以得着他們的一些助力。

我們在下午三時海流轉變方向的時候出發，因有逆風的緣故，前進很慢。黃昏時分，我們駛到港灣的入口，又有一種渦流及一陣狂風驅送我們出海。日落以後，吹起一種陸地的微風，我們稍向東方前進。隨後風又靜了，我們拋下錨索四十嚨，以期抵抗海流；不料效用很少，次日早晨看見我們自己離岸很遠，並且剛在上日日的拋錨處對面，我們盡力划槳而往。這一日我給水手們休息睡覺；次日（十月十日）我們再趁陸地的微風在早上二時出發。我既然安排他們划槳，並且吩咐他們務須靠傍海岸以後，因為身體有些不好，立刻走到底下來。我在破曉時走上一看，看見我們又已遠離海岸，不覺大為喫驚；據他們說，風已逐漸轉為迎面，並已驅送我們出海；可憐他們竟無一人知道收下風帆，傍岸划槳，或者叫我起來打算。天既大明以後，我們纔知自己已經漂回原拋錨處的對面，於是盡力划槳而往，和以前的兩次一般。我們划到海岸時，我看見海流順利，遂即繼續傍岸而下，直達以下一個港灣入口的近旁。我們正在自慶這次可以駛入港灣，不料又有東南方的暴風迎面而來，我們依舊不能進港。我不願再有倒退，遂即決意嘗試下錨，後在深水當中並且逼近許多暗礁，居然能夠下錨；而就當時的風力看來，我們如果未曾下錨，漂送出海當然是很容易的。隨後暴風過去，

海流已拂逆我們，我們希望到下午四時可以進港。

不料至此達到困厄的極點。暴風所擁的巨浪竟使錨索驟被船身拉上許多，以致忽在水下折斷。於是我們漂流出海，並且立刻揚起主帆，但是我們至此更無船錨，況且船上的水手稍有逆流或逆風即已不能划槳前進，所以除了完全靜風以外，要想駛近這些危險的海岸真是癡人說夢。再則我們僅僅留有三天糧食，所以我們如果絕無他人相助，正可無須再想繞過尖端，我從此立刻決意趁勢退往迤北十哩光景的加尼狄盧窩村（Gani-dinar），因為我們明知那裏有一良港，並可獲得糧食與划手。一向的風和海浪既已一成不變的拂逆我們向南的前進，我們現在掉頭向北，以為總可順風順水了。誰知風勢立刻靜止下來，再過一會更有西方陸地的微風吹來，我們只得再划許多小時的槳，直至夜間尚未到村。幸而我們尋出一個小灣，水深且穩，又有蔭庇，我們取出壓艙的石子裝在袋中，做成一個臨時的錨，再用藤網裹好，拋入水底，安然停泊一夜。次日晨間，水手們上岸斫取合用的樹木，做成新錨，等到午時光景，海流轉為順利，我們前進到村，尋出一處平穩的拋錨所。我們到村一間，知道頭目們住在半島西岸的另一加尼（Gani），我們必須差人過去（約有半天

的路程）通報他們，並求他們相助。我又買得一點西穀，以及一些乾鹿肉和椰子，以供我們眼前的需要。入夜以後，我們看見那個石子袋很可繫船，遂即泰然睡覺。

次日（十月十二日）我手下人從事製造錨槳。土製的馬來錨係以堅韌有叉的樹段製成，其錨鉤用藤縛牢在錨柄上，而其橫木則以長扁的岩石充當，用藤縛在錨柄的尖頭。這種木錨如果製造得好，用以繫船確是異常穩固，且因鐵價過於昂貴，在較小的普牢船上至今仍在一致採用木錨。下午頭目們到來，當面許我所需的水手，並且隨身帶來一些蛋和米，對我很是合用。十四日全日吹着北風，這種北風如果吹在幾日以前，真是賜福我們不淺，但在目前反而徒然惹起煩悶。等到十六日一切預備好了，我們帶着兩個新錨和十名划手，在拂曉時出發。當日傍晚已經駛出前往尖端的一半以上的航路，即在一小灣中下錨宿夜。次晨三時，我吩咐大家起錨，而錨索已受岩石的摩擦，斷在海底的切近處，從此我們在這次不幸的航程上失去第三個錨。這日風平浪靜，我們在午時經過濟盧盧的南方尖端；我們爲着這個尖端已經耽誤了十一日，其實在現在的季候風中，全航程也不應該佔去五六日以上。我們繞過尖端以後的航線剛和以前的航線方向相反，並且風也照常的隨

着轉變方向，從北方和西北方吹來，所以我們仍須時時刻劃前進，直至十八日傍晚方纔到達加尼村。村中有一僑居的部季斯商人以及「塞那吉」(Senege)即土酋，都很和善；商人助我一個錨和一副錨索，並且送我一些蔬菜，土酋爲我手下人烤起西穀餅，並且贈我兩隻家禽，一瓶油，以及幾個南瓜。天氣仍舊很不安定，我添上四名水手，在二十日下午向德拿特出發。

我們整夜划槳前進，因爲陸地的微風沒有使我們足以張帆抵抗海流的力量。二十一日下午，我們遇着一小時的順風，但是不久變爲暴風驟雨，我手下的笨漢聽憑主帆反轉過來，以致船隻瀕於傾覆，於是主帆既經撕裂，一小時的順風對於我們毫無益處。夜間風靜，前進不多。

二十二日，微有逆風。我們用槳佐助，在午時相近經過帕申息阿海峽 (Paciencia Straits)，——巴羌和濟盧盧中間海峽最狹的部分。這一帶海峽本由早期的葡萄牙航海家給牠取名，頗爲恰當，因爲海流很強，更兼渦流極多，船隻即遇順風，往往也難通行。下午有強盛的北風（兜頭風）迫令我們下錨二次。夜間風止，划槳續進。

二十三日仍有逆風或靜風。於是我們依照加尼水手（他們熟悉這地方的海岸）的勸告，再

向濟盧本島穿渡過來。我們剛剛穿渡過來以後，又遇北方的暴風狂雨，只得在一珊瑚礁的邊緣拋錨宿夜。二十四日早上三時光景，我喚起船上的水手，但又無風相助，沿路划槳緩進。拂曉時從南方吹來順利的微風，卻只延長一小時。以後全日都是靜風，小逆風，及暴風，前進極少。

二十五日，我們漂出海峽中途，但絕無前進。下午帆航兼以划槳，駛到開奧南端，夜半駛到村上。我決意在此停泊幾日，以便休息和補充，一面等候較好的天氣。我買了一些洋蔥、蔬菜，和許多蛋，我手下人烤起新鮮的西穀餅。我逐日前往舊探集地搜尋昆蟲，但是成績很壞。這時候天氣潮溼又多狂風，昆蟲生活似乎大受窒礙。我們停泊五日，村中共死了十二人，大半都由間歇熱致死，因為醫治的方法土人全無所知。我在這一次全航程中苦於口唇的焦痛，因為我自己全日暴露於甲板上，去指揮威濟烏附近大批淺洲和暗礁中間的航行。口唇受了空氣中鹽分的影響，以致無法治療，變成劇痛，稍有接觸就要出血，並且飲食難進，勉強張開口嘴，纔能納入一口食物。我時時塗上軟膏，這種軟膏氣味很是難受，並且幾乎連續受痛到一個月以上，直至回到德拿特墊居戶內一星期後，方纔告痊。

我們到村的次日，有一隻小船曾向德拿特出發，但因天氣不好，仍舊駛回。十月三十一日，我們移到港灣進口的拋錨所，以便一有機會即可出發。

十一月一日，我在早上一時喚醒水手們，趁着順潮啓旋。以前夜間往往無風，但是這一夜卻有強盛的西方暴風兼雨，我們的普牢船轉爲打橫，我們只得下錨。暴風過去以後，我們晝夜划槳前進，雖有順流，卻遇逆風，所以前進不多。日出以後，逆風更大，又有危險的臨風海岸，我們不能離開，所以我們只得轉向西南西駛入大海。自從我們最初出發以來，沿途都是逆風和惡天氣，絕無一日順風。這真是奇特的現象。我手下人認定我們的船隻大不吉利，都說我應該在出發前舉行一種典禮，就是船底上穿出一孔，灌以一種聖油。大家必須記住這是東南季候風的時期，但是我們離開威濟烏以後，卻不會有半日的東南風。逆風、暴風和海流在這一日的其餘各時任意把我們漂東漂西。夜間同樣的吹着暴風，並且同樣的變化不測，以致我們始終苦於收帆、製帆，並相間的划槳。

我們在二日晨間日出時，駛在開奧和馬姜中間的十哩海峽當中。這日上午，暴風和陣雨相間不斷。午時完全無風，其後有西方的微風相助，乃在晚間駛到馬姜的一村。我在此買得一些朱欒

(原註學名: Citrus decumana) 「加那利」堅果及咖啡，並許手下人安睡一夜。

三日上午，天氣晴朗，我們沿着馬姜海岸緩緩划槳而前。有一隻下錨的小普牢船的船長看見我在甲板上，猜出我是何人，揭起信號相招，給我一封阿倫查理士寄來的信，信上說他自己已在德拿特停留二十日，盼我及早回去。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為我也同樣的爲他關心，我得了這個消息，我的精神立即鼓舞起來。至此有南方的微風吹起，我們以爲從此將有良好的天氣。無奈南風不久又變爲原有的西風；空中罩起黑雲，不到半小時後，竟發空前的大暴風。幸而我們及時收下主帆，否則危險不可勝言了。這是一種有規則的小颶風，我們那位老年的部季斯舵手開始喊出「阿拉！阿拉！」(“Allahi il Allahi”)來保佑我們。我們只能掛起船頭的三角帆，這面三角帆幾乎被暴風撕成碎塊，但因小心處理的緣故，牠在風前保持我們的地位，我們的普牢船也站得很穩。我們的小舟(在加尼所買的)拖在船後，不久被水裝滿，訣別我們而去。一小時光景以後，風勢稍殺，再過二小時，乃能升起主帆，高到半桅。向晚風止，洶涌的海面不久也歸平靜。我自己既未過慣海上的生活，受驚頗爲不淺，並且連那老舵手也對我切實的說他自己一生未遇更大的暴風。從此他越發相

信這隻普牢船的不利以及聖油的有功——這種聖油一切部季斯普牢船無不用以灌底。再則我們的安全以及暴風的早停，他都完全歸功於他自己的禱告，他笑着說道：『是呀，那是我們普牢船上常有的舉動；凡遇事情不妙的時候，我們都要站起來盡力高喊我們的禱告，那末，圖宛阿拉 (Tuwan Allah) 就會保佑我們。』

此後再過二日，我們方纔到達德拿特，沿途都是照常的靜風，暴風和逆風；而在近城時又遇狂暴的疾風，仍須退回拋錨所來。自從五月中我在哥蘭坐着普牢船出發以來，所有種種經歷未免令人不快。我第一次所僱的水手全體逃散；以後所僱的水手竟有兩名流落於荒島一個月；擱淺於珊瑚礁上計有十次；先後失去四個錨；風帆被鼠咬破；吊在船後的小舟之沉沒；照理不需十二日的歸航竟需三十八日；糧食和淡水欠缺多次；在威濟烏出發時油已掃數用完，以致船上沒有羅盤燈；而從哥蘭經西蘭到威濟烏，再從威濟烏到德拿特，所有全部的航程一共費時七十八日，都是大家認為順風的時期，乃竟絕無一日順風。我們時時處在緊張的狀態中，時時抵抗風潮及風壓掙扎而前。不論那個水手對於我這隻小普牢船的初次航行都會認作最不幸的一次。

阿倫查理士在密索爾所獲鳥類和昆蟲的採集品頗爲不少，可惜我在路上遭厄，以致未能前往會晤，否則他的採集品着實可以更多。他在密索爾等候一二個星期以後，弄得幾乎要挨餓了，只好回到西蘭的瓦亥，卻又聽說我在兩星期以前已經出發，真是喫驚不小。他在瓦亥留滯一個多月以後，方纔回到密索爾的北岸。他在北岸尋出着實更好的地點，但是當時未到風鳥的旺季，並且在那裏獲得少數普通種的風鳥以後，最後一隻普牢船又已預備要向德拿特出發，使他不得不回到德拿特來，因爲他想我大約總在德拿特等候他。

我在東方漫遊的記載從此結束。隨後往遊的摩爾，往遊部魯，爪哇，以及蘇門答臘，均已描述在前。阿倫查理士從此航往新基尼，我在以下一章論列風鳥時稍有敘述。他從新基尼轉赴薩拉羣島以後，製成一宗很有趣的採集品，我們依據他的採集品，可以斷定動物學上的西里伯組的疆界，其解釋見於從前論列西里伯自然界的一章。其次，他往遊佛羅勒斯及索羅爾（Solor），獲得若干有價值的材料，我已採用在論列的摩爾組自然界的一章。此後他又往遊婆羅洲東岸的科替（Coté），我對科替的採集品盼望很殷，因爲科替本是我們的新領地，對於採集方面又很相宜。他本想從科

替回到爪哇的蘇刺巴雅，再從蘇刺巴雅往遊全不知名的散巴島（Sumba）。不料他到科替以後，即罹凶險的熱病，在科替臥病幾星期，乃被送回新嘉坡，其時我已出發回國。他身體復原以後，在新嘉坡覓得職務，不復爲我採集。

以下分別論列風鳥，巴布亞羣島的自然界，及馬來羣島的人種，以結束全書。



王風鳥與十二線風鳥

第十一章 風鳥

我有許多次旅行既然特別爲着探求風鳥的標本，以及考察風鳥的習性和分佈；況且據我所知，我又是親到出產風鳥的森林看過風鳥並且得到許多標本的唯一英國人，所以我要趁此綜述自己觀察和訪問所得的結果。

歐洲最初的航海者來到摩鹿加羣島搜尋丁香和荳蔻的時候——那時候丁香荳蔻都是稀罕寶貴的香料——看見這樣奇怪這樣美麗的鳥類的乾鳥皮，無不極口稱揚。馬來商人給牠取名『馬努克雕阿塔』(“Manuk dewata”)，就是「天帝之鳥」(God's birds)；葡萄牙人看牠無腳無翼，並且無從探求真相，叫牠做『帕薩洛斯得索爾』(“Passaros de Sol”)，就是「太陽之鳥」(Birds of the Sun)；直至博學多能的荷蘭人方纔叫牠做『阿維斯帕刺帶栖鳥斯』(“Avis paradisens”)，就是「極樂鳥」或「風鳥」。約翰凡林斯綽騰(John van Linschoten)曾於一五九八年列出這些名稱，並且說這些鳥類未曾有人看見活的標本，因爲牠們寄跡高空，時時追逐。

太陽絕不下降地面；牠們無腳無翼，凡運入印度或有時運入荷蘭的標本都是如此，但在當時歐洲罕有所見，所以十分值錢。其後經過一百多年，威廉蕃涅爾先生（Mr. William Funnell）隨同披爾航行，著有航程的報告，曾在安波衣拿看見標本，據說這些鳥類飛到班達來吃葷，以致醉倒地下，被螞蟻咬死。直至一七六〇年林尼阿把最大的一種取名 *Paradisea apoda*（原註：意即「無腳極樂鳥」；譯者註：我國動物學書中單稱風鳥），歐洲尚無完美的標本出現，且亦絕無所知。即在現在又已經過一百年，但是一般的記載都說風鳥每年要到德拿特、班達和安波衣拿來；其實這些島嶼對於風鳥的自然狀態全無所知。林尼阿又認識纖小的一種，取名 *Paradisea regia*（即王風鳥），直到現在已有九種或十種分別命名，不過最初都用新基尼蠻民所保存的鳥皮來描述，多少總有欠缺之處。這些風鳥在馬來羣島一概稱為「部朗馬替」（“*Burong mati*”）就是「死鳥」，足見馬來商人絕未看見活鳥。

風鳥科本是一羣中等大小的鳥類，在構造上習性上都和烏鴉、歐掠鳥及澳大利亞的蜜雀相關；但是羽毛特別發達，實為其他各科鳥類所不及。有幾種從翼下體旁生出大簇鮮明的絨毛，成爲

裙形，扇形，或盾形；正中的尾羽往往伸長成線，扭曲而成奇態，或呈出最燦爛的金屬色澤。還有一套卻從頭部，脊部，或兩肩生出絨毛；而其羽毛所顯色彩和金屬光澤的強度大約除出蜂鳥以外絕無其他鳥類可以相敵，甚且蜂鳥也不能勝過牠們。這些鳥類通常分爲兩科——風鳥科和 (Epimachidae) 科，下一科的特徵在於纖長的嘴，大家假定爲和戴勝鳥 (Hoopes) 相關；但是這兩科在構造上和習性上主要的各點實在密切相關，所以我即併爲一科。現在我要把已知的各種逐一簡括的描述一番，並且附上一些博物學上普通的評語。

* * * * *

「大風鳥」(Great Bird of Paradise 原註：卽林尼阿的 *Paradisea apoda*) 卽風鳥，是最大的一種，通常從嘴端到尾梢有十七吋或十八吋。軀幹，兩翼，及尾爲濃厚的咖啡棕色，胸部轉爲紫棕色。頭頂及頸爲異常精緻的草黃色，羽毛短而緊湊，恰似絲絨；自喉至眼有綠色的鱗狀羽，呈出濃厚的金屬光澤，又有深綠色的絨毛延長爲帶，跨過額，腮，以至於眼，眼爲鮮黃色。嘴爲鉛藍色，腳頗強大，爲灰紅色。兩枝正中的尾羽除出基部和末梢稍有一點羽瓣以外，概無羽瓣，恰似線狀的卷鬚，展

成雅緻的雙曲線，從二十四吋長到三十四吋。翼下體旁各有一簇精美的長絨毛，有時長到二呎，爲最濃豔的金橙色，極有光輝，但向末梢漸次轉爲淡棕色。這兩簇絨毛可以任意向上展開，展開時幾乎可以遮藏全鳥。

這兩種華美的裝飾品完全限於雄鳥，至於雌鳥確是一種很樸素很尋常的鳥類，全身都是一致的咖啡棕色，絕無變化；尾上既無線狀的長羽，頭部又無黃色或綠色的羽毛。第一年的雄雛鳥剛和雌鳥相似，所以只能用解剖來辨別。那雛鳥最初在頭部和喉部顯出黃綠兩色，同時正中的兩枝尾羽比其餘尾羽長出幾吋，但其兩側仍有羽瓣。隨後這兩枝尾羽變爲裸出的長羽軸，和長成的雄鳥一般；而體旁金橙色的絨毛仍未出現，其後絨毛既生，全身的裝飾方纔完備。要實現這些變化至少須有三次相繼的換毛；但我約在同時看見各種狀態的雄鳥，所以牠們大約一年換毛一次，須在四年以後纔有豐滿的羽毛。從前大家以爲那華美的絨毛僅在孵卵期間暫時出現，但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我攜帶一種相關的種類回國豢養二年的觀察）卻顯出全年除出換毛的短期以外都留着全毛，正和大多數鳥類一般。

大風鳥很是活潑強健，一天到晚似乎運動不息。牠們很是繁殖，小陣的雌鳥和雛鳥時有所見；豐滿的雄鳥雖則較少，而宏大的叫聲日有所聞，足見牠們也是很多。牠們叫起『華克—華克—華克—窩克—窩克—窩克—窩克』(‘WAWK-WAWK-WAWK—WOK-WOK-WOK’)叫得又響又尖，遠方都可聽見，確是阿盧羣島最特出的動物叫聲。牠們作巢的方式尙未見知於世；但據土人所說，其巢用葉築成，置於蟻窠或高樹極上，且信其巢僅藏一隻雛鳥。鳥卵全未見知，土人聲言絕無所見；有一荷蘭官員曾懸重賞徵求，卻無結果。牠們換毛約在一二月，到了五月，羽毛豐滿的雄鳥即在早晨聚集一處紛紛跳舞。這種習性使得土人比較的容易獲得標本。土人看見牠們既在某株樹上聚集一次以後，即在樹枝中間擇定便利的位置搭起櫻葉小篷，先在黎明以前攜帶弓箭躲入篷內。有一男孩站在樹下伺候，風鳥在日出時陸續到來，於是獵者待其聚集足數並且開始跳舞以後，即用鈍箭放射，風鳥受擊暈倒，滾下地面，即由男孩捉來殺死，使其羽毛不受滴血的傷痕。其餘風鳥尙未留意，依次應箭落地，最後剩下幾隻受驚脫逃。(看前五百九十一頁附圖。)

土人保存風鳥的方法：先將兩翼兩腳截去，再將鳥皮連嘴剝下，取出頭顱骨。於是取一硬棒納

入鳥皮，穿出鳥嘴。棒上裹以樹葉，再用棕櫚的佛篋包圍鳥皮，放在多烟的茅舍中待其乾燥。這樣一來，實際上很大的頭部幾乎縮成鳥有，軀幹也縮小許多，最顯異的只有飄垂的絨毛。這種土鳥皮有些很是乾淨，並且往往有翼有腳；其餘則爲火烟所污，全失原形。

據我們所知，大風鳥大概是限於阿盧本島，其四周小島上概無出現。馬來商人與部季斯商人所到的新基尼各部分當然絕無所見，而在其他出產風鳥的各島亦無所有。不過這絕對不是確鑿的證據，因爲剝製鳥皮的土人只有幾處，其餘各處大風鳥也許很多，只是未曾知名罷了。所以這一層很可能是：這種風鳥也許棲息於新基尼的南部，因爲阿盧本由牠的南部分離而來；至於我在下文所描述的切近相關的種類則限於新基尼的西北半島。

*

*

*

*

*

「小風鳥」(Lesser Bird of Paradise 原註：即柏喜斯泰因 [Bechstein] 的 *Paradisaea papuana*) 即法國著述家所稱的「小碧玉」(“*Le petit Emeraude*”)，雖和大風鳥十分相似，而軀體卻要纖小得多。其不同處在於較淺的棕色在胸部並不變濃或變紫；在於黃色延至脊部及覆

兩羽；在於體旁絨毛的黃色較淺，僅有橙色的渲染，其末梢則近純白；在於尾上卷鬚較短。雌鳥則與大風鳥的雌體顯然不同，其腹面全爲白色，所以着實更爲美麗。幼穉的雄鳥着色相似，長大以後變爲棕色，並且逐漸展佈完美的羽毛，和大風鳥剛好相似。這種風鳥在這些地方用作婦女的首飾最爲普通，在東方商業上也是一種重要的物品。

小風鳥範圍較廣，爲新基尼，密索爾，薩爾瓦底，佐比，俾亞克 (Biar)，蘇克 (Sook) 諸島的普通種。荷蘭的博物學家米勒 (Miller) 曾在新基尼南岸，東經一百三十六度的伊塔那塔河 (Oeta-rata river) 覓得這種風鳥。我則親在多雷獲得；而荷蘭軍艦厄特拿的艦長又說他在東經一百四十一度的洪保德灣看見土人用其羽毛爲飾物。所以這一層很是可信：就是這種風鳥蔓延於新基尼全部。

真正的風鳥都是雜食的，兼食果實與昆蟲；果實之中喜食小無花果；昆蟲則喜食蚱蜢，蝗蟲，竹節蟲 (phasmas)，及螳螂，毛蟲。我在一八六二年將次回國時，幸而在新嘉坡尋出兩隻長成的雄鳥；這兩隻雄鳥似乎十分強健，愛吃穀米，香蕉，和螳螂，我即決意不惜重價（計一百鎊）購買而來。

親自照料，帶回英格蘭。我在途中留在孟買一星期，新買一宗香蕉爲風鳥的食料。但對昆蟲一項卻難供應，因在大英輪船公司的輪船 (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er) 上螻蛄很少，須在貯藏室中設置捕機，並於夜間在前甲板中捕一小時，然後稍有幾打捕獲，——簡直不夠一餐。後在馬耳他 (Malta) 停留二星期，乃由烘製麵包的場所捕得許多螻蛄，裝滿若干餅乾罐，供應歸航的食餌。我們在三月中穿航地中海，遇着冷風，郵船上可以安藏大鳥籠的惟一處所日夜暴露於艙口所吹入的冷風，但是這兩隻風鳥似乎絕不怕冷。又有某夜從馬賽 (Marseilles) 往巴黎，天氣嚴寒，而到倫敦以後，風鳥安然無恙，在動物園中分別象養一年二年，時常展佈美羽以邀觀衆的讚賞。足見這小風鳥很是堅強，不需高溫度，而需空氣與運動。我覺得大小相當的保存所若能從事保養，或在水晶宮 (Crystal Palace) 的熱帶部或邱 (Kew) 的大棕櫚場 (Great Palm House) 若能放出籠外畜養，這些風鳥大約很可以在我們本國活到許多年。

* * * * *

「紅風鳥」(Red Bird of Paradise 原註：即微厄羅特 (Viellot) 的 *Paradisaea rubra*)

譯者註：即赤霧鳥。雖和以上兩種相關，但其區別卻比那兩種彼此間的區別要大得多。牠和「小風鳥」大小相當（十三到十四吋長），但有許多細節和牠不同。體旁的絨毛不是黃色，乃是濃厚的深紅色，並且伸出尾梢以外僅有三四吋光景；絨毛頗為堅硬，末梢彎曲向下並且向內，着以白色。兩枝正中的尾羽不但伸長而無羽瓣，並且變作堅硬的黑絲帶，有四分之一吋闊，彎曲似猬刺，儼如纖小的半圓柱狀的長角或鯨鬚。這種風鳥若在死時用背躺着，尾上兩條絲帶就要彎到頸上相接，成爲雙絲圈；但在活時向下懸垂，顯出螺旋形的彎曲，確是異常雅緻的雙曲線。這兩枝尾羽約有二十二吋長，最是顯著奇特。喉部濃厚的金屬綠色延至頭部的前半以及眼後，並在額上構成鱗狀羽的小雙冠，添出不少的蓬勃氣象。嘴爲藤黃色，睛簾則爲帶黑的橄欖色。（看六百九十頁後插圖。）

雌鳥全身的咖啡棕色頗爲一致，但有帶黑的頭部，以及黃色的頸部和肩部，指示雄鳥體上着色格外鮮明的所在。雄鳥羽毛變化的次序正和別些種類相同，頭部和頸部的鮮明色彩首先呈現，隨後露出尾上伸長的線狀物，最後乃生紅色的體旁絨毛。我獲得整套的標本，指證出尾上黑絲帶逐漸發展的情形確是十分奇特。這兩枝尾羽最初本是普通的羽毛，比其餘尾羽倒要短些；隨後第

二步當然和一隻大風鳥的標本所表示的一般，這兩枝尾羽略為伸長，中央一部分的羽瓣已經變狹；再到第三步則有標本為證，羽軸有一部分裸出，末梢卻有扁平的羽瓣；第四步裸出的羽軸略為擴大，顯出半圓柱狀，末梢的羽瓣很少；直到第五步，完美的角質黑絲帶方纔出現，但在末梢仍有棕色的扁平羽瓣；還有一隻標本，黑絲帶本身也有一部分單在一側生着棕色的狹羽瓣。這些變化既經完畢以後，紅色的體旁絨毛方纔漸次出現。

風鳥羽毛和色彩逐漸發展的步驟很有趣，因為這種發展的情形剛和一種學說相合，這種學說所主張的是：牠們都由「變異」的單純作用以及「性擇」的累積能力而產生，並不單是尋常的裝飾品。⁽¹⁾色彩的變異在一切變異中最為常見而易見，並且最容易受人為淘汰的制限和累積。所以我們應該懸揣風鳥色彩上的兩性差別首先累積而固定，而在雌鳥身上也應該出現最快；不料這種懸揣正是風鳥所發生的事實。在一切羽毛形態上的變異中，最常見的莫過於頭部和尾部的羽毛。這種變異在各科鳥類中多少都有發現，且在許多馴養的變種中也容易產生，至於軀幹上羽毛的異常發達則在鳥類全綱中都不多見，而在馴養的種類中更是罕見或且絕跡。現在我們

從風鳥方面看出喉部的鱗狀羽毛，頭上的羽冠，以及尾上的長卷鬚，都已發展完全以後，體旁的絨毛方纔逐漸出現。這正和以上種種事實相合。如其不然，這些雄鳥並不由於陸續的變異發生這些特別的羽毛，乃是最初出現於地球時早已如此。那末，這些羽毛陸續出現的步驟至少要變成我們不能理解的事實，因為這些變化為何不在同時進行，或用相反的顺序進行，不免絕無理由可說了。赤霧鳥所有已知的習性，以及土人捕捉的方法，都已描述在六九七—八頁。

赤霧鳥的產地很是狹小，完全限於威濟鳥這個小島，位於新基尼的西北極端，其他島嶼所有相關的種類在威濟鳥都由牠來代替。(2)

以上所描述的三種風鳥自成一組，在一般構造上的各點，比較上的碩大，軀幹，翼，尾的棕色，以及雄鳥裝飾羽毛的特別性質，一律互相符合。這一組風鳥差不多分佈於風鳥科全科所棲息的全地面，但是每一種都有各自的領域，在一領域以內絕無兩種出現。風鳥屬的屬名 (*Paradisea*) 卽真風鳥，現爲牠們所有，很是切當。(3)

*

*

*

*

*

其次的一種就是林尼阿取名的 *Paradisea regia*，即王風鳥，和以上三種大不相同的確應該另有屬名，所以現已取名爲 *Cinnurus regius*。馬來人叫他做「部朗喇查」（“*Burong rajah*”），就是「鳥王」（*King Bird*）。阿盧羣島的土人又叫牠做「哥比哥比」（“*Goby-goby*”）。

這種可愛的小鳥只有六吋半光景長，有一半確是因為尾短的緣故，牠的尾只有普通角尾的長度。頭部、喉部，以及背面概呈濃豔光亮的深紅色，額部加以橙色的渲染，額上的羽毛延至鼻孔以下直達嘴部一半有餘。羽毛異常燦爛，在某幾種光下放射金屬的或玻璃的光輝。胸與腹爲純粹的網白色；介在網白色和喉部的紅色之間有一闊帶，爲濃厚的金屬綠色，每一眼上又有同色的一小斑。翼下體旁各有一簇精美的闊羽，約有一吋半長，呈現灰色，末梢有一綠柱石色的闊帶，闊帶內緣鑲有一絲淺黃色。這些羽毛隱在翼下，但能任意高舉，在肩上展成精緻的半圓扇。還有一種裝飾尤其奇特，並且更加美麗。尾上兩枝正中的尾羽變爲纖細的線狀羽桿，長近六吋，各在末梢向內一個生出綠柱石色的羽瓣，捲成螺旋形的圓盤，最是奇特可愛。嘴爲橙黃色，腳爲鈷藍色。（看上章末尾附圖的上圖。）

雌鳥着色極其樸素，初看簡直不能認爲同種。牠的背面爲幽暗的土棕色，僅在羽軸的邊緣稍有橙紅色的渲染。腹面爲比較蒼白的黃棕色，兼有暗色的鱗斑和帶紋。幼穉的雄鳥剛和雌鳥相似，當然也和赤霧鳥一般，經過一套奇特的變化；可惜我自己不能獲得指證的標本。

這種小鳥慣棲森林濃密部分的小樹，專喫各種果實，這些果實和這種小鳥比照起來是很大的。牠的兩翼兩脚都很活潑，飛時呼呼有聲，略似南美洲的某種鳴禽類（即 manakins）。牠時常振動兩翼，展佈美扇；尾上有星點的線狀羽分歧爲雅緻的雙曲線。這種風鳥在阿盧羣島頗爲繁夥，所以早已連同大風鳥傳入歐洲。再在密索爾及新基尼各部分（博物學者足跡所到的各部分）也有出現。

*

*

*

*

*

現在我們說到一種奇特的小鳥叫做『華麗風鳥』（“Magnificent Bird of Paradise”）初由蒲豐（Buffon）描出，繼由波達厄特（Boddaert）取名 Paradisaea speciosa。其後波那帕脫王子（Prince Buonaparte）併入相關的一種另立一屬取名 Diphyllodes，因其背部被有

古怪的雙層斗篷。

牠頭部被有棕色的短絨毛，展覆於鼻孔上。後頸生出一團濃密的草黃色羽毛，約有一吋半長，覆於脊的上部，成爲一層斗篷。這一層斗篷底下又有第二層濃豔的紅棕色羽毛的斗篷，在大約三分之一吋以外成爲一帶。脊上其餘部分爲橙棕色，尾筒及尾爲暗古銅色，兩翼爲淺橙黃色。腹面全部被有豐富的羽毛，概從胸部的邊緣生出，呈濃厚的深綠色，兼有變動不定的紫色。胸部正中有一闊帶直穿而下，成於同色的鱗狀羽毛，而腮與喉則爲濃厚的古銅色，兼有金屬光澤。尾上正中伸出兩枝濃鋼青色的狹羽，約有十吋長。這兩枝狹羽單在向內一側生出羽瓣，各自向外變成圓圈。

我們從相關種的已知的習性看來，可以斷定這種風鳥所有十分發達的羽毛展成顯異的狀態。腹面大簇的羽毛大約展成半球形，脊上美麗的黃色斗篷當然高聳而出，和土人所保存的乾燥扁平的鳥皮大有區別，但在目前我們只有這些鳥皮。牠的脚似乎是暗藍色。

這種稀罕雅緻的小鳥只在新基尼內地及密索爾島上有所發現。

*

*

*

*

*

比以上一種更加稀罕美麗的是 *Diphyllodes wilsoni* 喀辛先生 (Mr. Cassin) 曾用菲列得爾菲亞博物院的一張土鳥皮來描述。其後波那帕脫王子把牠改名爲 *Diphyllodes respublica* 本斯泰因博士又改名爲 *Schlegelia calva* ——他在威濟烏竟得新鮮的標本。

這種風鳥的上層斗篷爲硫黃色，下層斗篷及兩翼則爲純紅色，胸部的羽毛爲暗綠色，伸長的正中尾羽比相關種着實更短。但是最古怪的區別卻在頭部的裸出，那裸出的皮肉爲濃鈷藍色，又有若干行的黑絨毛交叉其上。

他在大小方面和上一種大約相當，顯然完全限於威濟烏一島。雌鳥（據本斯泰因博士的描述和描述）和王風鳥的雌體十分相似，腹面也有相似的帶紋；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牠切近的相關種——卽「華麗風鳥」——的雌鳥至少總是同樣的樸素，不過那種雌鳥的標本至今尙無所獲。

* * * * *

「優雅風鳥」(*Superb Bird of Paradise*) 初由蒲豐作圖，繼由波達厄特取名 *Paradisaea atra*，因其羽毛以黑色爲地。這種風鳥構成微厄羅特所稱的 *Lophorina* 屬，爲風鳥全科中最

稀罕最燦爛的一種，僅有殘缺的土鳥皮見知於世。牠比「華麗風鳥」稍稍大些。羽毛的底色是濃黑色，但在頸部兼有美麗的古銅色的反射，頭部又有燦爛的金屬綠色和藍色的羽毛概呈鱗狀。胸前懸有盾狀物，係由堅硬的狹羽構成，向着各邊伸長，呈出純粹的藍綠色，兼有緞光。還有一種尤其奇特的裝飾，就是頸背所展佈的東西，——形式上和胸部盾狀物相似的東西，呈出絲絨的黑色，兼有古銅色和紫色的光輝。其外緣的羽毛比鳥翼長出半吋，在高聳時，加以胸部盾狀物的外突，全鳥的外觀當然爲一之變。嘴爲黑色，脚似爲黃色。

這種奇怪的小鳥只產於新基尼北半島的內地。我和阿倫先生在任何島嶼或在新基尼沿岸的任何部分概無所見。這是真的：這種風鳥，雷森曾由沿岸土人手中得來；但在一八六一年阿倫先生寄索龍（Sorong）時，他已探悉這種風鳥須在三天遠路的內地才有發現。由於這些「黑風鳥」（「Black Birds of Paradise」）——土人所取的名稱——在貿易上不很值錢的緣故，現在似乎罕爲土人所保存，所以我在新基尼沿岸和摩鹿加羣島度了好幾年，竟不曾得到一張鳥皮。因此，我們對於牠的習性和牠的雌鳥全無所知，不過那雌鳥當然和本科的其餘各種是同樣樸素的。

* * * * *

金風鳥或稱「六羽風鳥」(Golden, or Six-shafted Paradise Bird)也是稀罕的一種。最先由蒲豐作圖，至今未曾獲得完美的標本。波達厄特把牠取名 *Paradisaea sexpennis*，微厄羅特替牠另立 *Parodia* 屬。這種奇鳥大約和雌的赤霧鳥大小相當。羽毛初看似爲淡黑色，但在某種光下兼有古銅色和深紫色。喉部胸部有濃金色的闊扁羽蓋成鱗狀，在某幾種光下變作綠色和藍色。頭後有一條反彎的羽毛闊帶，其燦爛難以形容，不似一種有機的物質，倒似綠柱石和黃玉的光輝。額上有一片純白的羽毛，射出緞光；並且頭部兩側生出六枝奇怪的羽毛，就是取名「六羽風鳥」的來歷。這六枝羽毛形似細線，長有六吋，末梢附以卵形的小羽鱗。除了這種裝飾以外，胸部兩側又各有大簇的絨毛，在高舉時當然可以遮覆兩翼，使得鳥身在外觀上加大一倍。嘴黑而短，頗爲堅實，羽毛延至鼻孔，和王風鳥相似。這種奇特燦爛的鳥類和「優雅風鳥」產地相同，但是我們對於牠的一切情形，除出新基尼士人所保存的鳥皮可供考察以外，實在絕無所知。

「奇翼鳥」(Standard Wing) 卽格雷先生取名的「窩雷斯風鳥」(Semioptera wallacei) 是風鳥的一種新種，由我自己在巴光島發現出來，其特異處在於每一翼角生出一對白色的狹長羽在短羽中翹然特出，可以任意高舉。這種風鳥一般的色彩是精緻的橄欖棕色，在脊部正中轉爲一種古銅的橄欖色，又在頭上變爲精緻的灰藍紫色，兼有金屬光輝。遮蓋鼻孔延下鳥嘴中途的羽毛鬆散而向上彎曲。再在腹面尤其美麗。胸部鱗狀的羽毛鑲以濃厚的金屬藍綠色，並且喉部、頸側，以及胸部兩側所生尖長的羽毛，直至翼梢相近，都是這種色彩。不過這種鳥類最古怪的獨一無二的特色卻是翼角所生兩對狹長的奇羽。我們揭起牠的覆羽時，可以看出每一對奇羽都有一對管狀的角質鞘，這角質鞘從腕骨的接合點相近處分歧而出。這兩對長羽起伏自由，在興奮時直挺挺的豎起，與兩翼成爲直角，從六吋長到六吋半，前一枝比後一枝稍長。鳥身的全長有十吋。嘴爲角質橄欖色，睛簾爲深橄欖色，腳爲鮮橙色。

雌鳥非常樸素，全身都是暗淡的土棕色，僅在頭部稍有灰藍紫色的渲染；幼穉的雄鳥剛和雌鳥相似。（看四百四十四頁後插圖。）

這種風鳥慣棲林中較低的樹木，並且和大半的風鳥一般，時時運動不息——在樹枝中間飛來飛去，緊附在嫩極上，或直滑的樹幹上，幾乎和啄木鳥一樣容易。牠不斷地發出一種粗糙軋軋的叫聲，彷彿介在大風鳥的叫聲和王風鳥的比較和諧的叫聲之間。雄鳥時時張翼鼓翼，豎起兩肩的長羽，並且展出胸部雅緻的綠色盾狀物。

這種風鳥出現於巴羌和濟盧盧，從濟盧盧得來的一切標本，胸部綠色的盾狀物較爲延長，頭上的藍紫色較爲暗黑，腹而綠色的鱗狀羽較爲堅強。這是摩鹿加地域所發現的惟一的風鳥，其餘一切都限於巴布亞羣島和北澳大利亞。

* * * * *

我們現在要說到 Epimachidae 就是「長喙風鳥」(Tong-billed Birds of Paradise) 這些風鳥正如上文所說一般，不應該和風鳥科分作兩起。其中最顯異的一種就是「十二線風鳥」(Twelve-wired Paradise Bird)，也就是布盧門巴哈 (Blumenbach) 取名的 Paradisea alba。不過現已列入雷森的 Selencides 屬。

這種風鳥約有十二吋長，其中壓縮彎曲的長嘴即已佔去二吋。胸部和背面的色彩初看似乎近黑，但是細看卻看出內中並無一處缺少彩色；再在各種光中看來，最濃厚最光亮的着色歷歷可見。頭部被以短絨毛，這種絨毛在腮部比上嘴延生更遠，呈出帶紫的古銅色；脊部及兩肩為濃厚的古銅綠色，而翼與尾則為最燦爛的藍紫色，一切羽毛都有精美的絲光。胸部的大簇羽毛的確近於黑色，僅有綠色和紫色的微光，但其外緣卻鑲有閃爍的綠色帶。腹面全部為濃厚的軟皮黃色，連同體旁所生伸出尾外一吋半的大簇羽毛都是如此。鳥皮露在光下時，那黃色轉成暗白色，其學名即從此而來。體旁所生的羽毛，每一旁最在內部的約有六枝的羽軸伸長為纖細的黑線，這些黑線折成直角，並且略為向後彎到十吋光景的長度，構成一種離奇特出的裝飾品。嘴為黑玉色，腳為鮮黃色。（看上章末尾附圖的下圖。）

雌鳥雖比有些種類稍為華麗，而雄鳥的彩色或裝飾品卻是一無所有。頭頂與頸背為黑色，其餘上面概為濃厚的紅棕色；下面全是黃灰色，胸部近黑，並有波狀的淡黑色狹帶交叉其上。

「十二線風鳥」出現於薩爾瓦底及新基尼西北部，常在開花的樹木——尤其是西穀樹與

露兜樹——吮吸花朵，用着異常強大的腳站在花上或花下。牠的動作十分敏捷，稍在一株樹上停留片刻以後，就要飛射到別株樹去。牠的叫聲尖利宏大，遠方都可聽見，格格的叫了五六聲，聲音依次低落，叫到最後一聲往往就要飛開。雄鳥慣於孤獨，但有幾次大約也要結羣，和那真風鳥一般。我的助手阿倫先生最後一次往遊新基尼，射得這種風鳥，剖開以後，胃中都只有一種棕色的甜汁，大約就是牠們所吃的花蜜。不過牠們當然也吃果實和昆蟲，因為我在某隻荷蘭輪船上所見的一隻活標本愛吃螳螂和番瓜。這隻風鳥有一種古怪的習慣：每逢正午，用嘴朝天休息。牠死在前往巴塔維亞的航程上，我獲得去皮的軀體，製成全副骨骼，顯然表出牠的確是一種風鳥。舌很長，且能擴大，舌端稍有纖維質，形狀扁平，剛和真正的風鳥屬相似。

薩爾瓦底土人在森林中搜尋這種風鳥棲宿的地方，他們看見地上的鳥糞即能指出牠的所在。這種風鳥往往棲在樹枝叢生的低樹上。他們夜間上樹，或用鈍箭射擊，或且用布活捉。而新基尼土人則用威濟烏土人誘捕赤霧鳥的方法捕捉牠們，那種方法已在六百九十八頁描述過。

*

*

*

*

*

「長尾風鳥」(Long-tailed Paradise Bird 原註學名: *Epimachus magnus*) 又是這些奇鳥的一種，僅有土人所保存殘缺不全的鳥皮爲我們所知。牠的暗色絨毛射出古銅色和紫色的光輝，和「十二線風鳥」相似，但有顯異的長尾，長到二呎有餘，上面射出最強的蛋白石光的藍色。但牠主要的裝飾卻在胸部兩側所生大批的闊羽，這些闊羽在未梢處擴大出來，兼有最鮮豔的金屬藍色和綠色的帶紋。嘴長而彎，脚黑，和牠相關的種類相似。鳥身的全長在三四呎之間。

這種華美的風鳥棲息於新基尼的高山，和「優雅風鳥」「六羽風鳥」的區域相同，聽說近海的山上有時候也有出現。我有好幾次聽見土人切實的說這種風鳥在地下或岩下洞中作巢，常擇兩孔相通的所在，故從一孔鑽入，可從別一孔鑽出。依照我們的推測，牠的習性似乎不應該如此，但是土人的話如果不確，我們卻難明白這種話的由來；並且一切旅行家都知道土人所報告的動物習性雖則很是古怪，卻都正確無訛。

* * * * *

「鱗胸風鳥」(*Scale-breasted Paradise Bird* 原註：即屈費兒 [Cuvier] 取名的 *Epimachus*)

magnificus) 現在往往和澳大利亞的「賴夫爾風鳥」(Australian Rifle birds) 一同列在 Ptiloris 屬內。這種風鳥雖很美麗，但牠副羽的裝飾卻比以上幾種都要隱晦些。——牠主要的裝飾就是發達不等的金屬綠色硬羽的胸鎧，以及胸部兩側小簇似毛的羽毛。脊與翼爲絲絨黑色，在某幾種光下略有濃紫色的光輝。兩枝正中的闊尾羽爲蛋白石光的蒼藍色，表面柔滑如絲絨，頭頂的羽毛恰似亮鋼的鱗片。有一大三角塊包含腮、喉、及胸各部，密密蓋以鱗狀的羽毛，射出鋼藍色或綠色的光輝，兼有柔滑的表面。這個三角塊的下緣鑲有一條黑色的狹帶，接上光亮的古銅綠色，再接上濃紅酒色的羽毛，延至尾上轉爲黑色。體旁成簇的絨毛和真風鳥的絨毛有些相似，但不豐富，其長與尾相當，且呈黑色。頭部兩側呈出濃藍紫色，並且絲絨般的羽毛在嘴上兩側延至鼻孔。

我在多雷獲得一隻幼穉的雄鳥，羽毛的狀態顯然和長成的雌鳥相同，正和一切相關的種類一般。背面、翼、及尾爲濃厚的紅棕色，腹面則爲蒼灰色，兼有波狀的狹黑帶密密橫斷而過。眼上也是一條帶紋，又有暗黑的長條紋從會合線延至頸側。這種風鳥長十四吋，而長成雄鳥的土烏皮卻只有十吋光景，因爲土烏皮力求胸部裝飾的羽毛格外顯現，遂將鳥尾塞入不少。

在約克角 (Cape York) 及北澳更有一種密切相關的種類，就是 *Philoris alberti*，其雌鳥與上文所說幼穉的雄鳥十分相似。更有澳大利亞美麗的「賴夫爾風鳥」——和這些風鳥很是很相似的風鳥——稱爲 *Philoris paradisiensis* 及 *Philoris victoriae*。「鱗胸風鳥」似乎限於新基尼內地，比以外幾種稍稍普通。

還有三種新基尼的鳥類，有些著述家一律歸入風鳥，其羽毛幾乎同樣的顯異，應該在此申述一番。第一種是「極樂鵲」(*Paradise pie* 原註：即雷森的 *Astrapia nisa*)，大小和赤霧鳥相當，但有很長的尾體的上面射出濃藍紫色的光輝。脊部爲古銅黑色，腹面綠色，喉與頸鑲有深銅色的鬆散闊羽，而在頭頂及頸上這些闊羽更射出綠柱石色的光芒。頭部四周的羽毛一律很長，且能直豎，活時展開以後當然顯出奇觀，真風鳥大約也不過如此。嘴黑，腳黃。我以為 *Astrapia* 這一屬頗有幾分近於風鳥科和 *Epimachidae* 科的中間物。

又有一種相關的種類有了裸出而有肉冠的頭部，已被命名爲 *Paradigalla carunculata*。大家相信這一種和上一種都棲息在新基尼的多山內地，但這一種非常稀罕，惟一已知的標本藏

在非列得爾菲亞博物院 (Philadelphia Museum)

* * * * *

「極樂鶯」(Paradise Oriole) 又是一種美麗的鳥類，現在有時候也歸入風鳥之列。從前博物學者給牠取名 *Paradisea aurea* 和 *Oriolus aureus*，現在卻往往和澳大利亞的別墅鳥 (Regent Bird) (原註學名: *Sericulus chrysocephalus*) 列為同屬。但是嘴的形狀和羽毛的性質似乎都大不相同，所以應該自成一屬。牠全身幾乎都是黃色，只有喉尾以及翼和脊的一部分是黑色；但牠主要的特徵卻在一宗光亮的濃橙色的長羽毛，這些羽毛從頸部延至脊部中央，幾乎和鬪雞的頸部羽毛相似。

這種美麗的金鶯棲息在新基尼內地，並在薩爾瓦底也有發現，但很稀罕，我只能得到一張殘缺的土鳥皮，其習性如何不得而知。

現在我要把一切已知的風鳥列成目錄，附以我們所信的產地。內中附有*的各種風鳥都在本書初版印行以後發現出來。

* * * * *

1 「大風鳥」——阿盧羣島及新基尼中部。

2 「小風鳥」——新基尼西北部，密索爾，及佐比羣島 (Jobie Islands)。

3 赤霧鳥即「紅風鳥」——威濟島及巴坦塔。

4 *Paradisea decora* ——當特累卡斯都羣島 (D'Entrecasteaux Islands)。這種美麗的

風鳥所有紅色的羽毛比赤霧鳥還要豐富些，且其基部又有若干紅色更深的較短的羽毛。胸部呈出溫柔的淡紫色，頭部及喉部幾與「小風鳥」相同。

5 *Paradisea Raggiana* ——新基尼東南部。這種風鳥和大風鳥有些相似，但有紅色的羽

毛。

6 *Paradisea Guilielmi* II ——德屬新基尼。頭、頸及喉爲綠色，脊爲黃色。長成的雄鳥尙無

所知。

7 *Paradisea noveguineae* ——「大風鳥」的一種，棲息於新基尼南部。

8 *Paradisea Finschi* ——「小風鳥」的一種，發現於新基尼東南部。

9 王風鳥 —— 新基尼全部，密索爾，阿盧羣島。

10 「華麗風鳥」 —— 新基尼西北部及密索爾。

11 *Diphyllodes Wilsoni* 或 *D. respubica* 卽紅色的「華麗風鳥」 —— 威濟島。

12 *Diphyllodes chrysoptera* —— 新基尼東南部。與「華麗風鳥」相關，但有更濃厚更複雜的色彩。

13 *Diphyllodes Jobiensis* —— 從佐比島來的一種相關的種類。

14 *Diphyllodes Hersteini* —— 又是一種，兩翼紅色，頭上棕色，從東南新基尼的和斯叔山 (Horseshoe Mountains) 而來。

15 *Diphyllodes Guilhelmi III* —— 豔麗的一種，脊部有橙紅兩色，並有綠尖的扇形物，和王風鳥相似，從威濟島東部而來。

16 「優雅風鳥」 —— 西北新基尼的阿爾法克山。

17 *Lophorina minor* * 比較纖小的一種「優雅風鳥」從東南新基尼的阿斯特洛雷山 (Aristolabe Mountains) 而來，在頸部盾狀物的形狀上既有差別，在色彩上也有幾分不同。

18 金風鳥——西北新基尼的阿爾法克山。

19 *Parotia Lamesi* * 從阿斯特洛雷山來的金風鳥的代表種，在着色上及胸部羽毛的形狀上微有不同。

20 「窩雷斯風鳥」或「奇翼鳥」——巴羌及濟盧諸島。

21 「長尾風鳥」——西北新基尼。

22 *Epimachus Macleayi* * 一種稍微不同的種類，從東南新基尼的阿斯特洛雷山而來。

23 *Epimachus Meyeri* * 另外一種相關的種類，從東南新基尼的和斯叔山而來。已知的只有雌鳥。

24 *Epimachus Elliotti* * 一種較不燦爛的種類。產地未詳。

25 「十二線風鳥」——新基尼西北部到東南部。

26 「鱗胸風鳥」——新基尼全部。

27 *Ptiloris Alberti* 即亞爾伯特王子 (*Prince Albert*) 的風鳥。——北澳。

28 *Ptiloris paradisea* 一種「賴夫爾風鳥」——東澳。

29 *Ptiloris Victoriae* 即維多利亞女士 (*Queen Victoria*) 的「賴夫爾風鳥」——東北

澳大利亞。

30 *Ptiloris* (*Craspedophora*) *intercedens* 從東南新基尼來的一種，和「鱗胸風鳥」相關

極切。

31 「極樂鵲」——西北新基尼的阿爾法克山。

32 *Paradigalla carunculata* 即有肉冠的極樂鵲。——阿爾法克山。

*

*

*

*

*

以下幾種和以前所知的各種大有區別，故須列入新屬：

33 *Drepanornis Albertisi*

第六編 巴布亞羣島遊記

七百四十五

34 *Drepanornis cervinicauda*

這三種自成一組，頗為纖小，裝飾並不顯異，由新基尼各

35 *Drepanornis Bruijni*

部分而來。

36 *Astartarchia Stephanica* 一種華麗的鳥類，從奧文史坦利山 (Owen Stanley Mountains)

而來，和「極樂鵲」相關。

37 *Paradisornis Rudolphi* —— 東南新基尼的和斯叔山。軀體纖小，但有鮮藍色的體旁絨

毛與伸長的正中尾羽（末梢為藍色的小薄片）為其特徵。

* * * * *

我在拙著科學與社會之研究 (Studies, Scientific and Social) 卷二第二十章內，附有以上最後一種以及另外三種新風鳥的圖形，後三種都從新基尼山中而來。內中有一種取名 *Pteridophora Alberti*，大約是全科中最奇特的鳥類，眼角上生出美藍色羊齒狀的附屬物。

這幾種再加上以外若干種，連同以上各種合成五十種風鳥，內中大約有四十種概為新基尼所產。如果我們再就那些和新基尼由一淺海相連一起的島嶼來着想，即可尋出二十三種風鳥為

其所有，此外則有三種爲澳大利亞東北兩部分所產，一種爲摩鹿加羣島所產，其中一切格外奇特壯麗的種類完全限於巴布亞地域。

我雖然費去許多時間專門搜尋這些奇鳥，但在阿盧羣島、新基尼、及威濟島各地住了許多月，僅僅獲得五種。阿倫先生遊歷密索爾的結果又不曾添多一種，但我和他都聽說新基尼有一個叫做索龍（Solon）的地方接近薩爾瓦底，可以獲得我們所期望的一切種類。因此，我們決意由他前往，直入內地，和那射擊並剝製風鳥的土人直接交易。他坐着我在哥蘭配置完好的小普牢船，並得德拿特的荷蘭駐使好意相助，由替圖阿的蘇丹派出一個副官和二個兵士護送他，並且幫助他僱用人夫和遊歷內地的各種事宜。

無奈阿倫先生這一次航程卻遇着意外的困難。要了解這些困難，須先考慮風鳥本是一種商品，又是沿岸各村頭目專利的商品，他們向山居的土人賤買而來，用以轉賣於部季斯商人。有一部分風鳥又須逐年進貢於替圖阿的蘇丹。所以土人十分妒忌外地人——尤其是歐洲人——來妨礙他們的營業，尤其是來入內地直接和山居人交易。他們當然以爲那個歐洲人不免在內地擡高

價格，搜求貨物，對於他們大爲不利；並且以爲他如果取去一宗稀罕的種類，他們的買物不免也要漲價；況且他們看見一個白種人這樣不辭勞苦，不惜費用，來到他們這個地方，單單要買風鳥，自然要生出一種無謂的驚慌，以爲他總有某種祕密的目的，因爲他們知道他在德拿特，馬加撒，或新嘉坡儘可買得許多風鳥，——普通黃色的風鳥，他們所貴重的惟一風鳥。

因此，阿倫到了索龍，對土人說了自己要往內地尋覓風鳥的主意以後，土人紛紛反對。他們告訴他說，從索龍前往計有三四天路程，到處都是濕澤和高山；又說，那山居人都是食人的蠻民，當然要來殺他；並且村中絕無一人敢和他同去。這樣討論了幾天以後，因爲他仍舊執意要去嘗試，並且聲明替圖阿的蘇丹許他自由遊歷，並由各地頭目盡力相助，所以後來他們只得替他備辦一隻小船，由一河道泝流而往；但在同時，他們暗中命令內地各村不准出賣任何食品，以便逼他回頭。他們到了上岸走陸的村莊以後，陪他同來的海濱土人一律回去，丟下阿倫自行設法前進。他吩咐替圖阿副官替他僱人充當嚮導，並運送行李。無奈這一層卻不容易辦到。土人竟和副官爭論起來，不肯服從他的傲慢的命令，並且取出刀槍來攻擊他和他的兵士；於是阿倫只得親身出來保護那些護

送他的人。土人對於白種人本有相當的敬重，兼以阿倫及時分送他們幾件贈品，所以取出小刀、手斧，和細珠給他們看，說明自己願意把這些東西報酬那些伴送他的人以後，立刻恢復了和平。次日阿倫走過一帶非常崎嶇的地方以後，來到山居人的村莊。他在此留住一月，並無翻譯員，可以傳達語言。但是他利用記號、贈品，和慷慨的交換物，進行倒很順利，有些土人每天陪他同往林中射擊，並且在他有所捕獲時受了他的小贈品。

但是風鳥這件大事卻沒有什麼成績。他所覺得加多的種類只有「十二線風鳥」一種，這一種他在薩爾瓦底已經獲得一隻標本；不過他探悉別些種類（他把圖形給他們看的種類）都在二三天遠路的內地纔有出現。我從多雷差出傭人前往安柏巴啟的時候，他們也聽到剛剛相同的消息——就是比較稀罕的種類須在幾天遠路的內地纔有出現，剛在崎嶇的山嶺當中，並且鳥皮又為海濱土人從未看見的野蠻民族所剝製。

自然界彷彿有意要使這些上等的珍品不致過於普通而受人間的輕視。新基尼的這部分北岸既然暴露於太平洋的風波，並且崎嶇而無港口。全片地面多岩多山，到處都有茂密的森林，在濕

釋，懸崖，及鋸齒狀的脊岡上列成屏障，和那未知的內地幾乎隔絕；並且住民又是凶險的蠻人，野蠻到極點。在這種地方並且這種民族之間，出現了自然界這些奇怪的產物，就是各種風鳥，這些風鳥的形態和色彩的優美以及羽毛的特別足以激發最文明最優秀的人類的驚異和讚美，足以供應博物學者以無窮研究的材料，供應哲學者以無窮思索的材料。

我搜索這些美鳥的旅行從此結束。航往牠們所棲息的地域的各部分計有五次，每次費去半年有餘，但在該地域所有已知的十四種當中僅僅獲得五種。這五種都棲息在新基尼的沿岸以及附近諸島，其餘各種似乎絕對限於北半島的中部山脈；我們在多雷和安柏巴啟（接近這個半島的一頭）以及薩爾瓦底和索龍（接近牠的別一頭）歷次搜索的結果，使我能夠有些把握來斷定這些稀罕可愛的鳥類的產地，這些鳥類的良好標本在歐洲至今尚無所見。

這一層不免有些可怪，就是我在西里伯，摩鹿加羣島，和新基尼遊歷五年，竟不能買得四十年前雷森在這些地方駐足幾星期所得種類的半數。我相信現在一切種類，除了貿易上普通的種類以外，即使比較二十年前也要難得得多；我以為這大概是由於荷蘭官員已經假手替圖阿的蘇丹

來搜求這些種類的緣故。因為逐年過來採辦貢品的頭目們都已奉有命令來收羅一切風鳥的稀罕種類，所以他們很有充分的藉口可以少付或者不付鳥皮的價錢，所以沿岸各村的頭目將來難免不肯再向山居人去買這些鳥皮，反而專門去買那些比較普通的種類，這些種類雖不是愛美家所喜歡的東西，卻是更可獲利的商品。這一類原因往往使得未開化各地的住民遮瞞他們所能發覺的礦產或別些天產，因為他們恐怕洩漏以後，不免要納加多的貢物，或者要有強迫的新勞動。

註(1) 近來我已達到這個結論，就是：性擇並不是雄鳥發展裝飾羽毛的原因。看我的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第十章。

註(2) 季爾馬德博士說赤霧鳥在巴坦塔島 (Batantia) 也有出現。見於馬奇薩的巡遊 (Cruise of the Marchesa) 卷二，二二五頁。

註(3) 現在已有三種很有區別的風鳥屬的新種發現於新基尼東南部，此外還有二種區別較少的局部的種類。

第十一章 巴布亞羣島的自然界

新基尼及其附近由一淺海和牠相連的島嶼構成巴布亞羣島，在其所產生物的特殊形態上，彼此之間顯有十分密切的類似。我在論列阿盧羣島及風鳥的各章既已敍出本羣島自然界的一些細節，故在本章僅將本地域所產的動物及其與世界上各地的關係概括的敍述一番。

新基尼大約是地球上最大的大島，比婆羅洲略微大些。長近四百哩，最闊的部分闊也四百哩，似乎到處都有茂盛的森林。所有已知的各種天產物差不多都從西北半島及其四周少數島嶼而來。⁽¹⁾ 這個半島和這些島嶼沒有新基尼全島十分之一的面積，並且和新基尼這樣隔絕，所以牠們的動物界本來很可以有些差別；但是所產陸棲鳥經過局部的探檢以後，已有二百五十種之多，幾乎全數都是其他各地所未知，並且內中又有幾種最古怪最美麗的鳥類。這一層正可不消說起：就是這個大島的更廣大的未知部分——至今仍待博物學者探檢的部分，並且大約又是可以發現新奇不測的生物形態的惟一部分——含有極大的興趣。不過現在卻有——我可以欣然報告大

家——一種機會可以使得我們逐漸明瞭這一大片地方。因為荷蘭政府已經許可一隻設備完善的輪船運送一個博物學者（洛增柏先生，前文已有說起）和一班助手到新基尼來，打算用着幾年的工夫環航全島，從各大河汊流而上遠入內地，以製成天產物的廣泛的採集品。(2)

新基尼及其附近諸島業經發現的哺乳類僅有十七種。其中有二種是蝙蝠，一種是特殊的豬（原註學名：*Sus papuensis*），其餘都是有袋類。蝙蝠顯然還有更多的種類，但是我們卻有各種理由可以預料新奇的陸棲哺乳類將來如有發現，一定屬於有袋類這一目。有袋類當中有一種是真正的袋鼠，和澳大利亞有些大小折中的袋鼠十分相似，原是歐洲人所看見的第一種袋鼠。牠棲息在密索爾和阿盧羣島（有一種相關的種類出現於新基尼），勒布朗（Le Brun）曾於一七一四年用巴塔維亞的活標本來描述。還有樹棲袋鼠尤其奇特，從新基尼發現的計有二種。這些袋鼠和地棲袋鼠在形態上並無十分顯著的差別，對於樹棲的生活似乎僅有殘缺不全的適應，因其行動頗為遲鈍，在樹枝上也見得站得十分穩固。肌肉發達的尾巴已失跳躍的能力，強固的腳爪已可助其攀爬，但就其餘各方面而論，這種動物似乎更適應於地面的行走。這樣殘缺不全的適應也

許由於這種事實而來：就是新基尼並無食肉類，並無何種須用敏捷攀爬來逃避的仇敵。再有四種東方颯和一種小飛颯也棲息在新基尼；又有其他五種更纖小的有袋類，內中有一種剛和老鼠一樣大小，並且替代老鼠進入住宅覓取食物。(3)

新基尼的鳥類則與哺乳類大不相同，因為鳥類更加繁夥，更加美麗，並且比地球上其餘各島呈出更新奇更古怪而且更雅緻的形態。除了風鳥以外（詳述於前）又有一宗別的古怪的鳥類。這些鳥類在鳥類學者看來，差不多可以標出地球上，一個基本的區分。在其所產三十種鸚鵡當中，有黑色大白鸚，有硬尾小 *Nasirna*，一大一小各走極端。又有禿頭的 *Dasyptilus* 更是一種最奇特的鸚鵡；而美麗的長尾小 *Charmosyna* 及色彩華美的各種「刷舌鸚」尤其奇特無雙。再就鴿論，約有四十種，內有宏大的有冠鴿，已在我們養鳥室中這樣出名，並且在大小上和美麗上也很特出；又有古怪的 *Tugon terrestris*，近於薩摩亞 (*Samoā*) 所產希奇古怪的「齒嘴鳩屬」 (*Didunculus*)，還有一個新屬（原註屬名 *Henicophaps*) 為我自己所發現，生有很長很健的嘴，和各種鴿都不相同。(4) 再在十六種魚狗當中，有古怪的鈎狀嘴的 *Macrorhina* 屬，及一種紅藍

兩色的 *Tanyptera* 屬——那美麗的一屬的最美麗者。在棲宿的鳥類當中則有形似烏鴉的
「烏棕鳥」顯出燦爛的羽毛（原註屬名：*Manucodia*）；有異常的紅黑兩色的鷓科（原註學名：*Peltops blainvillii*）；小巧怪的船狀嘴的鷓科（原註屬名：*Machaerithynchus*）及雅緻的
藍色的「鷓鷁」（*Arreather-wrens* 原註屬名：*Todopsis*）。

博物學者對於新基尼產物的繁複和趣味大約可得一個更加明白的觀念。如果聽說新基尼
的陸棲鳥分爲一百零八屬，內有二十九屬爲其特產；又有三十五屬則爲摩鹿加羣島和北澳的有
限區域所共有，並且這個區域所產這三十五屬的種類完全從新基尼傳播而來。再則新基尼所產
一百零八屬大約總有三分之一出現於澳大利亞，三分之一於印度及印度馬來諸島。

還有一樁很古怪的事實一向未受充分的注意，就是在新基尼鳥類當中有一種純粹的馬來
成分。我們可以從中尋出兩種 *Eurypetes* 本是馬來的古怪的一屬，與叉狀尾的「美洲鷓」（*Water-
chats*）相關；兩種 *Alcippe* 本是印度和馬來的類似歌鷓的種類；一種 *Arachnothera* 與麻
刺甲的捕捉蜘蛛的蜜雀十分相似；兩種 *Gracula* 即是印度的白頭翁；還有一種小巧古怪而呈

黑色的 *Prionochilus* 一種鋸狀嘴的「啄果鳥」(*Fruiti-pecker*)，顯然和馬來的種類相關，雖則大約別爲一屬。以上這些鳥類並沒有一種相同的或者相關的種類出現於摩鹿加羣島，或於（只有一個例外）西里伯或澳大利亞；況且牠們大半都是不能遠飛的鳥類，所以牠們究用什麼方法或在什麼時候穿渡現在隔離牠們和牠們最接近的相關種類的一千餘哩的間隙，真是我們很難揣測的事情。這種事實的確指示着海陸的變遷既是大規模的變遷，再用種變所需的時間推測起來，更可說是急激的變遷。我們推究這些變遷的時候，很可以看出局部移殖的波浪怎樣衝入新基尼的情形，以及移殖的一切痕迹怎樣被後來居間陸地的失蹤而消滅的情形。

地質學的研究所教訓我們的東西，除了地球表面極端的不安定以外，再沒有別種更確定更醒目的東西。我們到處在脚下尋出種種證據來證明現在有些陸地從前是海，現在有些海洋從前卻是陸地；並且這種滄海桑田的變遷，在無數過去的時期中，不僅發生了一次二次，乃是再三再四的許多次。但是目前地球表面動物分佈的研究卻使我們把這種海陸的變遷——這種大陸的製造和破壞，以及島嶼的上升和滅跡——看做一種有效果的實在，已經隨時隨地進行不斷，已經做

着生物聚散於地表的狀況的主要動因。我們不斷地遇着上面所說這一類小小的破例的時候，都可以在那些絡繹不斷的上升和下陷中（牠們在有機自然界的表面上留下了神祕而易解的記載）找出這些破例的惟一合理的解釋。

新基尼的昆蟲比鳥類所知更少，但其精緻的形態和燦爛的色彩卻和鳥類幾乎同樣的顯著。魁偉的綠色和黃色的「馬來巨蝶科」很是豐富，並且大概都從西端向西伸張到印度。在比較纖小的蝶類當中，有蚊蝶科和小灰蝶科的特殊若干屬，其顯異處在於軀體偉大，斑紋奇特，或着色燦爛。最大最美的透翅蛾（原註學名：*Coeytia d'urvillei*）在此出現，還有壯美的綠色蛾（原註學名：*Nyctalemon orontes*）也是如此。甲蟲類供給我們以許多種軀體偉大，金屬光澤最燦爛的種類，其中有一種 *Trasistermus mirabilis* 是金綠色的「長鬚甲蟲」；兩種異常燦爛的金龜子科（*roschafers*）就是 *Lomaptera wallacei* 和 *Anacamptorhina fulgida*；一種最優美的吉丁蟲科，就是 *Calodema wallacei*，還有 *Eupholus* 屬的若干種美藍色的蝟螿，大約都是最顯異的甲蟲。其餘各目昆蟲幾乎一律供給我們以魁偉的或奇特的形態。古怪的有角蒼蠅前文

已有描述；而在直翅類中又有碩大而有盾狀物的蚱蜢最爲顯異。書上所描的一種（原註學名：*Megalodon ensifer*）胸腔上蓋以一個三角形的角質大盾，計有二吋半長，邊緣作鋸齒狀，表面略有波狀而下凹，兼有隱約可辨的中央線，故與樹葉十分相似。那有光的覆雨羽（在伸張時橫闊有九吋多）呈美綠色，兼有美麗的翅脈摹仿熱帶的燦爛大葉很是逼真。軀幹很短，雌體的末尾有一彎長似劍的放卵管（不見於插圖中），脚都很長，兼有硬刺。這種昆蟲懶於行動，幸虧類似叢葉，兼有角質大盾，覆雨羽，及有刺的脚，故能保其安全。

新基尼迤東諸大島我們所知無多，但有深紅色的「刷舌鸚」（爲澳大利亞所無）及白鸚（與新基尼及摩鹿加羣島的相關）足以表示牠們隸屬於巴布亞組；並且我們又可從此劃定馬來羣島的界線向東伸展到所羅門羣島。再就別方面說，新喀利多尼亞（*New Caledonia*）及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似乎與澳大利亞相關更切；至於其餘的太平洋島嶼雖在生物的各种形態上十分貧乏，卻又具有幾種特點強迫我們劃成分離的一組。我爲便利起見雖已常將摩鹿加羣島與新基尼分立而自成動物學上的一組，但在同時我已揭出摩鹿加羣島的動物界大半起原於新

基尼，正與的摩爾的動物界大半起原於澳大利亞相似。假使我們單用動物學的宗旨來劃分澳大利亞地域，我們應該把牠分成三大組：第一組包括澳大利亞，的摩爾，及塔斯馬尼亞；第二組包括新基尼，及由部魯直至所羅門羣島的諸島；第三組包括更大的一部分太平洋羣島（Pacific Islands）。新基尼的動物界和澳大利亞的關係很是密切。這種關係在哺乳類中最為顯著，因為有袋類很是豐富，其餘一切地棲種類幾乎完全缺乏。在鳥類中雖然還是十分明白，卻已沒有這樣顯著，因為一切舊世界顯著的形態，凡是澳大利亞所缺乏的，在新基尼也是同樣的缺乏，例如雉，松雞，兀鷹，及啄木鳥；而白鸚，闊尾鸚鵡，Podargi，及蜜雀與營塚鳥二大科，與其他許多種類足足包括陸棲鳥的二十四屬，都在澳大利亞和新基尼十分普通，並且完全限於牠們這兩個地域。

我們想到這兩個地域在從前認為足以判斷生物形態的各種地形方面既有種種奇怪的殊異，——澳大利亞有空曠的平原，多石的沙漠，乾涸的河流，及有變化的溫帶氣候，而新基尼則有茂盛的森林，一致的炎熱，潮濕，和常綠植物，——故在產物方面竟有這樣顯著的類似，簡直令人吃驚，因為這種類似分明指示着一個共同的起源。至於昆蟲方面的類似卻不見得有這樣顯著，其理由

顯然在於這一網動物比鳥類和哺乳類格外直接的依靠植物和氣候。再則昆蟲又有格外有效的分佈工具，能夠廣播於發展和增殖都是相宜的各地。因此，魁偉的「馬來巨蝶科」已從新基尼擴張於全部馬來羣島，直達喜馬拉雅山的山麓；同時雅緻而有長角的角蜉科則在相反的方向從麻刺甲擴張到新基尼，只因情境不相宜的緣故，所以不能立足於澳大利亞。而澳大利亞卻已發展出許多種常來花上的金龜子科 (Chafers) 和吉丁蟲科，以及大宗碩大古怪的地棲蝸蟹，內中簡直沒有一種能夠適應新基尼陰濕的森林。——在這些森林中所發現的都是完全不同的種類。但是新基尼卻有幾羣昆蟲彷彿是澳大利亞地域熱帶部分古代物種的殘餘，這幾羣昆蟲至今幾乎仍舊完全限於這個地域，例如「長鬚甲蟲」的有趣的亞科，即 *Trisisternitae*；吉丁蟲科的最顯異的一屬，即 *Cyphogastra*；以及構成 *Eupholius* 屬的美麗的蝸蟹。再在蝶類當中則有 *Mynes*，*Hypocista* 及 *Elodina* 與特異而有眼狀斑的 *Drusilla* 等屬，這最後一屬獨有一種出現於爪哇，但不於其他西方諸島。

植物分佈的便利比昆蟲還要大些，並且當代卓著的植物學家都以爲在植物學上與動物學

上不同，不能標出這樣界線分明的區域。促成散播的各種原因在植物方面最有效力，並且早已造成鄰近各區域植物界的混合難分，所以現在只有廣大的並且一般的區分纔能發現出來。這種理論對於劃分地球表面的大區域的問題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這些大區域都用天產物的根本差別來辨別。我們現在知道這種差別直接由於多少不能渡越的障礙發生長久的隔離而來；因為海洋及氣候的隔絕對於一切陸棲生物形態的散播既然是兩種最大的障礙，所以地球的基本劃分在大體上應該適用於一切陸棲的有機體。無論氣候的作用怎樣不同，分佈的工具怎樣不等，但是終究不能完全消滅長久隔離的根本作用。這是我堅決的信念，就是新基尼及其四周諸島的植物學及昆蟲學如果明瞭到現在哺乳類及鳥類的程度，也會明白指示出馬來羣島的印度馬來與澳洲馬來兩區域的根本區別。

註(1)這一說現已不確，在德國及英屬新基尼（東南部）現已有了很廣泛的採集品，這些採集品增加鳥類的種數竟至一倍有餘。

註(2)近來遊歷過新基尼的最重要的博物學家有意大利人柏卡里（Beccari）和達爾柏替（Dr. Albertis）

德意志人邁爾(Meyer)和芬斯(Finckh),佛白司先生(Mr. H. O. Forbes),以及若干英國和德國的採集家。

註(3) 近來發現的最有趣的哺乳類當中有一種針鼯(Bandana),和澳大利亞有刺的食蟻獸相關。

註(4) 至今我們所知棲息在新基尼及其附近巴布亞羣島的鳩鴿科已近九十種,鸚鵡科也已增加到八十種光景。現今知名的巴布亞陸棲鳥計有八百種相近。

第七編 馬來羣島的人種

我打算在此全書結束的一章綜述自己對於馬來羣島各部分住居的人種所抱的見解，綜述他們身心兩方面主要的特徵，他們彼此之間以及對於四周諸族的類緣，他們的遷徙，以及他們或然的起原。

有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種住居馬來羣島：一種是馬來人，幾乎絕對佔有馬來羣島較大的西半部；一種是巴布亞人，以新基尼及其附近若干島嶼爲根據地。在位置上介在這兩種人種中間的諸族，在各種主要的特徵上也介在他們中間；要判斷這些居間的民族是否隸屬於那兩種人種的一種，或者由於那兩種的混合成功，有時候倒是微妙的一點。

馬來人顯然居於重要的地位，因爲他們最是開化，和歐洲人接觸最多，並且在歷史上也只有他們佔得一點位置。一切可稱真正馬來人種的人們——和其餘各種稍稍含有馬來成分的人們在語言上彼此有別——顯出頗爲一致的身心兩方面的特徵，但是文化及語言卻有極大的差別。

他們包含着四大種及幾小種半開化的民族，還有幾種可稱蠻民的民族。馬來本族住在馬來半島及婆羅洲與蘇門答臘的沿岸各地。他們都說馬來語，或馬來語的方言；都寫阿剌伯字母，信奉回教。爪哇人住在爪哇，蘇門答臘一部分，馬都拉 (Madura)，巴里，及琅波克一部分。他們說爪哇語和卡尉 (Kawi) 語，用土字寫出土語。住在爪哇的現在都是回教徒，住在巴里和琅波克的卻是婆羅門教徒。部季斯人是西里伯大部分的住民，在松巴窪似乎有一種相關的民族。他們說部季斯語和馬加撒語，兼有方言，又有兩種土字用以寫出土語。他們都是回教徒。第四大族就是塔加拉人 (Tagalogs)，住在斐律賓羣島，因我未曾往遊，不能詳述。他們有許多是基督教徒，並且說西班牙語和他們的土語，即塔加拉語。摩鹿加馬來人 (Moluccan Malays) 大半住在德拿特，替圖阿，巴光，和安波衣拿，可以稱爲半開化的馬來人的第五種民族。他們都是回教徒，但是語言古怪而複雜，似由部季斯語和爪哇語攙入摩鹿加羣島野蠻諸族的語言混合成功。

野蠻的馬來人種有婆羅洲的帶阿克人，蘇門答臘的巴塔克人 (Batakas) 和別些蠻族，馬來半島的查坎人 (Jakuns)，及北西里伯，薩拉羣島，和部魯一部分的土番。

這一切紛歧的民族，膚色概爲淡紅棕色，多少帶有一點橄欖色，雖散居於與南歐全部一樣廣大的一个範圍，卻不會變化到任何重要的程度。頭髮也是同樣的沒有變化，黑色而直，並有頗爲粗糙的組織，所以稍有較淡的着色，或者稍有波狀或捲曲，幾乎都是混有外族血統的確證。面上幾近無鬚，胸及四肢無毛。體高頗爲一律，常在歐洲人平均體高以下；身體強壯，胸部發達，脚短小而厚，手小而頗纖弱。而略闊，近於扁平；額頗圓，眉低，眼黑而稍斜；鼻頗小，並不突出，而正直美觀，鼻尖稍圓，鼻孔闊而微露；額骨頗爲突出，口大，唇闊而相稱，但不突出，下頰圓而優美。

在上文的描述中似乎絕少不美的所在，但就整個看來，馬來人卻又當然不合美觀。而在青春時期，他們往往很是美觀，並且有許多男女兒童到十二或十五歲爲止都很可愛，還有若干兒童面貌着實不錯，就他們本族而論，幾乎無以復加。我往往以爲他們因有各種惡習慣及不規則的生活，不免損失許多美觀。他們自幼咀嚼蒟醬和烟葉，幾乎無時間斷；他們出門捕魚或做別種事務的時候，飽受窮乏和暴露的困苦；他們往往即在交替的挨餓和盛饌，游手好閒和過度勞動之中度過一生，這樣一來，天然發生早熟的老年和粗陋的面貌。

在品性上馬來人是麻木不仁的。他有一種韜晦，猜疑，甚且羞怯的態度，這種態度很有幾分惹人注意，並且引起觀察者想到大家所說這種民族凶暴好殺的品性，一定言過其實。他是不善表情的。他的驚異，讚美，或恐懼的感情，絕不明白流露出來，並且他的感情大約也不強烈。他的談吐遲緩而審慎，即有特別的事件，也要紆紆曲曲的引入本題。這些都是他品性上主要的特色，他的一舉一動都有這些特色。

小孩和婦女很是怯懦，猝然看見一個歐洲人，就要驚喊奔竄。他們處在男人中間緘默無言，往往安靜而服從。馬來人在獨居時絕不作聲，既不說話，也不唱歌。若有若干人同在獨木舟中划槳時，他們偶或唱出一隻平淡無趣的歌曲。他到處小心，不肯得罪於同伴。他對錢財事項罕有爭論；即對正當的貸款也不肯再三去討，往往寧願拋棄貸款，不願和債務人爭論。實地的調笑完全和他的性情相逆；因為他對失禮或干涉個人自由特別容易感覺。我為舉例起見，可以說出一件事實，就是我想差出一個馬來傭人去喚醒別一個傭人，總是十分為難。他雖會大聲叫喚，卻不會伸手接觸，尤其不會搖撼他的同伴。我在陸上或海上旅行時，往往必須親身去喚醒一個酣睡傭人。

高等的馬來人非常客氣，並且都有歐洲上流人物的鎮靜和威嚴。但是這種溫厚的儀容卻和蠻橫殘忍以及輕視人命同時並存，因為這就是他們品性上黑暗的一方面。所以這一層本無可怪，就是各人關於馬來人所作的報告全然相反——一個稱贊他們的寧靜、謙恭、及和善；別一個責罵他們的欺詐、奸猾、及殘酷。老旅行家尼科羅康體（Nicolo Conti）在一四三〇年的著述中說道：「爪哇和蘇門答臘的居民在殘忍方面超過其他一切民族。他們以殺人爲兒戲，並不加以何種懲罰。若有一人買得一柄新劍，要試試牠一試，就會刺入他所遇見的第一個人的胸膛。過路的人看死者的傷痕，如果看見凶手用劍直刺而入，就會稱贊他的本領高強。」但是德類克說及爪哇南部卻說：「這些人（和他們的君主一般）是一種十分親愛、真實，並且正直的民族。」克洛福德（Mr. Crawford）也說他自己所洞知的爪哇人是「一種和平、馴良、寧靜、質樸，並且勤勉的民族。」再則巴部薩（Barbosa）曾在一六六〇年在摩鹿加看見他們，他說：「他們是一種極端機警的民族，行動十分狡猾；十分惡毒，一味欺騙，少說真話；蓄意爲惡，預備戕身。」

馬來人的智慧似乎頗爲欠缺。他們除了種種觀念最簡單的混合以外毫無所有，求知識的志

趣和能力也是不多。他們所有的一點文明似乎並非固有，因為這種文明完全限於那些已經皈依回教或婆羅門教的民族。

現在我要同樣的綜述馬來羣島的另外一種人種，就是巴布亞人種。

巴布亞人種的模範民族，就許多方面而論，都和馬來人剛剛相反，並且從前各家的描述都不完備。他們的膚色是深黑棕色或黑色，有時近於（但絕不等於）有些黑種人的黑玉色。不過他們的膚色比馬來人變化更大，並且有時候竟是暗棕色。頭髮很是特別，粗糙，乾燥，而且捲曲起來，作成小簇或小渦，在少年時代很短，又很糾結，後來卻是很長，變成滿頭蓬勃的鬚髮，這是巴布亞人自鳴得意的地方。面上有鬍，捲曲的性質與髮相同。四肢及胸部也都多少被有性質相似的毛。

巴布亞人的體高顯然超過馬來人，大概等於或且高於歐洲人平均的體高。腿長而細，手腳都比馬來人大些。面部略為伸長，額稍扁平，眉很突出；鼻高大，頗近半圓狀，基部粗大，鼻孔闊，隱而不露，鼻尖伸長；口大，唇厚而突出。他們有了大鼻，所以比馬來人格外類似歐洲人；他們鼻子形狀既然特別，加上格外突出的眉宇，以及頭上，面上，軀幹上的毛髮的性質，使得我們一看就能夠區別出這兩

種人種來。我已觀察得這些特徵大半都在十歲或十二歲的兒童中卽已和成年人同樣的分明可見，而鼻的特別狀況則在他們彫做房屋裝飾品的形像中，或彫做圍掛頸上的護身符中，都有表示出來。

巴布亞人品性上的特徵似乎也和馬來人有同樣明顯的區別。他在言動上富於衝動而能表情。他的情緒和情慾表現在高喊，大笑，歡呼，和狂跳中。婦孺們參加各種討論，看見外地人或歐洲人似乎也少驚訝。

這種民族的智慧我們很難判斷，但我不免認爲頗有幾分高出馬來人以上，雖則他們至今未曾走上文明的路。這一層必須記住：馬來人已受印度人，中國人，和阿刺伯人幾百年來遷居入境的影響，而巴布亞人則祇受馬來商人局部的影響。巴布亞人具有着實更加旺盛的活力，這種活力當然可以大大的輔助他的智力的發展。巴布亞奴隸和馬來人相比，在智力上不惟不相形見絀，反而相形見優；並且他們在摩鹿加羣島各地時常被人家擡高到頗受信任的地位。巴布亞人對於藝術也比馬來人有更大的感情。他用精緻的彫刻裝飾他的獨木舟，住屋，及各種家具——這種習慣在

馬來族中罕有所見。

再在親情和德性方面，巴布亞人似乎很是欠缺。他們對待兒女往往凶戾而殘忍；而馬來人則幾乎一律慈愛而溫和，簡直不去干涉兒女們的嬉戲和娛樂，不論他們年紀大小，都給他們以完全的自由。不過這種父子之間很和平的關係顯然有一大部分由於冷淡無情的民族性而來。這種民族性絕對不致引起幼者對於長者嚴重的反抗；而巴布亞人比較粗暴的訓練也許大半由於心靈的能力比較堅強而來。這種能力遲早總要引起弱者對於強者的反抗，人民對於治者的反抗，奴隸對於主人的反抗，或者兒女對於父母的反抗。

所以不論我們就他們肉體上的結構，精神上的特徵，或智力上的才具來說，馬來人和巴布亞人都有顯著的差別。馬來人短身，棕膚，直髮，無髭，體上光滑。巴布亞人長身，黑膚，鬚髮，有髭，體上多毛。前者臉闊，鼻小，眉平；後者臉長，鼻大而顯，眉突出。前者羞怯，冷淡，鎮靜，不善表情；後者勇敢，急躁，喧嘩，易於興奮。前者莊嚴寡笑；後者快樂多笑——一則隱藏情緒，一則發洩情緒。

既已稍稍詳述馬來人和巴布亞人肉體上，智力上，和精神上的大差別以後，我們又須考慮許

多島嶼的居民，這些居民和馬來人或巴布亞人都不十分相合。奧比、巴羌諸島，以及濟盧南部三半島，絕無真正土著的居民；但其北部一半島則住有一種土著的民族，即所稱薩胡和加雷拉的阿爾佛洛人。他們和馬來人全然有別，和巴布亞人也差不多如此。他們長身美貌，兼有巴布亞人的特色和鬚髮；並且面上有髭，四肢多毛，但在膚色方面卻和馬來人一樣淺淡。他們是一種勤勉勇邁的民族，種植稻禾和蔬菜，並且搜尋鳥獸、魚類、海參、珍珠和玳瑁，孳孳不捨。

在西蘭大島上也有一種土著的民族，和北濟盧的民族十分相似。部魯似乎住有兩種民族，一種短身圓臉的民族，具有馬來人的面貌，也許大約從西里伯取道薩拉羣島而來；還有一種長身有髭的民族，和西蘭的民族相似。

遠在摩鹿加羣島以南有一個的摩爾島，住着若干民族，比摩鹿加羣島的各種民族格外接近真正的巴布亞人。

內地的摩爾人是暗棕色或淺黑色，有蓬鬆的鬚髮及巴布亞人的長鼻。他們體高適中，身體頗為纖小。他們普通的衣服就是一條纏腰的長布，裝置流蘇的兩頭懸在膝下。據說，他們是些大竊

賊，並且各族之間時時發生戰爭，但是他們並不十分勇敢或好殺。在此稱爲『坡馬力』(“pomali”)的『禁忌』(“tabu”)的風俗十分通行，一切果樹、住宅、稻禾，以及各種財產都用這種儀式來保護，以免被劫，他們對於這種儀式非常敬重。一條棕欄樹枝橫跨於一個洞開的門戶，表示這座住宅懸有禁令，這種禁令防禦劫掠的效用比什麼鐵鎖門門都要大些。的摩爾各地的屋舍和其他島嶼的屋舍都不相同；他們的屋舍似乎全是屋頂，因爲屋頂的茅篷披出低牆以外落到地面，只有一個缺口用作門戶。在的摩爾西端幾部分及塞卯(Sebau)小島上，所有屋舍和霍屯督族(Hottentots)的屋舍更爲相似，其屋狹小而作卵形，只有一個三呎光景高的門戶。這些屋舍築在地上，至於東部各地的那些屋舍卻架在幾呎高的樁柱上。單就他們容易興奮的性質，高聲的談笑，和勇邁的舉止而論，的摩爾人和新基尼人真是密切相似。

在的摩爾以西諸島，遠如佛羅勒斯及三多爾烏德(Santalwood)，又有一種很相似的民族，向東展佈到的摩爾老特，就是真正的巴布亞民族開始出現的所在。但在的摩爾西方的薩伏(Savu)和洛提(Roti)兩小島卻有一種各別的並且有幾方面特殊的民族。這種民族很是秀麗，有許多

特徵近於印度人或阿剌伯人和馬來人混合成功的民族。他們當然和的摩爾人或巴布亞諸族有別，並且必須劃歸馬來羣島人種學上的西部而非東部。

新基尼大島、克厄和阿盧兩羣島，及密索爾、薩爾瓦底、威濟烏諸島，幾乎一律住着模範的巴布亞人。我尋不出什麼別種民族住在新基尼內地的痕迹，只有沿岸的住民有幾處和摩鹿加羣島較近棕色的諸族相混合。這種同樣的巴布亞民族似乎展佈到新基尼以東諸島，遠至非支羣島（Djias）為止。(1)

此外更須注意斐律賓羣島和馬來半島所有頭髮如羊毛的黑色民族，前者稱爲「涅格里托人」（Negritos），後者稱爲「塞芒人」（Semangs）。這兩種人我都不會親眼看見，但就書籍中所有許多精確的描述看來，我已不難斷定他們和巴布亞人罕有類緣或類似，雖則他們和巴布亞人一向被大家混在一起。在大半重要的品性上，他們和巴布亞人比和馬來人區別更多。他們身材很短，平均只有四呎六吋到四呎八吋，比馬來人少了八吋；而巴布亞人顯然又比馬來人更長。他們的鼻一律是纖小扁平，或鼻尖向上倒捲，而巴布亞人最普遍的特徵卻有突出的大鼻，鼻尖向下。

仲長，卽在他們自己所彫粗陋的木偶上都是如此。這些矮小民族的頭髮和巴布亞人相合，但和非洲的黑人也相合。涅格里托人和塞芒人在肉體的特徵上彼此之間以及和安達曼島民 (Andaman Islanders) 之間都有很密切的符合，但和各種巴布亞民族卻有顯著的差別。

我把以上各種民族比較東亞、太平洋羣島、及澳大利亞的各種民族，加以詳細的研究以後，對於他們的原始和類緣，已經發生一個比較簡單的見解。

假使我們畫出一條界線（看馬來羣島的形勢圖），起自斐律賓羣島以東，沿濟盧盧西岸而下，穿過部魯島，繞過佛羅勒斯西端，再傍三多爾島德折回，包入洛提，即可劃分馬來羣島爲兩部分，這兩部分的民族各有顯然不同的特點。這一條界線可以把馬來民族及一切亞洲民族從巴布亞民族及一切住居太平洋的民族分隔出來；雖則沿着雙方會合的界線上已經發生交互遷徙和混合的事實，但是這個區分在大體上卻和馬來羣島動物學上相應的區分幾乎一樣的界限分明。

我必須簡括的解釋自己所以把這種大洋種族的區分認爲真實和自然的理由。馬來人種，就整個看來，顯然和東亞的民族（從暹羅到曼德楚利亞 [Mandchouria]) 很密切的相似。我在巴

里島時，看見中國商人穿着當地的服裝，竟和馬來人罕有區別；我又看見爪哇的土人在相貌上也很可以冒充中國人。再則上等模範的馬來民族又住在亞洲大陸的一部分，以及那些民族出現以後大概還是亞洲一部分的各大島。涅格里托人固然和馬來人完全各別；但是他們有些人既然住在大陸的一部分，別些人又住在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的安達曼羣島（Andaman Islands），所以必須認爲大概起原於亞洲，而不是坡里內西亞。

現在再就馬來羣島的東部各地而論：我用我自己的觀察同着最可靠的旅行家和教士們的報告比較起來，已經發覺一切島嶼東至非支羣島爲止，所有的民族在一切主要的特點上都和巴布亞人相同；而在非支羣島以外則有棕色的坡里內西亞民族，就是居間的種族，散佈於太平洋之上。這後一種民族的描述往往剛和濟盧盧西蘭兩島棕色土人的特徵相合。

這一層應該特別注意，就是棕色的和黑色的坡里內西亞民族彼此密切相似。他們所有的特色幾乎完全相同，所以新西蘭人（New Zealanders）或奧塔羅特人（Otagoites）的肖像往往恰好可以代表巴布亞人或的摩爾人，因爲彼此惟一的差別原在後者膚色比較的暗黑以及頭髮

比較的捲曲。他們這兩種人都是高大的民族。在藝術的愛好以及裝飾的式樣上也是彼此相符。他們體強力富，善於表情，快樂多笑——這一切特點都和馬來人截然不同。

所以我相信太平洋無數島嶼所有許多中間的形態並不單是這些民族混合的結果，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居間的或過渡的民族；我又相信棕色的和黑色的坡里內西亞人、巴布亞人、濟盧和西蘭的土人、非支人、散得維齒羣島（Sandwich Islands）和新西蘭的居民，一律都從一種大洋的或坡里內西亞的大民族變化出來。

不過這一層也很可能，並且大約近於可信，就是棕色的坡里內西亞人原是馬來人或某種膚色較淡的蒙古族和暗黑的巴布亞人一種混合的產物；但這一層即使可信，這種混合既已發生在這樣古遠的時代，並且又已這樣借助於地理狀況和天然淘汰的不斷的影響，而促成適合這些狀況的一種特別民族的保存，所以這種民族確已變成一種固定的民族，既無雜種的記號，且又顯出巴布亞人種的這樣鮮明的優勢，所以最好還是把他們認作巴布亞人種的一種變相。坡里內西亞語言中所含一種鮮明的馬來成分顯然對於這種遠古的血統結合並無關係。這完全是一種新近

的現象，起原於主要的馬來諸族的漂泊習慣。這一層可用一樁事實來證明，就是我們可以尋出馬來語和爪哇語的真正現世的字流用於坡里內西亞，雖因發音不同的緣故，稍有改頭換面的地方，但都容易辨認出來，因為這些流用的字並不單是語言學者經過精細的研究纔能發覺的馬來字根。——如果這些字早在坡里內西亞民族最初出現的時代已經輸入，至今當然只能留下一些字根了。其實這種民族在精神方面也和肉體方面一般，和馬來人截然不同。

關於這個問題還有一層也很重要，就是指出馬來羣島人種區分的界線和動物區分的界線所有相互間的協調，這一層我早已有過充分的解釋和指證。這兩條界線固然並不完全相合；但我以為這的確是一種顯著的事實，不單是一種偶然的契合，就是這兩條界線既然穿過相同的地帶，並且彼此又接近到這樣的程度。再則現在可以劃出動物學上印度馬來和澳洲馬來這兩個區域的界線的所在地帶，如果從前的確是被一個比現在着實更闊的海面佔據着，並且那時候如果人類的確已經存在於地球之上，那末，我們就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說明亞洲和澳洲兩方面的民族現在竟在那條界線附近一帶互相接觸並且局部的互相混合了。

近來赫胥黎教授(Professor Huxley)所主張的一說，以為巴布亞人和非洲的黑人的關係比和任何民族更要密切些。在肉體和精神兩方面的特徵上，他們彼此的類似的確時常引起我的注意，但是他這一說要想認為可信或可能，卻有種種困難隨着發生，這些困難使我至今不敢十分重視那些類似點。就地理學、動物學，及人種學各方面考慮起來，這一層幾乎是確定的事實，就是：假使這兩種民族確有一個共同的起原，這個起原也只能發生在一個非常古遠的時代，那個時代比我們一向所加在人種上的任何時代都要古遠得多。況且即使他們共同的起原有可證明，也絕對不致影響到我所主張的巴布亞人和坡里內西亞人密切的類似，不致影響到他們兩者和馬來人根本的各別。

坡里內西亞顯然是一個沉陷的地域，那些散佈很廣的大組珊瑚礁標出從前陸地和島嶼的位置。澳大利亞和新基尼所有豐富複雜而孤獨奇異的產物也表示一個廣大的陸地範圍，一切特別的形態都在那個範圍發展出來。所以現在住在這些地方的種族大概都是從前住在這些大陸和島嶼的各種民族的後裔。這是一個最簡單最自然的假定。即使我們在世界其他任何部分的

居民和坡里內西亞的居民之間尋出任何直接類緣的記號，我們也不能從此認定後者即從前者而來。在太平洋諸島以內固然確有廣大的遷居的證據，並且從散得維齒直到新西蘭這一帶語言的共通性也從這種遷居發生出來；但從任何四周各地新近遷入坡里內西亞的證據卻是毫無所有，因在其他各地並無一種民族在身心兩方面主要的特徵上和坡里內西亞民族充分相似。

假使這些雜色民族的過去歷史含糊不明，他們的未來歷史也要同樣的含糊不明。爲什麼呢？因爲住在太平洋極遠小島的真正的坡里內西亞人顯然注定一個儘先滅種的運命。但是人數更多的馬來種族似乎即使在國土和政府已經歸入歐洲人掌握以後，也可以做着土壤的耕種者延長他們的生存。如果這種殖民的潮流轉到新基尼的時候，巴布亞種族的儘先滅種的確是不必多疑的。他們這種頑強好鬪的種族既然不肯俯首帖耳的忍受亡國奴的恥辱，必定和狼虎一般的絕跡於白種人之前。

我的任務從此結束了。我已或詳或略的敘述了自己在地球表面所點綴的最宏大最茂盛的島嶼中間八年的漫遊。我已盡力傳達了自己對於這些島嶼的風景，動植物，和人類所得的各種印

象。我已討論了這些島嶼貢獻於自然學者的各種有趣的問題。但是我和讀者告別以前，還要發表自己對於一個更有興趣並且更加重要的题目的觀察，這個题目是對野蠻生活的沉思默慮所引起的，我以爲文明人類在這個题目上很可以從野蠻人類得到一些教訓。

我們大概都相信我們高等民族已經進步並且繼續向前進步。假使真是如此，我們就應該有一種美滿的境況，一個終極的鵠的，這種境況或鵠的，我們也許絕對不能達到，但是一切真正的進步都應該使我們逐步接近。試問這種理想上美滿的社會狀態，人類已經向着牠並且繼續向着牠前進的，究竟是什麼？我們第一流的思想家都主張那種狀態應該是一種各人完全自由自治的狀態，那種狀態由於我們天性上德、智、體三方面等量的發展和適度的平衡而使之可能，我們在那種狀態中由於各人皆知何者爲善，並且同時又有實現其善的不能反抗的衝動，因而各人皆已十二分美滿的適合於社會的生存，所以一切法律和刑罰皆非必要。在這種狀態中，各人皆有充分平衡的心智組織，能夠了解道德律的一切細目，並且各人只消憑藉天性上自由的衝動，即能服從這種道德律，而不須有其他任何的動機。

但是說來可怪，在文明程度很低的人類中間，我們卻發現某程度的接近這種美滿的社會狀態。我在南美洲和馬來羣島曾與野蠻團體同居共處，看見他們並無法律或法庭，只有自由發表的全村公意。各人小心翼翼的尊重他人的權利，並且那些權利的任何侵害罕有或者絕無發生。在這種團體中，大家幾乎一律平等。內中絕無各種畛域，絕無智愚，貧富，主僕之分，這些畛域都是我們文明的產品；更無大規模的分工，這種分工若在增加財富時，兼且產生勢不兩立的利益；又無激烈的生存競爭，或財富競爭，這種競爭在人口稠密的文明各國決難避免。所以大罪惡的各種誘因既然沒有，小罪惡則有一部分為公意的勢力所抑制，但在大體上則為正義及權利的天然意識所抑制，這種意識似乎是一切人類某程度的固有的意識。

再就我們自己來說，雖則在知識的造詣上已經脫離野蠻狀態向前猛進，但在道德上卻不會有相等的前進。在有些階級當中，既無不易供給的需要，卻有勢力偉大的公意，則他人的權利皆受充分的尊重；這固然是真的。我們權利的範圍已經擴大了許多，並且內中包含一切人類的友愛；這固然也是真的。但是我們仍舊可以說：我們一般的民衆絕對不會脫離野蠻的道德法典而前進，並

且有許多事件反而墮落在這種法典以下。所以道德的欠缺實在是現代文明的大污點，是真正進步的大障礙。

在最近這一個世紀內，尤其是最近這三十年內，我們知識上和物質上的進步太快，使得我們趕不上去收穫牠的充分的利益。我們征服自然力的結果就是人口的劇增和財富的積聚；但是同時帶來這一宗的貧窮和罪惡，並且助長這許多的卑劣感情和凶惡氣焰，所以一般民衆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地位平均計算起來，是不是已經低落，所結的惡果是不是已經超過善果的，確是一個疑問。我們政府的制度，裁判的制度，國家教育的制度，以及全部社會和道德的組織，倘若和我們物質科學及其實際應用的驚人的進步比較起來，不免覺得仍在野蠻狀態中（看附註）。假使我們繼續盡力於物質科學的實用以求商業和財富的向前發展，則其相伴而來的惡果也許會繼續擴大到我們無法挽回的地步。

我們應該及早認清少數人的財產，知識和文化不能構造文明，並且不會鼓勵我們向着『美滿的社會狀態』前進。我們大規模的製造制度，以及龐大的商業和擁擠的城市，都在維護並且造

作民衆的困窮和罪惡，使其繼長增高，永無已時；一面又在設置並且供養繼續增加的軍隊，使其畢生服從兵役，他們眼看四圍遍地的快樂、舒適和奢侈，卻無絲毫分沾的希望，相形之下不免格外難堪；所以就這一點而論，他們的境遇簡直比蠻民的境遇還要不如。

這種結果並不是可以自誇或自慰的結果；並且除非我們這種文明的失敗取得更普遍的認識以後，——這種失敗的由來大半在於我們忽略更澈底地訓練並發展我們天性上的同情心和德性，在於我們未曾許可這種同情心和德性在立法上、商業上、和全部社會組織上佔有更偉大的勢力，——我們就全部社會立論，比較略為高等的野蠻民族絕對不會有什麼實在的或重要的優越。

這就是我觀察未開化人類所得的教訓。現在我就要向讀者諸君告別！

註(1) 在新基尼的東南半島上現已尋出若干顯係坡里內西亞人的民族叫做摩蘭人(Moran)。他們大約早已留居

此處，和土著的巴布亞人已有多少的混合。

◎附註

那些相信我們社會狀況已經漸臻美滿的人們不免以爲「野蠻」二字流於苛刻失當，但我覺得可以確切應用在我們身上的卻只有「野蠻」二字。我們固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但是我們差不多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是教區的貧民，三十分之一是已知的犯人。此外還有未知的犯人，以及大部分或一部分仰給於私人救濟的貧民（據和克斯利博士〔Dr. Hawksley〕計算，這種私人救濟單在倫敦一處每年達到七百萬鎊。）所以我們很可以斷定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實際的貧民和犯人。這兩種人游手好閒，不能生利，兼以犯人幽在獄中每人每年所費更在務農的良民每人每年所得的工資以上。我們明知這十萬餘人除作惡以外無以爲生，乃竟任其自由自在，任其擾亂社會，且更坐令幾萬小孩生長在愚蠢與罪惡中，來補充下代訓練有素的犯人。我們素以財富的劇增，工商業的龐大，機械技術和科學知識的進步，以及高等的文明和純正的基督教自誇於人，但在我們國內竟有這樣的情形，所以我只得說牠是「社會的野蠻狀態。」我們又自誇愛好正義，自誇法律平等保護貧富人民，但是我們至今沿用罰金抵罪的制度，以及訴訟納費的制度，

這都是違反正義的制度。或是否認貧民享受正義的制度。再則我們的法律更有這種流弊，就是單爲疏忽法定格式的緣故，一個人的財產也許違反己意，竟轉入局外人的手中，而他自己的子女反而一貧如洗。這種事件概由地產繼承法的手續而發生；這種事件的發生無非表示我們處在社會的野蠻狀態中。此外還有一件事情可以證實我所採用的「野蠻」二字，並且我已做過這件事情。我們許可本國土地爲私人所絕對享有，對於不享有土地的大多數人並不給以法律上的土地使用權。一個大地主儘可依法將其全部財產變成森林或獵場，而將一向在此住居的人們逐出境外。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例如英格蘭一般，每一畝土地既然各有其所有者與佔有者，所以這種權力簡直就是依法撲滅同輩的權力；這樣的權力既然存在，既然可由個人行使，那末，在程度上雖然很低，也可表示我們依然處在野蠻的狀態中。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二〇一九)

馬來羣島遊記二冊

The Malay Archipelago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lfred Russel Wallace

譯述者

呂金錄

校訂者

孫逸殊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呂鏗平)

四〇八三五

#7
302214
11

111



S